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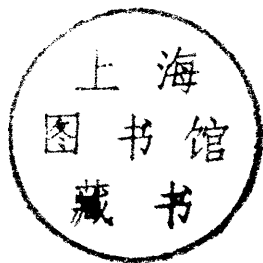
許公
克誠
書

310292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738B



李
白
著

李
太
白
全
集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齊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偶不虛不公。知有疑勿闕。有誤亦曲爲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肖物之聖。觀止矣。蔑以加矣。後學因元詒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爲無敵不羣。即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足。後人搜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真質參錯。轉寫誘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青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卽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卽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哀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本末。惟諸序記誌。范斐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嚴也。然且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羣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爲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余茲閱錢塘王載菴先生輯註。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

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爲竹溪六逸。遊長安爲醉中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卽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逸。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爲太白功臣也。善讀書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齊召南撰

趙序

同里王君載菴。輯注太白詩文集。詳引博據。考察綜核。殆仿李善註文選。不厭過於繁釀。卽被書籠之名。亦所不顧。噫。可爲勤矣。太白詩。西河毛太史嘗謂不耐入細。與三唐律法迥別。然其稟兀之氣。自不可泯。其持論毋乃太過與。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繩。懼翁評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滄浪評李杜不當論以優劣。太白有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正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始見其妙。所謂天仙之辭。信不虛也。是以杜有千家註。李註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註。而欲求其瞭然千載之下。不其難哉。載菴窮半生之精力。以成此書。一註可以敵千家。李杜光燄。並昭耀於兩間。有功後學。良非淺尠。平居闔戶眎書。天情孤潔。有林處士之風。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後名。其意欲爭勝於寒梅瘦鶴耶。嘗謂余曰。李善註文選。有子邕以續其志。此書之釋事忘意。動有無窮之憾。

又以余松谷三兄註古丞詩相續揚推。久行於世。今此書不得與松谷析疑辨謬。共助落成。益又爲之感歎已。余樂叙其書。并識其言。而傳其人之高誼。有如此。意林趙信拜書於平安里。

杭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與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獮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難懸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轡之未疏滄也。疵繆之未剷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礫。卽謂之什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捩。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玄門之旨。奧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闖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菴早鯁。闕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

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挾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賈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稔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

乾隆己卯閏月望後一日友弟杭世駿

王序

詩人李杜並稱。古今註杜者百餘家。而李之註傳於世者乃少。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懷三家。外此寥寥無聞矣。世固軒李而輕杜哉。何言詩之士嚮往於太白不及嚮往於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詩。一以天分勝。一以學力勝。同時角立。雄視於文場筆海之中。名相齊。才亦相埒。無少遜也。自優劣之論出。而左右其袒者紛如。以文喻。謂太白如史記。子美如漢書。以兵法喻。謂太白如李廣。子美如孫吳。以人物喻。謂太白如仙而子美聖。以性根喻。謂太白頓而子美漸。此皆論之兩持其平者也。其餘甲杜而乙李者。大約十居七八。可異者。評杜則多恕辭。多過情之譽。評李則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見之辟耶。宋人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山谷嘆以爲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豈不能言其優劣。蓋亦見其沉雄俊逸之概。本於性而成於學者。各有登峯造極之美。不可以後人私淺之見。妄爲輕議焉耳。余於二公之詩。有兼愛。無偏好。嘗讀錢蒙叟顧修遠諸家杜註。以爲勝於昔人。譬之積薪。後來者居上。惜李集無有斐然繼起者。爰合三家之註訂之。芟柞繁蕪。補增闕略。析疑匡謬。頗有更定。至於山川古蹟之地形。鳥獸草木之名狀。尤加詳考。不厭繁複。蓋將以爲多識之功。而觀者議其過於縝碎。

鱗雜無當于詩之本義。自念徵經引史。亦不無郢書燕說之誤。或失作者命意修辭之旨。雖靡研編削。虛耗歲時。以上視錢顧諸先輩。無能爲役。安敢與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齋之作補註。所以補子見之闕也。而未能盡補其闕。孝轅作李詩通。力正楊蕭二家之譌。而亦未能盡正其譌。余承三子之後。摭撫其殘。抽剩馥。而廣爲綜緝。夫豈誇多而炫麗哉。將以竟三子之業也。雖才力未逮。然念博物洽聞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羅軼典。抉發奧思。俾夫闕者譌者罔不甄釋。將與杜註諸家之善本並傳藝苑。而爲新學之津梁。彼楊與蕭。實爲之草創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載菴漫述

目錄

卷一 古賦八首

大鵬賦……………一

擬恨賦……………六

惜餘春賦……………八

愁陽春賦……………一〇

悲清秋賦……………一一

劍閣賦……………一三

明堂賦……………一三

大獵賦……………二八

卷二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四二

卷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雜……………七七

公無渡河……………七九

蜀道難……………八〇

梁甫吟……………八三

烏夜啼……………八七

烏棲曲……………八八

戰城南……………八八

將進酒……………八九

行行且遊獵篇……………九〇

飛龍引二首……………九〇

天馬歌……………九二

行路難三首……………九三

長相思……………九六

上畱田行……………九六

春日行……………九七

前有樽酒行二首……………九九

夜坐吟……………九九

野田黃雀行……………一〇〇

箜篌謠……………一〇〇

雉朝飛……………一〇〇

上雲樂……………一〇一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一〇三

日出入行	四	相逢行	一八
胡無人	五	古有所思	一八
北風行	六	久別離	一九
僊客行	七	白頭吟二首	一九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採蓮曲	二二
關山月	八	臨江王節士歌	二二
獨漉篇	九	司馬將軍歌	二二
登高邱而望遠海	一〇	君道曲	二四
陽春歌	一一	結襪子	二五
陽叛兒	一一	結客少年場行	二五
雙燕離	一二	長干行二首	二六
山人勸酒	一二	古朗月行	二八
于闐採花	一三	上之回	二八
鞠歌行	一四	獨不見	二九
幽澗泉	一五	白紵辭三首	三〇
王昭君二首	一六	鳴雁行	三一
中山孺子妾歌	一七	妾薄命	三一
荊州歌	一七	幽州胡馬客歌	三二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一八	卷五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一三三	鄧鄂才人嫁爲厲家率婦	一五四
君子有所思行	一三四	出自薊北門行	一五四
東海有勇婦	一三五	洛陽陌	一五五
黃葛簫	一三七	北上行	一五六
白馬簫	一三七	短歌行	一五七
鳳笙簫	一三八	空城雀	一五七
怨歌行	一三九	菩薩蠻	一五八
塞下曲六首	一四〇	憶秦娥	一五八
來日大難	一四二	卷六 樂府三十八首	
塞上曲	一四三	發白馬	一五九
玉階怨	一四四	陌上桑	一六〇
襄陽曲四首	一四四	枯魚過河泣	一六一
大隄曲	一四五	丁都護歌	一六一
宮中行樂詞八首	一四六	相逢行	一六二
清平調詞三首	一四九	千里思	一六三
鼓吹入朝曲	一五一	樹中草	一六四
秦女休行	一五二	君馬黃	一六四
秦女卷衣	一五二	擬古	一六四
東武吟	一五三	折楊柳	一六四

少年子	少年行	一六五	少年行	一七三
紫驪馬	長歌行	一六五	長歌行	一七四
少年行二首	長相思	一六五	長相思	一七四
白鼻騮	猛虎行	一六六	猛虎行	一七五
豫章行	去婦詞	一六六	去婦詞	一七八
沐浴子	卷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一六七		
高句驪	襄陽歌	一六八	襄陽歌	一七九
靜夜思	南都行	一六八	南都行	一八一
淥水曲	江上吟	一六八	江上吟	一八二
鳳凰曲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	一六八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	一八三
鳳臺曲	玉壺吟	一六八	玉壺吟	一八三
從軍行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一六九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一八四
秋思	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	一六九	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	一八五
春思	元丹邱歌	一六九	元丹邱歌	一八七
秋思	扶風豪士歌	一七〇	扶風豪士歌	一八七
子夜吳歌四首	燭照山水壁畫歌	一七〇	燭照山水壁畫歌	一八九
對酒行	白毫子歌	一七一	白毫子歌	一八九
估客行	梁園吟	一七二	梁園吟	一九〇
擣衣篇	鳴臯歌送岑徵君	一七二	鳴臯歌送岑徵君	一九二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一九四
勞勞亭歌	一九五
橫江詞六首	一九五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一九七
東山吟	一九七
僧伽歌	一九八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一九九
金陵歌送別范宣	二〇〇
笑歌行	二〇一
悲歌行	二〇二
卷八 古近體詩共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二〇三
趙少府炎粉圖山水歌	二〇七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二〇八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二一二
峨眉山月歌	二一五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二一六
赤壁歌送別	二一七
江夏行	二一八

懷仙歌	二一九
玉真仙人詞	二一九
清溪行	二二〇
謝殷明佐贈五雲裘歌	二二〇
臨路歌	二二一
古意	二二二
山鷓鴣詞	二二二
歷陽壯士勤思齊歌	二二三
草書歌行	二二三
和盧侍御通塘曲	二二五
卷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贈孟浩然	二二六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二二六
淮海對雪贈傅靄	二二七
贈徐安宜	二二七
贈任城盧主簿潛	二二八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二二八
贈范金鄉二首	二二九
贈瑕邱王少府	二三〇

東魯見狄博通	一三〇	贈臨洛縣令皓弟	一四四
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一三〇	贈郭季鷹	一四四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	一三一	鄴中贈王大	一四四
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一三二	贈華州王司士	一四五
贈韋秘書子春	一三四	贈盧徵君昆弟	一四五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一三四	贈新平少年	一四六
贈薛校書	一三五	贈崔侍御	一四六
贈何七判官昌浩	一三五	走筆贈獨孤駙馬	一四七
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一三六	贈嵩山焦鍊師	一四八
贈郭將軍	一三七	口號贈楊徵君	一四九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一三七	上李邕	一五〇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一三八	贈張公洲革處士	一五〇
贈裴十四	一三八	卷十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贈崔侍御	一三八	秋日鍊藥院贈元林宗	一五一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一三九	書情贈蔡舍人雄	一五一
雪讒詩贈友人	一三九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一五三
贈參寥子	一四二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一五三
贈饒陽張司戶燧	一四二	訪道安陵遇蓋寰留贈	一五四
贈清漳明府姪聿	一四三	贈崔郎中宗之	一五五

贈崔諮議	一五五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一五六
贈別從甥高五	一五六
贈裴司馬	一五七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一五八
贈從孫義興宰銘	一五九
草創大選贈柳官迪	一六〇
贈崔司戶文昆季	一六一
贈溧陽宋少府陟	一六三
戲贈鄭溧陽	一六三
贈僧崖公	一六三
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一六五
醉後贈從甥高鎮	一六六
贈秋浦柳少府	一六六
贈崔秋浦三首	一六七
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	一六七
卷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贈王判官	一六八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一六九

贈武十七諤	一七〇
贈闕邱宿松	一七一
獄中上崔相換	一七一
中丞宋公軍次尋陽	一七三
流夜郎贈辛判官	一七三
贈劉都使	一七三
贈常侍御	一七四
贈易秀才	一七四
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一七五
贈史郎中	一八〇
博平鄭太守見訪贈別	一八〇
江上贈竇長史	一八一
贈王漢陽	一八一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一八二
江夏贈韋南陵冰	一八三
贈盧司戶	一八四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一八四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一八五
贈柳圓	一八六

書懷示息秀才……………二八六

贈張相鎬二首……………二八八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有此贈……………二九一

宿清溪主人……………二九二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二九二

巴陵贈賈舍人……………二九二

卷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二九三

醉後贈王歷陽……………二九三

贈歷陽褚司馬……………二九四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二九四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二九四

贈宣城趙太守悅……………二九七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二九九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二九九

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三〇〇

贈友人三首……………三〇一

陳情贈友人……………三〇二

贈從弟冽……………三〇四

贈閻邱處士……………三〇五

贈錢徵君少陽……………三〇五

贈宣州靈源寺仲濟公……………三〇五

贈僧朝美……………三〇六

贈僧行融……………三〇七

贈黃山胡公求白鷗……………三〇七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三〇八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三〇八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三一〇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三一二

贈汪倫……………三二三

卷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桃花巖寄劉侍御綰……………三二三

淮南臥病寄趙徵君蕤……………三一四

寄弄月溪吳山人……………三一五

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三一五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三一六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三一六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三一六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三二七
寄淮南友人	三二八
沙邱城下寄杜甫	三二八
聞丹邱子營石門幽居	三二八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	三一九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三二〇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三二一〇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三二一一
月夜江行寄崔宗之	三二二三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三二二三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三二三四
寄韋南陵冰	三二三四
題情深樹寄象公	三二三五
北山獨酌寄韋六	三二三五
寄當塗趙少府炎	三二五六
寄東魯二稚子	三二五六
寄權昭夷	三二五六
禪房懷友人岑倫	三二一七
卷十四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三二一八
泛彭蠡寄黃判官	三二二〇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三二二〇
寄王漢陽	三二二一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三二二一
永華寺寄尋陽羣官	三二二一
西塞驛寄裴隱	三二二二
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三二二二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三二二三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三二二三
早春寄王漢陽	三二三四
江上寄巴東故人	三二三四
江上寄元六林宗	三二三四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三二三五
涇溪東亭贈鄭少府諤	三二三五
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三二三五
寄崔侍御	三二三七
寄何判官昌浩	三二三七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三二三七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三三八	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三四九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三八	別儲邕之剡中	三五二
寄句容王主簿	三三九	留別金陵諸公	三五二
寄上吳王三首	三三九	口號	三五三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金陵酒肆留別	三五三
別杜補闕范侍御	三四〇	金陵白下亭留別	三五三
別魯頌	三四一	別東林寺僧	三五三
別中都明府兄	三四一	竄夜郎留別宗十六璟	三五三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三四二	留別龔處士	三五五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三四三	贈別鄭判官	三五五
留別于十一兄邀裴十三遊塞垣	三四四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三五六
留別王司馬嵩	三四五	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三五六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三四六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三五七
夜別張五	三四六	渡荆門送別	三五八
魏郡別蘇明府西北遊	三四六	留別金陵崔侍御	三五九
留別西河劉少府	三四七	別韋少府	三六〇
潁陽別元丹邱之淮陽	三四八	南陵別兒童入京	三六一
留別廣陵諸公	三四八	別山僧	三六一
廣陵贈別	三四九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三六二

江夏別宋之悌……………三六二

卷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南陽送客……………三六二

送張舍人之江東……………三六三

贈王屋山人魏萬……………三六三

附酬翰林謫仙子魏萬……………三六九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三七一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三七一

送族弟凝之滁求婚……………三七二

送友人遊梅湖……………三七二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三七三

送楊山人歸天台……………三七三

送溫處士歸黃山……………三七四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三七六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三七六

送楊少府赴選……………三七七

饒任城大父秩滿歸京……………三七八

送吳五之瑯琊……………三七八

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三七八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三八〇

送薛九被讒去魯……………三八一

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三八二

送族弟凝至晏堦……………三八三

送張子還嵩陽……………三八四

卷十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送魯郡劉長史……………三八四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三八五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三八五

送張十四遊河北……………三八六

送裴大澤赴廬州長史……………三八六

灞陵行送別……………三八七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三八七

送竇司馬貶宜春……………三八八

送羽林陶將軍……………三八八

送程劉二侍御……………三八八

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三八九

送賀賓客歸越……………三八九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三九一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三九二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	四〇二
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三九二	送楊山人歸嵩山	四〇二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三九三	送殷淑三首	四〇三
送于十八落第還嵩山	三九四	送岑徵君歸鳴臯山	四〇三
送別	三九五	送范山人歸太山	四〇四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三九五	卷十八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	三九六	送韓侍御之廣德	四〇五
送白利從董將軍西征	三九六	白雲歌送友人	四〇五
送張秀才從軍	三九七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四〇五
送崔度還吳	三九七	送友人	四〇六
送祝八之江東	三九八	送別	四〇六
送侯十一	三九八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岳	四〇六
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三九八	送友人入蜀	四〇七
奉餞高尊師歸北海	三九九	送趙雲卿	四〇七
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三九九	送李青歸華陽川	四〇七
送紀秀才遊越	三九九	送舍弟	四〇八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四〇〇	送別	四〇八
送楊燕之東魯	四〇一	送鞠十少府	四〇八
送蔡山人	四〇二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四〇八

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四一〇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四二一
餞校書叔雲	四一一	送族弟溧陽尉濟充	四二一
送王孝廉觀省	四一一	送儲邕之武昌	四二二
杜秀芝舉入京	四一二	卷十九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送呂使君杲流澧州	四一二	酬談少府	四二二
送陳郎將歸衡陽	四一二	酬宇文少府	四二三
送趙判官赴黔府幕	四一四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四二三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四一四	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四二三
送梁四歸東平	四一五	山中問答	四二四
江夏送友人	四一五	答友人贈烏紗帽	四二四
送郟昂謫巴中	四一五	酬張司馬贈墨	四二四
江夏送張丞	四一六	答湖州迦葉司馬	四二五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四一六	答崔少府遊翠微寺	四二五
送二季之江東	四一六	附贈李十二崔宗之	四二六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四一七	酬崔五郎中	四二七
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四一八	以詩代書答元丹邱	四二八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四一八	金門答蘇秀才	四二八
涇川送族弟綽	四一九	謝王司馬閣正字見贈	四二九
五松山送殷淑	四二〇	酬中都小吏	四三〇

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四三〇	卷二十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酬岑勛以詩見招	四三一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四四五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四三二	遊南陽清冷泉	四四五
酬王補闕贈別	四三二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	四四五
酬裴侍御對雨見贈	四三三	東魯門泛舟二首	四四六
附贈李十二崔成甫	四三三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	四四七
酬崔侍御	四三四	遊太山六首	四四七
翫月金陵城西	四三四	與劉碭山汎宴喜亭池	四五〇
江上答崔宣城	四三五	攜妓登梁山棲霞山	四五〇
答族姪僧中孚贈仙人掌茶	四三五	與從姪良遊天竺寺	四五〇
酬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	四三七	同友人舟行	四五一
張相公出鎮荊州	四三七	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四五一
醉後答丁十八	四三七	朝下過盧郎中敍舊遊	四五一
答裴侍御以書見招	四三八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四五二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四三八	邯鄲南亭觀妓	四五三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四三九	春日遊羅敷潭	四五四
酬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四四一	陪裴使君遊石城溪	四五四
酬崔十五見招	四四二	陪從祖泛鵲山湖三首	四五五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四四二	陪楊江寧宴北湖感古	四五五

宴鄭參卿山池	四五六	與謝良輔遊陵巖寺	四六六
遊謝氏山亭	四五六	遊水西簡鄭明府	四六六
把酒問月	四五七	九日登山	四六七
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四五七	九日	四六八
金陵鳳凰臺置酒	四五八	九日龍山飲	四六八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	四五九	九月十日即事	四六八
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	四五九	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四六八
遊秋浦白筍陂二首	四六〇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宴陶家亭子	四六〇	登錦城散花樓	四六九
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四六〇	登峨眉山	四七〇
宴興德寺南閣	四六一	大庭庫	四七〇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	四六一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四七一
陪侍郎叔遊洞庭三首	四六二	天台曉望	四七一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四六三	早望海霞邊	四七二
陪族叔擘遊洞庭五首	四六三	焦山望松寥山	四七二
宴楊執戟治樓	四六四	杜陵絕句	四七二
銅官山醉後絕句	四六五	登太白峯	四七三
與常贊府遊五松山	四六五	登郢鄆洪波臺觀發兵	四七三
宣城清溪	四六五	登新平樓	四七三

謁老君廟	四七四	望天門山	四八六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四七四	望木瓜山	四八六
登冶城西北謝安墩	四七五	登敬亭北二小山	四八六
登瓦官閣	四七六	過崔八丈水亭	四八六
登梅岡望金陵贈中孚	四七七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四八六
登金陵鳳凰臺	四七八	卷二十二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望廬山瀑布二首	四七九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四八八
望廬山五老峯	四八〇	宿常二南郭幽居	四八九
江上望皖公山	四八一	夜下征虜亭	四八九
望黃鶴山	四八一	下途歸石門舊居	四九〇
鸚鵡洲	四八二	客中作	四九一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四八二	太原早秋	四九一
秋登巴陵望洞庭	四八三	奔亡道中五首	四九一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四八三	郢門秋懷	四九三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	四八四	上白馬磯贈裴侍御	四九四
與賈至舍人望瀼湖	四八四	荆門浮舟望蜀江	四九四
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四八五	上三峽	四九四
金陵望漢江	四八五	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	四九五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四八五	早發白帝城	四九六

秋下荆門	四九六	過彭蠡湖	五〇四
江行寄遠	四九六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	五〇五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四九七	廬江主人婦	五〇六
下涇縣陵陽溪至蠶灘	四九七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五〇六
下陵陽公高溪三門六刺灘	四九七	望鸚鵡洲懷禰衡	五〇六
夜泊黃山	四九八	宿巫山下	五〇七
宿鰲湖	四九八	金陵白楊十字巷	五〇七
西施	四九八	謝公亭	五〇七
王右軍	四九九	紀南陵題五松山	五〇八
上元夫人	四九九	夜泊牛渚懷古	五〇九
蘇臺覽古	四九九	姑孰溪	五〇九
越中覽古	五〇〇	丹陽湖	五〇九
商山四皓	五〇〇	謝公宅	五〇〇
過四皓墓	五〇一	陵歛臺	五〇〇
峴山懷古	五〇一	桓公井	五〇一
蘇武	五〇二	慈姥竹	五〇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五〇二	望夫山	五〇一
金陵三首	五〇三	牛渚磯	五〇一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五〇四	靈墟山	五〇二

天門山……………五二二

卷二十三 古近體詩共四十七首

與元丹邱方城寺談玄作……………五二三

尋石門山中元丹邱……………五二三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五二三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五二四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五二四

月下獨酌四首……………五二五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五二六

醉宿龍門覺起言志……………五二六

尋山僧不遇作……………五二七

過汪氏別業二首……………五二七

待酒不至……………五二八

獨酌……………五二八

友人會宿……………五二八

春日獨酌二首……………五二八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五二九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五二〇

青溪半夜聞笛……………五二〇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五二〇

夏日山中……………五二一

山中與幽人對酌……………五二一

春日醉起言志……………五二一

廬山東林寺夜懷……………五二一

尋雍尊師隱居……………五二二

聽黃鶴樓上吹笛……………五二二

對酒……………五二二

醉題王漢陽廳……………五二三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五二三

獨坐敬亭山……………五二三

自遣……………五二三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五二三

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五二四

秋夜獨坐懷故山……………五二四

憶崔宗之遊南陽感舊……………五二五

憶東山二首……………五二六

望月有懷……………五二六

對酒憶賀監二首……………五二六

重憶一首	五二七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五二七
落日憶山中	五二八
憶秋浦桃花舊遊	五二八
卷二十四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越中秋懷	五二八
效古二首	五二九
擬古十二首	五三〇
感興八首	五三五
寓言三首	五三七
秋夕旅懷	五三九
感遇四首	五三九
翰林讀書言懷	五四〇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五四一
江上秋懷	五四一
秋夕書懷	五四二
避地司空原言懷	五四二
上崔相百憂章	五四三
萬憤詞投魏郎中	五四五

荊州賊亂臨洞庭言懷作	五四六
覽鏡書懷	五四七
田園言懷	五四八
江南春懷	五四八
聽蜀僧濬彈琴	五四八
魯東門觀刈蒲	五四八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	五四九
南軒松	五四九
詠山樺二首	五四九
初出金門詠壁上鸚鵡	五五〇
紫藤樹	五五〇
觀放白鷹二首	五五〇
觀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五五〇
題雍邱崔明府丹竈	五五一
觀元丹邱坐巫山屏風	五五一
求崔山人瀑布圖	五五一
見野草中有名白頭翁者	五五二
沈夜郎題葵葉	五五三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五五三

白鷺鷥	五五三	懼讒	五六三
詠槿二首	五五三	觀獵	五六三
白胡桃	五五四	觀胡人吹笛	五六四
巫山枕障	五五四	軍行	五六四
南奔書懷	五五四	從軍行	五六四
卷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平虜將軍妻	五六四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五五六	春夜洛城聞笛	五六五
題元丹邱山居	五五七	嵩山採菖蒲者	五六五
題元丹邱穎陽山居	五五七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五六五
題瓜州新河錢族叔賁	五五八	流夜郎聞酺不與	五六五
洗脚亭	五五九	放後遇恩不露	五六六
勞勞亭	五五九	宣城見杜鵑花	五六六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五五九	白田馬上聞鶯	五六六
題嵩山元丹邱山居	五六〇	三五七言	五六七
題江夏修靜寺	五六一	雜詩	五六七
九華山聯句	五六一	寄遠十二首	五六七
題宛溪館	五六二	長信宮	五七一
題東谿公幽居	五六二	長門怨二首	五七一
嘲魯儒	五六二	春怨	五七二

代贈遠	五七二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五七九
陌上贈美人	五七二	送內尋李騰空二首	五八〇
閨情	五七三	贈內	五八〇
代別情人	五七三	在尋陽非所寄內	五八〇
代秋情	五七三	南流夜郎寄內	五八一
對酒	五七四	越女詞五首	五八一
怨情	五七四	浣紗石上女	五八二
湖邊採蓮婦	五七四	示金陵子	五八二
怨情	五七五	出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五八三
代寄情楚詞體	五七五	巴女詞	五八三
學古思邊	五七六	哭晁卿衡	五八四
思邊	五七六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五八四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五七六	哭宣城善釀紀叟	五八五
折荷有贈	五七六	宣城哭蔣徵君華	五八六
代美人愁鏡二首	五七七	卷二十六 表書共九首	
贈段七娘	五七七	爲吳王謝賁赴行在遲滯表	五八六
別內赴徵三首	五七七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五八八
秋浦寄內	五七八	爲宋中丞自薦表	五九二
自代內贈	五七九	代壽山答孟少府稜文書	五九三

上安州李長史書……………五九七

與賈少公書……………六〇一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六〇一

與韓荊州書……………六〇三

上安州裴長史書……………六〇五

卷二十七 序二十首

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六一〇

奉餞二翁尋桃花源序……………六一〇

與羣賢宴姑孰亭序……………六一二

送林公上人遊衡岳序……………六一三

送權十一序……………六一四

送趙四流炎方序……………六一五

送從姪帶遊廬山序……………六一六

送黃鐘之鄱陽序……………六一七

送蔡十還家雲夢序……………六一八

太原南柵餞赴上都序……………六一八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六一〇

送傅八之江南序……………六一一

送從弟令問之淮南序……………六一二

送倩公歸漢東序……………六二三

錢李副使移軍廣陵序……………六二四

潭畔吟序……………六二七

夏日登汝州龍興閣序……………六二八

送孟贊府兄還都序……………六二八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六二九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六二九

卷二十八 記頌讚共二十首

任城縣廳壁記……………六三〇

趙公西侯新亭頌……………六三三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六三六

當塗李宰君畫讚……………六四一

名僧顏公粉圖慈親讚……………六四二

李居士讚……………六四三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六四三

宣城吳錄事畫讚……………六四三

壁畫蒼鷹讚……………六四四

張少公廳畫師猛讚……………六四四

羽林范將軍畫讚……………六四四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六四五

江寧楊利物畫讚……………六四七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六四八

誌公畫讚……………六四九

琴讚……………六四九

朱虛侯讚……………六五〇

觀仗飛斬蛟龍圖讚……………六五〇

地藏菩薩讚……………六五一

魯郡葉和尚讚……………六五二

卷二十九 銘碑祭文共九首

化城寺大鐘銘……………六五二

天門山銘……………六五六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六五六

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六六〇

比干碑……………六六六

武昌宰韓公去思頌碑……………六七〇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六七四

爲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六七七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六七九

卷三十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六八〇

南陵五松山別荀七……………六八〇

觀魚潭……………六八〇

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六八一

月夜金陵懷古……………六八二

金陵新亭……………六八三

庭前晚開花……………六八三

宣城長史弟昭贈雙舞鶴詩以見志……………六八三

暖酒……………六八三

戲贈杜甫……………六八四

寒衣吟……………六八四

會別離……………六八五

初月……………六八五

雨後望月……………六八五

對雨……………六八五

曉晴……………六八六

望夫石……………六八六

冬日歸舊山……………六八六

鄒衍谷	六八六	普照寺	六九四
入清溪行山中	六八七	釣臺	六九四
日出東南隅行	六八七	小桃源	六九四
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	六八七	題寶圖山	六九五
送客歸吳	六八七	贈江油尉	六九五
送友生遊峽中	六八八	清平樂令二首	六九五
送袁明府任長江	六八八	清平樂三首	六九六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六八八	桂殿秋	六九六
戰城南	六八八	連理枝二首	六九七
胡無人行	六八九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六九七
鞠歌行	六八九	雜題四則	七〇一
題許宣平菴壁	六九〇	卷三十一 附錄一	
題峯頂寺	六九一	序誌碑傳十二首	
瀑布	六九一	卷三十二 附錄二	
斷句	六九二	詩文二十一首 附錄三	
陽春曲	六九二	詩文三十三首 附錄四	
舍利佛	六九二	詩文五十九首 附錄五	
摩多樓子	六九三	卷三十四 附錄四	
春感	六九三	叢說二百二十則 附錄五	
殷十一贈栗岡硯	六九三	年譜	
		卷三十六 附錄	
		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全集

卷一 古賦八首

許公 賦 藏

大鵬賦（并序）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諸者志怪者也。諸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蕭本繆本俱作腹。非。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唐時江陵郡。卽荊州也。隸山南東道。〔大唐新語〕司馬承禎。字子微。隱于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鼓以遣之。〔淮南子〕鄗四方。拆八極。高誘註。八極。八方之極也。〔神異經〕崑崙山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其鳥銘曰。有鳥希有。歲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揚修答陸潛作機〕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晉書〕阮修字宣子。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然高逝。莫知其情。〔韻會〕將。與也。

其辭曰

〔韻會〕將。與也。

超然高逝。莫知其情。

其辭曰

南華老仙。一作仙老。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一作志。怪

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繆本脫其字。幾千里。其名曰鯢。化成大鵬。質凝

胚渾。脫鬢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解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燁繆本作焜。

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繆本作落。百川為

之崩奔。〔唐書〕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陸德明莊子音義。齊諧。人姓名。〔郭璞江賦〕類胚渾之來凝。李善注。胚渾。渾。俞未凝結。〔木華海賦〕巨鱗插雲。鬢鬣刺天。李善注。鬢。魚背上鬣也。指鬣。凡魚龍類旁小鬣皆曰鬣。〔司馬相如子虛賦〕焜渤解。顏師古曰。焜解。海別枝也。司馬貞曰。秦齊都賦。海旁曰焜。斷水曰解也。〔淮南子〕日

出于暘谷。容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暉。〔楚辭〕暉府日出今東方。照吾檻兮扶桑。王逸註。謂日始出東方其容噉噉而感貌。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于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牛弘樂府。扶桑上朝暾。蕭士贇曰。焜赫。舊作焜赫。莊子曰。驚揚而奮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孽作鬼神。焜赫千里。世本作焜字。由傳寫者作焜字之誤。人不能解。遂作焜字。今體

正之。〔初學記〕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為宇宙。〔左傳〕馮陵我城郭。杜預注馮。迫也。〔博物志〕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火。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說苑〕五岳。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八

桓山。北岳也。嵩山。中岳也。〔詩小雅〕百川沸騰。〔謝靈運詩〕折岸屢崩奔。呂向註。爾水微其岸。崩頽而奔波也。○崢嶸音撐橫。胚音坯。嶸音蠻。噉音吞。焜音嵐。平聲。爾繆本脫爾字。

乃蹶厚地。揭太清。百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嶻起。向九萬而迅征。背案太

山。一作太虛。繆本作大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

矯。扛許本作閭闔之崢嶸。簸鴻蒙。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

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其形。〔高誘淮南子註〕太清。元氣之清者也。〔抱朴子〕上昇四十里。名曰太清。太清之中。其氣

甚劇。霄。近天雲氣。天有九重。故曰層霄。〔燕在天台山賦〕或倒影于重溟。李善註。重溟。海也。〔韻會〕勃起曰颯起。〔天台山賦〕落五界而迅征。呂尚註。迅。疾也。〔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高誘註。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虛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郭璞江賦〕吸翠霞而夭矯。〔揚雄甘泉賦〕登椽欒而扞天門。蘇林註。扞。至也。〔淮南子〕排闥闔。鑰天門。高誘註。闥闔。始升天之門也。夭矯。飛騰貌。蟬噪。高峻貌。〔莊子〕雲將東游。過扶搖之野。而適遭鳩蒙。〔陸德明音義〕鳩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颯音攝。 毖 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音貢。

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啟途。塊視三山。杯觀一作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

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

〔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雌曰虹。雄曰蜺。〔初學記〕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雌。雌曰虹。暗者為雌。雌曰蜺。〔木華海賦〕翔霧連軒。長波潛灑。張銑註。連軒。飛貌。李周翰註。潛灑。延長

貌。〔張協七命〕翕忽揮霍。雲迴風列。劉良註。並飛走亂急也。〔王肅家語註〕天地四方謂之六合。〔郭璞客傲〕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翰鳥羽也。奔飈。疾風也。〔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

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日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調。是燭九陰。是為燭龍。郭璞註。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

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謝惠連雪賦〕若燭龍銜耀照崑崙山。〔揚雄羽獵賦〕霹靂列欽。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欽。天際電光也。〔史記〕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初學記〕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又虞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或說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瀾湖為五湖。按

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鶡冠子〕至人不遺。動與道俱。〔莊子〕任公子為大鈞巨縵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日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燁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水記正義〕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

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史記正義〕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

歷虞夏。羿學射于古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飈音標。孤音胡。爾其雄姿壯觀。塊軋

蕭本作 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繆本作旁嘆。

續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當胸臆之掩畫。老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賈誼鵩鳥賦〕塊扎無垠。〔揚雄甘泉賦〕忽執軌而無垠。顏師古註。執軌。遠相映也。塊扎。執軌音義俱同。〔初學記〕天河謂之

天漢。亦曰河漢。〔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晉書〕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極無極。眼昏精絕。故蒼蒼然也。〔楚辭〕路漫漫其修遠兮。此用其字。對上天體蒼蒼而言。蓋謂

大塊之形漫漫闊遠。無有窮極之意。〔藝文類聚〕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

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帝俊之妻。

生十日。郭璞註。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賈誼鵩秦論〕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顏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

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陸德明註。混混茫茫。未分時也。○塊軌音近央札。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涓。欬翳

景以橫翳。〔講本作〕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泱之野。入乎汪漚之池。猛勢所射。

餘風所吹。溟漲沸涓。巖巖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躩踞。巨鼇冠山

而卻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之

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嵇康琴賦〕俯闕海涓。呂向註。海涓。海神也。歟。忽也。翳景。蔽遮日月之景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過乎泱泱之野。張揖曰。山海

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如淳曰。大貌也。〔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李周翰註。溟。漲。皆海也。〔王褒洞簫賦〕雷轟轍嶺。伏豫以沸涓。李善註。埤蒼曰沸涓。不安貌。劉良註。沸涓聲。蹙蹙不定貌。〔又洞

簫賦〕飄風紛披。〔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怵慄。恐懼貌。〔初學記〕海神曰海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虬龍騰驤以蜿蜒。領若動而躩踞。李善

註。躩踞。動貌。〔左思吳都賦〕巨鼇轟顯。首冠靈山。呂向註。巨鼇。大龜也。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劉劭趙郡賦〕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

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玄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鏡。大者亦長千里。腹為明月珠。〔張衡思

玄賦〕玄武縮于殼中。○歟音忽。翳音意。翳音註。沸音費。怵音出。蹙音擊。豈比夫蓬萊之黃鶴。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

之玄鳳燿綵質與錦章既服御蕭本作御服于靈仙久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本

作勤苦于御木鷄鵠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曉繆本作曉于蟠桃跋烏晰耀于太陽不

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

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戲腸吞而徘徊馮炎

洲而抑揚〔西京雜記〕始元元年羊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肅肅令行翳翳。金為衣兮荷為裳。嗚嗚荷荷。出入菡萏。自顧菲薄。媿爾嘉祥。按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灑洲蓬萊方丈。故曰蓬萊黃鵠也。〔陳子昂詩〕蕙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又詩。崑山見玄鳳。豈復虞雲羅。〔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化為精衛。常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莊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廡。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鱗。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河圖括地象〕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淮南子〕日中有跋鳥。高誘註。跋。猶躡也。謂三足鳥。晰。明也。〔後漢書〕帝知羣寮拘攣。章懷太子註。拘攣。猶拘束也。玄根。道之本也。〔盧諶詩〕處其玄根。廓焉靡結。李善註。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與為先。〔尚書〕分命羲仲。宅嵎東陽谷。孔安國傳曰。陽。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陽谷。〔隋書〕東曰陽谷。日之所出。西曰蒙汜。日之所入。〔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亦多仙家。○俄而希

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

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同蕭本作呼我翔。于

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繆本作尺鷃之輩。空見笑

于藩籬。〔吳都賦〕包括於越。跨躡荆蠻。地絡者。地之脈絡。謂山川之屬。天綱者。天之綱維。謂南北二極不動之處。〔總照遊思賦〕仰盡今天經。俯窮今地絡。〔漢書〕玉衡杓建。天之

網也。〔司馬相如對蜀父老文〕焦朋已細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陸德明莊子音義〕斥。小澤也。本亦作尺。鷓。鷓雀也。今野澤中鷓鴣是也。○〔古賦體〕太白蓋以鷓自比。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賦家宏衍巨麗之體。楚騷遠遊等作已然。司馬班揚猶尙此。此顯出莊子寓言。本自安閑。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逸飄逸。去騷頗近。○跨躡音誇捻。絡音落。寥廓音聊擴。

擬恨賦

〔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為古人志願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太白此篇。段落句法。蓋全擬之。無少差異。〔酉陽雜俎〕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

繆本作草宿。

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于是

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沒。

〔元和郡縣志〕泰山一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蒿里山。在乾封縣西北二十五里。〔一統志〕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亭禪山在泰安州西南五里。一名蒿里山。上有蒿里祠。〔古

九原北邙也。〔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雞康成註。宿草。謂陳根也。〔何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墳欲毀。〔莊子〕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辰。李用翰註。大運。天運也。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

繆本作麾。

中原。東馳渤海。西

漂崑崙。斷蛇奮旅。

繆本作怒。

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

辭。天下縞素。

〔劉孝標辯命論〕觀湯武之龍躍。〔後漢書〕四方鋒起。羣雄競逐。〔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字林〕叱咤。發怒也。〔左傳〕晉楚治兵。

遇于中原。〔揚雄長楊賦〕橫巨海。禦崑崙。李善註。禦。搖蕩之也。渤海崑崙已見大鵬賦註。〔史記〕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隴山。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纜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遊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飲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當道。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人以嫗為不誠。改答之。嫗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漢書敘傳〕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詩大雅〕國步斯頻。毛傳云。步。行也。〔徐陵檢周文〕躬膺寶曆。嗣奉瑤圖。〔藝文類聚〕漢舊儀曰。其

帝祭天。紫壇唯醴。〔楊升菴曰〕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戰國策〕天下縞素。〔小爾雅〕縞之縞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此。尺粟切。噴入聲。咤。丑亞切。噉去聲。解音蟹。縞音果。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微。縹本作聞楚歌之四

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雖令不逝。暗噫縹本作何歸。〔史記項羽本紀〕項羽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

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乃上馬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自度不得脫。乃自刎而死。〔淮陰侯傳〕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暗噫。懷怒氣也。○騶音追。暗。於蔡切。因去聲。噫。烏路切。汙去聲。

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讐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戰國策〕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荆卿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

反諸侯之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丹之上願。唯荆卿留意焉。荆卿許諾。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曠目。髮盡上衝冠。于是荆卿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之頭函。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卿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起取武陽所持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堅不可立拔。環柱而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荆卿乃引匕首以揜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刺。刺破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前斬荆卿。〔如淳史記註〕列士傳曰。荆卿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若夫陳后失寵。吾事不成矣。後聞刺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瓠。悉合切。音撒。

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漢書〕孝武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又挾婦人媚道。頗覺。上遂窮治之。使有司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楚辭〕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王

卷一 古賦八首

七

逸註。萎。病也。絕。落也。昔者屈原既放。遷于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繆本作之

嫋嫋。聞嶺狄之嗷嗷。永埋骨于淥水。怨懷王之不收。〔楚辭章句〕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同

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憂心煩亂不知所趨。乃作離騷經。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

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于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楚辭漁父云〕屈原既放。遊于江潭。

蓋原所遷之地。在江之南。湘水經流之處也。又九章云。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王逸註。長楸。大梓也。言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用霰也。又九歌云。嫋嫋

兮秋風。王逸註。嫋嫋。秋風搖木貌。又九歌云。猿啾啾兮秋夜鳴。〔劉達三都賦註〕異物志曰。狄。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韻會〕淥水清也。〔張衡東京賦〕

淥水澹澹。太白詩中多用淥水字疑本此。或有改淥水者非是。○嫋音鳥。狄音又。淥音綠。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

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史記〕二世二年。具李斯五刑。論腹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木。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

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披血霑衣。〔江淹別賦〕寫永訣之情。又

云披血相視。李善註。披。拭也。○披音剗。霑音詹。若乃錯綉轂。填金門。烟塵曉杳。歌鐘晝誼。亦復星沉電

滅。閉影消魂。〔楚辭〕車錯轂今短兵接。王逸註。錯交也。〔韻會〕轂者。居輪之正中而為輻之所

鐘。一肆。韋昭註。歌鐘。歌時所奏。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

玉顏滅。蕭本作令螻蟻聚。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同歸。

〔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扶桑已見大鵬賦註。〔宋玉神女賦〕菴

溫潤之玉顏。〔鮑照蕪城賦〕委骨窮塵。李善註。委。猶積也。

惜餘春賦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于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

而咏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鶻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知春。〔何休公羊傳註〕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蕩漾。水搖動貌。〔楚辭七諫〕上蔽蕤而防露。王逸註。葳蕤。威貌。〔廣韻〕葳蕤。草木花重貌。〔韻會〕江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括地志云〕水出嶓冢山爲沮爲漳爲沔爲漢。至均州爲滄浪之水。〔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一統志〕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註云即洞庭也。沅斷元辰辰辰西澧澧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澧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總其門名爲五瀆。〔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瀆。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瀟水流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迤水合。又東北流至岳州府城外。北流至湘口。會于湘。湘水流出廣西與安縣陽海山。西北流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至杭州與玩水合。曰玩湘。會衆流以達洞庭。○蕤。儒追切。音綏。飄揚兮思無限。念

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兮不

淺。〔楚辭〕與佳期兮夕張。〔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後人合稱之以謂曠野之地。〔說文〕漢之綺。文繒也。顏師古曰。即今之細綾也。〔韻會〕闌。晚也。又盡也。衰也。○綺音起。漢之

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于峴北。愁帝子于湘南。恨無極兮

心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于淇水。結楚夢于陽雲。〔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于漢皇之曲。〔楚辭〕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僕曲。謂漢水彎曲處。江潭。謂湘江深匯處。瑤草。草之珍美者。故以美玉喻之。猶瑤花玉樹之謂。〔江淹詩〕瑤草正翕純。〔詩周南〕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太平寰宇記〕峴山在襄州襄陽縣南十里。〔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墜于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眇眇。好貌。氤氳。聚而不散之意。〔詩衛風〕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鮑照詩〕發鄢流楚思。涉淇與衛情。〔太平御覽〕襄陽著舊傳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倅乎直上。忽而收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遊于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惝乎若雲。儼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詳而視之。西施之行。王

卷一 古賦八首

九

悅而問焉。對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于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早日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一統志〕陽臺山在夔州府巫山縣北。高百尺。上有陽雲臺遺趾。陽雲臺。即陽臺也。○峴。胡典切。賢上聲。今人作峴音讀者非。氈。於云切。醜平聲。

嘆長河之流駛。春。繆本作送馳波于東海。春不留今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

不得挂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上林賦〕馳波跳沫。〔傳玄詩〕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若有人

令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沈吟兮哀歌。

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于垂楊。隨柔條以糾

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蕭本作寄于明月。送夫君于天

涯。〔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韻會〕躑躅。住足也。〔鮑照詩〕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江淹詩〕雲邊有征鴻。〔楚辭〕望夫君兮未來。〔蘇武詩〕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李善註。春華。喻少時也。○躑躅音

擲逐。糾音九。

秋怨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旎之愁人。天光青蕭本作而

妍和。海氣綠而芳新。野蕭本少綵翠兮阡眠。繆本作雲飄飄繆本作而相鮮。演漾

兮賁緣。窺青一作苔之生泉。縹緲兮翩跹。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

一作風光兮悽然。〔江淹別賦〕春草碧色。〔上林賦〕紛容蕭瑟。旖旎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

對。照詩〕天色淨綠氣妍和。〔楚辭〕望遠兮阡眠。〔廣韻〕阡眠。廣遠也。〔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註。阡眠。原野之色。〔說文〕演。長流也。演漾。水流而動貌。〔吳都賦〕賁緣。山岳之岳。〔韻會〕

黃緣。連絡也。○旖旎音衣尼。又去聲。作椅柅讀。妍音近延。演音衍。黃音賓。

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

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一作咸

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

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于芳節。

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川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百里。極目俱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墜。〔藝文類聚〕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明妃。即昭君也。晉人以文帝諱昭。改稱明君。後人又改爲明妃。〔藝文類聚〕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于國中。獻于孝元帝。詎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遇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僞飾善粧威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

兀。不得頓顛。雖得餒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謝莊舞馬賦〕乘玉塞而歸竇。玉塞。謂玉門關。乃入西域之路。昭君入胡之路。未必由此。蓋借作邊塞字用耳。〔楚辭〕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適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其卒章曰。湛湛江水兮上

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逸註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會不若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悼。〔枚乘七發〕陶陽氣。蕩春心。〔劉繪詩〕心中亂如雪。寧知有所思。〔劉鑠詩〕徘徊去芳節。〔梁元帝纂要〕

春節曰。若有一人一作我所思。今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

于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陸機詩〕尺波豈徒旋。○

起下句之意。是學九辯第一首。若乃以下。則是梁陳體。

悲清秋賦

卷一 古賦八首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

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幾千。（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太平御覽》湘中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秀爭

高。含霧卷霞。分天隔日。（隋書五行志）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太平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三湘。《岳州府志》三湘浦在臨湘縣南四十五里。《湘中記》曰。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是為三湘。如樛蒲。白沙如雪霜。赤岸如朝霞。湖嶺之間。凡水皆會焉。無出湘之右者。與瀟水合。則曰瀟湘。與蒸水合。則曰蒸湘。與沅水合。則曰沅湘。故謂之三湘。琦按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東北流至湖廣永州府城西。瀟水自南來會焉。至衡州府城東。蒸水自西南來會焉。又北流環長沙府城東北至湘陰縣。達青草湖而入于洞庭。凡行二千五百餘里。大小諸水會入者頗衆。若沅水。則不與湘會。而自入于洞庭。雖沅湘之稱。起自屈平。但雙舉二水。並未言其會同相合也。三湘之名。恐未必由此。《廣韻》潺湲。水流貌。《庚信麥積崖佛龕銘》鳥道乍窮。羊腸忽斷。《李善文選註》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惟上有飛鳥之道耳。後人稱鳥道本此。

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

懷燕而望越。（西陽。謂西落之日。其半為峯所蔽。僅見其半如半規然。《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古賦辯體》澄湖練明。遙海上月。與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語意同。謂之倒語。若云遙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在地。語意一順。意味大減。琦按太白故鄉在西蜀。而荆吳則其東也。燕地居北。越地居南。蓋登高而徧覽四方之意。翻作兩層抒寫。便覺變幻不可測。○澄音丞。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

鼇于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此。吾

將採藥于蓬邱。《楚辭九歌》嫋嫋兮秋風。《又九辯》襲長夜之悠悠。《木華海賦》翔天落。戲窮溟。窮溟。即莊子所云窮髮之北溟海也。《漢書》古人有言曰。聽淵羨魚。不可退而結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沅籍為鄭沖勸晉王賤》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滄洲。謂滄海中之洲渚也。《楚辭招魂》歸來歸來。不可以託此。朱子註。些。說文云。語辭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蔡呪句尾皆云些。乃楚人舊俗。《十洲記》蓬邱。蓬萊山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古賦辯體》太白諸短賦。雕脂鏤冰。是紅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紅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劍閣賦

〔原註〕送友人王炎入蜀。○〔通志地理略〕劍閣在劍州晉安縣界。今謂之劍門。〔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劉逵註〕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

閣道。在梓潼郡東北。〔一統志〕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岸峻拔。鑿石架閣而為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

則松風蕭颯。瑟颺。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

〔通典〕京兆郡咸陽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秦所都也。〔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峻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今文士槩指秦地曰咸陽也。〔說文〕颺。大風也。〔韻會〕颺。風貌。〔江洪詩〕颺颺夕風高。

○颺音聿。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歎息。視

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

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鮑照觀漏賦〕波沉沉而東注。日滔滔而西歸。〔曹植詩〕白日忽西匿。○〔古賦體〕其前有上則旁則等語。是擊斂

上林兩都鋪敘體格。而裁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者歟。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而不傷儉陋。蓋太白天才飄逸。其為詩也。或雜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

明堂賦

〔并序〕按新舊唐書及通鑑。隋無明堂。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邱。高宗永徽二年。勅令所司與禮官學士考覈故事。造立明堂。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嘗為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為九室。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乾封二年二月。詔以製造明堂。宜及時起作。于是大赦天下。改元為總

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必欲立之。而議者益紛然。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鷓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立明堂。則天以高宗遺

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盡棄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為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層法二十四氣。凡高二百九十四尺。廣三百尺。明

堂以下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四年正月。明堂成。號萬象神宮。證聖元年正月為火所焚。又令重造。規模率小于舊制。其上施一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

奉之。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為通天宮。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依舊折改為乾元殿。訖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圓邱。太白此

賦。蓋在開元五年未復改乾元殿以前所作者也。考賦中所言。多係書傳所載古時規模制度。與

則天所造明堂。或有不同。蓋身在遠方。聞其事而賦之。固未親至東都。得之目見。以古準今。

約當如是以修詞焉耳。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繆本作輯。

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不業。蓋天

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冊府元龜〕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

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巖。是日親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享。己巳。帝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禱于社

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享。壬申。御朝觀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為乾封元年。乾封三年二月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彌更訛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

下詔大赦。改元為總章元年。〔初學記〕太山。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岱者。代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岳之長。〔左思魏都賦〕締構之

初。李善註。締。結也。〔韻會〕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詩大雅〕庶民子來。萬祀。萬年也。〔南都賦〕彌萬祀而無衰。〔司馬相如封禪文〕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顏

師古註。丕。大也。〔周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穎達正義。先天而天勿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

是大人合。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于是橫入荒。

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革命。謂改革天命。創元。謂創

造基業之始。〔劉琨勸進表〕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楚辭〕夕晞子身兮九陽。王逸註。九陽。謂天地之倅也。〔漢書〕項氏神換。顏師古註。神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

篤曰。無然神換。〔子華子〕混茫之初。是名太初。此喻隋季擾亂。有若混沌茫昧之世也。〔史記〕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乎有道之國。孟康註。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

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宋書〕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為明。〔太平御覽〕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于西方。王者不私

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佐月為明。〔漢書〕顧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孟康註。泰階。三台也。每台二

星。凡六星。應劭註。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中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侵。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冷道傾。長揚賦。玉衡正而太陽平。晉書。虹霓。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熱。后妃顛。欽若人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顛。吳。繆本作

穆。鴻恩滂泮。武義烜赫于有截。仁聲馭駘。蕭本作

方。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蔡沈註。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張衡東京賦。區宇又寧。班固答賓戲。超忽荒而據顯蒼。顏師古註。顯。顯天也。元氣顯汗。故曰顯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晉書。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繩網。穀梁傳疏。上下無序。綱紀頹壞。故曰頹綱。北史。扇之以俾風。侵之以太和。賈誼鵬賦。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顏師古註。勿穆。深微貌。李善註。勿穆。不可分別也。漢書。匈奴傳。大化神明。鴻恩博洽。漢郊祀歌。福滂泮。遺延長。顏師古註。滂泮。饒廣也。羽獵賦。仁聲惠于北狄。武義動于南鄰。呂向註。武義。武事也。蕭士贇曰。按詩赫兮咺兮。咺字當作烜。爾雅釋詩者曰。赫兮烜兮者。威儀也。郭璞註云。貌光宣。陸德明音義曰。赫。火格反。烜。吁遠反。烜者。光明宣著。唐末以前詩之咺字皆作烜。今作咺者。緣宋朝舊諱故改耳。詩商頌。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齊整。廣韻。馭駘。馬行也。喻仁聲之流行。如馬行之疾速也。周易。牝馬地輝。行地無疆。馭駘音馭踏。

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

以。蕭本作

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

雲于帝鄉。天后勤勞輔政令。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令。揚列聖

之耿光。甘泉賦。卸恩錫羨。拓跡開統。應劭註。錫。與也。羨。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也。又

俟元符。李善註。元符。大瑞也。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京賦。登封降禪。則齊德

乎黃軒。薛綜註。登。謂上太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輯。集也。古字通用。莊子。去歲厭

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子帝鄉。書堯典。欽明來思。孔安國傳。欽。敬也。鄭玄云。敬事節

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詩周頌。克昌厥後。三國志。敷弘大猷。光濟先軌。書立政。以觀文

王之耿

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于四方。豈殫

卷一 古賦八首

一五

稅于萬室。乃准水泉。攢雲樑。罄玉石于隴坂。空瓌材于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繆本作鑿鑿。雖暫勞而永固。今始聖謨于

我皇。〔漢書〕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孔安國書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漢書郊祀歌〕練時日。侯有望。顏師古註。練。選也。〔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廣韻〕禪。盡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既以景。鄭康成註。于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築。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既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何晏景福殿賦〕制無細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微而不違于水臬。又曰。渙若雲梁之承天。張鏡註。梁高如雲虹之狀。〔通典〕天水郡有大坂。名曰隴坂。亦曰隴山。〔三秦記〕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顏師古漢書註。隴坂。謂隴坂。即今之隴山也。〔班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呂延濟註。瓌。美也。〔圖經〕瀟水去陵零縣三十里。源出九疑山。至永與湘水合。湘水在陵零縣北十五里。其原自全來與瀟水合。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甘泉賦〕配帝居之懸圖令。〔西京賦〕仰福帝居。薛綜註。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言長安宮上與之法矣。〔詩大雅〕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將將。殿正也。○瓌音規。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

突兀曠曠。乍明乍蒙。若蕭本繆本俱脫若字。大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頽杳。若鬼若業。似天闔地門之開闔。〔說文〕曠曠。日欲明也。〔子虛賦〕龍從崔嵬。郭璞註。龍從崔嵬。皆高峻貌。〔西京賦〕狀嵬我以爰業。張鏡註。嵬我爰業。高壯貌。〔甘泉賦〕天闔決兮地垠開。顏師古註。天闔。天門之闔也。○崔音竦。又音宗。爾乃劃罕嶺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

王之天柱。蠹九霄而垂雲。〔增韻〕劃。剖也。〔木華海賦〕啓龍門之峯嶽。李善註。峯嶽。高貌。〔司馬相如長門賦〕正殿嵬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魯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崇。又云。宛瓌譎而鴻紛。劉良註。鴻。大也。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孝經鉤命訣〕地以舒形。萬象咸載。〔潘岳藉田賦〕閭闔洞啓。〔甘泉賦〕嶽巖巖其龍鱗。〔韻會〕嶽巖。山險貌。〔河圖玉版〕崑崙山天中柱也。〔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重。圓如削。〔韻會〕蠹。聳上貌。〔沈約詩〕託慕九霄中。張鏡註。九霄。九天。仙人所居也。按道書九霄之名。謂赤霄碧霄青霄絳霄鈔霄紫霄練霄玄霄縹霄也。一說以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大霄為九霄。○劃音畫。嶺音額。罕音宅。穹音穹。嶽音嶽。

山之天柱。蠹九霄而垂雲。〔增韻〕劃。剖也。〔木華海賦〕啓龍門之峯嶽。李善註。峯嶽。高貌。〔司馬相如長門賦〕正殿嵬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魯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崇。又云。宛瓌譎而鴻紛。劉良註。鴻。大也。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孝經鉤命訣〕地以舒形。萬象咸載。〔潘岳藉田賦〕閭闔洞啓。〔甘泉賦〕嶽巖巖其龍鱗。〔韻會〕嶽巖。山險貌。〔河圖玉版〕崑崙山天中柱也。〔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重。圓如削。〔韻會〕蠹。聳上貌。〔沈約詩〕託慕九霄中。張鏡註。九霄。九天。仙人所居也。按道書九霄之名。謂赤霄碧霄青霄絳霄鈔霄紫霄練霄玄霄縹霄也。一說以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大霄為九霄。○劃音畫。嶺音額。罕音宅。穹音穹。嶽音嶽。

于是結構乎黃道。岵堯乎紫微。絡句陳以縵垣。闢閭闔而恍扉。崢嶸崑崙。

粲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謝朓詩〕結構何逶迤。李善註。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晉書〕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李善文選註〕七略曰。王者師天體地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都賦〕闕以鈞陳之位。李周翰註。鈞陳。星名。衝紫微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魯靈光殿賦〕高門擬于閭闔。張載註。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名。〔西都賦〕臨城路而啓扉。張銑註。啓。開也。扉。門扉也。岵堯。崑崙。並言山之高峻。借以喻室之高峻也。

夫其背泓黃河。垠瀨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

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點翠綵于鴻繆本作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

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叵挖。蕭本作

攀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硤硤。蕭本作兀。〔廣韻〕泓。水深也。垠。岸也。〔韻會〕額。說文。水流沙上也。師古曰。灑。疾流也。又濫也。〔元和

郡縣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河南縣北四里。〔郭璞山海經註〕洛水出上洛家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潘岳籍田賦〕情洛濁渠。引流激水。〔元和郡縣志〕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河南志〕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其山西自濟源。東北接河內修武輝縣林縣。至磁州界。縣巨數十里。其間峯谷巖洞。景物萬狀。雖各因地立名。實太行一山也。為中州巨鎮。〔曹植洛神賦〕背伊闕。越轆轤。經過谷。陵景山。李善註。華延之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熊耳山在魏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水經註〕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東京賦〕太室作鎮。揭以熊耳。薛綜註。揭。倉表也。〔歸田錄〕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在河南府城西南二十里。一名伊闕。亦名闕口。大

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鴻荒。大荒也。謂曠遠之地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嵩高山。亦名太室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二里。〔元和郡縣志〕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郭璞山海經註〕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廣韻〕挖。磨也。〔隋唐佳話〕明堂始徵于西南傾。工人以木于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為九龍盤亂之狀。其圓蓋上木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為珠。羣龍捧之。〔東京賦〕龍雀蟠蜿。〔韻會〕攀。說文持也。又牽引也。蟠蜿。龍蛇動也。〔郭璞江賦〕巨石硤硤以前御。〔廣韻〕硤硤。不羣貌。○垠音銀。挖音骨。蟠音盤。蜿音剡。

勢拔五岳。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

碑。勒沒切。論入聲。

勢拔五岳。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

臺嶺吻以奔附。城闕崟岑。蕭本作嶽。嶽。崟。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

熒。拖玉繩之離離。擢華蓋以儻漭。仰太微之參差。〔淮南子〕橫四維而含陰陽。又曰。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

背陽之維。東南為常平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高誘註。四角。為維也。〔初學記〕纂要曰。東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維。〔說文〕軌。輾也。〔初學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

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北堂書鈔〕河圖括地象云。崑崙之山。橫為地軸。〔莊子〕和之以天倪。陸德明註。倪。李云分也。崔云或作覽。際也。天倪。謂天之邊際也。〔魯靈光殿賦〕隆福吻乎青雲。劉良註。隆福吻。極高貌。〔子虛賦〕岑崟參差。日月

蔽虧。〔思玄賦〕慕歷阪之嶽嶽。張銑註。嶽嶽。高貌。〔左思魏都賦〕珍樹猗猗。〔曹攄詩〕嚴霜凋翠

井沒。〔南都賦〕芙蓉含華。〔吳都賦〕羽毛揚蕤。〔說文〕蕤。草木花垂貌。〔鮑照詩〕參差玉繩高。掩映瑤

竈。〔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玉之為言溝刻也。殺而不掩。折而不傷。宋均註曰。繩能直物。故名玉繩。溝。謂作器。〔甘泉賦〕披北極之嶒嶒。應劭註。擻。至也。說文。擻。刺也。〔甘

氏星經〕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正吉。帝鎮昌。星邪傾。大凶。〔陸機感時賦〕望八極之嶒嶒。五

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張衡靈憲〕太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春秋合誠圖〕太微其星十二

四方。○軌音握。倪音厓。又音覽。嶒音僂。吻音僂。嶽音吟。岑音近層。熒音登。儻。他曩切。湯上聲。擻以禁局。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

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蕭本作峴。

其霞矯。廣廈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

度。禁局。禁門也。〔西京賦〕武庫禁兵。薛綜註。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宮也。〔史記索隱〕春秋說題

辭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晉書天文志〕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魯靈光殿賦〕承明堂于少陽。〔漢書〕少陽者。東方也。〔考工

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二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康成註。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別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代室。即世室也。夏以太宗諱改世為代也。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

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康成註。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窳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故夏周則其廣七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蔡邕明堂論〕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春秋合誠圖〕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木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漢書〕廣廈之下。細旂之上。師古註。廣廈。大屋也。裏廈。屋用。〔西都賦〕星羅雲布。〔漢書〕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箕。去極中。〔張協七命〕陽鳥爲之頓羽。李善註。春秋元命苞曰。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張統註。陽鳥。日中鳥也。○肩音翹。屹。魚乞切。銀入聲。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堂。

氣之青葱吐祥烟之鬱崔。繆本作律。○〔十洲記〕有瑯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韻會〕熠。盛光也。〔廣韻〕昞。光也。〔魯靈光殿賦〕霞駁雲蔚。〔木華海賦〕激勢相洶。劉良註。洶。浪相拂也。錦爛霞駁者。言其鮮麗如錦彩之煥爛。雲霞之斑駁也。星錯波洶者。言其布列如天星之錯落。水波之疊起也。〔吳都賦〕與風網颺。颺。劉瓛。張統註。颺。風聲也。〔韻會〕窈。深遠也。通作窈。〔馬融長笛賦〕密櫛塵重。李善註。密櫛。密如櫛也。〔論衡〕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相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佳氣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蔥耳。〔爾雅〕青謂之葱。〔淮南子〕青葱蒼蔥。〔江總詩〕幾遇祥烟初。〔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李善註。鬱律。烟上貌。〔玉海〕洛陽宮閣疏。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爵玉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烟音逸。昞音標。窈音搜。窈音杏。

九室窈窕五闈聯綿飛楹磊砢走棋貨緣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栢攢欒蕭本作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

晴鮮頰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杳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

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

倏山訛而晷換蔑蕭本作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三輔黃圖〕大戴禮云。明堂五

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五室者。象五行也。〔郭璞爾雅註〕窈窕。閑隙也。〔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韻會〕闈。宮中之門也。〔增韻〕宮中相通小門。〔西京賦〕練垣縣聯。薛綜註。綿聯。猶連蔓也。〔魯靈光殿賦〕葛藟叢倚。磊砢相扶。李善註。磊砢。壯大貌。李周翰註。磊砢。參差不齊貌。棋柱頭斗棋也。貨緣。連絡也。〔吳都賦〕貨緣山岳之岳。〔西京賦〕綉栢雲楣。薛綜註。楣。

梁也。呂延濟註。雲楯。畫雲飾之。〔說文〕楯。楨也。楨方曰楯。〔韻會〕樂。曲折木也。柱上橫木承棟者謂之楯。曲折謂之樂。〔說文〕蔓。屋棟也。〔廣韻〕楨。赤色也。〔西都賦〕神明鬱其特起。遂

便塞而上躋。李善註。便塞。高貌。〔吳都賦〕蟬聯邱陵。劉逵註。蟬聯。不絕貌。汗漫。空中元氣彌布之處。詳見大鵬賦註。蒼穹。天也。〔梁書〕感誓蒼穹。〔張華鶴鶴賦〕或託絕垠之外。李善註。絕垠。天邊之地也。〔何晏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漢書〕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景福殿賦〕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曜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

雲。〔博雅〕煌煌。光也。〔說文〕晷。日影也。〔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壖。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水經註〕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猶華山

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彘音壘。柯音稌。拱音拱。夤音寅。蕤音萌。賴音裡。晷音葵。猛虎失道。潛虬蟠。蕭本作登。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蕭本作復。低。玉女攀星于網戶。

金娥納月于璇題。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翹翼而銜霓。扶標川而罔足。擬

跟絰而罷躋。要離歎曜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失字當是夾字之訛。猛虎夾道。謂刻為猛虎以來立道上。齧虬蟠

梯。謂鑲作虬龍以蟠繞梯側也。〔楚辭章句〕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謝靈運詩〕齧虬媚幽姿。〔蔡邕明堂論〕暹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寶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楚辭〕網戶朱綴。王逸註。網戶。綺文鑲也。〔雍錄〕網戶者。刻為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彫木為之。其狀如網耳。〔鮑照詩〕璇題

納行月。呂向註。璇。玉也。題。椽頭也。〔甘泉賦〕璇題玉英。應劭註。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爛也。〔西京賦〕帶倒拈于藻井。薛綜註。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夢溪筆談〕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鬪八。吳人謂之鬪頂。唯宮室祠觀有之。〔海錄碎事〕藻井。屋棟之間為井形。而加水藻之飾。所以壓火災也。〔胡三省通鑑

註〕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為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賦屋。仰為井。皆畫水藻蓮芡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練以藻井。編以綺疏。〔又玉文考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葉。蓋為方井而畫荷葉其上也。〔魯靈光殿賦〕天牕綺疏。張載註。天牕。高牕也。〔西京賦〕突倒投而跟絰。〔說文〕跟。足踵也。〔毛萇詩傳〕躋。升也。〔韻會〕躋。失明也。要難事用此處不合。恐誤。精視亦未詳。○虬音求。蕤音夤。又音赫。跟音根。絰音掛。歎音忽。巨以復道。蕭本下多一而字。接乎宮掖。全入西樓。是

為崑崙。前疑後丞。蕭本作前。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會

實。為崑崙。前疑後丞。蕭本作前。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會

實。為崑崙。前疑後丞。蕭本作前。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會

巨。橫巨也。〔廣韻〕通也。〔增韻〕延袤也。〔史記〕乃作復道。韋昭曰。複道。閣道也。〔韻會〕宮掖宮旁舍也。〔司馬相如賦〕坐入會宮之隆。張揖註。坐。並也。〔漢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論視聽。其視視次國之君。〔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皆階之流。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漢書〕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禮記正義〕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葛物。氈罽地而生。夷者。氈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夷。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物。五曰晁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複音福。按音亦。坐。房劓切。焚上聲。獨音逐。

其左右也。則丹陛嚮嚮。形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

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闢青陽。啟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

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

〔薛道衡隋高祖頌序〕趨事紫宸。驅馳丹陛。〔韻會〕陞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張鏡註。彤。赤色也。以丹漆飾庭也。〔舊唐書〕萬歲通天元年。鑄銅

為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縣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

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為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

七百一十二觔。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等分題之。左向方署令嘗元

廓圖畫之。鼎成。自京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

天自為曳謂鼎歌。令相偕和。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璿曰。鼎者神器。貴于質朴。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采。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為之炫耀。乃止。〔大戴禮〕明堂外水曰辟雍。〔藝文類聚〕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

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獨斷〕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李善文選註〕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毛萇詩傳〕滔滔。流貌。湯湯。水盛貌。〔班固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陽湯。〔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京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向明而治。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環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書同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高誘淮南子註〕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宋均禮含文嘉註〕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于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藝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泄瀆之義。○嶠音譚。湯音商。

其闔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本

東九。白虎列序而躡。龍承隅而蚺。〔大戴禮〕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

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邢

昺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所以序次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包。〔尚書顧命云〕西序

東嚮。數重底席。東序西嚮。數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皆謂此也。〔沈括筆談〕今謂兩廊為

東西序。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躡。動貌。詳見大鵬賦註。〔上林賦〕青龍躡于東

廂。李善註。蚺。能行貌。○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

叶。蕭本作。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南齊書〕按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

德之君。〔藝文類聚〕黃圖曰明堂者。明天地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

之明堂。〔尚書帝命〕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

黑曰玄矩。鄭康成註。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為天府。

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其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其

赤帝赤燁怒之府。名文祖。火積光明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周曰明堂。其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

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神斗。周曰太室。其白帝。白招拒之府。名顯紀。紀。

統也。金精斷割。萬物以成。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其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

精玄昧。能醒輕重。故謂玄矩。周曰玄堂。據此。本文坤斗當是神斗之訛。○燁音飄。叶音協。或

作汁。亦

讀為協。

若乃燿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瞠眄睢

眄。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韻會〕燿。明貌。〔書康王之誥〕張

繆本作表賢示愚。此言室中圖畫之狀。

皇大師。正義云。皇。大也。〔魯靈光殿賦〕齊首目以證焉。徒脈脈以标标。又曰。鴻荒撲略。風狀
雕軒。〔廣韻〕睜。直視貌。〔說文〕眇。飛視也。睜。仰目也。眇。張目也。○烟音攝。耀音輝。睜
音權。瑪音勉。睜音揮。吁音吁。于是王正正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嚮蒼螭。臨乎青陽

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
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於蠶。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葳蕤。納六蕭本作五。

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蕭本
作。珪瓚。獻琛帛。顛昂俯偃。儼容疊跡。乃潔苾醢。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鞞。張鈞天之鏗鈞。繆本作鈞。孤竹合
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令。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

而享祀宵冥也。〔春秋〕春王正月。正義云。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廣韻〕曦。日光也。〔淮南子〕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

建青旗。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高誘註。馬七尺已上曰謂之
明堂。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
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餼。行令于左个之房。東出謂之堂。北頭室也。〔甘泉賦〕細蒼螭令
大素虬。呂向註。蒼螭。蒼龍也。凡稱龍者。皆馬也。言龍。美之也。〔班固東都賦〕究皇儀而展帝

容。呂延濟註。言盡帝王之容儀也。〔太平御覽〕禮統曰。所以置靈臺者何。以尊天重民。備災禦害。
豫防未然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禦節陰陽也。夏所以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謂清
臺。毀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易也。〔後漢
書〕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左傳〕清廟茅屋。杜預註。清廟。肅然清
靜之稱也。正義曰。清廟者。宗廟之大稱。〔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上林賦〕彫蠶布寫。顏師古註。彫蠶。感作也。李善註。司馬彪曰。彫。過也。芬芳之過。
若蠶之布寫也。呂延濟註。彫蠶。天中遊氣也。言香氣發越。積浮而似之。〔詩〕周頌。維清緝熙。文
王之典。鄭箋曰。緝熙。光明也。又〔周頌〕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柶
為懸也。設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橫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
正義曰。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又云。虞者

立千兩端。栒則橫入于虞。其栒之上加下大板側若千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齒矣。以其形卷然得挂繩于上。故言可以懸也。樹羽。置羽者置之于栒虞之上角。〔漢禮器制〕云。為龍頭及額曰銜璧。璧下有鹿牛尾。〔禮記〕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龔。鄭康成註。龔虞。所以懸鐘磬也。橫曰龔。飾之以鱗屬。植曰龔。飾之以鳥屬羽屬。龔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于龍上刻畫之為崇牙以挂懸統也。周人畫繪為龔。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龔之前上。飾彌多也。正義曰。殷之崇牙者。謂于龔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鐘磬。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板。重疊為牙。〔杜氏通典〕樂懸。橫曰龔。豎曰虞。飾龔以飛龍。節跌以飛廉。鐘虞以鸞獸。磬虞以鸞鳥。上則樹羽。旁懸流蘇。周制也。懸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翫。張鏡註。蔽。羽毛。龔貌。〔周禮〕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其貢幣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其貢貨物。鄭康成註。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書周官〕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正指此六服。又〔益稷篇云〕弼成五服。則指甸侯綏要荒五服也。〔詩周頌〕龍旂陽陽。正義云。龍旂者。旂上畫為交龍。〔左思魏都賦〕虹旌攝麾以就卷。李周翰註。虹旌。畫為虹者。〔公羊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註。戚。斧也。以玉飾斧。〔禮記〕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註。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昭明天下者。〔獨斷〕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于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且。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獨斷〕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詩大雅〕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鄭康成註。圭瓚。鬯也。又〔祭統〕君執圭瓚。康成註。圭瓚。禋器也。以圭璋為柄。又〔明堂位〕瓚用玉瓚大圭。康成註。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又康成毛詩箋。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詩魯頌〕來獻其琛。毛傳曰。琛。寶也。〔詩大雅〕顛顛叩叩。如圭如璋。毛傳曰。顛顛。溫貌。叩叩。威貌。鄭箋曰。禮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明。〔史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四命而僂。五命而仰。皆恭敬之禮也。〔劉孝標廣文〕趨走揖者僂。此言俯僂者。狀其鞠躬將事。僂足者。狀其駁奔在廟。〔禮記〕水草之植。陸產之醴。鄭康成註。水草之植。芹芣之屬。陸產之醴。苾苾之屬。〔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三犧祭天地。委稷曰粢。在器曰盛。〔三傳〕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預註。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東都賦〕于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饗百靈。〔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禱祥。求永貞。〔唐書百官志〕。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祭祀則跪讀祝文。〔左傳〕祝史正辭。

信也。杜預註。正辭。不虛稱君美也。正義曰。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書畢陶謨〕無曠庶官。〔鄭康成周禮註〕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上林賦〕隱轡鬱壘。是言堆壘不平之貌。此作樂聲用。未詳。或者即殿轡之說。〔甘泉賦〕振殿轡而軍裝。顏師古註。殿轡。威貌也。〔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七日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按淮南子。九野之名。中央曰鈞天。鈞天之樂。謂天樂也。〔東都賦〕鐘鼓鏗鏘。〔廣韻〕鏗鏘。鐘鼓聲相雜也。〔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鄭康成註。孤竹。竹特生者。空桑。山名。〔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爲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周禮〕凡大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祭之。若樂六變。姑洗爲羽。鬩鼓鬩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祭之。若樂六變。姑洗爲羽。鬩鼓鬩鼗。鄭康成註。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書益稷〕蕭韶九成。正義曰。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公羊傳疏〕鄭氏云。樂備作謂之成。王應麟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新謂之變。邵昂孝經疏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于明庭。明庭。即明堂也。〔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劉峻辨命論〕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窅冥。幽遠之意。○嶠音鴟。胖音迄。壘音響。琛音椰。滄音起。鉤音轟。皆音杏。辟音壁。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宰。

餐。〔繆本作〕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霑。恩鴻溶兮。

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哢聒乎區宇。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

〔書益稷〕羣后德讓。〔廣韻〕庖。食廚也。〔賈公彥周禮疏〕宰者。調和降修之名。〔周易〕保合太和。〔書畢陶謨〕百僚師師。孔傳曰。僚。官也。又〔書益稷〕畢陶拜手稽首颺言。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傳曰。廣。續也。〔楚鼓孟子註〕油然。興雲貌。〔楚辭九歎〕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漢書〕澤汪濊。轉萬國。顏師古註。汪濊。言鏡多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威武紛紜。熈恩汪濊。顏師古註。汪濊。深廣也。〔說文〕流。雜語也。哢。雜語也。〔馬融長安賦〕哢聒其前後。李善註。哢聒。雜聲也。寓即宇字。籀文從禹。〔王勃遊武擔山寺序〕龍鑿翠轄。駢闐上路。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靈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韻會〕闕。說文。門觀也。蓋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上圓下方。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言其狀巍巍然高大也。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闕而

爲道。故謂之調。辭德。即詩所謂純德之義。○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

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

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

乎天田。后親于郊桑。棄未反本。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鑿之缺缺。

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于鶉首之野。講武

于驪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粟陸而苞蕭本作陶唐。遨遊乎崆峒之上。

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自遨遊以下至故鄉三十五字。繆本作遂遨崆峒之禮。汾水之陽。吸沆瀣之情。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華胥之故鄉三十字。

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周易〕君子終日乾

王弼註。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大玄經〕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東都賦〕申舊章。下明詔。〔禮記〕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鄭玄註。振。猶救也。〔史記〕敖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乃有穡粟甚多。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泚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于敖山上。故名敖倉。〔東都賦〕捐金于山。沉珠于淵。〔上林賦〕頽牆填塹。使山澤之

民得至焉。劉良註。頽。崩也。言崩去苑牆以通山澤之利。〔東都賦〕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呂延濟註。天田。天子之籍田也。〔何休公羊傳註〕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

采桑。以供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東都賦〕遂令海內棄耒而反本。背僞而歸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顏師古註。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說文〕萋。草盛也。言旗上之翠羽。萋萋然如草色之

鮮縟也。〔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于銜。〔東京賦〕鸞聲噦噦。和鈴缺缺。薛綜註。鸞在銜。和在軾。皆以金爲鈴也。缺缺。小聲。玉鑿即玉鸞。字異而義同也。〔漢書〕受命

于穆情。顏師古註。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甘泉賦〕瑞穰穰兮委如山。顏師古註。穰穰。多也。〔唐會要〕貞觀式文。春秋仲月。命使巡陵。春則掃涂枯朽。秋則芟蕪繁蕪。據此。巡

陵乃公卿事。文則借爲天子謁陵之稱矣。〔漢書〕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一統志〕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二里。由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書〕開元元年十月

癸卯講武于靈山。靈山。周唐時講武之地也。〔周易正義〕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粟陸氏。饒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隗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也。苞包古字通用。〔邢昺論語註疏〕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尹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莊子〕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閩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楚辭〕飡六氣而餘沆瀣。王逸註。陵陽子明經言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張衡思玄賦〕餐沆瀣以為漿。註云。沆瀣。夕霞也。呂向註。沆瀣。露氣也。〔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摘無疥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攻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頽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閑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後漢書〕下為元元所福。章懷太子註。元元。謂黎庶也。〔史記索隱〕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高誘註。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唱唱。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長楊賦〕海內澹然。李善註。澹。安也。李周翰註。謂晏然無事也。○汾音焚。沆。下黨切。抗上聲。瀣音械。豈比夫

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

蕭本作崇。

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

徒掩月而凌靈。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史記〕秦始皇

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之臺。阿房宮未成。成更欲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水經注〕叢臺。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郡賦曰。結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也。〔一統志〕叢臺。在廣平府邯鄲縣北。趙靈王所築。在其叢雜而名。〔吳越春秋〕吳王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九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闕闕造。經營九年始成。廿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註。臺今在華容城內。

〔水經注〕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章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氣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太平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里。按渚宮故事云。楚靈王所築臺形三角。〔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淮南子〕晚世之時。帝有築紂為旋室瑤臺。象廊玉牀。〔新序〕紂作瑤臺。疲民力。殫民財。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從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垓莽。蕭本作瑛。邈崔嵬兮。周流

辟雍。爰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於嚮。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

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司馬相如長門賦〕鬱

並起而穹崇。李善註。穹崇。高貌。〔羽獵賦〕鴻濛沆茫。顏師古註。鴻濛沆茫。廣大貌。龍從瓌材偃蹇。俱已見前註。垓莽。廣遠寥廓之意。〔上林賦〕過乎泱泱之野。〔杜甫八哀詩〕胡塵昏垓莽。泱泱垓莽。其義同也。〔封禪書〕上揚九垓。下派八埏。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東都賦〕登靈

臺。考休徵。劉良註。休。美也。徵。應也。〔張載劍閣銘〕作固作鎮。〔左思魏都賦〕雖踰于祀而懷

舊。種于遐年。○〔古賦辯體〕太白明堂賦。從司馬揚班諸賦來。氣象辭豔。疑若過之。論其體格。則

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併。而此篇與大獵賦。則悅于時而併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長于詩。而其賦乃不及魏晉。斯言信夫。○穹音芎。從音宗。瓌音規。垓音該。

大獵賦（分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蕭本作達。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

天動神。〔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李善註。毛詩序曰。詩有六義。而相如子雲。競

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徧其用心。子虛所言。

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

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烏有先生曰。齊東嶧巨海。南

有瓊瑤。觀乎成山。射乎之梁。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傍徨乎海外。吞若靈夢者八九。其于匱中會不蒂芥。〔上林賦〕亡是公曰。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周禮〕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康成註。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玄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周禮〕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康成註。鄭司農云。三農。子卿請息肩于晉。杜預註。以負擔喻也。〔左傳〕

纒經數百。〔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文穎註。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

故言右。〔漢書〕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袤音茂。長楊誇胡設網

爲周陔。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于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

當時以爲窮蕭本作雄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揚雄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

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狝獵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陔。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

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李善註。李奇曰。陔。遮禽獸圍陣也。〔揚雄羽獵賦〕帝將雉田于靈之囿。虎落三變。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吳都賦〕離離而算。張銑註。離離。局小貌。

○陔音區。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

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史記〕天子以四海爲家。〔漢書宣帝紀〕奉承祖宗。子萬姓。〔陳書〕

太建六年。詔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今聖朝園池遐荒。殫

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于秦。亦將曜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繆本作淫荒侈

靡。非三驅之意耶。臣曰作頌。折中厥美。〔西都賦〕耀威靈而講武事。〔周易〕王用三驅。

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又〔漢書〕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註。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楚辭〕令五帝以折中。王逸註。折。猶分也。分明言是與非也。賦意謂分之而求

其中。惟茲所頌。較勝古人也。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祭五葉之葳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于四時。

〔莊子〕稀韋氏得之以契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陸德明音義。繫。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司馬云。襲。

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葉。世也。自高祖至玄宗。凡五世。葳蕤。草木盛貌。喻言其繁美如草木之感也。〔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邢昺疏。斗。北斗也。極者。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曰斗極。〔長楊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李善註。服虔曰。隨天斗極星運轉也。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註曰〕順斗極爲政也。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也。高宗誕生于八月。故以金德玉露頌言也。〔古詩〕綠葉發華滋。〔初學記〕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河圖括地象〕易有太極。是爲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傳玄供業篇〕神聖參兩儀。〔劉琨表〕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

處乎玄堂之中。滄繆本作入水兮。休百工。考王制令。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

令。因校獵而講戎。陳例。寒氣嚴猛之意。〔傳咸神泉賦〕六合蕭條。嚴霜凜冽。〔春秋正義〕〔易緯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史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月

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謝莊月賦〕木葉微脫。〔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韋昭註。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宋玉風賦〕感怒于土囊之口。李善註。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華陽國志〕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燄出。通輝數十里。

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棧行終日不滅。〔鮑照詩〕冰閉塞方壯。〔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鄭康成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說文〕滄。寒也。〔三輔黃圖〕關中入水。皆出入上林苑。霸水

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滄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涇水出安定涇陽并頭山。東至隔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豈水出關南山豐谷。北入渭。鑄水在昆明池

北。牢水出鄠縣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灑水在杜陵。從皇子陵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駱賓王詩〕五緯連影集星驅。八水分流橫地軸。〔許景先詩〕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皆謂此八水也。

〔許景先詩〕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皆謂此八水也。

〔許景先詩〕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皆謂此八水也。

〔呂氏春秋〕霜始降。則百工休。高誘註。霜降天寒。朱條不整。故百工休。不復作器。〔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聽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李善註。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霜曰暴天物。風〔國風〕變虞。鑿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漢書成帝紀〕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投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橘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顏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獵以木自相貫穿爲闕校耳。校人職云。六廣成校。是則以遮闕爲義也。校獵者。大爲樛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幟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上林賦〕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李周翰註。校獵。謂出校隊而獵也。○滄音創。李乃使神兵出于九闕。天仗羅于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鸚掃。萬乘雷奔。槍扶桑而拂火雲。今括月窟而搜寒塞。門赫壯觀于今古。業搖蕩于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谿咽喉以洞開。吞荒裔而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

囊括乎陰陽之未有。〔陸機辯亡論〕。神兵東驅。奮寡犯衆。九闕。即九門也。〔謝朓郊祀曲〕。整蹕遊九闕。清簫聞八埏。〔漢書〕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

上林苑。應劭註。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者。變文言之也。扶桑在東方日出之地。詳見大騶賦註。〔長楊賦〕西歷月窟。服虔註。月窟。月所生也。〔大人賦〕軼先驅于塞門。應劭註。塞門。北極之門也。〔莊子〕窮髮之北。李註云。髮。毛也。司馬彪註。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咽喉。謂險

要扼塞之地。〔李尤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咽喉。〔潘岳西征賦〕胸中豁其洞開。荒裔。荒服諸裔之地。〔班固燕然山銘〕鏖王師。今征荒裔。〔方言〕裔。夷狄之總名。郭璞註。邊地爲裔。亦四夷通以

爲號也。〔淮南子〕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誘註。大章豎亥。魯行人。皆禹臣也。〔列子〕夸父不

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涓。河涓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侵。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張協七命〕夸父爲之投策。策。杖也。

〔顏延之詩〕振策眺東路。〔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張晏註。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也。劉良註。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鷗音標。夸音誇。君王于是撞鴻

鐘。發鑿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

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于是擢倚天之劍。

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為之却流。川岳為之生

風。羽毛繆本作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禮記正義〕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

左右鐘皆應。〔羽獵賦〕撞鴻鐘。建九旒。〔爾雅翼〕有虞氏之輅。謂之鸞車。亦曰鸞輅。明堂月令春則乘之。蔡邕稱以金為鸞鳥。懸鈴其中。施于衡為運速之節。〔崔豹古今注〕亦以為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啣鈴。鈴謂之鑾。禮云。衡前朱雀。或謂朱雀者。鸞鳥。以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有鈴。故謂之鑾。事一而義異。然則鳥之鸞主形。鈴之鑾主聲。鈴之為鑾。亦以象鸞鳥之聲為名耳。

〔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水經注〕〔漢武故事〕曰。鳳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何遜詩〕宸襟動時豫。歲序屬涼氣。〔釋名〕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東都賦〕登玉輅。乘時龍。〔南都賦〕駟飛龍兮駟駟。李善註。飛龍。言疾也。〔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江淹詩〕

四聯亂層岑。呂延濟註。層。高也。岑。峯也。〔三輔黃圖〕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豔屋。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為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甘泉賦〕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張

銑註。言臺高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上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郭璞註。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西京賦〕斜界細柳。薛綜註。細柳。在長安西北。〔潘岳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李善註。

牙。牙旗也。〔薛綜東京賦註〕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甘泉賦〕齊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顏師古註。總總搏搏。聚貌也。〔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

華蓋也。〔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吳都賦〕羽毛揚蕤。呂延濟註。羽毛。旌旗類。揚。動也。蕤。羽毛好貌。〔楚辭〕指九天以為正。王逸註。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班固燕然山銘〕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獵火。

爍。苦濫切。音勸。噓音呃。又音蔭。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稜威耀乎雷霆。炬赫震于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圖之規格。而南以衡

霍作襟。北以岱恒

常。繆本作作法。繆本作夾東海而為壑兮。拖西冥而流渠。麾九

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全入。聯入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藝文類聚〕〔龍魚河圖〕曰。黃

帝攝政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

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攝伏。〔風俗通〕飛廉。風伯也。玄冥。雨師也。

〔搜神記〕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龍魚河圖〕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為雨師之神。棧威星主司非。其精下為風伯之神。〔揚雄河東賦〕呵用師于西東。〔漢書〕威稜愴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稜威南邁。術以隕價。桓赫已見大鵬賦註。梁都。當是梁鄆之輔。〔東都賦〕制同乎梁鄆。義合乎靈囿。章懷太子註。魯詩傳曰。古有梁鄆者。天子之田也。〔三輔黃

圖〕靈囿。文王囿也。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衡山。南岳也。又謂之岫嶺山。唐時屬江南道衡州衡陽縣。霍山。南岳之副也。又謂之天柱山。唐時屬淮南道舒州懷寧縣。

岱。岱宗也。即泰山。唐時屬河南道兗州乾封縣。泰山為東岳。而此云北者。以天下大勢計之。泰山不在正東。而近于東北。故云北也。恒山。北岳也。漢時避文帝諱。改稱常山。唐時屬河北道定

州恒陽縣。襟字以下文作陸為鑿流渠例之。當是襟字之訛。〔方言〕襟。格也。類篇今竹木格。蓋鑿落之屬。若以襟帶義解之。與文義不合。〔上林賦〕江河為陸。郭璞註。因山谷遮禽獸為陸。蘇林曰。陸。獵者圍陣遮禽獸也。〔說文〕陸。依山谷為牛馬圈也。〔廣韻〕壘。堯城水也。西溟。西海也。渠。溝渠也。〔書旅獒〕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全入。並入也。詳見明堂賦註。○陸音區。全。焚上聲。

鑿。七豔切。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罟懸原。峭格掩路。蠖蠓過而猶礙。螻螟飛

而不度。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鮑照舞鶴賦〕掩雲羅而見羈。呂延濟註。雲羅。言羅高及雲也。〔易林〕行觸天網。馬死牛傷。

〔鄭康成禮記註〕獸罟曰罝罟。鳥罟曰網羅。〔吳都賦〕峭格周施。呂向註。峭。高也。格。張網之木也。〔郭璞爾雅註〕蠖蠓。小蟲似蚋。喜亂飛。〔列子〕紅浦之間生廢蟲。其名曰蠖螟。羣飛而集于蚊

睫。勿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勿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饒俞師曠方夜

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為驚。臣嬰不

知其名。而東海魚者命曰焦冥。〔上林賦〕騰殊榛。張揖註。殊榛。異柝也。顏師古註。殊榛。特立

殊柝也。飛守節註。〔爾雅〕不叢生為榛也。殊異也。〔西京賦〕起殊榛。薛綜註。殊。猶大也。〔漢書〕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罝音生。罟音孕。又音浮。峭音

侑。蠖音滅。蠓音蒙。又上聲。榛音臻。又鋤臻切。音近神。從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紫衆

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

〔西京賦〕彌阜被岡。薛綜註。彌。猶覆也。〔謝朓詩〕翠葆隨風。金戈動日。〔劉向九歎〕褰虹旗于玉門。〔梁簡文帝金鐘賦〕野曠塵昏。星流電掣。〔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大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漢書〕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註。大宛舊有天馬種。躡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西京賦〕綠垣。縣聯。四百餘里。薛綜註。縣連。猶連蔓也。張銑註。縣聯。不絕貌。○躡音疊。使

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顏。深平險谷。擺樁栝。開林叢。嗶嗶呶呶。盡奔突于場中。

〔華陽國志〕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楚辭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註。言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枝也。〔韻會〕擺。開也。撥也。樁。棧也。〔類編〕栝。木杖也。〔吳都賦〕誼譁嗶嗶。〔韻會〕嗶。衆聲。○樁音莊。栝音忝。呶。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韻會〕擺。開也。強。〔韻會〕擺。開也。

獲中黃之黨。越崢嶸。獵莽蒼。喑嗚呼。哮嚙。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揅三掣。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魁號以鸚

呼。〔韻會〕喑。嗚呼也。〔韻會〕呼。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韻會〕擺。開也。強。〔韻會〕擺。開也。

睨今。氣赫火而敵烟。拳封獠。肘引。巨挺。梟牟應叱。以斃踣。緜綸亡精而

引。〔韻會〕呼。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韻會〕擺。開也。強。〔韻會〕擺。開也。

墜巔。或碎腦以折脊。或歎髓而。飛挺。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狗。

〔韻會〕呼。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韻會〕擺。開也。強。〔韻會〕擺。開也。

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于千里。捩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

〔韻會〕呼。呼甲切。喊入聲。而田疆。〔韻會〕擺。開也。強。〔韻會〕擺。開也。

兜以卻走。〔晏子春秋〕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趙岐孟子註〕烏獲。古之有力人

也。能移舉千鈞。〔孫奭孟子疏〕〔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于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西京賦〕乃使中黃之士。李周翰註。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莊子〕適莽蒼者三月而反。司馬

彪註。莽蒼。近郊之色。崔氏註。草野之色。〔韻會〕暗。大呼也。〔陸機辨七論〕哮嚙之羣風驅。李周翰註。哮嚙。虎震聲。言兵勇叫之聲。若虎之震聲也。〔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說文〕抵。虎手擊也。〔爾雅翼〕熊類犬豕。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故梅熊經為伸。方冬蟄時。准自翫其掌。故其掌持美。〔魯靈光殿賦〕京熊蝮蝮以斷斷。〔韻會〕批。手擊也。狻有二義。一音酸。乃獅子之名。〔爾雅〕狻如狴狀。食虎豹者是也。一借用音俊。又音竣。又音詮。乃狻兔之名。〔戰國策〕東郭逵者。海內之狻兔也。

或作矯。亦有作狡者。此賦與猱類用而繼之以挾三挈兩。是可用之于么麼之獸。而難以試之雄猛之
駒。當作免解為當。〔陸機詩疏〕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攫。長臂者為猿。〔說文〕挾。

岸持也。擊。懸持也。〔西都賦〕銳角控短。徒搏獨殺。章懷太子註。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
〔爾雅〕曰。暴虎徒搏也。〔張衡七命〕舉戈林陳。揮鋒電滅。〔爾雅〕。白虎。〔宋書〕接衝拔距。鷹騰

鷲視。言鷹從勇健。其聲猛如虎之號。其視精如鷲之睨也。〔廣韻〕。貓。野獸也。〔字林〕。貓獸似豕而
肥。〔西京賦〕。鼻赤象。豨巨狹。薛綜註。巨狹。墮也。怒走者為狹。〔郭璞爾雅註〕。獬豸。鼻羊也。

〔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多有此物。大者長
丈許。俗呼之曰山都。〔爾雅〕。猓。兪類。緹。虎爪食人迅走。〔述異記〕。猓。獸中最大者。龍頭。

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淮南子〕。雲臺之
高。墮者折脊碎腦。〔漢書〕。力扼虎。顏師古註。扼。謂捉持也。〔說文〕。狽如狼。善噬羊。〔古賦辯

體〕。狽似狼有角。〔韻會〕。瘞。殺也。〔山海經西山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
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

璞註。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十數。又其疾如鳳。其聲如雷。其光如電。
吳楚七國反時。吹過梁國者是也。〔埤雅〕。犀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

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亦有一角者。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自埋之。〔交州
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爾雅翼〕。象。南

越之大獸。獸之最大者。形體特詭。三歲一乳。其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豕。鼻長六七尺。大如臂。
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其齒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焉。削木為

偽齒。簪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楚辭〕。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
其心些。王逸註。封狐。大狐也。大狐健走千里。雄虺一身九頭。捩。縊也。〔郭璞爾雅

註〕。騰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通志略〕。咒如野牛。青色。重千斤。一角長三尺餘。形如
馬鞭柄。其皮堅厚。可製鏡。〔陳琳與魏文帝書〕。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哮音嘍。嘍音噉。

抵音止。猱。奴刀切。惱平聲。魁音酣。鸚音譁。緇音喙。踏音匄。與仆字
同。猓音札。兪音與。歎音噴。狽音柏。瘞音意。猓音列。虺音毀。咋音責。君王子是哉通

天。靡星旂。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繆本作

鬼。標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躡躑繆本作之已多。猶勃怒而未

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轆轤以陸離。設騎煌煌而奮發。鷹

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攬麀麀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鏑。填

填

巖掩窟。觀殊材與諸本皆作舉。今從逸羣。尚揮霍以出沒。〔蔡邕獨斷〕天子冠通天冠。〔後漢書〕通天冠高九寸。正

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甬。為述乘輿所常服。〔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

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憤。組纓翠綴。玉

犀簪導。琦按子虛賦。靡魚須之燒旃。靡字本此。靡。偃也。方幟而偃其旗者。即王制。天子殺

則下夫綏之義。〔廣韻〕旃。曲柄旗。以招衆士也。〔羽獵賦〕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旒。呂向註。

言旗旃之高。歷拂于天星也。〔揚雄河東賦〕奮電鞭。驂雷輶。顏師古註。淮南子云。電以為鞭策。

雷以為車輪。雄用此言也。〔羽獵賦〕神扶電擊。顏師古註。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李善註。〔埤蒼

曰〕扶。答擊也。〔廣韻〕標。擊也。〔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之

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概以雷獸之

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漢書〕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

上。冠冑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剋其田宅。〔上林賦〕徒車之所躡轢。

郭璞曰。躡。踐也。轢。輾也。〔西都賦〕蹂躡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李善註。拗。猶抑也。家

語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史記索隱〕張揖云。黃帝乘龍上

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弓為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又

〔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棲

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詩小

雅〕戎車碾碾。顏師古註。陸離。分散也。〔史記〕殼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殼騎。張弓之騎也。

〔毛詩傳〕煌煌。明也。〔楚辭〕白鹿麕麕令。或騰或倚。朱子註。麕。麕也。按〔韻會〕麕即麕也。〔埤

雅〕麕。麕也。齊人為麕為麕。麕如小鹿而美。或曰。麕性善驚。蓋麕鹿皆健駭。而麕麕尤怯。飲水

見影輒奔。〔道書〕曰。麕鹿無魂。又曰。麕鹿白膽善怖。為是故也。〔說文〕麕。壯鹿。以夏至解角。

〔埤蒼〕麕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

先王候之以田。貉似狸。善睡。其營窟與驢皆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殊材逸羣。指獸之健捷

者而言。揮霍。謂飛走亂急也。○旃音釐。扶音此。標音鰲。躡音吝。

轢音歷。擗音郁。躡音釐。鼓音姑。麕音均。麕音加。絡音綽。鈞音譚。

奇羆繡。蕭本作

牙若。蕭本作

錯劍。鬣如叢竿。口吞及鋌。目極槍檣。碎琅弧。攫玉

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

額之足覩。

白額飛駿俱未詳。〔山海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鬣毛。名曰窮奇。音如舉

狗。是食人。〔爾雅〕羆繡似狸。郭璞註。今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為羆。邢昺疏。〔字

額之足覩。白額飛駿俱未詳。〔山海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鬣毛。名曰窮奇。音如舉

狗。是食人。〔爾雅〕羆繡似狸。郭璞註。今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為羆。邢昺疏。〔字

額之足覩。白額飛駿俱未詳。〔山海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鬣毛。名曰窮奇。音如舉

狗。是食人。〔爾雅〕羆繡似狸。郭璞註。今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為羆。邢昺疏。〔字

額之足覩。白額飛駿俱未詳。〔山海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鬣毛。名曰窮奇。音如舉

林云：「羅似狸而大。一名猓。」釋文云：「殺一作獾。是獾類即羅殺也。」韻會說文羅似狸者。能
捕獸祭天。陸佃云：虎五指爲狸。吳都賦：于齒及狸。張說註：殺狸也。戈類也。廣韻：殺。兵器。
長一丈二尺。無刃。鋌。小矛也。槍。稍也。櫓。大盾也。瓊。瓊玉弩者。以玉石飾瓊弩之上爲瓊美
也。魯靈光殿賦：奔虎攫擊以梁倚。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邢昺疏：鏃。箭頭也。魏文帝詩：發
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
食人。仇。即抗也。古字通用。晉書周處傳：以南山白額虎爲三害之一。白額虎。蓋虎之老者。力
雄勢猛。人所難禦。今以鑿齒磨牙之怪獸。尙能與之相抗而不懼。彼南山白額虎。
又焉在目中耶。傑狀強士之勇。○縶音眉。縶音樞。縶音嗜。縶音殊。瓊音耶。

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撤絕壁。抄獬獬。攬豹狸。囚鼯鼯于峻崖。頓穀

鴈雁于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眊更贏。妙兼捕且。墜鸚鵡于青雲。落

于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

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凡八校

尉。皆武帝初置。通典：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文獻通

考：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吳越春秋：勇士專諸。堂邑人也。確穎而深目。虎膺而

熊背。漢書地理志：有都盧國。顏師古註：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橦。孰能超而究升也。西域傳：作巴俞都盧之戲。李奇曰：都盧體輕

善緣者也。廣韻：橦。緣木也。韻會：橦。略也。引也。抄。與鈔同。說文：鈔。叉奇曰。都盧體輕

今俗別作抄。上林賦：衛胡被蛇。張揖曰：衛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腰以後黑。薛綜西京賦註：衛胡。

猿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陸機詩疏：猿之白腰者爲衛胡。衛胡敏捷于獼猴。其鳴嘖嘖而悲。太

平御覽：蜀地志曰：樊道有獸名衛胡。似猴而四足短。爲獸奇捷。常在樹上發然騰躍。可一百五十

步。若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盈百方成。說文：攬。撮持也。劉逵三都賦註：豹獸毛黑白

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斤。出建寧郡。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南中八郡志曰：豹大如
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貂色蒼白。其皮溫暖。獮。音義俱無考。說文：
囚。繫也。郭璞爾雅註：鼯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鼯。埤雅：鼯鼠健于捕鼠。今俗謂
之鼠狼。郭璞爾雅註：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頂脊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綠
頰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
上高。西都賦：超迴壑。越峻崖。頓。僵也。仆也。史記索隱：郭璞曰：穀似鼯而大。腰以後黃。

一名黃腹。食獼猴。〔爾雅〕獲及翁顯。郭璞註。緞覆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人。好顯盼。邢昺疏。大鵝也。〔說文〕獲。母猴也。〔上林賦〕觸穹石。張翼註。穹石。大石也。〔漢書〕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博物志〕奇肱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後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從。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驚心未忘。聞絃音烈而高飛。故瘡隙也。〔淮南子〕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高誘註。蒲且子。楚人。善七射者。捕蒲通用。〔史記正義〕鸛。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晉灼漢書註〕鸛玉。水鳥。似鸛。〔韻會〕搆。取也。掠也。〔子虛賦〕雙鸛下。顏師古註。鸛。鸛也。今關西呼為鸛鹿。山東通謂之鸛。鄙俗名為錯落。錯落者。言鸛聲之急耳。又謂之鸛將。鸛鹿鸛將。皆象其鳴聲也。〔史記正義〕司馬彪云。鸛似雁而黑。亦呼為鸛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按本草鸛者。水鳥也。食于田澤洲渚之間。大如鸛。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頂無丹。兩頰紅。長頸高脚。羣飛。〔爾雅〕謂之鸛。關西呼曰鸛鹿。山東呼曰鸛。南人呼為鸛雞。汪人呼為麥雞。天將霜。鸛先知而鳴。不過旬日而霜下。鸛者。今謂之天鷄。〔禽經〕云。鸛鳴咄咄。故謂之鸛。身大于雁。羽毛白澤。所謂鸛不日浴而白也。亦有黃鸛丹鸛。其翎極高而善步。所謂黃鸛一舉千里是也。湖海江漢之間皆有之。鵞當作鵞。擊也。〔埤雅〕鸛。水鳥。似鸛而黑。一名鸛。嘴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聲如湯。其骨主硬及噎。蓋以類推之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鸛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為一異。是也。〔揚孚異物志〕鸛能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于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上林賦〕頰鶩。鶩。作庸渠。郭璞曰。庸渠似鳥。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彈當作彈。盡也。〔魏都賦〕天宇駭。地廬驚。〔木華海賦〕淮神是宅。亦祇是廬。劉良註。宅。居也。言神祇之所居處。〔長楊賦〕東震日域。顏師古註。日域。日所出之處也。大風非瑞鳥之風也。若是瑞鳥之風。則下文有解鳳風與鸞鸞之語。而此又云摧大鳳。不但重複。兼亦自相矛盾。考揚升菴字說。引通史。繳大鳳于青邱。魏修蛇于洞庭。大鳳封大風云云。是古書先有大風為大鳳者。而太白因之。繳南子云。堯之時。緜縮鑿齒九嬰大風封孫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鳴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下殺復倫。斷修蛇于洞庭。擒封孫于桑林。夫大風與緜縮鑿齒封孫修蛇並稱。是亦物類中之凶怪者。而高誘註云。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則又以為神名矣。〔風俗通云〕飛廉。風伯也。〔漢書音義〕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豈大風即飛廉之神鳥。而因以說為風伯歟。姑廣其說。以俟知者。升菴又引內典。風當作颯。中從馬。非風風之風。然颯字佛書不載。恐未足據。〔海賦〕北颯天墟。李善註。爾雅曰。北陸天墟。今爾雅本云北陸。虛也。與李所引不同。龍伯國人釣得六鼈。許見悲清

秋賦註。任公子獲東海大魚。詳見大鵬賦註。〔東京賦〕瑰異譎詭。詳註語詭。變化也。○校音效。鱗音曉。徽音僻。響音讒。豹音麥。龜音又。穀音忽。獲音覺。鵲音燭。鴉音玉。揜音箝。鵠音斛。

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

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

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今

復何足以爭雄。〔子虛賦〕獲若雨獸。揜草被地。〔梁元帝晉安寺碑銘〕峯下陽烏。林生陰兔。陽鳥詳見明堂賦註。〔枚乘七發〕如三軍之騰裝。李善註。裝。束也。〔封禪書〕舉

自顛穹生民。顏師古註。顛穹。皆謂天也。顛。言氣顛汗也。穹。言形穹隆也。〔禮斗威儀〕

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海晏天空。見天地清平之意。〔詩魯頌〕淮夷來同。俄而

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繆本少居字。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

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

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剪毛而

不獻。豈割鮮以焯。繆本作焯。輪解鳳凰與鸞鷲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于陳

倉。載非熊于渭濱。〔上林賦〕天子茫然而思。顏師古註。茫然。猶罔然也。〔又上林賦〕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李善註。郭璞曰。愀然。變色貌。〔左傳〕書曰。居安思危。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道德指歸論〕睿然獨存。玄妙獨處。〔尚書〕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禮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正義曰。田獵不以其禮。傷

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也。〔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

矣。及禽獸。〔毛萇詩傳〕面傷不獻。剪毛不獻。正義曰。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者。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意。〔子虛賦〕割鮮染輪。李奇曰。鮮。生也。染。

播也。切生肉。擣車輪。鹽而食之也。呂向註。鮮也。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又〔子虛賦〕將割輪焯。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染也。顏師古註。焯。亦搯染之義。言斲割其肉。搯車輪鹽而食之。〔埤雅〕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鸛頸鴛尾。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踰鉅四海之外。攬崑崙。

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噉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陸機詩疏〕雉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鸞。鸞。〔說文〕鸞。鳳屬。神鳥也。江中有鸞。鸞似鳥而大。赤目。〔張華禽經註〕鳳之小者曰鸞。鸞。五彩之文。三歲始備。〔埤雅〕鸞。尾參子。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即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只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亭詩者曰。仁如鸞。則王道成也。〔山海經曰〕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陸機詩疏〕鸞。屬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史記索隱〕張揖云。雄曰鸞。雌曰鸞。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鸞似鸞而無角。〔京房傳云〕鸞有五采。腹下黃色。〔羽獵賦〕追天寶。應劭註。天寶。陳寶也。晉灼註。天寶。雞頭而人身。〔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鸞弗述。鸞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獲弗述。逐二童子。化為雉。雖止陳倉化為石。雄如楚。止南陽。〔搜神記〕巨望鈞於南陽。文王出遊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焯音近翠。鸞音岳。鸞音從。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

行魚。〔西都賦〕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酌酌。〔說文〕魚。庖。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焯音近翠。鸞音岳。鸞音從。 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

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扇。闢生靈之戶。

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穆天子傳〕。何宣成之足數。晒穆王之荒誕。

歌白雲之西母。九霄詳見明堂賦註。〔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嶺。方千里。八嶺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高誘註。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

〔說文〕扇。外閉之關也。徐曰。古人言外戶是也。〔周易〕聖人作而萬物覩。〔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註。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詩小雅〕建旒設旆。搏獸于敖。美宣王田獵之詩也。〔東京賦〕搏獸於敖。既瑣瑣焉。岐陽之狩。又何足數。薛綜註。敖。鄼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宣王所狩之地。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璽以見西王母。好獻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紘音近翠。扇音近翳。蒐音搜。

何宣成之足數。晒穆王之荒誕。

覽蒐岐與狩敖。

歌白雲之西母。

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

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

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狂於道德。張無外

以爲冒。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

克。虞。樂也。狂。習也。〔公羊傳〕王者無外。蓋謂管天之下。莫非王者之土。無有內外之分也。〔韻會〕杙。說文。際也。本作弋。今作杙。所以格獸。〔曹植與楊德祖書〕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

頓八紘以掩之。〔北史儒林傳〕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貢施帛以禮之。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穆本作〕六宮斥其

珠玉。百姓樂于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

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

之大小哉。〔史記〕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韻會〕繁殖。滋生也。〔周禮〕以陰禮教六官。鄭康成註。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又

曰。詔王后率六后之人。鄭康成註。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舊唐書〕開元二年六月。內出金玉錦繡等服玩。令于正殿前焚之。所謂六宮斥其珠玉。在當時實有其事矣。然玩全節文

義。曷是獎勵其當然之詞。非頌美其已行之政。不當作實事解。〔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漢書〕目不視靡曼之色。靡。細也。曼。澤也。靡曼之色。謂色之美者也。〔高誘淮南子註〕黃帝云。

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嬌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沉白圖。蘭棊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于是

依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澗。登以爲相。〔晉書職官志〕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于周爲常伯之任。三階。即三台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大安。詳明堂賦註。〔魏都賦〕長庭砥平。喻言其平如砥也。〔魏書〕帝道休明。皇猷允塞。皇猷。皇道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皇道信塞滿于天下也。○砥音紙。

又音底。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

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一帝同條而共貫哉。延。施及也。榮。榮名也。光。光華也。即長楊賦所謂延光比榮之意。後昆。後代也。〔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軼。過之也。玄風。玄妙之風。〔宋書〕將洒玄風於四區。道斯民於至德。

〔楚辭〕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註。遂。往也。邃古。遂古義同。〔班固典引〕以望元符之臻。章懷

太子註。元。大也。符。瑞也。〔長楊賦〕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于往號。〔漢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

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風俗通〕封太山。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供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京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即之壘下篆德。謂篆刻于石以頌功德也。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元和郡縣志〕社首山。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二十六里。〔漢書〕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軼音逸。瓊音粹。

覬旌反鑿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撥玄珠於赤水天下

不知其所如也。〔上林賦〕捲霓旌。張揖註。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纒為旌。有似虹霓之氣也。〔西都賦〕乘鑿輿。備法駕。〔莊子〕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

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途羣生。為之奈何。又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陸德明註。大隗。或云大司。神名也。又〔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訶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陸德明註。赤水在崑崙山下。又〔莊子〕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古賦辯體〕大隗賦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敘。用事造辭。多相出入。又曰。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姿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隗音危。

卷二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一作蹤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

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繆本作重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鄭京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顏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韻會〕榛

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是七雄競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咬食。十而四五。〔陶潛

詩〕漂流遠狂意。〔昭明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徒逆耳。深恩遠慮。遂族

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釋。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深恩遠慮。遂族

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記〕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年號。于時

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麗

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傳玄詩〕我皇敍羣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王彪之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

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爲旻天。李巡註。秋萬物成熟。皆

有文章。故曰旻天。〔私明集〕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梁簡文帝採蓮曲〕千春誰與樂。

〔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

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揚齊賢曰。詩大雅凡三

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與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

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秦。中正之聲。日遠日微。

其二

一變而爲離騷。軒騫詩人之末。奮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闕肆。

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靈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尙綺靡。摘章繡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

萎爾。至于唐八代極矣。掃掃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

雲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自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

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康仲言詩解。引孔子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

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第二句意。其說極

爲明了。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謬矣。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

乃自明其素志歟。○榛音近

神。琅音銀。綺音起。旻音民。

朝暉。浮雲隔雨曜。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

霜下巖威。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

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追也。〔釋名〕日月虧曰蝕。蝕蝕侵蝕。如蟲食

草木葉也。〔沈約詩〕含吐瑤臺月。〔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

〔沈佺期時〕玉流含吹動。金魄度雲來。魄。月體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之月。謂之生

魄。金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于金。故曰金魄也。〔毛詩正義〕蟾蜍。虹也。色青赤。

因雲而見。〔春秋釋經〕虹出日旁。后妃陰壽主。〔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琦按蟾蜍。

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蟾蜍見西方。日在西。則蟾蜍見東方。與日旁白色之氣。均有虹之名。

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虹呼爲蟾蜍。不無混稱。〔晉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第七。東著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鄭康成禮記註〕大明。日

也。〔廣韻〕夷。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漢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

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

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

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歌

謠曰。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拋秋霜之嚴威。〔劉峻廣絕交論〕尹班陶陶于永夕。

○〔新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內難。

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諂

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

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劫有狀。乃制詔有司。

皇后天命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死。當時

王譚作翠羽帳賦調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也。蕭士登曰。王后事與

漢武陳后事極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

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譚亦作翠羽帳賦。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

當。桂蠹不實。是采廢后制中語。唐仲言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運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而

憂死也。蟾蜍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反爲所蝕。比武妃既得幸。而蠹惑帝心。至於荒亂也。

苟日月俱爲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

陳后以嫉妒幾絕皇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

矣。所謂昔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

則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天霜之感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宮闈。我因念及此事。爲之感嘆沾衣

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二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蕭本作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啟。一作

斷。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聘望琅邪臺。刑徒

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探不死藥。茫然傳心一作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

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鬻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

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龍興虎視。喻威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入於秦也。左

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水經注潼關歷北出東澗

通謂之函谷關也。邊岸天高。空谷幽深。潤道之域。車不容軌。號曰天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

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谷爲守禦之要樞。啓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一統。無事守禦。函谷可

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年。南

登琅邪。大樂之。畱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

意。太平御覽伏滄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即古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

大樂之。畱三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壘

石爲臺。石形爲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廣。二百餘步。刊石

立碑。紀秦功德。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遷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賦。魚則橫海之鯨。巨鱗插雲。鬣鬣刺天。顛骨成岳。流膏為淵。〔史記〕葬始皇鄴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煇之。正義曰。顏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飢。已飢而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藥物祕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作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尙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太平御覽〕春秋後語云。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翔翺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御書遊文王之都。書曰。殷帝無道。虛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贇曰。道家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鑊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度。其中初成蛇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積勳曰。落。脫也。謝也。〔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騰溪山。與石人嶽水合。北流匯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麟西王母傳〕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郡之都。崑崙之區。闐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揚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鶴。飈車。言御風乘雲。〔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照。非地仙之所見也。〔列子〕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辭〕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恆不寒。○鈴音延。飈音標。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

作一

春。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

齒。一作忽自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

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水經注〕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

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逸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藝文類聚〕軍人粲然皆笑。〔曹寧註〕粲然。感

笑貌。〔抱朴子〕郭璞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蒼然。蹙蹙貌。〔曹植上賈明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報。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

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上風固其然。昔別雁門關。今戍龍

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蟣虱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

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聘代馬。倏忽

北祖。〔張協詩〕上風安所習。由來有故然。徐積

謂之雁門關。山西之關。凡

四十有餘。皆崑崙保固。而奔拔雄壯。則雁門爲最。趙李牧漢鄧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

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交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註。匈奴

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梁書〕烏塞同文。胡天共軌。〔淮南子〕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幃。而兵不休息。〔後漢書〕羽冠。俗謂之大冠。環纒無縫。以青系爲纓。加雙鵝尾。左右爲鵝冠。五宮

左右虎黃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鵝冠。紗縠單衣。虎黃將虎文袴白虎文劍佩刀。虎黃虎騎皆

冠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鵝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

天子軍曲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讀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塞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首蕭本作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

草。壽與天齊傾。

一作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去。

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凌經歷也。〔楚辭九嘆〕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張銑註。碧雲。青雲也。〔史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贇曰。白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陳子昂詩〕馳驅翠虬駕。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風。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輕行如流水也。○飡音餐。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

豪俠。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一作傾。冶遊繆本作遊冶。方及時。子雲不

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此輩嗤。〔謝向大

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漢書〕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向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母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聲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殺。一日

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愛故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于足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被膝道入。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轡。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味死再拜請。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驪樂。主再拜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揚修答臨淄侯牋〕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昔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拔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古詩〕但為後世險。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綠幘。必有所指。○險音曠。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一作那知蓬萊水。復作

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一作苟。繆如此。營營何所求。〔莊子〕昔者莊

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陸乎。王遠漢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侗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

未照。意輕千金贈。顧同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

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魯仲連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資而歸之。魯仲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我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親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親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致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廣韻〕倜儻。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之珠。出於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註。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朱穆崇厚論〕振英聲於百世。〔謝朓楚江賦〕願希光於秋月。承末照于遺簪。揚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宋書〕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季。〔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〇倜音惕。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

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顏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飛。三秀與君

采。〇〔顏延年詩〕日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東海也。〔謝朓詩〕逝川豈往復。〔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春容。謂少年之容。秋髮。謂衰暮時之髮。〔郭璞詩〕雖欲騰丹竈。雲螭非我駕。呂延濟註。雲螭。龍也。揚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〇螭音鳴。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

棲巖石間。〔劉孝綽詩〕競矯桃李顏。將。猶與也。〔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

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

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爲理耶。光眠不汝耶。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不汝耶。於是引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

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顛。〔漢書〕酈生長揖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漢書〕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

載詩〕昔爲萬乘君。〔一統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二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峯繡嶺。乃

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張華詩〕穆如澗清風。〔陶潛詩〕袁安困積雪。總然不可干。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一作玄。化羣生。寂寞綴道論。一作真道。

空簾閉幽情。一作清。騶虞不虛一作復。來。鸞鷲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

海客云云已久。誰人一作能。測沉冥。〔總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李善註。身棄世而不

能。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備。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列子〕有太易。有大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孝經鈎

命訣〕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形氣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鄭康成乾鑿度註〕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漢書〕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謝靈運詩〕委講綴道論。〔毛萇詩傳〕騶虞。義獸也。白鹿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國語〕周之興也。鸞鷲

鳴於岐山。韋昭解。鸞鷲。鳳凰之別名也。蕭士鑾曰。二句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雅〕天河謂之天漢。〔漢書〕蜀嚴君平。不作苟見。不洽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也。〔揚子〕蜀莊沉冥。李軌註。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吳祕註。晦跡不仕。故曰沉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沉冥。○鷲音岳。鷲音促。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一作竟終古。木繆本作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

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干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

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

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一本此下多爭鋒徒無節。秉鉞皆

四。李牧一作衛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胡關。近胡地之關。若雁門玉門陽關之類。〔張正見

山銘〕經窗嶺。絕大漠。李周翰註。大漠。沙漠也。〔說文〕堵。垣也。五版為一堵。〔張載詩〕周墉

無遺堵。〔劉琨上懷帝表〕白骨橫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廣雅〕嵯峨。高也。榛。木叢生也。莽。

草深茂也。〔漢書〕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詩大雅〕王赫斯

怒。鄭箋曰。赫。怒意。〔說文〕擊。騎鼓也。騷。擾也。〔魏武善戎行〕榆葉淚如雨。〔張載詩〕胡賊營

農圃。〔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當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衆

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其十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張載

詩〕季世喪亂起。盜賊如豺虎。○鷲音皮。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一作往。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

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一作鶴舉。千里獨徘徊。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以共國。

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韓詩外傳〕田鏡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鶴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

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鶴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喙君黍粱。無此五德。君

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鶴舉矣。〔蘇武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隗音危。劇音極。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陽二三月一首俱題作感寓。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繆本作電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

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一作聖人歿已久。蕭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窺

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越王句踐召而問之。乃召掌者使取純鉤。薛燭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掉如芙蓉始

出。〔又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劍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寡人願齊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

將使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深。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

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鎮。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鈺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泄。文若流水不絕。〔太平

御覽〕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問煥見之乎。煥曰。此為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曰。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為豐城令。煥

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耀。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干將也。其耶何復不至。然天

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與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汲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激發。曜日映川。〔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雖沉吳江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扇。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倘還并。太白此篇。蓋擬之也。然鮑詩為故人而贈別。其居要處在神物一聯。李詩感知己之不存。其警策處在風胡二語。辭調雖近。意旨自別。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一作朱子。擾

擾何所迫。崑山採瓊蕊。一作可以鍊精魄。〔神仙傳〕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

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尋索。歷年不得。復見市中有一道士。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初平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載。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族死亡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沈約詩〕所願從之遊。〔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古詩〕戚戚何所迫。〔司馬相如大人賦〕瓊瑤華。張揖註。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瓊蕊。寫谷鏡芳蘭。呂延濟註。瓊藥。玉英也。〔江淹詩〕隱倫駐精魄。呂向註。精魄。魂魄也。〔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魄也。

其十八

天津二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一作後水。古今

相續流。一作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

陽。一作上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行人皆辟易。志氣橫蒿邱。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衍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鸞雛。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

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雜舟。皆以鐵鎖鈎連之。南北來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階。爾雅曰。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寔芝詩〕可憐揚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揚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味明。如海氣朦朧然。〔舊唐書〕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吳均詩〕落月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註。皇州。帝都也。〔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古雞鳴曲〕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漢書〕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坐邱。卽嵩山也。又〔藝文類聚〕浴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邱傳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高。嵩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邱則是一山矣。〔家語〕列鼎而食。〔王點詩〕香風流梵管。〔何妥詩〕清管調絲竹。〔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歎。〔古雞鳴曲〕駕鸞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養白鸞鶴。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爾雅翼〕鸞鶴。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謂鸞鶴也。〔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晉書〕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羅縠。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遠。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少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漢書〕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酒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則會稽之恥。范蠡乃乘扁舟。浮紅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孟康曰。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與時弛張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爲冠所束也。徐積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歌舞之言。鴟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辟音闕。

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雜舟。皆以鐵鎖鈎連之。南北來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階。爾雅曰。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寔芝詩〕可憐揚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揚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味明。如海氣朦朧然。〔舊唐書〕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吳均詩〕落月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註。皇州。帝都也。〔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古雞鳴曲〕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漢書〕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坐邱。卽嵩山也。又〔藝文類聚〕浴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邱傳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高。嵩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邱則是一山矣。〔家語〕列鼎而食。〔王點詩〕香風流梵管。〔何妥詩〕清管調絲竹。〔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歎。〔古雞鳴曲〕駕鸞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養白鸞鶴。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爾雅翼〕鸞鶴。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謂鸞鶴也。〔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晉書〕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羅縠。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遠。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少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漢書〕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酒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則會稽之恥。范蠡乃乘扁舟。浮紅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孟康曰。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與時弛張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爲冠所束也。徐積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歌舞之言。鴟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辟音闕。

其十九

西上一作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

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

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初學記〕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周官〕豫州其

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峯。視諸峯為更高。〔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廣記〕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織織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嶺南名山記〕雲臺峯。在太華山東北。兩峯聳峙。四面陡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雲臺。〔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

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魏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於是

大失所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郭璞詩〕駕鴻乘紫烟。此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

胡兵。謂祿山之兵。豺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為回紇。以豺狼盡冠纓為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赤松。借子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後倒景。欣然願相從。〔水經〕濟水又東北經華不注山。鶴道元註。

單椒秀澤。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其山直上如筍。〔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即

附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之不。花之蒂也。喻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於水者然。〔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

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司馬相如大人賦〕賈列缺之倒景兮。服

虔註。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註。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長

皆倒在下也。〔漢書〕登巖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景。無事倚華髮。華不音花。爭。

位與親友別。欲語再三

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繆本作首各千里。

去去何時還。〔蘇武詩〕努力愛春華。又云去去從此辭。〇咽音噎。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

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終畱赤

玉鳥。東上蓬萊山。一作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陶潛歸去來辭〕富形宇內復幾時。〔爾雅〕回風為飄。郭璞註。旋風也。〔毛萇詩傳〕飄風。暴起之風。〔論衡〕天地之間。尤疾速者。飄風也。紫金經。煉丹之書也。〔王逸九思〕我心今煎熬。聊是令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張銑註。閑。緩也。〔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脡為報。曰後十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飄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〇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五韻作一首。位與親友別以下四韻作一首。在世復幾時以下六韻作一首。蕭本合作一首而解之曰。

此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位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於己分上事。初何所益。於是決意遠遊。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王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琦按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類。當棄世遠遊。何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于欲語再三咽耶。韋載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真。蕭本未免誤合。但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為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

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鮑照詩〕吞聲躑躅不敢言。蕭士贇曰。此感嘆之辭。

卷二 古詩五十九首

五七

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負才不遇者。能不為之吞聲嘆息也歟。

其二十一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

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結一作枯。俗本。葉萋萋柳垂榮。急節

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太平御覽〕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坂紆迴。不知高幾里。欲上

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隴首。即隴頭也。〔沈約詩〕西征登隴首。〔通鑑地理通釋〕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

〔陸機詩〕胡馬如雲屯。〔吳均詩〕躑躅青驪馬。〔廣韻〕躑躅。行貌。緬。遠也。〔江淹賦〕秋蛾今載飛。〔沈約詩〕寧憶春蠶起。〔廣雅〕嫋嫋。弱也。萋萋。茂也。〔枚乘柳賦〕技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

楊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太白意亦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葉如結。柳條

爭榮。猶未得歸。〔曹植與吳質書〕日不我與。矐靈急節。呂延濟註。急節。謂遷移速也。楊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也。〔史記〕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家語〕無揮涕。王肅

註。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咽音噎。矐音變。躑音躑。緬音勉。羈音雞。愴音昌。又音創。

其二十二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胡乃自

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一作登。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

世路有一作多。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王融詩〕秋風下庭綠。庭綠。謂庭中草木也。〔張協詩〕入

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古詩〕萋條放情志。何為自結束。〔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瀝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築

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泣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

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特筮筮而立乎。畝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之迷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後漢書〕救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臣既平籩。復望蜀。〔陸機詩〕休咎相乘蹶。翻覆若波瀾。三萬六千日。約計百年歲月有此數也。〔抱朴子〕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沈炯詩〕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鬪雞者。冠蓋何

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綽天台

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劉良註。亭。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甲宅。猶甲第。〔魏書閹官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新唐書宦者傳〕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殿殿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爲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畝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并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衷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十六。與力士略等。又〔王錡傳〕錡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李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錡。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爲樂。既置酒。永德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候準經過。饋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逆意。〔陳鴻東城老父傳〕賈昌。長安宣陽里人。生七歲。趨捷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伊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廷。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讓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綢雞服。會玄宗於溫泉。

當時天下號為雞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買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縵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顏氏家訓〕印紐光華。車騎輝赫。〔曹植七啓〕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廣雅〕怵惕。恐懼也。〔高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振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吾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圍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陌音麥。跖音職。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燒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喪也。蕭士贇曰。世不知有道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王中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燒風下躡。〔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天運也。已見前註。〔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士。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燒音梟。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為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蕭本作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曹植詩〕朱華冒。蕭本。猶覆也。〔張協七命〕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古詩〕結根大山阿。〔楚辭〕鼂龍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詩〕移居華池邊。〔曹植詩〕朱華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陸厥中山孺子妾歌〕一笑傾城。一顧傾市。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材抱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毛萇詩傳〕飄風。迴風也。〔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失而不歸。君子為猿。小人為蟲。為沙。與古書所引迥異。徐積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為猿鶴。為沙。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也。廣成子已見前註。〔沈約詩〕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一作亦浮海。吾祖之流沙。聖賢共淪沒。臨歧胡咄嗟。〔漢書〕三季之顏師古註。三季。三代之末也。〔東京賦〕七雄并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毛萇詩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義曰。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史記〕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擊音女居反。〔楚辭〕殺亂兮紛拏。〔淮南子〕世繁亂澤。巧為紛拏。按說文。拏。牽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拏。持也。從手如。聲女如切。蓋義雖別而音則同。至韻會始以拏入麻韻。拏入魚韻。析而為三。然考之經史傳註。拏拏二字通用。並有二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至人。謂聖人。玄象。謂天象。〔莊子〕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後漢紀〕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蕭士贇曰。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與聖

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公羊傳疏〕咄嗟。猶嘆息。即里語曰。咄嗟之間也。○咄。當沒切。敦入聲。

其二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井。一作市人雞鳴趨四關。但識金馬門。誰

一作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歌無休時。一作閑。綠。蕭本作酒晒丹液。青娥凋素

顏。一作妻。妻千金骨。風塵凋素顏。大儒揮金槌。琢之一作發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阮籍詩〕季葉凋陵。季葉。季世也。〔李善文選註〕〔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成畢。南伊關。北孟津。西函谷。〔史記索隱〕關中。咸陽也。東函谷。南峽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

〔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後漢書〕孝武皇帝時。舍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圍五千里。上有九老

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陶潛詩〕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廣韻〕哂。笑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曬青娥。〔莊子〕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僞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

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如莖也。蕭士贇曰。此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朴。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行其竊取

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也。彼豈知大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

琦按三珠樹。乃仙境所生。冥目焉能攀。謂至死而不得採。以照上文焉知蓬萊山之意。

其二十一

鄭容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遺鎬池君。繆本作公。明

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搜神記〕秦始

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觀之。後至。問鄭容曰。安之。鄭容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

咸陽。道過鑄池。見一大梓。有文石數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累有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怒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張晏曰。武王居鑄池。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鑄池。索隱曰。鑄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鑄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暹。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此人一一俱言所聞。皆爲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曰。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其三十一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

蕭本作

明發。

〔禮記〕孟秋之月。其神

蓐收。〔山海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鐵。〔北堂書鈔〕漢書云。立春春分。月行東方青道曰陸。立夏夏至。月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月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陸。〔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絃也。〔阮籍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謝朓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呂延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時。竟在何處。徐積勳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詩小雅〕明發不寐。毛傳曰。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暗。至旦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傳曰。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其三十二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憑陵繆本作隨海運。燁

燁繆本作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北溟巨魚。用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賦註。陸德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

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徙也。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

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一作征兵。渡瀘及五

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

繼以血。心摧雨無聲。因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史記〕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裴駟註。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駟按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顏師古漢書註。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又〔淮南王傳〕持羽檄從南方來。顏師古註。羽檄。徵兵之書也。〔後漢書〕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而已。〔潘岳馬汧督諫〕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翥註。專。擅也。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梁簡文帝詩〕輕兵救邊急。〔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

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蕭士贇曰。言一時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安其巢。至於夜鳴也。〔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弛。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通典〕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大唐因之。〔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公註。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琦按瀘水。即禹貢梁州之

黑水也。漢時名瀘。唐名金沙江。今雲南姚州之金沙江是也。其源出吐蕃界。中為麗水。下流至四川徽州府為馬湖江。水經注。瀘最為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運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吐瀉。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

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原出岷山山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暮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候爲艱。〔太平寰宇記〕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越嶲郡界。出拓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舊唐書〕南蠻賈子闍羅鳳亡歸。帝怒欲討之。揚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誠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軍二十萬棄之死地。隻輪不返。人銜冤毒。無敢言者。〔新唐書揚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章僕以御中道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閬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履無遺。天下寃之。〔通鑑〕天寶十載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蠻。大敗於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揚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二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潘岳寡婦賦〕痛切坦以推心。〔左傳〕因獸猶鬪。〔謝朓詩〕奔鯨自此曝。呂向註。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鮑照詩〕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藝文類聚〕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蕭士贇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卽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也。乃所調之兵。不堪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因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矣。未則深嘆當國之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一作東。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一作榮。身。大雅思

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一作承風一運斤。蕭本作一揮成斧斤。〇〔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

而笑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曠額曰曠。又〔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雖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韓非子〕燕王好微巧。

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用霧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

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創者也。諸微物必以創創之。而所創必大於創。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創。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

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創。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詩國風〕衣裳楚楚。毛傳。楚楚。鮮明貌。〔莊子〕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顯

謂其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蕭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遇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

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〇響音貧。或寫曠。或寫曠。音義俱同。郢音寒。

其三二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芳蘭哀

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東海汎蕭本作沉。碧水一作流。西關乘紫雲。魯連及

柱史。可以躡清芬。〔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

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

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

使玉人理其璞。乃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和氏之璧。隨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覽〕〔金縢子〕曰。蚌壞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高士傳〕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後曰。遂衣。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還西關。關令尹喜望氣

先知焉。乃物色選侯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
〔陸機文賦〕歸先人之情芬。李善註。情美芬芳之德。沉冥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

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一本少此二句。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

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論衡〕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淮南子〕

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高誘註。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

天為行雷霆。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江淹上建平王書〕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孔融詩〕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日。〔崔駰達旨〕攀台階。闕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住心皇極。結情紫闥。劉良註。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孤芳。芳草之孤生者。蕭士贊曰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日比明皇。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莫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浙瀝。綠艷恐

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說文〕暉。日光也。〔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謝惠連雪賦〕霰術歷而先集。劉良註。術歷。細下貌。〔抱朴子〕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蕭士贊曰。詩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已至。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雖有醜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

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劍

歌行一作悲 路難

一本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竄。遺聲何辛酸。游人也。〔駿賓王詩〕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輝。鴛。當是鸚字之訛。〔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鸚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陸德明註。鸚雛。鸞鳳之屬也。〔廣韻〕鸚雛似鳳。〔埤雅〕鸞赤色五采。雛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為鸞。〔後漢書〕枳棘非鸞鳳所棲。〔陳書〕枳棘棲鸞。常以增嘆。劍歌。謂彈其劍而歌也。行路難。樂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琦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廣大之意。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去。如水之東流。滔滔不返。萬事皆波瀾。言生事擾擾。反覆相乘。如水之波瀾。無有靜時。白日掩徂輝。謂日將落而無光。如人將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雲無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踪原無一定。何必戀戀於此。或以落日為浮雲所掩。喻英明之人為讒邪所感。兩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上。喻小人得志。枳棘之樹。本燕雀所萃。而鸞鳳反棲其間。喻君子失所。以上皆即景而寓感嘆於間以見不得不動歸來之念。意者是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感於羣小而不見親禮。將欲去之而作此詩。舊註以時世昏亂。陰小用事為解。專指朝政而言。恐未是。○慢。謨官切。滿平。鸞與鸚同音寃。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盛一作盛。爭一食。朝鳴崑邱樹。夕

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

報。感別空長嘆。〔藝文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琅玕。高百仞。以瑤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遷臥遷

起。以伺琅玕。〔淮南子〕鳳凰會遊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元和郡縣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破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東至於砥柱。註云。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鍾河。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水經注〕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墟。○啄音卓。刺音七。後同餐。砥同底。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一作朝駕碧鸞車。蕭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雲臥

一作遊入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

漿。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洞冥記〕東方朔去經年乃

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瀟洗。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謝朓七夕賦〕厭白玉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楚辭〕折若木以拂口兮。聊逍遙以相竿。王逸註。若木。在崑

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擐也。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輒蔽日使

不得過。〔鮑參軍詩〕雲臥恣天行。〔黃庭內景經〕滅却百邪玉鍊顏。〔袁象詩〕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髮。

倪。際也。〔楚辭〕信上皇而質正。王逸註。上皇。上帝也。〔真誥〕遊晨太素宮。控轡觀王河。〔太平御覽〕王君內傳曰。紫清。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左思吳都賦〕習

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暮落憩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其

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予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江皋。夕濟乎西澨是也。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影蕭本作宿沙月。汎

芳〔列子〕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搖裔。猶搖蕩也。〔盧思道詩〕丰茸雞樹密。搖裔

有好瀛鳥者。每且之海上。從瀛鳥遊。瀛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瀛鳥皆從伊遊。伊

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瀛鳥舞而不下。〔埤雅〕鳥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瀛。〔列子曰〕瀛鳥。

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蒼頡解詁曰〕鷺。鷗也。今鷗一名水鷗。似白鷗而羣飛。〔謝朓詩〕喧鳥覆春洲。○裔音曳。汎即汎字。

其四十三
周穆入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

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列子〕周穆王肆意遠

右服嗣籀而左綠耳。右驂赤韉而左白鑣。主車則造父爲御。商角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鑪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百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駟驪千里。途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漢武外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至。天仙咸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寒暄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問王母。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王之母。上元之官。統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艷絕。服青霜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纈。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帶火山大玉之佩。絳鳳林華錦之縵。腰施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同坐北向。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人。汝當起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微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嚴之墟。折箸欲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按漢武內傳外傳諸書。載王母及上元夫人來降漢庭。俱不言所在宮名。北宮。則禮神君之地也。此云北宮邀上元。當另有所本。〔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瑤水。瑤池也。〔三輔黃圖〕廟記曰。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王屑服之。以求仙道。〔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鄠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其事載在杯類中。而今本多作玉碗。蓋今本誤矣。按二事註此皆可通。但未知太白所用者何事耳。若舊註引新垣平王杯。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未是。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

〔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註。綠蘿。松蘿也。〔陸機文賦〕紛葳蕤以馥逶。呂向註。紛葳蕤。威美貌。〔廣韻〕繚繞。纏也。〔詩小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女蘿。松蘿也。〔詩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夭夭。其少壯也。〔詩國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鵬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樂其舊妾。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張銑註。紅彩。花也。〔詩國風〕鬢髮如雲。毛傳曰。如雲。言美長也。王融詩。鬢首亂雲髮。〔江淹詩〕君子恩未畢。〔古詩〕賤妾亦何爲。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有感而發。其寄諷之意深矣。○菲音斐。

其四十五

入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罔罟。飄飈將

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驚飈。暴風也。〔陸機詩〕驚飈蹇反信。〔謝靈運詩〕頽陽照通津。呂延濟註。頽陽。落日也。〔殷仲文表〕洪波振

壑。〔莊子〕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

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毛傳曰。藿。猶苗也。蕭士贇曰。此詩前指稊山之亂。乘

輿播遷。天下驚擾。後言己之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

雲烟。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麗。國容何赫然。劍戟擁鬪雞金宮一作城。裏蹴踞瑤臺一作走馬

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楊執戟。閉

關草太玄。唐自武德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得一百三十八年。此詩約是天寶初年太白在翰林時所

與渭洛爲關中三州。〔唐書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西

屬。帝生之歲也。鬪者兵象。近雞禍也。〔史記〕處後蹴踞。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踞刻鏤。

顏師古註。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踞爲戲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

蹴踞。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陶與毬同。古人蹋鞠以爲戲也。蕭士贇曰。白日青

天。以此其君。鬪雞蹴踞。明皇所好。此等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揚雄解嘲〕當塗者

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翕忽。疾貌。〔吳郡賦〕神化翕忽。太白意謂此輩幸臣。當其得志。不過翕忽之頃。一朝失寵。長於棄捐不用。蓋言不足恃之意。而蕭註謂得其蹊徑而依附之。可以翕忽而暴貴。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終於棄捐而不用。似失其解。〔曹植與楊修書〕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閉關。猶閉門也。〔鮑照詩〕閉幃草太玄。茲事殆堪狂。〔漢書〕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蹴音盛。踞音菊。諸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

蕭本作東。

風榮。生一作稔。

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

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阮籍詩〕東園桃與

李。〔史通〕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總照詩〕艷陽桃李節。〔張協七命〕龍火西傾。李善註。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江淹詩〕松柏轉蕭瑟。劉長註。蕭瑟。風吹松柏聲。蕭士贇曰。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寵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

振本作

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

梁本作

滄津。徵卒空

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屬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藝文類聚〕

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龜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九寓。猶九州。〔牛弘神州歌〕九寓載寧。〔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童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獨斷〕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春屬氏農正趣民耕種。夏屬氏農正趣民共除。秋屬氏農正趣民收斂。冬屬氏農正趣民蓋藏。棘屬氏農正掌入百果。行屬氏農正畫為民驅鳥。宵屬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屬氏農正趣民養蠶。老屬氏農正趣民收麥。〔陳子昂詩〕願罷瑤池宴。來觀農屬春。〔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屬春。屬屬古字通用。〔說文〕贈。給也。○寓即宇字。屬音戶。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妒青

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又詩。誰為發皓齒。〔左思詩〕列宿瀟湘沚。〔爾雅〕小渚曰沚。蕭士贇曰。此太白遭議擯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會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一作宋人枉千金。去國買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

錯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藝文類聚〕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賣。革置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劉孝威詩〕白玉送縉磷。〔野客叢書〕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為平聲如鑿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耳。〔韻會〕珉音與民同。〔說文〕石之美者。〔禮〕君子貴玉而賤珉。珉石似玉而非也。蕭士贇曰。此譏世人不識真儒。而假儒反得用世以非笑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菘蔞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

平竄湘源。虎口何婉變。女嬃繆本作顏空嬋娟。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亂征〕

紀。正義曰。始亂天之紀綱也。〔陶潛詩〕嬴氏亂天紀。〔國語〕商之興也。構机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解。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離騷〕菘菘蔞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註。菘。蒺藜也。菘。王芻也。蔞。臬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語盈滿於側也。〔楚辭章句〕紂惑妲己。作糟邱酒池。長夜之飲。斷斷朝涉。剗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語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菘菘蔞以盈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

信上官之讒。遷屈原於湘江之南。乃頌襄王時事。非懷王也。時蓋互言之耳。蕭士贊曰。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謂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何所為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兮婉兮。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崑山陰。註曰。婉孌。存思貌。琦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者所為。眾人不知。反以為非之意。〔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又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變音總。嬋音嬋。娟音蠲。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一作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光風滅蘭蕙。白露

灑葵藿。一作委蕭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楚辭〕青春受謝。王逸註。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潘岳詩〕驚湍激巖阿。劉良註。湍。

急流也。〔爾雅〕夏為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鵩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埤雅〕蓬蒿。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未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楚辭〕光風轉蕙。沅崇蘭些。王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王穉農書〕葵。陽草也。其菜易生。郊野多甚。不拘泥瘠地。皆有之。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儉。可以菹腊。其枯槁可以撈漿。根子又能療疾。咸無遺棄。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植者。〔說文〕藿。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王逸楚辭註〕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蕭士贊曰。楚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於此。美人。况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材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

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日殺總本作齊君。〔魏書〕戰國紛紛。年過十紀。〔史記〕趙以藺相如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謂。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發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台人相與諫和如。相如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

弱。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漢書〕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上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太白所謂晉爲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竊位弑君之事。〔史記〕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莊子〕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邱。瓊草隱深谷。鳳鳥繆本作皇鳴西海。欲

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一作匹居。一作所棲。蒿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一本

後六句云。翩翩衆鳥飛。翔翔在珍木。羣花亦便娟。榮耀非一族。歸來險途窮。日暮還慟哭。○〔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註。倚。佩也。〔謝朓詩〕遠近送春日。〔庚闡詩〕瓊草蔽神邱。〔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張眺註。珍木。謂珍異之木。〔爾雅〕鸞斯。鸞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鸞鳥。鄭樵註亦謂之雅鳥。蓋雀類。蓋小。多羣飛食穀粟。俗呼必鳥。〔江淹詩〕鸞斯蒿下飛。〔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蕭士贇曰。三四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五句至八句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傳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君子道消。風俗頽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鸞音諫。又音余。

其五十五

齊瑟彈一作揮。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美繆本作女。佞邪子。

婉嬾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

霞客。瑤臺鳴素一作玉。琴。〔曹植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韻。〔魏文帝詩〕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漢書〕婉嬾董公。惟亮天工。顏師古註。婉嬾。美貌。〔古詩〕

一笑雙白壁。再顧千黃金。〔沈約詩〕飛光忽我適。張銑註。飛光。日月也。〔徐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朴。不用金玉珍寶以爲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探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一作都。獻君君按劍。懷寶

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越。南越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海中有珠池。產明珠。〔東都賦〕嘉祥阜今集皇都。〔鄒陽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張協詩〕魚目笑明月。張銑註。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張衡詩〕何爲懷憂心煩紆。李周翰註。煩紆。思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繆本作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

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漢書〕千變萬化。未始有極。〔韓非子〕鳥有翮者。重首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啣其

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也。〔阮籍詩〕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鈞。

其五十八

我行蕭本作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蕭本作已

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蕭本作樵牧徒悲哀。〔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

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觀。聞君遊高唐。願薦枕

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縣治西

北。南枕大江。〔宋玉賦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卽此。王阮亭曰。巫山形絕肖巫字。其東卽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上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豔稱之。以楚大

夫詞賦重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帳望陽雲臺。〔王融詩〕巫山綵雲合。〔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渚音主。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一作有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

無定期。田實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巖。一本少萬事固如此四句。世途多翻覆

作谷風刺輕薄。交道以下皆同。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

柯。窮魚守枯一作空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一作悲。又作窺。○淮南子楊子見

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揚朱所以

泣路歧。史記魏其侯竇嬰喜賓客。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

去魏其。歸武安。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劉峻廣絕交論世路險巖。一至於此。李善註。嶮巖。猶艱危也。漢書灌夫專任俠。

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末。章懷太子註。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陳。耳從漢爲將兵。殺陳餘於低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傳。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陳不終。

故時以交爲難。左思詩塊若枯池魚。舊土實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太白釋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險與險同。巖音義。

劉克莊曰。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胡震亨曰。太白古風。其篇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抒發性靈。寄託規諷。實相源流也。但嗣宗詩旨淵放。

而文多隱避歸趣未易測求。子昂洵洗過潔。韻不及阮。而渾穆之象尙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卽感傷己遭。循徑而窺。又覺易盡。此則役於風氣之遞感。不得不以才情相勝。宣洩見長。

律之往製。未免言表繫外尙有可議。亦時會使然。非後賢果不及前哲也。宋漫堂詩說。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卷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

遠別離。古有皇繆本作黃。謬。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

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

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蕭本作憑憑令欲吼怒。堯舜當之亦憚禹。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蕭本作堯幽囚。舜野死。九凝聯綿

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

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

女英。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水經注大舜之涉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瀟湘

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摶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霏雪。

赤崖如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海水直下二句。是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

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深。無有底止也。慘慘。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雲冥冥而暗

啼。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性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

啼。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野城

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

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

堯城。琦按今竹書並無此元謀之說。意者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偽造此辭。謂古聖人已

有行之者。以自文釋其過歟。太白雖用其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國語。舜勤

民事而野死。韋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

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

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允山相似。行者

望之有疑。故名九疑山。宋書。舜生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王逸註。

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絲綠雲中。述異記。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

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為之斑斑然。蕭士贇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廢后矯

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

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

天寶中。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翼付諸將。寧不暇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侍。

帝曰。海內無事。胡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

誰敢議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志。兵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己。不

得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隱喻耳。曰日曰黃穹。比其君也。

日雲。比其臣也。日慘慘兮雲冥冥。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握握啼烟鬼書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攻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宜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造舜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暹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於漢鏡歌諸曲。以成爲一家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指和歌。瑟調。二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卽篋篋引也。〔古今注〕篋篋引。朝鮮律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

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篋篋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篋篋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欷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篋篋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

窺家。殺湍埋

蕭本作湍。

洪水。九州始蠶

一作桑。

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

而癡。清晨徑

一作臨。

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

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胷

繆本作骨。於其間。

篋篋所悲竟不還。

〔初學記〕按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

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及洛陽云云。按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卽此是也。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酈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於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觀矣。〔史記〕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漢書〕夏乘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顏師古漢書註〕急流曰湍。〔莊子〕昔者禹之煙洪水。決江糊而通四夷九州也。陸德明註。堙。塞也。〔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毛傳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濱也。〔洛陽伽藍記〕鉢和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木華海賦〕或挂賢於岑嶽之峯。李善註。聲類曰賢。係也。〔通典〕笙篪。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渾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笙篪。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蕭士贇曰。詩謂供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當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諷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為喻云耳。○堙音因。鯨音擊。習音絹。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嚱。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噫音衣。嚱音

音。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乃。與秦塞通人烟。西當

太白有鳥道。可一作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

一作鈎連。〔劉逵二都賦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方。民推髻曉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

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家。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田於蒲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五十里。〔慎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於此。其山巖高塞。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山名。上有熾池。雖三伏亦凝冰。

關中獨早。則登山取嶽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多死。俗傳以為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為徑路。總見人跡所不能至也。〔太平寰宇記〕

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峨眉。〔張華博物志〕以為牙門山。〔一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如人之拱揖於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

相助。大呼披於。山崩時。壓殺五人。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海之浮雲。下有衝波逆

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繆本少。獐猿欲度愁攀援。繆本作緣。一作牽。青泥何盤

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繆本少。獐猿欲度愁攀援。繆本作緣。一作牽。青泥何盤

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繆本少。獐猿欲度愁攀援。繆本作緣。一作牽。青泥何盤

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初學記〕淮南子云。愛止義和。愛息六嶺。

是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嶺。〔蜀郡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而為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為高樹之枝恐非。蕭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洑。司馬彪註。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黃鶴一舉千里。其鳴聲鶴鶴云。〔合離事類〕鶴。禽之大者。猴也。似人。巖氏曰。猴。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碑雅〕猿。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韻會〕猿。母猴也。似人。巖氏曰。猴。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爾雅〕猿。猿屬。便攀援也。蕭士贇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猴最便捷者。向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為青泥嶺。〔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霰雪。中巖間有龍洞。其嶺上。入蜀之路。〔爾雅〕山。山。郭璞註。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嶺。捫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分野。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為秦之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二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高唐賦〕脅息增歔。李善註。脅息。縮氣也。〔胡三省通鑑註〕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翳動以舒氣息耳。○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

雌從。蕭本作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

聽此凋朱顏。〔李善文選註〕巖巖。山石高峻之貌。雉子班。〔古辭〕雉子高飛止。黃鶴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或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按子規即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鵲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不止。鳴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王康珩詩〕凝霜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幾千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

豕。迴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木華海賦〕轟劉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水經注〕又東南徑

劍閣崢嶸而崖嵬。一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夫當關。萬夫一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人化為狼與豺。

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趨。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圖書編〕蜀地之險甲於天下。而劍閣之險尤甲於蜀。蓋以羣峯劍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趨避。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朝

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令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鬣如虺。飛羣走類。靡不吞

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利。〔廣韻〕吮。敷也。〔陳子昂書〕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窄橋東流。江兩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

蕭士蚤曰。有客曰。供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陵

居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擘雲溪友議言

之耳。按〔唐書〕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箴。月

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註調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

書第勿深考耳。〔沈存中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堅所記。

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漢數四。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

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李多舛訛。子以何說為是乎。予曰。以懸斷之。其

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調章仇兼瓊者。黃魯直嘗

於宜州用二錢買雞毛筆。為周維傑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註云調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

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

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蓋太白初聞嶽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琯

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

倫。是以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

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

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

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瀝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

人而已。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

也。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如上

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鼈。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言曩爾之蜀。僻在一隅。

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

層巖。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嶺。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蜀。今焉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章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同川。言其險上際於天。下極於地也。黃鶴之飛向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繁巖巖。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參與井爲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歛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嘆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君言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社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畏途巖巖不可攀。言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疎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而能來也。劍閣崢嶸正崔嵬。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守關者任非其人。豺狼反噬。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兇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謂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憐戀之意云耳。詩意亦微而顯矣。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耶。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卒幸蜀之時。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笑蜀中。欲使上皇安屈之耶。予曰。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乃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者也。胡震亨曰。此詩說者不一。有謂爲嚴武鎮蜀放恣。危房琯杜甫而作者。出范攄望溪友議。新史所採也。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爲之說者也。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贊註語也。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爲而作。白。蜀人。自爲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

○吮。徂克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逸希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

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會子撰。〔琴操曰〕會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踐裳。〔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嶽。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楚辭〕恐盍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四

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綠。水逢時壯一作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

一作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

屠牛朝歌。質於棘津。鈞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路史註〕冀之棗陽東北二十里有棘津城。呂望乞食於此。有賣漿臺。〔水經注〕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

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曰。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為帝師。〔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風期俊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周易〕大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一作入門開說。一作一開遊說。

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一。指揮一作麾。楚漢如旋蓬。狂客

一作落魄〔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尙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識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幄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事。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遇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鸚生曠目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生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鄭氏曰。魄音薄。應劭註。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吳遵遠詩〕正爲隆準公。杖劍入紫微。〔南史〕騎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擊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準音拙。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

碎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閻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後漢書〕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

輪轉。倏閃羅曜。〔廣韻〕碎訇。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噬。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不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謂暗也。〔後漢書〕閻闔九重。章懷太子註。閻闔。天門也。〔淮南子〕遺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門。天之門也。〔度肩吾詩〕鉤陳萬乘轉。閻闔九門通。〔說文〕閻。閉門

隸也。○碎音烹。訇音烘。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楔猢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一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山海經〕少咸之山有窟。即楔猢也。餘詳大獵賦註。〔陸機詩疏〕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應信而至者也。〔張衡思猛賦註〕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猱也。疎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昔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

百仞之溪。昔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甚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太平寰宇記〕焦原在昔縣南二十六里。俗名橫山。〔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爲豪。〔漢書司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

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口。接一搏鬪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脚左謬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鱗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治視之則大龍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反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險之以服。葬之以土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境。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己。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吟。嗤笑也。〔王逸楚辭註〕楚人謂相啗笑曰吟。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之。幾不知為何語。以意逆之。大抵謂君既不能照鑒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為憂。何則。廷臣之中賢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食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死亡。其忠良一流。則專一保全善類。如驕虞之不肯有傷草木。我處貧窮疎賤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行。雖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有卷而懷之一着。若不顧利害。逞其豪氣。直言峻節以蹈危機。則愚甚矣。世人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知予之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為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人才之大臣。知上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而思得人為我用。如周亞夫得一劇孟而以為喜者。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鞞音札。鞞音與。劇音極。哈。呼來切。海平聲。〕

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隱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諫。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鱗鱗有文章。後復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

漢書」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峴峴。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隳。其義一也。○蕭士贊曰。長嘯梁父吟。何時見陽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解。謂大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燁晦冥起風雨。喻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閻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闈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大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之類耳。秋槍磨牙競人肉。驕虞不折生草莖。嘆當時小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狼狽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鬪虞。雖生草不履。况肯以肉為食哉。况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離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刷殺之費二桃。白意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我如鴻毛。我亦卒不改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又自慰解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峴當安之。申言有志之士。終當感會風雲。如神劍之會合有時。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峴不安。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琦按蕭氏解驕虞數句。似與詩意不甚相合。當分別觀之。○峴音擊。

烏夜啼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闈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詞云。鸞窓窸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樓曲。不知與此同否。〔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西曲歌有烏夜啼。

尋雲城邊

一作南。

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婦秦家女。

碧紗

如烟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一作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

望遠人。一作問人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作欲說遠西。○〔吳均詩〕惟聞啞啞城上烏。〔晉書〕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庚信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俯嘆淚如雨。

烏棲曲 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作。〔樂府詩集〕列於西曲歌中烏夜啼之後。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繆本作 脚半

邊日。銀箭金壺一作金壺 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一作 何。

〔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千。九士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為我楚舞。〔江總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啓夕論。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本事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鑿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修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

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

城備蕭本作 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一作長 無已時。野戰格

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脚飛上挂枯樹枝。一作脚飛 士卒塗草

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一作 不得已而用之。〔太平寰宇記〕桑乾河

源出北山下。〔一統志〕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不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太平寰宇記〕西河舊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濬發其嶺。分為二水。〔涼州異物志云〕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不達崑崙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稍通陸道。〔元和郡縣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時羅漫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

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史記索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牲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王褒西子壽德論〕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耜耨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捍鉞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殲仆。太白匈奴以殺戮爲耕作二語蓋本於此。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侔。〔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牆。牆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古戰城南詞〕梟騎格鬪死。驚馬徘徊鳴。〔章懷太子後漢書註〕相拒而殺之曰格。〔六韜〕聖人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贊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乾音干。

將進酒

一作惜空酒樽。○〔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樂府詩集〕將進酒。古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樽以飲酒放歌爲言。宋何承天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佳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鬻首荒志爲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敝遊樂飲酒而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一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蕭本作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詭。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廣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

〔鮑照詩〕為君歌一曲。〔禮記〕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何晏論語註〕饌。飲食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李周翰註。玉饌。言珍美可比於玉。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為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讀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厥狀可觀矣。〔杜陽雜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據〔圖畫見聞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會見蘇大參家有韓幹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為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為五瓣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個吐花王良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唯杜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事。太白詠邊城兒遊獵為不同耳。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蕭本作遊獵誇輕趨。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

躡影何矜一作可恰。誤。。驕。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彎。滿月

不虛發。雙鶴遊落連飛臈。繆本作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

不及遊俠人。白首下繆本作帷復何益。〔韻會〕趨。捷也。〔梁簡文帝詩〕邊秋胡馬肥。〔漢書〕鄒魯國多白草。孟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

師古註。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曹植七啓〕忽躡景而輕騫。逸奔驥而超躡風。李善註。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廣韻〕鞞。騾鞞也。蕭士贇曰。滿月。彎弓圓滿之狀。〔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快皆。〔列子〕藉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鶴。鶴雞也。許見大獵賦註。〔韻會〕臈。鳴鑿也。或作鑿。辟易。却退而易其本處。許見二卷註。〔孔稚珪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沙磧。即沙漠也。唐人多變稱沙磧。〔唐書〕秦隴以西多沙磧。少行人。〔胡三省通鑑註〕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趨音蹠。鞞音稍。臈音邏。辟音闕。磧音跡。

飛龍引二首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辭。太白二篇皆借黃帝上昇事為言。乃遊仙詩也。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繆本作飛去太上。家。雲愁海

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一作車。登鸞

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李少君言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後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黃帝九鼎神丹經〕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梁豫章王詩〕雲悲海思徒揜抑。〔抱朴子〕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鮑照詩〕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珠。〔宋之問詩〕越女顏如花。〔陸機詩〕輕舉乘紫霞。〔曹植洛神賦〕忽焉縱體。以遊以嬉。呂延濟註。縱體。輕舉之貌。〔太平御覽〕尺素訣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皇帝。

其一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

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屯蕭本作長雲河車載玉

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

池。見王母。蛾眉蕭疎如秋霜。〔通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湖。漢武帝更爲湖縣。有荆山。黃

鼎湖。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帝升天。因名其地。〔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卽鼎湖也。閑者。是水止而不動之意。〔陸機詩〕蕙心清且閑。〔水經註〕黃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韻會〕嬋娟。美好貌。〔宋書〕堯夢攀天而上。〔漢武內傳〕上元夫歌步玄之曲曰。負笈進天關。借問太上家。借問太上家。出雲雨之上。而不

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此言屯雲河車。言車之多若屯雲也。〔楚辭〕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以爲

車。〔呂氏春秋〕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女也。仙傳多稱侍女爲玉女。亦是此義。謂其美如玉也。〔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天關。延二妃於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皆有原屬。其

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古章述行〕救救凡更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瑤白兔長跪搗藥。蝦蟇丸奉上陸

下一玉杵。服此藥可得神仙。〔拾遺記〕服之得道。後天而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二辰。亦曰三光。楊齊賢曰。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眞身則常存也。〔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宮室九層。玄室

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觀西王母。鬻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秋霜。即白首之意。嫫母母已有衰老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後天而老也。

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

以歌瑞應。太白所擬。則以馬之老而見棄自況。思蒙收贖。似去翰林後所作。

天馬來出月支

蕭本作

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

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哺。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史記〕天子得

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郭璞山海經註〕月支國多好馬。〔史記正義〕葛震南州志云。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中騎乘。

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亦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偉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大秦為寶衆。月支為馬衆。〔漢天馬歌〕虎脊兩。化

若鬼。應劭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垂梢鬣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整蘭筋。李善註。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

井字。蘭筋堅者千里。呂向註。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漢天馬歌〕志傲驚。精權奇。〔赭白馬賦〕精權奇兮。張銑註。權奇。善行貌。〔列子〕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

蹴。〔淮南子〕經紀山川。躡騰崑崙。高誘註。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漢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說文〕蹶。僵也。〔赭白馬賦〕且刷幽燕。畫秣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韻

會。晡。日加申時也。〔杜預左傳註〕秣。穀馬也。○晡。音逋。天馬呼飛龍。一作趨。目

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當作會陪時龍躍。蕭本作

天衢。羈金絡月照皇星。一作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

燕。但覺爾輩愚。〔黃伯仁龍馬頰〕耳如刺箭。目象明星。〔初學記〕長庚。太白星也。〔史記索隱〕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齊民要術〕馬胸欲直而出。鳧

間欲開。望之如雙鳧。又曰。雙鳧欲大而上。註。飛鳧。胸兩邊肉如鳧。〔埤雅〕舊說相馬拳頭如鳧。垂尾如燕。〔後漢書〕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澆南北郊路。幸諫太子註。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

上。此言馬尾流轉。有似奔星。馬首昂矯。狀類渴烏。即如燕如鳧之意。〔齊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光為善。材氣多良且壽。〔張率舞馬賦〕隱沫噴紅。

沾汗流赭。〔蔡白馬賦〕膺門沐赭。汗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孔融薦
蕭衡表〕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楚辭〕臨天衢兮長驅。王逸註。衡。以也。〔說文〕驅。馬絡頭也。
〔莊子〕齊之以月題。陸德明註。月題。馬額上當額如月形者也。〔蔡白馬賦〕兩權如月。李善註。〔相
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頰〕曰。雙璧似月。
〔曹植詩〕應會皇都。〔蔡白馬賦〕罄九區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也。〔沈約詩〕紫燕光陸離。
李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延濟註。紫燕。良馬也。○應音益。天

馬奔。戀君軒。驟躍驚嬌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

探逸景孫。〔鮑照詩〕疲馬戀君軒。〔公羊傳〕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註。驟。捶馬銜走也。〔漢
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闔闔。觀玉臺。應劭註。闔闔。天門也。〔呂氏春秋〕古之

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陸雲
與陸典書〕逸影之迹。永繫幽冥之坂。○驟音聳。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鹽車上峻

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

然爲我悲。一作
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我。飢肌。巖霜五月凋。桂枝伏櫪

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王母謠〕白雲在天。邱陵自出。
〔戰國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

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靡脂潰。漉汗酒地。自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

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積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

己也。〔劉峻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鬣。洗拭其塵垢。〔史記〕

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陸德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

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

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羸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

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

禾。〔張協七命〕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禾卽崑崙山之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
大五圍。〔韻會〕櫪。牛馬皂也。通作歷。蓋今之馬槽也。〔漢書〕馬不伏櫪。不可以櫪遊。顏師古註。
伏歷。謂伏櫪歷四秣之也。〔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途賓於西王母。觴於
瑤池之上。〔楊師道咏飲馬詩〕清晨控隄馬。弄影出花林。〔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
瑤水之陰。劉良註。如舞。謂馬行貌。蕭士贇曰。此詩爲逸羣絕倫之士不偶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
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相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一作暗閑來垂釣碧一作坐溪上。忽復乘舟

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

海。〔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酒縱誕。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

山。太行山。見明堂賦註。〔宋書〕伊擊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宋書〕宗慤少時。

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蛟螭。〔釋名〕隨風張幔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一作雉賭梨栗。彈劍作

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

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一作俊

才。昭王白骨縈蔓蕭本作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舊唐書〕京師。秦

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

蒯轅彈其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漢書〕鄒陽曰。飾困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

中竊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怒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又〔史記〕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終權東陽侯馮楨之屬。害之。乃短賈生曰。

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又〔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索隱曰。篲。帚也。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爲敬

也。〔戰國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謹體以下死士。總彪註。折節。屈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萋草繁骨。昭王鄣隗及黃金臺事。俱見二卷註。○隗音危。萋音途。劇音極。

其二 此首一作古興。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一作真。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高士傳〕許由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採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草。而古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吐韻。蓋有自也。〔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

乃使人賜屬鑊之劍。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威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崑原以忠見斥。隕於沅湘。披榛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晉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

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世說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鶩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知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說文〕唳。鶴鳴也。〔史記〕李斯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太平御覽〕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太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晉書〕張翰。字

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罔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粟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嘆音麗。

長相思

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俊主長相思。久相憶。徐陵長相思。望歸難。江總長相思。久別難諸作。并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繆本作微一作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一作

眠。一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一作佳期

蕭本作長。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

心肝。〔吳均詩〕絡緯井邊啼。〔古今詩〕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今之所謂絡緯。似蚱蜢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秋夜露

涼風冷。鳴尤淒緊。俗謂之紡績娘。非蟋蟀也。或古今稱謂不同歟。金井闌。井上闌干也。古樂府多有玉牀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云耳。〔宋玉神女賦〕焯乎如花。溫乎如玉。〔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楚辭〕據青冥而攬虹兮。〔陳後主

孫瑒銘〕天長路遠。地久雲多。〔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上留田行

繆本少行字。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上留田行。〔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太白所謂弟死不葬。他人舉銘旌之事。與古今註所說不同。豈別有異詞之傳聞。抑於時實有斯事而借古題以詠新聞耶。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

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

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

一作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讓蕭本作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

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本

遺〕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史白古詩〕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七哀詩〕借問誰家墳。〔古薤露歌〕蒿里誰家地。〔漢書〕蒿里名今郭門宏。顏師古註。蒿里。死人里。〔說文〕塋。墓也。〔賈山至言〕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發冢而祀葬焉。顏師古註。顆謂土塊。蓬顆。言塋上生蓬者耳。蓬科蓬顆義同。〔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昔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又〔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語〕孔子在衛。味且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伊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楚辭〕歸雁兮於征。王逸註。征。行也。言將去。〔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讓分財。生貲皆平均。唯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且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和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更合財寶。遂爲孝門。〔述異記〕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預註。尋。用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曰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史記〕吳王壽夢。有子四八。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潘岳寡婦賦〕緬邈兮長乖。呂延濟註。緬邈。長遠貌。〔漢書〕淮南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闖賊匈奴。事覺。治之。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卽郵。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李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一作繡。楹佳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

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蕭本作臺。蹙

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

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翻下雲翰。帝不去。留鑄京。安能爲軒轅。

獨往入宵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真誥〕仰阿太霞宮。金闕曜紫清。〔何子期詩〕美人弄白日。

約約當奈離。弦將手語。謂絃與手相戛而成聲也。〔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絃筑身。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第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通典〕

傳玄琴賦序曰。代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

琴。昇天行。古樂府名。〔樂府古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青留。鮑照家世宅蘭轉。皆傷入世不承。俗情險惡。當求神仙。昇天行。六合之外。其辭蓋出楚辭。遠遊篇也。天池。指御苑池。沿而言。〔史記〕

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櫓。〔韻會〕搗。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書武成〕萬姓悅服。〔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按〔道

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方八天。太皇黃會天帝。太明玉完天帝。清明何童天帝。玄胎平育天帝。元明文舉天帝。上明七曜摩夷天帝。虛無玉衡天帝。太極蒙翳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陽天帝。玄明

恭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茹天帝。虛明靈曜天帝。觀明端靖天帝。元明恭慶天帝。大煥極瑤天帝。西方八天。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帝。顯定極風天帝。始皇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

天帝。無思江油天帝。上據阮樂天帝。無極曇誓天帝。北方八天。結庭霄度天帝。淵通元洞天帝。太文翰窈妙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天帝。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釋玉隆騰勝天帝。龍變梵度天帝。

太極平育賈奕天帝。中央四帝。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先天聖祖長生大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紫微大帝。〔真誥〕慮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輦。白

日升天。〔蒼頡篇〕輦。衣車也。〔大雅詩〕宅是鑄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鑄京。在長安縣西北十

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鑄京遺趾。遂險陷焉。〔莊子〕黃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蹙不崩。〔獨斷〕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

踐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壽首。呂向註。鴻。大也。○搗張

瓜切音壘。翰音瓶。
鑄音浩。管音竊。

前有樽酒行二首即古樂府之酒有一樽酒也。傳玄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變而為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

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一作夕。當年意氣不肯傾。

蕭本作平。白髮如一作首垂。絲嘆何益。水清曰綠。所謂綠酒。即清酒之義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韻會〕酡。飲而赭色著面也。〔虞炎詩〕青軒明月時。〔王適詩〕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流光。日月之光也。〔曹植詩〕流光正徘徊。〔說文〕蹉跎。失時也。〔王融詩〕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酡音歌。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

一作眼白看杯顏色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魏禮〕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斬以為琴。〔王僧倫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書〕乃令文君當壚。顏師古註。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如浮爐。故名壚。故俗之學者皆謂當壚為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

夜坐吟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清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蓋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

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

意。從君萬曲梁塵飛。〔古詩〕天寒知夜長。〔西都賦〕金釭啣壁。呂延濟註。金釭。燈盞也。〔鮑照詩〕萬曲不關心。〔陸機詩〕再唱梁塵飛。〔劉向別錄〕漢興以來。

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情哀。蓋動梁塵。○釭音江。

卷三 樂府三十首

野田黃雀行〔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爾〕。巢。炎洲逐翠遭網羅。

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爾何。〔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縮色。〔陳子昂詩〕

玉堂陰。炎洲。謂海南之地。在漢為朱崖儋耳二郡。唐為崖儋振三州。今為瓊州。其地居大海之中。廣袤數千里。四時常燠。故曰炎洲。多產翡翠。〔越絕書〕記吳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

無罪得焚巢。〔爾雅翼〕鷹。鳥之鷲者。雌大。雄小。一名鷄鳩。〔陸機詩疏〕鷂似鷂。青黃色。燕領勾喙。鸞風搖翅。乃因風飛。

疾擊鳩鷂雀食之。

篋篋謠〔樂府詩集〕篋篋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篋篋引異。舊註以為即篋篋引。誤矣。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巖陵及光武。周公稱大

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一作行〕吾心安所從。

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蕭本作〕花必早落。桃

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嚴子陵事見二卷註。〕〔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

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斗粟謠見本卷上留田註。方寸。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

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簫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梓林峯。〔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

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雉朝飛一本作雉朝飛絃。○〔古今注〕雉朝飛者。懷枚子所作也。懷枚子。齊處士。得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

雉朝飛一本作雉朝飛絃。○〔古今注〕雉朝飛者。懷枚子所作也。懷枚子。齊處士。得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

將以自傷焉。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蕭本作翼何離襪。犢牧採薪感

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雉子斑奏急管

絃。心傾美酒蕭本作傾心酒美。盡玉椀。枯楊枯楊爾生稊。繆本作我獨七十而孤棲。彈

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爾雅釋雉有十四種。白雉其一種

也。名鶉雉。江東呼白鶉。枚乘七發麥秀斷兮雉朝飛。潘岳射雉賦逸羣之雉。擅場挾兩。徐爰註。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吳均雉朝飛

曲何辭碎錦衣。射雉賦鸞綺翼而穎擻。木華海賦鳥難離襪。李善註。離襪。羽毛始生貌。謝雅雉死耿介。妒壘護頸。善鬪。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雉。

射雉賦灼繡頸而袞背。徐爰註。頸毛如繡。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雉子斑曲。梁元帝詩金危玉椀共君傾。周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王弼註。稊者。楊之秀者。虞翻註。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從音斯。犢音讀。稊音題。

上雲樂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作。今擬之。○胡震亨曰。梁武帝製上雲樂。設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髮。機弄孔雀鳳凰白鹿。慕梁朝來遊。

伏拜祝千歲壽。周捨爲之詞。太白擬作。視捨本詞加肆。而龍飛咸陽數語。似又謂此胡遊蕭宗朝者。亦各從其時備一代俳優爾。琦按隋書樂志梁三朝樂第四十四設寺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

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無伎。知上雲樂者。乃舞之名色。令樂人扮作老胡之狀。率珍禽奇獸而爲胡舞。以祝天子萬壽。其時所歌之辭。卽捨所作之辭也。捨本辭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遊

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蒙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爲友。共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

老若金剛。青眼督督。白髮長長。蛾眉臨髻。高鼻垂日。非直能俳。又善飲酒簫歌。從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撥亂反正。再朗三光。

澤與雨施。化與風翔。規雲候呂。來遊大梁。重駟修路。鼓居帝鄉。伏拜金闕。瞻仰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管情情。鏗鼓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鸞鳴。前却

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齋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太白此篇擬之而作。

辭義多相出入。故全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巖巖容儀。戍削風骨。碧玉粲粲。一作皎皎。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髮。一作鬢髮。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覩詭譎

貌。豈知造化神。

〔張衡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嶺。呂向註。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長楊賦〕西歷月窟。月窟。謂近西月沒之處。蓋指西域極遠之地而言。

〔上林賦〕眇澗易以戍削。徐廣註。戍削。言如刻畫作之。碧玉粲粲。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黃金拳拳。言其髮色黃而稍卷。華蓋垂下睫。言其眉長而下覆於目。嵩岳臨上唇。言其鼻巨而上壓於唇。〔黃庭內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齊位。〔梁邱子註〕中岳。鼻也。〔王褒洞簫賦〕驚合還以詭譎。李善註。詭譎。猶奇怪也。○戍音恤。粲音憐。睫音接。大道是文

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

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

〔道德指歸論〕道德為父。神明為母。〔孫楚石人銘〕大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述

異詞〕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路史〕彈敦氏。卽代所謂盤古氏。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木華海賦〕狀如天輪。膠展而激轉。李善註。〔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淮南子〕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清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初學記〕范

子許然曰。日者。火精也。陽鳥。日中其也。詳明堂賦註。癸癸。月中兔也。〔楚辭〕夜光何德。死

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團黃

土為人。剝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

繩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淮南子〕若木在東

木西。未有十日。其花照下地。高誘註。未。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下也。東溟。東海也。〔顏延之詩〕口觀臨東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樹樹。長數千丈。大二

千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權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翹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權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權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矣。〔齊民要術〕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荒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

漢光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

中國有七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君。其一則武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詰。有靈光五聖。業感百難之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詰。有九聖儲祥。萬邦咸休之語。皆徵武后在內。知當時稱謂如此也。李路類鴻荒。喻祿山陷亂。兩京覆沒。有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興起。謂肅宗即位於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克復。大駕還都也。赤眉立盆子。謂祿山既死。羣賊又立安慶緒爲主也。叱咤四海動。供濤爲簸揚。喻天下震動。寰宇洗清也。舉足踏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關自開張。喻因遠關塞悉開通出入。不事閉守也。魯靈光殿賦。鴻荒撲略。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爲鴻荒之世也。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宋書。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潁川襄陽東南。宅旁二里有白水焉。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太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

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並蕭本作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索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

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一作年。杯。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也。東晉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噬則百人仆。唯畏鉤戟。南齊書。王敬則志騎五色獅子。論語摘衰聖。鳳有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遠。四曰舌韻伸。五曰彩光色。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傳毅舞賦。頌查合井。張鏡註。頌查。蓋虛貌。春秋元命苞。黃帝龍顏。得天庭陽。文王龍顏。柔肩望傘。宋玉大言賦。北斗辰令太山夷。說文。辰。曲也。九九八十一萬六字出戰國策。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通典。白鳩。吳朝拂舞曲也。詩按拂舞者。樂人執拂而舞。以鐘磬鳩拂和。故白擬之爲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

七子能平均。食不噎。繆本作啣。性安一作可。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

者人白鷺一作鷹之一本作鷹亦

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

我葭下之紫鱗鷹鷓鴣鶉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楚辭鏗鐘搖篋王逸註

鏗。撞也。〔詩國風〕我有鐘鼓。勿鼓勿考。毛傳。考。擊也。〔何承天歌〕朗鼓節鳴笳。鳴類甚多。毛色各異。白者不常有。有則以為異。故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至。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

失舊。則至。〔詩國風〕鷓鴣在桑。其子七令。陸璣疏。鷓鴣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爾雅翼〕鷓鴣一名鳩鷓。又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鷓長尾。靴

壯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按鳴鳩拂羽。乃三月中候也。〔張華禽經註〕鳴鳩。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披戶比民年。始七十

者。授之以玉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釋名〕人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陸璣詩疏〕鷓。水鳥

也。好而潔白。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寸餘。窈窕然與衆鳥異。甚好。欲取魚

時則朝之。〔韓詩外傳〕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毛萇詩傳〕鷓。蘆也。〔說文〕鷓。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鷹。古者謂之鷓鴣。一歲色黃曰黃鷓。二歲色

變次赤曰鷓鴣。又曰鷓鴣。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鷓。〔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通謂之角鷓。以其頂有毛角微起也。鷓。詩所

謂晨風似鷓而小。好乘風展翅。鳴則風生。世俗謂之鷓鴣。與鷓極類。惟尾長翅短爲異。猛悍多力。鷓尤勇健善搏。乃鷓鳥中之殊特者。故〔鄉陽書〕曰。鷓鳥累百。不類一鷓。〔禽經曰〕鷓鳥之善搏者

曰鷓。孟康漢書註。鷓。大鷓也。〔詩經正義〕鷓之大者又名鷓。蓋言其似鷓而大也。鷓爲鷓混爲一物。或以鷓爲王雉魚鷹之異名。皆非也。四鳥皆禽中之鷓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劍鬚利爪。

盤旋空中。俟物而擊之。鷓形最小。所搏者。惟錦雀小鳥之類。鷓稍大。能搏雉兔。鷓則大於鷓。能擒鴻鵠大鳥。鷓則又大於鷓。能搏狐鹿羊豕。鷓多生北地。鷓則是處有之。鷓鷓惟

產邊境。世人不辯。或多混稱。故詳釋之。○哺音步。鷓音嘉。鷓音刁。鷓音誇。

日出入行

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無窮。人命獨短。願乘六龍仙而升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當違天矯詔。貴放心自然。與萍溟同科也。

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

怒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與歎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莊子〕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說文〕隈。水曲隈也。六龍見蜀道難註。〔莊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崔云。終古。久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法苑珠林〕元氣者。依何圖曰元氣無形。匈匈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帝王世紀〕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曆紀〕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鴻蒙。歲起攝提。元氣啓肇。〔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漉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謝榮。怨落二語本此。〔殷仲文詩〕四運雖鱗次。呂向註。四運。四時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淮南子〕百姓曼衍於荒淫之波。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郭璞詩〕塊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淮南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地之間也。〔莊子〕大同於溟溟。司馬彪曰。溟溟。自然元氣也。〔張衡靈憲〕大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溟。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書〕二儀未分。溟滓鴻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隈音近威。汨音骨。溟音茗。滓音悴。

胡無人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二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巖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一作誰霍

標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

金甲。雲龍風虎盡交一作畫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

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周禮〕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

角。夏治筋。秋合三林。〔韻會〕驕。馬壯貌。〔漢書〕武帝元光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漢書〕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音調搖。顏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牟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

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飄姚字者。多從服音。不從頰說。即杜工部亦然。不獨太白是詩矣。〔上林賦〕鬱繁弱。滿白羽。文穎註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威如天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義〕括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一統志〕玉門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十八里。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即此。雲龍風虎。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古城秘藏此法。故說八名於八陣。本一也。舊註引周易雲從龍風從虎之文。恐於詩義未當。〔後漢書〕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晉書〕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戮。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嘗為摧敵之兆。太白斯語。其別有所據歟。〔漢書〕昂曰旄頭。胡星也。〔淮南子〕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履腸。輿死扶傷。〔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

〔漢高祖歌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蘇子由識此詩末三句為不達理。蕭士贊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誦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笑已乎。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識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悉刪去後三句。蓋多從蕭本也。○琦按〔酉陽雜俎〕云。稜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稜山死。太白蝕月。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書天文志〕初未嘗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昂之文以當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間。為征討四夷而作。庶幾近是。

北風行

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日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一作日月之照不及此。惟有北風號怒天

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鞞中有一二。蕭本作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

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一作以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一作

○〔淮南子〕燭龍在涇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即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又〔淮南子〕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一統志〕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崖。然詩家用燕山字。槩舉燕地之山。猶秦山楚山之類。不專指一山也。〔直隸名勝志〕軒轅臺在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唐之幽州。又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鞏毅。當作鞏毅爲是。〔韻會〕鞏毅。咸箭室。〔子虛賦〕作步又。〔北史突厥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後漢書朱浮傳〕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鞏音丙。鞏音步。鞏音差。

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上。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縵無文理也。〔鮑照詩〕劍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鈞類。頭少曲。〔夢溪筆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不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煥。〔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韻會〕將。奉也。賚也。持也。〔邱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覽。嘯咤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東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聞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能復謝。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遣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

閣下。白首太玄經。〔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縵無文理也。〔鮑照詩〕劍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鈞類。頭少曲。〔夢溪筆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不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煥。〔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韻會〕將。奉也。賚也。持也。〔邱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覽。嘯咤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東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聞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能復謝。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遣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

侯致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侯生曰。竊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竊聞如姬為人所殺。如姬為公子位。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害。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雖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韻會〕短赫。明照貌。又云。短。光明也。〔詩〕赫兮咺兮。註。宣著貌。一曰有威儀貌。通作咺。禮記引詩赫兮咺兮。又作喧。琦按。〔後漢書張讓傳〕有威形誼赫之語。誼赫短赫。皆倒用赫咺字以成文耳。字雖異而義則一也。〔張華遊俠曲〕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李密詩〕寄言世上英。虛生良可愧。揚雄草太玄經及校書天祿閣。詳見二卷註。○纓音慢。邯音寒。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蕭士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一作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

嘆息未應閑。

一作還。○〔漢書〕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晉灼註。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師古註。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

尙然。〔輿地廣記〕伊州伊吾縣有天山。胡人呼為折漫羅山。每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北邊備對〕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唐語即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於延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用編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月出於東。而天山在西。今日明月出天山。蓋自征夫而言已過天山之西。而迴首東望。則儼然見明月出於天山之外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玉門關。詳見前卷註。〔漢書〕匈奴引兵南望匈奴。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饑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顏師古註。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輿地廣記〕雲州雲中縣有白登山匈奴圍漢高祖於此。〔周書〕吐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海方數百里。一名畢禾兗海。俗呼青海。〔曆確居類書〕洮州衛有青海。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隋將段文振西征。逐虜於青海即此。琦按青海。隋時屬吐谷渾。唐高宗時爲吐蕃所據。儀鳳中李敬元。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與吐蕃攻戰。皆近其地。相去不遠。

獨漉篇

蕭士贊曰。獨漉篇。卽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倣模擬擬。但古詞爲父報仇。太白言爲國雪恥耳。古詞曰。獨祿獨祿。水深殺我。泥濁尙可。水深殺我。泥濁尙可。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僞眞。刀鳴劍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殺人。不避豪賢。琦按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獨漉者。亦有作獨漉者。是祿鹿漉古者通用。非始於太白也。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尙可。水深行人沒。右爲一解。劉履曰。獨漉。地名獨鹿。一名獨鹿者是也。又小網名罽麗。荀子作獨鹿。成相辭曰。恐爲子胥身難凶。推諫不聽。劉而獨鹿棄之江。楊倞註。國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罽麗。賈云。罽麗。小罽也。或謂此未可知。

越鳥從南來。胡雁蕭本作亦北度。蕭本作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右爲二解。蕭本作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右爲三解。

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右爲四解。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繡本作為遊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右爲五解。〔梁簡文帝七勵〕拭龍泉之雄劍。豈魏國之寶刀。〔拾遺記〕帝顛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陸斷犀象。未足稱雋。李周翰註。言劍之利也。犀象之獸。其皮堅。〔晉書〕國恥未雪。夙夜憂憤。神

鷹夢澤。不顧鴟爲爲君一擊。鵬搏繡本作九天。右爲六解。〔太平廣記〕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竦翮而升。羣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十餘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一〇九

子曰。此大鵬難也。出幽明錄。蕭士贊曰。此比與之意。謂士之用世。當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如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鷲也。○琦按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各一意。峯斷雲連。似離似合。其體固如是也。若強作一意釋去。更無是處。

登高邱而望遠海

此題舊無傳聞。郭茂倩樂府詩集編是詩於相和曲中魏文帝登山而遠望一篇之後。疑太白擬此也。然文意卻不類。

登高邱望遠海。六龍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

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龍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

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

鼎湖飛龍安可乘。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鼉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鼉。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江淹別賦〕日下墜而沉彩。〔張衡思玄賦〕聘王母於銀臺。註云。銀臺。王母所居。〔史記〕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悉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今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精衛鳥。常御西山木石以湮東海。詳見大鵬賦註。〔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抵九師。東至於九江。梁鶴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精衛二句。蓋言海之深廣。非木石可填。而龍鼉為梁之說。亦虛而無所憑據。以明三山之必不可到也。〔漢書〕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封以萬級。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刑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

七年。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漢武外傳〕元狩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葬茂陵。〔北齊書〕終自灰滅。〔晉書〕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為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

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敗後中物，不能滅半。於今猶有朽腐委積。金玉未盡。〔三國志陸抗傳〕窮兵黷武。動費萬計。〔抱朴子〕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中。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陽春歌 宋吳邁遠作陽春歌。梁沈約作陽春曲。此詩似擬之而作。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柔。一作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

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二萬六千日。

歲歲年年奈樂何。〔二輔黃圖〕未央宮有披香殿。〔雍錄〕慶善宮有披香殿。〔鮑照詩〕文憲繡戶垂羅幕。〔後唐外傳〕飛燕歲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自此特幸。號趙皇后。

〔獨異志〕趙飛燕身輕。能為掌上舞。〔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薛綜註。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李善註。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孝武李夫人本

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楊叛兒 〔通典〕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畏。少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說。徐廣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

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宋書〕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古楊叛曲〕誓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製大小不一。〔南山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柰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法苑珠林〕〔南州異物志〕曰。沉水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揚升菴曰〕古楊叛曲。僅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一一一

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煙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

雙燕離〔初學記〕琴歷曰。琴曲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窓繡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雖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媚離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金窓鬱律。玉壁內瑤。〔漢武內傳〕太初元年十一月己酉。天火燒柏梁臺。〔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梁也。太初中臺災。〔太平御覽〕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官加巧飾。春申君死。吏照燕窠失火。遂焚。〔沈約詩〕可憐桂樹枝。舉雄憶故雌。〔列女傳〕夜半悲鳴。想其故雄。

山人勸酒此題未詳所始。而樂府詩集編太白是入琴曲歌辭中。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胡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
繆本作桃花貌。骨青髓綠繆本作青髓綠髮。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

守麋一作兔。鹿志。恥隨龍虎爭。歛起佐一作安。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

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一作太。清。浩歌望

嵩岳。意氣還一作遙。相傾。
〔史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計曰。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

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賢。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十二年。上法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在。上奈何。雖有煇燄。尙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盡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授士不至。益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去勿復見。後俱葬於安陵。〔三國志龐參傳〕向者之論。阿誰爲失。〔古詩〕不知誰阿誰。〔後漢書〕鄭玄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神仙傳〕善女生絕艷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黃庭內景經〕骨青筋赤髓如霜。〔阮籍詩〕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張華詩〕龍虎方交爭。七國並抗衡。〔北史〕陛下不以劉裕爲起。納其貢使。〔續會〕敘。暴起也。〔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通鑑地理通釋〕商山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廣輿〕酌。以酒沃地也。〔李善文選註〕琴操曰。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見若身。揚若命。令聞若佞。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攬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云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志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楚辭〕臨風慨兮浩歌。劉良註。浩。大也。〔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灑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墀。〔魏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蕭士贊曰。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瑊有感而作是詩。時盧嬌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與鶴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未句曰。浩歌望嵩岳。意氣還相傾。深不滿於當時嵩岳之隱者歟。琦按此詩大意美四皓當暴秦之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太子。乃功成身退。會不繫情爵位。真可以希風巢許者矣。箕山灑水。是二子洗耳盤桓之地。俱在嵩山。故望之而慨焉。生慕巢由如在。意氣可以相傾。此正尙友古人之意。初無識評獨清之說。明皇一盞。其見左矣。○敘。

于闐採花

胡震亨曰。于闐採花。陳隋時曲名。〔本辭云〕山川雖異所。草木尙同春。亦如康有地。自有採花人。太白則借明妃陷虜。傷君子不逢明時。爲讒妒所蔽。實不肖

易置。無可辨。蓋亦以自寓意焉。〔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周書〕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闐音田。

于闐探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會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察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野客叢書〕晉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妃。〔新唐〕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雙女。其為人也。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叩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而見之。無鹽女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後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環珎龍璠。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矣。外不修節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呂覽〕龐曼皓齒。高誘註。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瓠按昭君事本是畫工醜圖其形。以致不得召見。太白則謂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變。真所謂聖於詩者也。○殊音樞。

鞠歌行 〔陸機〕鞠歌行言。按漢宮闈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鞠道。連閣通池。鞠域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擊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實名器。不過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按〔樂府詩集〕〔王僧虔伎錄〕平韻有七曲。其七曰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剛足鬼。聽曲知竊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年

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

釣六合。遂荒營邱東。平生渭水曲。誰識一作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

鴻。〔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協詩〕魚目笑明月。〔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謬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

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謬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別者衆矣。子形何哭之怨也。對曰。

寶玉而名之曰石。真土而戮之以護。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詩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鄭箋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後人所謂連城之價。正指此事。〔列女傳〕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

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曰。朝五日而我有憂色。其妾情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

管仲曰。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

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治。〔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虞。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

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任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

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楚辭〕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鼓。鳴也。言太公避封。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蓋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史書〕文王將田。史紇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

臣大祖史嚳禹卜。政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同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發名答曰。望鈞得玉璫。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雜鈴報在齊。〔詩魯

頌〕遂荒大東。毛萋傳。荒。有也。〔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禮纓廢棄。中袞昔賢之遇合有時。未則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云爾。

幽澗泉 樂府詩集以此首入琴曲歌辭中。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

松颯颯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

志。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繆本作於

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韻會〕琴節曰徽。樂書作暉。云琴之為

徽十有三。象十二月。其一象閏。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以作主。徽分律以配臣。古

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李善註。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江淹詩〕寂歷百草。李善註。寂歷。凋疎貌。颯颯。風聲也。〔江淹山中楚辭〕風颯颯兮木道寒。〔嵇康琴賦〕紛淋浪以流澌。〔東方朔七諫〕泣徽徽而霑襟。〔說文〕僻。水聲。〔張衡歸田賦〕彈五絃之妙指。○颯音投。

王昭君一作昭君怨 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王昭君。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

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愁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

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

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究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

襲寬。下杜陽望樊青。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為作歌詩。晉文王諱昭。故

晉人改為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故

我本漢家子是也。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曲。其二曰王明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

一作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

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元和郡縣志〕燕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南五十里。東西百

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與祁連同。〔楊炎燕支山神寧濟公祠〕雲蔚蕪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太平寰宇記〕青塚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塚。〔一統志〕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曰青塚。○顧寧人曰。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

心匪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焉。孫所經。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胡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愷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支。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中山孺子妾歌

〔樂府詩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耳。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太白是題。蓋仍陸氏之誤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一本下多

一煞字。

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

出深井。花艷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

戚姬髡髮

繆本作

入春市。萬古共悲辛。

李延年妹事已見本卷陽春歌註。深井即今庭中天井是。〔周禮太府職云〕上春鬻寶鏡及寶器。鄭玄

註。上春。孟春也。〔漢書〕一貴一賤。〔北史〕事乃關天。〔漢書〕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丞巷囚戚夫人髡削。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荊州歌

唐詩荊州隸山南東道。領江陵枝江當陽長林石首松滋公安荊門八縣。天寶元年改爲江陵郡。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綠絲憶君頭緒多。

撥穀飛鳴奈妾何。

〔通典〕夔州奉節縣有白帝城。按唐之奉節縣。卽漢之魚腹縣也。王莽時公孫述據蜀。有白龍出殿前井中。述以爲瑞。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劉先主改曰永安宮。卽其地。在夔州府城東山上。〔初學記〕〔荊州圖記〕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水經注〕廣溪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復。公孫述所忌。〔太平寰宇

〔記〕翟塘峽。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爲之恐懼。〔本草〕陳藏器曰。布穀。鳴鳩也。江東呼爲獲穀。亦曰郭公。北人名撥穀。似鶴。長尾。牡牝飛鳴。以翼相摩擗。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雉子班。〔樂府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鸝飛之以千里。雉來飛。從雌視。蓋取首二字以命名也。若梁

簡文帝妒場時向籬。則竟全驚吟雉矣。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太白此詩。蓋擬何氏而作。又〔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班曲引去來。辟邪。獸名。〔孟康漢書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辟邪伎者。蓋假爲辟邪獸之形而舞者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嗁嗁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

雌回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

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韓詩外傳〕

雀。嗁嗁而笑之。〔鮑照舞鶴賦〕振迅騰擢。〔西京賦〕趨悍號怒。〔李善文選註〕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禮記正義〕或謂雉鳥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莊子〕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湯伐桀。尅之。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居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鮑照詩〕安知曠士懷。○譚音蹄。

相逢行

〔樂府詩集〕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西都賦〕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傅綽詩〕本珍白玉鑿。

因飾黃金鞭。〔陸機詩〕皎皎彼妹女。阿那當軒織。呂向註。阿那。柔順貌。

古有所思

蕭本作古有所思行。○〔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所思曲。〔樂府古題要解〕有所思。其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壙。蠟。聞君有他心。

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我思仙一作佳人乃在碧許本作北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一作天。倒蓬壺。

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十洲記〕東海之東。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木華海賦〕波如連山。〔拾遺記〕蓬壺。紫雲也。〔陸風李夫人。真人歌〕洞房明月夜。對此

淚如珠。〔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青鳥如鳥來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

久別離胡震亨曰。江淹擬古。始有古別離。後乃有長別離。生別離等名。此久別離及遠別離。皆自爲之名。其源則出於古別離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窓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一作令人嗟。至繆本無至字。

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繆本作梳。結愁如回鸚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

臺。今年寄書重相摧。東風令東風繆本作胡爲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

來。落花寂寂委青苔。〔本草〕櫻桃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說文〕鬢。總髮也。亦謂之髻。〔謝靈運詩〕回鸚旋輕雪。回鸚。回旋之風也。陽臺行雲。

俱見二卷註。○嶺音兼。聽音標。

白頭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詞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

躑躅上。溝水東西流。漢度重淒淒。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嫁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

忍雲間兩分張。〔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一統志〕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府城南七里。蜀守李冰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集

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集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鳥。〔魏書〕

彭城王傳在南百口。生死分張。分張。猶分離也。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

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

文君因贈一作賦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阿嬌。漢武帝陳皇后之小字。見本卷後註。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奈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

〔傳玄苦相篇〕王頴隨年變。丈夫多好新。蕭本作兔絲故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

而來強繁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

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繆本作得意不

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爾雅翼〕女蘿兔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云〕唐蒙女蘿。兔絲也。兔絲也。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藥中兔絲子是也。非松蘿。

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薛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兔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

蘿蘿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繁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今多疑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

者。釋草女蘿兔絲。或亦此義耳。〔長樂佳古辭〕玉枕龍鬚席。龍眠何處牀。〔胡三省通鑑註〕龍鬚席。以龍鬚草織成。今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飛燕琥珀枕。〔太平御覽〕

〔廣雅〕白。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後漢書。覆水不收。宜深解之。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以為枕。出博南縣。〔後漢書〕覆水不收。宜深解之。削去皮成

志〔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詩臨喪。淫投身而死。王命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濟州鄆城縣有青陵臺。〔郡國志〕云。宋王納韓憑之妻使憑運土築青陵臺。至今臺跡

依約。〔一統志〕青陵臺在開封府封邱縣界。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乃築臺望之。憑妻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

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其一 蕭士賢曰。按此篇出入前篇。一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

軍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

金買賦要君王。〔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史記〕司馬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臣嘗為大人

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醜。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讀諷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不

憶貧賤日位官。〔本傳〕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

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

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

林。〔史記〕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太平御覽〕〔尸子〕曰。孝己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此用其字。以言寢不安席之意。舊註解作五更而起者。恐非是。〔古今注〕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姐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論衡〕傳書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城。土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太白土無心句。似借其言而反之。用古若此。左右逢源。非聖於詩者不能。○姝音樞。

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

有夢來時。鸛鷓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一作人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

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述異記〕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照鏡。疑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邁。以所著鸛鷓裘就市人楊昌買酒。與文君為歡。〔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一一一

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僧濟詩〕昔日媚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鏡還自憐。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採蓮曲採蓮曲。起梁武帝父子。後人多擬之。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入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繆本作袖。空

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

斷腸。〔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一統志〕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採蓮於此。〔古孟珠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鄭玄毛詩箋〕赤身黑鬣曰騮。〔南史〕帝賜羊仇河南國紫騮。○嘶音西。

臨江王節士歌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作臨江王節士歌。蓋誤合而為一也。太白此題。殆仍其失者歟。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繆本作鴈。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繆本作鴈。苦風號沙宿

瀟湘浦。節士悲繆本作感。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一作氣。憤

雄一作寒。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大言賦〕長劍歌歌倚天外。〔梁元帝玄覽賦〕戮滔天之封豕。斬橫海

之長

鯨。

司馬將軍歌原註。代隴上健兒陳安。○〔十六國春秋〕陳安善於撫綏。吉凶夷險。與衆共

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駭駭駿馬鐵環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

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盡九騎留。棄我駭駭寶環幽。大雨降後追者休。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阿阿鳴呼奈子何。阿阿鳴呼奈子何。阿阿鳴呼奈子何。命樂府歌之。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一作南方有事將軍來。手

中電曳。一作曳電。蕭本作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

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

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孩。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

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

麒麟臺。十六國春秋。新平王彫爲太史令。言於苻堅曰。謹按議云。古月之未亂中州。洪水大起

臺是也。夢溪筆談。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縣。長林縣。復州監利縣。皆有之。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註。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卽今之監

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註。張衡

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甘氏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軍兵安。小暗。天下兵。晉書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

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營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李陵教蘇武書。猛將如雲。倚天劍。斬

長鯨。俱見前首註。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檣幟。開弩窺矛穴。置拋車壘石

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晉書。王

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太康元年。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劉逵註。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

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周禮。熊虎爲旗。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

攻也。雲谷雜記。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乃兵家歷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

猶玉振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大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戎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宜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三國志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曰。是孫會稽。南史。褚彥回傳。君鬚髯如戟。楚辭。冠切雲之崔嵬。王逸註。崔嵬。高貌。史記。文帝後

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勳為將軍軍棘門。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刃。矜弓矢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文獻通考〕完笛五孔。〔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為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邱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完笛焉。〔楊升菴外集〕阿鞞迴。番曲名。即阿鞞堆也。番曲本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難以意求。琦按〔唐詩紀事〕驪宮小禽名阿鞞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且名焉。遠近以笛爭效之。〔張祜華清宮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會幸此宮來。至今風俗懸山下。村笛猶吹阿鞞堆。據此。則阿鞞堆非番曲也。又鞞字丁可切。讀作多上聲。據揚說。當作且聲讀。字書皆無之。俱未詳是否。〔樂府雜錄〕笛。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漢書〕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封禪書〕上暢九樂。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舊唐書〕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獻於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叔父召虎仲山甫焉。張晏註。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書其象於閣。故以為名。琦按〔通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將張嘉。襲破荊州。據之。此詩當是是時所作。故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之句。延嘉舜亦善將。否則故安史部下之降兵也。其時鄴多發兵為備。故太白又有九日登巴陵置酒臺洞庭水軍詩。此詩所謂江中樓船。其即洞庭之水軍歟。○垓音該。

君道曲

太白自註。梁之雅歌有五章。今作一章。○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有雅歌五曲。一曰應王受圖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積惡篇。四曰積善篇。五曰宴酒篇。無

君道曲。疑太白擬作者。即應王受圖曲。琦讀非也。蓋後人訛臣字為君字耳。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

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士扶蕭本作可成牆。積德為厚地。〔漢書〕陸下聖德天子勞海內。國

語」廣運百里。韋昭註。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後漢書〕備位方伯。爲國爪牙。韋懷太子註。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高誘註。力牧太山稽。黃帝師。〔漢書〕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管子〕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問。有二鴻飛而獨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口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仲父不一言救寡人。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仲父不一言救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華陽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安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北齊書〕尉景曰。士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淮南子〕山爲積德。高誘註。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

結韞子 北魏溫子昇有結韞子詩。疑是當時曲名。〔樂府詩集〕引文王張釋之結韞事爲解非也。然太白之作。與子昇原作。辭旨又復不同。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史記〕秦滅燕。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又〔史記〕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燕丹子〕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筑音竹。

結客少年場行 〔樂府古題要解〕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蕭士資曰。結客少年場。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爲題始自鮑照。

紫燕黃金瞳。啾啾一作稜。搖綠髮。不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

轅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櫻本作英。雄風託交

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一作徒。今日貫

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劉劭讀郡賦〕其良馬則飛免奚斯。常隨紫燕。豐豐

頤。龍身鶴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山海經〕有文馬。縮身朱鬣。目若黃金。〔楚辭〕鳴玉鸞之嗽。
 王逸註。嗽。鳴聲。〔漢書〕先平明。〔鮑照詩〕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漢書灌夫傳〕轅轅。
 宗室。侵犯骨肉。顏師古註。轅轅。謂蹈踐之也。〔後漢書〕帝以朱浮陵轅同列。章懷太子註。陵轅。
 猶欺蔑也。〔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聞以劍戟之術。處女北行見於王。道
 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
 公即杖煞繁竹。竹枝上調權。未墮地。女即接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搜神記〕以一珠袍與之。
 〔藝文類聚〕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吳越春秋〕閭閻命於國中作
 金鉤。令曰。能善為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贖金。
 遂成二鉤。獻於閭閻。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
 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視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
 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屠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
 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史記〕劇孟以任
 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李善文選註〕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
 高祖徙豐飾屠兒酹酒。凌辱商人。立為新豐。〔左延年詩〕殺人都市中。邀我都巷西。燕丹子荆軻與武
 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怒。面如死灰色。餘詳
 擬恨賦註。○嗽。即油切。酒平聲。寔音宗。鱗音歷。匕音彼。劇音極。

長干行一首

大小長干。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廣曰干。〔方輿勝覽〕建康府有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景定建康志〕長干里在
 南。秦淮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
 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
 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取^{一作}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滪頽堆。五月不
 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一作}行跡。一一生綠^{一作}蒼。苔深不能掃。落葉秋
 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

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讀。讀也。塵與灰。言其合同而無分也。〔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柱而死。〔蘇轍城裏〕望夫臺在處州南數十里。〔南史〕巴東有涇頭石。高出水二十餘丈。及秋水至。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涇頭石。即鬱頰堆也。〔一統志〕瞿塘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鬱頰堆當其口。〔太平寰宇記〕鬱頰堆周回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諺曰。鬱頰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鬱頰大如龜。瞿塘不可窺。鬱頰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又曰。猶與。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與也。〔蜀外紀〕瞿塘即峽內江水深沉處。鬱頰乃一石笋。樹兩峽之中。若青螺盤於波中。寶劍插於鏡面。〔江總詩〕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揚升菴謂。胡蝶或黑或白。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引太白八月胡蝶黃之句。以為深中物理。而評今本來字為淺。奇譚以文義論之。終以來字為長。〔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為三郡。穎欲得巴舊名。故自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南龐羲為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寔胤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龐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小學紺珠〕三巴。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巴西。今合州。〔太平寰宇記〕長風沙。在舒州懷寧縣東一百九十里。置在江界。以防寇盜。李白長干行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蓋自金陵至長風沙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

端險。〔唐詩紀〕長風沙。地名。在

池州之雁汊下八十里。○劇音極。

其二

憶妾一作昔深閨裏。烟塵不會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

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蕭本作離別。多。湘潭幾

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

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緣蒲上。翡翠錦屏中。

繆本作北客至王公。朱衣滿汀中。一作真。汀一作江。又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一作北客浮雲驄。經過新市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又至

蘭渚東。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一作李。紅。那作商人婦。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一二七

愁水復愁風。

唐時巴陵郡。本巴州也。武德六年更名岳州。屬江南西道。〔圖經〕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左與鎮江分界。〔江南志〕揚子江發源岷山。合湘漢豫章諸水。繞江寧府城之西南。經西北。至鎮江始名為揚子江。東流入海。〔元和郡縣志〕潭州有湘潭縣。東北至州一百四里。〔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東坡詩〕灑上浮雲驥。本出吳門中。〔楚辭〕與佳期兮夕張。〔曹植詩〕朝發雲臺。夕宿蘭渚。〔說文〕翫。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

林。〔禽經註〕翡翠狀如鶉鶉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澗澗迴澗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帷帳。此篇唐詩紀事以為張朝作。而自昨夜狂風度以下。斷為二首。黃山谷則以為李益作。未知孰是。山谷之言曰。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所謂癡妒尚書李十郎者也。辭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會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風風鱗鱗。譬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眼暗。吟壘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

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以吾言考之。○叢音貌。渚音主。翫音費。

古朗月行

鮑照有朗月行。疑始於照。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上。一作青。蕭本作白。雲端仙人垂兩足。

桂樹何一作團團。團團。蕭本作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蕭本作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大一作天。

明夜已殘。昇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

何。悽蕭本作惻。愴摧心肝。〔應劭漢官儀〕封禪壇有白玉盤。〔初學記〕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蟾蜍蝕月。詳見二卷註。〔曹植詩〕圓影光未滿。〔木華海賦〕大明鏡鑿於金樞之穴。李善註。大明。月也。〔楚辭章句〕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春秋元命苞〕陰精為月。〔歐陽修詩〕痛離摧心肝。

上之回。按〔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中有上之回。〔樂府古題彙解〕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

美當時事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疎寵不及。桃李傷

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騎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

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一作秋瑤池宴歸來樂未窮西都賦離

宮別館三十六所。章懷太子註。〔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靖觀等二十五館。

凡三十六所。與天通。極言其高與天相近也。〔西京賦〕閣道穹隆。以繫其飾。〔漢書〕元封四年冬十月

騰蓋隱奔星。低鑿避行月。〔史記〕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繫其飾。〔漢書〕元封四年冬十月

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又〔史記正義〕

〔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宋之問

詩〕羣靈引颺聞黃道。王氣周回入紫宸。蕭士贇曰。〔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

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魏文帝詩〕丹霞被日。彩虹垂天。〔漢書註〕細柳。服虔曰在長

安西北。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三輔黃

圖〕〔開輔記〕林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宮周匝十餘里。

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圖邸祭天處。〔遁甲開山

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梁簡文帝上之回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隔桂宮。太白蓋用其句法。〔史記〕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虎非熊。所獲

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

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

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予少而自游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

退。〔梁簡文帝詩〕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列子〕周穆王升崑崙之邱。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

之上。蕭士贇曰。詩言漢武巡幸回中。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豈為求賢哉。明皇亦好神仙。此其諷

諷之作與。

獨不見〔樂府古題要解〕獨不見。言思而不得見也。胡震亨曰。梁柳惲

本辭。奉帝長信宮。誰知獨不見。唐人擬者多用獨不見二字。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

曲。蕭本作西。風催〔一作櫻〕寒梭〔一作櫻〕響。月入霜闈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蟻

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關西北馳。借問誰家子。

幽并遊俠兒。〔水經注〕白狼水又北經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新唐書〕北狄列傳。契丹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又云。室韋。契丹別種。城據黃龍。北傍潞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太平寰宇記〕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北一百二十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蕭關海東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處。〔爾雅翼〕蕙。大抵似蘭。花亦春開。蘭先而蕙繼之。皆柔黃。其類端作花。蘭一蕙一花。蕙一蕙五六花。香允於蘭。〔陸機草木疏〕莎雞如蝶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諧。〔爾雅翼〕莎雞。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謂之絲絲娘。〔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織。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耳。○塞音賽。莎音梭。

白紵辭二首〔樂府古題要解〕白紵歌古辭。感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行樂。其譽白紵曰。賈妙輕雲色如銀。綉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韞巾拂塵。按舊史稱白紵。吳地

揚清歌。一作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

寒雲夜捲。繆本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寒鴻。玉顏滿堂樂未終。〔嵇康詩〕微歌發皓齒。〔李延年詩〕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頰翹翹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高誘註。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沈約白紵辭〕長袖拂面為君施。〔鮑照詩〕霜高落塞鴻。按〔鮑照白紵辭〕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健妓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太白此篇句法。蓋全擬之。蕭本以館娃日落歌吹釐一句續作末句。便不相類。今從古本。

其一

館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天。胡本作天。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太平寰宇記〕〔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劉逵註。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中。張女樂而宴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崔駰七依〕回神百萬。一笑千金。〔廣韻〕。戲。絹也。〔新序〕客有歌於郢中。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唐書〕子夜。晉曲也。○娃音哇。戲音戲。

其二

吳刀剪綵一作綺。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

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鮑照詩〕吳刀楚製爲佩褱。長安有狹邪曲。

麗服鮮芳春。〔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註。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顏師古註。結風。亦曲名也。〔史記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禦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楚之急風以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江總詩〕挂纓銀燭下。莫笑長。

鳴鴈行胡震亨曰。鮑照本辭。漢鴈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嘆其遭彈射似爲己之逢難寫感。觀湘吳一語可見。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脚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

翼往復還。客居烟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

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淮南子〕北方曰委羽。高誘註。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謝靈運詩〕噉噉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淮南子〕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脚蘆而翹以備矰弋。高誘註。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脚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繳矰。江南沃鏡。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脚蘆數寸。以防矰繳焉。一銳代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往來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脚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蘆。懼之不敢捉。〔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鄭玄周禮註〕。結繳於矢謂之矰。賈公彥疏。繳。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史記集解〕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

日增。〔西都賦〕增繳相纏。張銑註。增繳。箭上加纜而射。更羸引弓虛發而下。鴈見大獵賦註。○繳音灼。

妾薄命

〔樂府古題要解〕妾薄命。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冥私之數不久。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

漢帝重一作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

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一作難重。收君情

一作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一作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

幾時好。〔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曰

上。遂成婚焉。立為太子。年十四即位。長主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遂衰。驕妒滋甚。女巫楚

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

珠玉。揮袂出風雲。〔裴松之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郡

氏開見後錄〕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註〕

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琦按此說似乎新穎。而按之取義。斷腸不若斷根之當也。〔史記〕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幽州胡馬客歌〔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有幽州馬客吟。即此也。胡震亨曰。梁鼓角橫吹

本詞。言剿兒苦貧。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則依題立義。敘邊塞逐虜之事。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

雲端。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

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

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鹿頭四光芒。爭戰若繆本作蜂攢。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

安閑。〔鴛鴦〕今北方有白鴛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本草綱目〕鴛鴦狀似鴛。有蒼白二色。今以白而小者爲鴛。大者爲鴻。蒼者爲野鴛。〔說文〕掉。搖也。〔漢書西域傳〕樓蘭王治捍尼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閭榷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又〔嚴助傳〕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漢師古註。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也。北海匈奴奴中地名。〔漢書蘇武傳〕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又〔匈奴傳〕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蓋與中國絕遠處。〔西都賦〕割鮮野食。〔孔安國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燕支山已見本卷王昭君詩下。〔史記〕昂曰髦頭。胡星也。正義曰。昂一星爲髦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揚齊賢曰。蜂攢狼奔之聚叢也。〔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唐六典註〕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千里。〔裴松之三國志註〕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史記〕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書〕狼一星在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

卷五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樂府古題要解〕門有車馬客行。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

〔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有門有車馬客行。

歌瑟調三十八曲中

門有車馬客行一作金鞍耀朱輪

一作雲

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

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

停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

飄飄蕭本作飄飄

三十春空

談帝繆本作霸

王略

紫綬不挂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

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爲泉下人

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北風揚胡沙

〔漢書〕楊惲家方隆

埋賢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

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敵非兵旗。於是解去敵佩。留其條瓊以為章表。敵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瓊。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勿改。〔舊唐書〕二品三品紫綬。三綬紫黃赤紅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戰國策〕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宋玉九辯〕廓落分羈旅而無友生。呂延濟註。廓落。空寂也。〔唐六典註〕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陸機詩〕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何晏福慶賦〕乃大運之攸辰。〔賈誼鵬賦〕大鈞播物。如瘳註。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顏師古註。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史記索隱〕〔盧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此詩有北風揚胡沙。埋鬢周與秦之句。當是天寶末年兩京覆陷之後所作。

君子有所思行

〔樂府古題要解〕君子有所思行。陸機命駕登北山。鮑照西上登雀臺。沈約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歡。晏安燼毒。滿盈所宜敬忌。

與君子行異也。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官闕羅北極。萬井驚畫出。九衢如

絃直。渭水銀河清。

繆本作清。銀河。

橫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施。廐馬散

連山。軍容威絕域。伊臯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

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爭西輝。

蕭本作何。會西飛。

匿。無作牛山悲。惻

愴淚沾臆。

〔太平廣記〕終南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陝西志〕紫閣峯在西安府鄠縣東南二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杜甫詩〕云。紫閣峯陰入漢陂。即

此是也。〔初學記〕〔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福地記〕云。其山東

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名曰福地。〔王逸九思〕增述今青冥。註云青冥。太清也。天覽。天之邊際也。詳見明堂賦註。〔爾雅〕

北極謂之北辰。此以喻天子之居而言宮闕羅列於其中也。〔鄭玄周禮註〕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此借用其字作里巷解。〔鮑照詩〕九衢平若水。〔楊炯詩〕官路直如絃。〔雍錄〕唐都本隋都也。在

漢長安故城東南。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隆曠。西次灋水。〔三輔黃圖〕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嵇康琴賦〕瑤瑾翕施。李善註。翕施。

威貌。〔歷代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厰至四十萬，後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副牧領。〔新唐書〕開元初馬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半馬之牧。布諸道百。皆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軍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二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歲半總六十萬五千五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縮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漢書〕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伊尹泉陶。以喻美宰臣。衛青霍去病。以喻美將帥。歌鐘。歌時所奏之鐘。見擬恨賦註。圓光。謂望日之月。〔後漢書〕日者。太陽之精。〔周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也。爲太傅。五歲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爲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者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吳均詩〕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詳見二卷註。〔沈約詩〕那知神傷者。歸溪淚沾臆。〔說文〕臆。胸骨也。○絕音釋。又音赫。陰音昌。臆音益。

東海有勇婦

原註。代關中有貞女。○按〔晉書〕關東有賢女。乃擊舞舊曲五篇之一。其辭已亡。關中有貞女。當是關東有賢女之說。

梁山感杞妻。慟

蕭本作痛。

哭爲之傾。

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

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

蕭本作然。

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

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躡

一作跳。

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

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

蕭本作史。

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

流芳播滄瀛。名

蕭本作志。

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

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

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

蕭本作素所。

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

事立獨揚名。

〔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城爲之崩。〔曹植詩〕乃云。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與列女傳諸書所載殊異。太白用梁山事。蓋本之曹詩也。〔後漢書〕精誠所加。金石爲開。蘇子卿無報讎殺人事。以此相擬。殊非倫類。按〔曹植精微篇〕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是知蘇子卿乃蘇來卿之誤也。越有處子。出於南林。奪劍術。詳見四卷結客少年場註。〔史記〕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左傳〕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註。仇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李邕爲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所謂北海李使君。疑卽其人也。〔後漢書〕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滄瀛。謂東方海隅之地。又滄州景城郡。瀛州河間郡。與青州北海郡相鄰近。似謂其聲名播於旁郡也。〔曹植詩〕名在壯士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呂延濟註。古無紙。史書皆書竹帛。〔陸機詩〕竹帛無所宜。李周翰註。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漢書〕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涓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醴。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媼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涓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遂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渡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戰國策〕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悅。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曰土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讐。趙襄子曰。義士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屋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襄子曰。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起臣不愛死以成名。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吳越春秋〕吳王既殺王僚。又虞慶忌之在鄰國。要離乃與子胥見吳王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

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奔諸侯而行。越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來見慶忌。慶忌信其謀。據師士卒。途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顛而殛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噉噉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蹙然不行。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貪主棄行。非勇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遂投身於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伏劍而死。○掉音窈。縱音題。紫音樂。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羃。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縫爲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葛草延蔓而生。引長二三丈。其葉有三尖。如楓葉而長青。背皎。莖亦青色。取其皮。纏練作絺。以爲絺綌。謂之黃葛者。是取既成絺綌之色而名之。以別於蔓草中之白葛。紫葛亦葛諸名。不致相混耳。七八月開花成穗。紫與相承。紅紫色。〔古前溪歌〕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葛花紅紫。而此云黃花。恐誤。綿羃。密而相覆之意。〔小爾雅〕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謝惠連詩〕裁用箇中刀。縫爲萬里衣。〔漢書〕及使絕國者。顏師古註。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俱屬交州。顏師古註。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舊唐書〕漢武帝開百越。於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唐時所謂日南郡。即驩州也。去西京一萬二千四百餘里。去東京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所謂蒼梧郡。即梧州也。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一百里。俱屬嶺南道。〔詩國風〕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鄭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未退。朱傳曰。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未四句。即周南葛覃服之無敢意也。○羃音覓。

白馬篇

〔樂府古題要解〕白馬篇。曹植白馬飾金羃。鮑照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按〔樂府詩集〕白馬篇。是雜曲歌之齊瑟行。

龍馬花雪毛。蕭本作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山虎手接太行。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

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經百戰。一作萬戰場。匈奴

奴盡奔逃。一作波濤。歸來使酒氣。未肯拜一作下。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蕭本作濠誤。隱蓬蒿。

〔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梁簡文帝詩〕金鞍照龍馬。羅袖拂春桑。〔漢書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節氣者。皆歸慕之。顏師古註。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

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北堂書鈔〕魏文帝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為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淮南子〕云。寶劍之色如秋霜。〔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錡之劍。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王僧孺詩〕朔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獨雞事許見二卷註中。〔晉書〕南山白額猛獸為患。

周處入山。射殺猛獸。〔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體以為枕。示服猛也。冥山。或作宜山。所謂宜山虎也。〔曹植詩〕仰手接飛猱。李善註。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雌虎。〔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後漢書〕殺人如刈草然。〔漢書〕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卿。衆庶榮

其名節。觀而慕之。〔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各中。故以為名。〔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弘農縣也。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

以此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自此關移在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矣。又云。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里至河南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舊唐書〕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南史〕檀道濟左右腹心。並經百戰。〔漢書〕龐參為人剛直使酒。

顏師古註。使酒。因酒而使氣也。〔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楠桑而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謝朓詩〕清甕左長薄。荒徑隱蒿蓬。○猱音鏡。劇音極。洮音桃。

又音

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食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

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綠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

〔邢昺爾雅疏〕崑崙山記云。崑崙山。一名崑邱。〔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文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靈樞金長內經〕下藥處世。上界玉京。註云。

玉京。無爲之天也。三十二帝之都。〔步虛經〕玉京山在無上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居五億五萬五十五重。天最上頂也。〔枕中書〕玄都玉京七寶山。周圍九萬里。在大羅天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樹。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始天皇太元聖母所治。中宮是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是九天真人三天真人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岳洞室。夫以得道大聖衆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岳。羣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萬終天路。玉京山也。〔王勃春思賦〕狂夫去去無窮已。穢妾春蛾身未起。〔梁簡文帝詩〕清謳出絳唇。〔陸機詩〕冷冷鐵指彈。〔藝文類聚〕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

氣西躡。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九十日之外。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元和郡縣志〕綠氏山在河南府綠氏縣東南二十九里。王子晉得仙處。〔列仙傳〕王子晉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遇道士浮邱公。授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綠氏山嶺。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琦按此詩是送一道流應詔入京之作。所謂仙人十五愛吹笙。正實指其人。非泛用古事。所謂朝天赴玉京者。言其入京朝見。非謂其超昇輕舉。舊註以遊仙詩擬之。失其旨矣。

○食與餐同。液音亦。綴音鈞。

怨歌行 自註。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爲怨歌行。○文選有班婕妤怨歌行。卽新裂齊紈素一首也。李善註。歌錄曰。怨歌行古辭。言古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

十五入漢宮 一作 **花顏笑** 一作 **春紅** 一作 **君王選玉色** 一作 **侍寢金** 一作 **屏中薦枕嬌夕月**

卷衣戀春 一作 **風寧** 一作 **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一作 **沉憂能傷人** 一作 **綠鬢成霜蓬** 一作 **一朝**

不得意 一作 **世事徒** 一作 **爲空** 一作 **鸚鵡換美酒** 一作 **舞衣罷雕龍** 一作 **寒苦不忍言** 一作 **爲君**

奏絲桐 一作 **腸斷絃亦絕** 一作 **悲心夜忡忡** 〔傳玄怨歌行〕十五入君門。一別愁華髮。〔楚辭〕玉色

閉金屏。〔宋玉高唐賦〕願薦枕席。李善註。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古樂府有秦

王卷衣曲。〔庚信燈賦〕卷衣素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漢書〕趙飛燕姊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

寢感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琬註。沉。深也。〔孔融論
感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吳均詩〕綠鬢愁中改。司馬相如以鸚鵡裘就市人楊
昌贊酒。詳見四卷註。蕭士贊曰。離龍。謂舞衣上
之離畫龍文也。〔詩國風〕憂心忡忡。○忡音沖。

塞下曲六首〔樂府詩集〕〔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
延年造。唐人有塞上塞下曲。蓋出於此。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

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天山冬夏有雪。見四卷註。按〔白帖〕脩有折楊柳之曲。
〔釋名〕金鼓。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太白以玉鞍對金

鼓。則金鼓自是一物。有引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解者。恐未是。〔漢書〕樓蘭王為匈奴反間。數遮殺
漢使。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
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婿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角僕罪。天子遣我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後
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
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握雪海上食。拂沙隴

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宋書〕李孝伯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呂氏春秋〕
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後漢書〕餘完復與燒何大蒙賊張

掖。攻沒鉅鹿塢。殺虜國吏民。段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
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漢書〕大月氏國。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乃遠去。過
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完號小月
氏。又〔匈奴傳〕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倉與餐同。氏與支同。

其三

駿馬似繆本作如。風颭。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挿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

空青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嫫媸。〔謝靈運詩〕鳴鞭道大河。〔史記正義〕括地志云。
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

十二里。〔雍錄〕中渭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攷〕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渭橋者是也。後世如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民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也。〔陝西通志〕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百步。漢武帝造名便橋。唐名咸陽橋。中渭橋在咸陽東二十五里。秦時造。所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者也。東渭橋。在高陵縣南十里。不知始於何時。或云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者也。古來罕稱渭橋者。大槩專指中渭橋也。〔庚信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薛道衡詩〕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詳見二卷羽檄註下。〔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後漢書〕客星芒氣白爲兵。〔初學記〕星光曰芒。〔揚素詩〕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三輔黃圖〕麒麟閣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按彎弓以上三句。狀出師之景。插羽以下三句。狀戰勝之景。末言功成奏凱。圖形麟閣者。止上將一人。不能偏及血戰之士。太白用一獨字。蓋有感乎其中歟。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風也。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繞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窗滿。月度霜

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淚流空自知。

黃金塞。邊上地名。未詳所在。〔鮑照詩〕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遠月隨弓影。胡霜拂

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長楊賦〕天兵四臨。〔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

使者至郡合符。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註。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置京師。左以與之。〔鮑照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後漢書〕坦步葱雲。咫尺龍沙。章懷太子註。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漢也。〔鮑照詩〕塞甲被胡霜。〔明餘慶詩〕劍花寒不落。〔漢書〕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比至郁城。郁城距之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怒。因留屯敦煌。天子赦囚徒扞寇盜。

發惡少年及邊驍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行至宛城。宛貴人共殺王。貳師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軍還入玉門關者萬餘人。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一作殺。氣天上合。鼓聲

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靜妖氛。〔史記〕胡騎入代句。往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李陵歌〕徑萬里今度沙漠。按沙漠。亦作沙幕。一曰大

磧。漢時謂之幕。唐時謂之磧。在古敦煌郡之外。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絕無水草。不可駐。雖鳥獸亦不能居之。〔鮑照詩〕天子按劍怒。〔史記〕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

詔拜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說文〕隴。大坂也。隴底。謂山隴之下。天水郡之大坂。名曰隴坂。亦曰隴底。與此不同。〔漢書〕高皇后嘗忿匈奴。

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北史〕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來日大難。來日大難。即古善哉行也。蓋摘首句以命題耳。〔樂府古題要解〕善哉行。古詞。焉。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善哉行。乃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蕭本作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

相存。誘我遠學。海凌繆本作三山。陞憩五岳。乘龍天飛。目瞻兩角。繆本作乘龍上

兩角。授以神仙。蕭本作藥。金丹滿握。螭蛄蒙恩。深媿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

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來日。謂已來之日。猶往日也。

〔韓詩外傳〕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梁宣帝賦〕餐霞永日。靜坐千春。〔魏武帝詩〕越陌度阡。枉用相存。〔說文〕存。恤問也。〔謝靈運詩〕越海凌三山。李周翰註。三山。瑩萊方丈瀛洲也。〔鄭康成周禮

註〕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莊子〕螭蛄不知春秋。陸德明註。司馬云。螭蛄。寒蟬也。一名螭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螭蛄也。或曰山螭。秋鳴者

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螭蛄。螭蛄也。即楚辭所謂寒蜩也。〔述異記〕昔炎帝女溺死東

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常啣西山木石填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燕。

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北川。誓不飲其水。詩意言人命短促。有如蟪蛄。今蒙恩而殺之神藥。使得長生。其德深矣。思欲報之。却如精衛銜一木以填東海耳。甚言其德之深而無以為報也。〔抱朴子〕黃帝過崑崙。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蟬翼九五。視九五天子之位如蠅翼之輕也。〔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詩國風〕蒼蠅之聲。

塞上曲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漢書〕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屬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

翟之侵。譬猶蚘蛇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

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

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雍錄〕秦漢唐駕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

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時顏

利所犯者。在便橋之北。謂之西渭橋者是也。五原郡。漢武帝所置。其後更變不一。至西魏改大興

郡為五原郡。後又改鹽州。隋末為梁師都所據。唐貞觀二年平師都。復置鹽州及五原縣。天寶元年

改鹽州為五原郡。在太宗時但稱鹽州。不稱五原。史言突厥頡利建牙直五原之北。正指五原縣也。

其地即漢北地郡之馬嶺縣地。西接鹽州靈武郡。東抵夏州朔方郡。南界慶州安化郡。北與突厥相亞。

今約其處。當在寧夏衛界中。若漢之五原郡。領縣十六。延袤甚廣。在唐時豐州九原郡。勝州榆林

郡。皆其地矣。〔漢書〕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括地志〕

陰山在北塞外突厥界。〔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

利可汗嗣立。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所謂大漢無中策也。傳言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癸未。頡利至於渭水便橋之北。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會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聚軍繼至。軍容大威。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頡利請和。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所謂匈奴犯渭橋之事也。傳言頡利設牙直五原之北。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所謂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之事也。又〔李靖傳〕言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太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眾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乘千里馬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此詩所謂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以下之事是也。或曰。此詩亦可定為泛詠邊事。何以決其為詠美太宗武功歟。曰。兩漢而下。匈奴犯邊。未有至於渭橋者。至唐武德年間。始有此事。以此知之。或曰。既美本朝矣。又何以用大漢漢家字耶。曰。太白本以唐之初年。與頡利和好為非是。而不可直言。故借漢以喻。而嘆其失禦戎之策也。至漢家二字。唐人入用入詩章。以為中國二字之代稱。歷宋元明皆然。何必滯此為疑耶。洪邁選萬首唐人絕句。分此詩為三章。頓覺無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

玉階怨 題始自謝朓。太白蓋擬之。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照階月。

〔西京賦〕金沘玉階。〔宋之間詩〕雲母帳前。

初泛簾。水精簾外轉逶迤。〔沈佺期詩〕水精簾外金波下。雲母窓前銀燭回。蕭士贇曰。水精簾以水精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時卷所謂聖於詩者此歟。〔韻會〕玲瓏。明貌。〔毛氏韻增〕云。玲瓏。月光也。然用玲瓏。不如玲瓏為勝。

襄陽曲四首

襄陽曲。即襄陽樂也。〔舊唐書〕襄陽樂。宋隨王誕所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襄州。夜間諸女歌謠。因作之。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

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顏醉郎目。〔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遺產為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非也。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綠水。花月使人迷。〔隋書〕梁武帝之在襄鎮。有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識者言銅鞮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與。襄以鐵鞮。揚州之士。皆面縛如搖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後人改鞮爲鞮。未詳其義。○鞮音題。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一一作陽下。頭上白接羅。倒著還騎馬。〔世說〕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

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說文〕酩酊。醉也。〔廣韻〕接羅。白帽也。酩音頂。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一作水色如霜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元和郡縣志〕峴山在襄州襄陽縣東南

九里。東臨漢水。古今大路。〔水經注〕峴山牟祜之鎮襄陽也。與鄉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湘中記〕白沙如霜雪。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世說註〕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荒蕪養魚

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大堤曲

按梁簡文帝作雍州十曲。內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蓋本於此。漢水臨一作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

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一統志〕大堤在襄陽府城外。〔湖廣志〕大堤東臨漢江。西自萬山。經灑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

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餘里。〔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款。〔江總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何遜詩〕不見眼中人。空想南山寺。

宮中行樂詞八首

原註。奉詔作。五言。○〔本事詩〕玄宗嘗因宮中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

於後。遂命召李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謔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晷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逾利。鳳珠龍擊。律度對偶。無不精絕。據此。則當時本

作十篇。今存八首。想已逸其二矣。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

輦歸。只愁歌舞散。一作

化作綵雲飛。〔古詩〕盈盈樓上女。李善註。〔廣雅〕曰。竈。容也。盈與巖同。古字通。〔陸機詩〕來步紫微。呂向註。紫

微。天子宮也。〔通志略〕石竹。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多像此為衣服之飾。所謂石竹繡羅衣也。按石竹乃草花中之纖細者。枝葉青翠。花色紅紫。狀同剪刻。人多植作盆盎之玩。或以為即藥品中之瞿麥。未詳是否。〔唐陸龜蒙咏石竹花二首〕會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據此。則衣上繡畫石竹花者。大朝時已有此製矣。〔西樵賦〕乘茵步輦。唯所息晏。〔胡三省通鑑註〕步輦不駕馬。使人挽之。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一作

關。翡翠珠一作

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一作

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太白全用之。〔東京賦〕下難輦於東廂。薛綜

註。輦。人挽車。雕。謂有雕飾也。〔楚辭〕嬌容修態。絕洞房。〔西京雜記〕皇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詬笑。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漢書〕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為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徵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使伶。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乃立使伶為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儀舍。其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面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是在昭陽舍

者。乃其女弟合處。非飛燕也。然「三輔黃圖」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沈佺期詩」飛燕侍寵昭陽殿。玳瑁飲恨長信宮。古人亦有此說。飛燕在昭陽之句。蓋有所自矣。

其二

盧橘爲秦樹。蒲桃出一作是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一作水。簫吟一作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一作何必向回中。一作何必在回中。○〔上林賦〕盧橘夏熟。郭璞註。今蜀中有給客。或如彈丸。或如拳。逼歲食之。即盧橘也。〔史記索隱〕應劭云。伊尹書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許。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悉種蒲萄苜蓿極望。〔沈約詩〕烟花繞層曲。〔馬融笛賦〕近世雙管從宛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張鏡註。完。西戎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與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盧思道詩〕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荀子〕風風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又〔列仙傳〕齊史善吹簫。鳳凰來止其屋。事見後六卷註。唐仲言曰。此章句法以蒲橘發端。而以烟花承之。開而合也。以絲管起下而以簫篋分對。合而開也。說者以起伏開合獨推工部。豈其然乎。

其四

玉樹一作殿春歸日。一作好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

嬌來燭蕭本作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蕭本作嬌。〔藝文類聚〕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

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鏗鏘有聲。然詩人用玉樹。多是言樹美好。如琪樹珍樹之類。不關漢武事也。〔張衡靈憲〕弄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茫。母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姮音恒。

其五

卷五 樂府四十四首

一四七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
無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一作相親。〔說文〕曙。曉也。〔劉綱新語〕春葩含日似笑。秋葉
坐。〔南史〕齊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

之青樓。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
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
飾之。〔度人經〕珠樓竦琳庭。〔藝文類聚〕〔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媪兒童為藏鉤之戲。
分爲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
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二籌為一郡。〔辛氏三秦記〕曰。昭
帝母鈞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注此也。〔酉陽雜俎〕舊言藏鉤起於鈞弋。蓋依
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鈞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為藏鉤也。〔列子云〕瓦掘者巧。鈞掘者憚。黃金掘
者昏。〔殷敬順徵訓曰〕強與掘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朋。
謂之鐵鷗。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
也。〔東蘭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為戲矣。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
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好蕭本作光輝。〔詩國風〕春日遲遲。毛傳曰。遲遲。舒緩也。正
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
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畫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
四體縮燥。不見日行急促。惟見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
意實異也。〔盧照鄰詩〕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韻會〕仗。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又
唐制。殿下兵衛曰仗。〔宋之問詩〕綵仗紅
旌遶香閣。〔沈佺期詩〕北闕晴空綵仗來。

唐制。殿下兵衛曰仗。〔宋之問詩〕綵仗紅
旌遶香閣。〔沈佺期詩〕北闕晴空綵仗來。

水綠繆本作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長安志〕與慶殿前有瀛洲門。內有南薰殿。北有龍池。〔史記〕蕭丞相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集解云〕〔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律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雍錄〕關本大明宮圖。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邱遲詩〕馳道聞鳳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笙體鳳故也。〔風俗通〕秦帝使素女鼓瑟而悲。〔魏略〕太祖遣鄧鄠淳詣臨淄侯植。淳歸對其所知。漢植之才。謂之天人。〔關天傳信記〕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道理。間以毬織蒲博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墮。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文獻通考〕楚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以角勝負。豈非蹴鞠之變歟。〔庚信詩〕今朝非風日。園苑足芳菲。〔二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夢檉。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樓璧瑤。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藏右平。黃金為鑿帶。間以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蕭士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也。清平調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曰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為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飛燕事迹相類。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輟遊宴之樂而為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感。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卽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琦按蕭氏此說甚鑿。使解詩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句度字權之。則古今之詩無一而非諷時諷政之作。而忠厚和平之旨。蓋於是失矣。尤而效之。幾何不為讒邪之嚆矢哉。

清平調詞三首

〔太真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

進情平樂詞三章。承旨由若宿醒。因援筆賦之。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撰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偏將換。則遞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欲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琦按〔唐書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有正平調。高平調。則知所謂清平調者。亦其類也。蓋天寶中所製供奉新曲。如荔枝香。伊州曲。涼州曲。甘州曲。霓裳羽衣曲之儔歟。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註。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阿無險。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王逸註。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太平御覽〕〔登真隱訣〕曰。崑崙瑤臺。是西王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上真秘文盡在其中矣。〔沈約詩〕含吐瑤臺月。琦按蔡君謨書此詩。以雲想作蕙想。近世吳舒島傳之。且云蕙想衣裳花想容。與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鬢開。俱從梁簡文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脫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實為虛。尤見新穎。不知何人誤作雲字。而解者附會楚辭青雲令白霓裝。甚覺無謂云云。不知改雲作蕙。便同嚼蠟。索然無味矣。此必君謨一時落筆之誤。非有意點金成鐵。若謂太白原本是蕙字。則更大謬不然。

其二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

新粧。〔水經注〕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

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知書。則雲雨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讚貴妃會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琦按力士之譏惡矣。蕭氏所解。則尤甚。而按之太白起草之時。則安有是哉。巫山雲雨。漢宮飛燕。唐人用之已為數見不鮮之典實。若如二子之說。巫山一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豔冶。飛燕一事。只可以喻微賤之宮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諸子初不以此為忌耶。古來新臺艾殺諸作。言而無忌者。太抵出自野人之口。若清平調。是奉詔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宮闈暗昧之事。君上所諱言者而微辭隱喻之。將斬君知之耶。亦不斬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龍之逆鱗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極妄之人。當不為此。又太真入宮。至此時幾將十載。斯時即有肅君愛主之親臣。亦祇以成事不說。既

往不咎。付之無可奈何。而謂新進如太白者。願託之無益之空言而期君之一悟。何其不智之甚哉。古來文字之累。大抵出於不自知而成於莫須有。若蘇軾雙槍之詩。而謂其求知於地下之螿龍。蔡確車蓋亭之十絕。而箋註其五篇。悉涉譏調。小人機穽。深是可畏。然小人以陷人爲事。其言無足怪。而詞人學士。品薦詩文於數百載之下。亦效爲巧詞曲解以擬議前人辭外之旨。不亦異乎。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楊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亭以沉香爲之。如柏梁臺以香柏爲之也。按〔雍錄閣本〕與慶宮圖。龍池東有沉香亭。

鼓吹入朝曲

按〔樂府詩集〕齊永明八年。謝朓奉鎮西隨王敕。於荊州道中作鼓吹曲。一曰元會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鈞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獵曲。

七曰從戎曲。八曰送遠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鈞天以上三曲。頌帝功。校獵以上三曲。頌藩德。太白鼓吹入朝曲之作。蓋本於此。

金陵控海浦。綠水帶吳京。鏡歌列騎吹。颯杳引公卿。搥鐘速嚴妝。伐鼓啟

重城。天子憑玉几。繆本作案。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裙爛明星。朝罷沐浴

閑。遨遊闖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景定建康志〕金陵。古揚州之域。在周爲吳。春秋末屬越。楚滅越。并有其地。以

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宋書〕金甲燭天庭。灑灑震海浦。〔謝朓鼓吹入朝曲〕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顏延年詩〕嚴險去漢宇。襟衛從吳京。李善註。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宋書〕漢鼓

吹曲曰鏡歌。〔樂府詩集〕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鏡歌。〔宋書〕建初錄云。務成黃鸞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吹鼓。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鮑照詩〕賓御紛

颯杳。劉良註。颯杳。衆盛貌。〔後漢書〕清河孝王慶。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妝衣冠待明。〔詩小雅〕征人伐鼓。毛傳曰伐。擊也。〔漢書〕天子負皦依。襲翠被。憑玉几。〔隋書〕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

非待臣解之。蓋防刃也。〔盧思道詩〕臺苑威善裾。〔太平御覽〕〔鄴國志〕曰。潤州覆舟山有闡風亭。〔李善文選註〕劉瓛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兩觀莫築。懸

法無所。今禮感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觀。以表舊章。於是遣匠量功。鑿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六朝事跡〕建康縣北五里有二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

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服。〔景定建康志〕〔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爲天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

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倕為銘。琦按此篇。蓋擬六朝人之作。故以金陵吳京為辭。蕭氏以為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陵吳京何預。而朝罷鐵遊之地。亦不當在閩風亭矣。其說非是。○補音晉。鏡音撓。撓音推。

秦女休行

原註。古詞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左詩曰。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仇。左執白楊刃。右據

魯宛矛。仇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今為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袖。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為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傲我都巷西。丞卿羅東向。坐女休懷懷。曳裾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墮髓擊鼓赦書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

作。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墜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

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

聶政姐。萬古共驚嗟。

〔羽獵賦〕前後邀遮。〔漢書〕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周易〕履虎尾。〔隋書〕齊赦日則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集囚

徒於闕前。搗鼓千聲釋枷鎖焉。〔說苑〕宋孝王問司馬屠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屠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搗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為澤。金。西方也。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搗長竿。使眾人觀之。〔尚書〕大辟疑赦。孔傳曰。大辟。死刑也。〔戰國策〕聶政刺殺韓傀。因自皮而抉眼屠腸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發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缺黃育。高成荆矣。曰。而死而無名。父母已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胡震亨曰。按女休事奇烈。第重述一過。便堪擊節。太白擬樂府有不與本辭為異。正復難及者。此類是也。

秦女卷衣

樂府古題要解有秦王卷衣曲。言咸陽春景及宮闈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戀也。太白作秦女卷衣。點旨各殊。未詳所本。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

來尙可當微身奉捧。

本作日月飄若螢之火。

本作光願君採葑菲無以下體妨。

未央紫宮。俱見前註。「法苑珠林」賢愚經云。坐黃金牀。紡黃金纒。「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漢書」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沈約為六宮拜章」奉日月之華。侍巾屨之末。「魏書」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詩國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箋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論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顏色之衰。并棄其德。○菲音斐。

東武吟

一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東武事異。榮華徂謝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郡。今高密諸城縣是也。「元和郡縣志」密州諸城縣。卽漢東武縣也。屬琅邪郡。

樂府章所謂東武吟者也。「海錄碎事」東武吟樂府。詩人有少壯從征伐。年老被棄遊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

微躬。恭承鳳凰詔。歛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

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依本作巖

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

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此二句。詩本誤失去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本作日

疎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一作不慙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一作扁舟尋釣翁。○「劉峻廣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沈約詩」便欲息微躬。「漢書」恭承嘉惠令。顏師古註。恭敬也。「十六國

春秋〕石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書鳳凰口中。鳳既啣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繩纏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麟皆用金。〔宋書〕殷焯居黃門為清切。〔魏書〕劉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蟬嶸。〔梁簡文帝圍城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隋書〕分司丹禁。侍衛左右。〔上官儀詩〕清切丹禁靜。〔顏之推詩〕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鮑照詩〕渾石亂煙虹。〔賈誼新書〕天子車曰乘輿。〔淮南子〕建翠蓋。高誘註。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註〕扈。大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扈從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不取行之義。所未詳也。〔石林燕語〕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晉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所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去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張協詩〕朱軒耀金城。劉良註。金城。長安城也。〔史記〕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水經注〕魏武與張繡戰於宛。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舊唐書〕京兆府有昭應縣。本隋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天寶三載。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為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琦按自乘輿擁翠蓋而下。是指其侍從溫泉宮而言。宮在新豐縣之驪山下。正直唐京師之東。太白入朝。在天寶一二三載。是時新豐尚未省也。〔顏延年詩〕依巖聽緒風。又曰。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漢書〕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桓譚新論〕揚子雲從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獸出外。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少氣。〔王筠詩〕自知心所愛。獻賦甘泉宮。〔鮑照詩〕片善辭草萊。〔漢書〕公孫弘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曹植詩〕玉樽盈桂酒。夏黃公綺里季事見四卷註。○歎音旭。又音忽。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者恐未必然。○邯音寒。

妾本叢蕭本作臺女揚蛾繆本作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歎一辭玉階

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漢書〕

叢臺災。顏師古註。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隅。〔沈約詩〕揚蛾一含睇。嬋娟好且修。明發。天光初發。謂明且時也。

詳見二卷註。

出自薊北門行〔樂府古題要解〕出自薊北門行。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笑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本殺氣凌穹蒼。列卒一作陣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一作旆颯凋

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

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一作歌歸咸陽。〔漢書〕晁曰旄頭。胡星也。〔後漢書〕傷敗種係。

武奏車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虎竹見五卷註。〔詩小雅〕戎車既安。〔宋書〕戎車立乘。夏

日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應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轅上。〔史記〕項羽曰。國兵

新破。王坐不安席。〔鮑照詩〕天子按劍怒。〔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漢書〕上古王者遣將也。謁而推

轂。日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晉書溫嶠傳〕西陽太守鄧岳。尋陽太守褚誕等。連

旗相繼。〔漢書〕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應劭註。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註。沙土

曰幕。直度曰絕。顏師古註。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

中磧耳。〔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幕。〔爾雅〕穹蒼。蒼天也。邢昺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窿而

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後漢書〕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又

〔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紫塞詳見三卷註。〔廣雅〕緊。急也。〔說文〕颯。颯風也。〔廣韻〕

大角。軍器。〔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曰本出兗胡。以驚中國之馬。〔太平御

覽〕〔宋樂志〕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

或以皮爲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此器俗名拔邏迴。蓋胡虜警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

離亂。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梁簡文帝詩〕城高短簫迴。林空畫角悲。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本卷

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

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種落。謂其種類及部落也。〔魏志〕正始七年。韓那奚等數十國各

率種落降。

○單音蠟。

洛陽陌

胡震亨曰。即橫吹曲之洛陽道也。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天津。洛陽橋名。見二卷註。

北上行〔樂府古題要解〕苦寒行。晉樂奏。魏武帝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巖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巖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

高崗。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

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懣繆本作感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

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

草木不可飡。飢飲零露漿。嘆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

天光。〔北邊備對〕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此其爲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薊至秦。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西京賦〕磴道

選倚而正東。李善註。磴道。閣道也。〔廣韻〕磴。登陟之道也。〔廣雅〕磴。高也。〔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牟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初學記〕冬風曰巖風。

〔十六國春秋〕志載奔鯨。截彼醜類。〔淮南子〕堯之時鑿齒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高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頰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按天寶十

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引兵南向。河北州縣。望風瓦解。遂克太原。連破靈昌陳留滎陽諸郡。遂陷東京。范陽本唐幽州之地。詩所謂沙塵接幽州者。蓋指此事而言。其曰烽火連朔方者。祿山遣其

黨高秀嚴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振武軍去朔方治所甚遠。其烽火相望。告急可知。其曰奔鯨夾黃河者。指從逆諸將。如崔乾祐之徒。縱橫於汲鄴諸郡也。其曰鑿齒屯洛陽者。謂祿山據

東京僭號也。〔魏文帝詩〕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魏文〕劇。尤甚也。攔坂。謂山之岡攔坡坂。〔後漢書〕上攔坂。陟高岡。是也。或引〔三秦記〕天水之攔坂爲註者。非是。〔陸機詩〕渴飲堅冰漿。飢

待零露餐。〔鄭康成毛詩箋〕驂。兩駢也。〔左傳正義〕初駕馬者以二馬來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驂。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駢。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

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駢。指其駢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說驂而駢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又〔禮記正義〕車有一轅而駢馬駕之。

中央兩馬來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裏。兩驂雁行。〔通鑑辨誤〕史紹釋文曰。三馬爲驂。余按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夏后駕兩馬謂之驪。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又益

以一駢謂之駢。自時厥後。夾轅曰服。兩旁曰驂。詩所謂兩服上裏。兩驂雁行者也。〔書洪範〕王道平平。〔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胸。○磴音莧。劇音極。攔音攔。掉。徒了切。條上聲。又徒弔切。條

去聲。食同餐。

短歌行

按〔樂府詩集〕短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又按〔古今注〕謂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壽夭之分。李善曰。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鬢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皆指歌聲之長短耳。非言壽命也。斯蓋命隨之意歟。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

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一作與人駐頽一作顏。光〔拾遺記〕天清地曠浩茫茫。〔法苑珠林〕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

耳。〔高誘淮南子註〕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蕭士贇註。麻姑鬢成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母矚然白首之意。天公與玉女投壺大笑事見三卷註。〔劉向九嘆〕維六龍於扶桑。〔楚辭小司命〕援

北斗兮酌桂漿。〔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

空城雀〔樂府詩集〕〔樂府解題〕曰。魏照空城雀云。雀乳四散。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姑腹辛傷。免網羅而已。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羣。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飲乳未

嘗足。食君糠粃餘。嘗恐鳥為逐。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

分絕所欲。〔說文〕嗷。衆口愁也。〔高唐賦〕衆雀嗷嗷。〔碑雅〕釋鳥云。桃蟲鷦其雛鷦。陸機曰。今鷦鷯是也。似黃雀而小。〔說苑〕曰。鷦鷯巢於葦。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鷯一名鷦雀。〔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說文〕糠。穀皮也。稅。不成粟也。〔韻會〕鷦。鷦鳥也。似鷦而小。〔歐陽建詩〕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藝文類聚〕〔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

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鷦音僚。鷦音僚。

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如錐。取矛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紘之。如刺棘然。故鷦

鷦鳥也。似鷦而小。〔歐陽建詩〕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藝文類聚〕〔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

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鷦音僚。鷦音僚。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一作更。短亭。〔謝朓詩〕生烟紛漠漠。呂向註。漠。分散也。〔謝靈運詩〕林壑歛暝。

色。〔詩國風〕佇立以泣。毛傳曰。佇立。久立也。〔王褒燕歌行〕長望闔中空佇立。〔東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海錄碎事〕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詩人玉屑〕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煙如織云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會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寄國奇所寄筆談〕小曲有咸陽沽酒實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為。未知孰是。揚繪本事曲子云。近傳一闕云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皆定其為太白之作者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和中。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珠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尙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辯其非太白之作者也。餘見下首註。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

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作宮。闕。〔三輔黃圖〕灞橋在長安東。跨柳贈別。〔天寶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為銷魂橋。〔雍錄〕漢世凡東出函潼。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為別也。〔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亦曰樂遊原。〔雍錄〕唐曲江。本秦鹽州。至漢為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暹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游賞。後賜寧申岐薛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月。京城士女。咸即此被服。帝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賦詩。〔蔡琰胡笳〕故鄉隔兮音塵絕。○〔筆叢〕云。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咸以為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賦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頹。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

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頹。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

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執耳。原二詞嫁名太白。亦有故。草堂記。宋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偽題太白以冠其籍耶。琦按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然考古本太白集中缺此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真贋誠未易定佚。筆叢所辨。未為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偽題。則非也。蓋菩薩蠻一詞。自北宋時已傳為太白之作矣。

卷六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題始於梁費昶。太白蓋擬之。〔樂府詩集〕〔通典〕曰。白馬。春秋時衛國曹邑。有黎陽津。一曰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發白馬。言征戍而發兵於此也。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一作洪。波武安有震瓦。易水

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

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史記正義〕〔括

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唐六典〕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唐書百官志〕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

線為袋。油囊為表。節垂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劉履曰。簫鼓。軍中鼓吹之樂也。〔史記〕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救之。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荆

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今不復還。〔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蕭士贊曰。鐵騎。馬之帶甲者。〔山海經〕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濮水。郭璞註。今滹沱水出屬門鹵成縣南

武夫山。〔史記索隱〕滹沱。水名。并州之川也。〔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史記正義〕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

海。〔揚雄長楊賦〕西歷月窟。〔韻會〕略。取也。〔漢書〕張良略地唐蒙。略通夜郎。顏師古曰。凡言略地。謂行而取之。〔史記〕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

西七十里。屬安定郡。〔後漢書〕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朔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靉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太平寰宇記〕

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翰海。〔班固封燕然山銘序〕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漢書〕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元和郡縣志〕鹽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為戎程所居地。及始

皇并天下。屬梁州。漢武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地有原五所。故號五原。五原。謂龍游原。乞地千

原。青嶺原。崑崙原。橫槽原也。〔後漢書〕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北邊備對〕漢趙信既降匈奴。與

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漢之名始通中國。幕者。漢也。言沙積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鄭玄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正義曰。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現文止武也。〔詩周頌〕載戢干戈。〔說文〕戢。藏兵也。○漣音呼。沱音駝。

陌上桑

〔樂府古題要解〕陌上桑古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感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錄相和歌有十五曲。其第十五曲曰陌上桑。

美一作遊。女謂橋東一作縮綺衣。春還一作還來。事蠶作。五馬如飛龍一作如花飛。青絲結金

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

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寒蠶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

但怪旁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謂橋已見五卷註。〔鮑照詩〕季春梅始落。工女

屏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瀆。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參先朝奉云。故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續繁露〕云。太守五馬。莫知的確。〔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則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原非定制也。漢有細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居易和春聲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抗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游攬撥春。杜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似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琦按今本毛詩鄭註。但云周禮州長建旗。謂州長之屬。無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之文。是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師古杜詩註云。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爲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今傳記。羲之並未嘗爲永嘉太守。則其說亦僞也。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今按羅敷行古詞已

有五馬駒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靈齋閑覽〕及〔學林新編〕云。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故爲五馬。與廳說相符。然無他證確然可據。唯〔沈約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卽古之諸侯。故有五馬之稱。庶幾近之。前之數說。似皆未的。〔王融詩〕車馬若飛龍。長衢無極已。〔古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江淹詩〕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羅敷行〕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漢書〕使君顯生殺之柄。顏師古註。爲使者故謂之使君。〔西京雜記〕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尋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郭璞爾雅註〕寒蠶似蠶而小。青色。〔謝朓詩〕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踟躕。欲行不進之貌。○知音池。躑音除。

枯魚過河泣 按〔樂府詩集〕枯魚過河泣。乃雜曲歌辭。古詞曰。枯魚過河泣。何時復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慎出入。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日制。誰使爾爲魚。徒勞 爲 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

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爲誠。 一作識。○〔說

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廣韻〕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太平御覽〕〔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二三尺。厚六寸。眸子如三升碗。大骨可爲方曰。〔淮南子〕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史記〕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鼓。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增禮。高祖寔踞置。甚慢易之。趙相貫高怒。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且。於余切。音苴。鯨音擊。鯢音倪。

丁都 一作 督 護歌 〔宋書〕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督護丁時收斂瘞埋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時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

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也。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繆本作鑿盤石。無由達江澚。君看石芒

碣。掩淚悲千古。〔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潤州丹陽縣。本舊雲陽縣。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故鑿之。以救其勢。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天寶元年改為丹陽縣。〔馮衍顯志〕

賦〕沂淮濟而上征。〔世說〕備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今之水牛。淮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人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漢書〕挖舟而入水。顏師古註。

挖。曳也。音它。〔成公綏〕坐盤石。漱清泉。李善註聲類曰盤。大石也。〔毛萇詩傳〕水涯曰澚。〔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

此篇蕭註謂是詠秦皇鑿北阮以壓天子氣一事。或曰為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聲為喻。又引吳孫權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坵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以首句觀之。似

咏其事。琦嘗以全篇詩意。參歷三事皆不類。知其皆非也。考芒碭諸山。實產文石。或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儼舟搬運。適當天旱水涸。牽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勞苦。太白憫之而作此詩。鑿

字舊本或作繫字。萬人繫盤石。無由達江澚。詩旨益覺顯然。即作鑿字。謂此萬夫所鑿之盤石。為數甚多。無由即達江澚。如此詮釋。自亦無礙。督護似謂當時監督之有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者。謂芒碭產此文石。千古不絕。則千古曾為民累。有心者能不觀之而生悲哉。

隱見如此。較之舊說。似覺稍當。○拖與挖同。喘音舛。芒音忙。碭音唐。又音蕩。

相逢行一作有贈。○〔樂府詩〕相逢行。乃相和歌清調六曲之一。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鷓鴣曲同。

朝蕭本作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一作珠箔開金鞭遙指點。

玉勒近遲迴。夾轂相借問。疑一作知從天上來。一本下多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蹙

不得一作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

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一作春風正糾結。青鳥來何遲。願因

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

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

五花馬詳見三卷註。〔曹植詩〕謁帝承明殿。〔魏都賦〕房車之非大明宮園。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李肇記曰。學士

下直。出門相諶。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二三昧者。釋氏語言其去纏縛而得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皆步行。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三輔黃圖〕金玉珠璣為簾箔。〔薛道衡詩〕臥駝飛玉勒。立騎轉銀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古相逡行〕夾轂問君家。〔水經注〕長安東出第三門本名驪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劉公酒德頌〕捧甕承槽。御杯散醴。白露已清冷。〔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風澹蕩俛思多。〔陳子昂詩〕春風正澹蕩。自露已清冷。〔詩國風〕錦衾爛兮。〔鮑照詩〕春

郭璞註。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又〔大荒西經〕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曰少鷲。一名曰青鳥。郭璞註。皆西

王母所使也。〔古長歌行〕老大徒傷悲。〔揚升菴外集〕載太白相逢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驛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太白號

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琦嘗細校其文。所謂不同數字者。雲車作雲中。疑從作知從。蹙入青綺門。常歌共啣杯。作嬌羞初解珮。語笑共啣杯。不得親作不相親。他本亦有同者。

若近還回作乍還迴。願因作願言。更報作御寄。當年失行樂。作壯年不行樂。老去作老大。而中間又無春風正澹蕩三句。則諸本絕無同者矣。據此樂史原本。明中葉時尙有存者。今則斷缺殘編。絕

無覩矣。不深可惜乎。○箔音薄。

千里思一作千里曲。○魏祖叔辨有此詩以細君辭。漢字王嬙卽虜衛爲辭。太白擬之又以蘇李相思爲辭。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作愁見

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一作**書報天涯。**〔史記〕使李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

武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

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漢書地理志〕代郡有五原關。〔太

平寰宇記〕鹽州五原郡。今理五原縣。唐貞觀二年縣與州同立。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

爲郡邑之稱。〔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李善註。絕國。絕境之國也。琦按文選有李少卿答

蘇武書。李周翰註。〔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在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此詩末聯正用其事。又按〔文苑英華〕載唐人省試詩題。有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其事他書所不見。更屬異聞。因並錄之。

樹中草 梁簡文帝作樹中草詩。其辭曰。幸有青袍色。聊因翠幄凋。雖間珊瑚蒂。非是合歡條。

鳥啣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

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謝靈運詩〕青青野田草。〔漢書〕客土疏惡。〔潘岳揚仲武詩〕如彼危根。當此衝鷲。

君馬黃 按〔宋書〕漢鼓吹鑿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馳蔡有禱。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

馬。笑人安終極。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

既照曜。高冠何赭赫。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士 繆本作夫。時

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 一作何益。〔車數驥馬詩〕意欲驂驪走。先作野遊盤。〔後漢書〕

徐愛註。絕赫。赤色貌。〔漢紀〕五侯羣弟皆通敏入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尙。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漢書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詩小雅〕兄弟急難。○絕音釋。

兄弟急難。○絕音釋。

擬古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門望帝 繆本作子。蕩

漾不可期。安得黃鸝羽。一報佳人知。〔廣信詠鏡詩〕光如一片水。〔江淹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呂延濟註。帝子。娥皇女英。蕩漾。

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鸝兮報佳人。

折楊柳 〔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

垂楊 一作楊。拂淥水。搖艷 一作豔。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窗烟。美人結長

想對此心悽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一作沙邊。○〔漢紀〕匈奴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租天地鬼神。

少年子 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拔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

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史記〕樽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玉海〕秦有章臺宮。蘇秦傳云。朝於章臺之下。揚雄云。請生收功於章臺。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焉。〔沈佺期詩〕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衡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途餓死於首陽山。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紫騮馬 按樂府詩集橫次十八曲中有紫騮馬。〔古今樂錄〕曰紫騮馬。古辭曰。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

紫騮馬 若梁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徐陵諸作。多咏馬而已。

紫騮行 一作騮。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城。一作遠。

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 一作何。得念 一作戀。春閨 紫騮。赤色馬也。唐人謂之紫騮。今人謂之棗騮。〔沈佺期騮馬詩〕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瞳。〔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按障泥。是披馬鞍旁者。〔胡三省通雅〕類篇。馬障泥曰鞞。蜀註云。擁護泥障也。白雪黃雲。皆唐詩戍名。白雪戍在蜀地。與吐蕃接壤。杜詩屢用之。黃雲戍未詳所在。〔戎昱詩〕擒生黑山北。殺敵黃雲西。〔薛逢詩〕豈知萬里黃雲戍。血迸金澆臥鐵衣。○障音帳。

少年行 二首 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弇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弇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弇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弇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弇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

有時因聲。魯句踐爭博一作情。勿相欺。

〔漢書音義〕筑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

細頸。〔太平御覽〕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肩圓。品聲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樂。〔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古襄陽歌〕舉鞭問葛疆。何如弁州兒。〔徐誥詩〕少年負壯氣。歌介立衝冠。〔史記〕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墮。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而叱之。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餘見擬恨賦註。

其二 此首一作小放歌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水經註〕凌雲臺西有金市。北對洛陽壘〔藝文類聚〕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太平寰宇記〕三市。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兌為金。故曰金市。

白鼻騮

按〔樂府詩集〕高陽樂人歌。古今樂錄曰：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出於此。其詞曰：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銀一作鞍。白鼻騮。綠地池。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一作春風細雨落花時。揮鞭直就胡

姬飲。〔毛萇詩傳〕黃馬黑喙曰騮。〔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鑲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綠地字本此。〔揚升菴外集〕引此詩作綠池。又曲為池字作解。甚謬。蔽泥。即障泥也。詳見前紫騮馬註中。○關音瓜。又音戈。

豫章行

蕭士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一作燕人。擯赤羽。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

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一作百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

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鬪死。爲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

髮繆本作。成斑。〔鮑照詩〕荆風吹朔雪。〔元和郡縣志〕魯陽關。在鄧州向城縣北八十里。今鄧州二州於此分境。荆豫徑途。斯爲險要。〔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

〔太平寰宇記〕汝州魯山縣有魯陽關。〔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返三舍。卽此地也。漢改爲關曰魯陽關。按〔唐書來瑱傳〕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衆。又

戰汝州。獲牛馬橐駝。知是時汝鄧之間爲賊所往來之處。胡風代馬。北擁魯陽關。蓋指安史之兵歟。〔水經注〕僚水又徑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濟度之

要。其水東北徑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豫章古今記〕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通典〕豫章郡建昌縣有上遼津。〔江西志〕上僚水在南昌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建昌縣。經奉新縣流入。僑遠遼三

字雖異。其實一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鮑照蕪城賦〕白楊早落。〔爾雅〕閑。習也。〔漢紀〕李廣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太

平寰宇記〕落星山在廬山東。周圍一百五十步。高丈許。〔圖經〕云。昔有星墜水化爲石。當彭蠡灣中。俗呼爲落星灣。〔一統志〕落星湖在江西彭蠡湖西北。湖有小山。相傳星墜水所化。陳王僧辯破

侯景於落星灣。卽此處。蕭士登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浮於波瀾之上。隆冬水涸。可以步涉。寺居

其上曰法安院。○鯨音擊。

沐浴子 胡震亨曰。沐浴子。梁陳間曲也。古辭。澡身經蘭汜。濯髮雋芳洲。折榮聊躡躅。攀柱且淹留。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一作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

爾同歸。〔楚辭漁父篇〕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又〔雲中君篇〕浴蘭湯兮沐芳。

高句麗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鐵狚。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鞬鞞。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東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麗。〔石林燕語〕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麗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

麗。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北史高句麗傳〕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

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樂簡文帝詩〕夜月似秋霜。

淥水曲

淥水。本琴曲名。太白襲用其題以寫所見。其實則采菱采蓮之遺意也。

淥水明秋日。

蕭本作月。

湖南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楚辭〕登白蘋兮望。王逸註。蘋草

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爾雅翼〕萍游其大者蘋。葉正四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韓非子〕蔡女爲齊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

桓公大懼。

鳳凰曲

羸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滅綵雲斷。遺聲落

西秦。〔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鸞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秦。嬴姓也。故稱秦女曰羸女。〔陳子昂詩〕結交羸臺女。吟弄昇天行。〔藝文類聚〕狹疑註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

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鸞雛。多紫色者鸞鷲。多白色者鷲。〔鮑照詩〕鳳臺無遺駕。簫管有遺聲。○羸音盈。

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鸞雛。多紫色者鸞鷲。多白色者鷲。

鳳臺曲按〔樂府詩集〕梁武帝製上雲樂七曲。其一曰鳳臺曲。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

雲迎。一作心。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已見上首註。

從軍行〔樂府古題要解〕從軍行。皆從軍旅辛苦之詞也。按〔樂府詩集〕從軍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

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北史〕史薛出玉門道。擣虜破之。〔後漢書〕竇憲遣左校尉耿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破之。按〔白帖〕

笛有落梅花之曲。〔顏師古漢書註〕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戰國策〕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唐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法苑珠林〕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扇一豎一臥。外鑲裏木。如懸諸鈴。必掩此關。實灌天固。〔釋迦方誌〕鐵門關左右石壁。其色如鐵。鐵固門扉。懸鈴尚在。即漢塞之西門也。出鐵門關。便至親貨羅國。○單音準。

秋思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驪。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

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江淹詩〕碧樹先秋落。〔張華禽經註〕倉庚。今謂之黃鸝。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其色黛黑而黃。

故名黛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為楚雀。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歲華紀〕蕪秋風曰涼風。〔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莎雞。即今之紡績蟬。詳見四卷註。又〔鄭樵爾雅註〕莎雞一名酸雞。一名搏雞。黑身赤頭。似斑貓。似另是一種。恐非是。〔楚辭〕蘋蘩擣而節離兮。芳以歌而不止。詩人用艾葦字本此。〔古詩〕綠葉發華滋。○鸝音離。莎音梭。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

羅帷。蕭士贇曰。燕北地寒生草遲。當秦地柔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與其夫方萌懷歸之志。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猶秦桑之已低綠也。未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此詩可謂

得國風不淫不
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闕氏。黃葉落。妾望白自登臺。海上一作月碧雲斷。單于一作蟬秋色來。

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慎蒙名山記〕焉支山在陝西山丹衛東南五十里。一名山

丹山。漢霍去病將萬騎涉狐奴水。過焉支山。即此。燕支。即焉支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北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圍高帝於

白登山。即此也。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邱陵也。〔李穆叔述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水經注〕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

白登山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橋上登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太平寰宇記〕白登臺在雲州雲中縣東北三十里。〔山西通志〕白登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城東一百四十里。上有

白登臺。即冒頓圍漢高帝處。〔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跋青陂道。暮上白登臺。謂此。〔舊唐書〕單于都護府。秦漢時雲中郡地也。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五

百五十七里。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都三千里。○單音蟬。

子夜吳歌四首

〔宋書〕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後人因為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吳聲也。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

留連。〔陌上桑古辭〕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

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

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其二

夫。〔梁武帝子夜四時歌〕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飢。

鏡湖三百里。幽菖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

王家。〔通典〕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文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浪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

其堤塘周圍三百一十里。都畿田九千餘頃。〔毛萇詩傳〕菖菖。荷花也。〔說文〕芙蓉未發爲菖菖。已發爲芙蓉。〔方輿勝覽〕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北流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之所。○

菖。戶感切。音菖。
菖。徒感切。談上聲。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

遠征。〔詩國風〕見此良人。正義曰。妻謂夫曰良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

臨洮。〔鄭玄周禮註〕女奴曉裁縫者。唐時臨洮郡卽洮州也。屬隴右道。與吐番相近。有莫門軍神策軍在。右爲西羌之地。○洮音桃。又音叨。

對酒行

繆本少行字。○〔樂府古詩要解〕對酒行闕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爲樂。勿徇名自欺也。〔樂府詩集〕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十五曲。十曰對酒行。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

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曹植詩〕松子久吾敬。〔阮籍詩〕安期步天路。

松子與世違。稱赤松子曰松子本此。〔元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路史〕酈氏水經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抱朴子〕安期先生者。賣藥於

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詩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鳥一量爲報。畱書曰。復數千歲。

求我於蓬萊山。道家謂仙去曰羽化。〔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費景詩〕人生百年如流電。〔陶潛詩〕有酒不肯飲。〔王仲宣詩〕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李善註。含情。謂舍其歡情而不暢也。

估客行 繆本作估客樂。○〔通典〕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常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劍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斂。使大樂

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垂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嚙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

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鳥蕭本作燕泛

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

愁髮。曉吹員胡本作質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眞珠簾

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

熒照孤寢。有使蕭本作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

巾拭淚生繆本作坐氤氳。明年若更繆本作更若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嚙蛾。蹙眉也。〔古詩〕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呂向註。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漢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

一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志〕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庭也。按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自漢訖於後魏。車師君長。相承不絕。後魏之後。煙滅無聞。蓋爲匈奴所并。高昌據其地。貞觀十四年。於此置交

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按〔新唐書〕隴右道有西州交河郡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改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郡。有縣五。一曰交河縣。自縣

北出四百餘里至北庭都護府。府有瀚海軍。清海軍。神山鎮。沙鉢城。耶勒城等處。十守捉其地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楚辭〕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劉孝

綽詩〕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杜審言詩〕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毛詩正義〕漏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濕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十六國春秋〕涼州人胡據盜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南都賦〕寢於蘭堂。呂延濟註。蘭者。取其芬芳也。〔沈約爲竟陵王發講疏〕星羅寶帳。雲間梵筵。〔飛燕外傳〕趙婕妤奏書於后。奉五色同心大結一盤。〔謝莊詩〕瓊筵妙舞絕。〔法苑珠林〕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言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合國。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物也。角子曰。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爲怪。〔鮑令暉詩〕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枕。〔劉孝威詩〕紅巾向後綰。金管臨鬢斜。〔胡三省通鑑註〕富貴之家。幃中率以胭脂染之爲真紅色。唐之遺俗也。陽臺雲。用巫山神女語。見二卷註。○嘯音貧。絨音兼。戌音怒。寤音寤。

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讐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蕭本作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

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

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

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繆本作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珊瑚鉤詩話〕樽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說文〕八寸謂之咫。〔徐陵與裴之橫書〕文辭簡略。禮等平交。〔三國志〕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狗。謂以身從物也。〔鶴林玉露〕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漁隱叢話〕〔藝苑雜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捺野鶴如霜鬣。遮莫隣雞

下五更。李太白詩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琦按遮莫你古時五帝二語。乃明皇時劉朝霞溫泉宮賦中語也。然按神記中已有遮莫一試萬試之辭。則自晉時已有此語矣。〔漢書陳萬年傳〕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蕭士養曰。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巨眼者必能辯之。

長歌行

〔樂府古題要解〕長歌行。古辭。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供饑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詞。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閑長歌。不與古文合。按〔樂府詩集〕長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

桃李得蕭本作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個

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

春。誰能賞蕭本作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

長落日月後。強歡蕭本作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說文〕潤。竭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竹

帛已見五卷註。〔世說〕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經霜愈茂。○潤音瀟。貫音世。或音射。

長相思

日色欲一作盡。花含烟。月明如一作欲。素愁不眠。趙琴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

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

目。今作繆本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王勃詩〕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吳均詩〕

趙瑟鳳凰柱。吳璫金疊尊。〔揚齊賢曰〕。鳳凰柱。刻瑟柱為鳳凰形也。〔鮑照詩〕蜀琴抽白雪。李善註。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漢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師古註。速邪

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後漢書竇憲傳〕遂登燕然山。去塞二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是知燕然山為漠北極遠之地。又唐時有燕然州寄在靈州迴樂縣界。是突厥九姓部落所處。

見〔舊唐書地理志〕〔傅毅舞賦〕目流眇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見〔舊唐書地理志〕〔傅毅舞賦〕目流眇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猛虎行

一作猛虎吟。○〔樂府古題要解〕猛虎行，陸士衡為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內有猛虎行。古辭云。

餓不使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驅。蓋取首句二字以命題也。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一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

琴。旌旗繆本作旌旌。誤。旌字即旌字也。續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蕭本作顛。倒。秦人半作燕地

囚。胡馬翻脚洛陽草。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鼃未斬海水

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詳見二卷註。〔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窮窮焉固無樂已。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雖有南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因秦者君也。連

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而報誓於弱薛。譬之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斷。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嫫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踴躍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憐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法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淚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家語〕旌旗續紛。下蟠於地。〔韻會〕續紛。雜亂之貌。一曰感也。兩河道。謂河南河北兩道也。〔太平御覽〕〔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為燕太子報仇。把秦王衣袖曰。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按〔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發所部

兵。及同羅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逼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十二月祿山陷東京。丙戌。高仙芝將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會封常清戰敗。帥餘眾至陝。謂

仙芝曰。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伊弘農陰陰濮陽雲中諸郡皆降於祿山。邊令誠入奏事。其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常清。太白意以仙芝不戰而走。損傷士馬。既一輪矣。明皇不責以桑榆之效。而按以失律之誅。非又一失著乎。蓋高將本非庸帥。棄靈寶而守潼關。舊史謂賊騎至關。已有備。不能攻而去。仙芝

卷六 樂府三十八首

一七五

之力也。是其策亦非謬計。自出軍至被戮。僅僅十八日。鹽烏合之兵。當鴟張之虜。為日無多。徒以定者之一言。而遽棄干城之將。太白蓋深以為非矣。又按《通鑑》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杲卿起兵裁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壬戌。城陷。史思明蔡希德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廣平鉅鹿越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朝降夕叛。幽薊城當指此事。舊註引史思明歸降復叛。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事。非是。

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

快壯一作心。鏡牀三匝呼一擲。〔齊夫論〕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散家賈子萬為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

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史記〕韓信。淮陰人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餵信。竟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項梁敗。又屬項羽。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歸漢。漢王以為大將。漢五年。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

母賜千金。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晉書〕熊復傳。劉項存亡。在此一舉。〔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可投狎而騎也。然其駭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春秋考異郵〕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苑〕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擊。曳也。唐詩官署多懸鈴於外。出入則引鈴以代傳呼。〔漢書〕郡守秦官。

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府元龜〕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史記〕鬪雞走狗。六博蹋鞠。索隱曰。王逸云。博。著也。行六棋。故云六博。〔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

古者烏曹作簿。〔晉書〕劉毅於東府聚博請大簿。一劍應至數百萬餘。人并黑續以還。淮劉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寢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辜此耳。○邳音批。掣音徹。楚人

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一作顧盼。許本作盼。繆本作眄。四海雄俠

兩追隨。一作甚。相推。蕭曹會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漂陽酒樓三月春。楊花

茫茫一作漠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一作對且

爲榮。樵牛搗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宣和書譜〕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

初爲常熟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一日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後之論書。凡歐虞褚薛。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水經注〕吳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與吳郡會稽也。〔書召詔〕命庶殿侯甸男邦伯。孔傳曰。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史記〕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溧陽縣以在溧水之陽而名。本漢舊縣。屬丹陽郡。唐時屬江南道之宣州。上元元年隸昇州。昇州廢。還隸宣州。〔晉書〕白紵舞。按舞辭有中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卽白緒也。〔七略〕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史記〕魏尙爲雲中守。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說文〕椎。擊也。〔韻會〕搗。擊也。〔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且且而釣。○琦按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

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遊東越。與旭宴別而作也。於時祿山叛逆。河北河南州郡相繼陷沒。故有旌旗續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之句。高仙芝所率之兵。多關中子弟。今既敗走。半爲賊所擒虜。故有秦人半作燕地囚之句。又唐書李泌傳。言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陽。是又燕地囚之一證也。東京既陷。則胡騎充斥。偏於郊圻。故有胡馬翻洶洛陽草之句。明皇聽宦者之讒。不責仙芝以孟明之效。而卽加以子玉之誅。是賊再虜而官軍再敗也。故有一輪一失關下兵之句。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及杲卿被陷。河北諸郡。復爲賊守。故有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祿山方熾。未能授首。天下將帥。疲於奔命。故有巨鯨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之句。以下泛引張韓未遇之事。以起己之懷長策而見棄。當時竄身南國。流寓宣城。書劍蕭條。僅寄壯心於六博。宜其有腸斷淚下之悲矣。張旭以下六句。皆是美旭之詞。旭嘗爲常熟尉。故以沛中豪吏比之。而賞其胸藏風雲。知其必有遇合之時也。溧陽舊漢。指其相會之地。三月楊花。記其相遇之時。丈夫相見且爲樂。樵牛搗鼓會衆賓。想見一時在會諸人。多有四海雄俠。非髣髴傭伍。傾心倒意。其樂宜矣。而太白於此又將有東越之游。故曰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以示眷戀不忘之意。詩之大旨。最爲明新。揚蕭二氏以秦人半作燕地囚。爲西京破後之事。一輪一失關下兵。爲哥舒翰靈寶敗績。潼關失守。朝降夕叛幽薊城。爲史思明奉表歸降。已復背叛。此皆十五載春三月以後事。引證殊欠精確。或曰。天寶十五載以前。長安未破。則與秦人半作燕地囚之句不合。河北十七郡雖歸朝廷。而幽州乃范陽郡。薊州乃漁陽郡。二州實爲賊守。則與朝降夕叛幽薊城

卷六 樂府三十八首

一七七

之句不合。吾以舊說而是而子說非矣。琦按〔舊唐書〕高仙芝領飛騎驍騎及朔方河西隴西等赴京兵馬。奔名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是其兵多秦人也。既敗之後。半為燕人囚執。以此引證。有何不合。至於河北一道。俱為稜山所管轄之地。故舉其大勢而言曰幽薊。又按〔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蓋古幽冀二州之境。薊字或是冀字之訛。亦未可定。若必據文責實。則思明之以幽薊降也在至德二載之十二月。其叛也在乾元元年之十月。相去一年。朝降夕叛之句。與此大不相合。而與吳興起兵八日之間而諸郡降叛相尋。則甚合矣。况思明背逆之時。正太白流夜郎之後也。詩中並無一語言及。而竄身南國。作客宣城。正天寶十五載之事。乃歷歷言之。故予斷以為是年所作之詩而無疑耳。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至蕭氏贊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為用事無倫理。蘇爾肆為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寫入集中者。蘇黃山谷於澗素草書悲來乎矣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于此篇亦有疑焉云云。今細閱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祿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豎子得以猖狂耳。何為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乃七古之佳者。有識之士。自能別之。不知蕭氏何以云云耶。○盼。音患切。攀去聲。盼音係。盼音免。三字音既不同。義亦各別。世多混書。非也。搥與椎同。傳追切。音鍾。搥。職瓜切。音壘。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卻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二字衍結髮日。未幾離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

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李善文選註〕〔蔡伯喈〕

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列女傳〕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方弘靖曰。去婦辭。本五言詩。自從二字必衍文也。後又云自從離別久。豈得重用。〔蘇武詩〕結髮誰謂髮與匈奴戰之類。皆謂髮初結起勝冠奔時。後人專指去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蓋復用蘇詩耳。〔廣韻〕緬。遠也。〔王筠詩〕幽閨多怨思。停織坐嬌春。〔傳玄怨歌行〕情思如流泉咽不掃。猶循環。憂來不能退。〔劉琨扶風歌〕擗轡長嘆息。淚下如流泉。○緬音勉。

流泉咽不掃。猶循環。

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續本作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

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

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

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許本作似。此顛顛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

寄。誰肯相牽攀。〔酉陽雜俎〕不再交者。虎鬣與玳瑁也。〔桂海虞衡志〕玳瑁形如龜。背甲

鬣。前兩鬣長。狀如蠟。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成一背。其邊裙闊。鬣齒如鋸齒。無足而有四

雌名為鴛。雌名為鴦。雌雄未嘗相捨。飛止相匹。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黑。凡鳥多好以頸相勾。

惟此鳥尤甚。其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頭戴長白毛。垂之至尾。尾與翅俱黑。〔謝朓詩〕歲

華春有酒。〔說文〕鬣。稷雪也。〔初學記〕甬與雪雜下曰鬣。○劇音極。瑁音妹。鬣音錄。君恩

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

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

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江總詩〕未眠解著同心

杯。〔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蕭士贇曰。此篇是顛况棄

婦辭也。後人添增數句。竄入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班班可見。可謂作偽心勞日拙者矣。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看接羅一作行客辭歸。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

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蕭本作醉似泥。峴山接羅。白銅鞮。山公醉。俱

不齋醉如泥。○峴。胡典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盜

襄陽歌

卷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看漢水鴨頭綠。

繆本作綠。

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邱

臺。千金駿馬換小

繆本作少。

妾笑

繆本作醉。

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挂一壺酒。鳳笙

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

楊齊賢曰：鸚鵡，水鳥。其頸長。刻杓為之形。《太平廣記》：鸚鵡螺。

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為名。戴上青綠班入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薛道衡詩》：同傾鸚鵡杯。《瓊媛記》：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坐有碧玉鸚鵡杯。白玉鸚鵡杓。

杯乾則杓自捲。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鸚鵡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也。《謝氏詩源》亦載此事。說頗新僻。然他書未有言及者。恐是因太白詩語而偽造此事。未可知也。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見三卷註。《顏師古急就篇註》：春草雞翹鳥翁。皆謂樂采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鴨頭綠。翠毛碧云。《博物志》：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日乃解。《廣雅》：錢希白南部

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並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酒以為綠者。蓋本此也。《廣信春賦》：石榴聊泛。葡萄醴醴。《廣雅》：醴醴，醴酒也。醴

酒未漉也。《韻會》：醴謂之醴。又云：醴，重釀酒也。然則醴醴者。其重釀之酒而未漉者歟。《詩國風》為此春酒。《詩衛》：紂沉湎於酒。以糟為邱。以酒為池。《韓詩外傳》：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

望十里。《獨異志》：後魏曹彰注個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風俗通》：謹案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也。

咸陽市中嘆黃犬。李斯事。詳裝恨賦註。《詩國風》：我姑酌彼金罍。孔穎達正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闕。人君

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鸛音慈。醴音撥。醴音环。壘。音雷。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繆本作一片龜

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

繆本於哀字下多誰能憂彼身後事。金烏銀鵬葬死灰二句。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鎚。

一作黃金爵。白玉瓶。

李白

一作酒

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世說註》：晉諸公贊曰：羊祜在南夏。吳人悅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遊岷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襄陽百姓於岷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朝野僉載》：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見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韻會》：莓。苔也。《世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俯俄若

山一片石堪共語。《韻會》：莓。苔也。《世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俯俄若

玉山之將崩。〔新唐書地理志〕舒州同安郡。隸淮南道。上貢酒器。又〔李肇〕有隸章力士鑿器。若鑄釜。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以問玉。玉對以巫山神女。且爲朝雲。暮爲行雨。事詳見一二卷註。○葇音梅。鑄音擗。

南都行

文選有張衡南都賦。李善註。李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按南陽是光武舊里。卽位之後。定都洛陽。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

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鄴闌。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穀。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張衡南都賦〕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據其東。李善註。武闕山爲關而在西。

弘農界也。〔後漢書〕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宋書〕王莽忌惡漢而錢文有金。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秦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真人也。〔元和郡縣志〕後漢代祖宅。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里。宅南三里。有白水。〔東京賦〕所謂龍飛白水也。〔漢書〕南陽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蜀都賦〕市屬所會。萬商之淵。〔趙岐孟子註〕

廛。市宅也。〔說文〕闌。市垣也。〔孝經〕紆餘出紫陌。迤邐度青樓。〔漢書霍光傳〕賞賜甲第一區。〔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史記越世家〕范蠡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段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段大夫。〔史記集解〕素王妙論曰。范蠡南陽人。〔史記正義〕百里奚南陽宛人。〔水經注〕百里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

途虞智秦者也。又曰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名三公城。城側有范蠡祠。蓋宛人祠卽故宅也。〔後漢書〕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城南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徐綸后於宛常成里。〔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勿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謝朓詩〕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古詩〕驅車策驚馬。遊戲宛與洛。李周翰註。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曹植詩〕輕裙隨風還。〔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紅陽侯國。〔張景陽七命〕駕紅陽之飛燕。馳唐公之驪驪。〔一統志〕清水在南陽府城東二里。俗名白河。其源出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

野。會梅溪河。灌漑水。畱山黃。集粟稻。泗漑刁等河。與泌水合流。南至襄陽。入漢江。〔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出師表所謂臣本布衣。躬耕南陽是也。○鄜音縵。關音環。陌音麥。

江上吟一作紅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一作當。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

留。繆本作流非。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

榭空山邱。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繆本作嘯。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

水亦應西北流。〔楚辭〕桂櫂兮蘭枻。王逸註。枻。船旁板也。〔韻會〕枻。楫也。一曰枻。〔劉德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述異記〕漢成帝與趙飛燕遊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食其實。入水不溺。〔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穆天子傳〕獻酒千斛。〔郭璞山海經贊〕安得沙棠。制爲龍舟。聊以逍遙。任波去留。〔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體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太白詩意。蓋出於此。蕭士贊曰。黃鶴樓在鄂州西南隅黃鶴山上。〔南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黃鶴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唐閻伯理作記。以文禕爲信。或者又引。〔述異記〕謂駕鶴之賓。是荀叔偉。後人誤作費文禕。今按述異記荀叔偉。字叔偉。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人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是言叔偉於此遇駕鶴之仙。非謂駕鶴之仙卽叔偉也。又或以與蜀漢之大將軍費禕字文偉者。其姓字相同。遂駁其既爲降人郭循所害。何以又能登仙駕黃鶴返憩此樓。夫古今同姓名者甚多。安得謂此二人卽是一人。以此相難。更屬孟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班孟堅雜錄經序〕屈原之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

勤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劉歆答揚雄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楚王臺榭。若章華臺陽雲臺之類。皆楚君所嘗遊憩者。〔鄭康成禮記註〕置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榭乃臺上有屋者也。琦按仙人一聯。謂駕志求仙。未必卽能冰釋。而忘機狎物。自可縱適一時。屈平一聯。謂留心著作。可以傳千秋不刊之文。而獨志豪華。不過取一時盤遊之樂。有執得執失之意。然上聯實承上文泛舟行業而言。下聯又照下文與酣落筆而言也。特

以四古人事排列於中。頓覺五色迷目。令人驟然不得其解。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構耳。○檻以制切。音曳。榭音謝。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雍錄〕天寶中。卽東宮置宜春北苑〔唐詩紀事〕

龍池。與慶宮池也。明皇禪龍之地。〔長安志〕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載初後。因雨水沍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廣。至神龍景雲中。漲巨數頃。澄澹皎潔。深至數丈。嘗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本以坊名池。俗呼五王子池。置宮後。謂之龍池。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紫烟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

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

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萑若蕭本作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

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謝朓詩〕紫殿肅陰陰。〔江總詩〕紅樓千愁色。〔西京賦〕雕楹玉燭。呂延濟註。雕。刻也。楹。柱也。〔張駁東門行〕鳩鵲與鸞黃。間關相

和鳴。〔史記〕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鎬京。紫清。俱見三卷註。又紫清似謂紫微清都之所。天帝之所居也。五雲。五色雲也。宋書。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又曰。若雲非雲。若烟非烟。五色紛緜。謂之慶雲。〔潘岳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李善註。玉輦。大輦也。〔通典〕輦。秦爲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雍錄〕唐東內大明宮。宮南端門名丹鳳門。北三殿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則爲蓬萊殿。殿北有池。亦名蓬萊池。〔三輔黃圖〕未央宮有芷若殿。〔西都賦〕作萑若。芷萑古字通用。又〔三輔黃圖〕漢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灑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公羊傳疏鄭註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註。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梁簡文帝詩〕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風笙。○鑄音浩。萑音止。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二句一作三盃劍舞。秋月忽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

賢。朝天數換飛龍馬。勅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

仙。西施宜笑復宜嚔。醜女效之徒累繆本作集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

妒殺人。〔世說〕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吐壺。壺口盡缺。〔詩國風〕涕泗漣漣。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鳳凰詔。見五卷註。〔太平寰宇記〕〔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黏。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語有紫泥之美。〔東漢

會要〕〔漢舊儀〕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班固兩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李善註。揄。引也。揚。舉也。〔爾雅〕謔浪笑傲。戲謔也。〔漢書元后傳〕曲陽侯相。驕奢僭

上。赤墀青瑣。孟康註。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註。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顏師古註。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

又〔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註。以丹掩泥塗殿上也。〔李善文選註〕〔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胡三省通鑑註〕仗內六廐。飛龍廐賜馬一匹。銀鬃鞍裝轡。〔何遜詩〕玉羈瑪瑙勒。金絡珊瑚鞭。

〔史記〕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王康琚詩〕小隱隱林

藪。大隱隱朝市。〔梁簡文帝駕書賦〕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嚔。〔莊子〕西施病心而嚔。其

星之醜人笑之。亦捧心而嚔。詳見二卷註。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輿地廣記〕邠州。古豳國。西魏置豳州。後周及隋皆因之。煬帝初州廢。義寧二年。復置豳州。唐開元十二年。以字類

幽。改作邠焉。天寶三載。為新平郡。〔唐制〕州之佐職。有長史一人。上州者從五品上。中州者正六品下。下州則不設。其位在別駕之下。司馬之上。如今之通判是也。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

憶昨去家此許本作早為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許本作長飲三百杯。明朝歸

揖二千石。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

繆本作竟。

誰暖落

葉飄揚何處歸。吾兄行樂窮曠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彩雲。燕

姬醉舞嬌紅燭。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

惜餘光及棣華。

〔太平寰宇記〕古幽地。在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幽城。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卽此城也。〔國都城記〕幽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

幽。谷名也。與故柯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云：「幽鄉是也。〔何大復雍大記〕幽谷在邠州東北

三十里。故三水縣公劉立國處。〔陝西通志〕三水廢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五里故幽谷。〔謝朓詩〕稍稍

枝早勁。呂向註。稍稍。樹枝勁強無葉之貌。〔陶潛歸去來辭〕盼庭柯以怡顏。〔郭璞山海經註〕涇水

出安定朝那縣西奔頭山。東西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詩地理考〕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

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

陽三縣入渭。〔僧寶月詩〕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越揚空城。鄭康成一飲三百杯。見三卷註。

〔後漢書〕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三國志〕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廣韻〕曠。日入

也。又黃昏時。旭。日且出貌。〔初學記〕日初出曰旭。〔古詩〕燕趙多佳人。笑者顏如玉。〔吳均詩〕

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晉書〕羊琇性豪侈。層炭和作獸形以溫酒。落。下。豪貴咸競效之。〔江總瑤

瑤盈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

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

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

光振之。〔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曰。承花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然盛。與者。喻弟以敬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涇音京。嘶音西。棣音弟。

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

〔爾雅〕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高數千仞。石壁層疊。有如削成。上有芙蓉落雁玉女三峯。又有八卦池。

太乙池。白蓮池。菖蒲池。二十八宿池。細辛坪。玉女洗頭盆。老君洞。仙棊臺。蒼龍嶺。日

月崖。仙掌巖諸勝。所謂雲臺者。乃其東北之峯也。兩巖競高。四面懸絕。崔嵬獨秀。有若臺

形。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而行。云經黃河底。聞上有流水之聲。

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一作谷。轉秦地

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

海。一作箭流射東海。蕭三峯卻立如欲玉。許本作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

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一作人中有不死丹邱生。明星玉

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邱談天與天語。九重出

入生光輝。東求蕭本作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蕭本作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

飛。〔癸辛雜識〕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

黃河一衣帶水耳。〔郭璞江賦〕盤渦獻轉。凌濤山頽。李善註。渦。水旋流也。張翥註。盤渦。言水深風壯。流急相衝。盤旋作深渦。如轂之轉。〔尚書中候〕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

昧明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註。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天璫。〔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鬪員。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註。巨靈。河神也。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

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躡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太平寰宇記〕

〔名山記〕云。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峯峻。自下小岑疊秀。迄於橫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象之。〔華山記〕太華山削成而四方。直上至頂。列為三峯。其西為蓮花峯。峯之石。處

隆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故名是峯曰蓮花。其南曰落雁峯。上多松檜。故亦曰松檜峯。白帝宮在其間。俯眺三秦。曠莽無際。黃河如一縷水練繞岳下。其東峯曰朝陽峯。峯之左脇中有一峯。狀甚秀

異。如為東峯所抱者。曰玉女峯。乃東峯之支峯也。世之談三峯者。數玉女而不數朝陽。非矣。山之東北。則為仙人掌。即所謂巨靈掌也。巖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凝結成痕。黃白相間。遠望

之。見其大者五歧如指。好奇者遂傳為巨靈劈山之掌跡。掌長三十丈許。五指參差。中指直冠峯頂。長二十丈。唐王涯作太華仙人掌辯。謂太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之。徧為掌形。

俗傳則曰巨靈劈削。掌跡猶存。賈氏談錄。華岳掌。其色丹紫。正如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曰仙人掌者。蓋絕地之上。羣壑聚會之所。石色類然。望之適類於掌耳。

其說皆闕巨靈掌跡之說似矣。而猶不得其體狀。明王履游華山。坐玉女峯東北巖上細察而後得之。乃曰王涯所辨。似得于傳聞。未嘗如吾之近觀也。蓋山石本黑。膏出於壘。從上溜下。作淡黃微白

色。間之黑壁中。上則五歧。下則片鱗。歧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歧間。自遠望之。細者不見。惟見其大者。故五歧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

豈惟此掌爲然。此掌之外。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峯西壁。近於楊氏石室者。其色狀與此掌漏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見辭耳。〔枕中書〕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嶺南名山記〕李白詩石作蓮花雲作臺。今觀山形。外羅諸山如蓮瓣。中間三峯特出如蓮心。其爲下雲臺峯。自遠望之。宛如青色蓮花。開於雲臺之上也。〔郭璞山海經註〕太華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神仙傳〕麻姑手爪似鳥。蔡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王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轡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漢武帝內傳〕王母命侍女法安嬰歌元靈之曲曰。天地雖廓寥。我把天地戶。〔李善文選註〕〔史記〕齊人爲諺曰。談天術。〔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獨音窩。摩音勞。

元丹邱歌

元丹邱愛一作好神仙。朝飲潁川一作水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常

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

窮。〔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酈道元註。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歧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

南流。徑負黍亭。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河南通志〕嵩山居四岳之中。故謂之中岳。其山二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南跨登封。北跨鞏邑。西跨洛陽。東跨密縣。縣亘一百五十餘里。少室山。潁水之源出焉。其山有三十六峯。曰朝岳。曰望洛。曰太陽。曰少陽。曰石城。曰石筍。曰檀香。曰丹砂。曰鐸孟。曰香爐。曰連天。曰紫霄。曰羅漢。曰七佛。曰來仙。曰清涼。曰寶勝。曰瑞應。曰瑤壁。曰紫蓋。曰翠華。曰藥室。曰紫微。曰白道。曰帝宇。曰卓劍。曰白雲。曰金牛。曰明月。曰凝璧。曰迎霞。曰玉華。曰寶柱。曰紫馬。曰白鹿。曰靈隱。星虹字出。〔劉孝

標辨命論〕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然彼是用。〔春秋元命苞〕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事。太白則指星宿虹霓而言。文同而義殊矣。○潁音穎。岑音近層。

扶風豪士歌按〔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扶風郡。本岐州也。至德元載。更郡名曰鳳翔。二載

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太白啣杯酒接殷勤之歡者。

復名扶風郡。蕭士贊曰。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詩。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

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太白啣杯酒接殷勤之歡者。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我亦東奔向吳國。一作來奔深溪上。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

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

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

香風吹。原嘗舂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

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

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天津。橋名。駕洛水上。詳見二卷註。〔陳琳詩〕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說文〕撐。邪柱

也。〔史記〕死人如亂麻。〔司馬相如長門賦〕浮雲鬱而四塞。〔韻會〕賒。遠也。〔詩〕辯抵。扶風豪士歌。方敘東奔。忽著東方日出二語奇宕入妙。此等乃真太白獨長。蕭士贊曰。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江總詩〕大山言應可轉移。〔辛延年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畝將軍勢。調笑酒家胡。〔漢書〕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沽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劉楨瓜賦〕承之以雕盤。暮之以織綺。〔何遜詩〕玉盤傳綺食。〔論衡〕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待客下士。招會四方各三千人。〔左暉詩〕恐君不見信。撫劍一揚眉。〔古豔歌行〕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清

水白石何離離。即水清石見之意。蕭氏註以清水喻目。白石喻齒。恐未是。〔高士傳〕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

遇。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誰。謬然欲設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推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

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公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當如是我。良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

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轅城下。得黃石。良乃寶利之。及良死。與石並葬焉。〔史記〕漢

六年正月封功臣。封張良為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

天下振動，今以三寸五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衣布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擗。抽庚切。音瞠。除音奢。

同族弟金城尉叔升。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與平，本名給平。景龍二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

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延州敷政縣本名固城。武德二年徙治金城鎮。更名金城。天寶元年更名敷政。蘭州五泉縣。咸亨二年更名金城。天寶元年復名五泉。蘭州廣武縣。乾元二年更名金城。凡金城更名者有四處。未知孰是。《李季卿三墳記》先侍郎之子曰叔卿。字萬。天寶現環。德光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經擢國。授薦邑虞樂二尉。魏守崔公訥。泊相國晉公甲科第之。進等舉之。轉金城尉。吏不敢欺。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邱隔海望

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谿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

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

吟達明發。卻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楚辭》仍羽人於丹邱。王逸註。丹邱。晝夜常明也。《太平御覽》《孔

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懸溜十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山谷絕洞。崢嶸無底。長松葛藟。幽竊其上。《方輿勝覽》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一名燒山。其上石壁皆如霞色。望之如堆熒然。故人以此名山。《天台山志》赤城山。天台山之一小山也。石皆赤色。壁立如城。《韻會》嵐。山氣也。《新唐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山陰縣。以其在會稽山之北。故名。《水經注》山陰縣。川明土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謝朓詩》下屬帶回溪。呂延濟註。回。曲也。花源。謂武陵之桃花源。見二卷註。《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劉良註。疊嶂。重山也。明發。見二卷註。《馬融廣成頌》張雲帆。《鮑照詩》穿池類溟渤。李善註。溟渤。二海名。《郭璞山海經註》渤海。海岸曲崎頭也。○嵐。盧舍切。音婪。嶂音帳。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

雪。《繆本作

朝飡石中髓。小山

連一作

聯。縣向江開。碧峯巉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

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一作不。

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王逸楚辭序〕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

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其意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古今注〕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福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琦按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辭序。以贊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則指白毫子隱居之地而言。白毫子。蓋當時逸人。嚴滄浪以為太白呼八公為白毫子。非矣。〔列仙傳〕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神仙傳〕王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澗如雷聲。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棗大。用攜少許。歸與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彈彈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曰。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食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謝靈運詩〕洲紫渚連縣。劉良註。連縣。不絕貌。〔論衡〕項曼都曰。有數仙人。將我上天。日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水經注〕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土。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器。雞犬噉之者俱得上昇。〔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梁園吟一作梁苑醉酒歌。〇〔一統志〕梁園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遊賞之所。

我浮一作乘。黃河一作雲。去京闕繆本作關。挂席欲進一作往。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

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一作醉。遂作梁園歌。御憶蓬池阮公

詠。因吟綠水揚洪波。〔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木華海賦〕波如崑山。〔漢書〕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如淳註。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窳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孫王以功親為大園。築東苑方三百里。廣雖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

歸於平臺。則近矣。壽之城得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使極遠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感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鳳陳。是用追芳昔譽。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雪賦」亦云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元和郡縣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左傳」宋景公父爲宋平公所築。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與鄒枚相如之徒並游其上。即此也。「阮瞻詠懷詩」徘徊臺池上。還願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鸞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舊匹。俛仰懷哀傷。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

豈暇繆本作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一作如清秋。玉

素一作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一作如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

事高潔。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一作咄咄書空字。還滅。○〔梁武帝詩〕平頭奴子擊履箱。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

墳。荒城虛一作遠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一作賓今安在。枚馬先

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按〔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諫而得交

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後奪晉鄆兵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又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

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震天下。「太平寰宇記」信陵君墓。在開封府浚儀縣南十二里。「藝文類聚」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漢書」枚乘。淮陰人。游梁。梁客

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司馬相如。成都人。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遊士居。「一統志」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

開封府城南。又東合蔡河。名漢碧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作梁園歌而忽問以信陵

歡語。意謂以信陵之賢。名震一世。至今日而墓域且不克保。況梁孝王之賢不及信陵。其歌臺舞榭。又焉能保其常在乎。此文章總托法。不是爲信陵致慨。乃是爲梁王禱恨。並爲

自己解愁。以見不如及時行樂之爲得也。故下遂接以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一作莫歸。連呼五白行一作投六博。分曹賭酒酣一作看。馳暉歌

且謠。意方遠。東方高臥時一作還。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招魂〕菴蔽象基。有六博些。分曹並進。迨相

迫些。成鼻而牟。呼五白些。王逸註。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也。倍勝為牟。五白。簿齒也。言已棊已鼻。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北於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吳會漫錄〕五木之戲。其四為玉采。貴也。其八為珉采。賤也。五木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楚辭成鼻而牟。呼五白。鼻二為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鼻。必呼五白也。〔海錄碎事〕六博。用十二棊。分黑白各半擲之。分曹賭酒。分為二曹以賭酒之勝負也。〔謝朓詩〕馳暉不可接。李善註。馳暉。日也。〔詩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君何。謝笑而不答。

鳴臯歌送岑徵君

原註。時梁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元和郡縣志〕鳴臯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東北十五里。〔河南通志〕清冷池在宋州宋城縣東北二里梁孝王名九臯山。昔有白鶴鳴其上故名。〔太平寰宇記〕清冷池在宋州宋城縣東北五十里。一故宮。有釣臺謂之清冷臺。今號清冷池。〔神州古史考〕清冷池在歸德府城東梁園內。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

容舳。邈仙山一作神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

虹。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羆。舔啖峯岵一作岑危。危一作柯振石駭

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叡。〔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西

都賦〕帶以供河涇渭之川。呂向註。供河。大河也。〔甘泉賦〕馳聞闔而入凌競。服虔註。凌競。恐懼也。顏師古註。凌競者。言寒涼戰栗之處也。冰龍鱗者。冰有鋸齒。參差如鱗也。〔韻會〕舳。小船也。形如刀。〔集韻〕或作舳。通作刀。〔詩〕會不容刀。〔釋名云〕二齒斛以上曰舳。三百斛曰刀。〔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天籟。謂空中因風氣作聲。不假物而成者也。〔碑蒼〕嘈嘈。聲衆也。〔鮑照詩〕霜崖縞土膏。〔謝朓詩〕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袁宏二國名臣贊〕供颶扇海。二頰揚波。〔上林賦〕玄猿素雌。

李善註。玄猿。猿之雄者玄色也。〔西京雜記〕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宜百金。舔啖。吐舌貌。〔木華海賦〕夏巖叡。〔釋名〕山多小石曰叡。叡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縞音稿。岵音吟。啖音銜。

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兮

何待。若返顧之黃鵠。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

幽居兮越巖嵒。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一作萬壑。〔蘇武〕黃龍一詩

黃鶴一反顧。徘徊應懷然。〔史記〕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江淹別賦〕金闕之諸彥。蘭臺之羣英。〔孔叢子〕中車命駕。〔鄭玄周禮中車註〕巾。魯衣也。李善文選註。軒。車通稱也。巾征拜者。以帷蒙在車之上也。〔謝靈運詩〕連綿巖巖嵒。李善註。巖嵒。崖之別名。〔謝莊月賦〕素月流天。〔白帖〕琴曲有風入松。〔樂府詩集〕琴集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巖。語塞切。年上聲。嵒音譚。

望不見兮心氛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澗以下淥。波小

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冥一作鶴清唳。飢聽嘖呻。塊蕭本作

獨處此幽默兮。愀一作空山而一作愁人。〔謝惠連雪賦〕氛氳蕭索。李善註。氛氳。威貌。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淮南子〕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管輅別傳〕龍者陽精。以鱗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謝朓詩〕獨騎方朝唳。飢踞此夜啼。〔類會〕唳。鶴鳴也。按〔本草〕鼯鼠。鳥名。一名鼯鼠。一名夷由。一名飛生鳥。狀如蝙蝠。肉翅連尾。大如鴉。毛紫色。好夜飛。但能向下。不能向上。恒夜鳴。鳴聲如人呼。湖嶺山中多有之。○氣音分。又音焚。氳。於云切。醜平聲。唳音麗。愀音悄。又音秋。雞聚族以

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蠅蚋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

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於夔龍。蹇蹇於風塵。突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御

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

來。長與君兮相親。〔爾雅翼〕蠅蚋似蜚。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故言不足畏。〔揚子云〕執蠅蚋而嘲龜龍。蓋陋之也。一名守宮。又名壁宮。特善捕蝎。俗號蝎虎。李善文選註。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珍珠。〔尚書大傳〕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最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高誘淮南子註。嫫母。古之醜女。〔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子西施。鄭玄曰。鄭玄禮記註。桎梏。今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莊子〕蹇蹇爲仁。蹉跎爲義。〔廣韻〕蹇蹇。旋行貌。一曰跛也。巢由以隱居自樂爲志。夔龍以行道濟時爲志。若使巢由羈身於軒冕之中。與夔龍廢棄於風塵之內無異。是皆不啻其志願也。〔戰國策〕吳與楚戰於

卷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一九三

極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燔行上崢山。踰深溪。號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鶴立不轉。畫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羸而禪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冠帶不相及。左捧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執印楚冒勃蘇。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蕭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詳見二卷註。○晁補之曰李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賦近於文。故曰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感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因為出之。其略曰。蠶妾啜龍。魚目混珠。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放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楚辭後語曰。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晉薤。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亦為知言云。○蠶音偃。蛭音殄。嫫音機。蠶。匹滅切。篇入聲。又音隔。薤音陸。又音隔。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憶昨繆本作鳴皋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望阻

秦關。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卻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繆本作道。綠蘿飛

花覆烟草。我家仙翁繆本作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臥鳴皋絕世塵。鳴

皋微茫在何處。五崖峽一作溪。蕭水橫樵路。身披翠雲裘。袖拂紫煙一作去。

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為折二花樹。〔太平寰宇記〕鳴皋山在河南府伊陽縣東三十五里。伊陽縣本陸渾池。唐先天元年十二月。割陸渾縣。

置伊陽縣。在伊水之陽。去伊水一里。〔張衡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太平御覽〕〔漢宮殿疏〕曰。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畫賢臣。〔宋書〕沈儼為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北齊書〕才雄氣猛。英略蓋世。〔法書要錄〕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之草聖。〔宋玉賦〕主人之女。鬻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水

經〕嵩高為中岳。在潁川陽城縣西北。躡道元註。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合而言之為嵩高。分而名之為二室。西南為少室。東北為太室。三花樹。即貝多樹也。〔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忽

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昔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

從外國來。將子於西山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

勞勞亭歌

原註：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檣觀。○〔太平御覽〕〔輿地志〕曰：丹陽郡秣陵縣新亭，上有望遠樓。又名勞勞亭。宋改為臨檣觀。行人分別之所。

〔一統志〕勞勞亭在應天府治西南。吳時置。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旁。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

我乘素舸同康樂，朗咏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

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

〔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韻會〕舸。大船也。〔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康

樂即靈運。以其襲封康樂公。故世稱之曰謝康樂。〔孫綽天台山賦〕朗詠長川。胡震亨曰：清川飛夜

霜。疑詩謝詩。公謝集無此句。或七之耳。〔世說註〕〔續晉陽秋〕曰：袁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會

有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

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會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

曰：是袁晞仲郎誦詩。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興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竹有淡竹苦竹二種。莖葉不異。以其笋味之甚淡而名。此詩大意。太白自誇山水之趣既同康樂。而

吟咏之妙。又不減袁宏。惜無相賞之人與之談話申旦。空饒獨宿。殊覺寂寥。兩事並用。各不相

妨。楊註謂康樂乃謝靈運。蓋袁虎者乃謝尚。疑太白誤作一事用者。非也。○舸音歌。又音荷。

橫江詞六首

〔太平寰宇記〕橫江浦在和州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孫策自壽春欲經略江東。揚州刺史劉繇。遣將樊能於廉屯橫江。孫策破之於此。對江南岸之采石。往

來濟渡處。隋將韓擒虎平陳。自采石濟。亦此處也。

人道繆本作言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

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

白浪高於瓦官

閣。〔胡三省通鑑註〕吳人率自稱曰儂。〔幽怪錄〕上元縣有瓦官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江南通志〕昇元閣。在江寧城外。一名瓦官閣。即瓦官寺

也。閣乃梁朝所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時猶存。今在城之西南角。楊吳末城時。正與越臺相近。長于之西北也。唐以前江水逼石頭。李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以此。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唐時。江南西道有九江郡。卽江州也。治尋陽縣。天寶元年改名潯陽郡。乾元初復爲江州。今爲江西之九江府。江水經其中。下至揚州入海。〔方輿勝覽〕牛渚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陸放翁入蜀記〕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州爲狹。故隨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江南。皆自此渡。然微風飄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太平府志〕牛渚磯。屹然立江流之衝。水勢湍急。大爲舟楫之害。〔元和郡縣志〕馬當山在江州彭澤縣東北一百里。橫入大江。甚爲險絕。往來多覆溺之懼。〔太平御覽〕〔九江記〕曰。馬當山高八十丈。周迴四里。在古彭澤縣一百二十里。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回風急擊。波浪涌沸。舟船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祀之。

其二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

一作楚水東流。

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

峭帆人。

漢水出嶓冢山。至漢口。與岷江合流。東至揚州爲揚子江。入於海。〔胡三省通鑑註〕楊子津在今真州揚子縣南。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方輿勝覽〕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水經注〕錢塘縣東有定已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濤。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太平府志〕采石驛在采石鎮。濱江。卽唐時之橫江館也。在明爲皇華驛。按〔唐書百官志〕津尉掌舟梁之事。丞發後廢津尉。置津吏。上關八人。中關六人。下關四人。無津者不置。〔梁簡文帝詩〕采菱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范德機云〕絕句一句一絕。乃其大本。其次句少意多極四詠。而反覆論論。此篇氣格。合歌行之風。使人嗟歎而有無窮之思。乃唐人所長也。諸家詩非不佳。然視

李杜。氣格音調特異。熟讀自見。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一作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一作渡河

歸去來。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抓孤遊。喻波則洪漣一踏。吹澗則百川倒流。〔山謙之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律儻道也。〔一統志〕三山在應天府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

三峯排列。故名。〔古樂府〕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一作涼風發。獨上高一作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一作城。白露垂

珠滴一作衣濕。秋月月下沉一作吟。久不歸。古來一作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

如練。令人長一作憶謝玄暉。〔江淹別賦〕秋露如珠。〔謝玄暉雄登三山還望〕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東山吟一作醉過謝安東山。○原註。去江寧城二十五里。晉謝安攜妓之所。〔太平寰宇記〕土山在昇州上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因築土象之。無

巖石。故謂土山也。有林木臺觀娛樂遊之所。安執帝請朝中賢士。子姓親屬。會宴土山。〔一統志〕東山在應天府東南三十里。一名土山。晉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土擬之。常放情游賞。

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

三一作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懽。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

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一作高。詠何必奇。〔晉書〕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又云。安雖受朝寄。

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淮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

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十疏遜位。尋薨。楊齊賢曰。自安至大白三百餘歲。作五百為非。〔世說〕桓公伏甲設饌。廣

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謝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落生咏諷。浩浩供流。桓憚其曠。乃趣解兵。

僧伽歌

〔太平廣記〕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象一

尊。上有晉照王佛字。遂建寺焉。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芳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師無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脫憂迫。師乃將瓶水泛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晉照王字為名。蓋欲依金象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晉光王寺。仍御筆親書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激起。臭氣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中宗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馥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劫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二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身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晉光王佛也。因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伽具牙切。音茄。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遍。口道恆河沙復沙。

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

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胡孫藤。

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

蕭本作

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

一言懺

蕭本作

盡波羅夷再禮渾

除犯輕垢

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也。〔法華經〕長者告諸子言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註云。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

以運載為義。方便設施。舊說。聲聞不能化。倘如羊不顧後羣。故以羊車譬聲聞乘。緣覺是法。行人從他誦法少。自推義多。故以鹿車譬緣覺乘。鹿不依人故也。或云譬鹿。猶有回顧之慈。菩薩慈悲化物。如牛之安忍運載。故以牛車譬菩薩乘。琦謂當是以三獸之力有大小。三車之所載有多寡。喻三乘諸賢聖道力之淺深耳。恆河。西域中水名。釋典謂西域香山頂上。有無熱惱池。四方流出到水。其東方之水謂之菟伽河。即恆河也。廣四十里。水中之沙微細如麵。佛說法之處。皆與此河相近。故當取以為喻。云。如恆河中所有沙數。蓋言其數之極多。非算數所能知者耳。〔舊唐書〕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法苑珠林〕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錦繡萬花谷〕頭陀。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塗。真心此人能振擻除去。故今說稱頭陀。〔陳承陽王解講疏〕戒與秋月共明。禪與春池共潔。〔華嚴經〕菩提心者。猶如蓮花。不染一切諸罪垢。故僧舉繼摩詰經註。天竺有青蓮花。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世說〕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減不增。〔魏書〕佛既謝世。香水焚尸。靈骨粉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懼。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赤。是佛舍利。椎打不碎。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楊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後漢書西域傳〕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章懷太子註。不執着為空。執着為有。兼遺。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則累於想着。若常在空則捨於善本。若空有迭用。則不此二過。猶日月代明。萬物以成。〔胡二首通鑑註〕釋氏以面陳悔過為懺。波羅夷者。華言棄。謂犯此罪者永棄佛法邊外。〔法苑珠林云〕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是也。輕垢罪者。比重減輕一等。凡玷汙淨行之類。皆是。據〔梵網經〕重戒有十。犯者得波羅夷罪。輕戒有四十八。犯者為輕垢罪。〔廣川書跋〕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鄰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予為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為六十年而伯生。當景龍四年。伯生九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為出於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殆涅其服者托白以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懺。又鑑切。擻去聲。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

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通鑑地理通釋〕湘水出全州清湘縣陽朔山。東入洞庭。北至衡州衡陽縣入江。〔楚辭〕披薜荔兮帶

女蘿。方弘靜曰。太白賦新驚百轉。與白雲歌無味物句。自是天仙語。他人稍有擬象。卽屬凡辭。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

四十餘帝三三秋，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

一作白馬金鞞誰家子。吹脣虎嘯鳳凰樓。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烟霧盡，金

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

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日一作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

他年來訪南山皓。蕭本作老。〔張勅吳錄〕劉備會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景定建康志〕石頭山在城西二里。按

輿地志。瓊七里一百步。綠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自六朝以來皆守石頭以爲固。以王公大臣領戍軍爲鎮。其形勝蓋必爭之地也。〔一統志〕石頭山在應天府西二里。蜀漢諸葛亮云。石頭虎

踞是也。〔陸放翁入蜀記〕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右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元和郡縣志〕鍾山在潤州上元縣西北十八里。按〔輿地志〕

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由此而立。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封爲蔣侯。改山曰蔣山。宋復名中山。江表上已常游於此。爲衆山之傑。〔六朝事跡〕鍾阜圖經云。在縣東北。周迴六十里。高一

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臨青溪。南自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雒亭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中山。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蔣山。按〔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連

山嶺。而蔣山岩巖巖異。其形象龍。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嘗至京。觀秣陵山阜云。鍾山龍蟠。蓋謂此也。楊齊賢曰。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建康圖經〕西至本府界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八十三里。

從采石而濟。蓋南北往來要津。又曰披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并之。元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宋傳八主六十年而齊代之。齊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梁傳四

主五十六年而陳代之。陳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三十五年。蕭士贊曰。按史書自吳大帝建都金陵。後歷晉宋齊梁陳。凡六代。共三十九主。此言四十餘帝者。併其推尊者而混言之也。自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歲至陳頌明三年己酉。共三百六十八年。吳亡後歇三十六年。只三百三十二年。此言三百秋者。舉成數而言耳。按六代建都之歲。只三百三十二年。楊氏於宋齊梁交代之歲。各重數一年。故誤為三百三十五也。白馬小兒。謂侯景。〔隋書〕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為羈勒。〔梁書〕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己亥。景自橫江濟於采石。辛亥。景師至京。三月二月攻陷官城。〔南齊書〕元嘉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南史〕侯景矯詔禪位。將登天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後漢書〕雷震四海。席卷天下。章懷太子註。席卷。言無餘也。〔江淹恨賦〕喪金與及玉乘。〔謝莊孝武宣貴妃詠〕金缸燭令玉座寒。〔曹植酒賦〕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陳書〕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閹舍人夏侯公嶺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為隋軍所執。〔六朝事跡〕景陽井。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智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或云石脉之色類胭脂故云。〔陳書〕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通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以為此曲。南山皓。謂漢之四皓。四皓在秦時始入藍田山。後又入地肺山。漢時匿終南山。終南山廣八百餘里。橫巨關中南面。故亦謂之南山。凡藍田地肺諸山。亦南山之支脉矣。四皓事詳後廿二卷註。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師童謠曰。直如絃。

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漢紀載〕此謠作曲如鉤封公侯。〔晉書〕躡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顏師古註。掉搖也。太白借用其語作張儀。遊說專用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掉。條上聲。又去聲二音。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

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

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屈平漁父〕豫讓巢由。俱見前註。〔晉書〕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後

漢書〕鼓洪爐。燎毛髮。〔史記〕譬若錐之處囊中。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

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呂氏春秋〕甯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

門辟任車。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犢牛角淡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

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見之。甯威說桓公

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此詩以甯威爲甯武子。恐誤。然〔太平御覽〕〔尸

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昔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武子無忘車下時。則前此已有甯

甯威爲甯武子者矣。豈武子是威之字耶。〔晉書〕或叩角以干齊。〔漢書〕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

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嘔道中。買臣念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

曰。如公等終歸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

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

鈞金。〔博雅〕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說文〕鈞。三十斤也。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

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狐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

中酒。〔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又〔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悲來乎。悲來乎。鳳鳥〔詩〕本作不

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卻屈大夫。悲來乎。

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李廣屈原李斯范蠡事。俱見前註。〔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讓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之心愈甚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向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上乃召拜式爲郎中。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勞。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壽終。〔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蘇東坡曰。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代間賞休齊已輩詩也。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安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卷八 古近體詩共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六首 唐池州有秋浦縣。其地有秋浦水。故取以立名。隸江南西道。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繆本作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

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江南通志〕大

城南六十里。自稱我爲儂。吳語也。〔小爾雅〕兩手謂之掬。○不。方端切。音近浮。掬音菊。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青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欲去不得去，薄遊成

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江南風志〕黃山在池州府城南九十里。高百餘丈。清溪在池州府城北五里。源出考溪。與上路嶺水合流。經郡

城。至大江。〔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謝靈運詩〕薄遊似萍生。

其三

秋浦錦駒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綠水，不敢照毛衣。〔太平寰宇記〕歙州土產駒鳥。〔郡國志〕云：翎下青黃

相映。若垂綬。其狀如蜀雞。背如朱〔帝符新安圖經〕鷓鳥一名楚雀。尤愛其羽。中嬪弋則守死不動。〔海錄碎事〕鷓鳥出秋浦。如吐綬雞。〔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陸放翁曰：李太白往來江東池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

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筍。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咏。決為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冰。蕭本作冰。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新序〕子獨不見夫玄猿乎。當其居桂林之

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

其六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一統志〕秋浦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餘里。關三

十里。四時景物。宛如瀟湘洞庭。〔九域志〕剡縣在越州會稽郡東南一百八十里。唐時潭州治長沙縣。亦謂之長沙郡。隸江南西道。瀟湘洞庭。皆在其境內。〇剡音閃。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山公乘馬事見五卷襄陽曲註。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礪。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冥冥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戰國策蘇秦說秦王。說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水車嶺一作人行路。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一統志水車嶺在池州府齊山。胡震亨曰。

貴池志縣西南七十里有嵯山。又五里為水車嶺。陡峻臨淵。奔流沖激。恒若枯槔之聲。舊註以為在齊山者誤。名醫別錄寄生。松上楊上楓上皆有。形類一般。但根津所因處為異。則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根在肢節之內。葉圓青赤厚薄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處處皆有。蜀本草諸樹多有寄生。莖葉並相似。云是烏鳥食一物子糞落樹上。感氣而生。葉如橘而厚軟。莖如槐而肥脆。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畱萬古。綠字錦苔生。一統志江祖山在池州府城西西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

出水際。其高數丈。上有仙人蹟。名曰江祖石。

其十

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一作鵝。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

碎客心。首四句皆疊二字。蓋仿古詩中青青河畔草一體。唐本草石楠葉似蘭草。凌冬不凋。闕中者葉細。江以南者。葉長大如枇杷。顏師古漢書註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

若有節操。故以名焉。

其十一

羅人。胡本作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胡震亨曰。貴池志城西六十里李陽河

出李陽。大江中流。有石槎牙橫裂為瀾江羅又二磯。昔周湛鑿新河以避其勢。今本作羅人誤。琦按鳥道是高山峭嶺。人迹稀到之處。而羅又橫其間。今以水中磯石當之。亦恐未是。又魚梁。論其跡亦當在池州。註者或以徽州之魚梁當之。不知徽州之水。南流入於浙江。池州之水。北流入於安慶。大江源流各異。未可混也。○羅。耶佐切。羅去聲。又音羅。

其十一

水如一足練。此地卽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論衡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練。熟素繒也。田汝成曰。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揚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鄭康成禮記註耐。古書能字也。

其十二

綠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爾雅翼吳楚之風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之。故有

采菱之歌以相和。爲繁華流蕩之極。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披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琦按。唐書地理志秋浦有銀有銅。此篇蓋咏鼓鑄之景。披與披同。面漸而赤也。

楊註以爲煉丹之火。蕭註以爲漁人之火。此二火者。安能照天地耶。披與披同。面漸而赤也。楊註言魏仲明月之夜。歌曲之聲。振動寒川。蕭註。披郎吳音也。歌者。助語之詞。未知是否。○

披。乃版切。難上聲。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起句怪甚。得下文一解。字皆成妙義。洵非老手不能也。

尋章摘句之士。安可以語此。

其十六

秋浦田舍黃。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鵝。結罟映深竹。

〔國語〕本草：白鵝出江南。雉類也。白色而背有細黑文。

可音。〔西京賦〕結罟百里。薛綜註。罟。網也。○置。吝邪切。音嗟。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聞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

集內有清溪玉鏡潭詩。謂潭在秋浦桃胡波下。然則桃波

其桃波之訛歟。聞。默也。○聞音陰。又音菴。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唐時宣城郡有當塗縣。隸江南西道。少府。縣尉之爵。〔清波雜志〕古治百里之邑。令附其俗。尉督其奸。故令

曰明府。尉曰少府。〔潮真子〕令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蛾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工蕭本作公。繹思揮綵筆。驅山走海置

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緜。三江七澤情

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

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峯崢嶸噴流泉。橫石竇水波

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

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座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

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眞山蕭本作仙。

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四川通志〕峨眉山在嘉定州峨眉縣南一百里。兩山相對。狀如蛾

眉故名。周圍千里。高八十里。有石龕一百十二。大小洞四十。南北有臺。重巖複瀾。莫測遠近。爲蜀山第一。佛刹以千百計。昔西竺僧謂其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爲震旦國第一山。〔元和郡縣志〕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二十八里。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高三百六十丈。周圍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峯四百三十有二。〔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李洪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爲名。〔謝靈運詩〕空翠難強名。〔薛應旂浙江通志〕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土皆赤色。狀似雲霞。望之如雉堞然。右有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也。蒼梧煙。用蒼梧白雪事。見七卷註。洞庭瀟湘。俱見惜餘春賦註。三江之名不一。以岷山之江爲中江。蟠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說禹貢之三江也。或以松江錢塘江甬陽江爲三江。或以松江東江蕞江爲三江。此說與越之三江也。或以岷江爲西江。鹽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此說岳陽之三江也。此詩從畫意泛說。不必定指一處。〔子虛賦〕楚有七澤。後只稱雲夢一澤。其六皆未詳所在。〔謝靈運詩〕水涉盡涸沿。逝流而上曰涸。頽流而下曰沿。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也。〔謝靈運詩〕石淺水潺湲。李善註。潺湲。水流貌。呂延濟註。潺湲。水聲。〔謝靈運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謝靈運詩〕肝眠起雜樹。呂延濟註。肝眠。遠望貌。芋綿。卽肝眠也。〔王弼易註〕造物之始。始於冥昧。〔鮑照蕪城賦〕凝思寂聽。〔水經注〕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爲南昌尉。後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武陵桃花。見一卷註。○沿音延。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舊唐書〕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准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觀。於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甲仗五千。入趨廣陵。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儂。勇而有力。錫兵權爲左右駭惑。遂謀狂悖。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爲鴈鷺池。

〔駱賓王〕揚子從軍賦。樓船一舉爭沸騰。〔漢書〕張助傳。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駿爲圍。江漢爲池。〔太平御覽〕。〔圖經〕曰。梁孝王有雁鷺池。周圍四里。梁王所鑿。〔王筠詩〕日照鷺鷥殿。萍生雁鷺池。蕭士贇曰。咏永王出師而表之以天子遙分龍虎旗者。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百世而下。未有發明之者。○鷺有木務二音。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哀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三川。謂洛陽。北塞。謂嶽山。永嘉。晉懷帝年號。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中原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亂江左。〔舊唐書〕兩京蹂躪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

其二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
〔荀子〕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揚倅註。雷鼓。大鼓。聲如雷者。〔鮑照詩〕嘈嘈晨鼓鳴。李善註。〔埤蒼〕曰。嘈嘈。聲衆也。〔上林賦〕靡雲旗。張揖註。畫熊虎於旄。為旗似雲氣。〔鮑照詩〕獵獵曉風遙。呂延濟註。獵獵。風聲。武昌。縣名。唐時屬鄂州江夏郡。東至尋陽郡六百里。尋陽。亦縣名。唐屬江州尋陽郡。以在尋水之陽。故名。〔後漢紀〕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嘗言曰。我嘗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范成大吳郡志〕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為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郡為三吳。郡國志謂吳與義興吳郡為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志〕亦曰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鄭元註水經〕云。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度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陽興吳郡會稽其一焉。〔越絕書〕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南史王僧辯傳〕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

其四

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邱。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鳩鵲樓。
〔一統志〕南京。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靈蟠虎踞。眞帝王之都。卽此地也。〔謝朓詩〕金陵帝王州。〔南齊書〕牟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陸書〕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一統志〕昭陽殿乃太后所居。在臺城內。〔吳均詩〕春生鳩鵲樓。是皆謂金陵之昭陽殿鳩鵲樓也。舊註以為在長安者。非是。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時玄宗在蜀。肅宗卽位靈武。故云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高祖太宗高宗睿宗之陵也。〔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揚齊賢曰。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

唐時江南東道有丹陽郡。卽潤州也。領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今爲鎮江府。〔太平寰宇記〕北固山在潤州丹徒縣北一里。〔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別嶺斜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劉楨京日記云〕回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顧望之顧。〔輿地志〕云。天清景明。登之望見廣陵城如在青霄中。相去鳥道五十餘里。〔方輿勝覽〕北固山在鎮江府州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卽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建康實錄〕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遂改名北顧。

其七

王出三江蕭本作。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蕭本作。都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

一引龍駒。〔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賈公彥疏。按禹貢云。九江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韻會〕徐按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琦按禹貢以岷江之委爲中江。漢水之委爲北江。三江僅有其二。鄭康成以彭蠡之水爲南江。以備三江之數。其說近是。而駁者紛紛。然詳其水道。辨其大小。則諸說未免近訛。不可爲據。若他書所稱三江之名亦多。各隨地而分。與禹貢周禮所記之三江不必相同。學者或據其一說而爭以相難。其何以異於扣盤捫燭之見也歟。〔玉海〕五湖在蘇州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太湖者。以其廣大難名。又名五湖。〔韋昭二吳郡國志〕云。太湖邊有遊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爲五湖。又云。胥湖蠡湖洗湖滬湖就太湖爲五也。又云。天下如此者五。〔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湖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滬湖水。西南通嘉興非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徐陵陳王九錫文〕馳御樓船。直跨滄海。〔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釋名釋船篇〕上于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周禮〕虎士八百人。鄭玄註。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徐陵詩〕白馬號龍駒。彫數名鑲轡。○艦音檻。

其八

長風挂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古月胡字謬語也。出十六國春秋。見四卷註。〔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龍驤將軍王儻。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其九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

蕭本傳作天。非。皇

欲渡遼。

〔二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東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奔。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陳書〕樓艦馬步。直指臨川。〔胡三省通鑑註〕樓艦。即樓船。兩面施重板。列戰格。故謂之樓艦。文皇帝即太宗也。〔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親統大軍發洛陽。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因大享大軍以遣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蕭士贇曰。合十一篇觀之。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僞廣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爾雅〕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邢昺疏。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夢。鄭註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又昭二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曹。卽夢也。〔鄭樵註〕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雲今之長沙監利景陵等縣是。夢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太平寰宇記〕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東南。闢數里。南接荆襄。〔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善註。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郡。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方輿勝覽〕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小山用淮南王小山事。然借作山嶺用。與古說殊異。○邸音底。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太平御覽〕〔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謝朓詩〕瑤臺穆金殿。敷教藻瓊筵。日邊。揚蕭二註皆引晉明帝不聞人從日邊來之語。以為後人稱帝都為日邊因此。琦按晉書陸雲傳。已有雲問陸士龍。日下苟鳴鶴之對。似不始於東晉。疑日為君象。故邦畿之地有日邊日下之名耳。○〔漁隱叢話〕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亂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其卒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使。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兵破潼關。帝出幸蜀。七月庚辰。帝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於靈武。尊帝曰上皇。

天帝。至德二載十月丁巳。皇帝復京師。癸亥。遣太子太師韋見素迎上皇天帝於蜀郡。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都。戊午大赦。以蜀郡為南京。蜀地於天下近西而謂之南京者。以其在長安之南故也。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三輔黃圖〕建章宮有神明臺。應德璉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庾肩吾有過建章故臺詩。〔張載劍閣銘〕惟蜀之門。作鎮作固。是曰劍閣。壁立于似。呂延濟註。劍閣。言其峯如劍。其勢如閣。〔元和郡縣志〕大劍鎮在劍州晉安縣東四十八里。本姜維拒鍾會壘也。去開遠戍東十一里。其山峭壁于丈。下瞰絕澗。飛閣以通行旅。〔老學菴筆記〕劍門關皆石無寸土。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成都縣。然唐時統謂蜀郡為成都。〔魯靈光殿賦〕千門相似。萬戶如一。〔胡三省通鑑註〕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

其二

華續本作德陽春樹似蕭本作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

減上陽繆本作林紅。〔華陽國志〕蜀志云。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是稱蜀地為華陽。其來舊矣。或

漢州之郡名。南至蜀都百里。玄宗未嘗駐蹕於此。何得以新豐相擬耶。〔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

居深宮懷槍不樂。高祖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酹酒賞餽鬪雞蹴鞠。以此為歡。今

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

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鬻巷椽宇。物色惟舊。

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牛馬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吳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

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蕭士贇曰。肅宗即位。靈武。尊明皇為太上皇。故用此事。上陽。宮名。見二卷註。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天子駕六。書稱若朽索之馭六馬。〔漢書袁盎傳〕今陛下聘六飛是也。〔何休公羊傳註〕天子馬曰龍。

高七尺以上。稱車駕為六龍。其義擬出於此。或謂取時乘六龍以御天之義。又或謂韓非子黃帝駕象

車而六蛟龍。〔春秋命曆序〕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六龍字義本此者。非也。

錦水。錦江也。〔劉逵蜀都賦註〕〔誰問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

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太平寰宇記〕濯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錦。錦彩鮮潤於他水。故曰濯錦江。

〔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鮮明。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之烏鼠山。東流遠西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蕭本作天上月。後宮親一作得

照峨眉

〔漢書終軍傳〕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隱淵。開元中疏鑿。爲勝景。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感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幃。匝於隄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陽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威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他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候動皇州。以爲威觀。入夏則蒞蒲菴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晨。翫清景。聯騎攜觴。齊疊不絕。〔長安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云〕臨曲江之隈洲。蓋其所也。〔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室。蓋地數畝。高七丈。土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太平寰宇記〕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鑿徹號曰石鏡。王見悲悼。遂作史邪之歌。龍歸之曲。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濯錦江。卽岷江也。過成都爲錦江。至三峽爲峽江。至漢口爲漢江。至揚州爲揚子江。東流入海。〔漢書地理志〕禹貢岷山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云葛里者。蓋侈言其流之遠耳。〔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颯颯。〔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龍舸。畫龍於大舟之首及兩旁者也。上林苑見七卷註。〔一統志〕散花樓在成都府城東北隅。揚齊賢曰。〔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上下一作列仙

庭。〔太平御覽〕〔成都記〕曰。府城本呼爲錦城。秦滅蜀。張儀所築也。每面各三里。周迴十二里。高七丈。〔華陽國志〕蜀郡有七橋。直西門郾江中泮埧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南

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亦曰窄橋。從泮埧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郾江上西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太平寰宇記〕漢州雒縣七星橋。昔秦李冰開江。置七星橋。橋名一鐵鎖。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謂五星日月云。〔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圖星橋。今名安樂。三。環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

橋。今名雀橋。五。長星橋。今名耀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由星橋。今名昇仙。〔華陽國志〕犍爲郡南安縣有峨嵋山。山去縣八十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名山洞天福地記〕峨嵋山周圍三百里。名靈陵太妙之天。在蜀嘉州。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水經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韻會〕漢水出興元府蟠冢山。至漢陽爲漢水。至武都爲漢水。一名沔水。〔地理今釋〕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蟠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漢水。漢水元通星漢流者。言其所出高遠。如從星漢而來。卽水從銀漢落。及黃河之水上來意也。琦按興元府卽今漢中府。爲自秦入蜀咽喉要道。金牛峽在沔縣西一百七十里。是五丁開道引石牛之處。蟠冢山在沔縣西一百二十里。爲漢水發源之所。皆屬漢中地。首二句用此。見蜀地自昔與中國隔遠。未嘗爲帝王巡幸。以反起下文今得天子一行。遂成都邑之美也。

其九

水綠蕭本作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

江春。〔三輔黃圖〕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邱。司馬忻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通典〕三秦。今關中秦川也。王鞏見七卷註。

其十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陵機詩〕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潘岳西征賦〕厭紫極之闕敞。李善註。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於皇居。心存乎紫極。嚴滄浪曰。以中一句對上一句。以下一句收三句。舉秦蜀形勢。不忘故都。是爲用意。○屯音豚。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楊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羅目鎮。平羌江在嘉州。龍游縣有平羌山。資州清溪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為三峽。蕭士贇曰：圖經平羌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至嘉州亦號平羌江。〔一統志〕平羌江在雅州城北。舊傳羌夷入寇。諸葛亮於此平之。故名。琦按後周保定間置平羌郡及平羌縣。以其境內有平羌山。郡縣皆依之以立名。其地在今嘉定州之南十八里。隋初郡廢。改縣曰峨眉。別置一平羌縣。在今嘉定州之東六十里。唐屬嘉州。宋寧寧間省入龍游縣。唐之嘉州。即今之嘉定州。龍游縣即今之夾江縣。地可考。平羌江者。即經流平羌縣中之水也。因其流而及其源。故自雅州至嘉州。一水逕流皆謂之平羌江。太白所指乃嘉州之江。非雅州之江。蓋峨眉山在嘉州之南而清溪又與嘉州相近。若雅州則在峨眉山之上流。去清溪又遠。故知其非也。〔輿地紀勝〕清溪驛在嘉州犍為縣。王阮亭曰：清溪在納溪縣西五里。太白詩夜發清溪向三峽。即此。或謂李詩本三溪。三溪在嘉州平羌峽非是。楊註以清溪為資州縣名。按〔新唐書地理志〕劍南道資州有清溪縣。本名牛鞞。天寶元年始更名清溪。此詩約是開元中太白未出蜀以前之作。則指清溪為縣名者。亦恐未是。〔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劉惔林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太平御覽〕庾仲雍荊州記曰：巴陵。楚之世有三峽。明月峽。茲不峽。東突峽。即今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峽程記曰：三峽者明月峽。巫山峽。廣溪峽。其他瞿塘巖瀨燕子屏風之類。皆不預三峽之數。琦按書記或以西峽巫峽歸峽為三峽。或以廣溪峽巫峽西陵峽為三峽。或以巫峽巴峽明月峽為三峽。蓋川河之中。峽名甚多。然據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一語推之。知古之所稱三峽者。皆在巴東。大抵起自夔州府奉節巫山二縣之東。達於歸州夷陵州之西。連山疊嶂。隱天蔽日。凡六七百里。水極險迅。在巫山下者為巫峽。巫峽之上為廣溪峽。巫峽之下為西陵峽。過西陵峽。則水漫為平流而險始平矣。或以瞿塘為三峽之門。或以瞿塘即西陵峽。或以明月峽即廣溪峽。紛紜傳指。難可憑依矣。渝州周時為巴子國。秦漢為巴郡之地。至唐為渝州。以渝水得名。後改南平郡。今為重慶府巴縣地。○王鳳洲曰：此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鑿鑿之妙。王麟洲曰：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中不可入兩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固多。拈出亦見精嚴。吾以為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跡。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古今目為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沈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汰之耶。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為中京。胡三省曰：以長安在洛陽

風翎蜀郡大原之中。故為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一作峨眉山月照滄海。與人萬里

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

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師蕭本作獅子乘繆本作承高座。

白玉塵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滯蕭本作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

帝都。歸時一作來還弄峨眉月。〔通典〕唐武德二年分夔州稱歸巴東二縣。置歸州。後為巴東

西南角因殘為樓。名黃鶴樓。〔太平寰宇記〕黃鶴樓在鄂州江夏縣西二百八十步。昔費禕登仙。每乘

黃鶴於此樓憩駕。故號為黃鶴樓。〔陸放翁入蜀記〕黃鶴樓。舊傳費禕飛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故以為樓。號為天下絕景。〔崔續詩〕最傳。而大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鸞鵠洲。猶可想見其地。據此。則南宋之初。基址已不可考。今之

所立。後人想像其處而為之者也。〔胡三省通鑑註〕自大散關以北。達於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

里。謂之秦川。〔法苑珠林〕龜茲王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鳩摩羅什升而說法。〔釋氏要覽〕

智度論。問云。何名師子座。為佛化作為寶。師子為金銀木石作耶。答云是號師子座。非實也。佛

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

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子。〔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

兼重玄於衆妙之內。○歲滄浪曰是歌當識其主伴變幻之法。題立峨眉作主。而以巴東三峽滄海黃鶴

樓長安陌秦川吳越伴之。帝都又是主中主。題用月作主而以風雲作伴。我與君又是主中主。迴環散

赤壁歌送別

〔元和郡縣志〕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其北岸即烏林。與赤壁相對。

與赤壁相對。〔元初〕蘇軾之荊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

林。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也。予嘗往來江漢間。研求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與百人山相對。江邊石皆赤色。故號為赤壁磯。東坡賦所謂東望夏口。西望武昌。非曹公之赤壁也。〔一統志〕赤壁山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圖經〕云。

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今屬嘉魚。宋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按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偶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兵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亦不應在江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於史。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

君去滄江望一作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一作壯心魄。

「編鑑」孫權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劉備并力逆曹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取戰。操兵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漢書彭越傳兩龍方鬪且待之。項羽傳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使罷天下父子為也。宋書高祖本紀因命縱火。煙焰張天。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註。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後漢書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唐突。犯觸也。楞嚴經摧碎心魄。

江夏行唐時鄂州亦謂之江夏郡。有江夏縣。屬江南西道。今之武昌府江夏縣是。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卻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一種為人妻。獨自多悲恹。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日暮長追一作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

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黃鶴樓見峨眉山月歌註。〔莫愁樂古辭〕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痛繁露〕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琦按杜氏左傳註。行李。行人也。後人多據之而訾以行裝爲行李者爲非是。方密之云。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行。孟子之治任是已。則以行李爲隨行之物。何不可耶。〔太平寰宇記〕南浦在鄂州江夏縣南三里。〔離騷〕云送美人兮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大江。秋冬涸竭。春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詳見三卷註。〔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江淹詩〕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胡震亨曰。江夏行。長干行。並爲商人婦咏。而其源似出西曲。蓋古者吳俗好買。荆鄂樊鄧間尤盛。男女怨曉哀吟。情兩諸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辭五言二韻。節短而情有未盡。太白往來襄漢金陵。悉其人情土俗。因采而廣之爲長什。一從長干上巴峽。一從江夏下揚州。以盡乎行賈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謀嫁之恨。盼歸遠望之傷。使夫謳吟之者。足動其逐末輕離之悔。雖其才思足以發之。而踵事以增華。自從西曲本辭得來。取材固有在也。凡太白樂府。皆非泛然獨造。必參觀本曲之詞與所借用之曲之詞。始知其源流之自。點化奪換之妙。不獨此二篇爲然。聊發凡資讀者觸解云。

懷胡本作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

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繆本作囂可輕。巨鰲莫載許本作載三山去。我一作吾。

欲蓬萊頂上行。

〔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楚辭〕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懷兮浩歌。〔拾遺記〕崑崙山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巨鰲事見四卷註。

玉真仙人詞

胡震亨曰。玉真公主。睿宗女。字持盈。太極元年出家爲道士。築觀京師以居。魏顯言白爲公主所薦達。而白亦有客公主別館詩。此詞豈其所獻於公主者。

者

玉真之仙一作真人。時往一作西上。

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颯歛騰雙龍。弄電不輟手。

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元和郡縣志〕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雲笈七籤〕九真高上寶書神明經曰。扣齒之法。

左相扣。名曰打天鐘。右相扣。名曰槌天磬。中央上下相扣。名曰鳴天鼓。若卒遇凶惡不祥。當打天鐘三十六遍。若經凶惡辟邪威神大呪。當槌天磬三十六遍。若存思念道。致真招靈。當鳴天鼓。以正中四齒相扣。閉口緩頰。使聲虛而深響也。〔漢武帝內傳〕東方叔昔為太大使。令到方丈助三天司命。收錄仙家。朔到方丈。但務遊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在。〔謝靈運詩〕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元和郡縣志〕少室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十六里。周回三十里。潁水源出焉。〔太平廣記〕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越音標。效音忽。

清溪行

一作宣州清溪。○清溪在池州。已見本卷秋浦歌註。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元和郡縣志〕新安江自歙州黟縣界流入桐廬縣。東流入浙江。蕭士贇曰。〔圖經〕清溪屬宣城。新安即今徽州。在唐為歙州。在隋為新安郡。凡水發源於微者。皆曰新安江。自歙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大嶂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江沂休寧者。為灘三百六十。沈約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見底詩。〔陳釋惠標咏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江淹詩〕夜聞猩猩啼。猩猩見三卷註。

訓殷明佐

繆本作佐明。

見贈五雲裘歌楊齊賢註。五雲裘者。五色絢爛如雲。故以五雲名之。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擘如晴天散綵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錦苔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一作霏丹

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謝朓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原註。謝朓宅在當塗青山下。〔江南

通志〕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嘗築室山南。又名謝公山。有謝公井。白雲泉。〔帝王世紀〕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盧諶詩〕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魏文帝詩〕丹雘蔽日。彩虹垂天。一鍾嶸詩品〕文體相輝。彪炳可觀。〔淮南子〕五彩爭勝。流漫陸離。高誘註。陸離。美好貌。〔謝莊月賦〕集素娥於後庭。李周翰註。嫦娥竊藥奔月。月色白。故云素娥。〔太上飛行

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行太清之道。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抱朴子〕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廚。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紅掩詩〕蘭草含碧滋。張銑註。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顏延年詩〕積翠亦葱芊。○臍音眺。擘音葉。接。都活切。故人贈我我不違。着令山水含清晴。〔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昏旦變

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煙。〔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昏旦變霞收夕霏。李善註。霏。雲飛。羣仙長嘆驚此物。千崖高嶺相縈鬱。身騎白鹿行

飄飄。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誇鸛鶴。王恭鶴斃安可方。瑤臺雪花數

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

可及。矯手蕭本作首相思空斷腸。〔曹植詩〕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廣韻]

就市人揚昌貴酒。〔張華禽經註〕鸛鶴。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

王恭乘高輿披鶴斃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鸛斃。折鸛羽而爲衣也。〔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間。張銑註。瑤。玉也。以玉飾臺也。蕭

士贊曰。三十六玉皇。道家所謂三十六天帝也。詳見三卷註。矯手。舉手也。〔陸機詩〕矯手頓世羅。

昌。上聲。昌兩切。

臨路歌 按李華墓誌。謂太白賦臨終歌而卒。恐此詩卽是。路字蓋終字之譌也。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挂石左。袂

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繆本作乎誰爲出涕。〔木華海賦〕逃延八裔。李善註。八裔。猶八

挂於樽桑。王逸註。法。袖也。言己衣服長大。攝業儲與。不得舒展。德能弘廣。不能施用。東行

則左袖挂於樽桑。無所不覆也。琦按詩意謂西狩獲麟。孔子見之而出涕。今大鵬摧於中天。時無孔

子。遂無有人爲出涕者。喻己之不遇於時而無人爲之隱惜。太白嘗作大鵬賦。實以自喻。故此歌復借大鵬以寓言耶。

古意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行，爲逐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君繆本作識

二草心。海潮亦可量。兔絲女蘿見四卷註。

山鷓鴣詞

按〔教坊記〕山鷓鴣是曲名。〔鄭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清風唱鷓鴣。知山鷓鴣者。乃當時南地之新聲。○鷓音蔗。鴣音姑。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婿，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巖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心蕭本作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江南通志〕苦竹嶺在池州原三保。李白嘗讀書於此。〔太平廣記〕鷓鴣。

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名自呼杜簿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輅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水經注〕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於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嶂。震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劉涓子〕三都賦註。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驚夷也。合備有之。〔禽經〕首有彩毛曰山雞。張華註。山雞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水經注〕鷓鴣。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鬪。世以家雞亂之則可檢也。〔博物志〕翟雉長尾。用雪降。指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紫塞。蒼梧。俱見三卷註。琦按此詩當是南姬有嫁爲北人婦者。悲啼誓死而不肯去。太白見而悲之。遂作此詩。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并序〕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奇之。授游擊將軍。

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後蕭本少後字。拜橫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卽燕

公張說。館陶公郭元振爲首。余壯之。遂作詩。唐時歷陽郡。卽和州也。隸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勤將軍

之名不載史冊。然考許渾集有題勤尊師歷陽山居詩序云。師卽思齊之孫。然則其名亦震耀一時者矣。楊升菴述希姓引之作勤思齊者。誤也。〔通典〕游擊將軍爲五品以上武散官。張說。

字道濟。汝陽人。武后時爲相。元宗時再爲相。封燕國公。郭元振名振。魏州人。以字顯。睿宗時爲相。封館陶縣男。後又封代國公。

太古歷陽郡。化爲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祕光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

霍靈。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搜神記〕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述異記〕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

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珠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魯靈光殿賦〕雲覆霍靈。

呂延濟註。霍靈。繁雲貌。○霍。徒感切。潭。上聲。霍音兌。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

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繆本作筆。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

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

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

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史國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

號曰筆塚。〔宣和書譜〕釋懷素字藏真。俗姓錢。長沙人。徙家京兆。元奘三藏之門人也。初勵律法。晚精意於翰墨。追倣不輟。秃筆成冢。一夕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自謂得草書三昧。斯亦見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衆錢起之徒。舉皆有詩笑之。狀其勢以爲若驚蛇走鹿。驟用狂風。人不以爲過論。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顛。懷素爲狂。及其晚年益進。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茲亦有加無已。故其譽之者亦若是耶。放其平日。得酒發興。要欲字字飛動。圓轉之妙。宛若有神。〔一統志〕懷素。零陵人。視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贈之歌者三十七人。皆當世名流。顏真卿作序。〔北齊書〕雕蟲之美。獨步當事。〔法書要錄〕弘農張芝善草書。臨池學書。洵水盡墨。〔太平寰宇記〕墨池。王右軍洗硯池也。并舊宅在戴山下。去會稽縣二里餘。〔方輿勝覽〕經興府戒珠寺。本王羲之故宅。門外有二池。曰墨池鶴池。〔元和郡縣志〕中山在宣州溧水縣東南十五里。出兔臺。爲筆精妙。曰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者。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爲筆最精。箋麻皆紙也。以五色染成。或研光。或金銀泥。畫花樣者爲箋紙。其以麻爲之爲麻紙。唐時詔書用黃麻白麻是也。絹素皆繒名。繒中至下者謂之絹。絹之精白者謂之素。〔十六國春秋〕佛圖澄坐繩牀。燒安息香。〔胡三省通鑑註〕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識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措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擱臂。其下四足著地。〔錦繡萬花谷〕繩牀。以繩穿爲坐器。卽俗謂之交椅也。湖南七郡謂長沙郡。衡陽郡。桂陽郡。零陵郡。連山郡。江華郡。邵陽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世說註〕〔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少明拔爲叔父廩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後漢書〕張芝字伯英。善草書。至今稱傳之。〔衛恆四體書勢〕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陵號稱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極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爲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國史補〕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撞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如善草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則無間言矣。〔舊唐書〕吳郡張旭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器行序〕開元三載。予尙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劉離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教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往時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樂府雜錄〕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之勢也。渾脫。唐時

舞名。〔唐書山澤傳〕將作大臣宗晉卿爲渾脫舞是也。○蘇東坡詩草書歌訣非太白所作。乃言宋五代效禪月而不及者。且譬其機麻縹素排數廟之句。村氣可掬。〔墨池編〕云。此詩本誠真自作。然名太白者。琦按以一少年上人而故取王逸少張伯英以推獎之。大失段譽之實。至張旭與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遊。而作詩稱胡有胸藏風雲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譬其老死不足數。太白決不假分別至此。斷爲僞作。信不疑矣。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繆本作宛。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挂繆

拂作。煙樹白鷗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

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

有浣紗吳女郎。行盡綠繆本作淥。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

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塘不忍別。十去九遲迴。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

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

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施宿會稽志〕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

〔註〕白鷗似鵠而大。白色。紅臉可愛。〔江淹詩〕碧鄰常周流。金潭恒澄澈。呂延濟註。潭水之深澄澈清者也。言金者。下有金沙故名。〔陶潛詩〕鼓棹路崎曲。棹。楫也。在舟之旁。撥水以進舟者也。

一說。短者曰楫。長者曰棹。〔梁簡文帝詩〕綠潭倒雲氣。青山御月規。武陵桃花見二卷註。〔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鮑照詩〕居人掩闥臥。行子夜中飯。〔王褒洞簫賦〕揚素波而揮

連珠。呂向註。素。白也。〔後漢書〕梁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候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舉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

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庸能使其妻敬之如是。非凡人也。乃方舍於家。鴻齋閉著書十餘篇。琦按梁鴻所適之地。在今蘇州。而云會稽者。蓋其地古屬吳國。秦

屬會稽郡。漢仍其舊不改。至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置吳郡。鴻在肅宗朝尙未有吳郡之名。史臣本古國名而言故曰吳。與上齊魯一例通稱。太白則指其本時之郡而言。則曰會稽。似乎乖異而實不相

妨也。○棹。直教切。擧。去聲。浣音換。

卷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

事君。高山安可仰。徒從此揖清芬。〔唐書〕孟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拯人

賦詩。一座歎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以

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

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

薦諸朝。會故入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違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

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南史〕嘗戀松雲。輕迷人路。

〔三國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

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聖之中本作去聲讀。協音當讀平聲。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一作晤。○〔唐書地理志〕淮南東道襄州有襄陽縣。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御秦不受賞。擊晉一作救寧為功。〔魏本〕此下多託身白刃

朝揖高義。舉世一作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烏

欽英風四句。表傲。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

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甘與秋草同。〔漢書李廣傳〕結髮與匈奴戰。顏師古註。言始升冠即在戰陣

也。魯仲連不肯令趙尊秦為帝。秦將圍之。為卻軍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不肯受。詳二卷註。朱亥從魏公子無忌。袖鐵椎椎殺晉鄙。奪其軍。以救邯鄲存趙。詳見三卷註。〔晉書〕阮渾少慕

通達。不修小節。〔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五里。〔曹植詩〕吁嗟此轉蓬。居世

何儼然。楊齊賢曰。蓬花北土有之。團欒如毯。風起則隨地而轉。不能自止。〔戰國策〕蘇秦說秦王。

說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韻會〕國語二十四兩爲鎰。鎰岐孟康皆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漢書〕不自汲昂。乃反位。〔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杜預註。常棣。棣也。鄂。鄂然花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別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淮海對雪贈傅靄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禹貢〕淮海淮揚州。謂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也。後人稱揚州曰淮海。本此。

朔雪落吳一作天。從風渡溟渤。海蕭本作樹一作成陽春。江沙皓明月。繆本下多韻

絕。穿地類溟渤。〔江總詩〕海樹一邊出。雲山四面通。〔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一統志〕剡溪在紹興府嵊縣治南。一名戴溪。即晉王徽之雪夜訪戴逵處。〔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塞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鄉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咏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詞。俾色揣稱。爲寡人賦之。〔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鮑照詩〕涕零心斷絕。○

贈徐安宜唐時淮南道楚州有安宜縣。上元三年以其地得定國寶十三枚。因改元寶應。仍改安宜縣爲寶應縣。徐蓋爲安宜令者也。

白田見楚老。歌咏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

京師。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隴。日色明桑枝。訟息但長嘯。賓

來或解頤。青橙繆本作拂戶牖。白一作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懷恩未忍辭。翳

繆本作君樹蕭本作桃李。歲晚託深期。白田。安宜地名。楚老。楚地父老也。〔江南通志〕白田渡。在寶應縣南門外。〔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

卷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二二七

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矣錦。不亦多乎。杜預註。製。裁也。〔宋書〕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揚齊賢註。得人。流人也。〔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鄭康成毛詩箋〕嘯。聲口而出聲也。〔漢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如字註。使人笑不能止也。〔李陵詩〕遊子暮何之。安邑。即安宜也。〔吳均詩〕懷思未忍去。非無江海心。梁。淫也。又發語擊。〔左傳〕繫我獨無。〔說苑〕陽虎得罪於魯。北見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繫音伊。

贈任城盧主簿潛

蕭本少潛字。○〔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任城縣。唐官制。縣令之從八品。各一人。佐有主簿。其位在丞之下。尉之上。京縣二人從八品。畿縣上縣者。正九品。中縣下縣者從八品。各一人。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為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鴦。
〔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詳見大鵬賦註。〔揚雄解嘲〕矯翼厲翮。李周翰註。矯。舉也。

〔南齊書〕孝感煙霜。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一作秋。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迴。六龍

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一作中。撫一作推。琴發長嗟。裴生

信一作實。英邁。屈繆本作。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家。一作歷遊魏豪。結交列如麻。繆本下多良圖

竟未展。意欲飛丹砂。破產且救人。遺身不為家四句。復攜兩少妾。一作女。艷色驚荷葩。繆本作花。雙歌入青雲。但惜

白日斜。窮一作滄。溟出寶貝。大澤繞龍蛇。明主黨一作必。見收。煙霄路非賒。時命

若不會。歸應鍊丹砂。一作知飛萬里道。勿使歲寒嗟。○南星。南方之星也。大火。心星也。初昏之時。大火見南方。於時為夏。若轉而西流。則為秋矣。〔郭璞滄

雅註〕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江淹詩〕丹霞被陽影。劉良註。丹霞。赤雲也。〔曹植詩〕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六龍見三卷註。天車。即日車也。荆人卞和泣玉事見四卷註。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註。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王粲詩〕攝衣起楫琴。〔後漢書〕至於扶翼王運。皆武人屈起。章懷太子註。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禹貢〕海岱惟青州。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敵其德。諸所嘗施。淮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貧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鮑照詩〕會得兩少妾。〔說文〕葩。花也。〔韻會〕餘。遠也。〔木華海賦〕翔天沼。戲窮溟。又曰。豈徒積大顛之寶貝。〔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葩。魯巴切。怕平聲。

贈范金金鄉蕭本作一首〔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金鄉縣。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我有結緣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一作齊。撫繆本作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徒

有獻芹心。終流泣玉一作血。啼。祇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淮南子〕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

走則異。〔抱朴子〕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洛緯見三卷註。〕〔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詩〕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花實之故。非有召呼。而人爭歸趨。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顏延年詩〕君子吐芳訊。感物測予衷。〔謝朓詩〕煙暈吐芳訊。李周翰註。芳訊。芳言也。〔詩國風〕惠而好我。〔左傳〕招攜以禮。〔史記〕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曹植詩〕妾若濁水泥。燕石見二卷註。〔說文〕攜。拾也。〔應瑒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後漢書〕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變慙而還。〔尹文子〕楚客擔山雉。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千金。勿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復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卞和泣玉。見四卷註。〔文心雕龍〕思不環周。索莫之氣。〔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

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撫音灸。

其一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淮南子〕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

天下。〔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古詩〕札札弄機杼。機杼。織具也。機以轉軸。杼以持緯。〔書盤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孔穎達正義。播蕩分析。〔蜀志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公羊傳〕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註。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杼音紉。

贈瑕邱王少府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瑕邱縣。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爲一作爲貴。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邑訟。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

下。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漢書〕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晉書〕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瀛洲。海中三山之一。詳見四卷註。

東魯見狄博通

〔唐書宰相世系表〕博通梁公狄仁傑之曾孫。戶部郎中光濟之孫。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挂席度滄海。卻來應是無長風。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宋書宗慤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屬關內道。發州東陽郡。屬江南東道。〔日知錄〕唐朝人得罪貶竄

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雒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

見於此。

潮水還歸海，流入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莊子〕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陸德明註。流入。有罪自施徙者也。〔吳都賦〕。細客懷輓而泣珠。劉淵林註。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會嘗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翻冥記〕。吠勒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積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人所泣之珠也。〔廣信擬連珠〕。日南枯蚌。會合明月之珠。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一統志〕五百灘在金華府城西五里。灘之最大者。俗傳舟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於此。新安江。一名青溪。出徽州。自歙縣經淳安縣界。至嚴州府南合婺港。東入浙江。〔廣韻〕艇。小船也。○艇音挺。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唐書地理志〕潤州丹陽郡有丹陽縣。本曲阿。天寶元年更名。〔太平御覽〕〔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十八里有橫山。連亘數十里。傳云楚子重至於橫山是也。〔江南通志〕橫山在江寧府江寧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高淳縣東二十里。其山四方望之皆橫。故曰橫山。亦名橫望山。與〔太平府志〕橫山在當塗縣東六十里。高二百丈。周八十里。穹窿嵯峨。蒼翠亘天際。四望皆橫。故名橫山。與江寧溧水接壤。丹陽湖在其南。〔春秋〕楚子重伐吳所至之地。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概凌方壺。時枉一作白紵詞。放歌

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舒卷。

蕭本作一作清。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一作攜手止。

都。方壺。方丈也。海中三神山之一。見明堂賦注。白紵詞見四卷註。〔江南通志〕丹陽湖在江寧府高淳縣西南三十里。太平府當塗縣東南七十里。以湖之中流分界。其源有二。徽州高淳寧國廣

德諸溪皆匯之。通為三湖。一曰石臼。一曰固城。一曰丹陽。而丹陽最大。蓋總名也。周圍三百餘里。〔鮑照詩〕穿池類溟渤。〔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本草〕蘇頌曰菰根。江湖陂澤中皆有之。生水

中。葉如蒲葦。刈以秣馬甚肥。春末生白芽如筍。卽菰菜也。又謂之莢白。生熟皆可啖。甜矣。其中心如小兒臂者名菰手。作菰首者。非矣。寇宗奭曰。菰乃蒲類。河朔邊人。止以銅馬作薦。八月開花如葦。結青子。合粟爲粥食。甚濟飢。李時珍曰。蒲叢生水際。似莞而編。有脊而柔。二三月生苗。八九月收葉。以爲席。亦可作扇。軟滑而溫。〔張協詩〕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抱石獻玉用卞和事。見四卷註。〔莊子〕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糴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纒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纒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纒龍也。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羽化。成仙而去也。清都。上帝所都。見二卷註。

玉眞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按〔唐書公主列傳〕玉眞公主。睿宗之第十女也。始封崇昌縣主。太極元年出家爲道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改稱玉眞公主。築玉眞觀於京師。俄徙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二載。上言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

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薨。〔寶應時古樓觀紫雲衍慶集〕玉眞公主與金仙公主俱入道。今樓觀南山之麓有玉眞公主祠堂存焉。俗傳其地曰邱宮。以爲主家別館之遺址也。然碑誌湮沒。圖經廢舛。惟開元中戴琿樓觀碑。有玉眞公主師心此地之語。而王維儲光義皆有玉眞公主山莊山居之詩。則玉眞祠堂爲觀之別館審矣。因畫錄唐人題詠。刻之祠中。元祐二年歲在丁卯七月望日。河東薛紹彭題。所謂別館。疑卽此地是歟。〔埤雅〕雨久曰苦雨。〔唐書百官志〕衛尉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掌器械文物。

秋愁。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

繆本作送。

雨色蕭颯望中來。翳翳昏墊

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

〔漢書〕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左思詩〕朝集

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尚書益稷〕下民昏墊。〔謝靈運詩〕久痍昏墊苦。張銑註。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論衡〕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翳音衣。墊音店。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高和天人。陰陽許本作乃繆本作驕蹇。秋霖劇倒

井。昏霧橫絕。蠟燭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濼濼奔溜。聞繆本作浩浩驚波。轉

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飢從漂母食。閑綴羽陵一作林。簡園家逢秋蔬。藜藿

不滿眼。蠓蚋結思幽。蟋蟀傷徧淺。廚竈無青煙。刀機生綠薺。投筋解鷓鴣。

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

衣去。搖曳繆本作滄洲傍。高即契字。〔東都賦〕統和天人。〔公羊傳〕為其驕蹇。〔左傳〕凡雨自

〔鮑照詩〕蹀躞寒葉離。〔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

馬。陸德明註。辨。別也。言廣大故望不分別也。〔漢書〕馬遷傳。灑梁之食。藜藿之羹。顏師古註。藜。草似蓬

也。藿。豆葉也。〔史記正義〕藜似藿而赤表。〔本草綱目〕藜。處處有之。即灰藿之紅心者。莖葉稍

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臘脂菜。亦曰鶴頂草。皆因形色名也。嫩時亦可食。昔人謂藜藿與膏梁不同。

老則莖可為杖。〔詩國風〕蟋蟀在戶。〔埤雅釋蟲云〕蟋蟀長脚。蕭稍長跨之貌。因以名云。郭璞曰。今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着人衣。常有親客至。荆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

〔陸機詩疏〕蟋蟀似螻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螽。一名蜻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

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爛婦驚是也。〔太平御覽〕〔古今注〕曰。若藜。空室無人

行則生。或紫或青。一名團餅。一名綠錢。〔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鸛鷓裘。就市人
揚昌黃酒。〔南史劉穆之傳〕諸葛長人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
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為恥。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始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
君乃嘗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拉而稽顙以致諫。穆之曰。本不匿怨。無
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盃貯檳榔一斛以進之。○隰音叢。綴音拙。又音贊。蛸音稍。

贈韋祕書子春

〔唐書百官志〕祕書省有監一人。少監二人。丞一人。祕書郎三人。校字郎十人。正字二人。未詳子春為省中何職。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藉藉。斯人竟不起。雲

臥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

蕩。說劍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祕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

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卻顧女兒峯。胡顏見雲月。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髮。蕭本作鬚。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雲覩青天。捫

虱話良圖。畱侯將綺里。繆本作季。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高士傳〕鄭

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咸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雍錄〕谷口在雲陽縣西四十里。鄭子真隱於此。〔漢書〕國中口語籍籍。顏師古註。籍籍。喧聒之意。〔鮑照詩〕雲臥恣天行。〔三國志管寧傳〕瑯琊華門。偃息窮巷。〔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裴駟註。劉向別錄曰。鄭衍之所言五德終始。

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有說劍篇。〔世說〕謝公屐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元和郡縣志〕女兒山在河南府福昌縣西南三十四里。〔一統志〕女兒山在河南宜陽縣西九十里。〔唐李賀集〕杜蘭香神女上昇。遺几在焉。故名。〔曹植上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江淹為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寰海順典。瓊都咸光。又〔施齊太祖誄〕杳鬱遠域。見清麗瓊都。〔世說〕衛伯玉為尚書。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瓊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晉書〕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綺里季見四卷註。〔吳越春秋〕范蠡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蕭本自徒為風塵苦以下五聯。另作一首。髮字作鬚。叶下韻也。今按此詩一氣貫注。不能斷乙。通作一首為是。故校從古本。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因話錄〕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眾呼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

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

〔因話錄〕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眾呼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

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

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

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爲微颯折。桃李賣陽錄本作。艷路

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

心。然後如君子。太華。即華山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劉楨詩〕亭亭山上松。呂向註。亭亭。高貌。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行。舊本皆作山。今依文苑英華本校作行。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爲寶。我如

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心。無爲歎衰老。〔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巖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說文〕驄馬。青白雜毛也。〔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驄音聰。

贈薛校書 按〔唐書百官志〕弘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集賢殿書院有校書四人。祕書省有校書郎十人。著作局有校書郎二人。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司經局有校書四人。

皆九品。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誇觀濤作。空

鬱釣龍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古今注〕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陸機詩〕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劉良註。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越春秋〕吳宮爲墟。庭生蔓草。〔漢書伍被傳〕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鈞發見四卷註。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

卷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一三五

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

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羣。〔莊子〕

絃。司馬彪註。匡。正也。〔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章懷太子註。分。半也。〔漢書〕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南齊書〕一朝曠咤。事功可立。〔漢書〕伏生。濟南人也。故

為梁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臆錯往受之。〔史記〕名冠三軍。〔水經注〕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沮溺耦耕之

所。〔朱異詩〕雖有遊遊美。終非沮溺羣。○
惆音抽。又音儻。咤。丑亞切。嚙去聲。

讀諸葛武侯傳書

蕭本少書字。

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長安縣。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頽運。臥龍得

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

志〔本傳〕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一作頗懷拯物情。晚

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無令管與鮑。千載獨知

名。季。末也。〔揚炯詩〕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宋書〕艾夷鯨鯢。驅聘羣雄。〔晉書〕畢茲王業。光啓霸圖。〔陸機辨亡論〕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淮南子〕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後漢書〕光

武先在長安時。河舍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魏書〕入匡頽運。出勦元凶。〔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孔

明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後漢書〕崔瑗。字季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又〔文苑列傳〕華髮舊德。章懷太子註。華髮。白首也。〔史記〕管仲

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華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以身下之。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一作豪蕩。有天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

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一作騰。一作嬌。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

逢且欲醉春暉。一作今日相逢俱失路。何年霸上弄春暉。○唐時涼州亦謂之武威郡。隸隴右道。大明宮圖。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紫微。天子所居之宮也。

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故亦謂之紫微。〔藝文類聚〕日將暮曰薄暮。〔左傳〕疇昔之天子為政。杜預註。疇昔。猶前日也。〔晉書〕劉琨與范陽租納。俱以雄豪著名。

駕去溫泉宮。蕭本缺宮字。後贈楊山人。〔唐書〕京兆府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治湯井

為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

少年落魄綴本作托。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一作介。葛董。竟誰許。長吁莫

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胷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青

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蕭本作借。顏色。金

章蕭本作璋。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明

主。然後相攜一作攜。一作攜。一作攜。臥白雲。〔漢書〕酈食其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北史〕楊素少落魄。有大志。不

也。落落。蓋倒用以取新耳。楚。戰國時楚王所據之地。漢。漢水之濱。〔江淹恨賦〕閉關卻掃。塞門不仕。〔鮑照詩〕白日迴清景。〔後漢書〕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太子註。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

時其中諸生。皆勳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于人焉。〔翰林志〕唐制。學士初入院。賜中廐馬一匹。謂之長借馬。〔漁隱叢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唐書兵志〕其後禁中增

置飛龍廐。〔漢書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顏師古註。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傳玄詩〕寄言飛龍天馬駒。〔呂氏春秋〕王公大人從而禮之。〔北山移文〕紐金章。綰墨綬。李善註。金章。銅印也。〔宋書〕大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駟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

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撫國龍驤將軍。皆金章紫綬。〔梁書〕蕭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曉音薦。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

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雍錄〕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掌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宮則陪侍。故總攝凡最而以侍從名之。武帝詔嚴助曰。

君厭直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長楊羽獵。子雲獻賦。事詳大獵賦註。〔庚信詩〕校獵長楊苑。〔陳書〕後主即位。雅尚文詞。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激賞。加其爵位。〔南齊書〕聖照元覽。斷自天筆。楊齊賢曰。太白為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習懷間。身騎白龍

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世說〕裴令公有僮容儀。脫

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楊齊賢註。黃河出崑崙山。在唐吐蕃中。隸大羊同國。極西爲最高。其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楚辭〕乘白龍兮逐文魚。

贈崔侍御

黃河三

蕭本作二

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

一作

凡魚。故人東海客。

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因。

蕭本作見

更欲凌崑墟。

繆本下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二句。○〔水經注〕〔爾雅〕云。鱣。鮪也。出

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則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白氏六帖〕大鯉魚登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矣。〔太平廣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置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上者便化爲龍。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卽有雲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

乃化爲龍矣。其龍門水凌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水經注〕〔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獨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鏘跡。遺功尙存。〔尚書正義〕孟津。孟是地名。津是津處。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杜預云。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盧思道孤鴻賦〕剪拂攻虛。長其光價。〔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初學記〕〔楚國先賢傳〕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墟音區。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唐書〕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施部之裔。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將軍副使。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舍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翰嘗逐虜。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誦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梓其將高秀銀張守瑜將斬之。秀嚴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久之。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進封西平郡王。〔胡三省通鑑註〕唐中世以前。率呼將帥爲大夫。白居易詩所謂武官稱大夫是也。

天蕭本作爲國家孕英才。森射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繆本作成大將軍。白起眞成一豎子。〔晉書〕裴楷嘗目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莊子〕不可納於靈臺。郭象註。靈臺。心也。〔晉書〕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史記項羽紀〕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衛青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白起傳〕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平原君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劉世教曰。按此詩述德有之。而無陳情之詞。疑有關文。胡震亨以爲上大帥只此數言。亦太潦草。不如杜之長律爲得體者非也。

雪讒詩贈友人

嗟余沉迷猖獗繆本作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常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

匿瑕蓄此煩繆本作頑醜月出致譏貽媿皓首感悟途晚事往日遷白璧何辜

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沉黃泉衆毛飛骨上凌繆本作賤青天萋斐繆本作菲暗成

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鮮繆本作鱗洪燄繆本作炎爍山發自纖煙滄繆本作蒼波

蕩日起於繆本作乎微涓交亂四國播於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

誰察予之貞堅邱遲與陳伯之書冗迷猖獗以至於此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又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周易包荒用馮河王弼註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左傳瑾瑜匿瑕杜預註匿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蔽瑕穢鄭康成禮記註瑕玉之病也說文

瑕玉小赤也毛萇詩傳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李陵詩皓首以爲期輿雅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故詩人以刺讒爾雅翼說者

以青蠅點白爲黑點黑爲白自昔相傳如此今青蠅之行好遺矢於物上偶物之潔者則見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也漢書兼輕折軸羽詭飛肉顏

師古註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淮南子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詩小雅囊令斐令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毛傳曰萋斐文章相

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與者喻譖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孟康註八埏地之八際也張銑註八方也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

以所齎貨糶犯圍而出告糶於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塵甑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升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以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伊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

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塵甑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曰孔子願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琴操

操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後妻曰試置妾空屋中君登樓而察之伯妾知伯奇仁孝乃取毒絳綠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妾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故子詞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陸機詩接蜂蟻天道怡塵惑

孔顏○埃音哀彼繆本下多人之猖狂不如鵠之疆疆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

襟式灼切音襟

之奔奔。坦蕩一作皎。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

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予何。〔詩國風〕鵲之奔奔。鵲

之疆疆。鄭箋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孔穎達正義曰。言鵲則鵲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何晏論語註〕坦蕩蕩。寬廣貌。〔詩小雅〕巧

言如簧。孔穎達正義。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史記〕須賈曰。巧

權買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按續贖古通用。〔詩小雅〕謀夫孔多。〔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快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左傳〕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漢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顏師古註。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淹上建平王書〕積毀銷金。積

讒磨骨。呂向註。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劉鑠詩〕沉憂懷明發。張銑註。沉。深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巨人其如予何。何晏註。如予何者。猶言奈何也。天之未喪斯文。則我豈傳之。巨人何人。

皇太蕭本作成后。毒亦淫荒。蟬螻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尙爾。匹夫何傷。辭殫意

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

形。不我遺棄。庶昭忠誠。〔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周武王率諸侯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周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申侯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後漢

書〕天維陵馳。民鬼慘槍。〔西京賦〕振天維。薛綜註。維。綱也。〔左傳〕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杜預註。職。主也。〔史記呂后紀〕呂太后稱制。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說苑〕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耶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傳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

乃皇帝之假父也。甕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

威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襄陽宮。〔鄭玄禮記註〕

蟬螻謂之虹。孔穎達正義。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澆則虹生。〔毛萇詩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李善文選註〕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

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詩國風〕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毛傳。遐遠也。○褒。博毛切。音包。作薄候切。杯音讀者非。食其音異基。毒音露。

贈參寥子

參寥子。當時逸士。其姓名無考。蓋取莊子之說以為號也。〔莊子〕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崔云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李云參。高也。高

遼寥曠。不可名也。

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骯髒辭故園。昂藏入

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毫墨時灑落。探玄繆本作元有奇作。著論窮天

人。千春秘麟閣。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繆本作攀

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端。〔陸機續連珠〕南荆有寡和之歌。李善註。南荆。謂楚也。〔水經注〕〔京房易飛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輿地廣記〕襄陽縣有峴山。羊祜與鄉淇嘗登之。今墮淚碑在焉。〔增壹詩〕骯髒倚門邊。章懷太子註。骯髒。高亢倖直之貌。〔陸機孝侯周處碑〕汪洋延闕之旁。昂藏寮采之上。〔詩大雅〕告之話言。〔鮑照四賢咏〕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世說〕何平叔註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註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註為道德二論。〔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三輔黃圖〕漢宮殿疏云。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吳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金馬。門名。見二卷註。○骯。下黨切。杭上聲。麟音羸。

贈饒陽張司戶燧繆本作燧。上州。唐時深州亦謂之饒陽郡。屬河北道。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慕蘭豈曩古。攀嵒是

當年。媿非蕭本作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

意。三山期著鞭。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先。何當

共攜手。相與排冥一作筌。〔陸機詩疏〕梓實桐皮曰椅。〔史記〕司馬相如少時。其親名之曰大

鴻軒。攀嵒亦鳳舉。嵒。謂嵒康也。黃石公見七卷註。三山見一卷註。〔後漢書〕費長房者。汝南人。會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

置。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交呂既

會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

置。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交呂既

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畢當去。〔莊子〕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文子〕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陳子昂詩〕探玄觀羣化。〔顏延年詩〕開冬眷徂物。懸悼盈化先。〔江淹詩〕一時排冥筮。李善註。筮。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筮。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塵埃之外。李周翰註。冥。理也。筮。跡也。○椅音衣。協音借讀音倚。蘭音吝。穉音奚。筮音詮。

贈清漳明府姪聿

繆本少聿字。○唐時清漳縣。隸河北道之洺州。南濱漳水。因以爲名。〔賓退錄〕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爲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停

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

俗猶一作獨。繆本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舉

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蕭本作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

晝成羣。縑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訟息鳥下階。高臥披道帙。蒲鞭挂簷枝。

示恥無撲扶。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

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繆本作佳。政。燕南播高

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一作得頌。繆本聲。蕭士贊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

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唐以老子爲祖。白

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事。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顏延年詩〕付容青雲器。〔史記〕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水經〕清漳水出於黨沽縣西北

少山大龍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秦窰邑。入於濁漳。〔嵇康

琴賦〕雅昶唐堯。終咏微子。呂向註。唐堯微子。操名也。〔說文〕組。緩屬。其小者以爲冕纓。蕭

士贊曰。隱簪組。謂隱於簪組之間。卽吏隱之意。〔晉書〕蔡和履順。以保天真。〔鄭玄禮記註〕唐虞以

書衣也。〔後漢書〕劉寬遷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絕不加苦。〔南史〕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說文〕扶。答擊也。〔鄭玄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正義云。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後漢書〕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班固幽通賦〕考邁惑以行謠。〔初學記〕〔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謠。〔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扇音嗣。杼音紆。帙音姪。扶音叱。

贈臨洛縣令皓弟原註。時被訟停官。○唐時臨洛縣。隸河北道之洛州。以北濱洛水為名。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繆本作元。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

龍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繆本作余。相招尋。〔晉書〕陶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下小人。即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龍。見四卷註。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恥將雞並食。長與鳳

為羣。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司徒王瓌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卒於家。同志者共刻石立碑。

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漢書〕莫能望陛下清光。〔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韻會〕將。與也。〔春秋後語〕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翺翔乎窈冥之上。〔劉楨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鄴中贈蕭本缺贈字。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鄴中。即鄴郡。唐時屬河北道。又謂之相州。〔後漢書高鳳傳〕鳳。南陽葉

人。後教授業於西唐山中。註曰山在今唐州湖陽縣。不言石門山事。庾信作高鳳贊有石門雲度銅梁雨來云云。後人註者亦未詳其地在何處。豈石門山即西唐山之異名耶。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奔。中途偶良朋。問我將

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鷲櫪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邪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唯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

〔鮑照蕪城賦〕孤蓬自征。呂向註。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曹植詩〕四海無交兵。〔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銑註。沉。深也。〔鄭樵通志〕光武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沈約詩〕漫讀文照曜。紫鷲光陸離。李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也。呂延濟註。紫燕。良馬也。〔陳琳答東阿王箋〕秉青萍干將之器。呂延濟註。青萍。劍名也。〔北史〕投軀萬死之地。以邀一日之功。〔後漢紀〕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習鑿齒通諸葛論〕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孝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贈華州王司士唐時華州。又謂之華陰郡。屬關內道。係上州。上州之佐有司士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淮水不絕波。蕭本作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

寶刀。〔晉書王導傳〕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其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姓繁衍。竟如璞言。〔傅亮修張良廟教〕盛德不泯。義存祀典。〔爾雅〕髦。選也。俊也。郭璞註。俊。士之選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也。邢昺疏。毛中之長毫曰髦。〔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贈盧徵君昆弟〔後漢書〕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嘗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後世徵君名始此。蕭註以盧徵君卽是盧鴻。考唐書及他書所載鴻事。都不言其有弟同隱。恐此盧又是一人。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一虛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

每同。滄洲卽此地。觀化遊無窮。本落海水清。蕭本作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

倒影。攜手凌星虹。〔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菴於河之濱。帝讀經義。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猶股民也。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而答曰。予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臣民之有。帝下車稽首。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予註此經以來一千二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所在。壺中見本卷註。〔莊子〕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陳子昂詩〕平生倦遊者。觀化久無窮。驚背方蓬。見四卷註。倒影見二卷註。星虹見七卷註。

贈新平一作少年。新平。郡名。即邠州也。見七卷註。新豐。縣名。隸京兆府。見五卷註。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一作胡。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內一作兩。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繼鞴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傷。韓信為淮陰少年所辱。見三卷註。〔張纘讓尚書僕射表〕吐言如頽也。漂母事見六卷註。〔鮑照詩〕猜恨坐相仍。〔古善哉行〕自惜袖短。內手知寒。〔張華詩〕欸續如懷冰。〔漢書〕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鮑照詩〕昔如鞴上鷹。劉良註。鞴。以皮蔽手而臂鷹也。〔班固答賓戲〕振拔滄塗。跨騰風雲。○鞴音雞。繼音屑。鞴音鈞。

贈崔侍御蕭本作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一作訪。宿話宵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君乃翰軒蕭本作軒轅。佐余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繆本作驚彈。落虛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搖應借力。一作便。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為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漢書〕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

以商賈爲資。劉孟以飲顯。〔曹植詩〕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賤。〔李充詩〕顧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按太白作崔公澤畔吟詩。序。有中佐輜車之語。是崔嘗以事爲使副。故曰君乃輜軒佐。作軒轅者非是。〔張協詩〕寄辭翰墨林。張翥註。翰。筆也。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李康運命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李善註。秀。出也。劉良註。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隋袁朗詩〕危絃斷客心。虛彈落驚禽。用戰國策更羸事。見四卷註。回舟用王子猷訪戴安道事。見本卷註。〔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也。〔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詳後上李邕詩註。桃李用說苑趙盾子事。與張儀舌。俱見本卷註。〔史記〕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否。中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烏顯而越吟。笑吐張儀舌。噲談笑之美。愁爲莊烏吟。噲思家之切。〔韻會〕玷擣。繪石也。○轄音由。玷音樹。

走筆贈獨孤駙馬

〔唐書〕玄宗女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初學記〕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歷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以主婿拜駙

馬都尉。其後杜預尙晉宣帝女高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尙晉文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代因晉魏以爲恒。每尙公主。則拜駙馬都尉。〔通典〕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尙主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勅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今式。仍賜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美麗者充選。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花亂飛。銀鞍紫鞵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

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迴顧。何必侯嬴長抱關。

〔薛道衡詩〕臥聽飛玉勒。立馬前銀鞍。〔吳均詩〕朱輪玳瑁車。紫鞵連錢馬。〔韻會〕鞵。馬勒也。〔曹植與吳質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漢書袁帝紀〕待詔夏賀良等。應劭註。諸以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又〔東方朔傳〕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顏師古註。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舊唐書〕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十稅。術藝。書弈。各別院以處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戰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江淹袁叔明傳〕友人袁炳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史記〕信陵君傳。魏有侯嬴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數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酒酣。侯生謂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轡。苦貢切。空。去聲。

贈嵩山焦鍊師（并序）（孔帖）道士修行德高。思精者。謂之鍊師。

嵩山繆本作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

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

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不繆本作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

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漢武內傳）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猶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得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少室山有三十六峯。詳見七卷註。

二室凌一作倚。青天。三花含一作明。紫一作綠。煙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

染。跡高想已綿。時餐金鵝菜。一作金蟻菜。繆本作金鵝菜。屢讀青蕭本作古。苔篇。入極恣遊憩。

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東繆本作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

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岳。鍊魄棲雲幄。霓裳繆本作衣。何飄颻。繆本作飄颻。

一作藏。鳳吹一作羽。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一作冥。骨誓

相學。〔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述異記〕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此。麻姑已見四卷註。揚升菴曰。金鵝菜。桂也。〔藝文類聚〕〔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

人將子種此。麻姑已見四卷註。揚升菴曰。金鵝菜。桂也。〔藝文類聚〕〔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

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雲。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鶴所集，八桂所植。〔寰宇記〕潘尊師得道，逢真人昇玄子。授以寶書青苔紙。〔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初學記〕九天之外，次有九垓。垓，階也。言其階次有九。〔山海經〕潁水出少室山，郭璞註。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呂氏春秋〕許由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太平御覽〕琴操曰。許由無有杯器。常以手掬水。人見由無器。以一匏瓢遺之。由操飲。飲訖。挂瓢於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捐之。伊川舞鶴。用王子晉事。已見五卷註。〔薛道衡詩〕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左傳〕辛有適伊川。杜預註。伊川。伊水也。〔北山移文〕春蘿飄月。〔盧照鄰五悲文〕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宋之問詩〕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後漢書〕潘光隱耀。世嘉其高。太微靈書。每月朔望晦日。七魄流蕩。交逼鬼神。制檢還魂之法。當此夕仰眠伸足。掌心掩兩耳。令指相接於項上。閉息七遍。叩齒七遍。心存鼻端。白氣如小指大。須臾漸大。冠身上下九重氣。忽變成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朱雀在心上。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玉女著錦衣。手把火光當兩耳門。畢。咽液七遍。呼七魄名尸狗。伏矢。雀嬰。天賊。非毒。除穢。臭脚。即呪曰。素氣九還。制魄邪奸。天獸守門。嬌女執關。鍊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有飢渴。聽飲月黃日丹。〔謝惠連詩〕寂寥雲輕空。李周翰註。輕。帳也。〔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邱遲詩〕馳道聞風吹。呂延濟註。風吹。笙也。〔博物志〕漢武帝祭祀者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饗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漢武內傳〕地真素款。長生紫書。〔真誥〕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雲笈七籤。紫書。紫筆繕文也。○垓音衆。

口號贈楊

繆本作

徵君

原註。此公時被徵。○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帝和衛尉尉新渝侯。巡城口號。庾肩吾王筠俱有此作。至唐遂相襲用之。卽是口占之。

義。蕭本作口號。贈徵君鴻。而註云見前贈盧徵君題註。蓋以爲卽盧鴻矣。未詳是否。註中被徵。一作被召。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臥留丹壑。天書降

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陶令事已見九卷註。梁鴻事見八卷註。〔隋書〕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又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冊府元龜〕

嵇康爲中散大夫。撰高士傳三卷。〔鮑照詩〕雲臥盜天行。又照詩。姍容逐丹壑。紫泥用以封璽書者。見七卷註。〔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

上李邕

〔舊唐書〕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開元中為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道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街。張說為中書令。甚惡之。

俄而陳州賊好事發。貶為欽州邊化尉。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頗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刺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捷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勳馬一匹。及勳下獄。吉溫令勳引邕讓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勳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大鵬一日同風起

作扶。韋玉本作。

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

韋玉本作。

卻滄溟水時

韋玉本作。

人見我恆

韋玉本作。

殊調見

韋玉本作。

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

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十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陸德明註。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颶。

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唐書禮樂志〕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蕭士贇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

贈張公洲草處士

〔揚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琦按〔景德建康志〕張公洲在城西南五里。周圍三里。〔湖廣通志〕張公洲在武昌府城南二十里。晉隱士張公

蘆園處因名。是有二張公洲。觀詩中所云楚人云。漢水。則是謂武昌之張公洲。而非在上元者矣。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

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無枯槁事。

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列子〕子列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韻會〕將。與也。南浦。即張公洲。以在城之南。故曰南浦。〔莊子〕孔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又〔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搗搗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曰槩。為圃者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陸德明註。櫛。枯櫛也。〔說文〕。枯櫛。汲水器也。〔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二千石。謂太守。百里若。謂縣令。

卷十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韻會〕鑷。音與涅同。

木落識歲秋。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

鴻鸞。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

髮凋危冠。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飡。時來極胡本作天人。道在豈吟嘆。樂毅

方蕭本作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

之寒。〔陶潛詩〕弱齡寄事外。〔潘岳詩〕投分寄石友。李善註。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瀝解帶。吾

投分寄意。分。猶志也。〔莊子〕去其危冠。〔揚雄詩〕壯髮危冠下。〔史記〕管仲曰。吾

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史記〕燕昭王問伐齊之事。

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

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圖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燕

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奔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破之濟西。按〔史記〕蘇秦列傳。其游說六國。先說燕文侯。二說趙肅侯。三說韓宣惠王。四說

魏襄王。五說齊宣王。六說楚威王。今引樂毅適趙。蘇秦說韓二事。皆言功業未成就之意。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一作嘗聞謝安石。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暫因蒼生起。

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繆本下多蛾眉積讒妒。

魚目混珠。瑣瑣。白壁竟何辜。一作本無暇。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

關。殺人憤精魂。皇穹雪冤天。繆本作枉。白日開昏氣。繆本作太階得夔龍。桃李滿

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媿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

隨天馬轅。蕭本作轅。○「世說」謝安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劉孝標註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游肆。

蒼生事已見七卷註。「封禪書」以侵黎元。呂延濟註。黎元。百姓也。「王粲詩」苟非鴛鴦。孰能飛翻。「范雲詩」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王僧達詩」聊訊興亡言。「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寃。

梁園。梁地也。在唐為汴州。今為開封府。其地有漢梁王之園。太白在天寶中。游梁最久。故詩中屢以梁園為言。「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謝靈運詩」威明盪氛昏。「孟康漢書註」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晉書」三台。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文心雕龍」倒海探珠。「謝靈運詩」滄

露藟芳蓀。「江總詩」徐步採芳蓀。「漢書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顏師古註。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後漢書」臣願坐雲臺之下。考國圖之道。又樊擘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還

河東都尉。引見雲臺。「玉海五行志」雲臺。周家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所藏。「東京賦」南則前殿雲臺。「洛陽記」雲臺高閣十四間。「高誘淮南子註」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卽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之意。

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會鸞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

湖棹。煙濤恣崩奔。夢釣子陵湍。英風繆本作緬猶存。徒蕭本作希客星隱。弱植

不足援。千里一迴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奈愁蕭本作何。舟浮瀟

湘月。一作江橫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牧

雞鵝。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漢書」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後漢書」南陽何顯名知人。見苟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履

颺。高風也。「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韻會」翮。鳥之勁羽也。「韓詩外傳」鵬鷃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蓋鳥翅之勁者左右各六。飛時全藉其力。鍛其六翮。則不能飛矣。「說文」鶩。飛貌。

「國語」越滅吳返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謝靈運詩」折岸屢崩奔。「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廣韻」緬。遠也。「藝文類聚」會稽典錄曰。

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日。大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臥耳。「左傳」其君弱植。孔穎達正義。周禮謂草木為植物。植謂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嶺湘洞庭。見惜餘春賦註。

〔一統志〕秦望山在杭州府城南一十里。山東南有羅剎石。橫截江濤。後更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湖沙所沒。〔錢塘縣志〕浙江一名羅剎江。取風濤險惡意。江中有羅剎石。風濤至此倍險。唐郡守仲秋設祭迎潮於此。〔史記〕屈原履石自投汨羅以死。應劭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史記索隱〕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沉處。北岸有磨也。〔楚辭章句〕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通典〕岳州湘陰縣北有汨水。卽屈原懷沙自沉之處。俗謂之羅江。〔莊子〕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通典〕濠州蕭縣有濠水。卽莊惠觀魚之處。〔莊子〕若正汝形。一俟視。天和將至。〔淮南子〕交被天和。食於地德。唐時之武陵郡。卽朗州也。屬山南東道。○響音軒。汨音

憶襄陽舊遊贈

繆本下多濟陰二字。

馬少府巨

唐時之襄陽郡。卽襄州也。屬山南東道。濟陰郡。卽曹州也。屬河南道。

昔爲大堤客。會上山公樓。開窓碧嶂滿。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劍。長揖韓

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

名若雲浮。

一作有意未得言。懷賢若沉憂。

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

頭。

一作何時共攜手。更醉峴山頭。○襄陽郡城外有大堤。有峴山。已見五卷註。晉時山簡爲襄陽太守。山公樓是其遺跡。今亡所在。〔韻會〕嶂。山之高險者。〔增韻〕山峯如屏障者。韓荆州名

朝宗。開元中爲荆州長史。太白謁見。長揖不拜。詳見後與韓荆州書。及魏顓李翰林集序。〔太平御覽〕荆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嘆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

如我與卿者多矣。皆煙沒無聞。念此令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爲立碑着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草不悲感。杜預名爲

墮淚碑。○

嶂音帳。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唐時宋州睢陽郡有虞城縣。隸河南道。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梁園已見上卷註。玉樹。雪中樹也。〔蘇武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訪道安陵遇蓋寰

蕭本作寰

為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唐時德州平原郡有安陵縣。隸河北道。〔隋書〕道經者云。其

佐吏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授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諸贊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贊。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寰音環。各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

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

激慕清風。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

籙。天人慙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災蕩璿璣。蛟龍翼微躬。舉手

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繆本作高堂。荅荷難克充。下笑世上士。繆本作沉

魂北羅鄩。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古豔歌行〕語。脚且勿盼。水

清石自見。〔太平廣記〕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

茅盈室。〔晉書〕郭象能清言。大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漢書〕昔仲尼沒而

微言絕。顏師古註。精微要妙之言耳。〔漢武帝內傳〕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鮑照詩〕奇

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平原客。謂平原郡中賓客。北海仙。謂北海高天師如貴。太白於齊州詩高

天師授道籙。披蓋寰為之書造真籙也。〔西昇經〕遂編歷九天。上昇上清白闕丹城藥珠宮。〔梁邱子黃

真內景經註〕藥珠。上清境宮闕名也。〔真靈位業圖〕有太和殿。寥陽殿。藥珠宮。〔黃庭外景經〕丹

田之中精氣微。梁邱子註。濟下三寸是也。〔黃庭內景經〕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梁邱

子註。玉闕者。腎中白氣。上與肺連也。〔雲笈七籤〕太微黃書八卷。素訣乃含於九天元母。結文空

胎。歷歲數劫以成自然之章。太皇中歲成洞真金真玉光八景飛經。元始天王名之為八景飛經。廣生

大真名之為八素上經。青真小童名之為豁落七元。〔隋書〕道經者云元始天尊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

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

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文。八角垂世。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樓

閣經〕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法苑珠林〕二十小劫中間有三災。

次災輪轉。一疾疫災。二刀兵災。三飢饉災。〔劉昭後漢書補〕瓊瑋者。謂北極星也。〔晉書天文志〕

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三災蕩穢。謂斗神覆護三災。不能為害也。〔王康與詩〕與神靈始。李善註。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真誥〕羅鄩山在北方癸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圍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中。周圍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洞。洞中有六宮。輒周圍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也。註云。此即應是北鄩鬼王決斷罪人住處。〔白帖〕羅鄩山之洞。周一萬五千里。名曰北帝死生之天。皆鬼神所治。五帝之宮。考諸之府也。〔荀子〕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

贈崔郎中宗之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冊。才氣聲華。舊時獨步。仕於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人。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嘆息。按〔唐書〕崔宗之乃宰相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

胡鴈

一作 拂海翼。翔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一作胡鴈度日邊。兩龍天地秋。哀鳴沙塞寒。〕

風雲迷河洲。有一作。如飛蓬人去逐。〔一作一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邱。日從海旁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

求。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足。〔一作不酬。時哉苟不會。草木為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幽。〕

〔鮑照詩〕胡鴈已矯翼。〔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神威於沙朔。〔北史〕泊乎有魏定鼎沙朔。商子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江淹詩〕鈔然萬里遊。〔鮑照詩〕復得還舊邱。呂向註。舊邱。舊里也。〔楚辭〕日極千里兮傷春心。〔詩國風〕悠悠我心。〔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註。晏。晚也。〔淮南子〕孔子欲行千金。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論衡〕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遊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魯連逃千金。詳見二卷註。〔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功成取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絕不肯綴。對珪寧肯分。

贈崔諮議

〔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掌討謀議事。

騶。〔蕭本作〕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起。清風倏忽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卸走。〔繆本作〕是。東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一作程。〕難預圖。希君。〔一作前。〕翦拂。

〔蕭本作〕騶。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起。清風倏忽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卸走。〔繆本作〕是。東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一作程。〕難預圖。希君。〔一作前。〕翦拂。

一作拂。猶可騎中衢。

〔張衡南都賦〕駉驥齊鑣。李善註。駉驥。駿馬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騮耳。〔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楚辭招魂〕往來倏忽。王逸註。

倏忽。疾急貌。〔史記〕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東晉吾詩〕渥水出騰駒。湘川寶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九區剪拂。俱見三卷天馬歌註。中衢。猶中道也。〔淮南子〕猶中衢而致尊耶。〔傅玄正都賦〕麗奔駉於中衢。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昇州江寧郡。至德二載以潤州之江寧縣置上元。二年廢。〔太平寰宇記〕安祿山亂。肅宗以金陵自古雄據之地。

時遭艱難。不可縣統之。因置昇州。仍加節制。實資鎮撫。時方艱弊。力難興造。因舊縣字以爲州城。祿山平後。復廢州依舊爲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

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揚齊賢曰。唐昇州。吳晉宋齊梁陳所都。東極於海。西帶長江。〔胡三省通鑑註〕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

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爲二吳。〔酈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謝朓詩〕江南佳麗地。〔北史〕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侯嬴事見三卷註。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瓊璫。賢甥卽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

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猿。櫪中駿馬空。堂

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爲報故交恩。聞君隴西行。使我驚一作痛心魂。與爾共

飄飄。雪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

朝空錯莫。對飯卻慙寃。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繆本作蓄積萬古憤。向誰

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去去何足道。

臨歧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衮幃。雲龍若蕭本作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

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

魚目。魚之目睛似珠者也。明月珠。夜光珠也。俱見二卷註。〔說文〕瑛若也。〔左傳〕陽虎將以瑛瑛。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瑛瑛。遠而望之。魚若也。近而視之。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黃瑛。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三國志註〕江表傳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博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嚙去五木。〔元華五木經〕博蒲古戲。其投有五。故白呼為子。木。以木為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尚飾也。〔演繁露〕古惟斲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世說〕窮猿弄林。豈暇擇木。唐隴右道有隴西郡。按〔通典〕渭州。馮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春秋為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為名。唐為渭州。亦謂之隴西郡。領襄武隴西渭源涇四縣。〔沈約詩〕短翮屢飛翻。〔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章懷太子註。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李善註。三朝。歲首朔日也。然此詩所謂三朝。即三日之義。與東都賦所言不同。〔說照詩〕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左傳〕成師以出。兩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預註。非丈夫也。

〔詩國風〕死生契濶。毛傳云。契濶。勤苦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明濟開豁。包含弘大。〔莊子〕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又云。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被也。潤。禪被也。鄭箋曰。潤。牀帳也。孔穎達正義。鄭既以衾為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潤。蓋因於古。故以為牀帳。溪水桃花。用武陵桃花源事。見二卷註。○瑛音余。瑛音頰。轉音儔。

贈裴司馬。按〔唐書百官志〕刺史之僚佐有司馬一人。位在別駕長史之下。上州者從五品下。中州者從五品上。下州者正六品上。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為衆

女讖。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

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

齒。顧我莫相違。

〔古白頭吟〕晴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此女發皓。窺臣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禮記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駟黃即流黃之義。〔曹植詩〕誰為發皓齒。

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禮記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

駟黃即流黃之義。〔曹植詩〕誰為發皓齒。

齒。顧我莫相違。

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禮記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

駟黃即流黃之義。〔曹植詩〕誰為發皓齒。

齒。顧我莫相違。

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禮記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之色黃黑也。

駟黃即流黃之義。〔曹植詩〕誰為發皓齒。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唐時淮南道之揚州有江陽縣。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

英髦。多君秉古節。一作夫子。特峻秀。岳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

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鬪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

開萬叢人。鞍馬皆辟繆本作。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閭宰江陽邑。剪棘

樹蘭芳。一本自腰間延陵劍以下。作驂驪紅陽鸞。玉劍明珠袍。一諾許他人。千金雙錯刀。滿堂青雲士。望美期日霄。我昔北門厄。摧如一枝蒿。有虎挾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來組織。呵嚇相煎熬。君披萬人叢。脫我如狷牢。此恥竟未刷。且食綬山桃。非天雨文章。所租託風騷。蒼蓬老壯髮。長策未逢遭。別君幾何時。君無相思否。鳴琴坐高樓。淥水淨窓牖。政成聞雅頌。人吏皆拱手。投刀有餘地。迴車攝江陽。錯雜非易理。先威控豪強。下城門何肅穆。五月飛

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

由共啣觴。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鮮。繆本作熟。又下多正好飲。酒時。懷賢在心目二句。挂席候海色。蕭本

作拾海乘繆本。風下長川。多酌新豐醪。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

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漢書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

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太伯初奔荆蠻。蠻荆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陸機詩。太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晉書激清風於萬古。翼薄俗於當年。總照詩。誰令乏古節。張銑註。古節。古人高尚之節。陸機詩。吳實龍飛。劉亦岳立。華陽國志。谷口子真。乘箕頽之操。湛然岳立。謝靈運詩。仲春喜遊遨。新序。延陵季子將西尋晉。帶寶劍以過徐君。王僧孺詩。落日映珠袍。鬪雞徒許見一卷註。五陵豪兒五卷註。漢記。邀遮前後。危殆不測。辟易見一卷註。潘正叔詩。迴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跡清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晉書。駕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張揖上林賦註。

梅揚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齊民要術〕楊梅。臨海異物志云。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熟。似梅。味甜酸。〔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洛神賦〕浮長川而忘反。〔說文〕醅。買酒也。新豐酒。見四卷註。〔廣韻〕醅美酒也。剡溪船。用王子猷訪戴安道事。詳見九卷註。○醅音錄。

贈從孫義興宰銘唐時常州晉陵郡有義興縣。屬江南東道。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夔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謝朓詩〕茂宰深遐睞。〔王僧

籀文〕天枝峻密。帝業英芬。操刀用子產語。見九卷註。〔潘尼詩〕夔屈固小往。〔晉書〕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詩國風〕退食自公。楊齊賢曰。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為琴堂。〔張協詩〕荒庭寂以閑。山岫嶮且深。〔晉書〕潘岳才名冠世。出為河陽令。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詠之文。〔盧照鄰詩〕知君振奇藻。〔晉書〕陶潛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詩大雅〕俶彼雲漢。昭回於天。朱傳曰。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騫音軒。元惡昔蕭本作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恬蕭本作活。鱗。舉邑罕遺老。

誓雪會稽恥。將奔宛陵道。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共蕭本作若。謳吟。農夫棄蓑笠。蠶女墮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書康誥〕元

惡大慙。〔晉書〕巨猾滔天。帝京危急。〔潘岳西征賦〕牧疲人於西夏。〔殷仲文解尚書表〕洪波振整。川無恬鱗。元惡滔天二聯。指上元中宋州刺史劉展舉兵為亂。連陷揚潤昇蘇湖濠楚舒和徐廬諸州。凡三月始平。其事詳後二十七卷註。常州與蘇湖揚潤四州地界相接。其亂雖不違安處。概可知矣。〔春秋繁露〕大夫蠹。大夫種。大夫庸。大夫擊。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

之取。宛陵。卽宣城也。唐時宣州宣城郡理宣城縣。本漢之宛陵縣地。太白原註。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移官。善銘以劉展稱兵避難。奔走失官。因二公而復職者也。唐時御史臺有大夫一員。正三品。中丞二員。正四品。丞相謂御史大夫。獨坐謂中丞。〔海錄碎事〕御史大夫謂之亞相。蓋御史大夫。漢時位爲宰相之副。故唐人謂之亞相。〔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陸德明註。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投刃應桑林。言其治民之材。如投刃得法。綽然有餘地也。〔後漢書〕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激揚。激濁揚清也。〔潘岳西征賦〕開襟平清暑之館。絃歌用子游宰武城事。因免罷移官。故曰再理也。〔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如鐸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世說註〕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陳留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莊子〕牧馬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曲禮〕女子許嫁。纓。孔穎達正義。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恆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給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又昏禮主人親說婦纓。鄭註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給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爲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繆本作冠。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畱軒蓋。他日一來游。因之巖光瀨。〔蜀志〕衛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後漢書〕牟融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晉書〕鄭袤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史記索隱〕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縣東北入海。〔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禹貢三江。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是也。峻節。高節也。〔顏延年詩〕峻節貫秋霜。李善註。貫。連也。〔漢書〕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顏師古註。方。道也。〔梁書〕尙書令沈約。嘗朝顯貴。軒蓋盈門。〔水經注〕自桐廬縣至於潛。凡十有六嶺。第二是巖陵嶺。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時巖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盤石。周圍十數丈。交枕輝際。蓋陵所游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繆本作構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

繆本作
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縣微無一繆本作一無。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

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執樞相管轄。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

本宅。相煎成苦老。消燼凝津液。髣髴明窓塵。死灰同至寂。擣繆本作鑄非。冶入赤

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艷

落死名。南斗上升籍。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

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爲玉皇客。鸞車速風電。龍騎無

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河上公註〕。天地空虛。

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封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又曰易有周流

屈伸反覆。又曰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交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陸佃新刻備錄〕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呂延濟註。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參同契〕觀夫雌雄

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陳子昂詩〕精

離己月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購其精。日月相揮持。蟾蜍與兔魄。日

月氣雙明。又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彭曉註。河上姹女者。眞汞也。見

火則飛騰。〔抱朴子〕丹砂可爲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輒。輾端橫木。駕馬領者也。

〔龍虎經〕神室有所象。雞子爲形容。五岳特鑿洞。際會有樞轄。〔淳子叔通大丹賦〕升熬於甑山兮。

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翔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悲泣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俞琰註。朱雀。火也。蕭士贇曰。老者。煉丹火候之老嫩也。〔參同契〕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并合之。融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整。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密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清都見二卷註。北艷見本卷註。〔搜神記〕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後漢書〕竊折方士黃白之術。章懷太子註。方士。有方術之士也。闕。謂朝廷之門闕。金闕。猶金門也。〔眞靈位業圖〕有玉皇道君。〔太平廣記〕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眞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

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錄焉。出〔仙傳拾遺〕〔太平御覽〕尺素訣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燁音垢。姹。丑雅切。燄去聲。

贈崔司戶文昆季

唐時州之屬吏有司戶參軍事。上州二人。從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從八品下。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繆本作照旁。人。英聲振名都。高

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惟昔不自媒。擔簞西入秦。攀龍九天

上。忝列繆本作別忝。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側見綠水亭。開門列

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凡賓。欲折月中桂。持蕭本作特。為寒者薪。路傍已竊

笑。天路將何因。垂恩儻邱山。報德有微身。〔三國志註〕孔融與韋康父瑞書曰。前日元

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專許四卷註。〔禮記〕圭璋特達。〔郭璞詩〕圭璋特達。呂延濟註。特達。美貌。

〔古詩〕照乘有餘輝。〔長楊賦〕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顏師古註。鄰。邑也。〔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

身無經天下色。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風期。猶風度也。註見三卷。〔列子〕魯有儒生自煉能治之。〔管子〕自煉之女。醜而不

信。〔史記〕虞卿躡躅擔簞。徐廣曰。簞。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簞。〔列仙傳〕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初棄郎以避世亂。置幘官舍。

或謂凡人也。作深淺默顯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世亂。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漢書〕俯視今丹墀。孟康註。丹墀。赤

地也。〔通典〕漢省中以朱塗地。故謂之丹墀。〔宋書〕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末色地。謂之丹墀。〔漢書〕密勿從事。不敢告勞。顏師古註。密勿。猶罷勉。〔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鄭玄註。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孔穎達正義。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綸也。言綸祖於絲。〔潘岳寡婦賦〕荷君子之惠渥。劉良註。荷恩惠之厚也。〔任昉詩〕

經途不盈旬。〔謝靈運詩〕連榻設華茵。張銑註。茵。褥也。〔西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西京賦〕要鍬門乎天路。○攝音池。繇音支。繇音鄰。

贈溧陽宋少府陟

唐時宣州有溧陽縣。屬江南西道。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爲高唐賦。嘗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灑青天開。豁然披雲霧。葳蕤紫鸞鳥。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李斯事見一卷擬恨賦註。高唐賦見二卷註。綠水曲見四卷註。〔晉書〕尚書令衛瓘。見樂

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豎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呂延濟註。葳蕤。羽毛貌。鸞鳥見三卷註。南溟。南海也。見八卷註。青蠅。見九卷註。〔北史〕司馬子如傳。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劉瓛傳〕我與府侯。分義已定。揚齊賢曰。丹。素心也。〔左傳〕晉楚治兵。遇於中原。〔詩小雅〕天步艱難。〔沈約法王寺碑〕因斯而運斗極。自茲而廓天步。

戲贈鄭溧陽

鄭名晏。爲溧陽令。與上篇宋少府陟。俱詳見二十九卷溧陽灑水貞義女碑銘序。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窓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一作

〔宋書〕陶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會不吝情去留。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常往廬山。

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屣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潛性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太平寰宇記〕栗里原在廬山南。當獨有陶公醉石。〔蘇武詩〕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任昉詩〕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晚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臥山月。一作夜臥拂衣遊人羣。授余金

仙道。曠劫未始聞。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濱。江

濱遇同聲。道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岳。遊方化公卿。手秉玉塵尾。如登白樓

亭。微言注百川。亶亶信可聽。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入繆本作窓牖。

託宿掣雷霆。自言繆本作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昔

往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攜手。乘杯向蓬瀛。元和郡縣志朗陵山在蔡州朗山

陵故城。漢爲縣。所治在今蔡州朗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晉武帝封何曾爲朗陵公。卽此城也。白眉空。疑是當時釋子之名。猶禱宗所稽南泉願。臨濟元。楚州諺之類。揚註引蜀志馬良白眉事非矣。了者。了然分明之意。〔楞嚴經〕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黏。過無踪跡。〔法苑珠林〕依〔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

然衆生業感。世界安住。故〔智度論〕云。二千大千世界。皆依風輪爲基。又〔新翻菩薩藏經〕云。諸佛如來成就不思議智故。而能行知諸風雨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乃至衆生皆有覺受。皆由此風所搖動。故此風輪。量高三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風雲輪。此風輪量高五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瞻薄迦。此風輪量高十踰繕那。如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抵風輪之相。如來應正等覺依止大慧。悉能了知。〔維摩詰經〕維摩詰卽入三昧。現神通力。示諸大衆。太山君主。太山之神也。〔廣博物志〕東岳太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師也。太山君服青袍。戴蒼璧七轡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金光明經〕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後世稱佛有金仙之號。以此。〔隋書〕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楞嚴經〕我曠劫來。心得無礙。〔沈約千佛頌〕千覺諸應。遞卽冥機。〔莊子〕宇者定者。發乎天光。〔謝靈運詩〕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氣。李善註。垢。滓也。氣。氣機也。〔莊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魏書〕獨浩然而已。同虛舟之不繫。〔鮑照詩〕回風起江濱。〔說文〕濱。水涯也。〔周易〕同氣相應。同氣相求。〔沈約爲齊竟陵王解講疏〕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傅亮文殊師利菩薩贊〕業化遊方。爲識厥津。〔晉書〕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世說〕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鐘。林公旣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劉孝

標註。會稽記曰。白樓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水經注〕浙江又東北徑重山。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升陟遠望。山峻備目也。微言已見前訪道安陵詳註中。〔世說〕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孔容臺壺爲來過人。〔王中頭陀寺碑文〕行不捨之禮而施於羣有。劉夏註。羣有。謂萬物。〔韻會〕凡孔容臺壺托皆曰巖。〔莊子〕人籟則此竹是已。〔韻會〕巖。巖則巖。巖是已。天籟則人心之自動者是已。〔孫綽天台山賦〕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李善註。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註〕曰。天台白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巖。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有石屏風橫絕極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甘泉賦〕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註。凌兢。恐懼貌。〔王逸九思〕增逝今青冥。註云。青冥。天清也。〔法苑珠林〕宋京師有釋杯度者。不知族姓名氏。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而渡。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

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一作贈孟浩然。○〔景定建康志〕瓦屋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里。周迴二十里。高一百六十七丈。山形連亘。兩崖稍陡起。宛如屋狀。李白嘗游溧陽望瓦屋山懷古詩。卽此地。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一作知秋風還。遊子託主人。仰觀

眉睫間。目一作日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

女。振窮溧水灣。青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萃兀栖猛虎。遺跡

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

凜冽天地間。聞名若懷霜。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

翱翔。遊子數句。言遊者仰觀主人辭色。見其仰視飛鳥。意不在賓客。故長吁相勸勉。何事來至此地。目色送飛鴻。是暗用衛靈公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事。已見四卷註。〔越絕書〕子胥至溧陽界

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饋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一統志〕溧水在應天府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瀨水。蕭士贊曰。棲猛虎。謂墳如猛虎之狀。

猶馬鬣封之謂也。琦謂墳勢萃兀。有若猛虎。是寫遙望中擬似之景耳。以馬鬣封爲此。恐未是。據

此詩。貞義女之墳。唐時尙存。當在瓦屋山下。今則不可考矣。〔本華海賦〕吹烟九泉。李善註。地有九重。故曰九泉。〔謝靈運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吳越春秋〕吳王入郢。伍胥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頤。右手扶其目。誦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傅咸神泉賦〕六合蕭條。嚴霜凜冽。〔陸機文賦〕心懷懷以懷霜。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唾蕭本作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錯魚。閑在腰間未

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繆本作諸。

〔史記〕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漢書陳萬年傳〕傾家自盡。〔文獻通考〕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太平御覽〕南越志曰。鯨魚。南越謂之蜃雷魚。長二丈。其鱗皮有珠文。可以飾刀劍。琦按鯨魚。古謂之鮫魚。今謂之沙魚。以其皮爲刀劍鞘者是也。廉頗者。趙之良將。以勇氣聞於諸侯。將兵數有功。封安平君。藺相如。亦趙人。趙王使奉和氏璧入秦。卒完璧歸趙。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又如趙王與秦王會渑池。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吳越春秋〕專諸。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錯音鵠。鱗與專同。

贈秋浦柳少府

唐時秋浦縣。隸江南西道之池州。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望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輝。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

樹桃李。用潘岳事。詳見後三首註中。〔爾雅〕山未及上翠微。郭璞註。近上旁坡。邢昺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綠色。故曰翠微也。〔海經〕凡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微。故山色曰翠微。亦曰山腰。

〔爾雅〕山未及上翠微。郭璞註。近上旁坡。邢昺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綠色。故曰翠微也。〔海經〕凡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微。故山色曰翠微。亦曰山腰。

〔漢書〕乃罷歷下守備樂酒。顏師古註。縱。放也。放意而飲酒。〔說文〕醴。酒樂也。〔阮籍詩〕明月耀清輝。

贈崔秋浦二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一作栽五楊柳。井上一作一二梧桐。山鳥下聽事。

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陶令五柳事已見本卷註。〔元行恭詩〕惟餘一廢井。尙夾兩株桐。〔鹽鐵論〕會子倚山而吟。山

鳥下翔。〔北堂書鈔〕益部著舊傳。景放爲益州太守。威恩洽揚。有鳩巢於聽事。〔胡三省通鑑註〕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始加『作』字。〔何遜詩〕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聽音汀。

其二

崔令學陶令。一作君似陶彭澤。北窓常晝眠。抱琴時弄一作待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

傾酒。爲官不愛錢。東臯多種黍。勸爾早耕田。一作東臯春事起。種黍早歸田。○北窓賦。無絃琴。俱陶潛事。已見本卷註。

〔阮籍奏記〕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之路。張銑註。東臯。籍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山逼畫

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白帖〕潘岳爲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庾信春賦〕河陽一縣併是花。〔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

儀俊爽。博涉羣書。持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又〔晉書〕王植爲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歌之。揚齊賢曰。水從天漢落。指九華山之瀑布也。〔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謝靈運詩〕投沙理既迫。如弔願亦愆。投。棄也。謂棄之於長沙。正用誼事。

望九華山蕭本缺山字。贈青陽韋仲堪〔太平寰宇記〕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南二十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有如蓮花削

成。改爲九華山。因有詩曰。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今山中有李白書堂。基址存焉。又按〔顯野王輿地志〕云。其山上有九峯。千仞壁立。周圍二百里。高一千丈。出碧雞之類。劉禹錫曰。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峯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秀。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元和郡縣志〕青陽縣西南至池州七十里。本漢涇縣地。天寶元年洪州都督徐渾奏於吳所立臨城縣南置。屬宣州。在青山之陽。故名。永泰二年隸池州。

昔在九江上。遙望一作九華峯。天河挂綠水。秀出一作九芙蓉。我欲一揮手。

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於此臥雲松。〔郭璞山海經註〕九江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

〔通典〕九江在潯陽郡之西北。此詩所謂九江。則指池州之江也。以其承九江之下流。故亦有九江之稱。〔左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卷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一首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一統志〕屏風疊在廬山。自五老峯而下。九疊如屏。〔游宦紀聞〕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

白書堂。有詩曰。吾非齊代人。且隱屏風疊。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會稽風月好。卻繞剡溪回。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齊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黃鶴樓。見八卷註。〔隋書〕揚州於道也。〔方輿勝覽〕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西一百十里。〔藝文類聚〕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在剡縣。卽是衆聖所降葛仙公山也。〔世說註〕會稽郡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摧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王子猷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太平寰宇記〕剡溪在越州剡縣南一百五十步。一源出台州天台縣。一源出婺州武義縣。卽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之所也。一

名戴溪。〔初學記〕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紫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曰。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夢梁錄〕浙江在杭州東南。謂之錢塘江。內有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曲折而行。楚臺。楚地之臺。若草華陽雲之類。荆門。謂荆州之地。唐時爲江陵郡。今湖廣之荆州府是也。其地有荆門山。故文士取以爲辭。梁苑。古睢陽之地。唐時爲宋州睢陽郡之宋城縣。今河南歸德州是也。其地漢梁孝王之苑園在焉。故文士以梁苑稱之。屈原宋玉。皆生於荆州。鄒陽枚乘。皆客梁孝王。引此以喻當時兩州之文士。大盜指安祿山。〔史記〕項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十六國春秋〕盪平殘胡。如風掃葉。海鷗用列子事。見二卷註。○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漢書〕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

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府中。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顏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幕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

月化五白一作百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

輿成播遷。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

人。弛張在一賢。霜臺降羣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

黃金臺。遙謁紫霞仙。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

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

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十六國春秋〕慕容熙建始元年。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

當有臣爲君者。〔後漢書〕電掃羣孽。風行巴梁。〔楚辭〕恐皇輿之敗績。王逸註。皇。后也。輿。爲君之所乘。〔十六國春秋〕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梁書〕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隋書〕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趙次公杜詩註〕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詩商頌〕有虔秉鉞。〔東京賦〕雲旗拂霓。薛綜註。熊虎爲旗。其高至雲。故曰雲旗也。〔禮記〕一龜一蛇。文武之道也。〔漢書〕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霜臺。御史臺也。御史爲風霜之任。故曰霜臺。〔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謝朓辭隨王牋〕契關戎旂。從容燕語。李周翰註。戎。兵也。旂。旌也。〔陳子昂詩〕昔君事胡馬。子得奉戎旂。〔國語〕飲酒宴語相親也。天人。邯鄲傅美曹植語。見五卷註。樓船。見四卷註。〔太平御覽〕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又謂之黃金臺。〔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積土爲室。編蓬爲戶。〔越絕書〕歐冶子于將。鑿茨山。俛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龍泉。卽龍淵也。唐人避高祖諱。改稱龍淵曰龍泉。〔莊子說劍篇〕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金匱二卷。〔後漢書〕蒙被朝恩。負荷重任。〔陸機詩〕不惜微軀退。〔漢書〕昂曰。髦頭。胡星也。追魯連。言將如魯連功成身退。不受爵賜而去也。詳見二卷註。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

一作詩。

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

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開燕七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爲我致之。輕齋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媿遠遊

一作鄧魂。〔藝文類聚〕韓詩

外傳曰。顏回望吳門焉。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呼馬爲一匹。要離事見五卷註。〔史記〕燕太子丹預求天下之利匕首。〔說文〕赤狄本犬種。〔元和郡縣志〕洛水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彌漫東流。宇文暹作斜堤東令東北流。〔潘岳藉田賦〕唐洛獨渠。引流激水。天津。洛水浮橋名。已見二卷註。〔後漢書〕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鮑照詩〕追虜窮塞垣。張銑註。塞垣。長城也。〔庚信五張寺經藏碑〕昔爲鐵服。今成塞垣。〔世說〕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斂。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斂。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陸德明音義。林回。司馬云殿之逃民之姓名。〔廣記〕。裴也。〔玉篇〕。蟲。行道所用也。〔通志地理略〕。淮水源在唐州桐柏縣。〔河南志〕。淮源在南陽府桐柏縣西二十五里。派出胎簪山。流經息陽。確山。真陽。息縣。固始。會沂泗。東入於海。〔晉書〕。鄧攸沒於石勒。石勒過泗水。攸乃斫簾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淮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位而從之。其後妻不復孕。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贈閻邱宿松

唐時舒州有宿松縣。屬淮南道。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天子理宿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一二賢名。

〔世說註〕。文士傳曰。阮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桓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曰。平生常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悅。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謝靈運詩〕。剖竹守滄海。李善註。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說文〕曰。符信。剖置以竹。分而復合。呂延濟註。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家語〕。宓不齊字子賤。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南史〕。陶潛字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宓當作處。音服。讀作密音者非。

獄中上崔相換

〔舊唐書崔渙傳〕。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即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扈從成都。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費册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慰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繫。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抗太守江東探訪防禦使。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天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羽翼二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

泣拜天光。

〔說文〕變。和也。〔書周官〕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十六國春秋〕海縣分裂。天光分耀。〔傳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李周翰註。列宿。二十八宿也。〔六韜〕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元聖。大聖也。〔書湯誥〕聿求元聖。三三元聖。謂玄宗肅宗廣平王也。兩太陽。亦謂玄宗肅宗也。〔抱朴子〕是實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呂氏春秋〕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註。雪。拭也。〔漢書〕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東京賦〕登天光於扶桑。呂向註。天光。日也。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舊唐書〕天寶十五載六月。以監察御史宋若思爲御史中丞。卽其人也。脫太白。因執事詳見二十六卷及三十一卷中。唐時潯陽郡。又謂之江州。隸江南西道。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組練明秋浦。樓船入

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慙劍術。黃

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獨坐。謂御史中丞。與司隸

校尉尙書令會同。得專席而坐也。詳見十卷註。〔後漢書〕趙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春秋元命苞〕賜弓矢。得專征。賜斧鉞。得誅。〔白虎通〕好惡無私。執意不傾。賜以弓矢。

使得專征。〔後漢書〕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羅罟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濫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賈販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玢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會未歲餘。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左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杜預註。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史記〕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北史〕選將練兵。羸糧聚甲。〔隋書〕突厥候月將滿。輒爲寇鈔。〔劉涓子二都賦註〕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

之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跳於林竹。禱折墜地。處女卽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

節入。三人。因舉村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後引去。〔李嶠詩〕絳營詔將略。黃石請兵符。〔史記〕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孔穎達左傳正義〕節爲兵符。秋浦樓船九。黃石請兵符。俱已見

節入。三人。因舉村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後引去。〔李嶠詩〕絳營詔將略。黃石請兵符。〔史記〕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孔穎達左傳正義〕節爲兵符。秋浦樓船九。黃石請兵符。俱已見

節入。三人。因舉村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後引去。〔李嶠詩〕絳營詔將略。黃石請兵符。〔史記〕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孔穎達左傳正義〕節爲兵符。秋浦樓船九。黃石請兵符。俱已見

節入。三人。因舉村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後引去。〔李嶠詩〕絳營詔將略。黃石請兵符。〔史記〕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孔穎達左傳正義〕節爲兵符。秋浦樓船九。黃石請兵符。俱已見

前註。○
鄂音穎。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一作誰。

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著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

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

明繆本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羣輔錄〕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

作胡。時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奢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為貴客。〔潘岳

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李善註。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梁書〕氣岸疎凝。

情途狷隔。〔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註。在長安中。臣瓚曰。章臺。下街

也。〔初學記〕二輔黃圖曰。未央宮東有麒麟殿。藏祕書。即揚雄校書之處也。〔宋之問詩〕歌舞淹留

景欲斜。石關猶駐五雲車。〔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後漢書〕設後北虜稍強。能為風

塵。章懷太子註。相侵擾則風塵起。〔張駘遊露行〕三方風塵起。獫狁竊上京。函谷見二卷五卷註。蕭

士贇曰。子見以桃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非也。是指同時儕類。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

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輿地廣記〕唐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夜郎縣。為珍州治。

李白流夜郎即此。〔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并置夜郎麗泉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

隸黔中道。元和二年州廢。地改屬溱州。〔舊唐書〕凡國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於闕下。命衛尉樹金

雞。彼宣制訖。乃釋之。

贈劉都使

都使未詳何官。詩中有飲冰事戎幕之句。蓋幕職也。當是兼銜若都水監使者之類耳。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卽朱紱。五十佩銀章。飲冰事戎幕。衣錦華

水鄉。銅官幾萬人。誣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主。銜

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

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三國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著文賦數十篇。〔史記〕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廣雅〕紱。綬也。〔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四牡龍旂。顏師古註。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漢書百官公卿表〕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顏師古註。〔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宋書〕銀章青綬。〔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陸機詩〕予固水鄉士。李善註。水鄉。謂吳也。〔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為銅官

治。〔孔叢子〕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世說註〕神猶淵鏡。言必珠玉。〔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

鴻烈二十一篇。自云中皆挾風霜。〔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杜預註。投。棄也。〔孔融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晉書〕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成公綬嘯賦〕悲傷摧藏。李善註。

摧藏。自抑挫之貌。明發。猶明晨也。詳見二卷註。○紱音拂。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大賢有卷舒。繆本作舒卷。季

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

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傅亮修張良廟教〕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呂向註。橫流。謂亂也。〔淮南子〕盈縮卷

施。與時變化。蕭士贇曰。葉。世也。季葉。猶季世也。〔孔融論盛孝章書〕惟公匡復漢室。〔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奢子括長平之戰。無振瓦事。而〔庾信哀

江南賦〕云。碎於長平之瓦。〔周書〕云。瓦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未詳本何書。太白此句。蓋承二書之說而云耳。不本史記也。又武安將。似指白起。以起封武安君故也。

取以喻時之將帥。燕趙皆為稷山所據。故期其洗清。周地謂洛陽。在唐為東京。秦地謂長安。在唐為西京。宗廟社稷在焉。故欲其保護。安石東山事。詳見七卷註。賈誼南遷事。詳見十卷註。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蹉跎君自惜。竄逐我

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

歌寄此辭。步光之劍。陸斷犀象。見四卷註。〔吳志〕盧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非一。九辯」悲哉。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宋玉秋之爲氣也。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唐時江夏郡。乃鄂州也。屬江南

西道。按〔方輿勝覽〕以贈此詩之韋太守爲韋景駿。未知何據。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挂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個儻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鐘不盡意。白日落昆明。

五星經。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抱朴子〕崑崙山上有五城十二樓。〔應劭漢書註〕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揚

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統之君凡九十有六。〔華陽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勿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顯也。時命大謬也。〔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後漢書〕梁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候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晉書〕彬彬藻思。綽冠羣英。祖帳。祖席時所設之帳幕。〔杜審言詩〕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陸機詩〕牽世纒時網。駕言遠徂征。驃騎亭。玩詩意當在長安。楊註以驃騎亭爲謝安建者恐誤。〔國語〕女樂二八。歌鐘二肆。〔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圍四十里。〔陝西通志〕昆明池在西安府城西南三十里。

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

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一作心知不得語。一作却

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

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一作蒼不得意。驅馬過蕭本作

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開

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紛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

朝。秩滿一作解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

〔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葦雲。〔說文〕鋌。小矛也。〔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張銳註。言如天星之羅列也。〔陳琳瑤瑤勒賦〕駢居列峙。煥若羅星。按〔唐書安祿山傳〕天寶元年。以祿山為平盧節度

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載。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仍領平盧軍。則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平盧。盧龍。十一軍。及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兵十三萬有奇。靜

皆其所統。幽薊矯憤易恆定。漢滄營平十一州之地。皆其所治矣。幽州以北。盡與祿山。所謂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也。〔宋書〕彎弧躍馬。務是畋遊。〔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王逸註。天狼。星名。

以喻貪殘。又〔楚辭〕思美人兮擘涕而對眇。〔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

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君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

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水經注〕桃林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驪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荀子〕驪騮驪驪鐵驪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說

文〕驪。馬之低昂也。〔西京賦〕乃奮翅而騰驪。〔元和郡縣志〕魏州有貴鄉縣。〔太平御覽〕陸續別傳曰。太守王朝。命為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嵇康琴賦〕華塗曲宴。〔鄭玄禮記註〕唐虞以上

太古。〔元和郡縣志〕魏州有昌樂縣。〔通典〕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薛道衡詩〕佳麗鐵成行。〔江淹詩〕綺席生浮埃。〔顏師古漢書註〕綺。文綺也。即今之所謂細綾也。〔列子〕韓娥東

之齊。置糧。饋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鑿音繞梁。二日不絕。〔高誘淮南子註〕日且至食時為終朝。秩滿。俸滿也。〔漢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顏師古註。祖道。餞行也。〔駱賓

王詩〕一朝殊語。炎涼幾改度。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

撼。千里異炎涼。

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邱山。蒼生竟何罪。函蕭本作關壯帝居。國命懸哥

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凶渠。公卿奴蕭本作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游豫。

兩京遂邱墟。〔國語〕能平九土。韋昭註。九州之士也。〔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潰。李善註。橫潰。以水喻亂也。〔抱朴子〕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史記索隱〕顏師古曰。今桃

林縣南有供濟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餘詳二卷五卷註。〔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

田良邱為軍司馬。蕭昕為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為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輝萼契苾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

往旆。竿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無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明年

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嚴師以誘戰。視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使者趣戰。項背相望。翰竊入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輸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

大敗。翰以數百騎絕河還營。藏兵竊入。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乾祐進戰。於是火拔歸仁等給

輸出關。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魏樂府〕賊衆如犬羊。〔北史〕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三國志註〕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為之邱墟。 帝子許專

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

固房陵。誠節冠終古。僕臥香爐頂。浪霞嗽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

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旒。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

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

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王勃龍藏寺碑〕蜀王秀以

文昭建國。帝子專征。〔梁書〕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陳信詩〕置酒仍開幕。麾軍即秉旄。〔說文〕控。引也。〔荀子〕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桓文之節制。〔漢書〕至於

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節制矣。〔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後漢書岑彭傳〕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唐時房陵郡。屬山

南東道。即房州也。〔劉孝標世說註〕終古。往古也。〔遠法師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烟。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峯殊別。又記云。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太

史公東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徐康詩〕豈若細區外。浪瓊嫩朝霞。〔陶潛詩〕於我若浮烟。〔元和郡縣志〕夜郡西北至上都五千五百五十里。曰葛里者。甚言其遠也。〔徐幹詩〕我哉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十六國春秋〕掃蕩萬里。今其時也。〔禮記〕日月無私照。〔北史〕崔士謙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漢書〕班伯為定襄太守。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一忝青雲客。二登黃鶴樓。顧慙爾處士。虛對鸚鵡洲。樊一作焚。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一作形禮冠白筆。江帶峨眉雪。川橫一作橫穿。

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紗窓倚天

開。水樹綠一作綠如髮。窺日一作光畏銜山。促酒喜得一作見月。吳娃與越艷。窈窕

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寶跪請休息。

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

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一作旄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

登樓一作臺坐一作入水閣。吐論多英一作奇。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媿

君。青鳥一作鸞明一作蕭丹心。黃鶴樓見八卷註。〔昭明文選〕補衛鸚鵡賦序。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衛前。曰爾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

自遠而至。明慧聰睿。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衛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太平寰宇記〕鸚鵡洲在大江東江夏縣西南二里。西過此洲。從北頭七十步大江中

流與漢陽縣分界。〔後漢書〕云。黃祖為江夏太守時。祖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故得名。〔元和郡縣志〕樊山在鄂州武昌縣西三里。〔謝玄暉詩〕鈞臺臨講閣。樊山開廣寔。謂此也。〔太平御覽〕江夏圖經云。樊山西陸路。去州一百七十三里。出紫石英。山東數十步有岡。岡上甚平敞。

青松綠竹。常自蔚然。其下有寒溪。夏時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有蟠龍石。〔王勃江寧錢宴序〕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三峽記〕城巒積雪。經時不散。城巒山乃岷山之一支也。

峯巒高峻。上極寒冷。冬春積雪。雖經風日。不能消釋。流入岷江。經三峽而下。清流為之變色。〔胡三省通鑑註〕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為廣溪峽。巫峽。西陵峽。謂之三峽。一曰三峽。西峽。歸峽。巫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隱天蔽日。自非日中夜分。不見日

光。〔元和郡縣志〕夜郡西北至上都五千五百五十里。曰葛里者。甚言其遠也。〔徐幹詩〕我哉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十六國春秋〕掃蕩萬里。今其時也。〔禮記〕日月無私照。〔北史〕崔士謙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漢書〕班伯為定襄太守。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樊一作焚。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一作形禮冠白筆。江帶峨眉雪。川橫一作橫穿。

見一作見。月。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寶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一作旄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

月。〔廣韻〕楚以大船曰舸。〔陸放翁入蜀記〕至鄂州泊稅務亭。買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章太守詩曰。萬舸比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地自唐爲衝要之地。〔王勃採蓮賦〕吳娃越豔。鄭婉秦妍。〔說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後漢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窮窮作態。章懷太子註。窮窮。妖冶之貌也。〔方言〕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鈿。粉也。紅。朱也。〔謝惠連詩〕升月照籬櫺。李周翰註。櫺。窈也。〔說文〕櫺。房室之疏也。〔樂府雜錄〕舞者。樂之容也。均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鸞鴻。或如飛燕。〔樂府詩集〕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吳均曲〕云。垂手忽忽。飛燕中嬌。羅衫怒風引。輕帶任情搖。又云。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禮記〕客跪撫席而辭。江鮑。舞帶任情搖。又云。舞女出西秦。躡影芙蓉出水。〔江淹詩〕敢不自彫飾。〔王僧達詩〕清風溢素襟。虎士出周禮。已見八卷註。〔中華古今註〕載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型。赤油韜之。亦謂之追戟。亦謂之擧戟。王公以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以上皆施擧戟於門。〔唐書百官志〕凡戟。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北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衣幘壞者五歲一易之。薨卒者既葬追還。〔漢紀〕季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宋書〕重披丹心。冒味以請。○禰。乃厘切。音你。或作禰音讀者誤。舸音歌。又音荷。姓音蛙。

變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蕭本作棄賈生才。桀犬尙吠堯。匈奴笑

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

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虎頭。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闕。漢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晉書〕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史記〕桀之犬可

使吠堯。〔漢書〕車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封侯。桀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安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左傳〕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柙。亦明矣。〔左傳〕將飲馬於河而歸。〔楚辭〕君不行兮夷猶。王逸註。夷猶。猶豫也。桀犬。喻賊將若史思明輩。千秋。喻宰相若苗晉卿王

瓌輩。兩山。太華山首陽山。夾黃河之二山也。連雞。喻當時諸節度使輩。〔漢書〕昂曰旄頭。胡星也。

卷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二七九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郎久爲別。客舍問何如。獨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而

蕭本作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鳳皇御詔事。已見五卷註。《潛確居類書》天子所居曰禁。以丹塗壁。故曰丹禁。亦曰紫

禁。〔元和郡縣志〕武都有紫水。泥亦紫。漢朝封璽書用紫泥。即此水之泥也。三湘詳見悲清秋賦註。〔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

活我哉。〔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乎華省。〔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北溟有魚。其名爲鮒。詳見大鵬賦註。

博平蕭本作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卻之武陵立

馬贈別唐時博平郡。即博州也。隸河北道。武陵郡。即朗州也。隸山南東道。〔元和郡縣志〕廬山在江州潯陽縣東三十二里。本名鄣山。昔有匡俗。字子孝。隱淪潯景。廬於此山。

漢武帝拜爲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山取號。周環五百餘里。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

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

是袖鎚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

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

無終極。腸斷朗江一作猿。〔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史記信陵君傳〕公子留

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開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公子留均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諫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崑崙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其居喪門。隨士候生。使朱亥袖鐵椎。椎殺晉鄙。奪其軍。進擊秦兵。以救邯鄲。存趙事。詳見三卷註。〔江淹詩〕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五馬見六卷註。〔梁簡文帝詩〕金鞍照臨馬。虎竹見五卷註。〔楚辭〕荷衣兮蕙帶。桃花源在武陵。詳見二卷註。〔梁昭明太子詩〕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方輿勝覽〕泗水在常德府武陵縣。其水西南自長錦州入郡界。經郟城入大紅。謂之明紅。

江上贈竇長史

長史已見七卷註。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聞道清雲貴公子。錦帆遊戲繆本作奕。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

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

片心。〔史記〕季布爲氣在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

敢讞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銷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並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仍乘軻

車之洛陽。見佞陰侯滕公。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待問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又〔史記〕楚平王因伍奢而召其二子。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爲。

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章華臺詳見一卷註。臺在楚地。伍胥自楚出奔。故曰。去章華也。〔華陽國志〕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千戶。楊齊賢曰。池州雁汊下八十里。有長風沙。〔江南通志〕長

風沙在安慶府東六十里。李白泊此作長干行。〔陰鏗詩〕平湖錦帆張。〔南史〕梁猛領青龍八十艘爲水

軍。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兵。〔湖廣通志〕西紅水在安陸府景陵縣境。乃襄江之一派。〔沈佺期詩〕

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西京賦〕齊機女。縱棹歌。李魯註。棹歌。引棹而歌也。〔說文〕艇小舟也。〔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贈王漢陽

唐河州漢陽郡有漢陽縣。屬江南西道。

天落白一作上墮。玉棺。王喬辭葉蕭本作蕪誤。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

鳥。尙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慙

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

〔後漢書〕王喬者。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飛電驚。又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成顏。○慚音怯。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唐時刺史屬官。司馬之下有錄事。參軍事。上州者從七品。中州者正八品。下州者從八品。有錄事皆從九品。每縣亦有錄事。在

丞尉之下。則流外官也。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疎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

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悲。〔風俗通〕賈誼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闢黃尊顯。侮諛得志。以哀屈原難讒邪之

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投沙詳見十卷贈崔秋浦第三首註。

其一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

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無蕭本作多少。祇是相思秋

復春。〔潛確居類書〕鸚鵡洲在湖廣漢陽渡之上。蕭衝嘗作鸚鵡賦。後埋玉於此。故名。洲雖跨漢江而尾連黃鶴磯。故圖經屬武昌郡云。秋水懷歲時。隱沒不見。至水落乃出。〔一統志〕漢陽渡

在漢陽府城東。南浦在武昌府城南三里。漢口在大別山下。即漢水與涓水合流入江處。〔胡三省通鑑註〕漢口。漢水入江之口。其地在鄂州漢陽縣東大別山下。楊升菴曰。〔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

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亦譬况之言。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

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置魚信稱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

江夏贈韋南陵冰 唐宣城郡有南陵縣。 隸江南西道。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 繆本作 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

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

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

長 一作 句。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

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

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常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

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嘗稱人意。不

然 一作 能。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搥碎黃鶴樓。君

亦為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漢書〕孝惠高后時。 冒頓寢驪。驪。矜傲

〔晉書〕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曠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漢書〕狂夫鳴鑿於東崖。匈奴飲馬於

渭水。唐時張掖郡。甘州也。酒泉郡。肅州也。俱屬隴右道。〔通典〕張掖郡西到酒泉郡四百二十里。 三巴詳見四卷註。太白雖流夜郎。然甫至三巴而遇赦。故曰我竄三巴九千里。〔江淹恨賦〕遷客海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顏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沈約 詩〕憂來命綠綬。〔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後

漢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章懷太子註。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南平。謂南平太守李之遙 也。開雲望青天。用衛瑾美樂廣語。已見八卷註。寒灰重暖。用韓安國語。已見本卷註。山公醉後

騎馬事見五卷註。揚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年建。天竺言頭陀。此言抖擻。抖擻。煩惱也。 〔元和郡縣志〕頭陀寺在鄂州江夏縣東南二里。〔陸放翁入蜀記〕頭陀城之東隅石城山。〔方輿

勝覽〕頭陀寺在黃鶴山上。自南齊王中作碑。後為古今名刹。〔謝靈運詩〕鳴笳發春渚。李周翰註。 笳。籥也。〔楚辭〕原鐘按鼓。造新歌些。劉良註。按。猶擊也。〔蜀都賦〕吹洞簫。發棹謳。劉淵林註。

棹謳。鼓棹而歌也。黃鶴樓見八卷註。鸚鵡洲見前首註。〔華陽國志〕孫權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舟船。曹公引歸。楊濟賢曰。赤壁磯與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水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就驚還執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唐時南平郡。即渝州也。先名巴郡。天寶元年更名。隸劍南道。

少年不得意。繆本作落魄。繆本作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

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

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

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迴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

銀臺門。一作侍從。甘泉宮。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鏤白玉鞍。象牀綺席一作食。黃金盤。

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游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

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

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

〔史記〕酈生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釣得大魚。見大鵬賦註。〔三國志〕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司馬相如赤車駟馬事見四卷註。〔鄭玄禮記註〕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虛門也。學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列子：夫子始一解頰而笑，形庭。天子之庭。以朱漆飾之也。詳見明堂賦註。〔夢溪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謝莊詩〕仰流英盼。〔初學記〕漢西京未央宮中有鸞閣。亦藏秘書。即揚雄校書之處也。〔白林燕語〕唐翰林院。在銀臺門之北。〔玉海兩京記〕大明宮紫宸殿北曰蓬萊殿。其西曰還周殿。還周西北曰金鑾殿。殿旁坡名金鑾坡。又云。金鑾殿在蓬萊正西微南。〔徐陵詩〕白馬號龍駒。〔吳均詩〕白玉鑲轡鞍。詩席見十一卷註。嘯昔。前日也。見九卷註。〔三國志〕由夷逸操。山岳不移。〔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贊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池塘生春草句。乃靈運登池上樓詩。故曰。長偵登樓詩。靈運又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詩一首。臨海晉時郡名。即今台州也。羊何謂泰山羊璿之。東海何長璿。與靈運惠連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鏗。丁鄧切。登上聲。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

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太白自註。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李善文選註〕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沉醉日

多。〔晉書〕阮籍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江淹詩〕素心正如此。李善註。素本也。專城。謂縣令得專主一城政事者也。〔古陌上桑詞〕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桃源在武陵。詳見二卷註。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

君能禮此長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

〔漢書〕王賀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兇郡羣盜。盧等黨與。〔通典〕漢武帝時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奸猾。理大獄。而不常置。〔初學記〕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注後。以鐵爲柱。言其密固不撓。常清峻也。〔魏略〕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

左右。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為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者直備官。但聒聒耳。
 〔陸機孝侯周處碑〕汪洋延闕之旁。昂藏素采之上。虎士出周禮。見八卷註。〔吳越春秋〕吳闔閭請干
 將作名劍二枚。干將妻斷髮剪爪。投於爐。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
 又〔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註。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矛有鉞者。干將所造。則戟亦可稱
 干將矣。〔說苑〕公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庶下有二十五歲士。堂上有
 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習於湯武。並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
 免矣乎。〔史記〕四時保護太子事。見四卷註。〔謝瞻
 詩〕定都護儲皇。〔三國志〕四海延頸。八方拭目。

贈柳園

竹實滿秋浦。蕭本作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鵝。三繞未安枝。夫子即瓊樹。傾

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陸機詩〕風凰一名鸞。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鳥

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瓊樹。即瓊枝也。以瓊琳琅玕為實。鳳凰食之。詳見二卷註中。〔謝靈運詩〕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爲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鯨鯢未翦滅。豺狼屢

翻覆。悲作楚地囚。何由蕭本作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

郎。投身竄荒谷。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

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

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叱咤開帝業。一作手成

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媿無秋毫力。

誰念履錢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

夫子歲晚陟方蓬

〔家語〕孔子見魯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雀者曰。大雀善儲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雀之初生。六日而黃。色者也。

〔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事詳六卷註。〔王融策秀才子文〕為網羅之目尙簡。李周翰註。目。網孔也。〔梁書〕宗社纒疏。鯨鯢未窮。〔曹國六代論〕掃除凶逆。翦滅鯨鯢。李周翰註。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鮑照詩〕邊塵屢翻覆。〔吳越春秋〕申包胥乃之於秦求救。書馳夜趨。足踵澌勞。裂裳裹膝。躡倚突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二明主謂玄宗肅宗。太白前事明皇。被讒遭逐。後值肅宗。坐累遠流。所謂兩遷逐也。〔唐信哀江南賦序〕予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揚素詩〕在昔天地閉。品物屬屯蒙。屯蒙者。艱難蒙昧之義。〔楞嚴經〕遠離三有。如鳥出籠。劍閣。入蜀之險道。已見前註。時明皇幸蜀。故曰天子巡劍閣。至德元載七月。改扶風為鳳翔郡。二載二月。肅宗幸鳳翔。至十月。兩京克復。始自鳳翔還長安。駐兵扶風者。凡十月。故曰儲皇守扶風。

〔初學記〕荊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太一座也。此以喻天子之計。〔晉書〕張賓謙虛傲憤。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後漢書〕鄧禹傳。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舊唐書〕郭子儀傳。二年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著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歡。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陣於北。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謹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與張通儒同抗官軍。屯於陝西。負山為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迴紇期。大軍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迴紇來。即時大敗。僮尸偏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士庶歡呼於路。肅宗紀。至德二載十月癸亥。上自鳳翔還京。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丙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上大喜。丁卯入長安。上庶涕泣拜林曰。不圖復見吾君。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上皇御宮南樓。上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上匍匐奉上皇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皇御殿。親自進食。自御馬以進上皇。上馬又躬攬轡而行。止之。後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兒為天子。吾知貴矣。上乘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士庶抹舞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百僚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上皇詣長樂殿謁九廟神主。即日幸興慶宮。上請歸東宮。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譬而止。十二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授上傅國璽。上于殿下涕泣而受之。〔史記〕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字林〕叱咤。發怒也。〔漢書〕五載而成帝業。〔國語〕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蔡邕獨斷〕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出祀天於甘泉備之。〔西京賦〕云。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呂延濟註。大駕。天子駕也。蓋後人泛指天子

卷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二八七

之駕為大駕。〔易解終備〕日再中。烏連嬪。仁聖出。握知時。〔封禪書〕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
 劍。日却復中。〔周易〕聖人之大寶曰位。〔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
 之。〔後漢書〕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險。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一。帝怒其老。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鑠哉是翁也。
 章懷太子註。嬰鑠。勇貌。又〔逸民傳〕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章懷太
 子註。鑠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鑠。宋衷曰鑠。取也。鴻高飛冥冥。雖有弋人。何所施巧而取
 焉。喻賢者隱處。不羅暴亂之害也。
 方蓬。方丈蓬萊。海中二神山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病在宿松山作。蕭本缺病字。○〔舊唐書〕張鎬。博州人。風儀魁岸。廟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天寶末自褐衣拜左拾遺。

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職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與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駐汴州。招討殘孽。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一作落白日。四海一作九暗胡塵。昊穹降元宰。

君子方經綸。澹然養浩氣。歛起持大一作天鈞。秀骨象山岳。英謀合鬼神。佐

漢解公門。生唐為後身。一作典唐思退身。一作功成思退身。擁旆秉金鉞。伐鼓垂朱輪。虎將如雷

霆。一作電。總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

智一作盜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醜虜安足紀。可貽嚙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

入幕珍。馮異獻赤伏。鄧生歛一作蕭來臻。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東京賦〕巨

弄神器。詳綜註。神器。帝位也。天狼。謂狼星也。見十卷註。〔曹植〕太丘誄。龍飛紫宸。奄有九

土。〔蘇海集〕天子之居曰紫宸。六龍。駕日車者也。詳見三卷註。〔晉書〕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

戲水。〔封禪書〕擊自昊穹生民。顏師古曰。昊穹。皆謂天也。顯言氣顯汗也。〔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

曲水詩序。元宰比肩於尙父。中鈞繼踵於周南。李善註。元宰。冢宰也。〔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

綸。〔北史〕陸下不以劉裕歎起。納其使真。〔唐書〕張鎬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獨孤及唐故供奉劉

史張公鎬遺愛頌〕隱居南山。蓋三十期。天寶十四年。始褐衣召見。由是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

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縮相印。佐王業。明敷之盛。耀動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周書〕英謀電發。神旆風馳。〔漢書〕項羽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勸羽擊沛公發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五月丁巳。諫議大夫張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甲申。張鎬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十一月張鎬率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瑱。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恁。克河南郡縣。〔班固涿郡山祝文〕杖節擁旄。征人伐鼓。〔在助宣德皇后令〕擁旄司部。李周翰註。擁。持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者也。〔古今注〕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鏡日。以銅為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得賜黃鏡。則斬持節將。〔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金黃鏡日。雲旗絳天。〔冊府元龜〕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黃鏡古者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布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鏡宜改為金鏡。符威武之意焉。〔詩小雅〕伐鼓淵淵。又〔大雅〕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魏書〕秦律總戎。窮寧惟右。〔羽獵賦〕乘巨鱗。騎鯨魚。〔史記〕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詩大雅〕仍執醜虜。〔通鑑〕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胡三省註〕劉昭註補。典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飾之稱。〔獨孤及張公鎬遺愛碑〕春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貴。昌黎韓湘。趙郡李惟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材也。以嘉言頌畫。慘公軍實。〔晉書〕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桓溫論事。溫令郗超帳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後漢紀〕肅王至中山。羣臣上尊號。王不聽。諸將固請。王召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覽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懷之至也。會諸生疆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鄴。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焉足比乎。符瑞昭晰。宜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鄴。〔後漢書鄧禹傳〕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漢書王莽傳〕莽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平定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尋發洛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二公縱兵圍昆陽。世祖悉發鄴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虎豹相搏。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纁而衣婦人衣諸于纒驅。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昔為管將鮑。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效音忽。

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臥病宿

松山。繆本作古松山。蒼茫繆本作山。空四鄰。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聞君自天來。目

張氣益振。亞夫得劇孟。敵一作七。國空一作定。無人。捫虱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大

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韻會將。與也。管鮑事見三卷註。曹植求自試表。事父向於榮

親。呂向註。榮親。謂爵祿名譽。太平寰宇記。舒州宿松縣。本漢皖縣地。元始中為松滋縣。屬廬江。晉武平吳。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宿松縣。左思詩。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史記。條侯

時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晉書。恒溫入關。王猛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

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其一 一寄書張相公。

本家一作家本。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苦戰竟不侯。當

蕭本作富。年頗惆悵。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十五

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一作侍從承明廬。晚途未云已。蹭蹬

遭讒毀。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一作荆棘生。朝市。石勒窺

神州。劉聰一作曜。劫一作役。天子。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

陽水。六合一作台。灑霖雨。萬物一作合。無凋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繆本作

驅驅。因人取成事。貴欲決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一作向。方壺。惟有安期舄。留之

滄海隅。唐書宗室世系表。李氏出自嬴姓。其後有仲翔為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完於素昌。戰段。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仲翔生伯考。隴西河東二郡之守。伯考生尚成紀令。

向生廣。前將軍。廣二子。長曰當戶。次曰敢。郎中令關內侯。敢生禹。禹生丞公。河南太守。丞公生先。蜀郡北平太守。先生長宗。漁陽丞。長宗生君况。博士議郎太中大夫。况生本。郎中侍御史。本生次公。巴郡太守西夷校尉。次公生軌。魏臨淮太守司農卿。軌生隆。長安令續督將軍。隆生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艾生雍。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北地太守。柔生奔。前涼天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奔生昶。涼太子侍講。昶生嵩。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云云。太白爲與聖皇帝九世孫。故以廣爲祖。〔李陵報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劉良註。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道德指歸論〕名在青雲之上。〔史記〕李廣當與望氣王頌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爾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郭璞註。地氣使之然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又云。奔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西百里。按〔通典〕原州平高縣有崆峒山。岷州磁黎縣有崆峒山。肅州福祿縣有崆峒山。是有二崆峒山也。惟岷州。漢時屬隴西郡。〔張景陽詩〕金風扇素節。李善註。西方爲秋。秋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詩大雅〕貽厥孫謀。〔世說〕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漢書〕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揚齊賢曰。龍顏惠殊寵。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辇降迎事也。〔劉琨表〕猥蒙天恩。光授殊寵。〔詩〕層閣肅天居。劉良註。高閣肅然天子之居。〔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呂延濟註。崩騰。破壞貌。〔梁書〕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晉書〕孝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所敗。死者甚衆。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曜以帝爲會稽公。〔左傳〕右撫劍。左援帶。〔後漢書〕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徐陵冊陳王九錫文〕屠製踰於中原。斬鯨鯢於鐵犯。〔後漢書〕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范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左思詩〕俯仰生容華。咄嗟復凋枯。〔廣雅〕區區。小也。〔史記〕毛遂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十六國春秋〕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瑩壺。瑩茶也。見明堂賦註。安期鳥已見二卷註。又〔南方草木狀〕番禺東有洞。洞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採服仙去。但留玉鳥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有此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同州隔秋浦。謂同在池州。而所隔者祇一秋浦之水也。

秋浦水在池州府城西南
八十里。見八卷註。

宿清溪主人

清溪在池州。詳見二卷註。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挂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

猿起。〔楚辭〕猿啾啾兮飲夜鳴。呂延濟註。啾啾。猿聲。

繫尋陽上崔相煥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

〔史記〕白起越韓魏而攻魏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佛髻若雷。遂入圍邯鄲。〔論衡〕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沈炯自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

其二

毛遂不墮井。會參寧一作不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

不。

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

一玉真。

〔西京雜記〕趙有兩毛遂。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而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戰國策〕會子處費。費人有與會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

告會子母曰。會參殺人。會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會參殺人。其母織尙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會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說文〕杼。機之持緯者也。蕭士贇註。太白引此自況其遭誣耳。○杼音紉。

其二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

〔庚信詩〕何勞一片雨。喚作

陽臺神。舊註。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巴陵贈賈舍人

唐時巴陵郡。卽岳州也。隸江南西道。〔唐書〕賈至字幼隣。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至德中。

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史記〕賈生年少。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長沙在洞庭湖之南。去巴陵又遠五百五十里。

卷十一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按〔舊唐書〕永王璘傳云。璘以薛謬李臺卿蔡珣爲謀主。其卽此臺卿歟。太白之見辟於永王璘。想斯人爲之累也。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覺罷攬明鏡。

〔繆〕本作把朝。鏡鬢

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爲洞庭

葉。飄落之一作流瀟湘。令弟經濟士。一才。謫居我何傷。一作出門潛虬隱尺斗。水

著論談興亡。客一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眞朝玉皇。吾將

撫爾背。揮手遂翔翔。一作攜手凌蒼蒼。○〔淮南正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練汲寒漿。

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鬪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謝靈運詩〕末路值令弟。又詩。簪此媚幽姿。〔說文〕虬。龍子。有角者。〔水經注〕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博聞道家或言須川。或言產蒙。〔抱朴子〕李少君有不死之方。

醉後贈王歷陽

淮南道有歷陽縣。隸和州歷陽郡。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蹤蕭本作起龍虎。舞袖拂雲霄。雙歌一作二胡姬。

更奏一作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晉書〕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蘇頌曰。詩裁兩牛腰。言其卷大如牛腰也。

〔梁武帝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承以爲訓。〔寧戚歌〕清朝飯牛至夜半。清朝。猶清晨也。〔鮑照詩〕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繆本缺此五字。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藝文類聚〕列士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

或弄烏鳥於親側。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

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脫鸚鵡裘。清晨鼓棹一作輿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一作他日西看却月樓。○〔莊子〕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神仙傳〕壺

公者。不知其姓名。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積久。長房猶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詳見九卷註。〔王僧孺詩〕半飲杯中綠。〔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晉書〕王導時謝尚為掾。始到府逼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鸚鵡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場。言黃酒。〔陶鑿詩〕鼓棹路崎曲。〔吳均詩〕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太平寰宇記〕江陵縣湘東苑有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將軍屢義所造。又〔鮑照吳歌〕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樓。○鶴音育。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唐時宣州亦謂之宣城郡。隸江南西道。今之寧國府也。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岩堯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

心無間然。〔隋書食貨志〕是歲翟雉尾一。值十繖。白鷺鮮牛之。〔登封縣志〕箕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大四絕。其形如箕。山北爲黃城。許由隱處也。又名許由山。潁水自山陰東流而去。世稱箕穎。虛鼓幽壑。茂草平林。卽當盛夏。亦無炎蒸之氣。旁爲棄瓢巖。昔許由隱箕穎間。以手掬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棄之澗下。故名棄瓢巖。洗耳泉在其西。〔元和郡縣志〕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五里。〔阮籍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山上有夷齊祠。〔詩國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食雪事無考。〔漢書〕邑號朝歌。墨子頓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顏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水經注〕盜泉出十城東北下山之陰。〔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卽斯泉矣。〔淮南子〕會子立廉。不飲盜泉。廣成子魯仲連俱見二卷註。岩堯。喻其品之高。倜儻。美其才之不羈。〔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喉音例。

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

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

之妍。多逢勦絕兒。先著祖生鞭。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

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將敬亭

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三。〔總本作〕十萬。盡付酒家錢。

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六龍已詳八卷註。百鍊鉛。言其柔。鉛性不能剛。經百鍊則益柔矣。〔袁淑詩〕投佩出甘泉。呂延濟註。投佩。謂去官也。〔虞世南詩〕綠沉明月弦。〔張華詩〕騰超如激電。回旋如流光。〔白帖〕後魏托跋輪從太宗獵白登。東北雙鳶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鳶旋飛稍高。輪因而自射之。二箭下雙鳶。太宗嘉之。賜御弓矢以旌之。號曰射鳶都尉。〔鄭康成周禮註〕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會矛夷矛。又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

卷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二九五

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晉書〕劉琨與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後漢書〕馬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宋書〕宗慤之。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李嶠詩〕窮紀送頽光。〔漢書〕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註。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李善文選註〕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一統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源出嚶陽山。其流清激。〔陶潛詩〕虛舟縱逸棹。〔謝靈運詩〕水涉盡涸沿。涸。逆水而上也。沿。順水而下也。〔宋書〕顏延之在尋陽。與陶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君從九卿來。水國

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

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

使君。日一作晚可迴旋。途一作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會標橫浮雲。一作游下

撫謝眺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唐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卿。見〔通典〕〔顏延年詩〕

水國周地險。雲烟多貌陳。〔曹植詩〕文錢百億萬。采芣若烟雲。〔鮑照詩〕清如玉壺冰。〔陸機詩〕清川合藻影。謝眺為宣城太守。有游東田詩。〔後漢書〕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

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辭謝之。及事註。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曰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遣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頃期乃入。〔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克明府當為宰相。後弘果為太尉。〔謝

眺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李周翰註。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蕭士贇曰。會標。言其標致之高也。

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

掃沙漠。別夢繞旌旒。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

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岸。縱酒復

談玄。身為名公子。英才苦迤邐。鳴鳳託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彈

劍拂秋一作蓮。〔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章懷太子

青。註。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律。

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鱗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萊陵倚玉樹。〔左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杜預註。萊。馬論。臨別授之馬。並示己所策以展情。〔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從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欲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楚辭〕謂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註。言天圓而九里。孰營度而知之乎。〔十六國春秋〕子陵頓頰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縱酒。縱適而飲酒也。〔史記〕田廣與鸚生日縱酒。〔晉書〕符融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左思詩〕英雄有述適。由來自古昔。〔韻會〕適。難行不進之貌。〔馬融廣成頌〕棲鳳凰於高梧。〔鮑照詩〕豈念慕羣客。杳埃總景旒。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史記趙世家〕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子於是知毋卬賢。以爲太子。簡子卒。毋卬代立。是爲襄子。遂與兵平代地。〔平原君傳〕平原君掩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虎竹謂銅虎符。竹使符。漢時郡守分其半與之。詳見五卷塞下曲註。〔東方朔七諫〕聞南藩樂而欲往。王進註。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此用其字以稱宣城。宣城在南方。故曰南藩。〔世說〕庾子嵩月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沈約詩〕今守瓊蘭蓀。劉良註。蘭蓀。香草也。詩意以千丈松喻平原君。蘭蓀喻趙太守。謂英豪之後。其子孫自多。俊異也。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伊昔簪白

筆。幽都逐游魂。持斧佐蕭本作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鸚立重飛翻。

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鸞。赤縣揚雷聲。強項聞

至尊。驚飈摧蕭本作秀木。跡屈道彌敦。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唐時之南陽郡。即鄧州也。屬山

南東道。〔戰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史記〕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桓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漢書〕

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通典〕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武帝置繡衣御史。〔通典〕魏置御史。人人尚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爲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旣筆耳。〔淮南子〕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漢書〕天兵四臨。幽都先加。顏師古註。幽都。北方。謂匈奴。〔太平寰宇記〕晉地道記曰。幽州因幽都而爲名。〔山海經〕有幽都之山。今列於北荒矣。〔鄭樵爾雅註〕幽都卽幽州。在今燕。〔北史〕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私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與從事。誅二千石以下。〔潘岳詩〕驪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埤雅〕鶉性好時。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鶉立。義取諸此。〔漢書〕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國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通典〕御史所居之署。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鶉臺寺。〔謝朓詩〕平生一顧重。〔通典〕大唐縣有赤鸞望緊上中下七等之釜。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釜。〔胡三省通鑑註〕唐制。凡置都。其郭下縣爲赤縣。餘縣爲畿縣。〔通鑑辨誤〕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因敕強項令出。〔荀子〕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網裏反信。〔李康運命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陳子昂詩〕清淨道彌敦。〔後漢書〕劉昆弘農太守。先是遷潯陽縣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庾信詩〕昆陽猛獸奔。

狐白溫。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顛成醜土。風雲何足論。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和皇。蕭本作景。爲人照覆盆。溟海不震。蕭本作蕩。何由縱鵬。

鯢所期要津日。蕭本作玄。側儻假騰鶩。〔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杜預註。軒。大夫車也。孔穎達正義。服虔曰。車有轂曰軒。〔史記〕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草。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王微詩〕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呂向註。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爲裘也。〔陸機詩〕玄冕無醜土。〔三國志註〕世語曰。司馬宣王時周泰。泰頻喪考妣。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二十六日。權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尙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權壓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駭乎。泰曰。識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列子〕終髮之北溟海者。天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

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識之。〔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讓仕官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居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廣韻〕鶯。飛舉貌。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按宣州在唐為上州。上州之長史為從五品官。

淮南一作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一作盡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

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搖筆起

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

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

慨。繆本作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唐時之淮南道。江南道。皆古揚州之境。中隔一江。江

是修。為漢宗英。〔二國志孫貴傳〕時策已平吳會二郡。又〔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知吳會者。是吳郡與會稽也。然此詩所稱吳會。專指吳地而言。蓋在春秋戰國時為吳國。在秦漢為會稽郡。後又

分為吳郡。合而言之曰吳會也。〔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吳會之會。古外切。音膾。相會之會本音。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南陵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宣州。〔一統志〕五松山在池州銅陵縣南五里。銅陵在唐為南陵縣之銅官治。南唐時始分

置銅陵縣。隸昇州。宋改隸池州。〔容齊隨筆〕唐人呼縣丞為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繆本作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

艾從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遠客投名

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

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畱情。

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歛歸來乎。繆本作長劍歸乎來。一作長劍歸來。秋風思歸客。〔謝靈運詩〕蒲稗

相因依。〔長門賦〕羅丰茸之游樹。李善註。丰茸叢飾貌。〔說文〕礫。小石也。〔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史記范雎傳〕秦昭王遺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又〔田儂傳〕漢城項籍。立為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聞之。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能得士也。〔戰國策〕齊人有馮援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荷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所乏。○茸音戎。礫音力。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贈

〔一統志〕梁園在開封府城東

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游賞之地。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江南通志〕陵陽山自石埭縣東北迤邐而來。三峯連亘。東接宣州。西二峯下有黃鶴池。昔寶子明跨鶴飛昇於此。有丹池。即丹處。子明鍊。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恆素尚。弭棹流清輝。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吳興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奇。潛光臥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為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一作白柱插星漢。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鳥可窮。山鳥飛絕處。一作嶽嶽絕行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開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

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子解愁顏。

〔紅掩詩〕瑤草正翳翹。〔張載詩〕下車如昨日。〔江淹詩〕弭棹阻風雪。李善註。弭。止也。〔范

雲詩〕岱山鏡靈異。水國富英奇。〔後漢書〕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喬石虎傾城。世嘉其高。〔十六國春秋〕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石虎傾城。事澄。乃下書曰。和尙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願。何以旌德。〔法華經〕手執白拂。得立左右。雲山掃粉壁。謂畫雪山於粉壁之上。墨客多新文。謂文墨之客。多以新文贊美之。會公蓋工於繪事者也。

〔宋書〕幽棲穹谷。外緣爾絕。揚齊賢曰。白龍潭在宣州。世傳寶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江南通志〕黃山在徽州歙縣西北二百八十里。寧國府太平縣南三十里。山當二郡

之界。高一千三百七十丈。盤互三百里。舊名黟山。唐天寶間勅改今名。以圖經稱爲軒轅樓真之所故也。上多古木靈藥。其泉香美清溫。冬夏不變。沐浴飲之。百疾皆愈。有三十六峯。三十六泉。石柱山在寧國府旌德縣西六十里。雙石挺立。而一巨石承之。名豹子尖。〔列仙傳〕陵陽子明服食

鄉人也。好釣魚於旂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山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

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嗚呼子安云。〔陸機詩〕振策涉崇邱。安轡遵平莽。張眺註。振。舉也。策。鞭也。〔法苑珠林〕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臥。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呼曰白足阿練。〔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張眺註。札。筆也。

琦按顏師古漢書註。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古時未有紙。故書於札。以爲筆者。恐未是。

贈友人二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

王池。願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

〔陳琳詩〕嘉禾凋綠葉。芳草殲經榮。〔楚辭〕折

疎麻兮瑤華。王逸註。瑤華。玉華也。〔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史記〕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其一

袖中趙七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

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

一作歲寒。

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

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史記〕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乃裝爲遣荆卿。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餘詳四卷結客少年揚蛇劍。刃上當如霜雪。

其二

慢世薄功業。非無胸中畫。謔浪萬古賢。以爲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歲灑上逐風。霜鬢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來蕭本作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避胡塵。漁歌游海濱。弊裘

恥妻嫂。長劍託交親。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梅康司馬相如贊〕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詩國風〕謔浪笑敖。〔三國志〕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逼共。〔梁元帝詩〕離聲下澣石。猿鳴上逐風。又云長條垂拂地。輕花上逐風。諸葛孔明詳見九卷註。謝安石詳見七卷註。〔劉孝標辨命論〕開東閣。列五鼎。〔漢書音義〕張晏曰。五鼎食。牛豕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戰國策〕蘇秦說秦王。說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長劍託交親。用馮煖事。詳見本卷註。〔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繆本作壯氣。激素衿。鮑生薦夷吾。一舉致齊相。斯人無

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尙。論交但若此。當作友。道孰云喪。多君聘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頽波。秉德冠

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爲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

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疎。君意宜獨親。奈何成離

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有蕭本作報。按劍恐相拒。

所思采芳蘭。欲贈隔荆一作修渚。沉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

照貧女。〔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

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

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

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

延陵季子今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挂墳墓。〔鮑照詩〕我方歷上國。〔詩國風〕青青子衿。毛傳曰。青

衿。青領也。季子所服。〔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

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

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進管仲。管仲既與。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

泉湧。逸藻似雲翔。〔顏延年詩〕舒文廣國華。張銑註。舒其文章。〔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

鄰。五家爲鄰。鄭玄註。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

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釋名〕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又謂之鄰。鄰。連也。相連接也。又曰比。

相親比也。〔漢書〕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周易〕君子豹變。〔古詩〕同心而離居。〔離騷〕飄風屯其

當作友。

蕭本作

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一作高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北。蕭本作地。

久別蕭本作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

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繆本作撥。穀鳴。田家

擁鋤犁。顧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完戎事未息。

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他年爾

相訪。知我在磻溪。太平廣記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久矣。今真見之。伊賣之乎。曰然。乃酬十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違恤其金。惟恨不得以獻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價十倍。出笑林。

〔太平寰宇記〕漆園城在曹州冤句縣北五十里。莊周為吏之所。城北有莊周釣臺。又濰州定遠縣有漆園。在縣東三十里。其地東西南北約方三百步。唐天寶中尙有漆樹一二十株。野火燔燒。其樹在故

縣村西一百步。即楚國莊周為吏之處。今為隴畝。〔一統志〕漆園在鳳陽府定遠縣東三十里。即莊生為吏之處。又云漆園城在山東曹縣西北五十里。莊生為漆園吏即此。又云漆園城在大名府東明廢縣

東北二十里。今名漆園村。內有莊子廟。蓋莊周為吏之所。據二書漆園有三。此所云者。當指曹州漆園也。〔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遜詩〕伊我念幽關。夫君思費務。〔謝瞻詩〕花萼相光飾。

呂延濟註。花萼。喻兄弟也。〔禽經〕鴉鳩戴勝布穀也。張華註。揚雄曰。鴉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鸛鶴戴勝。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

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又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為候。〔廣韻〕鋤。田器也。犁。墾田器也。〔尙書〕平秩東作。孔安國傳。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漢書〕方東作時。應劭註。東作。耕也。顏師古註。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尙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淮南子〕

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高誘註。梯雲攻城。其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呂氏春秋〕得任員者爵執圭。高誘註。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

又〔高誘淮南子註〕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漢書〕遷為執珪。張晏註。侯伯

執珪。以朝位比之。〔後漢書〕遂杖策歸鄉里。〔水經注〕磻溪中有泉。謂之妣泉。泉水渾積。自成淵。即呂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晚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通典〕扶風郡號縣有磻溪。太公釣魚於此。○磻音盤。

贈閻邱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韋玉本作花。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

帙臥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一作廣。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

桃李。爲我結茅茨。〔江南通志〕沙塘陂在宿松城外。唐閻邱處士築別業於此。李太白有詩贈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劉良註。散帙。謂開書帙也。〔說文〕帙。書衣也。按古時書卷必有帙包之。如裹袂之類。或以細竹爲簾。裹以薄絹。藏古書畫家尙存此製。〔江淹詩〕汎瑟臥

逆帷。〔宋玉諷賦〕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爾雅翼〕古者葵稱露葵。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搯葵。日中不搯韭。各有宜也。按本草。葵一名露葵。今謂之滑菜。古人以爲常饌。四時皆可食。六七月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正二月種者爲春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大葉小花。紫花黃色。其實大如指頭。皮薄而扁。今人不復食。種者亦鮮。〔漢書〕茅茨不葺。顏師古註。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釋名〕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草爲之也。○帙音姪。

贈錢徵君少陽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

未遲。如逢渭水許本作川。獵。猶可帝王師。〔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投竿。謂投竿於水而釣也。周文王獵於渭水之陽。遇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見四卷註。揚齊賢曰。少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贈宣州靈源寺仲穆本作冲。濟公

卷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三〇五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一作了。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

高談出有無。敬亭山蒼梧白雲。已見本卷註。一統志雙溪在寧國府城下。二水合流。釋子中能負荷大法者。謂之龍象。翻譯名義。大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

羅漢。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最大。陸行中象力最大。中阿舍經佛告鄒陀夷若沙門等。從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我說。彼是龍象。胡三省通鑑註。江鄆揚南徐之地為江左。豫南宛南豫之地為江右。通雅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

尚書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水月。謂水中月影。非有非無。了不可執。慧者觀心。亦復如是。解領。解悟也。明珠。喻菩提大道也。晉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僧肇鞋摩詰經註。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誰大乘行乎。欲言其

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或說有行。或說無行。有無雖殊。其致一也。〇瘡音峻。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繆本作噓。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

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潮。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

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吳都賦長鯨吞航。修鯢吐浪。劉淵林註。異物志曰。鯨魚長者數千里。小者數十丈。

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水經注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茹鱗甲。吞龍舟。噓

波則洪連激踏。吹澗則百川倒流。淮南子龍舟躡首。浮吹以娛。高誘註。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隋書波斯多金縷織成。楞嚴經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成所明了心。實在

身內。謝朓詩遂鑿黃金軀。陳子昂詩之子黃金軀。如何此荒域。〇詩言水客泛舟大海。舟為長鯨所噓吸。遂遭溺沒。其中乃有不死者。反於海中得明月珠。卷而藏之。不自眩耀。人亦不識。以喻人在煩惱海中。為一切嗜慾所汨沒。醉生夢死。飄流無極。乃其中有不昧本來者。反於煩惱海

中悟得如來法寶。其價則傾乎宇宙。其光則照乎江湖。卷而懷之。不自以為有而若空無者然。人皆不能識此寶。而唯我能識之。夫心既明了。更無言說可以酬對。唯有勸勉珍重此軀而已。蓋人身難得。六道之中。以人道為最。是此軀之重。等於黃金。未可輕忽。故曰各勉黃金軀也。又按後漢

得。六道之中。以人道為最。是此軀之重。等於黃金。未可輕忽。故曰各勉黃金軀也。又按後漢

書。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各勉黃金軀者。是勉以修道成佛之意。

贈僧行融

梁有日。本作湯惠休。常從鮑照游。蛾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

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

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宋書〕時有沙

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艷。徐湛之與之厚善。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鮑照有秋日示休上人及答休上人諸詩。〔盧燕用陳子昂別傳〕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待御史畢備。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

〔崔顥贈懷一上人詩〕法師東南秀。世實豪家子。削髮十二年。誦經峨峴裏。是史懷一為峨峴僧也。

〔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西京賦〕海若游乎玄渚。薛綜註。海若。海神也。〔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陸德明註。驪龍。黑龍也。〔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李周翰註。輕舟而進曰虛舟。〔沈佺期香山寺詩〕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綵仗分。〔元和郡縣志〕鸚鵡洲在鄂州江夏縣西南二里。東越。即會稽也。〔旃檀會稽志〕府城臥龍山南。舊傳有白樓亭。今遺址無所考。詩用支道林事。詳見十卷贈僧崖公註。○驪音離。

贈黃山胡公求白鷗〔弁序〕〔張華禽經註〕白鷗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閑暇。〔黃山志〕白鷗性耿介難畜雄采而文。素角玄英。二角壯時隆起出英上。

有時靡縮。蓋因氣鼓而後壯也。醬爪皆赤。其羽未黑文如酒戲若綠髮。又如界地錦。准尾委一莖無繒文。班如也。志中亦載李白黃山胡公求白鷗事。以胡公名暉。未詳何據。存之以廣異聞。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鷗。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予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郭璞爾雅註〕以筆減字為點。〔南史〕劉備嘗在御座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

點以贈之。〔郭璞爾雅註〕以筆減字為點。〔南史〕劉備嘗在御座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

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

點以贈之。〔郭璞爾雅註〕以筆減字為點。〔南史〕劉備嘗在御座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

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

請以雙白壁。買君雙白鷗。白鷗白如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孔穎達禮記正義〕素錦。白錦也。白鷗毛羽白質異邊。有似錦文。故曰白如錦。〔虞騫詩〕冷冷玉潭水。〔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琪樹。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日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鴛鸞。下視宇宙間。四溟皆波瀾。汰〔繆本作決〕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強食

不成味。清晨氣長歎。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

〔元和郡縣志〕敬亭山在宣州宣城縣北十二里。即謝朓賦詩之所。〔阮籍

詩〕仙者四五人。逍遙宴蘭房。〔江南通志〕琴高山在寧國府涇縣北二十里。昔琴高於此山修煉得道。故名。有隱雨巖。是其控鯉上昇之所。巖下有煉丹洞。洞旁有釣臺。臺下流水。即琴溪也。每歲上巳前後數日。溪中出小魚。謂之琴魚。傳為仙人藥渣所化。〔九域志〕宣州宣城郡有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上昇。有仙壇在焉。〔江南通志〕麻姑山在寧國府城東三十五里。峯巒奇秀。作鎮郡東。昔麻姑修道。於此竊舉。有仙壇丹竈劍池石棊枰釣魚臺天游亭諸跡。〔水經注〕本出陵陽山下。經陵陽縣。西為旋溪水。昔舉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下有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竊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塚樹。常嗚呼子安。〔莊子〕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張協詩〕雨足灑四溟。李善註。四溟。四海也。〔曹植詩〕感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抱朴子〕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一統志〕丹臺在陵陽山中峯之半。平夷可容數人。相傳竇子明嘗煉丹其上。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剡中即剡縣。唐時為越州會稽郡之屬邑。隸江南東道。宣城縣為宣州宣城郡之屬邑。隸江南西道。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

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嶮。四海望長安。嘯
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
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牀紫玉笛。卻坐青雲叫。楊花
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
悶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一
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
貽陶公諫。〔晉書五行志〕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鷄出。蒼者飛
知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白。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
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
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史記索隱〕張揖云。微。
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顏師古漢書註。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者。以障塞
爲名。微者。取微遮之義。〔晉書〕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囂上京門。王衍見而異之。顧
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
〔唐書〕安祿山陷兩京。宗廟皆焚毀。〔漢書〕太白經天。天下革政。孟康註。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註。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
上爲經天。〔文獻通考〕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於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
宋燕之分。〔謝瞻詩〕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頽陽。落日也。〔藝文類聚〕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
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後漢書〕舉首頌眉之盛。〔漢書〕欲令久連兵無決。〔列女傳〕南山有
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王粲詩〕願我賢主人。
與天享糗糲。〔胡三省通鑑註〕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惡胡字。改曰交牀。唐猶謂之
胡牀。今之交牀是也。〔十六國春秋〕涼州人胡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薛方山浙江通志〕
剡溪在紹興府嵊縣南。一名戴溪。溪有二源。一出天台。一出武義。西南流至東陽入剡。南北流入
上虞界。以達於江。晉王徽之雪夜由此溪訪戴逵。〔世說〕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
作老婢聲。劉孝標註。洛下書生。咏音重獨。故云老婢聲。〔釋名〕山銳而長曰嶠。〔賈公彥周禮疏〕
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南史〕陶潛爲彭澤
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

賦歸去來以遂其志。○微音教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唐江南西道宣州有當塗縣。〔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澧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善詞章。留心小篆。於二十年。初見李斯碑山碑。與

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月星辰。推原字學。作筆法論以別其點畫。又嘗立說。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員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哀怒之舒慘。莫不畢載。後人不足以明此。於是誤謬滋多。義理掃地。雖李斯之博雅。以束為束。蔡邕之知書。以豐作豐。故孔壁之餘文。汲冢之舊簡。所存無幾。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己。其自許慎至是。作刊定說文三十卷以紀其學。人指以為蒼頡後身。方時顏真卿以書名世。真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欲以擅連壁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識者以蟲蝕鳥跡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為過。論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唯陽冰獨步。

金鏡霾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峴峴。耿賈摧

欃槍。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借蕭本作四豪名。激昂風雲

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魯連善繆本作談笑。季布折公卿。

〔北堂書鈔〕尙書考靈曜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註曰。金鏡。喻明道也。〔漢書〕王莽以戊辰直定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後漢書〕亡新修僭。漸以卽真。〔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蕭何曹參。佐漢高以平天下。耿弇賈復。輔光武以定亂離。峴峴。不安也。詳三卷註中。〔爾雅〕彗星爲欃槍。郭璞註。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如帚彗。〔春秋舍漢書〕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漢書〕列國公子。魏有倍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有游俠。雞鳴狗盜。無不實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周易〕雲從龍。風從虎。孔穎達正義。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禮記〕二十曰弱冠。孔穎達正義。二十成人。初加冠禮。體猶未壯。故曰弱也。〔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詳見二卷註。〔史記〕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泰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士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讓擊匈奴事。○霾音埋。欃初銜切。插平聲。音同攙。槍音攙。遙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

冥顧慙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

高才挾天庭。〔任昉詩〕平生禮敬絕。式瞻在國楨。李周翰註。禮敬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王粲詩〕何懼不合弁。〔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江淹詩〕共惜玉樽暮。

〔三國志註〕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弟咸。環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按阮籍叔姪與嵇康為竹林之游。不知是何年。而康之死在魏景元二年以後。順數而下。至唐肅宗上元二年共得五百年。竹林之游。相去亦不過在此時。〔博物志〕薛譚學誦於秦青。未窮青之旨。徐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鮑照飛白書勢銘〕輕如游霧。重似崩雲。〔昭明太子錦帶書筆陣引〕崩雲之勢。〔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蜀都賦〕擣藻挾天庭。呂向註。挾。猶蓋也。○挾。舒瞻切。閃。去聲。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

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說文〕

薙。除草也。〔陳書〕兩藩毗庶。掃地無遺。〔宋書〕政事修理。惠澤沾被。〔後漢書〕恩信寬澤。仁及飛走。〔詩國風〕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稱漢水曰廣漢本此。而非隴西之廣漢郡也。當塗之江。與漢水殊遠。然漢水之下流亦由當塗而過。詩意取子賤彈琴而單父治之意。謂玉琴是聲。與長流萬里漢水之聲相應。蓋亦倒裝句法也。太階平。詳見一卷明堂賦註。○薙音雉。又音替。小子

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

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彈劍歌苦寒。巖風起前楹。月啣天門曉。霜

落牛渚清。長嘆卽歸路。臨川空屏營。〔圖經〕白下亭在上元縣北。〔景定建康志〕舊志。白下亭。驛亭也。舊在城東門外。李白獻從叔當

塗宰陽冰詩曰。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留別金陵諸公詩曰。五月金陵西。祖予白下叔。又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按此亭在府西。蓋新舊各在一處。舊志所指。是其新者耳。〔詩國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鄭箋曰。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也。〔苦寒行〕古庸商曲也。因行役遇寒而作。〔元和郡縣志〕博望山在宣州當塗縣西三十五里。與和州對岸。江西岸山曰梁山。兩山相望如門。俗謂之天門山。山上皆有卻月城。宋車騎將軍王玄謨所築。牛渚山在宣州當塗縣北三十五里。山突

出江中。謂之牛渚。折。古津渡處也。〔舊唐書〕牛渚山一名采石。在當塗縣北四十五里大江中。

卷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三一

〔後漢書〕夙夜屏營。章懷太子註。屏營。彷徨也。○屏。府盈切。音分。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南陵贊府。已見本卷註。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會息。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蕭本作纛。至今西一當作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總本作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蕭本作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蕭本作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太平廣記〕東方朔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殷曆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圖經〕凌歊臺在當塗縣城北黃山上。宋武帝南游。嘗登此臺。因建離宮焉。〔太平寰宇記〕黃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北五里。上有宋凌歊臺。周圍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見存。白苧山在當塗縣東五里。本名楚山。桓溫領妓遊此山奏樂。好為白苧歌。因改為白苧山。天門山已見上首註。〔江淹詩〕小儒安足為。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兵旗曰秦旗。〔唐書〕天寶十載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十三載六月。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按西洱河。卽葉榆河也。出雲南大理府之點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傳云。以形如人耳故名。〔三國志註〕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游。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女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今魯君老。太子少。好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袁淑詩〕秦地天下樞。李善註。區。要也。〔漢書〕加安漢公號曰宰衡。應劭註。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采伊周之尊以加莽也。後人稱宰相爲宰衡。本此。〔舊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十三載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頽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場賤糶。以濟貧民。○歎音慕。

贈汪倫

楊齊賢曰。白游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按〔通鑑唐紀〕關中徵爲虜踏歌。胡三省註。踏歌者。連手而歌。踴地以爲節也。〔一統志〕桃花潭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百里。深不可測。○唐汝詢曰。倫一村人耳。何親於白。旣醞酒以候之。復臨行以祖之。情固超俗矣。太白於景切情真處。信手拈出。所以調絕千古。後人效之。如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語非不佳。終是杞柳杯椽。

卷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一作春歸桃花巖。貽許侍御。○〔太平寰宇記〕白兆山在安州安陸縣西三十里。〔一統志〕白兆山在

德安府城西三十里。下有桃花巖。及李太白讀書堂。○縮。烏板切。鸞上聲。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難冥絕。鸞鳳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

窓眠。一作幼采紫房談。早愛滄溟仙。心跡頗相誤。世事空徂遷。歸來丹巖曲。得憩青霞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

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

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一作續

客千載方來旋

〔鮑照詩〕雲臥恣天行。〔拾遺記〕蓬壺。蓬萊也。〔輿雅〕猿不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據臂而飲。〔爾雅翼〕猿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下飲。飲畢。復相收而上。翠微者。山未及頂上而在旁坡陀之處。詳見十卷註。〔太平寰宇記〕廣州增城縣東有羅浮山。浮水出焉。是為浮山。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非羽化莫有登其極者。險尖之峯四百四十有二。同歸於羅山。上則三峯爭竦。各五六千仞。其穴冥然莫測。其極北通句曲之山。茅君內傳云。第七洞名朱明耀真之天。瑤房瑤室七十有二。巖罅穹窿。自然雲竦。〔爾雅〕山小而高。岑。邢昺疏。山形雖小而高嶽峯者。名岑也。〔韻會〕嶂。山峯如屏障者。〔謝靈運詩〕緬邈區中緣。張鳳翼註。區中。世間也。緣。塵緣也。霜臺。御史臺也。詳十一卷註。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康書地理志〕淮南道壽州壽春郡。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唐書藝文志〕趙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去。有長短要術十卷。〔北夢瑣言〕趙蕤者。梓州鹽亭人。博學鈴語。長於經世。夫妻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四川志〕趙蕤。鹽亭人。隱於梓州鄭縣長平山安昌巖。博考六經諸家同異。著長短經十卷。明王霸大略。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凡六十三篇。又註關明易傳。明皇屢徵之不就。李白曾造其廬訪焉。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一作萬里無主人。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挂空壁。楚懷奏鍾儀。越吟比莊舄。二句臥來恨已久。興發思逾積。又蕭本上句作楚冠懷鍾儀。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

旅情初結緝。一作如結骨。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一作故人不在此。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潘岳詩〕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對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杜預註。南音。楚聲。〔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詳見九卷贈崔侍御詩註。〔初學記〕王褒益州記曰。司相馬如宅。在州西竿橋北百步許。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太平寰宇記〕益部耆舊傳云。相如宅在少城中竿橋下北百餘步是也。有琴臺在焉。今為金花

故墟。〔太平寰宇記〕益部耆舊傳云。相如宅在少城中竿橋下北百餘步是也。有琴臺在焉。今為金花

寺。〔成都志〕相如琴臺。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爲金花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壘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太平御覽〕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揚雄宅。今草玄亭遺跡尙存。〔太平寰宇記〕子雲宅在益州少城西西南角。一名草玄堂。〔統志〕揚雄宅在成都府城內西南。內有草玄堂及墨池。今成都縣治。卽其地也。〔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李善註。寂歷。凋疎貌。〔謝靈運詩〕路阻莫瞻問。云何慰離析。〔何晏論語註〕不可聚會曰離析。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

蕭本作洞。

湖水終身栖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

影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

間。攜手訪松子。

〔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

反。章懷太子註。〔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見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都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

門廟。遂以廟名山也。洞湖事無所考證。〔孟浩然詩〕亦有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之句。按〔酈道元水經註〕蔡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洞。楊顥居下

洞。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云云。與後漢書峴山之南相合。豈洞湖卽洞湖之訛與。然道元不言洞湖爲德公所居。而以魚梁洲爲德公所居。則又未敢據也。〔謝靈運山居賦〕廣滅影於崆嶒。許

適音於箕山。〔傅咸詩〕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詩國風〕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毛萇傳。清揚。眉目之間。松子。赤松子也。詳見六卷註。又〔抱朴子〕赤松子以玄蟲血續玉爲水而服之。能乘煙上

下。〔真誥〕我之所師。南岳松下。松子爲太虛真人左仙公。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衛尉卿見九卷註。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

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

〔沈約詩〕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晉書〕王徵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浩然。獨酌酒咏左思

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逵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徵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明發。猶明早也。詳見二卷註。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乙山。一名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圖書編〕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總亘千里。有餘。其南北亦然。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西安志〕紫閣峯乃終南山之一峯也。詳見

五卷
註。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

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迹棲絕巘。

〔後漢書〕昔人之隱。遭時則故聲滅跡。巢

樓如蔽。〔張協七命〕發絕巘。翅長風。張銑註。絕巘。高峯也。○巘。語塞切。年上聲。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元和郡縣志〕杜陵在京兆府萬年縣東南二十里。〔胡三省通鑑註〕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後漢為縣。屬京兆。隋遷京城並杜

陵入大輿縣。唐改大輿曰萬年。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羣峯。原野曠超緬。關河紛

錯。〔蕭本作雜〕重。清暉映竹日。

一作水竹。

翠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

迫晚暮。未果諧心曾。結桂空佇立。折麻恨莫從。

一作採菊竟誰攀。游蘭恨莫從。

思君達永夜。

長樂聞疎鐘。〔張協詩〕浮陽映翠林。呂向註。浮陽。日光也。〔謝靈運詩〕浮陽滅清暉。〔楚辭〕坐堂伏檻。臨曲池些。王逸註。檻。楹也。〔鮑照詩〕綺肴紛重。〔楚辭〕結桂枝兮延

佇。王逸註。延。長也。佇。立也。結木為誓。長立而望也。〔楚辭〕折疏麻兮瑤花。將以遺兮離居。〔謝靈運詩〕行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徐陵玉臺新詠序〕厭長樂之疎鐘。〔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

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從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云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迴二十里。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

蕭本作瑩

上人從弟幼成

令問。〔河南通志〕龍門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兩山對峙。東曰香山。西曰龍門。石壁峭立。伊水出其間。故又名伊闕。〔左氏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

杜預註。洛陽西南伊闕是也。而今謂龍門矣。壁間石佛大小數百。皆後魏及唐時所鑿。香山寺在龍門山上。後魏時建。〔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洛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游觀之勝。香山首焉。唐山南東道之唐州有方城縣。

朝發如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極九霄迴。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一作裏。風玉斗橫一作生。網戶銀河耿花宮。興在趣

方逸。歡餘情未終。一作咫尺世喧隔。微冥真理融。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蕭瑟。

一作銷。棣華不復同。流恨一作浪。寄伊水。盈盈焉可窮。〔劉琨詩〕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枚乘七發〕南望荆山。北望

伊海。李善註。伊稱海。大言之也。〔郭璞山海經註〕伊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九霄。即九天也。詳見明堂賦註。玉斗。即北斗。色明朗如玉。故曰玉斗。網戶。門扉上刻為方目如羅網狀。若今之隔亮也。

〔楚辭〕網戶朱纒。刻方連些。詳見明堂賦註。〔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謝朓詩〕秋河曙耿耿。呂延濟註。耿耿。明淨也。花宮。佛寺也。佛說法處。天雨衆花。故詩人以佛寺為花宮。〔何遜詩〕鳳駕啓千羣。王子。謂仙人王子喬。〔一統志〕虎溪在九江府城南。晉僧惠遠送客過此。虎輒鳴號。因名。道書以虎溪山為七十二福地之一。〔鮑照詩〕容華坐消歇。棣華詳見七卷註。王子以喻王方城。遠公以此國壘上人。棣華。謂幼成令問二弟。〔水經注〕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鷺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

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對此當蕭本作坐此對。窓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

新豐酒。〔邢昺爾雅疏〕蕭。一名雀麥。一名燕麥。〔本草〕云。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實似檠麥而細。在處有之。〔本草綱目〕燕麥。野麥也。燕雀所食。故名。宗奭曰。苗與麥

同。但德細長而疎。唐劉夢得所謂莠葵燕麥。搖蕩春風者也。河堤弱柳鬱金枝。言弱柳之枝。似鬱金之黃也。〔本草〕鬱金生蜀地及西戎。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而無實。其根黃赤。梁元

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游。海雲迷驛道。江月隱

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畱。

〔陳子昂春臺引〕鍾美人今不見。恐青歲之遺適。揚齊賢曰。青歲。猶青春也。〔漢書東方朔傳〕待詔金門。稽得

親近。〔三輔黃圖〕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門。〔淮南王招隱士詞〕桂樹叢生今山之幽。攀援桂樹今聊淹留。

沙邱城下寄杜甫

揚齊賢曰。趙有沙邱宮在鉅鹿。此沙邱當在魯。琦按在鉅鹿者。乃沙邱臺。趙於其地作宮。故有沙邱宮。非沙邱城也。〔太平寰宇記〕萊州

按縣有沙邱城。殷紂所築。始皇崩處。夫紂所築始皇崩處。古今皆指在鉅鹿者是。不云在萊州。樂史所證亦誤。據此詩而約其地。當與汶水相近。〔唐書〕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二載。玄宗廟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至

德二年。拜右拾遺。出為華州司戶參軍。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

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謝朓詩〕嬋娟空復情。〔一統志〕汶水其源有二。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

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壘。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南流注洸河入濟。按水經有五汶。北汶。巖汶。柴汶。浍汶。牟汶。名雖有五。而其流則同。

聞丹邱子於城北山

蕭本缺山字。

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

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

春華一作弄

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

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陽。同衾臥羲皇。綠蘿笑簪紱。

丹壑賤巖廊。晚塗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雁門關。君爲峨眉客。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禮記〕予疇昔之夜。鄭玄

註。嘯。發聲也。昔。猶前也。嵩陽。嵩山之陽。羲皇。猶云自謂是羲皇上人。〔鮑照詩〕妍容逐丹壑。〔漢書〕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韻會〕巖廊。殿旁高廡也。〔太平寰宇記〕雁門關在憲州東南六十里。屬天池縣雁門鄉。其關東臨汾水。西倚高山。接嵐朔州。〔一統志〕雁門關在山西馬邑縣東南七十里。東西山巖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南通代州。〔元和郡縣志〕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眉於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故名。此山亦有洞天石室。高七十六里。〔吳均詩〕陌上何喧喧。匈奴

圍塞垣。〔謝靈運詩〕脫冠謝朝列。〔潘岳詩〕長嘯歸東山。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久欲入一作尋名山。婚娶殊

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臥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繆本作風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

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徐陵玉臺新詠序〕開茲縹帙。散此緇編。〔後漢書〕向長。字子平。隱

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於是途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沈約詩〕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謝靈運詩〕中飲願宿心。悵焉若有失。〔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桃花源見二卷註。〔劉孝綽詩〕華茵藉初卉。芳樽散緒寒。○

淮。淋滅切。嶼上聲。澄也。又直禁切。沈去聲。投物水中也。又子禁切。音侵。侵也。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一作宗城。繆本作宗成。○〔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楚州淮陰郡有淮陰縣。河南道宋州睢陽郡有宋城縣。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艫。中流鵝鶴鳴。雲天掃空碧。川岳涵

餘清。飛鳧從西來。適與佳興并。眷言王喬鳥。婉孌故人情。復此親懿會。而

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

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

羈孤意。遠寄棹歌聲。按〔通典〕宋城縣即漢睢陽縣。其地有漢梁孝王兔園平臺雁鷺也。長亭。即斥埃也。古制十里一長亭。二十五長亭。則二百五十里矣。〔唐書釋

音〕船。大舟。糖與櫓同。鶉鷓鳴。謂舟人喧聒。有似鶉鷓之聲耳。王喬鳥。詳見十一卷註。〔後漢書〕婉孌龍姿。章懷太子註。婉孌猶親愛也。〔謝莊月賦〕親懿莫從。李善註。親懿。懿親也。〔左氏

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沿。逆流而上也。洄。順流而下也。〔陵機詩〕駕言遠徂征。禦母事已見六卷註。琦按太白因在淮陰。故用淮陰古事為喻。所謂楚壯士者。正

指韓信而言。楊氏以淮陰侯傳中辱信少年當之。未是。〔史記〕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謝莊月賦〕羈孤遽進。李善註。羈孤。羈客孤子也。〔西京賦〕縱棹歌。李善註。棹歌。引棹而歌也。○船音白。變音德。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唐書〕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閔邱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漢書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顏師古註。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唐書地理志〕黔中道敘州犍陽郡有龍標縣。

楊花落盡 一作揚州花落。 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

直到夜郎西。〔通典〕五溪。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陵溪。五沅溪。今黔中道謂之五溪。又云。五溪中地。歸漢以後。列代開拓。今播州涪川夜郎義泉龍溪濠溪等郡地。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河南通志〕王屋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或曰。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空其中。列仙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其絕頂曰天壇。山峯突兀。即濟水發源處。常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其下。相傳古仙靈朝會之所。其東

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慚還

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

虛小有洞天。唐司馬承禎修道於此。

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太平寰宇記〕萊州卽墨縣有大勞山小勞山。按郡國志云。吳王夫差登康成領徒於此。山高二十五里。周迴八十里。在縣東南三十八里。〔山東通志〕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南六十里海濱。山有二。其一高大曰大勞山。其一差小曰小勞山。二山相聯。又名牢威山。秦始皇登牢威山望蓬萊卽此處。〔顏延年詩〕本自餐霞人。李周翰註。餐霞仙者之流。〔真誥〕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之法。未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史記〕李少君曰。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抱朴子〕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

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郭璞詩〕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劉良註。神以雲爲車。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唐時所稱譙郡。卽亳州也。隸河南道。

憶昔洛陽董糟邱。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

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

一作與君一見。

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

倒意無所惜。

天津橋在河南縣北洛水上。詳見二卷註。〔蜀都賦〕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二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

能登天游霧。撓桃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

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

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到

蕭本作倒。

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

吹玉笙。食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

醉起舞。

一作漢東太守酣歌舞。

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

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度渭橋。

〔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李善文選註〕凡草木花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凋傷謂之晦。〔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燿。〔陌上桑古辭〕驄馬金絡頭。唐時漢東郡。卽隨州也。隸山南東道。漢中郡。卽梁州也。

本名漢川。天寶元年始更名漢中。隸山南西道。紫陽先生於隋州苦竹院置煥霞樓。詳見二十卷紫陽碑銘。〔毛萇詩傳〕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史記索隱〕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古城之北。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虜。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當作京。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綺食青

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

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一作鮮。妝欲醉

宜斜日。一作如花落。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

吹歌人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周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書牧誓〕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陸機詩疏〕貔似

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羆。遼東人謂之白羆。〔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一年太原府置尹及少尹。以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舊唐書〕開元十一年改并州為太原府。〔史記正義〕括

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腸坂。又云。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李善文選註〕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

車輪為之摧。北涼。即張掖郡。按漢武帝始置張掖郡。魏晉時隸涼州。及沮渠蒙遜立國於此。號為北涼。以涼州五郡。張掖在其北也。唐時為甘州。又謂之張掖郡。然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晉祠。中間忽言北涼。不合。當是北涼之訛耳。蓋天寶之初號太原為北京也。〔張衡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李善註。玉案。君所憑依。劉良註。玉案。笑器。可以致食。楊升菴曰。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

以為案。非矣。孟光舉案。即舉盤也。若卓安事舉乎。琦按周禮玉人案有十二寸。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萬石君對案不食。皆指樞禁之類而言。不謂几案也。〔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也。在太原府晉陽縣西南十二里。〔山西通志〕唐叔虞祠。在太原府太原縣西南十里懸壺山之麓。乃晉水發源處。今謂之晉祠。叔虞始受封為唐侯。後改國號曰晉。祠亦以名。魏地形志云。

晉陽有晉王祠即此。〔水經注〕山海經曰。懸壺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盪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鷗鷺。至有淫朋密友。羈游宦子。莫不碎梁契集。用相娛樂。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漢武帝秋風賦〕鼓鳴令發掉歌。〔潘岳詩〕簾泉龍鱗瀾。〔埤雅〕夫須。莎草也。可

以為笠。又可以為簦。疎而無紐。故字從沙。〔廣韻〕嬋娟。好姿態貌。〔高唐賦〕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貌音近皮。此時行一作樂

此時行一作樂

此時行一作樂

此時行一作樂

此時行一作樂

此時行一作樂

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一作髮還歸去。渭橋南

頭一作渭水橋南。一作渭水橋南。一遇君。鄧臺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今一作多少。落花春

暮爭紛紛。一作鶯飛求友滿芳樹。落花送客何紛紛。言一作情亦不可盡。情一作言亦不可及。呼兒長跪織

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揚雄從成帝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詳見一卷大微賦註。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顏師古註。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

之徒。皆指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以北闕為正門。陶潛詩帝鄉不可期。太平寰宇記鄧縣屬沛郡。古今地名鄧亭是也。輿地志云。魏以鄧縣屬諸郡。漢封蕭何為鄧侯。茂陵書云。

何封國在南陽。姚崇曰。兩縣同作鄧字。南陽鄧音贊。沛郡鄧音嗟。班固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鄧。以韻而言。則非南陽者音贊也。錦繡萬花谷鄧有二縣。

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此所云鄧臺者屬於譙郡。當作嗟音讀。唐仲言曰。歷敘舊游之事。凡合而離者四焉。在路則我就君遊。適淮則君隨我往。并州戎馬之地而攜妓相隨。

西遊落魄之餘而不忘晤對。敘事四轉。語若貫珠。絕非初唐壺合之比。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崔宗之事見十卷註。

飄飄舊本作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臚美清夜。挂席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

合青天流。杳如一作然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

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江

詩海樹一邊出。鮑照詩登臚眺淮甸。李善註。李斐曰。臚。船前頭刺檣處也。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廣韻職。視也。楚辭思公子兮徒離憂。歌音勸。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太平御覽丹陽記曰。白鷺洲在縣西二里隔江中心。南邊新林浦。西邊白鷺洲。洲上多聚白鷺。因名之。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

有上元縣。本江寧縣。肅宗上元二年更名上元。隸昇州江寧郡。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一作沙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

瓊樹憂。徒令魂作入。

蕭本作入。

夢。翻覺夜成秋。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

琴裏。蕩漾寄君愁。

〔六朝事跡〕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地志〕云。朱雀門。北對吳都城宣陽門。相去六里。又云。朱雀門。晉都城南門也。按晉作新宮。立三門於南面。正中曰宣陽。與朱雀門相對。〔吳均詩〕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面。正中曰宣陽。與朱雀門相對。〔吳均詩〕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一作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〇〔景定建康志〕新林浦在城西南二十里。闊三丈。深一丈。長十二里。源出牛頭山西七里。入大江。秋夏勝五十石舟。春冬涸。〔一統志〕新

林浦在應天府西南二十里。一名新林港。

潮水定可信。大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

相思。

一本作洞公類掩暉。其下又多使索金陵書。又海月破圓。

一作景。蒺蔕生綠池。昨

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

一作昨日北湖梅。初開未滿枝。

今朝。白門柳。夾道垂青絲。歲

物忽如此。我來定

一作復。

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

一作板橋。

浦。空

吟謝朓詩。

潮水晝夜再來。其大小早晏。依期而至。不爽時刻。故人謂之潮信。〔藝文類聚〕日將暮。曰薄暮。〔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楚辭〕與佳期兮夕張。〔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

〔梁書〕瀆中並饒蒺蔕。〔爾雅〕蒺者蔕草也。生水中。葉如蔗蔕。江東人呼為蔕草。刈以飼馬甚肥。其苗有舊種者謂之蒺蔕。至秋則為蒺米。〔徐愛釋問〕晉大興三年始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官武城六里。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名元武湖。〔江南通志〕元武湖在江寧府太平門外。一名蔕陵湖。晉元帝始名北湖。宋文帝改名習武湖。元嘉中又名元武湖。白門柳詳見四卷

揚叛兒註。〔庚信詩〕岸柳被青絲。〔詩小雅〕勞人草草。毛傳云。草草。勞心也。謝朓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浦詩。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詩江南西道有南陵縣。隸宣州宣城郡。

唐書肅宗即位。顏真卿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

御史大夫。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

妓訪情人。應爲尙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一作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燃。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

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一作狂歌

陶令前。身。猶我也。魏晉後多自稱曰身。〔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金陵春。酒名也。唐人名酒。多以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釀米春。〔韓退之詩〕且須勸買

拋青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白樂天詩〕註云。杭州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國史補〕云。酒則有樂陽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裴劍傳奇〕有松醪春之類。〔詩國風〕

一日不見。如三歲令。王子猷乘船訪戴安道。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及爲彭澤令。俱已見前註。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樽。白雲蕭本作虎誤。見我去。亦爲我飛翻。〔格物論〕猿性急而腸狹。哀鳴則腸俱

斷而死。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紛吾下茲嶺。地閑諠

亦泯。門橫羣岫開。水鑿衆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

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

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一作安知世上人。名利空蠹蠹。○〔韻會〕將。與也。借也。〔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

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南史〕劉虬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說文〕岫。山穴也。〔殷仲文詩〕風物自淒緊。朱果。謂果中之朱色者耳。蕭註以爲火棗異名。未是。〔老子〕谷神不

死。是謂京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河上公註。玄。天也。在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夫五絜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也。〔江淹詩〕寶書爲君掩。李善註。道學傳曰。夏馮撰真靈之玄要。集

天官之寶書。李周翰註。寶書。真經也。琴下繫絃之柱謂之軫。或以玉爲之。故曰瑤軫。〔陶潛詩〕傾壺絕餘醴。又飲酒詩序。偶有名酒。無夕不歡。顧影獨盡。忽焉復醉。○岫音就。

寄當塗趙少府炎

當塗少府俱見八卷註。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雁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寄東魯一二稚子

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尙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姐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腹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蠶將蛻。輒臥不食。古人謂之俯。〔荀卿蠶賦〕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也。〔水經注〕龜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

也。後人謂之眠。〔本草〕蠶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是也。〔太平廣記〕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水經注〕龜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

獨酌清溪江

似缺一石上寄權昭夷。清溪江。祖石。俱在池州。註見八卷秋補歌下。

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願蕭本作願。坐此石。長垂巖陵釣。寄謝中山人。可與爾同調。〔蘇武詩〕我有一尊酒。欲以

贈遠人。嚴陵釣臺。詳見二卷註。

禪房懷友人岑倫

太白自註。時南游羅浮。兼泛桂梅。自秦但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一統志〕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卽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王鶴。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白。朱明。黃龍。朱陵。黃嶺。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搏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唐六典註〕桂水出桂州臨源縣。歷昭富梧三州界。入鬱水。〔江淹詩〕文軫薄桂海。李善註。南海有桂。故曰桂海。是以南海爲桂海。太白所云桂梅。雖襲其文。而實則指桂州之桂水也。亦猶〔枚乘七發〕稱汝水爲汝海。其義一也。

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王鶴。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白。朱明。黃龍。朱陵。黃嶺。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搏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唐六典註〕桂水出桂州臨源縣。歷昭富梧三州界。入鬱水。〔江淹詩〕文軫薄桂海。李善註。南海有桂。故曰桂海。是以南海爲桂海。太白所云桂梅。雖襲其文。而實則指桂州之桂水也。亦猶〔枚乘七發〕稱汝水爲汝海。其義一也。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羣。一朝語笑隔。萬里懽

情分。沉吟綵霞沒。夢寐羣總本作芳歇。歸鴻度二湘。遊子在百越。蕭本作邊塵

染衣劍。白日凋華髮。春氣蕭本作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淩

苦顏。竭來已永久。頽思如循環。飄飄一作飄限江裔。想像空留滯。離憂每醉

心。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目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空長

滅征鳥。水闊無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

〔廣韻〕嬋娟。好姿態貌。三湘見一卷悲清秋賦註。〔通典〕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貊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漢書高帝紀〕從百粵之兵。服虔註。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謝靈運詩〕覽物起悲緒。〔何遜行經孫氏陵詩〕竭來已永久。年代曖微微。蜀都賦〕殆而竭來相與。劉淵林詩。竭。去也。韻會。竭。去也。又發語辭。〔長門賦〕遂頽思而就牀。李善註。頽。壞也。

〔淮南子註〕喙紅裔。高誘註。裔。邊也。〔漢書〕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楚辭〕思公子兮徒離憂。〔詩國風〕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南嶺卽大庾嶺。在廣東南雄府。其上多梅。亦曰梅嶺。〔史記〕高宗使陸賈賜尉陀印綉南越王。尉陀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宋之問詩〕不求僕使金囊贈。蓋用其事也。〔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卷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揚。邱謁切。音近揭。

卷十四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太平寰宇記〕廬山在江州南。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云。廬山疊嶂九層。崇

巖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鄩。亦曰天子都也。周武王時。匡俗。字子孝。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去。空廬尚存。故曰廬山。〔李華二賢論〕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賈至有授廬虛舟殿中侍御史制云。勅大理司直盧虛舟。閑邪存誠。懿世顯登。操持有清廉之譽。在公推幹蠱之才。可殿中侍御史云云。殆其人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一作哭。

孔丘手持綠玉杖。一作枝。

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

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

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繆本作帳。

銀河倒挂一作瀉。

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

崖沓嶂凌一作何。繆本作峻。

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一作照。

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

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

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一作綠蘿開。

處懸明月。

早服還丹

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

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遙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

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御曲却節。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

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

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夫負釜餬。妻戴繩。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櫛實。服黃精子。聽

蜀城嶺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湖廣通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黃鶴磯上。周省齋曰。〔宋陳令舉廬山記舊志〕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嶂。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嶂。蓋其故地也。〔水經注〕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疊石高壑。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步許。散漫數十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潯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查梅餘曰。元李洞言三石梁。在開先寺西。黎謝言在五老峯上。或云在簡寂觀及上霄紫霄二峯間。〔桑喬廬山紀事〕則竟以爲無。如竹林之幻境。衆說紛然。莫知所指。今三疊泉在九疊之左。水勢三折而下。如銀河之挂石梁。與太白詩句正相脗合。非此外別有三石梁也。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失之鑿矣。〔釋慧遠廬山記〕其山大巖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其南嶺端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巖會同莫有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峯。遊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煙。西南有石門山。其形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氣。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楊齊賢曰。廬山記。山南北北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之旁。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元禪院之瀑布。〔楊炯詩〕重巖窟不極。疊嶂凌蒼蒼。〔尚書〕九江孔殷。孔安國註。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尚書音釋〕九江。〔潯陽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潯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頌元綠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太平寰宇記〕潯陽記云。九江在潯陽。去州五里。名白馬江。是大禹所疏。會於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昔秦皇漢武並登廬山以望九江也。琦按太史公曰。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狐於尋陽。自西漢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尋陽記綠江圖。又備列其名。而朱子九江辯獨闕之。不從其說。林少穎曰。九江之名。與地勢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臆也。當由水道通塞離合。古今各異之故。斯言當矣。〔藝文類聚〕宮亭湖邊。旁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太平寰宇記〕石鏡在東山懸崖之上。其狀團圓。近之則照見形影。〔一統志〕石鏡峯在南康府西二十六里。有一員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影。隱見無時。〔謝靈運詩〕攀崖照石鏡。卽此。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抱朴子〕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旁。廣引明集。燒丹成水銀。還水銀成丹。故曰還丹〔黃庭內景經〕琴心三疊舞胎仙。〔梁邱子註〕琴。和也。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枕中書〕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淵。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邀選乎碑下。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惟敖爲昔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惟北陰之未闕。今卒觀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嚮然而笑曰。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高誘註。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瀑音僕。

下尋陽城汎彭蠡寄黃判官

唐時尋陽郡。卽江州也。隸江南西道。〔元和郡縣志〕彭蠡湖在江州都昌縣西六十里。按彭蠡湖。今江西之鄱陽湖是也。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四州諸水皆入焉。周圍四百五十里。春水漲時。茫無涯畔。足配洞庭。又北歷星子都昌德化湖口。注於大江。

浪動灌嬰井。尋陽一作吾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影轉疎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三句一作返影照疎雨。輕煙澹遠空。中流得佳興。清賞亦何窮。石鏡挂遙月。香爐滅彩虹。一作瀑布灑青壁。遙山挂彩虹。

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元和郡縣志〕江州城。古之益口城也。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百年。嘗爲應靈者所開。權以爲己瑞。井極深。大江中風浪。井水輒自動。〔陸放翁入蜀記〕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視入天鏡之句爲妙。彭湖。卽彭蠡湖也。石鏡香爐。俱見上首註。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邠州新平郡。義寧二年析北地郡之新平三水置。邠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長史詳見七卷註。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一作翻弄春色。延佇寄相思。誰言貴此物。意願一作厚重瓊蕤。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臨玩忽云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歇。庭樹落紅滋。〔楚辭〕

結幽蘭以延佇。延佇。長立也。〔陸機詩〕玉顏伴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鍾嶸詩品〕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話。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故當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楚辭〕蛙黾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

結幽蘭以延佇。延佇。長立也。〔陸機詩〕玉顏伴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鍾嶸詩品〕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話。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故當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楚辭〕蛙黾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

結幽蘭以延佇。延佇。長立也。〔陸機詩〕玉顏伴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鍾嶸詩品〕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話。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故當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楚辭〕蛙黾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

結幽蘭以延佇。延佇。長立也。〔陸機詩〕玉顏伴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鍾嶸詩品〕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話。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故當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楚辭〕蛙黾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

〔說文〕所謂勞王望帝化爲子鶴。今謂之子規是也。〔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鶴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春至則鳴。〔臨海異物志〕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芳歲。猶芳春也。〔鮑照詩〕泉涸甘井竭。節從芳歲殘。

寄王漢陽唐時江南西道有漢陽縣。隸沔州漢陽郡。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舊本作笛聲諳沔鄂。歌

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遙。此詩是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之後所作。王宰謂漢陽令王公。郎官謂尚書郎張謂。詳見二十卷詩序。

〔後漢書〕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唐之沔州。即漢陽郡。今爲漢陽府。唐之鄂州。即江夏郡。今爲武昌府。二郡相對。中間隔江七里。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舊本作孟大浩然。○胡震亨曰。玩詩意。乃僧一顯者。齋禪寺和詩。疑題有誤。琦按孟大浩然恐是孟贊府之訛。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嶺樹攢飛拱。岳花覆

谷泉。塔形標海日。蕭本作樓勞出江煙。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

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媿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朱紱詳見十一

卷註。〔陳子昂詩〕山水開精舍。琴歌列梵筵。〔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以界其側。〔法苑珠林〕涉迷津於羣識。微塵之數易窮。返覺路於初心。僧衲之期難滿。〔翻譯名義〕功德施論云。如秋澗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舍之而去。〔韻會〕筏。說文海中大船。〔廣韻〕大曰筏。小曰楫。〔方言〕箝謂之筏。編竹木浮河以運物。南土名箝。北土名筏。三天。卽三界也。謂欲界。色界。無色界。〔王策記〕千歲松四邊披起。上秋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法苑珠林〕舍衛國祇樹精舍衆集之時。獼猴飛鳥。羣類數千。悉來聽法。寂寞無聲。事竟即去。各還所止。捷椎適鳴。已復來集。〔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駱賓王詩〕成風郢匠跡。流水伯牙絃。○〔懷奎律譜〕云。太白負不羈之才。樂府大篇。翕忽變化。而律詩工夫。縝密如此。與杜審言宋之問相伯仲。別有賡浩然詩曰。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雖飄逸。不如此詩之端整。

流夜郎永華寺寄溆陽羣官

朝別凌煙樓。暝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繆本作朝別凌煙樓。賢豪滿行舟。暝投永華寺。賓散余

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岳。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

苦愁思。凌煙樓。宋臨川王造。《總照凌煙樓銘序》云。伏見所製凌煙樓。樓置崇迥。延瞰平寂。即秀神臯。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嶽相背。重樹穹天。通原盡

目。九江已見本卷註。《懋方生詩》彭蠡紀三江。廬岳主衆阜。《呂氏春秋》晏子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西塞驛。當在西塞山邊。《元和郡縣志》西塞山在鄂州武昌縣東八十五里。《太平御覽》江夏風俗記曰。西塞山高一百

六十丈。周迴三十七里。峻峭橫江。危峯斷岸。長波阻以東。注。高浪爲之西翻。《袁宏東征賦》云。汎西塞之峻峭是也。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迴巒引羣峯。橫蹙楚

山斷。砒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候許本作時救炎旱。我行望雷

雨。安得霑枯散。鳥去天路長。人愁繆本作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

裴隱。疑亦當時逐臣。故用賈誼投沙事。《謝靈運詩》投沙理既迫。詳見十卷贈崔秋浦詩註。《廣韻》砒。水擊山巖聲也。《國語》水之怪曰龍罔象。章昭註。龍。神獸也。非常所見。故曰怪。《曹植詩》天路安可窮。《楚辭》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謝朓詩》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砒。披冰切。音烹。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年勅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

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蕭本作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

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史記周昌傳》高

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素隱曰。地猶奠右。右賢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續繁露》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太白無官。而用左遷字。蓋借作竄逐字用。《史記》遷夜郎道爲置吏甚易。《徐陵玉臺新詠

序) 琉璃碗豆。終日隨身。〔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及高邱山。卽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邱之岵也。〔史記〕蜀人楊得意病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人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太平御覽〕江夏記曰。鸚鵡洲在荆北。黃祖爲江夏太守。賓客大會。有獻鸚鵡於此洲者。故以爲名。〔荊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黃鸚鵡磯。有鸚鵡洲。七澤見七卷註。三湘見一卷註。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度

前知。一作別前知。一作發前堦。寄謝絃歌宰。西來定未遲。〔沈約詩〕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錄事詳見十一卷註。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鸞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迴眷。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鳴。樓船習征戰。抽劍步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楊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黃鸞樓在郡城之東南。與漢陽縣大別山相望。止隔一水。〔三國志〕太祖以陳琳阮

稱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稱所作。〔戰國策〕燕將攻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因罷兵倒靛而去。故解齊國之危。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精衛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詳見一卷大鵬賦註。〔唐六典〕凡諸道行軍。皆給鼓角。〔通典〕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搥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史記〕樓船十萬師。應劭曰。作大船。船上施樓。故曰樓船。〔晉書〕陳敏率萬餘人將與甘卓戰。未獲濟。顧榮以白羽扇揮之。敏衆潰散。〔後漢書〕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

設樂。必雅
歌投壺。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昌。一作陽陌頭楊柳黃金
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
觴。

江上寄巴東故人

唐時巴東郡。即歸州也。隸山南東道。

漢水波痕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

我違。瞿塘鏡賈客。音信莫令希。

漢水巫山白帝瞿塘。俱見前註。楊齊賢曰。白帝城在夔州瞿塘關山上。下瞰靈顏堆。〔一統志〕白帝城在四川夔

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滄波眇川汜。白日隱
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闊。涼風何蕭蕭。流
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勗哉滄洲
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陸雲詩〕永路隔萬里。〔爾雅〕水決復入爲汜。邢昺疏。凡水決之歧流。復還大水者。

名汜。〔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續也。〔江淹詩〕白日隱寒樹。〔謝莊月賦〕氣霧地表。雲斂天末。〔曹植上貴躬應詔詩表〕夜分而寢。張銑註。夜分。夜半時也。〔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

〔詩國風〕北流活活。〔廣韻〕活活。水流聲。〔韻會〕浦。水濱也。〔風土記〕云。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魏武帝詩〕明明如月。如何可掇。李善註。掇。拾取也。〔李嶠詩〕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李陵

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犯音祀。注音托。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爾佐宣城蕭本作州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中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葉。二

江游未還。相思不可見。嘆息損朱顏。唐官制。每州有長史一人。位在別駕之下。司馬之上。乃太守之佐職也。宣州又謂之宣城郡。隸

江南西道。唐書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水經注巴陵城跨岡嶺。濱阻三

紅。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際湘浦。北對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一統

志。三江在岳州府城下。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皆會於此。故名。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閑蕭本作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

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眼轉。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

魚晚。江南通志。龍門山在寧國府太平縣西北四十里。林麓幽深。巖壁峭拔。中有石竇若門。產茶

及諸藥草。虎眼轉。謂水波旋轉。有光相映。若虎眼之光。劉禹錫詩。泂水東流虎眼文。是

也。杜鵑花。一名紅躑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紅。處處山谷有之。高二三尺。春時藥葉齊出。

一枝數萼。花色紅麗。二月中鴈滿山谷。爛然若火。入夏方歇。韻會。闌。晚也。太平寰宇記。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三十里。石埭縣北三里。按輿地志。陵陽令竇子明於溪側釣魚。一日釣得白龍。子明懼而放之。又數年。釣得一白魚。剖其腹中。乃有書。教子明服餌之術。三年後。白龍來迎。子明遂得上昇。溪環繞山足。今有仙壇。祭醮不絕。

宣城蕭本作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木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

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齊確居類書響山在宣城縣。當鰲峯之前。兩崖對峙。下瞰響潭。潭上有釣臺。

九日茱萸熟。挿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沙人。因為迷

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隔。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卻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一作望不可親。棄我如遺鳥。〔藝文類聚〕風士記曰。某黃。殺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採。

時也。〔太平御覽〕風士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可折其房以插頭。言辟惡氣而禦初寒。投沙用買諠譎長沙事。以諭崔四侍御。見十卷贈崔秋補註。〔後漢書〕崔駰字亭伯。涿郡平安人。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晉書〕劉琨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胡三省曰〕岸幘。幘微脫額也。〔毛詩正義〕以幘障車之旁如裳為容飾。故或謂之幘裳。或謂之童容。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幘。〔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幘。帷也。車上施幘以屏蔽者。〔白帖〕刺史彫幘皂蓋朱幡。〔謝承後漢書〕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謝靈運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盧照鄰五悲文〕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古詩〕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帳〔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開。登高望遠海。召

客得英才。紫綬〔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戲馬臺。〔周弘正詩〕將軍天上落。童子棄繡來。五馬太守事。詳見六卷註。

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舊唐書〕唐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戟。〔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

舊典。傳車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僚聞風。自然悚震。〔唐制〕二品三品得服紫綬。詳見五卷註。〔太平寰宇記〕戲馬臺在彭城縣南三里。項羽所築。戲馬於此。宋武北征至彭城。遣長史王虞等立第舍於項羽戲馬臺。起齋作關橋度池。重九日。公引賓佐登此臺。令將佐百僚賦詩以觀志。作者百餘人。獨謝靈運詩最工。云。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與暮節。鳴笳辰朱官。蘭厄獻時哲。錢宴光有孕。和樂隆所缺云云。太白詩意。蓋謂崔侍御重陽之作。過於謝公戲馬臺之詩也。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繆本作

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海。却羨雙溪解

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蕭本作此處別離同落葉。明朝分

散敬亭秋。宛溪。在寧國府城東。雙溪以二水合流而名。環遶寧國府城而北去。敬亭山在寧國府

後。因山為基。即謝朓為宣城太守時之高齋也。一名北樓。唐咸通間刺史獨孤霖改建。易名疊嶂樓。

〔後漢書徐穉傳〕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就之。既謁而遠。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江南通志〕

涇溪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里。一名賞溪。其源有三。一出石棣縣舒姑泉。一出太平黃山。一出績溪。下有賞溪橋沙堤。其西為新河。藍山在涇縣西五十里。高千仞。李白詩藍岑聳天壁。突兀

如鯨額。即此。落星潭。在涇縣西五十里藍山下。晉有陳霸兄弟捕魚於此。見一星落潭中。故名。

藍岑聳繆本作天壁。突兀如鯨額。奔蹙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帶秋月明。水

搖寒山碧。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畱客。恨君阻歡游。使我自驚惕。所期俱卜

築。結茅鍊金液。〔宋之問詩〕崖口衆山斷。欽崙聳天壁。〔木華海賦〕橫海之鯨。突机孤游。李

中。宿鍊金液。詳見十三卷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註。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煙橫積素。漏流昔吞翕。沓浪競

奔注。潭落天上星。龍開水中霧。曉繆本作巖注公榭。突兀陳焦墓。巖峭紛上

千川明屢迴顧。因思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覩清光。相歡詠佳句。

落星潭。

見上首註。胡震亨曰。注公。疑是左公。隋末左難當築城柵拒輔公祏於涇。與大藍山近。〔江南通志〕晉陳焦墓。在涇縣五城山左。〔三國志〕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按安吳縣名。舊屬宣城郡。隋時併入涇縣。〔子虛賦〕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宋之問詩〕放溜觀前叙。連山紛上干。〔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一作登古城望府中奉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 一作我登謝公樓。輒繼敬亭作。 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

秋月。 一作高城素秋日。 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鴦羣。 一作府中鴻鴦羣。 飲啄自鳴躍。夫子雖踰蹜。

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時來一顧我。笑飯葵與藿。 一作時來顧我笑。一飯

與葵。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劍。意許無遺諾。 一作願為經冬拍。不逐大霜落。又玉具劍。繆

本作玉且劍。壯士不可輕。 一作 相期在 一作隨雲閣。 〔元和郡縣志〕敬亭山在宣州宣城縣北十二里。卽謝靈運賦詩之所。魏詩云。茲山百

里。合省與雲齊。隱洽既已記。雲異居然樓。上干蔽白日。下歸帶回谿。交藤荒且蔓。櫻枝聳復低。云云。〔韻會〕踰蹜。困頓也。〔漢書〕焦明已翔於寥廓。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李善文選註〕寥廓。高遠也。〔陸機詩〕取笑葵與藿。〔魏文帝詩〕秋風蕭瑟天氣涼。〔漢書〕賜以玉具劍。孟康註。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顏師古註。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意許無遺諾。用延陵季子事。已見十二卷註。〔十六國春秋〕振鐔雲閣。擢領連城。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太平寰宇記〕三山。在昇州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周回四里。其山孤絕。面東西絕大江。〔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濱於大江。有三峯南北接。故曰三山。舊爲吳津所。〔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瀾波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卽此地也。

三山懷謝朓。水澹水。 一作綠 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北看。盧龍霜氣冷。鵝

鵝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 〔太平寰宇記〕盧龍山在昇州上元縣西北二十里。周回五里。西臨大江。按〔舊經〕晉元帝初渡江。

北地盡爲虜寇所有。以其山連石頭爲固。關塞以盧龍名焉。〔大朝事跡〕盧龍山。圖經云。在城西北十六里。周迴五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往平陸。西臨大江。舊經云。晉元帝初渡江。到此。見嶺山連。接石頭城。眞江上之關塞。似北地盧龍。因以爲名。〔一統志〕獅子山在應天府西二十里。與馬鞍山接。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綿連。以擬北地盧龍山。故易名盧龍山。鵝鶴。樓名。詳見八卷。永王東巡歌註。瓊樹已見前二首註。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江南通志〕白壁山在太平府城北三十里。有三

峯。中峯最峻。赤壁在其北。〔一統志〕無曰壁山而有白壁水。蓋字誤也。〔太平府志〕白壁山。一名石壁。在郡治北二十五里。化洽鄉。鐘江。三峯中拔起如壁。有石似龜狀。俗名龜山。傳言上有白玉。采之者衆。遂絕。李白與崔宗之乘舟月夜。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玩月。白衣宮錦袍坐舟中。兩岸觀者如堵。白笑傲自若。旁若無人。今按白詩。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十字殆不可方。眞與會所到也。〔一統志〕天門山在太平府城西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曰北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亦名蛾眉山。又曰東梁山。西梁山。〔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昇州江寧郡有句容縣。〔唐制〕每縣設主簿一人。九品官。京縣則二人。八品官。

滄江泝流歸。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征。賈客忘

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故人在咫尺。新

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廣韻〕泝。逆流而上也。〔世說〕王子猷居山陰。

風〕肅肅宵征。〔一統志〕牛渚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下有磯曰牛渚磯。去采石磯近一里。舊爲險要備禦之地。亦名懸犀浦。〔鮑照詩〕洲迴風正悲。江寒霧未歇。〔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曉霧將歇。猿鳥亂鳴。胡地在北。越地在南。成胡越蓋言其隔遠而不能相見之意。〔後漢紀〕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吳越。

寄上吳王二首

按〔唐書〕吳王祗。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張掖郡王琬之子。襲封嗣吳王。出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河南陳留榮陽靈昌相繼陷。祗募兵拒戰。

玄宗壯之。累遷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歷太僕宗正卿。其爲盧江太守無考。蓋史失載也。

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枚

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土風。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方術之士。於是有人八公詣門。皆髮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閭人自以意難問之曰。

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八公笑曰。聞王尊禮賢士。故遠致其身。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德。皓首則謂之庸矣。聞王尊禮賢士。故遠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跳而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後雷被伍被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曰。可以去矣。即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石皆陷成跡。〔左傳〕公族。公室之枝葉也。楊齊賢曰。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與唐同出。故云忝枝葉。〔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令聊淹留。〔沈約詩〕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南方草木狀〕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茵桂。葉似枇杷葉者為杜桂。〔鄒陽諫吳王書〕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其二

坐嘯廬江靜。閑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後漢書〕南陽太守成瑨。委公曹岑昭。郡為謠曰。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唐廬江郡。即廬州也。隸淮南道。〔傳毅舞賦〕盜金疊而列玉觴。李善註。玉觴。玉爵也。〔三國志註〕魏略曰。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灑掃繆本作掃灑黃金臺。招邀青雲客。客會與天通。出

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願入蘭臺宮。

〔謝朓詩〕廣平聽方籍。李善註。〔王隱晉書〕曰。郭麥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

曰。賢叔大匠。輝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廬子家王子。豈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三輔黃圖〕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闕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唐時魯郡即兗州也。隸河南道。〔元和郡縣志〕堯祠在兗州瑕邱縣南七里洙水

之右。〔通典〕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爲清選。〔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補闕六人。中書省有右補闕六人。從七品。〔酉陽雜俎〕衆言李白性戲杜考功敏穎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琦按成式此則謂杜考功即子美也。然子美未嘗爲考功。且與太白同游時尙爲布衣。未登仕籍。而詩題又微有不同。疑成式所見。另是一本。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

金羈。歌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飆吹。雲歸碧海夕。鴈

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一本無歌鼓川上亭二句。其下增入南歌憶郢客。東疇見齊姬。清波忽淡蕩。白雲紛逶迤。一隅范

杜遊。此數各棄遺二韻。○〔潘岳秋興賦〕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曹植詩〕白馬飾金羈。〔後漢書〕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章懷太子註〕曲度。謂曲之節度也。〔曹植詩〕神飆接丹轂。李周翰註。飆。疾風也。○胡震亨曰。太白慣押宜字。如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月色不可盡。空天交相宜。又誰須偏相宜。置酒正相宜。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凡五用而前兩韻尤佳。

別魯頌 繆本題上多一留字。

誰道太山高。下卻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卻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灑

蘭雪。夫子還個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爲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

歲庶不滅。魯連事詳見二卷註。〔書武成〕公劉克篤前烈。〔江淹詩〕故人贈寶劍。鏤以瑤華文。〔庚信詩〕山精鏤寶刀。

別中都明府兄 唐時河南道有中都縣。本平陸縣。天寶元年更名。隸兗州魯郡。貞元十四年改隸鄆州東平郡。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還繆本作爲落

葉分。城隅一作江城。淥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三四一

斷惜離羣。

陶潛為彭澤令。見前註。〔蘇武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呂向註。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蕭綜詩〕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作別東魯諸公。○〔太平寰宇記〕天姥山在越州剡縣南八十里。〔名山志〕云。山有楓千餘丈。蕭蕭然。〔後吳錄〕云。剡縣有天姥山。傳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謝靈運詩〕云。暝抵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即此也。〔一統志〕天姥峯在台州天台縣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其峯孤峭。下臨嵯縣。仰望如在

天表。○

姥音母。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

一作瀾。

信難求。越人語。

一作道。

天姥雲霞明滅或。

一作安。

可

觀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

一作枝。

五岳掩赤城。天台四

一作當。

萬八千丈。對此欲

絕。倒東南傾。〔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飲之數升輒醉。

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太平廣記〕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海錄碎事〕顧野王輿地志云。赤城山有赤石羅列。長里餘。遙望似赤城。

〔雲笈七籤〕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圍五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即桐柏王真人所理葛仙翁鍊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楚辭〕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我欲

因之

一作冥。

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

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

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

層巔。雲

一作靄。

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扇

一作扉。

訇然中

一作而。

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

繆本作風。

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

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薛方山浙江志〕鑑湖又曰鏡湖。在會稽縣西南二十

星。故南湖也。〔風經〕曰：後漢馬臻爲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二縣界。〔元和郡縣志〕剡溪出越州剡縣西，北流入上虞縣界，爲上虞江。〔南史〕謝靈運詩：山陟嶽，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臨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靈運詩〕共登青雲梯。青雲梯，謂山嶺高峻如入上青雲。故名。〔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二千里。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淮南王招隱士〕虎豹羈今熊羆咆。〔廣韻〕咆，虎聲。〔高唐賦〕水滄澹而盤紆。〔說文〕澹，水搖也。〔揚雄校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天隙電光也。〔通雅〕列缺，電光也。陽氣從雲決裂而出，故曰列缺。〔郭璞詩〕但見金銀臺。〔傳玄吳楚歌〕雲爲車兮風爲馬。〔西京賦〕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太平御覽〕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上元夫人步元曲〕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說文〕悸，心動也。○咆音包。匄音曉。悸音忌。

東流水別君去令

蕭本作時

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

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楚辭〕騎白鹿而容與。〔江淹詩〕猿虺青崖間。摧眉，低首也。折腰，曲躬也。陶潛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已見前註。○范德機云：夢吳越以下，夢之源也。以次諸節，夢之波瀾也。其間顯而晦，晦而顯。至失向來之煙霞。夢極而與人接矣。非太白之習次筆力，亦不能發此。枕席煙霞二句最有力量。勢當如此。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穀梁傳〕宋公曹人，盟於曹南。范甯註：曹南，曹之南鄙。唐人謂曹州爲曹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談笑游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十年罷西笑。攬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仙人借蕭本作駕綵鳳。志在窮遐荒。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翔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脫蕭本作說句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爲萬里別。復此一銜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

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蕭本作堂。非。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

懷歸蕭本作君。非。路懸窺。覽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卻蕭本作知。戀峨眉

去。弄景偶騎羊。陵陽子明於旋溪釣得白龍。解而放之。詳見十二卷註。不關人。猶云不由人也。〔兩都賦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韓詩外傳〕田子為相。三年歸休。〔三

輔黃圖〕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西京雜記〕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十洲記〕又有墟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

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道經〕凡欲修行大洞真經三十九章。雌一玉檢五老寶經元母簡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火鈴。〔神仙傳〕王遠冕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

色綬帶劍。〔通典〕按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云旁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漢書〕撫寧遊荒。〔劉琨詩〕抱膝獨摧藏。呂向註。摧藏。憂傷也。范蠡屈平俱見二卷註。

脫句踐。謂脫身辭句踐而去也。〔魏書〕神與理宜。形隨流浪。〔太平寰宇記〕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姑熟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紮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縣流三百餘里。〔景定建康

志〕符符寧國經曰。淮水去縣一里。其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剝橋西入百五十里。〔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入江。〔輿地志〕云。秦始皇巡會稽。鑿山阜。此淮即所鑿也。亦名秦淮。金陵

山。即鍾山也。在唐之昇州上元縣西北一十八里。丹陽。謂潤州。其地即古時丹陽郡。唐天寶初亦改稱丹陽郡。朝雲瑤草高唐。見一卷註。夢渚。即雲夢之渚也。〔范雲詩〕陽臺霧初解。夢渚水裁綠。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蕭灑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辭〕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招魂〕

湛湛兮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搜神記〕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得還。

皆得仙道。

留別于十一兄邀裴十三遊塞垣〔蕭穎士蓮葉散序〕友生于邀。張南容。在大梁。〔唐詩紀事〕于邀。獨孤及。李白。皆有詩贈之。

蓋天寶間詩人也。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燧兔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紙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張望何可論。既知朱亥

爲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天蕭本作文章。悲一作高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劍思一作悲高堂。勸爾一

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爲我楚舞。吾爲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漠沙。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大公鈞於渭水。李斯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俱見一卷註。《封禪書》以侵黎元。呂廷濟註。黎元。百姓也。《說文》。斃。校兔也。《周易》。羸羊觸藩。羸其角。孔穎達正義。藩籬也。《史記》。各與軍聚。衆虎爭中原。《吳質答魏太子牋》。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李善註。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藝文類聚》。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史記》。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鄧當擊賊。當願見大驚。歸以告蒙母。母悲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太平御覽》。春秋後語曰。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縵上聲。士皆流涕。《詩國風》。涕泗滂沱。○縵音俊。又音遼。又音詮。魁音低。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爲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頽侵。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爲。孤劍託知音。鳥愛碧山遠。一作鳳集碧梧秀。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畚向嵩岑。他日閑相訪。邱中有素琴。魯連談笑而卻秦軍。平原君以千金爲壽。魯連辭而去。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止於陶。爲陶朱公。諸葛亮躬耕南陽。好爲梁父吟。俱見前註。《左傳》。彼皆偃蹇。杜預註。偃蹇。驕傲也。《郭璞客傲》。莊周偃蹇於漆園。李斯臂蒼鷹出上蔡東門。詳見二卷行路難註。《十六國春秋》。王猛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胡牀而坐。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曰。大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皆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春秋經傳集解》。畚。以草索爲之。菑屬。《陸雲登遐頌》。北食中岳。鍊形嵩岑。《左思詩》。

畱別王司馬嵩

按《唐書百官志》。王府官嵩及都督都護刺史之佐職。皆有司馬。有從四品。正五品。從五品。正六品。從六品之不同。不知嵩爲何官。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巖穴無結構。邱中有鳴琴。○畚音本。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一本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青天。迴光矚

一作照。微躬。恭承鳳凰詔。歛起雲。一作膝。蘿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

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驟絕景。錦衣入新豐。倚

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芳播無

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友一作從。日疎散。玉

樽亦一作尋。已空。長才猶可倚。不慙世上雄。閑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

知己。扁舟一作倉波。尋釣翁。此篇即五卷之東武吟也。句字互有同異。今仍舊本兩存之。註不重出。○矚音竹。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

陌桑。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漢書〕諸公謂之。皆多袁盎。顏師古註。多。猶重也。〔梁元帝詩〕銀燭含朱火。金爐對寶筵。〔宋書〕傳玄琵琶

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箏為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為名。杜摯云。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未詳孰

是。〔樂府雜錄〕琵琶古曲。有陌上桑。〔水經注〕晉太康地理志曰。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為楚寶也。

魏郡別蘇明

魏郡本少。

府西北游

唐時魏郡即魏州。屬河北道。

魏郡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

歌鐘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一作天下豪貴。此中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

印雖未佩。一作說秦。復過趙。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

賦還邛。一作邛。其意未可封二句。魏本此下多合從又連。落魏魏本乃如此。何一作誰。人不相從。遠別隔兩

河。雲山杳千重。一作雲天。滿愁容。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會。〔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

義。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史記〕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說趙諸侯。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陪秦。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喟然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裴嗣註。譙周曰。蘇秦字季子。〔魯褒錢神論〕空手掉臂。何所希望。〔謝朓詩〕還亦歌賦似。〔史記〕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與文君俱之臨邛。還亦。蓋用此事也。又〔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留別西河劉少府唐時西河郡即汾州。屬河東道。

秋一作我。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我是方朔。人間

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君亦不得意。高歌羨鴻冥。世人若醢雞。

安可識梅生。雖為刀筆吏。緬懷在赤城。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

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綠。歸隱謝浮名。〔左傳〕予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為。杜預

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初學記〕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以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併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之臣。〔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冀焉。〔莊子〕其倫醢雞與。郭象註。醢雞者。甕中之蠶螻。梅生。謂梅福。福嘗為南昌尉。故以比劉少府。〔史記〕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札。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漢書〕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顏師古註。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洞天福地記〕赤城洞周圍三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在台州。唐興縣詳見七卷註。

潁陽別元丹邱之淮陽

〔舊唐書〕載初元年析河南南伊闕嵩陽三縣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改為潁陽。隸河南府。淮陽郡即陳州也。屬河南道。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煙霞親。嘗恨迫世網。銘意俱

未伸。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當作重山岳。

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餐黃

金藥。去為紫陽賓。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別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

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韻會〕將與也。〔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范寧註〕兄弟後。天之

倫次。〔陸機詩〕世網嬰我身。〔古詩〕含意俱未伸。〔漢武帝內傳〕帝見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感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抱朴子〕仙藥之聿者丹砂。次則黃金。〔周氏冥通記〕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嶧冢山王君。崇晨。猶詩所

謂崇朝。謂從旦至食時也。天津。橋名。在河南。見一卷註。

畱別廣陵諸公

一作畱別鄆郡故人。○唐時廣陵郡即揚州也。屬淮南道。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

徒然。晚節覺此疎。獵精草太玄。空名東壯士。薄俗棄高賢。中迴聖明顧。揮

翰凌雲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眞。孤潔勵秋蟬。煉丹費火

石。探藥窮山川。臥海不關人。租稅遼東田。乘興忽復起。棹歌繆本作溪中船。

臨醉謝葛強。山公欲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龍泉。劍名。已見前註。〔謝靈運詩〕

晚節值衆賢。李周翰註。晚節。暮年也。〔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論衡〕揚子冥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杳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庶也。蠲出自土壤。升於高木之上。吟風飲

露。不見其食。故〔郭璞彈雀〕蟲之精潔。可貴惟蠲。晉說棄穢。欲露恒鮮。〔宋書〕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謝朓詩〕言枕遼東田。李善註。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於遼東。〔皇甫謐高

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飼之。其人大慙。「西京賦」齊槐女。引棹歌。「晉書」山簡出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上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廣陵贈別

玉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盃大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

青山。與罷各分袂。何須醉別顏。蕭本作別醉。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一作平從弟延陵按「舊唐書」延年乃高祖第十子徐王元禮之後。元禮子茂。茂子璿。璿之子則延年也。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爲餘杭郡司馬卒。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繆本作苞橐籥。紫氣何逶迤。一作融怡七葉運皇

化。千齡光本支。繆本作枝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諸王若鸞虬。肅穆列藩維。

哲兄錫茅土。聖代羅繆本作舍榮滋。九卿領徐方。七步繼陳思。「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通典」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史記索隱」「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上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說文」逶迤。邪去貌。唐自高祖至肅宗凡七帝。「詩大雅」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毛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神仙傳」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詩國風」螽斯羽。說說令。宜爾子孫振振兮。鄭箋曰。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螽斯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說說然衆多。后妃之德如是。則宜然也。「埤雅」螽斯。蟲之不相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一名春黍。亦或謂之春其。「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江東謂之蚱蜢。朱子集傳。螽斯一生九十九子。「詩紀」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數雖不同。言其多子則均也。「說文」虬。龍子。無角者。「爾雅」穆穆肅肅。敬也。「詩大雅」价人維藩。毛傳曰。藩。屏也。「後漢書」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三四九

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名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後漢書陶謙傳〕是時徐方百姓廢感穀食甚豐。〔湖三省通鑑註〕古語多謂州為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世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此羹。漉枝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東阿王。即曹植也。大和三年徙封東阿王。六年以陳四縣封為陳王。思者。其諡也。○噫音衣。透音威。逸音夷。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冠

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鐘出朱邸。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顧盼。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輒遷移。大臣小嗜鳴。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詩。佐郡浙江西。病閑絕趨蕭本作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帷。時乘平

蕭本作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愉恤惓惓。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

旗。〔後漢書竇融傳〕賞賜恩寵。頒勳京師。〔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三輔故事〕北有鳳闕。高二十丈。上有銀鳳

風。故曰鳳闕也。〔唐六典註〕興慶宮。即今上層龍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鱗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演繁露〕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即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西京賦〕青瑣丹墀。李善註。漢官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呂向註。丹墀。墀也。以丹漆塗之。〔太平御覽〕天子赤殿下曰丹墀。唐制嗣王郡王皆列戟戟於門。〔李治刊誤〕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通典〕天寶六年四月。勅改儀制。令嗣王郡王門十六戟。〔後漢書〕郡處南垂。不閑典訓。〔潘岳西征賦〕歷微邑之南垂。劉良註。南垂。南界也。〔廣韻〕垂。疆也。〔漢書〕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怒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詩小雅〕妻令斐令。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大臣小嗜鳴。謫竄天南垂。言其為李林甫所奏而遭貶謫也。彭城在南方。故曰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謂為長史不足展其才也。貝錦且成詩。謂又以貶而貶永嘉也。司馬為郡守之輔佐。故曰佐君。餘杭郡。即杭州也。其地在浙江之西。〔世說〕謝中郎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巖。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之美。乃感情理之。〔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惓音窮。整音難。從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

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雁行忝肩隨。令弟字延陵。鳳毛出
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馥芭蘭蕤。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
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玉液尙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藥物多見
饋。珍羞亦兼之。誰道溟渤深。猶言淺恩慈。〔歐陽建詩〕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三
輔黃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

〔禮記〕兄之齒雁行。又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世說〕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
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北齊書〕北平王。真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
兒得我鳳毛。〔廣韻〕莖。香草。〔字林〕云。藁蕪別名。〔說文〕蕪。草木花垂貌。謝靈運夢見其弟惠連。
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詳見十一卷註。紫河車。丹藥也。詳見二卷註。〔穆天子傳〕天子
之珪。玉果瑤珠燭銀黃金之膏。郭璞註。金膏。亦指玉膏。皆其精灼也。〔張衡〕志玄賦。沛以罔象。李
善註。罔象。卽彷彿像也。〔楚辭〕吮玉液兮止渴。王逸註。玉液。瓊藥之精氣。〔劉楨詩〕子嬰沉瘞。法。
寶身清漳濱。溟渤。海也。見七卷註。○觀音伏。陸音止。鳴蟬游子意。促織念歸期。驕陽何火赫。海水爍龍

龜。百川盡涸枯。舟楫閣中達。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繆本作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

目眷眷。傷心步遲遲。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摻袂何所道。援毫投此辭。

〔爾雅翼〕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蝓。一名蜻蛉。一名促織。以夏生。秋初鳴。其聲如急
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其時正織之候。故以飛婦功。〔春秋說題辭〕曰。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與事
遽。故趣織鳴。女作兼。又里語曰。趣織鳴。嫵婦驚。詩意言鳴蟬促織之候。已動游子之意而念歸
期矣。因天旱水涸。舟楫阻閣。故策馬於涼月之下。乘夜而留別也。〔春秋考郵異〕旱之爲言悍也。
陽驕蹇所致也。〔說文〕赫。火赤貌。〔詩國風〕施於中達。毛萇傳。達九達之道也。〔謝朓詩〕停琴佇
涼月。滅燭聽歸鴻。〔謝靈運詩〕旅館眺郊岐。〔楚辭九嘆〕志登登而懷願兮。魂眷眷而獨逝。王逸註。
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詩國風〕行道遲遲。〔傅咸詩〕王度日清夷。劉良註。夷。平也。〔詩
國風〕遵大路兮。摻我子之袂兮。毛傳曰。摻。擊也。袂。袂也。鄭箋曰。欲擊持其袂而留之。○
織音接。與杼同。折音織。摻。所斬切。衫。上聲。

別儲邕之剡中唐時江南東道有剡縣。隸越州會稽郡。○剡音閃。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綠。荷花鏡

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臥秋霜。〔太平御覽〕郡國志曰。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

聲括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於國扇。即此山也。〔施宿會稽志〕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東接天台華頂峯。西北聯沃洲山。上有楓千餘丈。道藏經云。沃洲。天姥。種地也。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

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一作遺都 見空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

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

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劇秦美新〕海水羣飛。李魯註。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三龍。

蜀吳魏也。〔太平寰宇記〕蔣山在昇州上元縣東北十五里。周迴六十里。面南顧東。東連青龍雁門等山。西臨青溪。絕山南面有鍾浦。水流下入秦淮。北連雒亭山。按〔輿地志〕云。蔣山古曰金陵山。

縣之名因此而立。〔漢輿地圖名〕鍾山。吳大帝時。有蔣子文發神驗於此。封子文為蔣侯。改曰蔣山。〔謝朓詩〕奔鯨自此曝。〔顏延年詩〕襟衛徒吳京。吳京。金陵也。故曰吳京。〔景定建康

志〕古都梁。按〔官苑記〕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元帝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皆都之。〔輿地志〕曰。晉琅邪王渡江鎮建業。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宋齊而下。宮室

有因有革。而都城不改。〔東南利便書〕曰。孫權雖據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邑則在建業。歷代所謂都城也。東晉宋齊梁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初學記〕孫威晉陽秋曰。秦始皇東

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招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號曰秦淮。〔太平寰宇記〕丹陽記云。始皇鑿金陵方山。其斷處為瀆。即今淮水。經城中。入大

江。是曰秦淮。〔史記〕鄒魯濱邾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漢書〕鄒魯守經學。〔宋書〕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鄭

玄儀禮註〕將行而飲酒曰祖。蕭子贇曰。〔圖經〕白下亭在上元縣西北。廬峯。即廬山也。〔江西通志〕廬山在南康府治北二十里。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脈接衡陽。由武功來。古南障山也。高三千三百

六十丈。或云七千三百六十丈。凡有七重。周迴五百里。山無主峯。橫嶺四出。嶺嶺環繞。各為尊高。不相拱揖。異於武當太岳諸名山。出風降雨。抱異懷靈。道書稱為第八洞天。香爐峯在開先文

殊寺後。其形圓聳如爐。山南山北皆見峯上常出雲氣。右似香煙。故名。〔太平寰宇記〕廬山瀑布。在山東亦名白水。源出高峯。挂流三百許丈。遠望如匹布。故名瀑布。〔劉琨詩〕揮手長相謝。

口號口號。即口占也。詳九卷註。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一作白柳花滿一作店香。吳姬壓酒喚許本作使。一本作勸。客賞。金陵子弟來相送。

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繆本作問取。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漁隱叢話〕詩眼云。好句須要好

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與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

金陵白下亭留別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齧古根。向來送行處。迴首阻

笑言。別後若見之。爲余一攀翻。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谿。楊齊賢曰。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東林西林二寺在山之

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跡無窮。東林是遠法師所居。三門內有小渠名虎谿。遠師送客未嘗過谿。西林是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蓮社高賢傳〕遠

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谿。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谿。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陸靜修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圖。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九江之名。四曰烏土江。六曰白烏江。〔太平寰宇記〕引〔潯陽記〕云。九江在潯陽。去州五里。名曰烏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詩所謂烏江者。指潯陽江耳。非和州之烏江縣也。胡震亨曰。舊

許以太白娶許相國師女。謂詩題則宗十六為誤。今按詩中斷鰥翼嫗皇。三入鳳凰池。是言相武后。又是入相三次者。而國師為高宗相。又只入相一次。與此不合。此正是宗楚客耳。安得謂贈別其後人為誤哉。白凡四娶。始娶許。終娶宗。皆相門女。見魏顯白集序中。舊註失考。往往如是。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鰥翼嫗皇。鍊石補天維。一迴日月顧。三入鳳

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繆本作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

懣。松柏含榮滋。我非東林人。令姊忝齊眉。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適遭

雲羅解。翻謫一作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

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晉書三台六星。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漢書鼎三足。三公象。初學記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後漢書位登台鼎。楚辭長余佩之陸離。許慎云。陸離。美好貌。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鰥足以立四極。高誘註。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鰥。大龜。天廢頓以鰥足柱之。楚辭曰。鰥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宋玉大言賦。壯士憤今絕天維。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贊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贊我耶。三輔黃圖。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世說。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請郎亦皆可佳。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廂上坦腹臥。如不聞。郝曰。此正好。訪之。乃逸少。因嫁女與焉。後漢書。梁鴻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江淹詩。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闔閭使作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踴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蓀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鑲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

童男童女三百人鼓鑪裝炭。金錢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一疏志。白帝山在四川夔州府城東五里峽中。視之孤特甚峭。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公孫述據蜀。殿

殿

殿

殿

殿

殿

殿

前井中常有白龍出。因稱白帝。山亦以名。〔水經〕江水又東徑黃牛山。嚮道元註。下有巖名黃牛巖。南岸重巖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紅濼紆迴。雖途經信宿。倘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水路迂深。迴望如一矣。〔太平寰宇記〕黃牛山在南鄭縣西南五十里。山有石黃色。遠望如牛。故曰黃牛山。山下有黃牛川。〔十道記〕云。黃牛川有再熟之稻。土人重之。〔太平御覽〕李膺益州記曰。明月峽在巴縣東。峽前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爲名。楊齊賢曰。白帝城隸夔州。黃牛峽隸峽州。明月峽隸渝州。○琦按〔唐書宗楚客本傳〕及〔丞相表〕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子。由尙方少監檢校夏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元年正月罷爲文昌左丞。爲武懿宗所劾。貶播州司馬。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州刺史。長曆四年二月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七月坐事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引爲兵部尙書。景龍元年九月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親賴之。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誅。傳又言其冒於權利。外附韋氏。內蓄逆謀。故卒以敗。其行跡若此。乃太白有新鸞翼嬋皇。鍊石補天維之褒。諫後亦未聞放罪之辭。贈葬之典。乃太白有皇恩雪憤懣。松柏含榮滋之美。在詩人固多溢頌之辭。又爲親者諱。不得不然。若深敘情親。少序家世。更爲得體矣。○媯音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施章。心斷竟何言。

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嘗爲彭澤令。詳見前註。〔世說〕王子猷自會稽經吳門。聞顧辟疆爲名園。劉孝標註。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范成大吳郡志〕辟疆園自東晉以來傳之。他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咏甚多。陸羽詩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鬃敵。皮日休云。更蒼園中景。應爲顧辟疆。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爲在時園亭。今任園亦不可考矣。〔唐詩紀事〕吳門有辟疆園。按陸龜蒙詩。吳之辟疆園。在昔勝鬃敵。前開富修竹。後說紛怪石。張南史詩。深竹閉園暗辟疆。蓋其地繞修竹多怪石。往往見於題咏。黃牛白帝已見前首註。〔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邪長疏。卷施草。一名宿莽。拔其心亦不死也。案雜錄云。朝寧毗之木蘭令。夕擊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贈別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慙君問寒灰。浮雲本無緣本作無本意。吹落章華臺。遠別淚空盡。長

愁心已摧。蕭本作三。年吟澤畔。顛顛幾時迴。通典春秋時楚章華臺。在復州監利城內。方輿勝覽江陵府有章華臺。杜預云。在今

南郡華容城中。華容。即今監利。楚辭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漁父云。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一作映碧山蕭本作空盡。唯見長江

天際流。揚齊賢曰。黃鶴樓以黃鶴山而名。在鄂州。通典廣陵郡。今之揚州。陸放翁入蜀記。太白登黃鶴樓送孟浩然詩云。征帆遠映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樯映遠。山尤可

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

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通鑑地理通釋衡岳在潭州衡山縣西二十里。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有五峯。曰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一統志雙松亭在湖廣漢陽府秋興亭東。冊府元龜浮屠正號曰佛陀。其聲相近。皆西方言。華言壽之。則謂浮覺。

秦欺趙氏璧。卻入邯鄲官。本是楚家玉。還來荆山中。符彩照蕭本作丹彩瀉滄溟。

清繆本作精輝凌白虹。青蠅一相點。流落此時同。卓絕道門秀。談玄乃支公。延

蘿結幽居。剪竹繞芳叢。涼花拂戶牖。天籟一作樂鳴虛空。憶我初來時。蒲萄開

景風。今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

與南飛鴻。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

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冲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秦王遂許齋五日。相如乃使

其從者衣褐履屨從徑道亡歸趙。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卒延見相如畢。禮而歸之。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兩獻楚王。兩削其足。見四卷註。〔禮記〕氣如白虹。天也。孔穎達正義云。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也。〔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瑋雅〕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尤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儔。〔太平廣記〕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內林慮人。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魯標宗逸。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此乃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於時殷浩王羲之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鮑照詩〕延蘿倚峯壁。〔吳均詩〕剪刀製山屏。〔莊子〕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天籟乃虛空之際自然音響。〔易緯通卦驗〕夏至景風至。大火。心星也。落猶下也。心星於夏月昏時當南方之位。入秋則下而西流矣。〔漢書〕窺九疑。浮沅湘。顏師古註。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一統志〕湘江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古長沙郡。秦始皇置。在古荊州之域。唐時之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邵陽。連山。八郡皆其地也。衡山及沅湘二水俱在境中。〔蕭琛詩〕相思將安寄。張望南飛鴻。○嶠音轄。沅音元。又音阮。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賈至見十一卷註。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鼇抃 蕭本作 山海傾。四

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 世本作 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翔翔還崑邱。不肯

銜我去。哀鳴慙不留。 周。繆本作 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劍。西登岳

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胷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爲繞指柔。 〔歸藏啓筮〕有白雲出

〔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蓋古所稱蒼梧之野。其地甚廣。

凡九疑山前後數百里。粵西湖南之地。兼跨而有之。若漢之所置蒼梧郡。視古之蒼梧野爲狹。唐之所置蒼梧郡。視漢之蒼梧郡則又狹。皆祇在粵西一隅。而長沙零陵非其所統矣。或者據史記本紀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因崩葬各紀其地。疑蒼梧九疑不在一處者。非也。舜葬於蒼梧之野。蓋檀弓先已記之矣。〔名山志〕羅浮山在廣東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本二山也。在西者爲

羅山。在東者爲浮山。二山合體。故總稱羅浮。舊記曰。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二百七十七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於羅山。故又稱博羅。今羅浮山上橋有東方草木。或云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焉。二山斷處有石磴相聯接。狀如橋梁。號曰鐵橋。奇禽靈卉。不可勝紀。

〔楚辭〕鰲戴山抃。王逸註。鰲。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鰲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擡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三五七

海之中。〔爾雅翼〕天問曰。鰲戴山抃。何以安之。抃者兩手相擊也。言鰲以首戴山。黨用前兩手相擊。則山上之仙聖何以安乎。〔張衡思玄賦〕登蓬萊而容與兮。鰲雖抃而不傾。呂延濟註。言巨鰲負蓬萊山。雖抃擊而不傾側。太白引此。蓋以喻祿山之亂也。〔張協詩〕兩足灑四溟。李善註。四溟。四海也。〔王粲詩〕鸛鶴摩天游。〔邢昺爾雅疏〕崑崙山記云。崑崙山一名崑邱。〔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王褒詩〕白璧求善價。明珠難暗投。〔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呂延濟註。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今破敗而至柔弱也。○琦按賈之謫在岳陽。指羅浮甚遠。而太白行跡亦未嘗至廣惠間。何云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耶。又太白旅寓岳州。約計只一二年。而賈之謫在至德中。召還故官。在寶應初。約計首尾亦不至十年之久。所云十見。更指何人耶。恐是他人之作而誤入集中者。否則筆字之訛歟。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唯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貴蕭本作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劉昭後漢書補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衛瓘註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欄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西京賦〕青瑣丹墀。呂向註。青瑣。窓也。以青飾之。〔吳都賦〕青瑣丹楹。劉淵林註。瑣戶內邊以青畫為瑣文。呂延濟註。青瑣門。窓鑲刻為瑣文。梁以青色。割珠事無考。曹植詩。無乃兒女仁。

渡荆門送別

〔通典〕荆門山。後漢岑彭破田戎於此。公孫述又遣將任滿拒吳漢作浮橋處。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水經〕云。江水東楚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若門。虎牙山在北。石壁危江間有白文類牙。故以為名。荆門虎牙二山。卽楚之西塞。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許本作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楊齊賢曰。荆門軍有山名荆門。蜀之諸山至此不復見矣。〔史記〕海邊蜃氣象樓臺。〔國史補〕海上

居人時見飛鷹。如締構之狀。甚壯麗。○丁龍友曰。胡元瑞謂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此太白壯語也。子美詩。星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二語。骨力過之。予謂李是畫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觀。杜是停舟細觀。未可樂論。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

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

〔通鑑〕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

行營節度。出鎮臨淮。〔漢書〕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纒。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後漢書〕班超曰。昔魏終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杖旄鉞。雲騎

〔作〕繞彭城。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函谷絕飛鳥。武關擁連營。意在斬巨

鰲。何論鱸長鯨。一作鯢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拂劍照嚴霜。彫戈鬢當作胡

纓。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一作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

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志。長吁別吳京。金陵遇太守。倒屣欣一作逢迎。羣公咸

祖餞。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觀。醉栖征虜亭。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帝

車一作居。信迴轉。河漢復縱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溟。因之出寥廓。

揮手謝公卿。〔家語〕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史記〕師尙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謝靈運詩〕雲騎亂漢南。呂尚蓋。雲騎。言多如雲也。唐之彭城郡。即徐州也。〔謝

河南道。〔舊唐書〕李光弼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

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京大亂。光弼分兵除討。晁定江左。人心乃安。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尙衛殷仲卿相攻於充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

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神功遽歸河南。禽衛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又云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元和郡縣志〕函谷故城。在陝州靈寶縣南十里。秦函關城。漢弘農縣也。〔西征記〕曰。函谷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柏林。陰映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轂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一也。〔史記集解〕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太平寰宇記〕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南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左氏傳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註。少習。商縣。武關是也。〔三國志〕樹柵連營七百餘里。〔史記〕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佐軍說成安君曰。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不至二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成安君不聽。韓信引兵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魯連事見二卷註。〔國語〕穆公橫贈戈出見使者。韋昭註。離。鏃也。戈。戟也。〔莊子說劍篇〕垂冠纓胡之纓。司馬彪曰。纓。謂粗纒無文理也。會稽恥見十卷註。亞夫劇孟事見三卷註。楊齊賢曰。吳京。建康也。〔十六國春秋〕宋綏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漢書〕丞相為祖道。顏師古註。祖者送行之祭。因宴飲焉。〔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預註。餞。送行飲酒也。〔太平寰宇記〕臨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吳所築。宋改為臨滄觀。周顛與王尊等當春日登之會宴。顛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即此處也。謂之勞勞亭。古送別之所。胡三省曰。臨滄觀。在江寧縣南十五里。〔世說註〕丹陽記曰。征虜亭。太安中征虜將軍謝石立此亭。因以為名。胡三省通鑑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元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史記〕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置四方。〔晉書〕斗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魏文帝詩〕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漢書〕焦明已翔於寥廓。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

別韋少府

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一作南山皓。猶戀漢皇恩。水國遠行邁。仙經

深討論。洗心句溪蕭本作向秋月。清耳敬亭猿。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諳。多君枉

高駕。贈我以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樽。〔史記集

解〕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北有玄武關。〔吳均詩〕已蔽蒼龍門。〔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京兆府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即此也。〔太平寰宇記〕白鹿原在藍田縣西六里。按〔三秦記〕云。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游此原。是以得名。〔長安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自藍田縣界至澧水川。盡東西一十五里。南接終南。北至鄠川。盡南北一十里。亦謂之灃上。〔雍錄〕白鹿原者。自南山分支而下。行乎藍田縣以及漢城之東。古志云。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界。抵澧水。其東西可十五里。南北可二十里也。南山四皓見四卷註。〔江南通志〕句溪在寧國府城東五里。溪流逶迤。形如句字。源出籠叢天目諸山。東北流二百餘里。合衆流入江。李白詩。洗心句溪月。蓋謂其清也。〔隋書〕宣城郡宣城縣有敬亭山。〔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章懷太子於漢書註〕多。重也。〔漢書〕仲尼殺而微言絕。〔江淹詩〕瑤瑟詎能開。

南陵別兒童入京一作古意。

白酒新一作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繹本作歌笑。

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

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一作方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

是蓬蒿人。〔陶潛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詩小雅〕無啄我黍。〔漢書〕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擔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謔。

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史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纒索絕。

別山僧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一作杯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攜金策踏雲

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嶺低。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

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江南通志〕水西山在寧國府涇縣西五里。林壑邃密。下臨涇溪。舊建寶勝崇慶白雲三寺。浮屠對峙。樓閣參差。碧水浮煙。咫尺萬狀。晉葛洪劉遺民唐李白杜牧之皆常游憩於此。寶勝寺。即水西寺。白雲寺。即水西首寺。崇慶寺。即天宮水西寺也。涇溪在涇縣西南一里。下流至蕪湖入江。

〔孫綽天台山賦〕振金策之鈴鈴。李善註。金策。錫杖也。雲梯。謂山中磴道。梯之而上。如入雲中。故曰雲梯。〔法苑珠林〕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為老釋風流之宗。〔神僧傳〕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聞沙門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以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唐詩品彙〕云。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見。如太白別山僧。高適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天雲高。爾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許本作衣。傲然遂獨往。長嘯開巖扉。林壑久已

蕪。石道生薔薇。願言弄笙鶴。歲晚來相依。〔三國志註〕管輅別傳曰。何尙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至。殆破秋毫。〔孫

綽太尉庚亮碑〕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揚乎德音。〔詩小雅〕豈不懷歸。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劉楨詩〕煙峯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陸放翁入蜀記〕自鸚鵡洲以南為漢水。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

空。蓋言此也。

卷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南陽送客

斗酒勿為一作與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歧空斷腸。〔古詩〕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謝朓詩〕坐惜紅粧髮。〔劉琨詩〕揮手從此辭。張翥註。揮手辭別也。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一作晴一鴈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

杳難期。一作白日行已晚。欲暮杳難期。吳洲如一作好見月。千里幸相思。〔晉書〕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

〔左傳〕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預註。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路史〕聊攝故博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里。〔太平御覽〕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邱。議於稷下。毀五帝。罪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唐詩紀事〕魏萬後名顥。上元初登第。始見李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叔。因盡出其文。命顥集之。詳見三十一卷魏顥序中。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泐吳相訪。〔繆〕本作送。數千里不遇。乘興游台越。

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其蕭本作而愛文好古。浪跡方外。

因述其行而贈是詩。一作見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歷兗。游梁入吳。計程三千里。相訪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往復百越。後於廣陵一面。遂

乘輿共過金陵。此公愛奇好古。獨往物表。因述其行李。遂有此作。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一作東方不辭家。獨訪紫泥海。時人少相逢。往往

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一作雜仙隱跡與古賢并。十三弄文史。

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探秀臥

王屋。因窺洞天門。以上美萬之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漢武內傳〕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左傳〕晉侯

賜畢萬繡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又

〔左傳〕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預註。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路史〕聊攝故博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里。〔太平御覽〕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邱。議於稷下。毀五帝。罪

三王。嘗五伯。離堅白。合詞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徐劫言之田巴曰。走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駒也。願得待論於前可乎。田巴曰可。於是魯連往見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矢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者不救緩者非務。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可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所貴談說者為若此也。若不能者。如先生之言。有似鼻鳴出聲而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騷鬣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潘岳藉田賦〕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家嶺山。東北流入河。〔楚辭〕采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謂芝草也。〔元和郡縣志〕王屋山在河南府王屋縣北十五里。周圍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尚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太平寰宇記〕王屋山在澤州陽城縣南五十里。〔仙經〕云。王屋山有仙宮洞天。廣三千里。號小有清虛洞天。山高八千丈。廣數百里。太行析山為佐命。中條古鐘為輔翼。三十六洞。小有為羣洞之尊。四十九山。王屋重山之最。實不死之靈鄉。真人之洞境也。〔名山洞天福地記〕王屋洞周圍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在東都。揭來遊嵩峯。羽客何雙雙。朝

攜月光子。暮宿玉女窓。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淥。東浮沐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颻浙江汜。揮手杭越間。樟

蕭本作章。

亭望潮還。濤卷海門石。

雲。繆本作雪。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顏。

以上敘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大人賦〕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通雅〕揭

來。猶何來也。〔元和郡縣志〕嵩高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八里。亦名方外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其總名。即中岳也。山高二十里。周圍一百三十里。〔藝文類聚〕仙經云。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四方。北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圍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如日月無異。中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時亦往來此中。人非有道。不得望見。〔五色線〕圖經云。嵩山有玉女窓。漢武帝於窓中見玉女。〔謝靈運游嵩山書〕云。進窺玉女窓。攜衣石。石誠異。窓則亡。是玉女窓在宋時已無之矣。〔元和郡縣志〕鬼谷在河南府告成縣北五里。即六國時鬼谷先生所居也。〔一統志〕鬼谷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里。〔史記〕蘇秦。洛陽人。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即此。〔史記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尉遲汾狀嵩高靈勝詩自註〕。九龍潭在寺側。崇崖對聳。壁立千仞。九曲分蓄。緘黑不測。〔一統志〕龍潭在登封縣東二十五里嵩頂之東。九潭相接。其深莫測。〔登封縣志〕九龍潭在太室東巖。山嶺有水流下。激衝成潭。盈坎而出。復作一潭。共有九潭。遞相灌輸。水色洞黑。其深無際。崖崿險峻。波濤怒激。登臨者至此輒凜然生畏焉。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勿語笑以黷龍神。神怒則有雷怒。〔毛萇詩傳〕濶。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濶。〔玉海〕汭河。蓋

古黃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泔水。亦曰通濟渠。〔一統志〕泔河。源出樂陽縣大周山。合東嶽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於黃河。〔聶心湯錢塘縣志〕錢塘江在縣之東南。本名浙江。虞喜云。潮水投浙江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灣。水勢折歸。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一名折河。〔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折河。又名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今名錢塘江。其源發膠縣。曲折而東。以至於海。潮水晝夜再上。奔騰衝擊。聲撼地軸。〔陸機詩〕願假歸鴻翼。翮飛浙江汜。揮手。以手指畫也。杭州杭州餘杭郡。古時爲越國西境。越謂越州會稽郡。古時爲越國都城。三郡中隔浙江。江之北爲杭州。江之南爲越州。〔咸寧臨安志〕樟亭驛。〔晏公輿地志〕云。在錢塘縣舊治之南五里。今爲浙江亭。〔西溪叢語〕浙江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儻而爲濤。〔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其始起也。淋漓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馬白馬。帷蓋之張。陵亦雷行。○儻音叢。橫奔似。遙聞會稽美。一弄一作且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

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蕭本作恣。泐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以上敘

游台越之事。〔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施宿會稽志〕鏡湖在會稽縣東二里。故南湖也。一名長湖。又名大湖。〔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一獲其利。王逸少有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鏡湖之得名以此。〔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延佇。遷延企望之意。〔楚辭〕延佇乎吾將返。〔元和郡縣志〕剡縣西北去越州一百八十五里。〔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羲之同好。〔太平寰宇記〕曹娥碑。地志云。餘姚有孝女曹娥。父泝濤而死。娥年十四。號痛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尙。使門生郡鄆子禮爲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辭也。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太平寰宇記〕天台山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云。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凡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又有飛泉懸流。十仞似布。〔登真隱訣

註云。此山在桐柏山後四明山東南三百里。〔啓蒙記註〕云。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油溪。水深險清冷。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淵。惟忘其身然後能躋。躋者梯巖壁。援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也。晉隱士帛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今石橋名相山。又道書所謂玉堂天台山。其山八重。視之如一。中有金庭不死之鄉。許邁與王逸少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也。四明山在越州餘姚縣西南一百里。〔會稽記〕云。縣南有四明山。高峯靉靄。連岫蔽日。〔孫綽天台賦序〕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寧波府志〕四明山發自天台。屹峙於郡治之坤隅。上有二百八十峯。綿亘明越台州之境。為三十六洞天之一。〔九域志〕景德寺舊名國清寺。隋煬帝在藩日。為智顛禪師所建。唐會昌五年廢。大中五年再建。柳公權書額。時以齊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為四絕。〔天台山志〕國清寺在天台縣北十里。舊名天台寺。昔智者大師初入天台。游歷山水。宿石橋。有一老僧謂之曰。仁者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智者曰。正如今日草舍尙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為國清寺。後將城時。復標棧山下。又畫殿堂為圖以作樣式。後晉王命司馬王弘依圖造寺。高敞秀麗。方之釋宮。呼為國清寺。五峯在國清寺側。其峯有五。正北曰八桂。東北曰靈禽。東南曰祥雲。西南曰靈芝。西北曰映霞。前有雙壺合流。南注大溪。鑿字巖在縣北三里。巖上有萬松徑三字。相傳昔時由巖至國清寺。大松成列。今無矣。靈溪在縣北十五里福聖觀前。今縣東三十里亦有靈溪。蓋其名適類也。〔孫綽賦〕云。過靈溪而一壺。疏頰想於心胸。華頂峯在縣東北六十里。乃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萬八千丈。周圍一百里。日晴多晦。夏有積雪。中有黃金洞。石色光明。登降魔塔。東望滄海。瀾漫無際。號望海尖。可觀日之出沒。下瞰衆山如龍虎蟠踞。旗鼓布列之狀。草木薰郁。殆非人世。天台九峯萃嶺。猶如蓮花。此為華心之頂。故名華頂。〔鮑照詩〕明獨予沿越。飛蘿予繫牽。〔王巾頭陀寺碑文〕東望平阜。千里超忽。呂向

嘉。不憚海路賒。挂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曉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挂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卻思謬本作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一作嶽路始北海。巖詩題康樂。揚升菴引此詩作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傳李北海。巖開謝

康樂。以巖字為誤。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一作岸。梅花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

忽。然思永一作。

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入咏樓。城西孤岵堯。岵堯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

卷天地繆本作。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巖光嶺。釣臺碧雲中。窺與

蒼嶺繆本作。對以上敘其自台州泛海至永嘉。徧游縉雲金華諸名勝之事。唐之永嘉郡。卽温州也。

縉雲符會稽記。云。赤城山土色皆赤。狀似雲霞。〔登真隱訣〕云。此山下有洞。在三十六洞天數。其山是赤城丹洞周迴二百里。名上玉清平天也。〔薛綽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

道。又〔述異記〕云。赤城山一峯特高。可三百丈。丹壁燦日。〔一統志〕孤嶼山在溫州府城北。有東西二峯。峯上各有塔。〔薛方山浙江通志〕永嘉縣北曰孤嶼山。在永嘉江中。東西兩峯相峙。唐之縉

雲郡。卽處州也。隸江南東道。〔太平寰宇記〕處州縉雲縣有縉雲山。〔名山記〕云。孤石干雲高可三百丈。黃帝鍊丹於此。〔郡國志〕云。縉雲有瀑布。日照如晴虹。風吹如細雨。卽此山。〔方輿勝覽〕

石門洞在處州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峯壁立。高數十丈。相對如門。因名。有瀑布直瀉至天壁。凡三百尺。自天壁飛洒至下潭。凡四百尺。有亭曰噴雲。〔道書〕載青田山元鶴洞天卽此。〔薛方山浙江

通志〕處州青田縣有石門山。在石恭山之西十里。兩峯對峙如門。中有洞曰石門洞。道書所謂元鶴洞天。乃三十六洞天第三十也。西南高谷有瀑布泉。自上潭奔流至天壁三十餘丈。自天壁至下潭

四十餘丈。舊在榛莽間。至劉宋時。永嘉守謝靈運性好游覽。始覓此洞。〔說文〕濼。微雨也。〔元和郡縣志〕處州麗水縣有麗水。本名惡溪。以其湍流阻險。九十里間五十九嶺。名爲大惡。開皇中改

爲麗水。皇朝因之。以爲縣名。〔太平寰宇記〕惡溪出處州麗水縣東北大甕山。西南二百一十五里。至括州城下。〔謝靈運與從弟惠連書〕云。出惡溪至大江。水清如鏡。〔輿地志〕云。惡溪道間九十里

而有五十九嶺。兩岸連雲。高巖壁立。諸書皆云五十九灘。而此云七十灘。所未詳也。太白自註。李公邕昔爲括州開此嶺路。〔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許京

師。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時稱李北海。又太白自註。惡谿爲謝康樂題詩處。〔方輿勝覽〕謝公巖在好溪上。亦名康樂巖。〔一統志〕謝公巖在縉雲縣南十里。一名康樂巖。謝靈運游宴之地。〔王巖洞篇

賦〕玄棧悲嘯。搜索乎其間。李魯註。搜索。往來貌。梅花橋。今無考。當在梅花溪之上。〔薛方山浙江通志〕金華縣東石碕巖高十餘丈。俯瞰大溪。巖下有洞曰梅花洞。又名梅花溪。雙溪在金華縣

南。一曰東港。一曰南港。東港之源出東陽之大盆山。過義烏。合衆流西行入縣境。又合杭慈溪白溪東溪西溪坦溪玉泉溪赤松溪之水。經馬鑄嶺石碕巖。下與南港會。南港之源。出縉雲之黃碧山。

通永康武義入縣境。又合松溪梅溪之水。經屏山西北行。與東港會於城下。故曰雙溪。又名巖溪。西行受白沙溪桐溪盤溪之水入於蘭溪。會衢水北折於桐江。同新安之水東流於浙江。放於海。〔元

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太平寰宇記〕金華縣有赤松洞。赤松子游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故山上有赤松之祠。洞自山而出。故曰赤松洞。〔薛方山浙江通志〕金華縣

北有赤松山。相傳黃初平叱石成羊處。初平號赤松。故山以是名。後人為之立祠。名赤松宮。〔一統志〕八咏樓。在金華府治西南隅。舊名玄暢樓。南齊太守沈約建。有登臺望秋月。會圍臨春風。秋至懸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珮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八詠詩。〔金華府志〕南齊隆昌元年。沈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詩於玄暢樓。後人更為八咏樓云。〔方輿勝覽〕八咏樓。在婺州子城西。即沈隱侯玄暢樓。至道間郡守馮伉更今名。琦按自太白詩外。崔顥有題沈隱侯八咏樓詩。及嚴維明月雙溪水。清風八咏樓之句。八咏之名。蓋不始於宋矣。〔莊子〕南溟者天也。〔唐六典註〕浙江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歷睦杭越三州界入海。〔薛方山浙江通志〕新安江一名清溪。出徽州。自歙經淳安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婺港東入浙江。富春山在嚴州桐廬縣西三十五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峯嶺。前臨大江。乃漢嚴子陵釣處也。人稱為嚴陵灘。有東西二釣臺。各高數百丈。〔西征記〕云。自桐君而西。羣山蜿蜒。如雨蛇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奔流於其間。驚波間馳。秀壁雙峙。上有嚴子陵釣臺。孤翠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塵埃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豎立。使人有遺世獨立之意。又西曰七里灘。〔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臺。在桐廬縣南大江側。壇下連七里巖。按〔東觀漢記〕云。光武與子陵友舊。及登位望之。陵隱於孤亭山垂釣為業。時知天文者奏每日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曰嚴子陵耳。訪得之。陵不受封。今郡有臺并壇。亦謂嚴陵灘。〔一統志〕釣臺在嚴州府城東五十里。東西二臺。各高數百丈。漢嚴子陵垂釣處。〔避暑錄話〕嚴陵灘東西二釣臺。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耳。〔薛方山浙江通志〕蒼嶺在台州仙居縣西北九十里。高五万丈。周迴八十里。界於縉雲。重岡複徑。隨勢高下。其險峭峻絕。為東浙之最。行者病焉。又云處州縉雲縣有括蒼山。一名蒼嶺。圖經載十六洞天。括蒼為第十。名成德隱真洞天。周三百里。東跨仙居。南控臨海。〔吳錄〕云括蒼山。登之俯視雷雨。高一萬六千丈。棠溪赤溪管溪三水分流。環遶其下。

見五湖目

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繞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佞儂。繆本作儂 儂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

不致百金產。吾友揚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

一行。且知我愛君。以上敘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之事。〔劉涓子三都賦註〕吳都者。蘇州是也。〔通典〕蘇州。春秋吳國之都也。自闔閩後並都於此。〔藝文類聚〕吳地記曰。

吳王闔閩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吳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

南三十五里。獨闢一徑。經營九年始成。其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塔以登之。〔宋施至能曰〕與登蘇臺。山頂正平。有妙室。薛石可列座。相傳爲吳故宮。閣臺別館。其前湖光潏松陵。獨見孤塔之尖。少北懸一平。爲蘇山。其後西山競秀。橫青叢巖。與洞庭林屋相質。大約目力踰百里。具登高臨遠之勝。時按登姑蘇以望五湖。自是實景。若九疑臺在湖廣南垂。相去數千里。豈目力所能及。或者設爲想像之辭耳。否則其所望見之山。其時亦有冒九疑之名者。因指而入咏。亦未可定。〔陸羽慧山寺記〕曰。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在吳城西北一百里。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曰龍山。九隴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纏繞合沓然。龍者相傳隨大業末。山上有龍鬪六十日因名。此山當太湖之西北隅。紫竦四十餘里。惟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翠而已。凡煙嵐所集。發於蘿緜。今石山橫亘。滄翠可掬。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九疑或是指此耳。〔江南通志〕五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馮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區。左氏謂之笠澤。史記謂之五湖。今之太湖也。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延袤五百餘里。湖中有七十二山跨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溪之水。東南巨浸。無大於此。〔廣韻〕燒。楫也。〔韻會〕權之短者。吳越人呼爲橈。〔江南通志〕揚子津在揚州府城南十五里。一名楊子渡。唐高宗永淳間楊子縣也。舊時建康有四津。橫江爲建康之西津。揚子爲建康之東津。太白自註。裴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朝卿事詳見後二十五卷註。〔史記正義〕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國際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太平寰宇記〕倭有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因以爲稱。蓋惡蕃名也。〔陸機周孝侯碑〕昂藏僚采之上。五月雖紀時節。亦是暗用披裘公事耳。〔廣韻〕伶俜。不前也。儻儻。癡貌。〔韻會〕伶俜。固儻貌。田汝成曰。言人進退不果曰伶俜。楊子雲謂揚利物。太白有江寧宰揚利物畫贊卽是此人。〔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世說〕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醜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駘馬。倒著白接離。舉手問葛疆。何如弁州兒。○橈音燒。伶俜音熒。儻儻音貸。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窓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如。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以上敘其還山而相別也。〔一統志〕天壇山在慶慶府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王屋山北。山峯突兀。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絕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且有五色影。夜有仙燈。按天壇山。卽王屋山中之一峯也。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此是倒裝句法。謂白首相思。若黃河之水。終無斷絕時耳。

金陵謝翰林謫仙子

王屋山人魏萬

君抱碧海珠。我懷藍田玉。各稱希代寶。萬里遙相燭。長卿慕蘭久。子

猷意已深。平生風雲人。暗合江海心。去秋忽乘輿。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在鄒魯。二處一不見。拂衣向江東。五兩挂淮月。扁舟隨海風。南游吳越徧。高揖二千石。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宣父敬項

橐。一作託。

林宗重黃生。一長復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盡。更逐西

南去。同舟入秦淮。建業龍盤處。楚歌對吳酒。借問承恩初。官買長門賦。天迎駟馬車。才高世難容。道廢可推命。安石重攜妓。子房空謝病。金陵百萬戶。六代帝王都。虎石踞西江。鍾山臨北湖。湖山信為美。王屋人相待。應為歧路多。不知歲寒在。君遊早晚還。勿久風塵間。此別

未遠別。秋期到仙山。

〔後漢書〕藍田出美玉。〔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山產玉。亦名玉山。〔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既

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郭璞江賦〕規五兩之動靜。李善註。許慎淮南子註曰。綸。候風也。楚人謂之五白。〔漢書〕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孟康註。扁舟。特舟也。

〔唐書〕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史記〕項襄生七歲為孔子師。〔後漢書〕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闕。不宿而退。後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

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方輿勝覽〕秦淮在上元縣南三里。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為瀆。以斷地脈。以秦開。故曰秦淮。或曰。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一統志〕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為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為秣陵。尋分秣陵北為建業。建興初改為建康。漢陳皇后退居長門宮。奉黃金百斤為司馬相如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詳見四卷註。〔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晉書〕謝安雖放

情邱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史記〕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太平御覽〕丹陽記曰。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甃。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地形險

固。尤有奇勢。故諸葛亮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有之矣。〔六朝事蹟〕吳孫權於江岸以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常以腹心大臣鎮守之。今石城故基。乃揚行宮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連接。〔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正謂此也。〔太平廣記〕鍾山今江寧東北紫山是也。〔江南通志〕玄武湖在江寧府太平門外。一名蔣陵湖。晉元帝改名北湖。宋武帝改名習武湖。元嘉中因黑龍見。改名玄武湖。此詩揚蕭本不載。今從繆本補錄。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唐時有二長蘆。一是長蘆縣。隸河北道之滄州。一是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二十五里。〔陸放翁入蜀記〕曰。發真

州。過瓜步山。望長蘆寺。樓閣重複。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是也。則謂是六合之長蘆也。

我來揚都市。送客迴輕舸。因誇楚

繆本作吳。

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

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儻相

思。登嶽一長謠。

〔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隸淮南道。〔廣韻〕舸。小船也。〔枚乘七發〕楚太

乎廣陵之曲江。〔陶弘景陸鶴銘〕丹陽仙尉。紅陰眞宰。漢梅福爲南昌尉。人傳以爲仙去。稱尉曰仙尉本此。〔漢書〕以信陵平原孟嘗春申四君爲四豪。詳見十二卷註。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李善註。老子之嘆。不爲入秦。樂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爲及關。升邱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太白引用。取義又異。於此可窺古人用事之法。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臺。湖清霜

許本作雙。誤。

鏡曉。禱白雲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

興。早晚向天台。

〔晉書夏統傳〕先公性寓稽山。朝會萬國。〔周書齊憲王傳〕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稱會稽山爲稽山本此。〔鍾嶸詩品〕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

其館。是夕謝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鮑照詩〕千巖感阻積。萬壑勢盤迴。〔水經注〕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徑路險絕。攀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草木。當由地迺多風所致。〔施宿會稽志〕秦望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舊經云。衆嶺最高者。〔水經注〕浙江又徑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鼻谿而下注浙江。〔嘉泰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一十二里。〔方輿勝覽〕西興渡。在蕭山縣西十二里。本名西陵。吳越武肅王以非吉語。改曰西興。〔述異記〕勾踐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之。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一統志〕越王臺舊在種山東北。越王勾踐登眺之所。宋汪綱復建在山之西麓。〔太平御覽〕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羲之望鏡湖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八月枚乘筆。用七發中八月觀濤事。已見前首註。〔晉書〕張翰。吳郡吳人也。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送族弟凝之滌求婚崔氏 唐時潁州隸淮南道。

與爾情不淺。忘筌已得魚。玉臺挂寶鏡。持此意何如。坦腹東牀下。由來志

氣疎。遙和向前路。擲果定盈車。

筌與筌同。〔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陸德明註。筌。七全反。筌。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世說〕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歸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嬌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沙比。卻後少日公報姑曰。已覓得婚處。門第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嬌。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拊掌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晉書〕太尉鄒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看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准一人在東牀袒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耳。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世說註〕語林曰。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筌音詮。

送友人遊梅湖

〔初學記〕始興有梅湖。〔北堂書鈔〕地理志云。梅湖者。昔有梅篋沉於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矣。玩詩內新林浦金陵月之句。此地

當與金陵相近。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定醉金

陵月。莫惜一雁書。音塵坐胡越。

〔太平御覽〕荆州記曰：陸凱與陸暕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暕。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

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胡三省通鑑註〕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詩人用雁書悉本漢書蘇武傳中詎匈奴事。非實有其事也。胡越者。胡在北。越在南。以喻間隔而不相聞之意。

送崔十二游天竺寺

〔咸寧臨安志〕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刹也。飛來峯者。武林之奇巖也。晉時梵僧慧理指此山乃靈鷲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至此。

挂錫置院。初日翻經。隋開皇中法師真觀廣之。改爲天竺寺。琦按杭州天竺寺有二。上天竺寺。創自石晉天福間。道胡禪師得異木。刻以爲大士像。吳越忠懿王卽其地創佛廬奉之。號天竺觀音看經院者是也。中天竺寺。創自宋太平興國元年。吳越王卽寶掌禪師道場舊址改建。號崇壽院者是也。下天竺寺。創自隋開皇中。真觀法師卽慧理之翻經院改建。號南天竺寺者是也。上中二寺。皆唐以後所建。其始亦無天竺寺之名。唐之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也。

還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送君游此地。已屬流

芳歇。待我來歲行。相隨浮溟渤。

杭州。春秋時爲越地而在東方。故曰東越。與史漢稱東甌爲東越者不同。〔咸寧臨安志〕舊俗所傳月墜桂子。惟

天竺素有之。唐天寶中寺前一字成樹。今月桂峯在焉。刺史白居易詩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註云。天竺嘗有月中桂子落。又東坡桂詩云。子墜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閩城。註云。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墜。又刺史盧公輔詩云。遠客偏求月桂子。老僧不誌石蓮花。〔劉鑠詩〕屢見流芳歇。〔鮑照詩〕穿池類溟渤。溟。溟海。渤。渤海也。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超忽。濤落浙江秋。沙明浦陽月。今游方厭楚。昨夢先

歸越。且盡秉燭歡。無辭凌晨發。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

燭未會然。輿引登山屐。情催汎海船。石橋如可度。攜手弄雲烟。

〔王巾頭陀寺碑文〕東望平臯。

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元和郡縣志〕浙江在杭州錢塘縣南一十二里。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最大。小則

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舣濤觸浪。謂之弄濤。浦陽江在婺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出桑溪山嶺。東入越州諸暨縣。〔施宿會稽志〕浦陽江源出婺州浦陽。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縣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至海。俗名小江。一名錢清江。〔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小阮。謂阮籍之姪阮咸也。後人謂姪曰小阮本此。〔謝靈運詩〕剡竹守滄海。〔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文獻通考〕唐李嘉祐列名從一。越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祕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唐詩紀事〕李嘉祐上元中嘗為台州刺史。大曆間刺袁州。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善。嘉祐有送從叔陽冰寄從弟紆及姪端詩。蓋三子之族也。〔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曰。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暗暝之中。不燧官燭。〔太平御覽〕會稽典錄曰。陳修。字奉遷。烏程人也。為豫章太守。修性清儉。履約恭儉。十日一炊。不燧官燭。〔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攝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法苑珠林〕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

〔方輿勝覽〕黃山舊名黟山。在徽州歙縣西北一百二十八里。高一千一百八十仞。郡志。其山有摩天戛

日之高。宜歙池饒江等州山。並是此山之支脈矣。諸峯有如削成。烟嵐無際。雷雨在下。其霞城洞室。巖竇瀑泉。則無峯不有。信靈仙之窟宅。山勢西北中折。望之類太華山。有峯三十六。其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入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為浙江之源。第四峯有泉沸如湯。常湧砂。世傳黃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邱公同遊。合丹於此。其後又有仙人曹阮之屬。琦按黃山圖。白鵝峯在石門峯烏泥嶺之間。志云。吟嘯橋在白鵝嶺下。名最著。錢牧齋曰。李白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詩。今白鵝峯不在三十六峯之列。蓋三十六峯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峯。高一二百仞者不與焉。白鵝峯亦諸峯之一也。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昇絕頂。下窺天

目松。仙人鍊玉處。羽化畱餘蹤。亦聞溫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

一作雲。

岳。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鵝嶺。渴飲丹沙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

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谿十六度。碧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

〔黃山志〕江以南諸山。最黃山。其高四千仞。按黃山諸峯。最高者志稱九百仞止矣。四千仞者。大抵自山麓平地而准。擬之諸書。皆言黃山之峯三十有六。而白詩只言三十有二。蓋四峯唐以前未有名也。山志云。羣峯聳秀。羅列當前。曰青巒。曰朱砂。曰天都。曰老人。曰鉢孟。盡作蓮花蓮葉狀。〔嵇康琴賦〕丹崖嶮巖。青壁萬尋。〔廣韻〕菡萏。荷花未舒也。〔邢昺爾雅疏〕今江東人呼荷花爲芙蓉。〔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埤雅〕萏曰芙蓉。秀曰菡萏。〔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按〔山志〕蓮花峯在硃砂峯北。高九百仞。石藥中尊。千葉簇簇如瓣。並峙諸山皆及肩而止。無敢爭高者。任晉穀云。峯巍然中立。環視萬峯。面面皆蓮。而此峯爲衆蓮母。石柱峯在碁石峯西北。高七百九十九仞。亭亭獨上。刺日撐霄。其形儼如天幹。芙蓉峯在松林峯西。高七百五十仞。襜褕嶺拔。如菡萏一枝。向天而開。青天削出芙蓉。惟此足當之。是蓮花石柱芙蓉皆黃山峯名。而詩意則謂黃山三十二峯。皆知蓮花。丹崖夾峙中植立若柱然。其頂之圓平者。如菡萏之未舒。其頂之開敷者。如芙蓉之已秀。未嘗專指三峯而言也。〔太平寰宇記〕杭州於潛縣有天目山。上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天目也。山極高峻。上多美石泉名茶。〔咸淳臨安志〕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迴八百里。有三十六洞。爲仙靈所居。〔水經注〕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嶺。山上有精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山志引郡國志云。浙江天目山。高一萬八千丈。僅及黃山之麓。蓋地勢自高而下。有如建瓴。黃山上峙於高原。天目嶺拔乎卑壤。以卑擬高。則天目之頂。僅及黃山之趾。太白所謂昇絕頂而下窺天目松者。良有以也。〔鮑照詩〕至哉鍊玉人。處此長自畢。〔山志〕鍊丹峯。高八百七十仞。相傳浮邱公鍊丹峯頂。經八甲子。丹始成。黃帝服七粒不藉雲霧。昇空游戲。石室內丹竈杵臼儼然尙存。峯前有晒藥臺。臺下深澗不可測。羽化。觀仙人解形而去也。〔莊子〕涓伯雪子適齊反。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涓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知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遺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太白借其名以喻溫處士。若所謂河東郭有道。吾友揚子雲。洛陽蘇季子。笑對劉公榮之類。集中甚多。皆借古人之名以謂今人。而黃山志遽以伯雲爲溫處士之名。失其解矣。〔楚辭〕採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芝草也。〔莊子〕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茗溪漁隱叢話〕傷泉多作疏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之黃山是硃砂泉。〔圖經〕云。黃山東峯下有硃砂傷泉。熱可點茗。春即時色微紅。〔江南遺志〕黃山硃砂泉。自硃砂峯來。依巖連二小池。上池盤微。廣可七尺。深半之。豪髮可鑿。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馥裊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硃黃泉比也。浴者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邱遲詩〕馳道聞風吹。〔水經注〕中山衛叔卿居華山中。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元和郡縣志〕陵陽山在宣州涇縣西南百三十里。陵陽子明得仙處。〔謝惠連詩〕行行道轉遠。去去橋彌遲。〔枚乘七發〕依絕區兮臨絕壑。李周翰註。回溪。曲澗也。〔山志〕天橋在鍊丹臺。一名仙人橋。一名仙石橋。爲黃山最絕。兩溪絕處。各出峭石。彼此相抵。有若筍接。接而不合。似續若斷。登者莫不嘆爲奇絕。若周經載唐開元中見於鍊丹峯側長三十餘丈。近代謂見於蓮花峯西南。又謂有採藥人宿橋下。聞橋上笙歌聲。天明覓橋不見。皆虛誕不信。石橋固真境。非幻境也。

〔方拱乾游黃山記〕過獅子峯。登清涼臺。瞰天橋如長虹亘於巖上。下而親至橋側。三石合成。兩石如橋柱。一石覆之。柱下無所着。可以繩度。上脊不盈五寸。下大開如都城闕。俯視鳴絃泉恰覆之。不知去此四十里也。乘橋躡彩虹。蓋指天橋如彩虹耳。又〔武夷山記〕武夷君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是以彩虹為橋。可以乘躡者又一說也。○齒音憾。菴。談上聲。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方士謂方術之人。〔史記封禪書〕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鄆州東平郡。

長桑晚洞視。五藏無全牛。趙叟得秘訣。還從方士游。西過獲麟臺。為我弔

孔丘。念別復懷古。潸然空淚流。

〔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入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

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長桑君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五藏謂心肝脾肺腎也。〔莊子〕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一統志〕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五十里。向西狩獲麟之所。後人於此築臺。

送韓準裴政

一作

孔巢父還山

〔舊唐書〕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

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遇害。

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

一作

在巖戶。韓生信英

一作彥。

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漱

寒泉。二子同

一作

一二辰。時時或乘輿。往往

一作去

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

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雲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詩國風〕蕭蕭兔置。毛傳曰。兔置。兔罟也。〔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激清泉。李善註聲類云。盤。大石也。〔魏武帝苦寒行〕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尚書正義〕曲禮曰。九州之長曰牧。〔王制〕曰。十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鄭玄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後人稱太守曰牧。伯本此。帳飲。謂於曠地張帳而飲也。〔別賦〕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王融詩〕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鮑照詩〕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

送楊少府赴選

大國置衡鏡。準平天地心。羣賢無邪人。朗鑒窮清蕭本作情。深。吾君詠南風。袞

冕彈鳴琴。時泰多美士。京國會纓簪。山苗落澗底。幽松出高岑。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流水非鄭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綺繡。一誤傷千金。何惜

刀尺餘。不裁寒女衾。我非彈冠者。感別但開襟。空谷無白駒。賢人豈悲吟。大道安棄物。時來或招尋。爾見山吏部。當應無陸沉。〔庚信代人乞致仕表〕出擁千鹿。入參衡鏡。〔陸機詩〕朗

鑒豈遠假。呂延濟註。朗。明也。鑒。鏡也。〔淮南子〕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儀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左傳〕交冕敝班。杜預註。衮。畫衣也。冕。冠也。孔穎達正義。畫衣。謂畫龍於衣也。〔毛萇詩傳〕交冕者。君之上服也。〔任昉詩〕時泰玉階平。〔左思咏史詩〕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興起世曹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之意。太白反而用之。以喻因才器使。高鬱各得其宜也。〔陸機詩〕長秀被高岑。〔淮南子〕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高誘註。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呂氏春秋〕百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史記〕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漢書〕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

同也。〔毛萇詩傳〕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人有乘白駒而去者。其末章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傳云。空。大也。〔晉書〕山濤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莊

子」是陸沉者也。郭象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

對雪奉錢任城六父秩滿歸京〔鄭康成毛詩箋〕錢。送行飲酒也。〔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魯郡有任城縣

龍虎謝鞭策。鷓鴣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

吾身。雖將簪組狎。若與烟霞親。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一官卽夢寐。脫

屣歸西秦。竇公做華筵。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雁。郢曲迴陽春。征馬百度

嘶。游車動行塵。躊躇未忍去。戀此四座人。錢離駐高駕。惜別空慙慙。何時

竹林下。更與步兵鄰。〔抱朴子〕隣不吠守。鳳不可晨。〔維摩詰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韻會〕將。與也。〔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

之謬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魏志〕崔林爲幽州刺史。曰。刺史視去此

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胡三省曰。履不躡跟曰屣。言脫之易耳。〔韻會〕做。開也。〔古樂府〕有燕

歌行。〔李善文選註〕歌錄曰。燕地名。致楚宛之類。〔樂府古題要解〕燕歌行。晉樂奏。魏文帝秋風

蕭瑟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客有歌於郢中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諒見二卷註。落胡雁。謂其聲之精妙。能令飛鳥感之而下集。迴陽春。謂其音之美善。能令陽氣應之而奮動。〔紅掩別賦〕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琅琊〔太平寰宇記〕堯祠在兗州瑕邱縣東南七里。〔通典〕魯郡。今兗州。琅琊郡。今沂州。

堯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歸人。連歌倒

芳樽。馬嘶俱醉起。分手〔楚辭〕奠桂酒兮椒漿。王逸註。桂酒。切桂置酒中。〔紅掩詩〕何用苦心魂。〔劉孝綽詩〕芳樽散

緒寒。〔謝瞻詩〕分手東城闔。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時久病初起作。

朝策犁眉驅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一作步。堯祠南。長楊掃

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故人一作笑語。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

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

銀鞍繆本作轡。繡轂往復迴。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烟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

飛雪。紅泥亭子赤一作朱。欄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

蛟龍蟠。繆本作盤。○〔十六國春秋〕姚襄所乘駿馬曰黛眉鬃。日行千里。〔說文〕鬃。黃馬黑喙也。鬃。黑也。黛眉鬃。則黃馬而黑眉者矣。古型黛字通用。〔胡三省通鑑註〕幅巾。以橫幅為

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梁簡文帝詩〕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王勃詩〕銀鞍繡轂威繁華。〔西京賦〕蕩川瀆。簸林薄。李周翰註。蕩簸。謂搖動。〔張協七命〕瓶林蹶石。拉拔幽叢。李善註。蹶。動搖之貌。〔謝靈運詩〕空翠難為名。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

紅粉沉光彩。一作白首同。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會無一枝在。昨夜秋聲闐闐

來。洞庭木落騷人哀。遂將二五少年輩。登高遠望繆本作送遠。形神開。生前一笑

輕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洛陽伽藍記〕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悟。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太平寰宇記〕洛陽縣石崇宅有綠珠樓。今謂之秋泉是也。〔孔穎達春秋正義〕易緯通卦驗云。秋分闔闔風至。〔王叔齊續記〕闔闔風一曰旨風。又曰颶風。亦曰泰風。起自成天之闔闔

門。從西方來。〔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悼。魏志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陸機弔魏武帝文〕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

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我歌白雲倚窓牖。一作大。爾聞其聲但揮手。長

風吹月渡海來。遙勸仙人一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酌堯堯可聞。何

不令臯繇一作陶。擁篲橫入極。直上青天掃一作揮。浮雲。高陽小飲真瑣瑣。山公

卷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三七九

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一作鏡。湖水至

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洲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爲

余掃灑石上月。〔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顏師古註。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委樂洽也。〔沈約詩〕月落宵向分。紫烟鬱氛氳。皁絲。卽皁陶。字異音同。本漢書古今

入表。〔漢書〕大公擁篲。顏師古註。篲者。所以掃也。〔水經注〕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

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

枕大道。東二邊限以高堤。撤竹夾植。藎芟覆水。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閑池。日暮倒載歸。

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醉酣無所知。〔爾雅〕瓊瓊。小也。〔玉篇〕酩酊。醉甚也。〔羣輔錄〕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

字仲容。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琅邪王戎。字濬冲。魏嘉平中並居河南山陽。共爲竹林

之遊。世號竹林七賢。〔何延之〕蘭亭始末記〕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所書之序也。右

軍聯綿美曹。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官游山陰。與太原

孫統。孫綽。廣漢王彬之。陳郡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蘊。釋支遁。并其子疑之。徽之。操之等

四十有二人。修破褻之禮於山陰之蘭亭。揮毫製序。典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

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個。變轉

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

留付子孫。楊齊賢曰。五湖。太湖也。東越。會稽也。瀛洲金闕。事詳見四卷登高臨邱而望遠海註。

〔太平寰宇記〕藍田山在藍田縣西三十里。一名玉山山。一名覆車山。〔郭緣生述征記〕云。山形如覆車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魯郡有金鄉縣。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一作秋。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此情不可道。一作論。

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鮑照詩〕連山渺烟霧。長波過難依。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一作而夫子，胡為兩地遊。黃金消衆口，白

璧竟難投。梧桐生蒺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遂與羣雞匹。田一作家養

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躑者，賓家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

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孟嘗習一作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為用侯

生言。一作朱三擊晉鄙。為感情懷恩。春申一何愚，劔首為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

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兩去且勿論。一作桃李竟何言。沙邱無漂母，誰肯飯

王孫。宋人得燕石，以為玉而藏之。詳見二卷註。〔沈約辯聖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以為聖人

也。伐樹削跡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五臣文選註〕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子也。〔國語〕衆口鑠金。韋昭註：鑠，銷也。衆口

所與，雖金石猶可消之也。〔太平御覽〕風俗頹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誣訾，言

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煨燒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史記〕胡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

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鄭康成毛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淮南子〕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

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曰：少而貧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非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

之，知所歸心矣。〔史記〕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躑者，盤散行汲。平原君笑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躑者至門請曰：臣不幸有罷躑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

諾。躑者去。平原君曰：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笑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

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秦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勿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戰國策〕馮援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稱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債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援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期年。孟嘗君設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馮援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援曰。彼兔有薛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窟。西游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遣使者聘孟嘗君。梁使三反。齊王聞之。遣太傅謝君曰。寡人不祥。沉於詭謀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反國統萬人乎。馮援戒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馮援之計也。信陵君用侯生計。竊兵符。奪晉鄙兵救趙。詳見三卷註。〔史記〕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奪之。且又何至。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李善文選註〕服虔左氏傳註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論衡〕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沙邱在魯地。詳見十三卷註。縵母事見六卷註。○琦按田家養老馬以下十四句。蓋歷言古人好士之美。而雜以春申一何愚。刎首為李園。似非倫類。下文又接以賢哉四公子云云。譬之李家娘子織入墨池。忽登雪嶽矣。太白斗酒百篇。信筆疾書。不無疵類。然不應數句之間。黑白不分明至此。苟非缺文。則為誰筆。蓋無疑矣。○雙音碧。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况

繆本作沈况

之秦

一作西京

○太白自註。時凝弟在席。○單父。縣名。唐時屬河南道宋州睢陽郡。○單

音善。父音甫。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沈弟欲行
凝弟畱。孤飛一雁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一作挂西城樓。絲桐感

人絃亦一作絕。滿堂送客蕭本作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

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

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

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一作翼短天長去不窮。聞絃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

誰憐一作誰肯。張長公。〔史記〕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漢書〕

形。無他才能也。獼猴騎土牛。又何遜也。是周泰答鍾繇語。詳見十二卷贈宣城太守詩註。〔王

粲詩〕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曹植詩〕君若清路塵。〔楚辭〕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後漢書〕崔駰。字亭伯。

爲竇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切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

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章懷太子註。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

飄隨長風。何意迴飄擊。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聞絃

虛墜。用戰國策更羸引弓虛發而下鳥事。詳見大獵賦註。〔史記張釋之傳〕

其子曰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送族弟凝至晏峴單父二十里

雪滿原野白。戎裝出盤遊。揮鞭布獵騎。四顧登高邱。兔起馬足間。蒼鷹下

平疇。喧呼相馳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戒禽荒。徵蕭本作聲列齊謳。鳴雞發晏

峴。別雁驚淶溝。西行有東音。寄與長河流。〔淮南子〕周視原野。高誘註。廣平曰原。

國傳。盤。樂。遊。逸也。又〔五子之歌〕外作禽荒。〔鮑照詩〕選色徧齊岱。徵擊匝邛越。〔說文〕謳。齊歌也。〔魏書〕東平郡范縣有淶溝。〔山東通志〕單縣東門外有淶河。源出泮水。晉時所開。北抵濟

河。南通徐沛。元以後漸涸。惟下流入沛者僅存水道。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作破斧之歌。竇始爲東音。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

送別枯桑下。凋葉落半空。我行憺道遠。爾獨知天風。誰念張仲蔚。還依蒿

與蓬。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
〔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李膺註。枯桑無枝。尙知天風。
〔說文〕膺。不明也。〔高士傳〕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

同郡。魏景卿俱修道。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
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襲知之。○膺音夢。

卷十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郡卽兗州。弘農郡卽魏州。俱屬河南道。爲上州。上州刺史別駕之下。有長史一人。從五品。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敬。况乃尋常人。白玉換斗粟。黃金買

尺薪。聞繆本作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聞君向西遷。地卽鼎湖鄰。寶鏡匣蒼

蘚。丹經埋素塵。軒后王天時。攀龍遺一作小臣。及此畱惠愛。庶幾風化淳。魯

縞如白烟。五緜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岳。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

言。託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
抱朴子十。雖遊牛跡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謝世

基詩〕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

黃帝之弓。百步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通

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湖。漢武帝更爲湖。縣有荆山。黃帝鑄鼎於荆山下。曰鼎湖。卽此也。〔太

平廣記〕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較一寸。〔路史〕黃帝范

十有二鏡。六鏡四獸。變異得以占焉。羅莘註。應十二次。隨有得者。以占日蝕刻分無差。〔抱朴

子〕黃帝陟王屋而授丹經。〔路史〕黃帝回駕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訣。〔漢書〕鹽

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顏師古註。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說文〕縞。絲也。

綱也。琦按二句相承而言。上句既用綺字。則下句不當又用縑字。縑縑乃兼字之綺也。〔六書故〕二文爲端。二端爲匹。有兩爲兼。兼匹兩之義一也。今人猶以匹爲兼。是五兼者爲五匹歟。〔鄭玄周禮註〕十箇爲束。又〔儀禮註〕凡物十曰束。〔詞三省通鑑註〕唐制帛以十端爲束。今止五匹。故不成束也。〔後漢書〕德重山岳。澤深河海。〔晏子春秋〕會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會子曰。請以言。晏子曰。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說苑〕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詩國風〕焉得綏草。言樹之背。毛傳曰。綏草令人忘憂。〔徐勉萱草賦〕惟平章之萱草。欲忘憂而樹之。上言長史以魯縑五匹見贈。下言已無所答而效晏子以言贈行。託陰當樹李二句。卽所贈之言。蓋勉以樹人之義。李以喻人之有德能。可以庇陰者。萱以喻人之有才華。可以欣賞者也。〔史記〕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問步至邸。見須賈。須賈意哀之。招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絕也。正義曰。綈袍。今之籠袍。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回棲霞山留飲贈之

唐河南道宋州睢陽郡有宋城縣。在郭下有單父縣。在州之東北一百四十九里。〔一統志〕棲霞山在兗州單縣東四里。單縣。卽舊時單父縣也。○單父音善甫。

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往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月橋南。光輝歧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羣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青萍。劍名。操割。用子產未能操刀而使割語。俱詳九卷註。〔韻會〕糾。督也。又察也。〔周禮〕大司徒糾萬民。音與九同。〔陶潛詩〕斗酒開芳顏。〔江淹別賦〕驅征馬而不顧。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居易錄〕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卽杜子美詩題張氏隱居所謂春山無伴獨相求。劉九法曹鄭琬邱石門宴集所謂秋水清無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時石門路。更有金樽開。亦其地。山麓今尙有張氏莊。相傳爲唐隱士張叔明舊居。張蓋與太白孔巢父輩同隱徂徠。稱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中有石門瀑布。寺後曰涵峯。峯頂有泉流入溪澗。往往成瀑布。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

林。繆本作

中杯。

〔元和郡縣志〕泗水源出兗州泗水縣東陸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

〔一統志〕泗水源發陸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為一。西經曲阜縣。貫兗州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水經注〕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泰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來之山。〔一統志〕徂徠山在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原池。玲瓏山。獨秀峯。天平東西三寨。〔商子〕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蓋古幽冀二州之境。有孟慶魏博相衛貝澶邢洛惠鎮冀深趙滄景德定易幽涿瀛莫平媯檀薊

營二十
九州。

猛虎伏尺草。雖藏難蔽身。有如張公子。骯髒在風塵。豈無橫腰劍。屈彼淮陰人。擊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濱。歸來太山上。當與爾為鄰。

〔後漢書註〕骯髒。高亢倨直之貌。淮陰。

用韓信為淮陰少年所辱。詳見三卷註。〔水經注〕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皆髮沖冠。為哀聲。士皆流涕。〔陶潛詩〕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唐時杭州餘杭郡。屬江南東道。廬州廬江郡。屬淮南道。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

許本作

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漢書〕廬江郡潯縣天柱山在南。〔三國志〕潯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一統志〕廬山在廬州府六安州西南九十里。一名衡山。一名天柱。漢武帝南巡至感唐。以南岳衡山遠阻。乃移岳神於廬而祀焉。又名南岳山。山頂有天池。龍湫。風洞。岳井。試心崖。凌霄閣。咸淳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嶺山。與龕山對峙。潮生出其間。〔輟耕錄〕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嶺山。蓋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論衡〕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采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儼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氏。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氏。遂去不顧。

統志〕霍山在廬州府六安州西南九十里。一名衡山。一名天柱。漢武帝南巡至感唐。以南岳衡山遠阻。乃移岳神於廬而祀焉。又名南岳山。山頂有天池。龍湫。風洞。岳井。試心崖。凌霄閣。咸淳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嶺山。與龕山對峙。潮生出其間。〔輟耕錄〕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嶺山。蓋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論衡〕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采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儼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氏。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氏。遂去不顧。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繆本作落日浮雲生。

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蕭本作黃鸝愁絕不忍聽。

太平寰宇記灞陵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灞水歷白鹿原。東即灞川。西故芷陽矣。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作七哀詩。即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一首。漢書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容歸。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驪音辭。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冊府元龜賀知章為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因老疾。恍惚不醒。若神游洞天三清上。數日方覺。遂有志入道。乃製詩以贈行。皇太子以下咸就執別。御製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有微尚。年在誕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途饒東路。乃命大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錢。羣英帳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供帳東門外。百僚祖饒於長樂坡。自李適以下作詩送之。今詩存者三十七首。太白其一也。

久辭榮祿遂初衣。會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因波寧蕭本作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繆本作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乎初服。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註。棄官還家。漢元帝永光元年渡江求兄大雷小雷三山。遂與相見。兄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主者耳。水經注太湖中有大雷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吳地記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拾遺記須彌山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梁武帝詩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列子海嶽之東。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着。常隨漉波。上

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繆本作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乎初服。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註。棄官還家。漢元帝永光元年渡江求兄大雷小雷三山。遂與相見。兄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主者耳。水經注太湖中有大雷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吳地記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拾遺記須彌山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梁武帝詩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列子海嶽之東。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着。常隨漉波。上

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繆本作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乎初服。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註。棄官還家。漢元帝永光元年渡江求兄大雷小雷三山。遂與相見。兄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主者耳。水經注太湖中有大雷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吳地記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拾遺記須彌山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梁武帝詩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列子海嶽之東。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着。常隨漉波。上

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繆本作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乎初服。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註。棄官還家。漢元帝永光元年渡江求兄大雷小雷三山。遂與相見。兄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主者耳。水經注太湖中有大雷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吳地記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拾遺記須彌山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梁武帝詩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列子海嶽之東。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着。常隨漉波。上

下往還。詳見四卷註。仙嶠浮空。蓋用其事。〔淮南子〕崑崙中有珠樹玉樹宛樹。不死樹在其西。〔論衡〕海外西南有珠樹焉。〔神仙傳〕蘇仙公得道。數歲之後。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為。○嶠音轄。

送竇司馬貶宜春州。被唐時宜春郡。即袁州也。隸江南西道。為上州。上州刺史長史之下有司馬一人。從五品。

天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鬪雞金宮一作闈裏。射雁碧雲端。堂上羅中繆本作中貴。

歌鍾深夜闌。何言謫南國。拂劍坐長嘆。趙璧為誰點。隨珠枉被彈。聖朝多

雨露。莫厭此行難。〔陳後主詩〕照耀白銀鞍。鬪雞。中貴。俱見二卷註。歌鍾見擬恨賦註。〔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案。〔搜神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啣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莊子〕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

送羽林陶將軍。〔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二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

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樓船。水軍所載之船也。詳見四卷註。〔東都賦〕羽旄掃霓。旌旗拂天。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用

呂蒙語。詳見十五卷註。龍泉。劍名。即龍淵也。見十一卷註。繞朝鞭。見十二卷註。○唐仲言曰。此篇全是律體。疑龍泉下脫一聯。方弘靜曰。此篇當是近體八句而逸其五六也。今以為古詩。或以為六句律。琦按六句近體唐人時有之。本於六朝人或號為小律。

送程劉二侍御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舊唐書封常情傳〕開元末。安西四鎮節度使夫蒙靈督判官

有劉眺。獨孤峻。蓋其人也。程則無考。〔通鑑唐紀〕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冊府元龜〕周禮六官六軍並有吏屬。大則命於朝廷。次則皆自

辟除。春秋諸國有軍司馬尉候之職。而未有幕府之名。戰國之際。始謂將帥所治為幕府。唐節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自是正

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自是正

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自是正

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自是正

爲幕府之職。皆奏請有出身人及六品以下正員官爲之。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天外飛霜下蔥海。火旗雲馬生光彩。

胡塞塵清計日歸。蕭本作清塵。幾日歸。漢家草綠遙相待。〔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顏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西京雜記〕枚臯

文章敏疾。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紫宮。卽紫微宮。天子所居也。見二卷註。金城。長安城也。見五卷註。〔通典〕安西郡。西至疏勒鎮守使軍二千里。去蔥嶺七百里。

〔涼州異物志〕蔥嶺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火旗。謂旗之赤似火。雲馬。謂馬之多似雲。〔梁簡文帝詩〕悲旄動胡塞。

送姪良攜一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遙看若二。繆本作桃李。雙入鏡中開。〔一統志〕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

里。晉太傅謝安居此。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詳見十一卷註。

送賀賓客歸越舊唐書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道士還鄉。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賦詩贈之。〔法書要錄〕賀

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辭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子侍讀檢校工部侍郎。遷祕書監太子賓客。慶王侍

讀。知章性放善謔。晚年尤謹。無復規檢。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每與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惟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

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可到也。天寶二年。以年老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重令入閣。儲皇以下拜辭。上親製詩序。令所可供帳。百僚餞送。賜詩敘別。知章表謝。手詔

答曰。卿儒才舊業。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歸心妙門。雖雅意難違。良深歎嘆。嘗言禪祖。是用贈詩。宜保松喬。慎行李也。兒子輩常所執經。故令親別。尊師之

義。何以謝爲。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通典〕皇太子賓客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維焉。資位閑重。其流不雜。

鏡湖流水漾清一作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鶴。〔通典〕越州會稽有鏡湖。〔野客叢書〕西唐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鶴。按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鶴。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道士劉君以鶴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鶴。梅聖俞詩。道士難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鶴。皆承此謬。或謂晉史但言道士鶴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白鶴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米元章書史。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鶴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即書史也。晉史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鶴。世人遂以黃庭經為換鶴經。甚可笑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惟黃庭一驚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歲在甲子。即哀帝興寧三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曜村養鶴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緣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舉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鶴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君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提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佐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途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鶴。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鶴。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與。〔王氏法書苑〕伯思之論。似若詳悉。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鶴。與書道德經換鶴。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線身經。黃庭王軸經。世俗例稱為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王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傅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道家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夫人所傳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本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然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紛如此。伯思謂與梁武帝。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為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註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常求序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愛白鶴。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與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為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鶴。因為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鶴。故以是為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鶴。遂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鶴寶。掃素寫道德經。筆精妙入神。書罷鶴鶴去。何會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鶴也。按賀賓客歸越一篇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鶴。此言書黃庭經得鶴也。太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

也。又「程文簡領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鶴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以爲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故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二卷。以黃庭爲第一。不照道德經。則傳之所云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琦按「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鶴。求之。乃徵右軍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山陰有道士餐羣鶴。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乃爲寫訖。籠鶴而去。「仙傳拾遺」山陰道士嘗嘗。籠紅鶴一雙遺羲之。請書黃庭經。太白所用。似非誤記。卽譚仙傳拾遺或出於僞撰。白氏六帖所引。又不著本自何書。自當以晉書所載爲信。然太平御覽所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則又晉史之先鞭也。豈亦不足信乎。夫一經也。或以爲黃庭。或以爲道德。一道士也。或以爲劉。或以爲管。一鶴也。或以爲羣。或以爲一雙。蓋所謂傳聞異辭之故。觀考一事兩傳者。載籍固多有也。乃取其一說而以訾其餘。或以爲太白之誤。或以爲晉書之誤。或以爲右軍換鶴。本有二事。或以爲右軍初未嘗書黃庭經。皆失之執矣。又「洪容齋四筆」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夫詩之美劣。原不關乎用事之誤與否。然白璧微瑕。不能不受後人之指摘。若太白此詩。則固未嘗有瑕者也。故歷引昔人之論而辯晰之。且以見考古者之不易也。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有壽州。壽春郡中都督府。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琦按壽春之名。本自戰國。「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徙都

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壽陽之名。起自東晉。「通典」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春曰壽陽。宜春曰富陽。凡名春者悉改之。唐時名壽春而太白用壽陽。蓋襲用舊名耳。「史記索隱」凡將軍謂之幕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幕府。崔浩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府爲府署。故曰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橫荆關。苻堅百萬衆。遙阻八公山。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霍孱。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顏。勗爾効才略。功成衣錦還。

〔太平寰宇記〕壽陽城臨淝水。北有八公山。山北卽淮水。自東晉至今常爲要害之地。「十六國春秋」苻堅銳意欲取江東。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苻方。衛軍將軍梁成等率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晉遣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謝玄。西中郎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

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淝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騎略陣。馬倒為晉軍所殺。軍遂大敗。〔江南道志〕八公山在壽州城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今山有淮南王廟。圖安及八士像。山以八公名。蓋本於此。苻堅望晉兵見八公山草木皆旌旗狀。即此山也。〔三國志〕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江表傳〕職如猛虎。不惜軀命。蓋本於救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義。〔漢書張耳傳〕吾王驍王也。孟康註。冀州人謂懦弱為驍。〔鮑照詩〕投軀報明主。紫髯將軍是孫會稽。詳見四卷註。〔南史〕柳慶遠出為雍州刺史。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驍。土連切。音近殘。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地理今釋〕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一作客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

因一作與君言。風吹一作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

無早晚。潁水有清源。〔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為

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僚。雀去。因名青綺門。風吹芳蘭折。喻君子被抑。不得伸其志也。日沒鳥雀喧。喻君暗而讒言競作也。〔晉書〕郭瑀隱於臨松菴谷。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蕭車玄纒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舉手指飛鴻。蓋用其事。以明已將去之意。〔謝靈運詩〕風潮難具論。潁水。出嵩岳之少室山。詳見七卷註。〔吳均詩〕潁水有清源。桂樹多芳根。劉履註。

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

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高士傳〕許由。堯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世說〕謝公屐屐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

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一作同王昌齡崔國輔送李舟歸彬州。一首。唐時桂陽郡。即彬州。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一作同王昌齡崔國輔送李舟歸彬州。一首。唐時桂陽郡。即彬州。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鵝鳴啼南園。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名山洞天福地記〕羅浮洞。周圍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在惠州博羅縣八十里。〔太平寰宇記〕羅浮山本是蓬萊山之一峯。浮在嶺中。與羅山合。因名之。山有洞。通勾曲。又有瓊房瑤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二山隱天。惟石樓一路可登矣。〔增韻〕躊躇。猶豫也。紫宮。天子所居之宮。以比天之紫微垣。故曰紫宮。〔吳均詩〕桂樹多芳根。太白雖用其句。然詩意則用淮南招隱士。桂樹叢生山之幽也。

其二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日。

瀟本作 幾枝正發東

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烟不

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

月樓。

瀟水出湖廣道州之九疑山。湘水出廣西桂林之海陽山。至永州城西而合流焉。自湖南而南。二水所經之地甚廣。至長沙湘陰縣。始達青草湖。注洞庭。與岷江之流合。故湖之北漢沔是主。不得謂之瀟湘。若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此詩送人歸桂陽而言爾家何在。瀟湘川。止是約略所近之地而言之耳。其實瀟湘之水在桂陽之下。不能逆流而經桂陽也。〔楚辭〕青莎雜樹令。蘋草羅靡。按莎草有二。一是雀頭香。其葉似幽蘭而絕細。耐水旱。榮蔓延。雖拔心覆葉。弗之能絕。今之香附子是也。一是夫須。可爲衣。以遇雨。今謂之蓑衣。詩云。南山有臺。臺卽此草是也。〔水經注〕桂

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徑南平縣而東北流。屆鍾亭右會鍾水。通爲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按桂水出彬州桂東縣之小桂山。下流合於來水。來水至衡州府城北。始與瀟湘合。〔徐彥伯詩〕雲生陰海沒。花落春潭空。自傷瓊草綠。詎惜鉛粉紅。○莎音梭。

送外甥鄭灌從軍二首

大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

卷十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三九三

〔演繁露〕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而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列。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宋書〕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捕一獮百萬。

其二

丈人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
〔十六國春秋〕隴上人作壯士之歌曰。丈人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說文〕弧。木弓也。〔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斲。使項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太公六韜〕有龍韜。〔後漢書〕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其三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鵠旗。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漢書〕梟故塞王欣頭濼陽市。顏師古註。梟。懸首於木上也。〔史記〕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白鵠旗未詳。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通典〕開元二十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舉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等。

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於玄元皇帝廟置崇玄學。令習道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成後。每年隨舉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太素。羣動熙元和。炎炎四真人。摛辯若
濤波。交流無時寂。楊墨日成科。夫子聞洛誦。誇才才故多。爲金好踊躍。久
客方蹉跎。道可東。〔楊齊賢曰〕吾祖。老子也。〔老子二五〕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云。東。〔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白虎如未落。乘輿一來過。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

「通」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曆夫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形兆未成。「淮南子」偃其聰明。抱其太素。「舊唐書」天寶元年。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字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沖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為真經。「班固答賓戲」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顏師古註。大波曰濤。摘。布也。「莊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陸德明音義。李云副墨。可以副貳元墨也。洛誦。誦也。苞落無所不通也。崔云。皆古人姓名。或寓言耳。無其人也。「莊子」大冶鑄金。金闕躍曰。我必為鑊。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歸去來辭」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呂向註。柯。樹枝也。「初學記」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四脚下種之。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異。○摘音癡。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初。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

蕭士贊曰。巫

山介乎夔峽二州之間。峽有青溪。赤溪。織蘿溪。滄茫溪。雲詩溪。為峽之五溪。蓋謂別者由尋陽上五溪而入巫山也。乃子見指為武陵五溪。恐失詩意。武陵五溪。由沅合湘。滯於洞庭。至岳陽而後入江。與巫峽地勢不相聯屬。所引非武陵五溪明矣。琦按詩句五溪。當在尋陽。然無所考據。按一統志。五溪水在池州青陽縣西二十里。源出九華山。五溪。龍溪。池溪。灑溪。雙溪。灩溪。合流北入大江。尋陽或是青陽之誤。未可知。楊氏以武陵之五溪。蕭氏以巫峽之五溪。當之。恐皆非是。沿。謂順水而下也。洄。謂逆水而上也。「王勃詩」灩外長江空自流。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通典」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明慶中置。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一作西破大戎。爾隨漢將一作揮長劍。出門去剪虜若草。

收奇功。君王按劍望邊色。鹿頭已落胡天空。匈奴繫頸數應盡。明年應一作題

入蒲桃宮。「漢書項籍傳」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顏師古註。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國語」穆王將征犬戎。韋昭註。犬戎。西戎也。「文獻通考」犬戎。西戎之別名。

在荒服。「漢書」昂曰旄頭。胡星也。「賈誼傳」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吳均詩」匈奴歡欲盡。僕在雁門關。「三輔黃圖」蒲桃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卽此宮也。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

蕭本缺

北征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正月。以朔方節度副大使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為河東河北兩道行軍副大總管。

知節度事。率兵討契丹。率戶部侍郎裴耀卿諸副將分道統兵出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綵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

〔世說〕鄭生可謂入幕賓也。〔史記〕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漢書音義〕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吳均詩〕玉鞭蓮花劍。〔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地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邱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塞垣。邊牆也。〔後漢書〕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揚齊賢曰。丹景。日也。〔張衡思玄賦〕前祝融使舉麾兮。自註。尚書曰。乘白旄以麾。秦執旄以指麾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范寧穀梁傳註〕麾。旌幡也。〔古今注〕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沈佺期詩〕天人開祖席。朝察候征麾。〔劉子玄詩〕將軍獻凱入。歌舞激重城。〔通鑑〕漢紀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氏。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與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陳子昂詩〕單于不敢射。天子佇深功。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唐書百官志〕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

西兇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旌卷曙

霜飛。抗手凜相顧。寒風生鐵衣。

〔後漢書〕西兇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兇地是也。瀘

於陽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唐時則擊指吐蕃為西兇。延。遷延也。〔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莊子〕天子之劍。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孔叢子〕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李善文選註〕抗手。舉手而拜也。〔古木蘭辭〕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舉手而拜也。〔古木蘭辭〕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李善文選註〕抗手。

舉手而拜也。〔古木蘭辭〕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李善文選註〕抗手。

舉手而拜也。〔古木蘭辭〕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李善文選註〕抗手。

送張秀才從軍〔國史補〕進士編稱謂之秀才。

六駭食猛武。恥從駑馬羣。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壯士懷遠略。志存解

世紛。周粟猶不顧。齊珪安肯分。抱劍辭高堂。將投霍蕭本作冠軍。長策掃河

洛。寧親歸汝墳。當令千古後。麟閣著奇勳。〔詩國風〕隱有六駭。毛萇傳駭如馬鋸牙食

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有獸名駭。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駭而已。言六駭者。王肅曰。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北史〕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有猛獸為暴。自華原

肅政。州東北七十里。龜山中。忽有六駭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蕭士贇曰。猛武當作猛虎。唐國諱

虎。故以武昌之。〔楚辭〕將隨駑馬之跡乎。楚辭章句。駑。鈍馬也。〔後漢書〕情存遠略。志闢四方。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李善註。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大冲咏史詩〕曰。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據

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分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說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

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吳均詩〕僕本幽并兒。抱劍事邊陲。〔史記〕霍去病為剽姚校尉。斬首虜二

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揚子法言〕孝莫大於寧親。〔詩〕國風邶彼汝墳。鄭康成周禮註。水涯曰墳。汝墳。謂汝

水之涯也。〔後漢書郡國志〕汝陰本胡國註曰。詩所謂汝墳也。又應奉傳贊。二應克聽。亦

表汝墳。蓋凡汝水之濱皆可謂之汝墳矣。麟閣已見前註。此詩當作於祿山寇陷洛陽之後。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蕭本作輔之子〔唐書藝文志〕崔國輔。應縣

禮部員外國。坐王鎮近親。貶竟陵郡

司馬。〔唐書品彙〕崔國輔。吳郡人。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黃雲。朝吹歸秋雁。南飛日幾羣。中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胡為雜凡禽。雞鶩輕賤君。舉手捧爾足。疾心若火焚。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濱。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孫萬壽詩〕被甲吳江濱。○

廣音
焚。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太平御覽〕孔暉會稽記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苧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浣紗石。〔太平寰宇記〕諸暨縣有苧羅山。山下有石跡。云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猶在。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

未一作來。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

一作石。今猶在。

李新開映古

一作杏。

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

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清江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廣韻〕楂。水中浮木也。〔江總詩〕古查橫近澗。危石聳前洲。〔何遜詩〕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王巾頭陀寺碑文〕東望平臯。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遊梁同

在陳。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

朱亥侯嬴事詳二卷註。〔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吳越春秋〕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

床。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感。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

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一作送族弟鏗。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才華冠

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早鴻。送君日千里。良

會何由同。

〔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雍錄〕漢有明光宮三。一在北宮。與長樂宮相連者。武帝太初四年起。即王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別有明光宮在甘泉宮

中。亦武帝所起。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至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則近明光殿矣。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

郎握蘭含露吞香奏事。此殿光殿。約其方向。必在未央正宮殿中。不與北宮甘泉設為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琦按太白所用。正指明光殿。而借用宮宇以趁韻耳。〔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謝靈運詩〕平衢修且直。〔古詩〕何不策高足。李善註。高。上也。亦謂逸足也。〔漢書高祖紀〕乘傳詣洛陽。如簿註。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江淹詩〕桂水日千星。因之平生懷。〔陳子昂詩〕蜀山余方隱。良會何時同。

奉錢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道錄詳見十卷註。唐時北海郡。即青州也。隸河南道。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杖畱青竹。行歌躡

紫烟。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老子〕道隱無名。河上公註。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莊子〕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太平御覽〕後聖道君列記曰。刻以紫玉為簡。青金為文。龜母按筆。真童拂筵。玉童結編。名曰靈書度人經。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至靈魔王隱秘之音。皆是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辭。言無韻麗。曲無華宛。上天所寶。秘於玄都紫微上宮。依玄科四萬劫一傳。〔後漢書〕費長房隨從壺公入深山。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王京詳見五卷註。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鴉。〔台州府志〕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一名燒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因以為名。〔孫綽賦〕所謂赤城霞起而建標是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山。當由赤城為道。而神邕山圖。亦以赤城山為天台南門。石城山為西門也。〔漢書〕賈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即知蓬萊石。却是巨鰲簪。送爾遊華頂。令余發
鳥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陰。禹穴尋溪入。雲門隔嶺深。綠蘿秋月夜。相

憶在鳴琴。〔初學記〕玄中記曰。東海之大者有巨鰲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圍千里。巨鰲。巨龜也。〔一統志〕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周圍百餘里。高萬丈。絕頂東望滄海。俗名

望海尖。草木薰郁。都非人世。夏有積雪。〔王樂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見九卷註。〔藝文類聚〕孔

暉會稽記曰。縣東南十八里有射的山。遠望的有如射侯。故謂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可方二

丈。謂之射室。傳云羽客之所遊憩。士人常以比占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暗則貴。諺曰。射的

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又云。〔孔靈符會稽山記〕曰。射的山西南木中有白鶴。常為仙人取

箭。會剡壞尋索。遂成此山也。〔書斷〕王羲之性愛鶴。山陰曇壤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且

乘小船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

河上公老子。繖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為

寫畢。籠鶴而歸。大以為樂。〔方輿勝覽〕禹穴。在紹興府龍瑞宮之側。東萊云。大石中斷成罅。殊

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輟耕錄〕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

勝境也。諸峯環聳。鬱盤空曲。〔施宿會稽志〕會稽山與委宛相接。宛委山即禹穴。號四明洞天。按

舊經引吳越春秋。東南天柱號委宛。乃禹藏書處。在會稽山南三里。則宛委別一山也。〔水經註〕山陰

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栽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施宿會稽志〕雲

門山在會稽縣南三十里。〔舊經云〕晉義熙二年中書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雲見。詔建寺。號雲門山。有謝敷宅。何公井。好泉亭。王子敬山亭。永禪師臨書閣。

送長沙陳太守一首唐長沙郡。即潭州也。隸江南西道。

長沙陳太守。逸氣凌青松。英主賜五馬。〔十六國春秋〕張澄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

山望五峯。榮君按節去。不及一作得。遠相從。〔庚信春賦〕馬是天池之龍種。〔水經

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湖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祝隨湖轉。望衡九

面。〔藝文類聚〕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障雲。湧湖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通鑑地理通釋〕衡

岳在潭州衡山縣西三十里。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有五峯。曰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子虛賦〕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云。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按節。

其一

七郡長沙國。南連湘水濱。定王垂舞袖。地窄不迴身。莫小二千石。當安遠俗人。洞庭鄉路遠。遙羨錦衣春。

按唐時潭州長沙郡。衡州衡陽郡。永州零陵郡。遠州連山郡。道州江華郡。郴州桂陽郡。邵州邵陽縣郡。此七郡者。在秦漢時皆長沙故地。定王舞袖事。詳見十五卷註。漢時太守秩二千石。〔通典〕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

送楊燕之東魯

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一二五一作公族。清風播人天。夫子華陰居。開門

對玉蓮。何事歷衡霍。雲帆今始還。君坐稍解顏。爲我一作君歌此篇。我固侯門

士。謬登聖主筵。一辭金華殿。蹭蹬長江邊。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

此中去。不覺淚如泉。〔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謂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延光二年。

代劉愷爲太尉。震子秉。延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徒。五年代袁隗爲司徒。光和五年拜太尉。賜子彪。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徒。其冬代黃琬爲司徒。與平元年代朱雋

爲太尉。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三公。舊本或有作五公者。揚註以三公爲是。琦按後漢書。諸袁事漢四世五公。〔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神道碑〕定震秉彪賜。四代五公。

光烈昭於漢室。威德充於海內。〔李頎詩〕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五公。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楊氏四世但爲三公。未有登太傅大將軍之位。不知諸書何以言之。然其語則有所本。未可以爲誤也。〔太平寰宇記〕華州華陰縣。以在大華山之陰。故名之。華山有蓮花峯。以形似蓮花。故名。玉蓮蓋指此。或謂指玉女蓮花二峯而言。或謂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

之羽化。昌黎詩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玉蓮似指玉井蓮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巒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太平寰宇記〕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山。在壽州六安縣南五里。〔爾雅〕霍山爲南岳。註云。卽天柱也。漢武帝以衡山遠。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祭其神於此。今其土俗皆呼南岳大山。〔黃庭內景玉經〕曰。霍山下有洞房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有西北東南二門。其中有五香芝飛華金瓶之寶。神瞻靈瓜。食之者至玄。〔江南通志〕霍山在廬州府霍山縣西北五里。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移祭此山。又名南岳山。〔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

麟。〔列子〕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金華殿。〔劉琨詩〕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有金華殿。〔劉琨詩〕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拖。燕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龍。大道可暗歸。故山有松月。遲爾翫清暉。〔韻會〕倪。極際也。〔郭璞江賦〕凌波縱拖。〔釋名〕船。其尾曰拖。拖也。後見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辰也。〔玉篇〕舵。正船木也。設於船尾。與舵同。一作拖。〔戰國策〕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黧顏蹙額。膝聳。舌闌。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鬻龍領下。詳見九卷註。〔曹植詩〕遲奉聖顏。李善註。遲。猶思也。呂向註遲。待也。○倪音涯。拖。徒可切。馱上聲。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一作蒸不可處。時炎道遠無行

車。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

處。我家寄在沙邱旁。三月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

羊。〔晉書〕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羈體生齒牙。〔埤雅〕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若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絃。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擘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傳玄苦熱詩〕呼吸氣鬱蒸。〔程曉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戰國策〕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鯉而字伯魚。沙邱詳見十三卷註。〔世說〕衛玠觀戲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

送楊山人歸嵩山

〔元和郡縣志〕嵩高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總名。即中岳也。山高二十里。

周回一百三十里。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萑蒲花

紫茸。一作君行到此峯。餐霞駐衰容。

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登封縣志〕太室二十四峯。有玉女峯。峯北有石如女子。上有大篆七字。人

莫能識。〔江淹赤虹賦〕掇仙草於危峯。鑄神丹於崩石。〔神仙傳〕嵩山石上萑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抱朴子〕萑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以上。紫花者尤善。〔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李善註。〔倉

頤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花也。〔廣博物志〕羅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峽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

送殷淑二首

〔顏真卿〕元靜先生廣陵李君碑。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曾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云云。是即此人也。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惜別耐取醉。鳴榔且

長謠。天明爾當去。應有便

蕭本作便有。

風飄。

〔韻會〕浦。水濱也。嶼。海中洲也。〔劉涓子〕吳都賦註〕嶼。海中洲。上有石山也。〔潘岳西征賦〕鳴

榔厲響。李善註。〔說文〕云。榔。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所以驚魚令入網也。一說榔。船板也。船行則響。謂之鳴榔。〔駱賓王詩〕鳴榔下貴洲。〔沈佺期詩〕鳴榔曉帳前是也。若太白此篇送客非觀

魚停舟。飲酒非挂帆長行。所謂鳴榔者。當是擊船以為歌聲之節。猶叩舷而歌之義。

其二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迴。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

吹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

〔六朝事跡〕白鷺洲。〔圖經〕云。在城西南八里。周迴十五里。對江寧之新林浦。〔景德建康志〕青龍山在城東南

三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九丈。又溧陽縣界別有青龍山。

其二

痛飲龍筵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送岑徵君歸鳴臯山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陸渾縣有鳴臯山。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一作有三拆。至人達機兆。高揖

九州伯。奈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貴道能一作皆全真。潛輝臥幽鄰。一作探元

入窅默。觀化遊無垠。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

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寧受賞。還山非

問津。西來一作終一搖扇。共拂元規塵。琦按岑參感舊賦序云。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輔

高宗。汝南公為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

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按唐書岑文本。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父

之象。隋部鄴令。貞觀中文本歷官中書令。封江陵縣子。從子長倩。永淳中累官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垂拱中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為來俊臣所誣。陷斬於市。文本孫義。累官至同中書

門下三品。景雲間進侍中。封南陽郡公。義兄獻。為國子司業。弟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

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

誅籍其家。晉書謝安。字安石。自幼有公輔之望。揚齊賢曰。奕世。累世也。晉書天文志。永康

元年三月。中台星拆。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趙王倫尋廢殺賈后。斬司空張華。歐陽建詩。古人

達機兆。孔安國尚書傳。牧。牧民。九州之伯。晉書桓玄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桓譚

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謝靈運詩。既枉隱淪客。莊子。子之道在在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又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淮南子。上游於霄霧

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誘註。無垠。無形狀之貌。袁宏後漢紀。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

就車。陛下親見諸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高。逡巡求退。後漢書。偃蹇反俗。章懷太子註。偃蹇。驕傲也。嚴子陵廣成子及魯仲連欲蹈東海事。俱見二卷註。晉書。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禮。

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〇宵音查。

送范山人歸太山。地理今釋。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太山。初行若片雪。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

日觀。一作海。近可攀。雲生。蕭本作。望不及。此去何時還。抱朴子。欲求芝草。入名山。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鶴。以白

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續博物志〕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雞白犬。可以辟邪。〔後漢書祭祀志〕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是朝上泰山。至中觀。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視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如白石。或如雲。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初學記〕太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邱。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

卷十八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送韓侍御之廣德

〔穆本德字下多一令字。〕○〔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宣城郡有廣德縣。本級安縣。至德二載。更名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顏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顏師古註。貰。除也。陶淵明嘗爲彭澤令。故用之以擬韓侍御也。〔野客叢書〕〔海錄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齊東野語〕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爲泉。楊升菴曰。今人改泉明爲泉聲。可笑。○貰。始制切。音世。又神夜切。音射。義同。

白雲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

水上女蘿衣白雲。早臥早行君早起。蕭士贇曰。此詩已見七卷。特首尾數語不同。而此則尾語差拙。恐是初本未經改定者。今兩存之。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太平府志〕隱靜寺在繁昌縣東南二十里隱靜山。一名五峯寺。山有碧霄。桂月。鳴磬。紫氣。行道。五峯。寺當五

峯之會。巔巔拱合。林木幽奇。古洞委折。殷雷轟地。相傳寺爲杯渡禪師所建。飛錫定基。江神送木。現諸神異。寺外有十里松徑。傳云禪師手植。或曰距寺二里許有雙松對峙。勢若虬龍者。卽師手澤。又嘗取新羅五葉松種寺西。迄今尙存。舊誌又言寺有朗公橘。杯渡所攜。頗伽鳥一雙。皆晉宋遺跡。又有木米鹽醬等池。言荆寺時。諸物皆從此出云。舊額云江東第二禪林。按繁昌縣。南唐時析南陵分置。在唐時尙屬南陵。

我聞隱靜寺。山水多奇蹤。巖種明公橘。門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

孤峯。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釋氏要覽〕智度論云。得道者名爲道人。餘出家未得道者。亦名道人。〔法苑珠林〕晉沙門干法蘭。高陽人

也。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沈約法王寺碑〕振錫經行。祖林宴坐。錫。釋家所執錫杖。一名德杖。一名智杖。有金環繞之。作錫錫聲。行時以節步趨者。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

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浮雲一往而無定跡。故以此班馬之意。落日啣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入之情。

〔詩小雅〕蕭蕭馬鳴。〔左傳〕有班馬之聲。杜預註。班。別也。主客之馬將分道而蕭蕭長鳴。亦若有離羣之感。畜猶如此。人何以堪。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傾壺醕。臨分贈

馬鞭。看君頰上去。新月到應

家。

圓。

〔水經注〕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太平寰宇記〕故渭

記正義〕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太平寰宇記〕故渭城在今縣東北三十二里渭水北。卽秦之杜郵。其城周八里。秦自孝公至始皇。皆都於此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省併地入長安。故此城存。〔史記集解〕韋昭曰。鐘。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鐘。漢書註。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鐘。故以鐘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鐵家爐。故取名耳。非卽謂火爐及酒瓮也。〔初學記〕醕。首酒也。〔玉篇〕醕。美酒也。〔正字通〕俗呼醕爲尾酒。醕爲頭酒。河南道潁川伊陰郡有頰上縣。〔太平寰宇記〕頰上縣。以地枕頰水上游爲名。○〔滄浪詩話〕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

乃岑參之詩。誤傳入。琦按〔文苑英華〕亦以此詩爲岑參作。適云送楊子。岑集亦載之。

江上送女道士褚二清遊南岳

南岳。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

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繆本作不濕雨。特異陽臺雲。繆本作足下遠遊

履。凌波生素塵。尋仙繆本作倦尋。向南岳。應見魏夫人。太平御覽登真隱訣曰。太元上帝

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詳見二卷註。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曳靈綰之輕裾。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向註。遠遊。履名。步於水波之上。如生塵也。南岳魏夫人傳。魏夫人者。

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志慕神仙。朱真耽玄。欲求沖

舉。吐納氣液。攝生夷靜。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太乙元仙遣隨車來迎。夫

人乃託劍化形而去。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

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繞

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蠶叢蜀王之先。詳見二卷蜀道難註。李善文選

索隱曰。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上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板梁為閣。

琦按入蜀之道。山路懸險。不容坦行。架木而度。名曰棧道。以其自秦入蜀之道。故曰秦棧。水

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

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徐而恭曰。

山從二句。是承上崎嶇不易行五字。勿作好景會。

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

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此篇與十二卷內贈錢徵君少陽詩無一字差異。蓋編者重入未刪。

送李青歸華陽川

伯陽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秘靈洞。雲霞辭世人。化心養精魄。隱几皆

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川在虢州華陽山。南雍勝略。華陽水在漢中府褒城縣西二十五里。源出牛頭山。南流漢水合。蕭本作南葉陽川。誤。

天真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

〔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吏。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江淹詩〕隱公偏駐精明。〔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陸德明音義。隱。憑也。〔丁令威歌〕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

送舍弟

吾家白額馬。驕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

〔魏志〕曹休間行北

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吾家白額駒。即吾家千里駒之意。而改用李氏事耳。〔晉書〕武昭王諱暠。字玄感。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嘗與太史令郭謩。及其同母弟宗。同宿。謩起謂宗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磨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北段業自滎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感郊穀令。敏尋卒。護軍郭謙等以玄感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感初難之。宗孫言於玄感曰。君忘郭謩之言耶。白額駒今生矣。玄感乃從之。謝靈運夢見從弟惠連。得池塘生春草句。詳見十一卷註。

送別

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

一作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帝思誼。徵之。紫泥用之以封璽書。見七卷註。

送韋十少府

試發清秋興。因為吳會吟。碧雲斂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劍。君無陸

賈金。艱難此為別。惆悵一何深。〔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詳見十二卷註。〔漢書〕陸賈有五男。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

子。子一百金。令為生產。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并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子孟熊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

謁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史記〕世家第

世家。曰留侯傳。蓋髮髯也。〔舊唐書〕高適者。渤海蓆人也。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上皇以該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承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承

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承王敗。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然言過其實。為大臣所輕。

秦帝淪玉鏡。一作六雄。滅金虎。留侯降氛氳。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壯士揮金槌。

報讎六國。繆本作合。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羣。兩龍爭鬪時。天地動風雲。酒

酣一作縱舞長劍。倉卒解漢紛。宇宙初倒懸。鴻繆本作洪。溝勢將分。英謀信奇絕。

夫子揚清芬。一作夫子稱卓絕。超然繼清芬。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却

妖氛。探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勳。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灑一行

淚。臨歧竟何云。〔尚書帝命〕樂失玉鏡。用其噬虎。鄭康成註。玉鏡。謂清明之道。〔史記〕留侯

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

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

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七

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譏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

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五日平明復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項羽本紀〕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急擊勿失。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毋從俱死。良曰。沛公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出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且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出召項莊謂曰。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項莊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於是遂去。令張良留謝漢。四年。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書音義〕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也。顏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琦按史記漢書載博浪沙事。並云鐵椎。椎水經注云。張良為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駱賓王詩〕金椎許報韓。蓋出於此。〔漢書張良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盧諝詩〕智勇冠當代。〔史記彭越傳〕兩龍方鬪。且待之。〔說文〕酌。酒樂也。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酌。〔晉書〕月為胡王。〔陳書〕陳寶應起兵。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匹馬猶臨水。離騎倘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陽宮。〔陳書〕一文禮樂。武定妖氛。〔謝瞻詩〕婉婉幕中畫。〔廣韻〕戮。勝也。克也。〔太平御覽〕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降霜。〔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戮音堪。

尋陽送弟昌峒

繆本作

鄱陽司馬作

鄱陽。唐時郡名。卽饒州也。隸江南西道。為上州。有司馬一人。從五品。

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烟。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飄然繆本作欲相近。來

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

連。吾非爾康樂。未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搖扇

及干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

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太平寰宇記〕桑落洲在舒州宿松縣西南一百九十四里。

江水始自鄂陵分派為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此洲與江州尋陽縣分中流為界。〔一統志〕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過江五十里。昔江水泛漲。流一桑於此。因名。王子猷乘船往剡溪訪戴安道。詳

見九卷註。〔魏徵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宋書〕謝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父明所知。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咨賞。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

〔韻會〕絳也。〔增韻〕印紐也。章。印章也。朱徽銀章。詳見十一卷贈劉察使詩註。凡除官到任。謂之上官。司馬。州之佐職。〔江西通志〕松門山在南昌府城西西北二百一十五里。枕鄱湖之東。兩岸悉生松。遙望如門。故名。上有石鏡。光可照人。〔謝康樂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是也。〔太平寰宇記〕干越樓在餘干縣西南一百二十步。置津吏主守。四時不絕。干越亭在餘干縣東南三十步。屹然孤立。古今遊者多留題章句焉。〔江西通志〕干越亭在饒州府餘干縣半角山。〔文公談苑〕云。前職琵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鬱。千峯競秀。唐初張彥俊建。〔資鑑地理通釋〕彭蠡在江州潯陽縣。〔括地志〕在縣東南五十里。〔六典註〕一名宮亭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地理志〕在豫章郡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爲界。禹貢揚州彭蠡既豬。卽江漢所匯之澤。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

錢校書叔雲

少年費白日。歌笑矜朱顏。不知忽已老。喜見春風還。惜別且爲懽。徘徊桃李間。看花飲美酒。聽鳥臨晴山。向晚竹林寂。無人空閉關。〔晉書〕玩威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

閉關。猶閉門也。〔江淹恨賦〕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送王孝廉覲省

彭蠡將天合。姑蘇在日邊。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窈窕晴江轉。參差遠

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注

蕭本作注。

似長川。

〔江西志〕鄱陽湖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卽禹貢之彭蠡也。一名宮亭湖。一名揚瀾湖。跨南昌

昌饒州南康三郡。合上流諸水入焉。周圍數百里。闊四十里。長三百里。每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回倒積。遂成巨浸。瀾渺數百餘里。無復畔岸。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始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韻會〕將。與也。〔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長波天合。揚齊賢曰。姑蘇。蘇州吳郡。以其近東海日出之地。故云日邊。〔法言〕孝莫大於寧親。〔世說〕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按詩題。當是送杜秀才赴舉入京。芝字疑譌。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水出

寒烟。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廬江。郡名。即廬州也。隸淮南道。〔通典〕雍州開元三年改為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

〔晉書〕鄒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雁池。池間有鶴州島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與宮人賓客

弋釣其中。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蕭本作果。流澧州〔湖廣志〕洞庭湖在岳州西南。綿跨八百里。絳州又謂之絳郡。隸河東道。

澧州在澧水之陽。又謂之澧陽郡。隸山南東道。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王字。延平兩

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雁迴峯。〔中華古今註〕晉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知是劍氣。乃以雷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

張華。一煥自佩。後華死。子躡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為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為龍矣。〔方輿勝覽〕回雁峯在衡陽之南。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同。故名。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湖廣志〕回雁峯在衡州府城南里許。相傳雁不過衡陽。至此而同。然聞桂林間

尚有雁聲。知此說非矣。或謂峯之形勢如雁回轉者是也。南岳周環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云。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弁序〕按〔唐書百官志〕左右十四衛。及太子左右六率府。皆有郎將。乃五品官也。衡陽。唐時郡名。即衡州。

隸江南西道。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

槁。固非非字疑當作亦。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送遠。使人增忌。陳

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曹城之榻。去繳才子之詩。動清興於

中流泛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京氏易傳〕易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得其資斧。仲尼爲旅人固可知矣。〔周易〕明入

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周易集解〕鄭玄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無幹政事以避小人之害也。荀爽曰。明在地下。爲坤所蔽。大難之象。文王君臣相事。故當大難也。〔王弼易註〕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悴。〔晉書〕左思賦三都。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謂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信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盞耳。及思賦出。機絕嘆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王羲之與謝萬書〕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氣清岳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

江上送行無白壁。臨歧惆悵若爲分。

〔方輿勝覽〕南岳。一名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晉因山以名郡。〔湘中記〕度應斗衡。位值離宮。

故曰衡山。又名霍山。〔南岳記〕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翌軫。鈴纒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鄉。故號南岳。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逮於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長沙記〕衡山軒翺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參差七十二峯。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其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橋。六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峯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而祝融爲最高。〔水經注〕湘水又北徑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廩。一名容峯。容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自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鸛巖山。爲南岳也。〔史記天官書〕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當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景。春分之夕而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魏書〕發響九臯。翰飛紫冥。〔謝靈運詩〕迴躡旒輕雪。〔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懷金拖紫。退就散輩。〔後漢書〕聖恩橫加。猥賜金紫。章懷太子註。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呂氏春秋〕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餞之。酒酣而送之以璧。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冊府元龜〕趙國珍。天寶中為黔府都督兼管經略等使。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與

師。惟黔中封境無虞。〔通鑑〕黔中節度使趙國珍。本牂牁夷也。胡三省註。趙國珍。牂牁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所謂黔府中丞者。即其人歟。中丞是其兼銜耳。〔唐書地理志〕黔中州。黔郡下都督府。本黔安郡。天寶元年更名。○黔音琴。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踰蹙鬢毛斑。盛時難

再還。巨源咄石生。何事馬蹄間。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君為魯會子。拜

揖高堂裏。叔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推一作摧。獨坐旌節鎮雄藩。虎士

秉金鉞。蛾眉開玉樽。才高幕下去。義重林中言。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

東風春草綠。江上候歸軒。〔宋玉九辯〕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呂延濟註。廓落。空寂也。〔韻會〕踰蹙。困頓也。〔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州

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職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大傳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一年。果有曹爽之事。又〔晉

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史記〕會參。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

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平原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

漢時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得專席而坐。詳見十卷註。〔舊唐書〕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

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外任之重無比焉。〔新唐書百官志〕

節度使辭曰。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豎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虎士。有力之士。詳見

八卷註。〔詩商頌〕有虔秉鉞。秉。執也。〔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諱〕金鉞鏡日。雲旗絳天。〔晉書〕阮咸

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謝靈運詩〕水宿淹晨暮。呂延濟註。水宿。宿舟中也。〔通典〕黔

中。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即此是也。通謂之五溪。註云五溪。謂酉辰巫武沅五溪也。〔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黄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曰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白帖〕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方輿勝覽〕琵琶峽在巫山。對蜀江之南。形如琵琶。此鄉婦女。皆曉音律。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揚升菴曰。太白詩。天山三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送梁四歸東平

玉壺契美酒。送別強為歡。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殷王期負鼎。汶水起

垂竿。莫學東山臥。參差老謝安。〔六經天文編〕夏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隱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越絕書〕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春秋正義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行水金鑑〕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

今縣界有五汶。皆無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按五汶者。曰北汶。小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謝安高臥東山。見七卷註。

江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琅玕實。何以贈

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宋玉賦〕鬻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揚齊賢曰。黃鶴樓在鄆州。〔圖經〕云。費文禕得仙。駕黃鶴憩此。〔鮑照舞鶴賦〕振玉羽而臨霞。琅玕實見二卷註。

照舞鶴賦。振玉羽而臨霞。琅玕實見二卷註。

送郗昂謫巴中

按〔羊士諤詩集〕有詩題云。乾元初。嚴黃門自京兆少尹貶巴州刺史云云。詩下註云。時郗詹事昂。自拾遺貶清化尉。黃門年二十餘。且為府主。與

郗意氣友善。賦詩高會。文字猶存。又〔李華揚騎曹集序〕刑部侍郎長安孫公逸。以文章之冠。為孝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君與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琅琊顏真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邱李珣。趙郡李嶠。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登第。

瑤草寒不死。移植滄江濱。東風洒雨露。會入天地池。一作春。予若洞庭葉。隨波

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江淹詩〕瑤草正翕絕。李善註。瑤草。玉芝也。琦按詩家用瑤草。謂珍異之草耳。未必專指玉芝而言。〔楚

辭)洞庭波
今木葉下。

江夏送張丞

欲別心不忍。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春。藉草依流水。攀花贈
遠人。送君從此去。迴首泣迷津。〔孫綽天台山賦〕藉萋萋之鐵草。李善註。以草薦地而坐曰藉。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二峽三峽詳見八卷註。

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鷺遠飛去。直向使君灘。〔水經注〕江水東經羊腸虎臂灘。揚亮為益州刺史。至此

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太平寰宇記〕使君灘在萬州東二里大江中。昔揚亮赴任益州。行船至此覆沒。故名。〔一統志〕使君灘在荊州夷陵州西一百十里。

送二季之江東

初發強中作。題詩與惠連。多慚一日長。不及二龍賢。西塞當中路。南風欲
進船。雲峯出遠海。帆影挂清川。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行俱有適。遲

爾早歸旋。謝靈運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與從弟惠連詩。劉履曰。強中。地名。今嶧山下有強口。疑卽此也。〔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典之淵。有二龍焉。揚齊賢曰。西塞山

在鄂州。〔陸放翁入蜀記〕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

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壁劈青玉。殆為此山寫真。又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推馬當及西塞最為湍險難上。〔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太平御覽〕九土文括略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再得之。〔施宿會稽志〕陽明洞天。在會稽縣宛委山龍瑞宮。舊經云三十六洞天之一

洞也。洞外飛來石下為禹穴。傳云禹藏書處。一云禹得玉璽金書於此。〔薛方山浙江獨志〕宛委山上有石匱壁立。中有孔穴。號陽明洞。卽舊經所謂三十六洞天之一洞也。夏禹發之。得赤珪如日。

碧珪如月。又於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賀知章纂山記〕曰。黃帝號委宛穴為赤帝陽明之府。於此藏書。大禹始於此穴得書。復於此穴藏之。人因謂之禹穴。匡山。卽廬山也。〔廬山記〕匡

廬山。卽廬山也。〔廬山記〕匡

俗結廬於山。故號匡廬山。〔神仙傳〕黃帝還豫章廬山下。居不積田。日爲人治病。亦不收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鬱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獸歡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杏子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噴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韻會〕遲。待也。謝靈運有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云。臨江遲來客是也。〔詩小雅〕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謝靈運詩〕三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藝文類聚〕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纒稱。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一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

桂水分五嶺。衡山朝九疑。鄉關眇安西。流浪將何之。素色愁明湖。秋渚晦

寒姿。疇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君王縱疎散。雲壑借巢夷。爾去之羅浮。我

還憩峨眉。中閨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

一名桂江。水源多桂。不生雜樹。〔漢書〕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註。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

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成嶺。五也。〔戴凱之竹譜〕五嶺之說。互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舊老。考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爲北嶺。臨漳寧浦爲南嶺。五部界內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併。厥跡在焉。故陸機請伐鼓五嶺。表道九真也。〔徐廣雜記〕以刺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遠矣。余益期與韓康伯。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岡爲五嶺之數。又其謬也。〔初學記〕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躡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靈。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下見。〔元和郡

縣志〕九疑山在道州延唐縣東南一百里。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楊齊賢曰。唐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而故府復爲西州交河郡。琦按文義。安西字疑訛。指爲

隴右道安西大都護府者。恐未是。〔陶潛祭從弟文〕流浪無成。懼負素志。疇昔。昔日也。已見前註。〔江淹詩〕終觀紫芳心。李善註。紫芳。紫芝也。〔爾雅〕黃髮。髮落更生黃者。

卷十八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四一七

邢昺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更黃也。〔曹植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張詠註。黃髮期。謂壽考也。〔北山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通典〕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列仙傳〕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棗盧木實及蕪菁子。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仙去。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〇〔江南通志〕曇摩樓在寧國府郡治後。卽謝朓爲宣城太守時之高齋地。一名北樓。亦

稱謝公樓。唐咸通間刺史獨孤霖改建。易今名。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

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

飛。欲上青天一作雲覽明一作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一作復愁。人

生一作男兒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一作舉棹還滄州。〇〔陸機詩〕長風萬里舉。慶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太子註。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東漢建安之末。有孔融。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詩。世謂之建安體。風骨道上。最饒古氣。〔鍾嶸詩品〕論謝惠連云。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馳。〔盧思道盧記室誄〕麗詞泉湧。壯思雲飛。散髮。科頭也。扁舟。特舟也。俱見二卷註。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之下有副使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又安撫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之下。皆有副使一人。

君卽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詞。虎嘯俟騰躍。鷄鳴遭

亂離。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統兵捍吳越。豺

虎不敢窺。大勳竟莫敘。已過秋風吹。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寄深且戎

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諾。縱橫兩無疑。伏奏歸北闕。鳴騶忽西馳。列將

咸出租。英寮惜分離。斗酒滿四筵。歌笑宛溪湄。君攜東山妓。我咏北門詩。

貴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卮。同驪萬斗酒。未足解相思。此別又一作外千里。秦吳眇天涯。月明關山苦。水劇隴頭悲。借問幾時還。春風入黃池。無令長相思。折斷綠楊枝。

〔晉書〕劉琨。字越石。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劉越石有扶風歌。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若。右手揮龍淵云云。凡九首。其橫吹曲今逸不存。或指吹胡笳而言。恐未的。〔張衡思玄賦〕超踰騰躍。絕世俗。〔世說〕晉陽秋曰。祖逖與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同州主簿。嗜好稠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史記〕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長晏曰。樓煩。胡國名。〔漢書〕羽林掌送從。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費昶詩〕家本樓煩俗。召募羽林兒。上元中宋州刺史劉展舉兵反。其黨張景超孫待封攻陷蘇湖。進逼杭州。爲溫昇李

藏用所敗。見後二十八卷註。劉副使於時亦在兵間。而功不得錄。故有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大勳竟莫敘。已過秋風吹之句。〔詩商頌〕有虔秉鉞。〔南齊書〕秉鉞出關。凝威江甸。季公謂季廣琛。〔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溫州刺史季廣琛爲宣州刺史。〔十六國春秋〕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戎幕。節度使之幕府。〔牟祜讓開府表〕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註。台司。三公也。〔漢書〕貫高。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北關是上書奏事之徒所詣者。見十三卷註。〔北史〕

鳴騶清路。威列羽儀。〔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騶。騎士也。〔詩大雅〕韓侯出祖。出宿於屠。〔江南通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世說〕謝安在東山畜妓。〔毛萇詩傳〕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漢書高帝紀〕上泰玉卮爲太上皇壽。應劭曰。卮。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晉灼曰。音支。顏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韓非子〕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庚信蕩子賦〕關山惟月明。〔郭仲產秦川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

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至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

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胡三省通鑑註〕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一統志〕黃池河在太平府城南六十里。東接固城河。西接蕪湖縣河。入大江。南至黃池鎮。北至宣城縣界。〔江南通志〕黃池河在池州當塗縣南七十里。寧國府城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玉溪。郡東南之水

皆聚此出大江。河心分界。南屬宣城。北屬當塗。

涇川送族弟諄

太白自註。時盧校書草序。常侍御爲詩。

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佳境千萬曲。客行無
 歇時。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陽祠。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問我何事來。盧
 敖結幽期。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詞。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置酒送惠
 連。吾家稱白眉。媿無海嶠作。敢闕河梁詩。見爾復幾朝。俄然告將離。中流
 漾綵鷁。列岸叢金羈。嘆息蒼梧鳳。分棲瓊樹枝。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
 望極落日盡。秋深暝猿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

涇川。卽涇溪也。在涇縣西
 南一里。唐時隸宣城郡。源

出石埭。流經南陵宣城。踰蕪湖。入大江。〔通典〕宣州涇縣有涇水。越州會稽縣有若耶溪。〔江南
 通志〕琴溪在寧國府涇縣。源出自寧國諸山。與溪頭水合。西過琴高山下。乃名琴溪。傳是仙人琴
 高控鯉之地。〔一統志〕望仙亭在陵陽山中峯之半。相傳漢寶子明昇仙之地。有唐天寶間所建仙壇宮。見
 陵陽祠卽仙壇宮也。盧敖。詳見十四卷註。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見前二首註。繡衣御史。見
 十一十二卷註。蓬山振雄筆。謂盧校書草序也。繡服揮清詞。謂常侍御作詩也。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見十六卷註。〔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詩〕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診。中流袂就判。欲去
 情不忍。〔李陵與蘇武詩〕攜手河梁上。遊子暮何之。劉良註。河梁。橋也。〔魏書〕中山王熙之鎮鄴
 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球。李神儁。王誦兄弟。裴叔憲等。咸錢於河梁賦詩告別。〔吳均詩〕
 有客告辭難。贈言重蘭蕙。〔子虛賦〕浮文錦。張揖註。錦。水鳥也。書其像於船首。〔宋之問太平
 公主山池賦〕文虹橋兮彩鷁舟。〔陸機雲賦〕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橫汗。瓊樹枝。見二卷註。
 也。邊

五松山送殷淑

楊齊賢曰。五松
 山在宣州南陵。

秀色發江左。風流奈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載酒五松山。頽然白
 雲歌。中天度落日。萬里遙相過。撫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別離去。連
 峯鬱嵯峨。

江左。江南也。詳見十二卷註。〔晉書〕殷仲
 文。南蠻校尉顛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一作秋夜崔八丈水亭送崔二

放一作吳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滅燭

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水客弄歸棹。雲帆卷輕霜。扁舟敬亭下。

五兩先飄揚。峽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劉鑠詩。羣

呂向註。延。引也。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規。五兩。特舟也。唐書地理志。羣。延。秋。月。羣。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郭璞江賦。觀五兩之動靜。賴會流。船上候風羽。楚人謂之五兩。

登黃山凌繆本作敬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一作汎舟赴華陰一本下有得齊字

曰。太白自註。時在當塗。即今之太平也。黃山在城北。凌敬臺在其上。太平府志。黃山在郡治北五里。高四十二丈。山如初月形。舊傳浮邱公投雞於此。亦名浮邱山。上有宋孝武避暑離宮及凌敬臺遺址。陸放翁入蜀記。凌敬臺正如風風臺之類。特因山巖焉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氣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尉十餘里。無

陽。宣州縣名。隸江南東道。華陰。郡名。即華州。隸關內道。○敬音羣。

鸞乃鳳之族。翔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一作耀雙在瓊樹棲。一朝各飛去。鳳

與鸞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爍河堤。爾從汎舟役。使我心魂悽。秦地無草

木。南雲喧鼓聲。君王減玉膳。早起思鳴鷄。當是民飢之說。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

泥。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犁。靜者伏草間。羣才滿金閨。空手許本作無壯士。

窮居使人低。送君登黃山。長嘯倚一作天梯。小舟若鳧雁。大舟若鯨鯢。開帆

散長風。舒卷與雲齊。日入牛渚晦。蒼然夕烟迷。相思在何許。一作在何所。沓

在洛陽西。張華禽經註。鸞者。鳳凰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高誘淮南子註。翔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瓊樹。鳳所棲食之樹。見二卷古詩集四十一首註中。

〔郭璞詩〕朱羲將由白。李善註。朱羲。日也。〔左傳〕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舊唐書〕天寶六載。自五月不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臺寺府縣錄繫囚。死罪決杖配。流徒以下特免。庚寅始雨。九載三月。時久旱。制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錄囚徒。蓋天寶時京師之旱。見於史者有二。未詳此詩作於何年。〔後漢書〕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零禮。求雨。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春秋繁露〕求雨。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禱之。〔文章正宗〕神農求雨書。祈而不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漕。水運也。〔鮑照詩〕家世宅關輔。李善註。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潘岳西征賦〕枚疲人於西夏。〔書說人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江淹別賦〕金闕之諸彥。李善註。金闕。金馬門也。〔王逸九思〕緣天梯今北上。登太乙令玉臺。〔宜都記〕俯臨大江。如繫帶焉。視舟如鳧雁矣。〔韻典〕宣州當塗縣有牛渚圻。亦謂之采石。險固可守處。楊齊賢曰。華陰在洛陽之西。

送儲邕之武昌武昌縣。鄂州之屬縣也。隸江南西道。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汎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

入棹歌聲。〔潛確居類書〕黃鶴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俗呼蛇山。一名黃鶴山。昔仙人王子安騎黃鶴。〔莊子〕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謝朓詩〕洞庭張樂地。蕭湘帝子游。〔史記〕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南齊書〕謝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西京賦〕齊棹女。縱棹歌。

卷十九 古近體詩共三十一首

酬談少府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三事或可羞。匈奴晒千秋。壯心屈黃綬。浪跡寄滄洲。昨觀荆峴作。如從雲漢遊。老夫當暮矣。蹀足懼驩驩。〔太平御覽〕梅福於是入供崖山。得道為神仙。代代有人見。或於玉笥山中登之。〔漢書〕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顏師古註。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田千秋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封侯。匈奴譏之。見十一卷註。顏

師古漢書註。丞尉職卑。皆黃綬。〔唐六典註〕荆山在襄州襄陽縣。峴山在襄州襄陽縣。〔詩經集傳〕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曹粹中曰。僕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漢書〕造父善御習馬。得驂騑殿耳之乘。顏師古註。驂騑。言其色如華之赤也。〔顏延年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張說註。蹀足。疾行也。○蹀音疊。

訓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茗溪漁隱叢話〕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屢理瘠骨。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胡三省通鑑

註〕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羣。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攜長憶君。寶訣。仙書也。〔唐書地理志〕劍南道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蕭本作君。

五月梅始黃。一作梅子黃。一作禾黍綠。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櫳。顧余不及

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下愚一作宵人。忽壯士。未足論窮通。

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直道。落日昏

陰虹。此一作我。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機杼見九卷註。簾櫳見十一卷註。〔史記〕燕將攻下

敵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盡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

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揚齊賢曰。陰虹。指林甫國忠輩昏蔽其君。轉蓬。蓬草之隨風旋轉者。詳見九卷註。

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太平廣記〕崔園。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偶救下。便於試場中喚

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公衡之名位。略見於此。○單父音善甫。

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別君若俯仰。春芳辭秋條。太山嵯峨夏雲在。疑

是白波漲東海。散為飛雨川上來。遙帷却卷清浮埃。知君獨坐青軒下。此時結念同所懷。繆本作同懷者。我閉南樓看繆本作著。道書幽簾清寂若。蕭本作在。仙居曾

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碑〕秋條下葉。春卉含芳。〔江淹詩〕鍊藥鸞虛曉。泛瑟風遙帷。〔盧炎詩〕青軒明月時。

〔謝靈運詩〕結念屬霄漢。孤影莫與緩。〔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江淹詩〕高文一何綺。

山中問答一作答問。繆本作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意一作事。棲碧山。笑而不答一作語。心自閑。桃花流水窅一作窅。然去。別有天

地非人間。

答友人贈烏紗帽〔中華古今註〕武德九年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羅。山人不照鏡。稚子道相宜。〔廣韻〕接羅。白帽也。〔歸去來辭〕稚子候門。

謝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鬢。錦

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唐時上黨郡。即潞州也。屬河東道。夷陵郡。即峽州也。

屬山南東道。〔江淹扇上彩畫賦〕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晁氏墨經〕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製尚矣。漢貴扶風喻糜。終南山之松。晉貴九江廬山之松。唐則易州錫

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曹植詩〕墨出青松烟。〔齊民要術〕合墨法。墨一斤好膠五兩。鷄子白去黃五顆。硃砂一兩。麝香一兩。都合調。下鐵臼中。宜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雙鴉鬢。謂頭上雙髻色黑如鴉也。〔晁氏墨經〕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水經注〕會稽山陰縣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遊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太平寰宇記〕蘭亭在山陰縣

西南二十七里。〔輿地志〕云。山陰縣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所謂曲水之勝境。製序於此。〔元

和郡縣志」會稽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里。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湖州。唐時隸江東南道。為上州。上州之佐職有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通志氏族略〕迦葉氏。西域天竺人。唐貞觀中。有涇原大將試太常卿迦葉濟。司馬殆其裔族歟。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楊齊賢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五色線〕〔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提之子母名難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成佛。號金粟如來。巖滄浪曰。因問人為迦葉。故作此答。不則誕妄矣。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

〔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

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曰翠微宮。籠山為苑。元和中以為翠微寺。〔元和郡縣志〕太和宮在長安縣南五十五里。終南山太和谷。武德八年造。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以時熟。公卿重請修築。於是使將作大匠閻立德繕理焉。改為翠微宮。今廢為寺。〔雍錄〕翠微宮。武德八年改名太和。在終南山上。正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寢名含風殿。〔蘇文忠詩〕曰。植立含風廣殿。用此也。太宗於此宮上仙。〔揚大年談苑〕曰。宮在驪山絕頂。太宗嘗避暑於此。後改為寺。寺亦廢。〔法苑珠林〕今上皇帝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先皇。嚮惠津於羣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愆然滋永。聿興厚業。標樹福由。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緣設彫華。據此所稱今上皇帝。是指高宗而言。則唐書所云元和中和為翠微寺者非矣。又諸書皆云在終南山。而談苑云在驪山者。又非矣。太白詩題。亦其一證。金沙泉。湮沒無可考。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小物昧繆本作暗遠圖。寧知通方士。一作寧識通方理。多君紫

霄意。獨往蒼山裏。地古寒雲一作雪深。巖高長風起。初登翠微嶺。復憩金沙泉。

錢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圓。飲彼石下流。一作潭結蘿宿谿煙。鼎湖夢淥水。龍駕

空一作何茫然。早行子午關。一作問一作峯却登山路遠。一作却嘆山路遠一作頗識關路遠拂琴聽霜猿。滅

燭乃星飯。人烟無明異。鳥道絕往返。攀崖倒青天。一作到青山。下視白日晚。既過

一作石門隱。還唱一作石潭歌。涉雪攀紫芳。一作採紫莖。濯纓想一作清波。此一作人不

可見。此地君自過。為余謝風泉。其如幽意何。〔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大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陸德明註。若。海神也。

〔漢書〕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顏師古註。方。道也。〔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鼎湖龍駕。黃帝昇天事。見三卷註。以喻太宗上仙也。〔唐書地理志〕長安縣南有子午關。〔漢書〕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註。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嶽。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元和郡縣志〕子午關在長安縣南一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也。〔一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五里。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置關。〔廣雅〕攀取也。

〔史記註〕臣瓌曰。披取曰攀。〔江淹詩〕終觀紫芳心。李善註。紫芳。紫芝也。

贈李十二

左司郎中崔宗之附

涼秋八九月。白露空園亭。耿耿魚水暢。梢梢一作梢梢。繆本作梢梢。俱誤。風葉聲。思

見雄俊士。共話今古情。李侯忽來儀。把袂苦不早。清論既抵掌。玄談

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擔囊無俗物。訪古千里餘。袖有七

首劍。懷中茂陵書。雙眸光照人。詞賦凌子虛。酌酒絃素琴。霜氣正凝

潔。平生心事中。今日為君說。我家有別業。寄在嵩之陽。明月出高岑。

清溪澄素光。雲散窗戶靜。風吹松桂香。子若同斯游。千載不相忘。

〔舊唐書〕尚書省有左司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崔宗之事蹟。見十卷註。崔少府女詩。哲人忽來議。〔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世說註〕衛玠別傳曰。王平子高氣不羣。遺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地。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戰國策〕嬴餘履躡。負書擔囊。〔史記索隱〕七首。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七首。〔史記〕司馬相如家居茂陵。口吃而善著書。茂陵書蓋用此事。〔魏顯太白集序〕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少任俠。手刃數人。〔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梢音筲。

訓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一作空。坐杖策尋英豪。

立談乃知我。崔公生民繆本作人。秀。緬邈青雲姿。制作參造化。託調含神祇。海

岳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飈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劍。四坐皆揚

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憩蓬壺。濯足

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閭闔關。但得長把袂。

何必蒿邱山。〔顏延年〕積白馬賦。望朔雲而躑躅。〔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淮南子〕周視原野。原

野。謂平原曠野之地也。〔劉琨詩〕功業猶未建。夕陽忽西流。〔楚辭〕會歎歎予鬱
怊兮。王逸註。鬱悒。憂也。〔後漢書〕鄧禹即杖策北渡。〔揚雄解嘲〕或立談而封侯。〔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李善註。青雲。言高遠也。〔後漢書〕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
俾造化。〔楚辭〕珥珥游乎華池。〔淮南子〕若土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詳見十
四卷註。蓬壺。蓬萊也。詳見明堂賦註。倒景。見二卷古詩第二十首註。〔王褒九懷〕朝發兮越嶽。
夕至今明光。王逸註。暮宿東極之丹轡也。又遠遊註云。丹邱晝夜常明。〔九懷〕云。夕宿乎明光。
明光。則丹邱也。〔阮籍詩〕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淮南子〕倣眞訓。排閭闔。倫天門。高誘註。
閭闔。始昇天之門也。又〔地形訓〕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高誘註。閭。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閭闔之門。

以詩代書答元丹邱

青鳥一作鳥

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一作書

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

書留綺窓前。一作時

開緘方一作時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

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一作嘆

杳難見。浮雲橫遠

山。

〔玉佩金璫經〕元始天王與大帝乘碧霞流麗輦。上登九玄之崖。有青鳥來翔。口啣紫書。集於玉軒。〔漢武帝內傳〕盛以雲錦之囊。〔李善文選註〕古白鶴頰曰。茲亦取介。矯翮紫烟。〔古詩〕交

疏結綺窗。李善註。〔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象之。〔蜀都賦〕列綺窗而瞰江。呂向註。綺窗。彫畫若綺也。〔陸機詩〕遠字列綺窗。蘭室接羅幕。張說註。綺窗。窗為錦綺之文也。〔說文〕勗。勉也。〔詩國風〕亂我心曲。〔韻會〕懷抱曰心曲。〔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金門答蘇秀才

〔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應劭註。金門。金馬門也。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折芳媿遙憶。永路當

自勗。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獻書入金闕。酌

醴奉瓊筵。屢忝白雲唱。恭聞黃竹篇。恩光照繆本作拙薄。雲漢希騰遷。銘鼎

儼云途。扁舟方渺然。我留在金門。君繆本作去臥丹壑。未果三山期。遙欣一

邱樂。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寥廓。願狎東海鷗。共營西山藥。栖巖君寂滅。繆本

作處世蕭本作處世。余龍躡。良辰不同賞。永日應閑居。鳥吟簷間樹。花落窓下書。

緣谿見綠篠。隔岫窺紅蕖。採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鏡間。松鳴風

琴裏。得心自虛妙。外物空頽靡。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烟水。〔張華詩〕朱火青無光。〔張協詩〕鑽燧忽改木。

臣向註。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楚辭〕折芳馨兮遺所思。〔陸雲詩〕永路隔萬里。〔謝靈運詩〕百川馮巨海。〔二輔黃圖〕漢宮殿疏云。離離閣。蕭何造。以葦祕書處賢才也。巨海二句。是正喻對寫句法。言麟閣之廣集才賢。猶巨海之受納百川。甚言其多也。金闕。天子之門闕。猶金門也。〔謝朓詩〕復酌瓊筵體。張說註。瓊筵。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體。酒也。白雲唱。即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一篇。西王母與穆天子相唱和者。詳見大獵賦註。〔穆天子傳〕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闕塞。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忘。我徂黃竹。口員闕塞。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忘。窮。有咬者駭。翮翮其飛。嗟我公侯。口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雒。不皇萬民。口登乃宿於黃竹。〔江淹詩〕宵人重恩光。雲漢。天河也。雲漢希騰遷。猶致身青雲之上意也。〔禮記〕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揚齊賢曰。扁舟。言功成名遂身退。如范蠡乘扁舟泛五湖也。〔鮑照詩〕妍容逐丹壑。〔史記〕海中有三種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神仙居之。〔漢書敘傳〕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詳見大獵賦註。〔李嵩述志賦〕寄玄珠於罔象。〔李善文選註〕。廖廓。高遠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鸕鳥。每且之海上。從鸕鳥游。鸕鳥之至者。百住而不可止。〔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沈約詩〕若蒙西山藥。頽齡倘能度。〔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說文〕篠。小竹也。〔謝靈運詩〕綠篠媚清澗。〔廣韻〕山有穴曰岫。紅菜。蒨華也。〔詩國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朱傳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韻會〕〔說文〕薇似藿。菜之微者也。徐鉉曰。一云似萍。陸機曰。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羹。項氏曰。今之野豌豆苗也。蜀謂之巢菜。方弘靜曰。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言月出石若鏡。風入松若琴也。琦謂石鏡風琴。蓋是蘇秀才山中之地名耳。如方氏所解。恐大家未必有此句法。頽靡。頽壞靡散之義。○岫音袖。靡音米。若

訓坊州王司馬與閣正字對雪見贈

唐武德二年。折郿州之中部郿城二縣。置坊州。取馬坊爲名。隸關內道。州有司馬一人。

從六品。〔唐書百官志〕司經局正字二人。從九品上。掌校刊經史。按〔寶刻叢編〕天寶中太子正字闕寬。撰襄陽令盧僕德政碑。未知卽此闕正字否。

遊子東南來。自宛適京國。飄然無心雲。倏忽復西北。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愁顏發新歡。終宴叙前識。閣公漢庭舊。沉鬱富才力。價重銅龍樓。聲高重門側。寧期此相遇。華館倍遊息。積雪明遠峯。寒城銷繆本作迥。春色。主人

蒼生望假我青雲翼。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

宛。即南陽縣城。在周時為申伯國。戰國時為韓之宛邑。秦為宛縣。至後

魏時。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改南陽縣。唐因之。隸鄧州。王子猷雪夜乘小船訪戴安道。見九卷註。〔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漢書〕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戴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麟飛廉之為名也。〔謝朓詩〕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呂向註。重門。帝宮門也。〔書洪範〕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訓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于逆旅見贈

唐時河南道鄆州東平郡之中都縣。本平陸縣。隸兗州。天寶元年更名。貞元十四年

改隸鄆州。今為山東之汶上縣。

魯酒若琥珀。

一作琥珀色。

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

一作持。

此物贈遠人。意

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

繆本此下多酒來我飲之。贈作別離處二句。

雙鯁呀呷。鰓鬣張。跋刺

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為君下筯一餐飽。

一作罷。

醉著金鞍上。

一作走。

馬歸。

〔元和郡縣志〕汶水北去中都縣二十四里。〔行水金鑑〕尙書說云。汶水五源。皆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北中都縣。貫鉅澤入濟。〔史記〕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鮑照詩〕意氣相傾死何有。〔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廣韻〕鯁。魚頰也。〔木華海賦〕猶尙呀呷。李善註。呀呷。波相吞吐之貌。鰓鬣。魚之翅也。在背上曰鰓。在鰓下曰鬣。〔野客叢書〕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善誘文〕撥刺。上音鉢。下音辣。魚掉尾聲。〔謝靈運賦〕魚水深而拔刺。〔杜子美詩〕船尾跳魚撥刺鳴。曰跋刺。曰拔刺。字雖少異。其義同也。〔劉勰新論〕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張協七命〕命支離。飛霜鏗。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太白意本於此。謂其紅者如花。白者如雪也。〔廣韻〕霏。雪貌。〔晉書〕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呷呷甲切。噦入聲。

訓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南陵。宣州之屬縣也。隸江南西道。

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魯女驚莎雞。鳴機

蕭本作雞。

應秋節。當君相思夜。火

落金風高。河漢挂戶牖。欲濟無輕舸。我昔辭林邱。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

微朝去洛陽殿。爾來得茂彥。七葉仕漢餘。身爲下邳客。家有圮橋書。傳說未夢時。終當起巖野。萬古騎辰星。光輝照天下。與君各未遇。西策委蒿萊。寶刀隱玉匣。繡繡本作澁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輕我士與灰。一朝攀龍去。蠲

龜安在哉。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壘。

莎雞。秋夜鳴聲尤急。札札不止。詳見四卷註。鷺。猶趣織鳴。嬾婦鷺之意。〔江淹麗色賦〕秋後

鳴機。〔梁武帝詩〕鳴機罷秋日。〔謝靈運詩〕已復謝秋節。火。大火也。卽心星。至秋則落而西流。詳見五卷註。〔白帖〕秋風曰金風。〔廣韻〕舩。小船也。客星犯帝座。嚴子陵事。見二卷註。〔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庭也。十二諸侯府也。〔任昉詩〕審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呂向註。王戎字濬冲。爲吏部尙書。得李茂彥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漢書張湯傳〕張氏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十餘人。張良匿於下邳。步游沂水圯上。遇黃石公受書。見七卷註。〔太平御覽〕帝王紀曰。武丁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姓傅名說。乃使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素。役於虞虢之間。傅說之野。是爲傅說。登以爲相。〔淮南子〕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誘註。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死託精於尾辰之星。一名策也。〔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國語〕鼃鼃之與同階。韋昭解。鼃鼃。蝦蟆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鼃。一名蠖蝦。色青。小形而長股。〔爾雅〕在水者鼃。郭璞註。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金鼃。酒器也。見七卷註。○邳音批。圮音夷。蠲音哇猛。

謝岑勛見尋就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世傳顏魯公所書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碑。乃天寶十一載所建。其文爲

南陽岑勛所撰。疑卽此人。○勛。古勳字。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相逢元丹邱。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飈。蹇余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堦墀。喜茲一會面。若覩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

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詩國風〕亂我心曲。鄭箋曰。心曲。心之委曲也。〔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楚辭〕蹇將憺兮壽宮。王逸註。蹇。詞也。蓋發語聲也。〔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江淹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周翰註。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一身自瀟灑。萬物何囂諠。拙薄謝明時。棲閑歸故園。二季過舊壑。四鄰馳
 華軒。衣劍照松宇。賓徒光石門。山童薦珍果。野老開芳樽。上陳樵漁事。下
 叙農圃言。昨來荷花滿。今見蘭苕繁。一笑復一歌。不知夕景昏。醉罷同所
 樂。此情難具陳。繆本作論。○〔謝靈運王子晉贊〕王子愛清淨。區中實囂諠。〔陶潛詩〕華軒盈道
 路。〔劉孝綽詩〕芳樽散緒寒。〔郭璞詩〕翡翠戲蘭苕。李善註。蘭苕。蘭秀也。
 張詵註。苕。枝幹明也。〔古詩〕歡樂難具陳。○苕音條。

謝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泚贈別

詩題疑有舛錯。按睿宗子中王橋。開元八年薨。諡惠莊太子。宋泚必為惠莊太子陵廟丞者也。翼

則王補闕之名耳。翼
翼當作翼惠為是。

學道三十蕭本作
千。春。自言羲皇蕭本作
和。人。軒蓋宛若夢。雲松長相親。偶將二公

合。復與三山鄰。喜結海上契。自為天外賓。鸞翻我先鍛。龍性君莫馴。朴散

不尙一作
向。古。時訛皆失真。勿踏荒溪波。竭來浩然津。薛帶何辭楚。桃源堪避

秦。世迫且離別。心在期隱淪。訓贈非烟誠。永言銘佩紳。〔宋書〕陶潛嘗言五六月北
密下臥。遇涼風響至。自

謂是靈皇上人。〔韻會〕薛。與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見大鵬賦註。〔顏延年詩〕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李善註。許慎曰。鍛。殘羽也。朴散。謂淳朴之風散失也。〔王勣游北山賦〕荷衣薛帶。

藜杖葛巾。韓帶用屈原語。屈原既爲楚所放逐。遷於沅湘之間。作九歌。其山鬼一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蓋指山鬼而言。此用其意。指屈原以薜荔爲帶矣。桃源在武陵。見一卷註。揭。發語聲。詳見十三卷註。〔班固幽通賦〕又申之以網戒。顏師古曰。網。明也。〔論語〕子張書諸紳。何晏註。紳。大帶也。邢昺疏。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毋忽亡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揭音傑。薜音佩。

謝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

雨色秋來寒。風巖清江爽。孤高繡衣人。蕭灑青霞賞。平生多感激。忠義非外獎。禍連積怨生。事及徂川往。楚邦有壯士。鄢郢翻掃蕩。申包哭秦庭。泣血將安仰。鞭尸辱已及。堂上羅宿莽。頗似今之人。蝨賊陷忠讜。渺然一水隔。何由稅歸鞅。日夕聽猿愁。蕭本作怨。懷賢盈夢想。繡衣。御史所服。見十一十二卷註。〔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意。李善註。

青霞奇意。志意高也。〔謝靈運詩〕客心非外獎。李善註。獎。勸也。〔江淹詩〕得失非外獎。張鏡註。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壯士。謂伍胥。按〔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父曰伍奢。爲太子太傅。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殺伍奢及其子尚。伍子胥奔吳。闔閭以爲行人。與謀國事。九年悉與師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時平王已卒。子昭王出奔。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申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都。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通鑑地理通釋〕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今襄陽府宜城縣。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林氏曰江陵。郢也。襄陽。鄢也。蝨賊。皆害苗之蟲也。食根曰蝨。食節曰賊。又〔詩註〕蝨賊一蟲。以禾將黃而蟲害之。故曰蝨賊。取以喻讒惡之人。〔楚辭〕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註。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謝朓詩〕無由稅歸鞅。李周翰註。稅。息也。鞅。駕也。

贈李十二

攝監察御史崔成甫附

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

仙人。

按〔李華崔孝公文集序〕云。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其攝侍御史無考。而〔唐詩品彙〕載崔宗之名成輔。以字行。日用之子。開元中

官至右司郎中侍御。謫金陵。與李白以詩酒倡和云云。蓋以成甫宗之爲一人。非也。

訓崔侍御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坐。元非太白醉揚州。

嚴子陵事見二卷註。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景定建康志〕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

乃鑿方山。斷長壘爲瀆入於江。是曰秦淮。按〔實錄註〕本名龍藏浦。其水有二源。一發自華山。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類人工。疑非秦皇所開。或曰方山西瀆直屬上山三十里。是秦開。又鑿石甌山西而疏決比浦。因名秦淮。〔江南通志〕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以秦始皇所開。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縣之華山。一出溧水縣之東廬山。合流。由方山埭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二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胡三省通鑑註〕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六朝事跡〕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嘗以腹心大臣鎮守之。〔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曰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正謂此也。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掉蕭本作掉。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擲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月下蕭本作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繞。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搖。一作謔。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

百字凌風颺，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謔。〔鮑照〕五月城西門廡中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紫綺。紫色綾也。〔古詩〕紫綺爲上襦。王子猷雪夜乘舟訪戴安道事。見九卷註。〔詩國風〕誰須笑。如〔應劭漢書註〕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能爲大波。〔後漢書〕王霸至市中募人。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章懷太子註。說文曰。獻。手相笑也。獻音弋丈反。獻音除。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廣韻〕撓。楫也。綠水古歌曲。見四卷註。撓音鏡。

江上荅崔宣城

唐時宣州有宣城縣。隸江南西道。

太華二芙蓉。明星玉女峯。尋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問我將何事。端波歷幾重。貂裘非季子。鶴氅似王恭。謬忝燕臺召。而陪郭隗蹤。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樹繞蘆洲月。山鳴鵲鎮鐘。還期如可訪。台嶺蔭長松。〔一統志〕太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岳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是山削成四方。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陶令謂陶潛。潛嘗爲彭澤令。以喻崔宣城。〔戰國策〕李兌送蘇子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季子。蘇秦字也。見史記註。〔晉書〕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燕臺郭隗。見二卷註。蘆洲。舊註指爲樊口之蘆洲。琦按。〔鮑照還都道中詩〕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是蘆洲當在南陵之下。若樊口之蘆洲。舊傳爲伍子胥所渡處。其地乃在武昌。與南陵宣城殊遠。恐未是。〔元和郡縣志〕鶴頭鎮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一十里。即春秋時楚伐吳。敗於鶴岸。是也。沿流八十里。有鶴尾洲。吳時屯兵處。〔孫綽游天台山賦〕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又曰。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覽昌兩切。昌上聲。隗。五委切。危上聲。

荅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繆本無其字。中有一作見。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一作銀。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蕭本作來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

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一作壯人壽

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斤。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

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

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方輿勝覽〕玉泉寺在荆門軍當陽縣。西南二十里。玉泉山陳光大中浮屠

泉寺在荊州當陽縣西三十里。隋大業間建。清溪山在南漳縣臨沮城界內。其山高峻。東有泉。〔濟確居類書〕玉泉山。在當陽。泉色白而瑩。又曰珠泉。泉南為天台智者道場。即關帝遣鬼

工所造。〔抱朴子〕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述異記〕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

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太白此序所謂余聞者。蓋本之此。〔本草拾遺〕乳穴水。近乳穴處流出之泉也。人多取水作飲釀酒。大有益。其水濃者。稱之。

重於他水。煎之。上有鹽花。此真乳液也。〔說文〕茗。茶芽也。〔郭璞爾雅註〕茶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呂溫南岳彌陀寺承遠和尚碑〕開元

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謁蘭若真和尚。即玉泉真公也。○蝙蝠音鞭。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一作焉。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

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骨。叢繆本作楚。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

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

鏡燭無鹽。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郭璞詩〕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

時伎人。〔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趙岐孟子註〕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佛書言三界共有三十二天。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總謂之諸天。

訓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

岫音就。

君同鮑明遠。邀彼休上人。鼓琴亂白雪。秋變江上春。瑤草綠未衰。攀翻寄

情親。相思兩不見。流淚空盈巾。

鮑照。字明遠。與休上人以詩相贈答。見十二卷註。〔錦繡萬花谷〕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初

學記〕琴歷曰。琴曲有幽蘭白雪。〔樂府詩集〕謝希逸琴論曰。劉涓子善歌琴。制陽春白雪曲。〔琴集〕曰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唐書樂志〕曰。白雪。周曲也。〔張華博物志〕曰。白雪者。太帝

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也。

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

蕭本

缺相字。

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

余答以此詩

〔舊唐書〕肅宗以張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徵為太子賓客。〔職官志〕東宮官屬。有太子賓客四員。正三品。太子詹事一員。正

三品。太府寺有丞四人。從六品上。

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慙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鳩鵲復矯翼。鳳凰憶

故池。榮樂一如此。商山老紫芝。

〔張衡四愁詩序〕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四思曰。美人贈我

錦繡段云云。〔揚雄解嘲〕矯翼厲翮。矯翼。舉翼也。〔李善文選註〕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嶺南名山記〕商山在陝西商州東九十

口口口口口一名商洛山。漢四皓隱處。〔四皓采芝操〕口口口口口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口口口口口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

〔閩伯璵黃鶴樓記〕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圖經〕云。昔費禕登仙。嘗鶴黃鶴還憩於

此。遂以名樓。

黃鶴高樓已搥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

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識。

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繆本作我驚逸興。白雲遶筆恣

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慢尋春暉。〔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吏民咸稱神明。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得百錢足自

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墟山。○揚升菴曰。李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嘆服之。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曰。一舉搥碎黃鶴樓。

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旁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

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原是借此一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

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人偽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

收入之。近世解學士作弔太白詩云。也會搥碎黃鶴樓。也會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之語。太白一何

不幸耶。琦按太白紅夏贈韋南陵詩。原有我且為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鵡洲之句。要是設

言之辭。而玩此詩。則真有搥碎一事矣。要之禪僧偈語。本用贈韋詩中語。非醉答丁十八一詩本禪

僧之偈而偽撰也。升菴因彼而疑此。殆亦目睫之見也夫。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方輿勝覽〕在袁章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

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胡三省通鑑註〕石頭驛在豫章江之西岸。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

一作成。滯留。憶作新一作月生。西簷若瓊鈎。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

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巴陵定近遠。持贈解繆本作何。人

憂。〔古樂府〕破鏡飛上天。〔古詩〕三五明月滿。張詠註。三五。謂十五日也。王子猷用乘舟訪戴事。見九卷註。巴陵。縣名。屬岳州。古巴邱也。洞庭湖在其地。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濟。應運生夔龍。開元掃氛翳。太微廓金鏡。端拱清

遐裔。輕塵集嵩岳。虛點盛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傍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灑賈生涕。挂帆秋江上。不爲雲羅制。山海向東傾。百川無盡勢。我於鴟夷子。相去千餘歲。運闢英達稀。同風遙執袂。登臚望遠水。忽見滄浪柁。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麗。延引故鄉人。風義未淪替。顧侯達語默。權子識通蔽。會是無心雲。俱爲此留滯。雙萍易飄轉。獨鶴思凌厲。明晨去瀟湘。共謁蒼梧帝。

楊齊賢曰。虹霓。指太平公主輩。哲后。指玄宗。〔晉書〕虹霓。日旁氣也。斗之亂精。〔漢書〕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潘尼釋奠頌〕於穆伊何。思文哲后。〔書考靈耀〕秦失金鏡。註曰。金鏡。喻明道也。端拱。謂端居拱手。猶垂拱無爲之義。〔晉書〕阮孚傳。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遐裔。遠方也。〔張華鷗鷺賦〕鷗鷺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隋書〕涓旒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益微。〔裴駮史記集解序〕譬躡星之繼朝陽。輕塵之集華岳。紫泥。古人用之以封詔書。詳七卷註。〔班固兩部城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仲宣。王粲字也。作七哀詩。南登瀛陵岸。回首望長安。〔漢書〕賈誼上疏陳政事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江淹詩〕曠哉宇宙間。雲羅更四陳。〔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鮑照詩〕登艦眺淮甸。李善註。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謝朓詩〕早玩華池陰。復鼓滄浪柁。〔廣韻〕柁。檝也。滄浪柁。用楚辭漁父事。詳六卷註。〔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李周翰註。輕舟而進曰虛舟。揚齊賢曰。通蔽。通塞也。〔漢書〕大史公留滯周南。雙萍。喻權顧二侯。獨鷺。喻高山人。〔班固覽海賦〕擅覽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博雅〕凌。馳也。〔廣韻〕凌。歷也。〔漢書〕息夫躬傳。鷹隼橫厲。顏師古註。厲。疾飛也。凌厲。猶橫厲也。〔方輿勝覽〕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與瀟水會。二水合流謂之瀟湘。〔吳均詩〕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蒼梧帝謂虞舜。○柁音裔。

答杜秀才五松山

蕭本缺
山字。見贈〔舊註〕五松山。南陵銅坑西五十六里。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勅賜飛龍

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角巾東出

商山道。探秀行歌咏芝草。路逢圍綺笑向人。繆本作而。君解來一何好。聞道

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

炎爐歎九天。赫如鑄鼎荆山前。陶公夔鑠繆本作攬樂。呵赤電。回祿睢盱揚紫烟。

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臥。颺颺繆本作颺颺。吹盡炎

氣過。登崖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

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骯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揚高

蹈。繆本作道。名。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彥伯。異代風

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為三峽流泉音。從茲一

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

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顏師古註。承明殿。在未央宮。長楊。宮名也。在盤屋縣。中有射熊館。李善曰。諸以才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唐制學士初入院。例賜飛

龍廐馬一匹。天馬。御廐之馬也。俱詳九卷註。〔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吳均詩〕白玉鑣衝鞞。黃金馬臚勒。〔文子〕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業蘭欲秀。秋風殺之。商山采芝。見本卷註。〔楚

辭〕采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謂芝草也。〔漢書〕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金陵之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詳見七

卷註。〔謝朓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秋浦。水名。在池州秋浦。縣依此水立名。詳八卷註。〔唐書地理志〕南陵有銅官冶。〔元和郡縣志〕銅井山在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出銅。

〔一統志〕銅官山在銅陵縣南十里。又名利國山。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鐵。舊嘗于此置銅官場。〔韻會〕敵。炎氣也。〔元和郡縣志〕荆山在魏州胡城南。即黃帝鑄鼎之處。〔列仙傳〕陶安公

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至。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

衆共送視之。皆與辭訣云。慶慶。勇健貌。漢光武稱馬援語。見十一卷註。〔左傳〕鑽火於玄冥回祿。杜預註。回祿。火神。〔莊子〕而睡睡。而盱盱。郭象註。睡睡盱盱。跋扈之貌。〔初學記〕小風曰颺。〔水經注〕風颺颺而颺颺。〔虞塞詩〕清風送涼氣。薄暮蕩炎氛。〔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鐘城。卽蜀郡成都府城。詳二卷八卷註。〔通鑑〕天寶五載。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寶刻叢編〕章仇兼瓊魯郡任城人。官至戶部尚書殿中監。註曰忠。〔三國志〕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關王蔡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韻會〕絡繹。連屬不絕也。〔趙壹詩〕狀辭倚門邊。章懷太子註。軌跡。高亢倬直之貌。〔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會爲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詠詩。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是袁宏汝郎詠詩。卽其咏史之作也。尙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尙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邢邵遺辛術書〕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樂府詩集〕琴集曰三峽流泉。晉阮咸所作也。武陵桃花。見一卷註。○歎音慕。離音輝。盱音吁。颺音搜。軌。杭上聲。躡音蔡。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訓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揚齊賢曰。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里。乃寶子明釣得白龍放之處。

按〔地志〕陵陽山在池州府石埭縣之北。寧國府宣城縣之西。三峯連接。迤邐屈盤。天柱石。是其山之一峯也。〔洪炎祖新安續志〕新安廣錄云。郡西北黃山有三十六峯。與宣池接壤。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山有湯泉。色紅。可以澡瀹。〔一統志〕黃山在寧國府太平縣南三十里。昔黃帝與浮邱仙人煉丹於此。山當宣徽二郡界。有三十二峯。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八洞。八大巖。

韓衆騎白鹿。西往華山中。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我傳祕訣。精誠與天通。何意到陵陽。游目送飛鴻。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馭繆本作胡戎。時泰解繡衣。脫身若飛蓬。鸞鳳翻羽繆本作翕。翼啄粟坐樊籠。海鶴一笑之。思歸向遼東。黃山過石柱。巖壙上攢叢。因巢翠玉樹。忽見浮邱公。又引王子喬。吹笙舞松風。明咏紫霞篇。請開蕊珠宮。步網繞碧落。倚

樹招青童。何日可攜手。遺形入無窮。

〔神仙傳〕劉根字君安。如華陰山中。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

皆年十五六餘。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

是也。〔嵇康詩〕日送歸鴻。手揮五絃。〔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五陵。謂獻

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也。詳見八卷註。〔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任昉詩〕時泰玉階平。繡衣。御史之服。詳見十一卷註。〔枚乘七發〕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呂延濟註。翕。斂也。

〔陶潛詩〕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謝靈運詩〕連嶂疊巖嶂。李善註。巖。崖之別名。〔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遇道士浮邱

公。接以上嵩高山。蕭士贇曰。紫霞篇。即黃庭內景經也。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閱居藥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為黃庭曰內篇。梁邱子註。藥珠。上清境宮闕名也。〔真誥〕使

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真靈位業圖〕拍成子高。湯時退耕。修步綱之道。〔度人經〕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註云。始青天。乃東方第一天。有碧霞徧滿。是云碧落。〔真靈位業圖〕襲仲

陽幼陽兄弟二人。受道於青童君。〔莊子〕廣成子曰。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琦按

〔太白武昌宰韓君碑〕云。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李翺韓夫人韋氏墓誌銘〕禮部郎中雲卿。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事跡史傳不載。觀此詩所謂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禮

擁兵五陵下。長策駁胡戎之句相合。韓侍御之為雲卿。殆無疑矣。但太白未嘗作侍御。何以云與君亦乘驄耶。豈他人之作。誤採入集。抑字句少

有訛謬歟。○贖。話塞切。年上聲。嶠音謬。

爾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

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二年。〔水經注〕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二統志〕琴溪在寧國府涇縣東北二里。溪側有石

臺。相傳琴高控鯉之所。〔古詩〕浮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木華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張銑註。雲錦。朝霞也。〔古詩〕置書應袖中。二歲字不滅。

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滄

蒼。浪一作波。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牀金井冰蟾。人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本繆

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忽憶戴安道。許九卷註。謝莊月賦。素月流天。滄浪。猶滄涼。

寒冷之意。廣雅。太白謂之長庚。曹憲音釋。金星也。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牀。井欄也。玉牀金井者。言其美麗之飾。如玉如金也。陸機嘆逝賦。時飄忽其不再。

君不能

狸膏金距學鬪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

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一作皆掉頭

有如東風射馬耳。

藝文類聚。莊子謂惠子曰。半溝之雞。二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爾雅翼。鬪雞。私取狸膏塗其頭。輒鬪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鬪狸之氣。則畏而走。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高誘曰。金距。施金芒於距也。梁簡文帝雞鳴篇。陳思助鬪協狸膏。郈昭妒敵安金距。玄宗好鬪雞。時以鬪雞供奉者。若王準賈昌之流。皆赫奕可畏。詳見一卷註。舊唐書。哥舒翰。天寶七載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監校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太平廣記。哥舒翰為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胡三省通鑑音註。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十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莊子。鴻蒙拊脾。雀躍掉頭。魚目亦笑我。請一作與明月

同。驕驕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折楊黃華合流俗。晉君聽琴枉清

角。巴一作幾人誰肯和陽春。楚地猶來賤奇璞。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

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會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二三及慈

母驚。張協詩。紙翫誇瓊璫。魚目笑明月。明月。謂明月珠也。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輪輪。山子。巢黃。華駟。綠耳。郭璞註。華駟。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為窳駟。窳駟。亦也。離騷。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註。蜷局。詰屈不行貌。廣韻。蹇跼不伸也。拳跼與蜷局蹇跼義同。漢書。騰駕罷牛。騾塞疆兮。顏師古註。蹇。跛也。莊子。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華。則愜然而笑。陸德明註。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韓非子。晉平公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日黃帝合鬼神于大山之上。駕象

卷十九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四四三

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乃作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韓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感病。巴人陽春事見二卷註。奇璞。用卞和獻玉事。見四卷註。〔司馬彪詩〕卞和鑿幽冥。誰能證奇璞。蒼蠅。卽青蠅也。〔詩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新序〕昔者會參之處鄭。人有與會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會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會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疎媒勞志多乖。巖陵高揖

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彌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

墳三尺蒿棘下。一作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疎。〔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

續舜華之死也。曰。寶鳴續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園之也。刺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陳鄉。作為陳操以哀之。又孔子嘗嘆鳳鳥之不至。悲西狩之獲麟。或指此二事而言。亦可也。〔十六國春秋〕王墮為宰相。著聖躬之節。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以佞幸進。疾之如仇。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言於符生曰。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乃殺墮。龍。榮之小字也。〔鮑照詩〕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宋玉神女賦〕交希恩疎。不可盡暢。〔楚辭〕心不同兮謀勞。巖子陵事。註見二卷。〔說苑〕大冠若箕。長劍拄頤。〔史記〕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鞞鞞。羞與絳灌等列。〔後漢書〕彌衡來游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賈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唐書〕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許京兆。邕早有名。重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問者填隘。中人聽問。索所為文章具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勃勤有罪下獄。邕嘗遺勸馬。宰相李

林甫素忌。因傳以罪。就郡杖殺之。豈雖諷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豈如干將鍊耶。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後卒如言。豈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田游自肆。終以敗云。〔江隣幾雜志〕李白詩。君不見裴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呂緝叔。云是淮。又云是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海作對。非齷齪人也。琦按玄宗朝裴耀卿為尚書左僕射。裴光是為吏部尚書。裴耀卿為吏部尚書。裴仙先為工部尚書。裴寬為戶禮二部尚書。裴敦復為刑部尚書。凡六裴尚書。太白所指稱。未知何人。考裴敦復以平海賊功。為李林甫所忌。貶涪州太守。與李豈皆坐柳勳事同時杖死。今與李北海並稱。或者正指其人而言。似為近之。若裴冕之為尚書左僕射。則又在肅宗時矣。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遊南陽白水登石澗作

南陽。唐時郡名。卽鄧州也。隸山南東道。〔方輿勝覽〕棗陽有石澗在南陽府城東三里。清水環流。為一城之勝。可以禦水患而障城郭。其堅完甃石猶在。

朝涉白水源。暫與人俗疎。島嶼佳境色。江天涵清虛。目送去海雲。心閑游川魚。長歌盡落日。乘月歸田廬。

遊南陽清冷泉

〔一統志〕豐山在南陽府東北三十里。下有泉曰清冷泉。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繆本作耀逐流水。蕩漾游子情。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蕭子範詩〕暝景促西暉。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居易錄〕魯城北有范氏莊。卽太白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者。琦按杜甫有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予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待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何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擬卽此人也。〔碑雅〕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瑞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爾雅翼〕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維下謂之胡泉。江東呼為常泉。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花細莖。可葺為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僮人皆食之。又以其葉覆麴

作黃衣。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着人衣。今人謂之蒼耳。

雁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閑園養
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
為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為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他筵不下
筴。此席忘朝飢。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
十月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
〔江淹詩〕飲馬出城壕。〔呂延濟註〕壕。城池也。壕壕古字通用。〔說文〕陂。阪也。〔宋玉賦〕鬪承
日之華。披翠雲之裘。〔齊民要術〕蒸梨法。初霜後即收。〔本草〕陶弘景曰。酸棗。今出山東間。云
即山棗樹子。似武昌棗而味極酸。東人噉之以醒睡。蘇頌曰。酸棗。今近汴洛及西北州郡皆有之。
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
似棗而圓小。味酸。〔梁書〕滕曇恭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本草〕陶弘景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
藏至春。〔史記〕秦昭王許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十日之飲。〔鮑照詩〕從風
簸蕩落西家。〔詩國風〕謔浪笑傲。高陽池。用山簡事。見五卷註。

東魯魯本作門泛舟二首〔一統志〕東魯門在兗州府城東。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王微之嘗居山陰。夜雪山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詳見十三卷註。

其二

水作青龍盤石隄。桃花夾岸魯門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

剡音
閃。

秋獵子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元和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

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單父音善甫。

傾暉速短炬。走海無停川。冀餐圓邱草。欲以還頽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

浮烟。駿繆本作倭發跨名駒。雕弓控鳴弦。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邀遮相馳

逐。遂出城東田。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出舞

兩美人。飄飄若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鮑照詩〕傾暉忽西下。〔郭璞詩〕圓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呂向註。圓邱。山名。奇草。芝草也。〔陸機思賦〕樂來日之有繼。傷頽年之莫纂。〔詩周頌〕駿發爾私。鄭箋云。駿。疾也。〔東京賦〕雕弓斯擊。薛綜註。雕弓。謂有刻畫也。〔漢書〕逢蒙列背。羿氏控絃。顏師古註。控。引也。〔羽獵賦〕滄淫與與。前後要遮。〔說文〕駕。毛灸肉也。〔韻會〕錢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近火曰炙。〔應璩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遊太山六首一作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太山。○〔史記正義〕泰山一曰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東通志〕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一曰兗

鎮。周圍一百六十里。自山下至絕頂四十餘里。上有石表巖然。傳是秦時無字碑。

四月上太山。石平蕭本作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繞碧峯。於

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急一作色松聲哀。北眺崕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

石扇。地底許本作低。罪。玉本作既。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繆本作鑠臺。天門一長嘯。

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

拜之。自媿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舊唐書〕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東封泰

宗頌。己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山下百餘里。詔行從留千谷口。上與宰臣禮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於下壇。禮畢。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石罅。然後燔柴燎發。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四四七

羣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岳下。震動山谷。〔宋書〕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按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六龍之義本此。餘見八卷註。〔鮑照詩〕千巖威阻積。萬壑勢迴繁。〔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張協七命〕發絕巘。颯長風。絕巘。高岑也。〔鮑照詩〕合沓嶂嶂雲。〔郭璞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山東通志〕上泰山。屈曲盤道百餘。經南天門。東西三天門。至絕頂。高四十餘里。〔左思詩〕長嘯激清風。〔郭璞詩〕升降隨長烟。飄飄戲九垓。張銑註。九垓。九天也。〔抱朴子〕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曰。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漢武內傳〕王母曰。雖嘗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巘。語塞切。年上聲。嶂音諤。嶂音帳。垓音該。以。

其一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楚辭〕仍羽人於丹邱。王逸註。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註。羽人。飛仙也。〔抱朴子〕仙人目瞳正方。〔神仙傳〕李根瞳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瞳子方也。〔徐幹中論〕蒼頭視鳥跡而作書。〔爾雅〕閑。習也。〔荀子〕多見曰閑。

其二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蕭本作攬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水經注〕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北山移文〕扇岫幌。掩雲關。雲關者。雲氣擁蔽如門關也。〔初學記〕泰山記云。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

其四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

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
〔南岳魏夫人傳〕夫人入洛陽山中。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顏師古急就篇註〕素。謂絹之精白者。即所用寫書之素也。〔楚辭〕坐堂伏檻。臨曲池些。東溟。東海也。海色。曉色也。俱見二卷註。天雞見一卷大鵬賦註。〔謝靈運詩〕張組眺倒景。列筵瀾歸潮。李善註。游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陸倒景。崑崙罩層城。並以山臨水而景倒謂之倒景。此篇倒景。正作此解。與二卷中所用倒景。故自不同。蓬萊瀛洲。在渤海。中有不死藥。金銀爲宮闕。詳見四卷註。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遙空碧。千峯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跡。長松入霄雲。
蕭本作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
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張銑註。玉液。玉膏也。

其六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關。
繆本作關。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間。
繆本作月。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峯。處處笙歌發。寂靜
繆本作聽。娛清輝。玉眞連翠微。想象鸞鳳舞。飄飄龍虎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
〔山東通志〕王母池在泰山下之東南麓。一名瑤池。水極甘冽。漢沸瀦瀦。不竭不盈。鄉人取水榮用頗驗。〔張載詩〕美人遺我綠綺琴。李周翰註。綠綺。琴名。〔傳玄琴賦序〕曰。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爾雅疏〕山未及頂上。在旁陔陀之處。名翠微。〔楚辭〕徐儵忽而捫天。〔隋書〕匏瓜五星。

在離珠北。〔史記索隱〕荊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嶽東。匏瓜明。則歲大熟。〔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史記正義〕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五雲。五色雲也。見七卷註。

秋夜與劉錫山泛宴喜亭池

錫山。縣名。唐時隸河南道宋州睢陽郡。劉蓋為錫山令者也。〔江南通志〕宴喜臺在徐州碭城縣東五十步。臺上

有石刻太大字。相傳唐李白筆。○錫音蕩。

明宰試舟楫。張燈宴華池。文招梁苑客。歌動郢中兒。月色望不盡。空天交

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長風吹。華池郢中歌。見二卷註。梁苑客。見七卷註。

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一統志〕霞山在兗州單縣東四里。世傳梁孝王嘗遊此。

碧草已滿地。柳與繆本作與柳。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生如花人。今日

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

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

醉臥桃園東。〔陳後主詩〕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謝安在東山畜妓。見十卷註。黃鸝今謂之黃鸞兒。見六卷註。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唐時杭州隸江南東道州。有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寺。詳見十六卷註。〔咸寧臨安志〕下竺靈山寺在錢

塘縣西十七里。隋開皇十三年僧真觀法師與道安禪師建。號天竺寺。唐永泰中賜今額。〔傳佑志〕云。大凡靈竺之勝。周迴數十里。而巖壑尤矣。實聚於下天竺靈山寺。自飛來峯轉至寺後。

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華吐萼。如皺殼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傳言茲巖產玉。故腴潤能育焉。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紀。

〔一統志〕下天竺寺杭州府城西十五里。晉咸和中建。寺前後有飛來蓮花諸峯。合瀾跳珠諸泉。夢謝。流盃。月桂諸亭。遊人多至其間。

挂席凌蓬邱。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繆

門作。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海。罪玉本作響。當軒寫歸流。詩

蕭本作
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十洲記〕蓬邱。蓬萊山也。〔夢梁錄〕樟亭驛。在浙江亭也。在跨浦橋南江岸。〔浙江通志〕樟亭。在錢塘。舊治南五里。後改爲浙江亭。今浙江驛。其故址也。三山。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見四卷註。五馬。古太守事。見六卷註。楊齊賢曰。自西湖入天竺寺路。夾道皆古松。其地名曰九里松。靈隱天竺同在一處。皆由松門而進。〔顏延年詩〕振楫發吳洲。

同友人舟行繆本於行字下多
游台越作四字。

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瀟湘。挂席泛冥渤。蹇子訪前跡。獨往造窮髮。古人不可攀。去若浮雲沒。願言弄倒景。從此鍊真骨。華頂窺絕冥。蓬壺望超忽。不知青春度。但怪綠芳歇。空持釣鰲心。從此謝魏闕。〔楚辭〕湛湛江水。令上有楓。樹木得其所也。〔宋書〕謝靈運。小字客兒。故詩人多稱爲謝客。其〔遊赤石進帆海詩〕有云。揚帆採石華。挂席拾海月。李善註。〔臨海水土物志〕云。海月。大如鏡。色白正圓。常生海邊。其尖柱如搔頭大。〔本草〕陳藏器曰。海月。蛤類也。似半月。故名。水沫所化。〔史記〕屈原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溟渤。海也。註見七卷。〔楚辭〕蹇。辭也。〔莊子〕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倒景見本卷游太山第四首註。〔方輿勝覽〕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蓋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萬丈。絕頂東望滄海。俗名望海尖。草木薰郁。殆非人世。孫綽所謂陟降信宿。迄乎仙都是也。絕冥。遠海也。〔十洲記〕蓬萊也。〔王中頭陀寺碑文〕東望平臯。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釣鰲事見四卷註。〔淮南子〕身處江湖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高誘註。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用懸教民之書於象魏也。魏巍高大。故曰魏闕。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終南山在鄜縣南三十里。〔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鄜鄜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通志氏族略〕代北複姓。有斛斯氏。其先居廣牧世襲莫勿大人。號斛斯部。

因氏
焉。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一

稚子。開荆扉。綠竹入幽徑。繆本作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

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翠微。山嶺之色。詳十卷註。荆扉新且故。李周翰註。荆扉。

以荆為門扉也。

朝下過盧郎中叙舊遊

君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幸遇聖明主。俱承雲雨恩。復此休浣時。閑為疇

昔言。卻話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曉月。疊嶂憶清猿。何由返初服。田

野醉芳樽。劉孝綽詩步出金華省。遙望承明廬。蔡夢弼杜詩註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恩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

下。後世以門下省名金華省。蓋此出也。雍錄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鮑照詩休浣自公日。休浣猶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揚

升菴曰。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云。公假日三旬。是也。杜預左傳註。疇昔猶前日也。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劉孝

綽詩芳樽散緒寒。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溫泉宮註見九卷。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巖更千戶肅。清樂九

天聞。日出瞻佳氣。蔥蔥繆本作繞聖君。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顏師古註。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

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按唐制。左右羽林軍。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凡八將。無所謂十二將也。而開元天寶之時。天子禁兵有十六衛。其左右衛。左右金吾衛。總謂之

四衛。若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十二衛謂之雜衛。疑所謂十二將者。指十二雜衛之主將而言。以其專掌禁衛。當爪牙禦侮之任。與漢之羽林騎相似。故

曰羽林十二將也。晉書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揚升菴曰。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為名。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京戈軍。隴泉

道爲并鐵軍。河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寧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大白蓋用其事。琦按《通典》《會要》諸書。分關中之衆爲十二衛。取象天官爲名號。乃武德二年事。五年卽廢久矣。楊說雖創。漢之作者之心。恐未必用此典故。《上林賦》拖覽旌。張揖註。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霓之氣也。《西京賦》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薛綜註。嚴更。督行夜鼓也。《唐會要》清樂。九代之遺聲。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樂器制度。並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存於內地。苻堅滅涼始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新唐書禮樂志》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編絃琴。擊琴瑟。奏琵琶。臥笙篳篥等。節鼓皆一。笙笛簫篋方響鼓膝皆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夢溪筆談》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後漢書》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喑曰。氣佳哉。鬱鬱蔥蔥。

邯鄲南亭觀妓

邯鄲。縣名。唐時隸河北道之磁州。

歌鼓一作燕趙兒。魏姝弄鳴絲。粉色艷日月。彩舞袖一作拂花枝。把酒領

一作美人。請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

座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爲後代悲。

〔顏師古急就篇註〕箏。亦瑟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荅溪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洲泛江詩〕翠眉

紫度曲。雲鬢儼成行。皆作徒故切讀。考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註。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聲也。顏註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

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註。則云度曲謂歌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琦按太白詩意。

自應作徒故切讀。而揚註引自度曲解之。非是。綠雲垂。卽響遏行雲之意。〔古今注〕蝦蟇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圖而尾尖。尾脫卽脚出。〔顏師古急就篇註〕科斗一名活東。一名活師。卽

蝦蟇所生子也。未成蝦蟇之時。身及頭並圓而尾長。漸乃變耳。〔史記〕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交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

世嗤。○
姝音樞。

春日繆本缺
日字。遊羅敷潭王阮亭曰。羅敷
谷水在華州。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躋。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

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羣峯西。說文。躋。登也。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原註。時欲東遊。遂有此贈。遊。繆本作歸。○商州。
古商國也。在晉為上洛郡。在西魏為洛州。在後周為商

州。在唐亦謂之商州。或為上洛郡。地有商山洛水。依此立名。屬關內道。使君。太守之稱。

石娥溪。當在仙娥峯下。按〔雍勝略〕〔商略〕〔陝西通志〕仙娥峯在商州四十里。峯之麓有西巖。

洞壑幽邃。下臨丹水。古稱棲真之地。李白嘗游此。有詩曰。暫出城東邊。遂遊西巖前。

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云云。是石娥溪即仙娥峯下之溪也。所謂紅泉者。其即丹水歟。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澹蕩滄洲雲。飄颻紫霞想。剖竹商洛間。政成心

已閑。蕭條出世表。冥寂閉玄關。我來屬芳節。解榻時相悅。寒帷對雲峯。揚

袂指松雪。暫出東城邊。遂遊西巖前。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尋幽殊未

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饒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駕歸去來。露華生翠繆本作
綠。苔。

淹留惜繆本作
昔。將晚。復聽清猿哀。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明發首東路。此

歡焉可忘。〔世說註〕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
平呂安善。並有拔俗之韻。〔謝靈運詩〕剖竹守滄海。商洛詳見題註。〔郭璞客傲〕無巖穴
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王巾頭陀寺碑〕玄關幽鍵。感而遂通。張銑註。玄。幽。謂道之深遠也。
關鍵。皆所以閉距於門者。〔宋南平王鑠詩〕徘徊去芳節。〔梁元帝纂要〕春節曰芳節。〔後漢書〕陳蕃
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持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舉帷。後漢賈琮事。見十四卷註。〔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孔子歌。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江淹詩〕風光多樹色。露華翻蕙陰。〔蘇武詩〕征夫懷遠路。遊子戀
故鄉。〔漢書韓信傳〕北首燕路。顏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鮑照詩〕首路或參差。投駕

均遠託。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二首

唐時齊州。隸河南道。本謂之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郡。五載十月。又更名濟南郡。〔一統志〕

樂水自大明湖東北流。注華不注山下。匯為鵲山湖。又東北入於濟。僞齊劉豫。自城北導之東行。為小清河。而水不及鵲山湖矣。〔山東志〕鵲山湖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

初謂鵲山近。寧知湖水遙。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橈。

〔隋書〕齊郡歷城有鵲山。〔一統志〕鵲山在濟南府城北二十

里。俗云每歲七八月間。烏鵲翔集於此。又云扁鵲嘗於此煉丹。王子猷乘船訪戴安道。見九卷註。〔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鏡。

其二

湖闊數十

蕭本作千。誤。

里。湖光搖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

郭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見十二卷註。

其三

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遙看鵲山轉。卻似送人來。

楊齊賢曰。南浦在鵲山湖之南。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揚名利物。為潤州江寧令。〔李善文選註〕樂游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堤壅水。名

為北湖。〔六朝事跡〕晉元帝大興三年。始創為北湖。築長堤以遏北山之水。東至覆舟山。西至宜武城。〔太平寰宇記〕元武湖在昇州上元。縣西北七里。周迴四十里。東西兩派下水入秦淮。

春秋深七尺。秋冬四尺。墾田百頃。〔徐愛釋問〕曰。湖本桑泊。晉元帝大興中。創為北湖。築堤。南抵西塘。以肄舟師也。又〔京都記〕云。從北湖望鍾山。似官亭湖望廬岳也。按安帝元

嘉二十三年築堤以壅水為此。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

一作重。一作明。

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

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

清風。

一作聽。

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鶴首弄倒景。蛾眉綴

緣本作綴。

明珠新絃採

一作來。繆本作綵。非。

梨園古舞嬌吳歛。曲度繞雲

一作

漢聽者皆歡娛。雞

棲何嘈嘈。公

一作

月拂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

瓢壺榮盛

一作感

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南史

顏延之。字延年。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帳殿。天子

子行幸野次。連帳以為殿也。沈約詩。帳殿臨春籞。惟宮繞芳薈。左思白髮賦。開論雲衢。史記。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

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如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按

顏延年有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所謂獻佳作者。未知是此詩否。抑另有其詩而今逸之歟。唐六典註。按

蔣山。一名鍾山。在潤州江寧縣。詩大雅。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龍舟鑿首。高誘註。鑿。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鑿首也。曹植洛神賦。綴明珠以耀軀。唐會要。開元二年。上以天下

無事。聽政之暇。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唐書禮樂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

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防北梨園。楚辭。吳歛蔡謳。秦大呂些。梁元帝纂要。吳歌曰歛。王粲詩。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吳質答東阿王書。耳嘈嘈而無聞。劉良註。嘈嘈。喧甚也。博

雅。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二十六管。宮管在中央。宋書。笙隨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漢書。樵蘇後爨。顏師古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覆瓢壺。猶傾尊倒甕之意。

陶齋詩。取歡當作樂。

宴鄭參卿山池

杜甫詩。參卿休坐幄。揚子不還家。耿偉送郭參軍詩。人傳府公政。記室有參卿。皆謂參軍也。疑唐時有此稱謂。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迴

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邀誰。蕭本作詩。

遊謝氏山亭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

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一作風。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因謝氏山亭。故用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作映帶。

把酒問月原註。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嬋繆本作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木華海賦〕朱徽綠烟。〔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獨異志〕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同族姪一作弟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評事八人。從八品下。

遠公愛康樂。爲我開禪關。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閑。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蓮社高賢傳〕謝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卽寺築臺。翻經鑿鑿。

池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歷代三寶記〕卽立禪關於闍曠地。〔法苑珠林〕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巖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唯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山。經中明文殊將五仙人往清涼山說法。卽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游此山。遺窟靈跡。卽目極多。〔胡三省通鑑註〕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時。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會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臺。故曰五臺。〔釋迦方誌〕案索河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尋夫劫波之號。不可以時數推之。假以方石芥城。准爲一期之候。中舍四大中劫。謂成住壞空也。如從十歲增至八萬。復從八萬至于十歲。經二十反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成

劫。以年算之。則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百萬歲也。止為一小劫耳。〔隋書〕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薄瀛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千百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薄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法華經〕大通智勝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偈曰世尊甚希有一坐十小劫。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涅槃經〕觀一切法。本性皆空。〔僧肇維摩詰經註〕二乘觀空。惟在無我。大乘觀空。無法不在。

其二

客來花雨際。秋水落金池。片石寒青錦。疎楊挂綠絲。高僧拂玉柄。童子獻雙梨。惜去愛佳景。烟蘿欲暝時。
〔法華經〕是時天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諸大衆。

〔彌陀經〕七寶池底。網以金沙布地。〔梁元帝詩〕飄花拂葉度金池。玉柄。謂塵尾。

金陵鳳凰臺置酒

〔法苑珠林〕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鳳凰臺。〔六朝事跡〕鳳凰山。宋元嘉中鳳凰集於是山。乃築臺於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寧寺是也。〔方輿勝覽〕鳳凰山在建康府城南二里餘。保寧寺是也。鳳凰臺故基在寺後。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為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弦醉金壘。東風吹山出。
蕭本作 花安可不盡杯。大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

勿復道歌鍾但相催

〔江淹詩〕徘徊踐落景。羲軒。伏羲軒轅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風寐

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社。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

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破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韋懷太子後漢書註〕〔帝王世紀〕曰。黃帝以鳳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明君越羲軒二句。乃一章上下關鍵處。上以承鳳凰今日當來之故。下以起豪士無所用而置酒取樂之由。金壘。酒器。詳七卷註。六帝。六代帝王也。〔古詩〕棄捐勿復道。〔國語〕歌鍾二肆。韋昭註。歌鍾。歌時所奏。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秋浦。縣名。唐時隸池州。清溪在其北。詳八卷註。〔樂府詩集〕山鷓鴣。羽調曲也。

披君一作我貂襜褕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頓覺夜寒無客有桂陽至能吟

山鷓鴣清風動窓竹越鳥起相呼持此足為樂何煩笙與竽〔張衡詩〕美人贈我貂襜褕。顏師古

急就篇註〕襜褕。直裾禪衣也。謂之襜褕者。取其襜褕而寬裕也。桂陽。唐時郡名。即郴州也。隸江南西道。越鳥。即鷓鴣也。以越地最多。故謂之越鳥。○襜音近古。褕音史。

與周剛清繆本作青溪玉鏡潭宴別原註。潭在秋浦桃胡陂下。予新名此潭。桃胡陂。繆本作桃樹陂。○〔周必大泛舟遊山錄〕清溪水正碧

色。下淺灘數里。至玉鏡潭。水自南來。觸岸西折。彎環可喜。潭深裁二三丈。李白詩云。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實錄也。〔江南通志〕玉鏡潭。在池州府城西南七十里。過白面渡。匯為秋浦。李白詩。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即此。宋陳應直刻玉鏡潭

三大字於石上。〔潛確居類書〕玉鏡潭上有桃胡陂。一名桃花陂。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我來游繆本作秋浦三

入桃陂源千峯照一作點積雪萬壑盡啼猿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掃崖去

落葉席月間清樽溪當大樓南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此

中得佳境可以絕囂喧清夜方歸來一作酣一作歌出平原別後經此地為予謝

蘭蓀〔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出為永嘉太守。〔一統志〕石門山在溫州府城北。〔薛方山浙江通志〕溫州府北山。說者謂為郡主山。有石崖懸瀑。潭高百餘丈。濬為二潭。名曰水際。又曰

石門山。〔太平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城北四里永嘉江中。諸長三百丈。闊七十步。嶼有二峯。謝康樂有登山門最高頂詩。又有登山中孤嶼詩。〔陶隱居解官表〕席月欄門。橫梁雲際。〔江南通志〕大樓山

在池州府城南六十里。〔韻會〕蓀。香草。〔陶隱居云〕蓀生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菖蒲。而葉無脊。

遊秋浦白筍陂二首

〔紅南通志〕白筍堰在池州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李白詩。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筍陂。即其地也。○筍音舒。又音杲。又音釋。

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筍陂。山光搖積雪。猿影挂寒枝。但恐佳景晚。小令歸棹移。人來有清興。及此有相思。蕭士贇曰。末句有字。依孟子音又。去聲。一本竟改作又字。非也。

其二

白筍夜長嘯。爽然溪谷寒。魚龍動陂水。處處生波瀾。天借一明月。飛來碧雲端。故鄉不可見。腸斷正西看。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綠水藏春日。青軒祕晚霞。若聞絃管妙。金谷不能誇。照膽鏡。用西京雜記咸陽方鏡事。詳四卷註。借言池水之清。照人若鏡也。〔五燈會元〕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石崇金谷詩敘〕予以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爲使。持節

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園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園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途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太平寰宇記〕〔郭緣生逆征記〕曰。金谷。谷也。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衛尉石崇因卽川阜而造制園館。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繆本下有承王軍中四小字。

搖曳帆在空。清流川一作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爲劍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鬢

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鮑照詩〕搖曳高視舉。〔藝文類聚〕俗語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嘆曰。寡人思。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一作香閣。蓮舟

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徐陵孝義寺碑〕紺殿安坐。蓮花養神。〔說文〕紺。深青揚赤色也。〔華嚴經〕百萬天樂。各奏百萬種法。相

續不斷。〔宋之問詩〕香閣臨清漢。丹梯隱翠微。〔沈君攸詩〕平川映曉霞。蓮舟泛浪華。蓮舟。採蓮舟也。颺者隨風搖蕩之義。〔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陶公。謂陶潛。以喻薛明府。○颺音愈。

音愈。

泛沔林城南郎官湖〔弁序〕唐時沔州。隸江南西道。又謂之漢陽郡。有漢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

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

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

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

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

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

焉。〔唐詩紀事〕張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作長沙風土紀。大曆間爲禮部侍郎。〔唐詩品彙〕張謂。字正言。河南人。〔舊唐書〕鄂州江夏縣。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江

漢二水會於州西。春秋謂之夏汭。晉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於此。隋不改。武德四年改爲鄂州。〔一統志〕唐史皆稱鄂州爲夏口。〔梁元帝詩〕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靄。〔毛

〔裴詩傳〕撥。捨也。〔廣韻〕酌。以酒沃地也。〔元和郡縣志〕李氏陂在鄭州管城縣東四里。後魏孝文帝以此陂賜僕射李冲。故俗呼爲僕射陂。周迴十八里。又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河州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湖廣通志〕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江西岸。〔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卽此。一名翼際山。又名魯山。山之陰有鎖穴。卽孫皓以鐵索截江處。

○酌音類。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武昌。孫權嘗建都於此。故曰武昌都。秋

月。似用庾亮南樓談詠竟坐事。詳見二十二卷武昌夜飲懷古詩註。〔晉書〕羊祜傳。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未句借用其語。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二首

〔元和郡縣志〕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周迴三百六十里。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二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

〔袁宏竹林名士傳〕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

爲竹林之游。〔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如今白癡也。琦按詩人所稱。多以縱情詩酒之類爲清狂。與漢書所解殊異。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

〔廣韻〕橈。楫也。○橈音饒。

其三

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廣雅〕剗。削也。〔北夢瑣言〕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

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逼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週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岳陽風土記〕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往。揚齊賢曰。君山在洞庭東。距巴陵四十里。登岳陽樓望之。橫陳其前。君山之後。乃大嶺。倒茫無際。直抵沅澧三州。〔通典〕岳州巴陵縣。漢下雋縣地。古巴

邱也。有君山洞庭湖。○劉音產。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鷓鴣。曲盡酒亦傾。北窗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文獻通考〕巴陵縣有湘水。有洞庭湖。〔潛確居類書〕湘江在長沙府城西。水至清徹。〔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李周翰註。端倪。猶崖際也。〔謝朓詩〕卽此陵丹梯。李善註。丹梯。謂山也。呂延濟註。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嵇康琴賦〕鷓鴣遊絃。李善註。古相和歌有鷓鴣曲。李周翰曰。琴有鷓鴣鷓鴣之曲。後漢時人語。一日不齋醉如泥。〔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舊唐書〕乾元二年。鳳翔七馬坊押官爲盜劫掠

平人。天興令謝夷甫擒殺之。其妻進狀訴寃。詔監察御史孫鑿推之。鑿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與鑿同。妻論訴不已。侍御史毛若虛言。伯陽等有情不能實定刑獄。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貶彬州桂陽。曄貶嶺下一尉。賈至見十一卷註。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楊齊賢曰。岷江自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東行。潭州長沙郡。在洞庭流三百餘里。〔史記〕秦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列女傳〕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其二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耐可。猶言若可也。詳八卷註。

其二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謂賈誼也。賈至亦河南洛陽人。故以誼比之。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郭林宗同舟而濟。見十二卷註。用此以擬李曄。二人俱謫官。故用〔桓譚新論〕中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之語。以致其思望之情。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盧照鄰詩〕霜氛落早鴻。白苧。清商調曲也。苧是吳地所產。故舊說以為吳人之歌。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用焉。一云卽子夜歌也。在吳歌為白苧。在雅歌為子夜。餘見四卷註。

其五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元和郡縣志〕君山在岳州巴陵縣西三十里青草湖中。昔秦始皇欲入湖觀衡山。遇風浪。至此山止泊。因號焉。或云湘君所游止。故名之也。〔方輿勝覽〕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昔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曰湘君所游。故名君山。〔一統志〕君山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十五里。洞庭湖中。狀如十二螺髻。

楚江黃龍磯南宴楊執戟治樓

五月分罪玉本作入五洲。碧山對青樓。故人楊執戟。春賞楚江流。一見醉罪玉本作波漂。

月。三杯歌棹謳。桂枝攀不盡。他日更相求。〔水經注〕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其江中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卽

是洲也。〔胡三省通鑑註〕五洲。當在今黃州之間。〔蜀都賦〕吹洞簫。發棹。劉淵林註。棹。鼓棹而歌也。〔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銅官山醉後絕句〔陸游入蜀記〕隔荻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海錄碎事〕銅官山在宜州。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海錄碎事〕五松山在宣城南陵。

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原註。山在南陵銅井西五里。有古精舍。○南陵縣志。宣州。〔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為贊府。〔齊確居類書〕〔輿地紀勝〕

五松山在銅陵縣南。銅官西南。山舊有五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翠色參天。

安石泛溟渤。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高情出人間。靈異可並跡。澹然與

世閑。我來五松下。置酒窮躋攀。徵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勝

境美沃洲。蕭颯鳴洞壑。終年風雨秋。響入百泉去。聽如三峽流。剪竹掃天

花。且從傲吏遊。龍堂若可憩。吾欲歸精修。〔世說〕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

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翕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舟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溟渤。海也。見七卷註。

胡震亨曰。觀此詩是五松。非山本名。乃太白所名。亦如名九華也。〔太平寰宇記〕沃洲山在越州剡縣東七十二里。〔施宿會稽志〕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二里。晉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許

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為勝會。亦白蓮社之比也。〔唐白樂天山院記〕云。東南山水。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山有靈樹杖錫泉。養馬坡。放鶴峯。皆因支道林得名。〔吳虎臣漫錄〕云。沃洲天姥。號

山水奇絕處。自異僧白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晉宋之世。隱逸為多。〔詩大雅〕逝彼百泉。〔通鑑地理通釋〕三峽。廣溪峽。巫峽。西陵峽也。

廣溪為三峽之首。昔禹鑿以通江。所謂巴東之峽。東至西陵七百里。蕭颯。風雨。百泉。三峽。皆狀五松濤聲之美。〔法華經〕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香風時來吹去。萎者更用新者。〔郭璞詩〕漆園有

傲吏。〔江南通志〕龍堂精舍。在南陵縣五松山。李白與南陵常贊府遊此有詩。○沃音屋。

宣城清蕭本作溪一作入清溪山。○琦按清溪在池州秋浦縣北五里。而此云宣城清溪者。蓋代宗永泰元年始析宣州之秋浦青陽及饒州之至德為池州。其前固隸宣

城郡耳。

清蕭本作青。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

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嘆息。〔太平寰宇記〕睦州桐廬縣。漢為富春縣地。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置此縣。耆老相傳云。桐溪側有大

桐樹。垂條偃蓋。蔭數畝。遠望似廬。遂謂為桐廬縣也。〔吳均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

〔唐詩紀事〕謝良輔登天寶十一年進士第。德宗時刺商州。為團練所殺。〔江南通志〕涇溪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里。陵

巖教寺。在涇縣西七十五里。隋時建。涇川。即涇溪也。

乘君素舸泛涇西。宛似雲門對若溪。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

〔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方輿勝覽〕雲門寺。在會稽縣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為州之偉觀。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雲。詔建寺號雲門。楊齊賢曰。若耶溪。雲門寺。在越州會稽縣南。〔宋書〕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遊。編歷諸縣。動輪旬朔。民間辭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咏。以寄其意。○舸音荷。涇音京。

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湍鳴迴溪。綠竹蕭本作水。繞飛閣。涼風日瀟灑。幽

客時憩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笋開新箨。吟翫空復

情。相思爾佳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廓。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按〔江南通志〕有

水西寺。水西首寺。天宮水西寺。皆在涇縣西五里之水西山中。天宮水西寺者。本名凌巖寺。南齊承平元年淳于夢捨宅建。上元初改天宮水西寺。大中時重建。宋太平興國間。賜名崇慶寺。凡十四

院。其最勝者曰華嚴院。橫跨兩山。廊廡皆閣道。泉流其下。〔東京賦〕飛閣神行。薛綜註。閣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飛。〔韻會〕籜。筍皮也。〔顏師古漢書註〕廖廓。天上寬廣之處。〔廣弘明集〕案

〔文殊師利般若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蔥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蔥嶺

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

九日登山

玩詩義。當是借一宗室為宣城別駕者。於九日登其所新築之臺而作。詩題應有缺文。

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為無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黃

花菊。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題輿何俊發。遂結城南期。築土接蕭本作響

山。俯臨宛蕭本作遠。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彈霜絲。自作當是非字之說。英王胄斯樂

不可窺。赤鯉湧琴高。白龜道冰許本作馮。夷靈仙如彷彿。奠酌遙相知。古來登

高人。今復幾人在。滄洲違宿諾。明日猶可待。連山似驚波。合沓出溟海。揚

袂揮四座。酩酊安所知。齊歌送清觴。蕭本作起舞亂參差。賓隨落葉散。帽逐

秋風吹。別後登此臺。願言長相思。晉書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

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

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過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潛既乏絕。亦時相贍。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藝文類聚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夢梁錄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

號曰重陽。北堂書鈔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

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方輿勝覽響山在宣城縣南五里。一統志響山在寧國府城

南五里。下俯宛溪。權德輿記響山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澗澗澄淡。霜絲。樂器上絃也。韻會胃。畜也。系也。嗣也。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

人。行滄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

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山海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而乘兩龍。郭璞註。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濯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河圖括地象。馮夷恒乘雲車。駕兩龍。白龜事未詳。楚辭河伯云乘白龜令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白龜殆白龜之說歟。廣韻。酌。以酒沃地也。木華海賦。波如連山。太白本其語而倒用之。謂連山似驚波。遂成奇語。謝朓詩。

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說文〕酩酊。醉也。〔盧照鄰詩〕客散同秋葉。人亡似夜川。〔晉書〕孟嘉爲林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九日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舉菊泛寒榮。地遠松石古。風揚絃管清。窺觴照歡顏。獨笑還自傾。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流霞。酒名。按〔抱朴子〕項曼都言仙人以流

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故擬之以爲名耳。〔楚辭章句〕舉。手取也。寒榮。猶寒花也。〔陶淵明詩〕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九日龍山飲

〔九域志〕太平州有龍山。晉大司馬桓溫嘗於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爲風飄帽落。卽此山也。〔太平府志〕龍山在當塗縣南十里。蜿蜒如龍。蟠溪而臥。故名。舊志載桓溫以重九日與僚佐登山。孟嘉落帽事。或云孟嘉落帽之龍山。當在江陵。而〔元和志〕〔寰宇記〕皆云是此山。疑必溫移鎮姑孰時事也。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淮南子〕季秋之月。菊有黃

專言黃者。秋令在金。以黃爲正也。〔史正志菊譜〕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概稱黃花。

九月十日卽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歲時雜記〕都城重九後一日

宴飲。兩遭採掇。故有太苦之言。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太平府志〕古化城寺在府城內向化橋西。禮賢坊。吳大帝時建。基趾最廣。宋孝武

南巡。駐蹕於此。增置二十八院。唐天寶間。寺僧清升能詩文。造舍利塔。大戒壇。建清風亭於寺旁。西湖上鑄銅鐘一。李白銘之。今盡廢。宋知州郭緯以東城雄武之地。改遷化城寺。撤其西北之地爲城守。而存其餘爲西菴。凡西菴至西北兩城隍。皆古化城寺基也。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宮開。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升公湖上一一作山。秀

粲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蕭本作子。誤。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閒

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當暑陰廣殿。太陽為徘徊。茗酌待幽客。珍盤薦彫

梅。飛文何灑落。萬象為之摧。季父擁鳴琴。德聲布雲雷。雖游道林室。亦一作

舉陶潛杯。清樂動諸天。長松自吟哀。畱歡若可盡。刳石乃成灰。〔法華經〕導師以方便力。於

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前入化城。生安穩

想。寺之立名。蓋取此義。〔神異經〕中央有宮。以金為牆。有金榜。以銀鑲題。〔三齊略記〕海上蜃

氣。時結樓臺。名海市。〔維摩詰經〕維摩詰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又云。甚

薩觀衆生。如智者見水中月。〔昭明文選序〕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緜帙。〔說苑〕皮子賤治單父。彈鳴

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法苑珠林〕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畱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而神

理。聰明秀徹。王羲之親道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畱連不能已。乃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

投跡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嘗隨稟學。〔晉書〕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見十

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清樂。前代新聲也。見本卷註。諸天。釋氏所稱三十三天也。見十

九卷註。〔王勣答馮子華書〕松柏羣吟。〔搜神記〕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

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

西域道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刳燒。此刳燒之餘也。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登錦城散花樓〔太平寰宇記〕錦城。〔華陽國志〕云。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宮也。命曰錦里。楊齊賢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為錦宮城。以江山明麗。錯

雜如錦也。散花樓在摩訶池上。蜀王秀所建。〔春明退朝錄〕唐成都府有散花樓。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銀繆本作鉤。飛梯綠雲中。極

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梁簡文帝詩〕網戶珠

綴曲瓊鉤。〔太平寰宇記〕三峽。謂西峽巫峽歸峽。俗云巴東三峽巫峽長。清猿三聲淚沾裳。卽禹所疏以導江也。絕峻萬仞。瞥見陽光。不分雲雨。〔左思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劉淵林註。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水經註〕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是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斲田萬頃。〔元和郡縣志〕成都府雙流縣北至府四十里。本漢廣都縣也。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因縣在二江之間。仍取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爲名也。皇朝因之。

登峨眉山

〔四川通志〕峨眉山。去嘉州峨眉縣百里。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石磴可步。又二十里。多無路。以木爲梯。行三二里。方踏實地。又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則峨眉絕頂也。其上樹木禽鳥。多與平地異。天氣尤不同。九月初已下雪。居者皆綿衣絮衾。山上水煮飯不熟。飯食皆從白水寺造上。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蕭本作青冥倚天開。彩

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

尚。歡笑自此畢。烟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青冥。青而暗

昧之狀。〔楚辭〕據青冥而攬虹兮。蓋謂天爲青冥也。太白借用其字。別指山峯而言。與楚辭殊異。〔江淹詩〕冷然空中賞。李周翰註。冷然。輕舉貌。〔武帝內傳〕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

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沈約詩〕象筵鳴寶瑟。〔周禮樂器圖〕雅瑟飾以寶玉者曰寶瑟。〔顏

延年詩〕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南史〕阮孝緒曰。庶保促生。以免塵累。〔列仙傳〕葛由者。兗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緱山。山在峨眉山西南。高

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陳子昂詩〕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

大庭庫

〔太平寰宇記〕大庭氏庫。高二丈。在曲阜縣城內縣東一百五十步。〔路史〕大庭氏之膺錄也。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羅莘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羸鄒魯烟。我來尋梓慎。觀化入

寥天。古木翔氣多。松風如五絃。帝圖終冥沒。嘆息滿山川。〔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

註。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東隅。高二丈。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杜預註。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七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雲物。氣色災變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註。入于寂寞而與天爲一也。〔宋之問詩〕笙歌入玄地。詩酒坐寥天。〔宋書〕帝圖凝遠。瑞矣昭宣。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山東通志〕半月臺在舊單縣城東北隅。相傳陶冢所築。單縣。卽唐時之單父縣也。隸宋州。○單父音善甫。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迥向一作出。高城隅。置酒望白雲。商

高。颺起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水色綠且明。一作清。令人思鏡湖。終

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陸機詩〕歲暮商颺飛。呂延濟註。商颺。秋風也。〔江淹去故鄉賦〕窮陰匝海。平蕪帶天。平蕪。庶草豐茂。遙望平坦若剪者也。鏡湖

在會稽山陰兩縣界。其水清激。澄明若鏡。故名。詳見六卷註。

天台曉望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憑高遠登覽。直下見

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潮爭洶湧。神怪何翕忽。觀奇跡無倪。好

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臥蓬闕。〔台州府志〕天台山在天台縣

北三里。自神跡石起。至華頂峯。皆是。爲一邑諸山之總稱。按〔陶弘景真誥〕曰。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十道志〕謂其頂對三辰。或曰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登真隱訣〕曰。處五縣中央。爲餘姚。句章。臨海。天台。剡縣也。〔顧野王輿地志〕云。天台山。一名桐柏山。衆岳之最秀者也。〔徐靈府記〕云。天台山與桐柏接而少異。〔神巖山圖〕又探浮屠氏說。

以爲閭浮震且國極東處。或又號靈越。〔孫綽賦〕所謂托靈越以正基是也。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乃天台山第八重最高處。可觀日月之出沒。東望大海。瀾漫之際。〔寧波府志〕四明山在府西南

一百五十里。爲郡之鎮山。由天台發軔。向東北行一百三十里。瀾爲二百八十峯。周圍八百餘里。綿亘于寧之奉化。慈谿。鄞縣。紹之餘姚。上虞。嵊縣。台之寧海諸境。上有方石。四面有穴如窗。

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孫綽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李善註。〔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山。當由赤城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石

色皆赤。狀似雲霞。〔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建標。立物以為表識也。溟渤。海也。見七卷註。大鵬。巨翮。俱見一卷註。〔劉琨詩〕朱實隕勁氣。〔王逸楚辭註〕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王勃詩〕芝蘆光分野。蓬闕感規模。

早望海霞邊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紅光散。分輝照雪崖。一餐咽瓊液。五內發

金沙。舉手何所待。青龍白虎車。〔楚辭章句〕〔凌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黃氣。〔真誥〕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之法。未知

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南岳魏夫人傳〕有共酣瓊液而叩棺。〔參同契〕金沙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太平廣記〕沈義。吳郡人。學道于蜀。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人。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答。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義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年壽將過。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遂載義升天。

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遂載義升天。

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遂載義升天。

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義。遂載義升天。

焦山〔一統志〕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九里江中。後漢焦先隱此。因名。旁有海門二山。王西樵曰。海門山。一名松寥夷山。卽孟浩然詩

所云夷山對海濱者也。〔鮑天鍾丹徒縣志〕焦山之餘支東出。分峙于鯨波瀾嶽中。曰海門山。唐詩稱松寥。稱夷山。卽此。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綵虹。架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

相招。

杜陵絕句〔胡三省通鑑註〕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章懷太子註。杜霸。謂

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

登太白峯〔一統志〕太白山在陝西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曉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鐘書第十一洞天。又有太白神祠。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樹雨。人常以爲候驗。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爲我開天關。願乘冷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更還。〔爾雅〕山西曰朝陽。邢昺疏。日即陽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詩大雅〕公劉云。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是也。〔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郭象註。冷然。輕妙之貌。○冷音零。

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原註。時將遊薊門。臺在磁州邯鄲縣西北五里。○邯音塞。

我把兩赤羽。來遊燕趙間。天狼正可射。感激無時閑。觀兵洪波臺。倚劍望玉關。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風引龍虎旗。歌鐘昔一作憶。追攀。擊筑落高月。

投壺破愁顏。遙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赤羽。謂箭之羽。染以赤者。〔國語〕所謂朱羽爲首。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爲首。皆矢名。〔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王逸註。天狼。星名。〔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括地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終軍自請願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詳十五卷註。〔後漢紀〕永元二年。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二千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國語〕歌鐘二肆。韋昭註。歌鐘。歌時所奏。〔顏師古急就篇註〕筑形如小瑟而細頸。以竹擊之。〔通典〕筑不知誰所造。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帝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關七寸五分。下關六寸五分。〔後漢書〕祭遵爲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周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漢書〕外伐鬼方。以安諸夏。顏師古註。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晉書〕夏曰葷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

登新平樓新平。郡名。卽郿州也。隸關內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

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謁老君廟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草舍人蹤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竈滅。關路紫

煙沉。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柏林。

〔宋書〕靈廟荒殘。遺象陳味。〔列仙傳〕關令尹喜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太平御覽〕關

令內傳曰。真人尹喜。周大夫也。為關令。少好學。善天文祕緯。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異人過此。乃齋戒掃道以俟之。及老子度關。喜先戒關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果至。吏白願少止。喜帶印綬。設師事之道。老子重辭之。喜曰。願為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於是著道德經上下二卷。○文苑英華以此詩為玄宗過老子廟詩。而以先

君為仙居。丹竈滅為丹竈沒三字不同。琦玩草合一聯。似非太平時天子巡幸景象。此詩定是太白作耳。

秋曰登揚州西靈塔〔太平廣記〕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特者。唐武宗未拆寺之前一年。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

畫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瓊簷。度霞連繡棋張。目隨征路

斷。心逐去帆揚。露沾梧楸白。霜繆本作催橘柚黃。玉毫如可見。于此照迷方。

〔楚辭〕將往觀乎四荒。王逸註。荒。遠也。〔十洲記〕鍾山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居治處也。〔孝經鈎命決〕地以舒形。萬象咸載。三天。謂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也。〔法華經〕起七寶塔長表金剎。〔伽藍記〕寶塔五重。金剎高聳。〔胡三省通鑑註〕剎。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舊唐書〕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火燃。〔張協七命〕翠觀岑青。彫閣霞連。〔沈約明堂登歌〕彫梁繡棋。丹楹玉墀。〔楚辭〕白露既下百草兮。掩離

按此梧楸。〔韻會〕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說文〕梓也。〔通志曰〕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為一物。誤矣。陸機謂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齊民要術〕謂白色有角為梓。無子為楸。皆不辨楸梓。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史記正義〕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一樹相似。非橙也。〔法華經〕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總照佛影頌〕玉臺遺蹟。○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大白自註。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太平寰宇記〕

冶城在今上元縣西五里。本吳鑄冶之地。因以為名。元帝太興初。以王導久疾。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使范遜移冶于石城東。獨體山處。以其地為園。多植林館。〔徐廣晉記〕成帝適司徒府。遊觀冶城之園。即此也。〔六朝事跡〕謝安墩在牛山報寧寺之後。墓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晉室昔橫潰。永嘉途

蕭本作逐。

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鬪朝昏。胡馬風漢草。天

驕蹙中原。哲匠感頽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

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一作投策可填江。一朝為我吞。皇運有返正。醜虜

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古城隅。一作至今冶城隅。猶有謝安墩。

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佳。縵本作佳。樹蕙

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

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一作長武陵源。

〔南史〕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按〔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洛陽。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后妃。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亂江左。〔書費誓〕馬牛其風。孔穎達正義。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左傳〕南國蹙。〔韻會〕蹙。迫也。〔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組練。戰服也。見十一卷註。〔陸機詩〕胡馬如雲屯。〔晉書符堅載記〕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引羣臣會議。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謝安傳〕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

捷。聖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沙。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即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其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詩大雅〕仍執醜虜。〔晉書索琳傳〕永嘉蕩覆。海內橫流。〔世說〕謝公在東山。期命屢降而物不動。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謝靈運詩〕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左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太平寰宇記〕白鷺洲。在江寧縣西三里大紅中。多聚白鷺。因名之。楊齊賢曰。白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一統志〕青龍山在應天府東南三十五里。〔江南通志〕青龍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二十里。山產石甚良。土人取為碑礎。〔通雅〕曉日為朝暾。〔謝靈運詩〕曉見朝日暾。李周翰註。暾。日初出貌。武陵源。陶淵明所記者。見二卷註。又〔述異記〕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未喪亂。吳中人于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則又一武陵源也。○暾音吞。

登瓦官閣

揚齊賢曰。〔瓦官寺碑〕云。江左之寺。莫先於瓦官。晉武時建以陶官故地。故名瓦官。說而為棺。或云昔有僧誦經於此。既死。葬以虞氏之棺。墓上生蓮花。

故曰死棺。中有瓦棺閣。高二十五丈。唐為昇元閣。〔景德建康志〕古瓦官寺。又為昇元寺。在城西南隅。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密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舊志曰。瓦棺者。非也。據俗說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時。長沙城隅。陸地生青蓮兩朵。民以聞官。掘得一瓦棺。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百餘部。臨死遺言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為瓦棺本此。其說頗涉誕。縱有此事。亦在長沙。與此無與也。不知陶官為瓦官。而易官為棺。殆附會而為之說耳。〔方輿勝覽〕昇元寺。即瓦官寺也。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後據重岡。最為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詩所謂日月隱簷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一作吹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

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閭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一統志〕鍾山在應天府東北。山周迴六十里。漢林陵尉蔣子文逐盜。死于此。

吳大帝爲立廟。因改蔣山。〔輿地志〕蔣山。古曰金陵山。一名北山。其山磅礴奇秀。比諸山特高。楊齊賢曰。淮水卽秦淮。源于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太平寰宇記〕昇州江寧縣有淮水。北去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剎橋。西流八百五十里。〔輿地志〕云。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卽所鑿也。故名秦淮水。〔孫盛晉春秋〕亦云是秦所鑿。王道令郭璞筮。卽此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里許。以地形論之。淮水發源詰屈。不類人工。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流入江。〔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輿地志〕云。淮水發源于華山。在丹陽姑孰之界。西北流徑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紫紆京邑之內。至于石頭入江。綿亘三百許里。〔上林賦〕曝于南榮。郭璞曰。榮。南簷也。應劭曰。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沈括筆談〕榮。屋翼也。今謂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廡。〔阿彌陀經〕彼佛國土。常作天樂。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花。天樂者。天人所作音樂。清暢嘹亮。微妙和雅。一切音聲所不能及。雨花者。諸天於空中散花供養。若雨之從天而下。故曰雨花。〔毘蒼〕嘈嘈。聲衆也。〔法華經〕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孫綽天台山賦〕法鼓琅以振響。李周翰註。法鼓。鐘也。真西山曰。風箏。簷鈴。俗呼風馬兒。揚升菴曰。古人殿閣簷椽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駘有夜聽風箏詩。僧齊已有風琴引。王半山有風琴詩。此乃簷下鐵馬也。今人名紙鸞曰風箏。非也。寥廓。寬廣貌。〔景德建康志〕按〔宮苑記〕晉成帝修新宮。南面開四門。最西曰西掖門。正中曰大司馬門。次東曰南掖門。最東曰東掖門。南掖門。宋改閩闔門。陳改端門。〔江南通志〕按〔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甘泉賦〕炕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顏師古註。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棟。其形危竦。有神於冥冥之中扶持。故不傾也。〔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後漢紀〕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北而營焉。吳京。謂金陵之地。見五卷註。

登梅崗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太平寰宇記〕梅嶺崗在昇州江寧縣南九里。周迴六里。〔輿地志〕云在國門之

東。晉豫章太守梅頤。家于岡下。故民名之。〔景德建康志〕梅嶺崗在城南九里。長六里。高二丈。上有亭。爲士庶遊春之所。〔江南志〕聚寶山在江寧府城南聚寶門外。其東嶺爲雨花臺。山麓爲梅岡。晉豫章內史梅頤家於此。舊多亭榭。自六朝迄今。爲士人遊覽勝地。高座寺在江寧府雨花臺梅岡。晉永嘉中建。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密據高座說法。世謂高座道人葬此。故名。或云晉法師竺道生所居。

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

一作神。

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羣峯如逐鹿。奔走

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一作吾宗道門秀。特異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明繆本作明。

者獨有月。冥居順生理。草木不剪伐。煙窓引薔薇。石壁老野蕨。吳風謝安展。白足傲履屨。幾宿一下山。一作下山來。蕭然忘干謁。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雪。

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佳遊不可得。春去蕭本作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

載庶不滅。〔江南通志〕鍾山在江寧府東北。一曰金陵山。一曰蔣山。一名北山。一名元武山。俗名紫金山。週圍六十里。高一百五十丈。諸葛亮對吳大帝云。鍾山龍蟠。指此。〔曹植詩〕壯哉

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書禹貢〕荊州。九江孔殷。孔安國註。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琦按今之九江。僅有其名。九狐之跡。邈不可見。蓋川瀆之形。不能無變遷故也。詳見十四卷註。但金陵去九江甚遠。即使唐時水脉未改。然登梅崗而望九江。亦豈目力之所能及。詩人誇大之辭。多過其實。往往若此矣。〔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辰。李周翰註。大運。天運也。龍虎勢。謂龍踏虎踞之勢。

金陵之地。古爲吳地。其西爲楚。其南爲越。吳風。謂吳人風俗。〔晉書謝安傳〕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其屐齒之折。謝安展。是借用其事。〔神僧傳〕釋曇始。關中人。出家以後。多有異跡。足白於面。雖洗涉泥水。未嘗濡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謂曰。已知因果。應當奉事白足何練。胡遍訪衆僧。惟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北史〕躡道約好以榮利干謁。偈。釋

氏韻詞也。佛所說之偈。謂之金偈。〔華嚴經〕用衆天花天香天末香。

登金陵鳳凰臺〔江南通志〕鳳凰臺在江寧府城內之西南隅。猶有破陀。俞可登覽。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鳥翔集山間。文彩五色。狀如孔雀。音聲諧和。衆鳥羣

附。時人謂之鳳凰。起臺于山。謂之鳳凰臺。山曰鳳臺山。里曰鳳凰里。〔珊瑚鉤詩話〕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今題詠。惟謫仙爲絕唱。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一作時。花草埋幽徑。晉代一作國。衣冠

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一一作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一作盡。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吳宮。謂孫權建都時所造宮室。〔景定建康志〕三山在城西南五十七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九丈。〔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森鬱。續於大江。三峯排列。南

北相連。故號三山。〔陸放翁入蜀記〕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才五十餘里。〔史正志二水亭記〕秦淮源出句容溧水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橫截其間。李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一統志〕白鷺洲在應天府西南江中。〔陸子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劉俊村曰。古人服善。李白登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語。至金陵。乃作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瀛奎律髓〕太白此詩。與崔顥黃鶴樓相似。格律氣勢未易甲乙。此詩以鳳凰臺爲名。不過起兩句已盡之矣。下六句乃登臺而觀望之景也。三四懷古人之不見。五六七八。咏今日之景而慨帝都之不可見。登臺而望。所感深矣。田子藝曰。人知李白鳳凰臺鸚鵡洲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三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歷。萋萋。李詩三鳳。二鳳。二臺。又三鸚鵡。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燦然。各用疊字成章。尤奇絕也。趙宦光曰。詩原引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竟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崔顥篤好之。先擬其格作雁門胡人歌云。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烽濕作煙。聞道遼西無鬪戰。時時醉向酒家眠。自分無以尙之。別作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然後直出雲卿之上。視龍池直俚談耳。李白壓倒。不敢措詞。別題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紅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而自分調不若也。於心終不降。又作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然後可以雁行無媿矣。按前後五篇並古風也。而後人以龍池題作篇。雁門題作歌。後入之古體。黃鶴鸚鵡鳳凰入之近體。非也。弇州元璠。亦舉崔顥雁門胡人歌及沈佺期龍池篇。謂當與黃鶴同調。不當一置之律。二置之古也。按黃鶴詩。調取之龍池。格取之雁門。李之擬崔。鸚鵡取其格。鳳凰取其調。徐柏山謂李白鸚鵡洲詩。全效崔顥黃鶴鳳凰非其正擬也。予則以爲論字句。鸚鵡逼真。論格調。則鸚鵡卑弱。略非鳳凰黃鶴敵手。當是太白既賦鸚鵡不嫌。而更轉高調。調故可以相頡頏。而語稍粗矣。二詩皆本之崔。然鸚鵡不敢出也。又曰。黃鶴鳳凰。相敵在何處。黃鶴第四句方成調。鳳凰第二句卽成調。不有後半則古絕也。〔邵氏聞見後錄〕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謂約以子美律詩。青天外。正可以白鷺洲作偶。

望廬山瀑布二首

〔太平御覽〕周景式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數里。卽瀑布水也。土人謂之白水綫。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流於林峯之表。望之若

懸素。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也。

西登香爐峯。南見一作望瀑布水。挂流三百丈。一作千匹噴壑數十里。歛如飛電

一作練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一作銀河落。半灑雲天一作半瀉金潭裏。仰觀勢轉雄。壯

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一作山月照還空。空中亂濛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

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繆本作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

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一作集諧宿所好。永不歸人間。○〔白居易廬山草堂記〕巨廬

山西北。其峯尖圓。煙雲聚散。如博山香爐之狀。〔沈約詩〕掣曳瀉流電。奔飛似白虹。〔詩經集傳〕漉。水會也。〔上林賦〕鑿穹石。張揖註。穹石。大石也。

其二

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

九半。一本題云。望廬山香爐峯瀑布曰。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下兩句同。○〔

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

一孤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鑄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浣惡詩。以余觀之。銀河一孤猶涉比擬。不若太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為可喜也。〔若溪漁隱叢話〕太白望廬山瀑布絕

句。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孤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于絕句多矣。

望廬山五老峯

〔太平御覽〕潯陽記云。廬山北有五老峯。於廬山最為峻極。橫隱蒼穹。積石巉巖。迥壓彭蠡。其形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太平

寰宇記〕五老峯。在廬山東。懸崖突出如五人相逐羅列之狀。〔方輿勝覽〕五老峯在廬山。五峯相連。故名。浮屠老子之宮。皆在其下。〔潛確居類書〕五老峯在廬山頂東南。自府治北望。森

然如旆帟幕者是也。〔商丘漫語〕曰。自下望之。狀如獨立。其上相距甚遠。不相聯屬。嶺嶺壁立數千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翩欲飛。舊有李太白書堂。〔江西通志〕五老

峯在南康府城北三十里。爲廬山盡處。石山骨立。突兀凌霄。如五人駢肩然。懸巖峭壁。難於登陟。雲霧卷舒。倏忽變化。乃郡之發脈山也。李白嘗築居於此。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芙蓉。蓮花也。山峯秀麗。可以比之。其色黃。故曰金芙蓉也。〔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晉書〕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懷遠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方輿勝覽〕〔圖經〕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卜築五老峯下。有書堂舊址。後北歸。猶不忍去。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杜甫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或以爲編之匡山。

江上望皖公山

〔唐書地理志〕舒州懷寧縣有皖山。〔太平御覽〕漢書地理志曰。皖山在灑山。與天柱峯相連。其山三峯鼎峙。疊嶂重巒。拒雲蔽日。登陟無由。

〔山經〕曰。皖山東面有激水。冬夏懸流。狀如瀑布。下有九泉井。有一石牀。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淺。若天時亢旱。殺一犬投其中。卽降雷雨。犬亦流出。〔方輿勝覽〕皖山在安慶府懷寧縣西十里。皖伯始封之地。〔江南通志〕皖山。一名皖公山。在安慶府潛山縣。與潛山天柱山相連。三峯鼎峙。爲長淮之扞蔽。空青積翠。萬仞如翎。仰摩層霄。俯瞰廣野。瑰奇秀麗。不可名狀。上有天池峯。峯上有試心橋。天印石。巉巖狀如甕。人不可到。有石樓峯。勢若樓觀。○皖音近緩。

奇峯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清晏皖公山。巉絕稱人意。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但愛茲嶺高。何由討靈異。默然遙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
〔揚雄校獵賦〕於是天清日晏。顏師古註。晏。無雲也。〔陸游入蜀記〕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甄鸞笑道論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

望黃鶴山

蕭本作樓。誤。○〔太平御覽〕江夏圖經云。黃鶴山在鄂州江夏縣東九里。其山巖絕無連接。舊傳云。昔有仙人接黃鶴於此山。故以爲名。〔梁湘東王晉安寺碑〕云。黃鶴從天而夜響是也。〔若溪漁隱叢話〕鄂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一統志〕黃鶴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世傳仙人騎黃鶴過此。因名。

東望黃鶴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雲。中峯倚紅日。巖巒行穹跨。峯嶂亦

冥密。頗聞列仙人。于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金竈生烟埃。玉潭祕清謐。地古遺草木。庭寒老芝朮。蹇余羨攀躋。因欲保閑逸。觀奇徧諸岳。茲嶺不可匹。結心寄青松。永悟客情畢。〔鮑照詩〕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陳子昂詩〕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清謐。猶

〔江淹詩〕金竈煉神丹。〔謝靈運〕曇隆法師誄。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楚辭〕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蹇。辭也。謂發語聲。〔說文〕躋。登也。○謐音密。

鸚鵡洲

〔胡三省通鑑註〕鸚鵡洲。在江夏江中。稱衡作鸚鵡賦於此洲。因以為名。洲之下即黃鶴磯。〔陸游入蜀記〕鸚鵡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按鸚鵡洲在漢陽府城西二里大江中。尾直黃鶴磯。明季為水冲沒。遂不可見。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盧照鄰五悲〕鳳凰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藝文類聚〕秦川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楚辭〕採芳洲兮杜若。王逸註。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洛陽伽藍記〕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梁簡文帝詩〕春衫滌浪。○〔瀛奎律髓〕太白此詩。乃是效崔顥體。皆於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嘆。是時律詩。猶未甚拘也。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舊註。時賊逼華容縣。○〔書經集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理今釋〕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巴邱山。在岳州府城南。一名巴蛇塚。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為邱。故名。是巴陵即巴邱山也。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元和郡縣志〕岳州有華容縣。去州一百六十里。

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造化闢川岳。了然楚漢分。長風鼓橫波。合沓蹙龍文。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今茲討鯨鯢。旌旆何紛紜。白羽落酒樽。洞

庭羅三軍。黃花不撥手。戰鼓盜相聞。劍舞轉頽陽。當時日停曛。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握齟繆本作。東籬下。淵繆本作。明不足羣。楚漢。謂楚地之山及漢水也。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明文選。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李善註。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鯨鯢。大魚之惡者。以喻盜賊。詳八卷註。〔家語〕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旌旗繽紛。下盤于地。劍舞停隲。用虞公揮戈回日事。已見三卷註。〔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南史〕清妖氛於灤石。滅珍氣於雩都。

〔史記〕酈生傳。皆握齟好苛禮。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齟。小節也。〔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蕭士贇曰。用武之時。儒士必輕。太白此言。其以淵明自况乎。○翻音近促。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霜

蕭本作。空雲夢田。瞻光惜頽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野人

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謝靈運詩〕空水共澄鮮。〔地理今釋〕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

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南眾水之匯。長沙浦。謂自長沙而入洞庭之水。古雲夢澤。跨江之南北。自岳州外。凡江夏。漢陽。沔陽。安陸。德安。漢陽。荊州。皆其兼巨所及。〔藝文類聚〕宋玉小言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金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曰。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瞻光。瞻日月之光。閱水。閱逝去之水。〔後漢書馬援傳〕得年已流。壯情方勇。〔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江渚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漢書〕河蕩蕩兮激潺湲。顏師古註。潺湲。激流也。鄂人白雪。見二卷註。

〔劉琨詩〕淚下如泉流。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方輿勝覽〕岳陽樓在岳州郡治西南。西面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為誰。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出守是邦。與才士登臨賦咏。

自此名著。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雁引愁心一作鴈別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繆本作

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岳陽。謂天岳山之陽。樓依此立名。洞庭一湖。正當樓前。浩浩蕩蕩。茫無涯

畔。所謂巴陵勝狀。盡在是矣。下榻用陳蕃禮徐穉周瑒事。見十四二十卷註。沈約詩賓至下塵榻。王勃文徐穉下陳蕃之榻。下字本此。傳杯而飲曰行杯。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唐會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開元二十六年六

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胡三省通鑑註開元寺。今諸州間亦有之。蓋唐開元中所置也。

衡岳有開蕭本作土。五峯秀真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

道皆請謁。灑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明湖落天鏡。香閣凌銀闕。登眺餐惠

風。新花期啟發。通典衡山在今衡陽郡湘潭縣。釋氏要覽開土經音疏云。開。達也。明也。解也。土。則土夫也。經中多呼菩薩為開土。前秦苻堅賜沙門有德解者

號開土。李雁湖曰。妙法蓮花經跋陀羅等與其同伴十六開土云云。開土者。能自謂覺。又開他心。菩薩之異名也。傳燈錄惠可大師返香山。終日宴坐。終八載。于寂默中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

何滯此耶。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法華經如以甘露灑。除熱得清涼。維摩詰經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即有

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春風曰惠風。

與賈至繆本缺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澗湖岳陽風土記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為

登覽之勝。澗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滄湖。秋夏水漲。即渺瀰勝千石舟。通閣子鎮。元和郡縣志澗湖一名滄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一統志澗湖在岳州府

城東南五里。趙東曦澗湖詩序巴邱南澗湖者。蓋沅湘澗汨之餘波焉。茲水也。淪匯洞庭。澗澗千里。夏潦奔注。則沃為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為平野。按爾雅云。水反入為澗。斯名之

作。有由焉耳。

翦落青梧枝。澗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水閑明鏡轉。雲繞畫

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素華雖難。本作可攬。清

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裏。空瞻鵝鵲樓。〔鮑照翫月城西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

之不盈手。〔謝朓詩〕金波麗鵝鵲。劉良註。金波。月也。鵝鵲。館名。

金陵望漢江

漢江迴萬里。孤作九龍盤。橫嶺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

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郭璞江賦〕流九狐乎潯陽。〔應劭漢書註〕

紅自廬江。潯陽分爲九。詳見十四卷註。〔謝靈運詩〕天地中橫嶺。〔江賦〕長波浹滌。峻湍崔嵬。張銑

稽也。〔東京賦〕區宇乂寧。〔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孔穎達正義。〔說文〕云。按。斂手也。垂拱而

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戰國策〕秦王垂

拱而受西河之外。鮑彪註。垂衣拱手。言無所事也。任公子投竿東海。釣得大魚。詳見大鵬賦註。因

衆孤安流。水無巨魚。故任公子之釣竿可罷。喻言紅漢寧靜。地無巨寇。則王者之征伐可除也。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一統志〕北樓在寧國府治北。南齊守謝朓建。〔江南通志〕陵陽山在寧國府城南。岡巒盤屈。三峯秀拔。爲一郡之鎮。上有樓。卽

謝朓北樓。李白所稱江城如畫者。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一作空。橘柚秋色

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宣州圖經〕宛溪句溪兩水。遶郡城合流。有鳳凰濟川溪上下有兩橋。上橋曰鳳凰。直城東南。泰和門外。下橋曰濟川。直城東陽德門外。並隋開皇中建。

望天門山

〔圖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二十里。又名嶺眉山。二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至北。繆本作直北。一作至此。毛西河曰。因梁山博望夾峙江水。至此一迴旋也。時刻誤。此作北。既東又北。既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

望木瓜山

〔一統志〕木瓜山在常德府城東七里。李白謫夜郎過此。有詩云云。又〔江南通志〕木瓜山在池州府青陽木瓜舖。杜牧求用處。今尚有廟二處。皆太白常遊之地。未知孰是。

地。未知孰是。

早起見日出。暮見

繆本作看。

棲鳥還。客心自酸楚。况對木瓜山。

〔千金翼方〕木瓜實味酸。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

按客字上似缺一送字。

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一統志〕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

送客謝亭北。逢君縱酒還。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迴鞭指長安。西日落

秦關。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

〔一統志〕謝公亭在寧國府治北。卽謝朓送范雲之零陵處。〔漢書〕田廣與食其日縱酒。顏師古註。縱意而飲酒。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窓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

裏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羣。宛溪水。敬亭山。俱見前註。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水經注〕〔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後漢書註〕

西征記曰。有三墓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元和郡縣志〕東廣武。西廣武二城。各在一

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在鄭州滎澤縣西二十里。漢高與項羽俱臨廣武而軍。今東城有高壇。卽是項羽坐太公於上以示漢軍處。〔一統志〕古戰場在開封府廣武山下。卽楚漢戰處。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橫行起

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繆本作來。功。按劍清八極。歸酣歌大風。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

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壁壘頽層穹。猛虎嘯繆本作吟。洞壑飢鷹鳴。

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沉酒呼豎子。狂

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史記〕崩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項

羽城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項羽本紀〕關項羽亦重瞳子。又〔羽本紀〕籍與紅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漢書〕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註。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陳子昂詩〕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秦。斬白帝事。詳一卷擬恨賦註。〔史記索隱〕叱咤。發怒聲。〔通典〕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乃為秦地。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曰。東自函關今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史記〕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西京賦〕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雜以旅於東井。李善註。五緯。五星也。〔宋書〕英國武略。事駕前古。〔高誘淮南子註〕八極。八方之極也。〔漢高帝沛宮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詳見二十卷註。〔項羽本紀〕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項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項伯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淮南子〕康樂沉酒。高誘註。沉酒。淫酒也。〔韓詩薛君章句〕夫飲之禮。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謂之酒。〔廣韻〕嗤。笑也。〔二國志註〕阮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東坡志林〕昔先友

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予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洪容齋曰。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嘆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四八七

籍漢祖。雖李白亦有是言。失之矣。蕭士贊曰。予嘗讀阮籍傳。未嘗不羨其能以佯狂任達。全身遠害於晉魏之交。非見遠識微。孰能與於此。品量人物之際。豈不識漢高之為人。至發廣武之嘆哉。因味其言。至於時之一字而知籍之所謂時無英雄者。非指漢高也。蓋謂所遭之時。炎劉之末。桓靈之君。無英雄之材。卒使神鼎暗移於臣下也。暨子者。指曹氏父子。籍之興嘆者此耳。或曰。然則太白之詩失言矣。曰。此非太白之詩也。詩中語意錯亂。用事失倫。大風之歌。能事畢矣。詩乃重申廣武之事。此詩本意稱述高祖之美。如仗義入關。綽素伐楚。軍臨廣武。數羽十罪。可稱者不少。會無一語及此。分羹之語。出於一時處變之權。奚足為高祖道者。而詩言之。可謂無識者矣。太白有識者也。肯作此語乎。吾故曰。一時處變之權也。琦按阮籍蓋習見夫三國之時。覆軍殺將。互勝互敗。而終未能一統。以視項羽之一敗而遂不復振。相去天淵矣。使三國之君而生於其世。恐漢高亦不能以五載而成帝業。如此其易也。廣武一嘆。初無深義。自東坡別創一說。而後之人皆因之。蕭氏更謂桓靈無英雄之才。而以暨子指曹氏父子。則其說益左。夫漢高固英雄。然觀其鴻門之困。雖水之敗。滎陽之圍。廣武之弩。頗於危者數矣。而卒不死。終以有天下者。天命也。豈真算無遺策。而天下莫能當者哉。且觀其生平。惟以詐術制御羣材。好罵侮士。謾言負約。以阮籍之白眼觀之。呼為暨子。亦何足異。太白非至公之言。亦尊題之法。自當如此。或兩人所見實有不同。安得訾其誤哉。若云詩中語意錯亂。則歸酣歌大風以上。是泛言楚漢之興廢。伊昔臨廣武以下。乃始着題。與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一詩。同一機軸。條理井然。若云用事失倫。在分我杯羹一語。追想當時情事。良平之儔。何賈之伍。言語妙天下。豈不知此語之繆。第恐卑辭屈節。適足以長楚人之傲而墮其計中。矯手措足。悉為所制。不得已而為是悻悻之辭。以見為天下者不顧家之意。非此一語而足以折楚人之心。捨此一語。亦無以復楚人之命。其實太公生死。全不在此一言。正不必為漢高諱也。仗義入關。綽素伐楚。俱非軍廣武時事。此處何可攙入。蕭氏之云云。無乃皆贅乎。○此噴入聲。咤茶去聲。頌音勉。唯音癡。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舊註。〔荊州記〕云。常有玉女乘車投此泉。○〔元和郡縣志〕淮南道安州有應城縣。東北至州八十里。〔藝文類聚〕感弘之荊州記

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望白氣浮蒸如煙。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轆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顯。往來倏忽。〔一統志〕玉女

泉在湖廣德安府應城縣西五十五里。其泉熱沸。野老相傳玉女煉丹之地。

神女歿幽境。湯池流大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爍朱火。沙旁歎

素煙拂珠躍明繆本作晴月皎鏡涵空天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精覽萬殊

入潛行七澤連愈疾功莫尙變盈道乃全濯纓掬繆本作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潺

緩散下楚王國分饒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窮偏獨隨朝宗水赴海

踰微涓賈誼鵬武天地為鑪令造化為工陰陽為炭今萬物為銅古詩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也淮南子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子虛賦楚有七澤水經注溫泉能瘥百病周易地

道變盈而流謙楚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謝朓詩寒流自清泚說文泚清也楚

辭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王逸註晞乾也謝靈運詩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宋玉小言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曰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

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孳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云云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禹貢江漢朝

宗於海孔安國傳二水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孔穎達正義周禮大宗伯諸

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

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

而言之也張正見詩康衢飛駁羽大海滴微涓蕭士贇曰寄與謂士不幸居於僻遠之

鄉雖抱王佐之才而無由自達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而已悲夫○櫟音鑠敵音羸

之廣陵宿常一南郭幽居蕭本作南顧北居諫○廣陵郡名即揚州也唐時隸淮南道

綠水接柴門有如桃花源忘憂或假草滿院羅叢萱暝色湖上來微雨飛

南軒故人宿茅宇夕鳥棲繆本作歸楊園還惜詩酒別深為江海言明朝廣陵

道獨憶此傾樽桃花源見一卷註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草種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詩小雅楊園之道毛傳曰楊園園名

夜下征虜亭景定建康志征虜亭在石頭橋東晉太元中創

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山花如繡頰江蕭本作紅火似流螢

下途歸石門舊居

題下似缺別人字。〇按〔太平府志〕橫望山在當塗縣東六十里。春秋楚子重伐吳。至於橫山。卽此山也。實爲金陵朝對之山。眞諦稱其石形

書堂。今爲澄心寺。石門山水尤奇。盤錯屈曲。沿磴而入。峭壁二里。灰石參天。左擁右抱。羅列拱揖。高者抗層霄。下者入衍奧。中有玉泉嵌空。淵淵而來。春夏霖潦奔馳。秋冬澄流一碧。縈繞如練。觀詩中所稱隱居山寺。陶公鍊液。石門流水諸句。知石門舊居。蓋在其處矣。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將欲辭君挂帆去。離魂不散煙郊樹。此

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錢五侯門。虞炎時聚

學從煙郊樓道事瓊華五侯。見十一卷註。羨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白霞色爛。余嘗學道窮冥筮。夢

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俛仰人間易凋朽。鍾

繆本作 峯五雲在軒牖。惜別愁窺玉女窓。歸來笑把洪崖手。〔神仙傳〕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中有素書兩卷。琦按古人以絹素寫書。故謂書曰素書。含丹者。書中之字。以朱寫之。白者絹色。丹白相映。爛然如霞矣。〔江淹詩〕一時排冥筮。冥。理也。筮。跡也。言理迹雙遣也。

一說。冥。幽也。筮。跡也。冥筮。道中幽冥之跡也。〔漢書郊祀志〕天子曰。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顏師古註。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列仙傳〕王子喬乘白鶴駐山頭。

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靈臺治中錄〕施存。魯人。學大丹之道三百年。十鍊不成。唯得變化之術。後遇張申爲雲臺治官。常懸一壺如五升器。大變化爲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間。夜宿其內。自號壺天。

人謂曰壺公。〔名山洞天福地記〕鍾山周迴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潤州上元縣。五雲。五色雲也。見七卷註。玉女窗在嵩山。見十六卷註。洪崖。三皇時伎人得仙者。〔廣博物志〕青城山洞。周迴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瓊珎之華而隱。代爲青城真人。〇筮音詮。

隱居寺。隱居山。陶公鍊液棲其間。靈神閉氣昔

登攀。恬然但覺心緒閒。數人不知幾甲子。昨來蕭本作猶帶冰霜顏。我離

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識許本作所在。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

待。〔因話錄〕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真白鍊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

何處得雞豕。就中仍見繁桑麻。俯然遠與世事間。裝鸞駕鶴又復繆本作遠。

何心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挹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

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揚柳絲。桃花流水。雞豕桑麻。比之秦人之桃源也。詳見二卷註。〔莊子〕俯然而往。俯然而來。陸德明音義。

條音蕭。徐音叔。李音悠。向云。俯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義。郭雀云。往來不難之貌。〔江淹別賦〕駕鶴上漢。鸞鸞騰天。七貴。見十一卷註。〔庚信詩〕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挹。卽揖也。

古字通

客中作 蕭本作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唐時沂州之丞縣。春秋時鄆國也。後魏於此置蘭陵郡。隋廢郡爲蘭陵縣。唐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在沂州西一百八十里。〔元和郡縣志〕蘭陵縣城在沂州丞縣東六十里。〔史記〕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正義云。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丞縣有蘭陵山。〔梁書〕鬱金。出獨賓國。花色正黃而細。

與芙蓉花裏被蓮者相似。屬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搞。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願以轉賣與他國也。〔香譜〕鬱金香。魏略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

太原早秋 太原郡。卽并州也。唐時隸河東道。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

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張衡定情歌〕大火流兮草蟲鳴。〔圖書編〕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唐六典註〕汾水出沂州。歷太原。汾。晉。絳。蒲五州入河。〔太平寰宇記〕汾水出靜樂縣北管涔山。東流入太原郡界。○塞音賽。

奔亡道中五首

卷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蘇武天上。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唐書地理志〕伊州伊吾縣。在大磧外。南去玉門關八百

里。東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有折羅漫山。亦曰天山。〔劉刪蘇武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蓋以天山為匈奴地耳。其實蘇武蠻雪及牧羊之處。不在天山也。〔史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其一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歸。愁容變海色。短服改胡衣。

〔後漢書〕崔詡。字亭伯。為寶憲主簿。出為岑長。自以

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漢書〕李陵敗降匈奴。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推結。〔夢溪筆談〕窄袖短衣長靴靴。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靴便於涉草。

其二

談笑三軍卻。交游七貴疎。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

〔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詳見二卷註。七

貴見十一卷註。魯連射書聊城。見十四卷註。

其四

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陽

〔本〕作

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

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

函谷。詳見五卷註。〔後漢書〕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

玉門關。帝乃徵超還。章懷太子註。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通志地理略〕洛水出商州上洛縣。經魏州河南入河。〔史記正義〕易水出易州易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滹沱河合。〔通志地理略〕中岳嵩山。在河南告成縣。〔隋書〕漁陽郡無終縣。有燕山。〔太平御覽〕隋圖經云。燕山在易縣東南七十里。〔左傳〕吳入郢。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虛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太白意謂函谷之地。已爲祿山所據。未知何日平定。得能生入此關。洛川嵩岳之間。不但有同邊界。而風俗人民。亦且漸異華風。己之所以從承王者。欲效申包餉哭乞師以救國家之難耳。自明不敢有他志也。其心亦可哀矣。

其五

淼淼望湖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

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廣韻〕淼。大水也。子規。卽杜鵑鳥。鳴聲哀苦。若云不如歸去。遠客聞之。心爲悽惻。○淼音藐。

鄂門秋懷

鄂門。卽荆門也。唐時爲峽州夷陵郡。其地臨江有山曰荆門。上合下開。有若門象。故當時文士藥稱其地曰荆門。或又謂之鄂門。西通巫巴。東接雲夢。歷

代常爲重鎮。

鄂門一爲客。巴月三成弦。朔風正搖落。行子愁歸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

上天。人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煙。清曠諧宿好。縉磷及此年。百齡何蕩漾。萬

化相推遷。空謁蒼梧帝。徒尋溟海仙。已聞蓬海〔吳均詩〕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劉向九嘆〕日杳杳以西頽。〔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淺。豈見三桃園。倚劍

增浩嘆。捫襟還自憐。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吳均詩〕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劉向九嘆〕日杳杳以西頽。〔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

〔後漢書〕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梁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莊子〕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吳均詩〕欲謁蒼梧帝。獨問沅湘姬。〔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

岸。周迴五十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溟海仙。謂海中島上神仙也。〔

〔梁簡文帝詩〕藪城踰石蜜。蓬島表仙儀。〔神仙傳〕麻姑云。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

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江淹詩〕倚劍臨八荒。〔宋之問詩〕捫心空自憐。洞庭瀟湘五湖滄浪。

俱見前註。

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

〔一統志〕鴨欄磯在岳州臨湘縣東十五里。吳建昌侯孫慮作觀鴨欄於此。白馬磯在岳州巴陵縣境。〔胡

廣通志〕白馬磯在岳州臨湘縣北十五里。

側疊萬古石。橫爲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

繡衣。情親不避馬。爲我解霜威。〔劉公幹詩〕明月照緹幕。李善註。緹。丹色也。繡衣。用漢書繡衣直指事。見十一卷註。避馬。用後漢書桓典

事。見九卷註。御史爲風霜之任。故曰霜威。○緹音題。

荆門浮舟望蜀江

〔胡三省通鑑註〕荆門在峽州宜都縣。按其地有荆門山。故後人因以稱其處耳。

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是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

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遙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洲

卻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識遙火。應到渚宮城。

〔通典〕渝州巴縣有明月峽。其山上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故以爲名。〔方輿勝覽〕明月峽在重慶府巴縣石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庚信枯樹賦〕對月峽而吟猿。〔漢書溝洫志〕來春桃花水感必發

盜。顏師古註。月令仲春之月。始用水。桃始花。蓋桃方花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感長。故謂之桃花水耳。〔韓詩外傳〕云。三月桃花水。〔通典〕蜀郡成都縣有錦江。按錦江。即蜀

江也。成都人織錦旣成。取此水濯之。則色更鮮麗。故又謂之錦江。〔說文〕逶迤。邪去貌。〔通典〕峽州夷陵郡巴山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鮑照詩〕搖曳高峴舉。〔昭明太子錦帶書〕啼鶯

出谷。爭傳求友之聲。〔說文〕森。木多貌。〔後漢書馮衍傳〕游精宇宙。流目八紘。〔謝靈運詩〕揚帆採石華。〔通典〕荊州江陵縣。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渚宮城。〔方輿勝覽〕江陵府

有渚宮。〔郡縣志〕楚別宮也。〔左傳〕楚子西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見之。今之城楚船宮地也。梁元帝名以渚宮。〔一統志〕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梁元帝即位渚宮。即此。○陸放翁曰。杜

子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李太白蜀江綠且明。用濕字明字。可謂奪化工之巧。世未有拈出者。又〔放翁入蜀記〕曰。與兒輩登堤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紅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

上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一統志〕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紅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峯眠峨。借嶺衡岳。凝結翼附。並出青雲。巴水。謂三巴之水經三峽中者而言。〔太平御覽〕〔三巴記〕曰。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太平寰宇記〕峽州夷陵縣有黃牛山。〔感弘之荊州記〕云。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狀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以江湍舒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登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

巴東。即歸州也。唐詩隸山南東道。〔方輿勝覽〕瞿塘峽

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陸放翁入蜀記〕瞿塘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視天如匹練。〔唐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方輿勝覽〕巫峽在巫山縣之西。〔水經注〕云。杜宇所鑿。以通紅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峯眠峨。借嶺衡岳。凝結翼附。並出清霄。謂之巫山。有十二峯。上有神女廟。陽雲臺。高百二十丈。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唐峽。遂步巫山巔。巫山高不窮。巴

胡本作

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霞外倚穹石。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煙。卻顧失舟

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周遊

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曠。佳趣尚未歇。

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

孤舟。〔山海經〕西南有巴國。郭璞註。今三巴。見杜元凱左傳註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通典〕巴

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是其地也。〔郭璞註〕超手攀金梯。飛

步登玉調。〔上林賦〕觸穹石。張揖註。穹石。大石也。〔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章懷太子註。捫。摸也。〔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史記〕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

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鮑照詩〕孤光獨徘徊。〔吳均詩〕疎峯時吐月。〔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清猿與壺人爭旦。張鏡註。清猿。謂猿鳴聲清也。〔楚辭〕猿啾啾兮夜鳴。

早發白帝城一作白帝下江陵。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

一作須臾過卻。

萬重山。

揚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初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自以承漢土運。故號白帝城。後為劉備屯戍之地。改名曰永安。琦按白帝城在夔州奉節縣。巫山在夔州巫

山縣。二地相近。所謂彩雲。正指巫山之雲也。〔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於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響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秋下荆門荆門已見前註。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為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

〔晉書〕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藝文類聚〕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葦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從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之見機而作。〔廣博物志〕會稽集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沃州天姥是其處。

江行寄遠

剡木出吳楚。危檣百餘尺。疾風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別時酒猶在。已為異

鄉客。思君不可得。愁見江水碧。
〔周易〕剡木為舟。孔穎達正義。舟必用大木剡鑿為之。故云剡木也。蕭士資曰。張鷟乘檣。乃剡全木為之。今

杭州中有此。名為網罟船。〔吳均詩〕悲銜別時酒。○檣。鋤加切。音近茶。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五松山在池州銅陵縣南五里。詳見二十卷註。〔漢書註〕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

顏師古曰。媪。女老稱也。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春寒。跪進雕胡餼。月

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飡。〔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宋玉諷賦〕為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本草〕陶弘景曰。菰米。

一名彫胡。可作餅食。蘇頌曰。菰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古人以為美饌。今飢歲。人猶採以當糧。〔葛洪西京雜記〕云。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鐵節。李時珍曰。彫胡。九月抽莖。開花如葦葑。結實長寸許。霜後采之。大如茅針。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膩。作飯香脆。杜甫詩。波漂菰米沉雲黑。即此。周禮供御。乃六穀九穀之數。管子書謂之雁膳。標母。見六卷註。

下涇縣陵陽溪至澁灘〔一統志〕澁灘在寧國府涇縣西九十五里。怪石峻立。如虎伏龍蟠。

澁灘鳴嘈嘈。兩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側石蕭本作足。不容舸。漁子繆本作人。與舟

人。撐折萬張篙。〔詩國風〕誰謂河廣。會不容刀。鄭箋。不容刀。喻狹小船曰刀。孔穎達正義。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李君實謂末二句斷非太白語。

下陵陽公高溪二門六刺灘

三門橫峻灘。六刺走波瀾。石驚虎伏起。水狀龍縈盤。何慙七里瀨。使我欲

垂竿。〔李善文選註〕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太平寰宇記〕七里瀨。即富春渚也。〔避暑錄話〕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龍。訛為籠。言若籠中。因暑初至為入籠。既盡為出籠。龍本音閩紅反。奔湍貌。以為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為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方輿勝覽〕七里灘距睦州四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

卷二十二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四九七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江南通志〕黃山在太平府城西北五里。相傳浮邱翁牧雞於此。又名浮邱山。此詩所謂及下首雞鳴發黃山。正是其處。

在太平州當塗縣。與徽州寧國二一郡界內之黃山。名同而地異矣。

昨夜誰爲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巖下音。

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卻罷松間琴。朝來果是滄洲逸。酤酒提蕭本作盤飯

霜粟。半酣更發江海聲。客愁頓向杯中失。〔吳會。吳地也。詳十二卷註。〕酤酒提〔說文〕酤。買酒也。○會音膾。

宿鰕湖

鷄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提攜採鋤客。結荷水

邊沐。半夜四天蕭本作開。星河爛人目。明晨大樓去。崗隴多屈伏。當與持斧

翁。前溪伐雲木。〔張景陽詩〕森森散用足。劉良註。森森。用散貌。〔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棧石星飯。結荷水宿。太白古詩有採鋤清溪濱。時登大樓山之句。疑與此詩是

一時之作。黃山在池州府城南九十里。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清溪在池州府城北五里。鰕湖當與之相去不遠。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

波閑。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勾踐徵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

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乃使

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纈。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

服而獻於吳。吳王大悅。〔施宿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云。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曬紗處。〔十道志〕云。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紵蘿山賣薪女西施。山下有浣紗石。〔一統志〕浣浦在諸暨縣治東南。一名浣渚。俗傳西子浣紗於此。〔曹植詩〕時俗薄朱顏。

誰爲發皓齒。〔沈約詩〕揚城一含睇。嫵媚好且修。〔吳地記〕胥葬亭東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范石湖吳郡志〕硯石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卽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蕪花池。山前有探香徑。皆宮之故跡。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眞。瀟灑在許本作風塵。山陰遇蕭本作羽客。要蕭本作此好鵝賓。掃素

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會別主人。〔晉書〕王羲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

蔡。上疏稱羲之清眞有鑒裁。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孔稚圭北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鄭玄禮記註〕素。生帛也。〔江淹別賦〕烟雲之墨妙。巖樂之筆精。〔蔡邕篆書勢〕體有六象。妙巧入神。〔古詩〕新聲妙入神。

上元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著赤

上元夫人

霜袍。手提贏女兒。閑與鳳吹簫。眉語兩自笑。忽然隨風飄。〔太平御覽〕茅君傳曰。王母遣侍女郭密

香。與上元夫人相聞。茅固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萬玉女之名錄者也。及上元夫人來。聞雲中簫鼓聲。龍馬嘶鳴。旣至。從者甚衆。皆女子。齊年十六七。容色明逸。多服青綾之衣。光彩奪目。上元夫人年未笄。天姿絕艷。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錦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之。至於腰。戴九晨夜月之冠。鳴六山火藻之佩。曳鳳文琳華之綬。執流黃揮精之劍。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與同坐。贏女兒。諱秦穆公女弄玉。見六卷註。〔劉孝威詩〕窗疏眉語度。紗輕眼笑來。〔阮籍詩〕魂氣隨風飄。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繆本作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韋玉本繆本月。會

照吳王宮裏人。〔范成大吳郡志〕姑蘇臺。〔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里。一名姑胥。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

蘇臺覽古

春。謨。

作江西。

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閩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越絕書〕云。闔廬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吳越春秋〕言闔廬造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

越中覽古

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許本作。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鷓鴣飛。蕭本作啼。○〔史記〕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吳王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大宰嚭。以為不忠而歸義士。吳舒晷以為戰士傳寫之訛。謂越人安得稱義士云云。未知是否。

商山四皓

〔雍勝略〕商山去商州東南九十里。一名楚山。一名商洛山。形如商字。湯以為國號。郡以為名。漢四皓隱處。〔盛弘之荊州記〕曰。商州上洛縣有商山。其地險阻。林壑深邃。四皓隱焉。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繆本作松雲繆本作間。冥翳不可識。雲窓拂青

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

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蕭本作歛蕭本作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

卷在胸臆。宵冥合元許本作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高士傳〕四

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暴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

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漢紀。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為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為客。時隨入朝。則一

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屬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

來。上曰。頗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

羽

羽

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陸機周孝侯碑〕昂藏察采之士。〔後漢紀〕太原周黨，慤塞自高。詳十七卷註。〔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左右青霽。表裏紫霄。〔廣韻〕霽。雲狀。〔班固答賓戲〕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尚書考靈暉〕秦失金鏡。註曰。金鏡。喻明道也。紫極。王者所居之宮。〔曹植志〕情注於皇居。心存乎紫極。〔春秋齊渾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揚齊賢註。陰虹以喻戚夫人。〔晉書〕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周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虞翻註。兩。謂日月也。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為明兩作也。〔盧諶詩〕日禪效忠。飛聲有漢。〔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過四皓墓〔太平寰宇記〕四皓墓在商州上洛縣西四里。〔雍勝略〕四皓墓在商州西四里金雞原。

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雲蘿尙宛然。荒涼千古跡。蕪沒四

墳連。伊昔鍊金鼎。何年繆本作閉玉泉。隴寒唯有月。松古漸無烟。木魅風號

去。山精雨嘯旋。紫芝高咏罷。青史舊名傳。今日併如此。哀哉信可憐。商洛。謂商山。

洛水之間。詳二十卷註。〔江淹別賦〕鍊金鼎而方堅。李奮註。鍊金為丹之鼎也。〔賈公彥周禮疏〕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說文〕魅。老精物也。〔抱朴子〕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入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跋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異苑〕〔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畫藏。〔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埽雨殲。昏見晨趨。紫芝已見前首註。〔江淹上建平王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李奮註。漢書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峴山懷古〔湖廣通志〕峴山在襄陽府城南十里。〔歐陽公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襄河記〕曰。峴山南五百步。東臨漢水。

上牟祜碑。
漢武壇。

訪古登峴首。憑高眺襄中。天清遠峯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見遊女。醉酒一作

懷山公。感嘆發秋興。長松鳴夜風。峴首。謂峴山之巔。〔鮑照詩〕晨登峴山首。後人因之。遂謂峴山曰峴首。孟浩然峴首晨風送馬載。白雲登峴

首。皆本此。襄中。襄陽也。〔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李善註。〔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山公醉酒。見十五卷註。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

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

〔漢書〕天漢元年。武帝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羴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昭帝即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

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謂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匈奴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顏師古漢書高祖本紀註〕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李陵與蘇武詩〕

攜手河梁上。遊子暮何之。〔李陵與蘇武書〕此陵所以仰天捶心而泣血者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下邳縣。初隸泗州臨淮郡。元和中改隸徐州彭城郡。〔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西北流。分為二水。一

水經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漢書註〕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說文〕東楚謂橋為圯。或強詩題圯橋二字為複用者。按〔庚信吳明徹墓誌銘〕圯橋取履。早見兵書。則圯橋之稱。唐之前早已有此誤矣。

〔一統志〕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年久煙沒。〔元和郡志〕下邳縣有沂水。號為長利池。池上有橋。即黃石公授張良素書之所。○邳音批。圯音夷。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

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會

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會

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閑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躡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匿之。為其老。乃躡怒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至。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後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龍睇大野。虎嘯六合。吳舒晷曰。張良傳云。不愛黃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太白正用其語。刻本改為天地皆震動。天地何震動之有耶。

金陵二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一作長安。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盤。一作碧宇樓臺滿。青山龍虎盤。金陵

空壯觀。天壘一作江淨波瀾。醉客迴一作燒去。吳歌且自歡。一作誰云行路難。○晉元帝南渡江。於金陵即位。遂都

之。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諸葛武侯稱為帝王之宅。詳七卷金陵歌註。〔隋書〕陳頌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言曰。齊兵三來。周兵再來。無勿摧敗。彼何為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壘。古以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顏師古漢書註〕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橈音鏡。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一作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本

作離。宮沒古邱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一作江洲。○〔藝文類聚〕徐愛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陵山。漢末金陵

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名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謝朓詩〕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初學記〕建業有後湖。一名元武湖。〔景定建康志〕元武湖。亦名蔣陵湖。亦名後湖。亦名後湖。

在城北二里。周迴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釐田一百頃。「一統志」元武湖在應天府太平門外。周迴四十里。晉名北湖。劉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故改名。今稱後湖。

其二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一作小。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草。深宮

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一作只。滄波。「小學紺珠」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皆都建業。「景定建康志」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

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謂此也。「太平寰宇記」丹陽記云。出建陽門望鍾山。似出上東門望首陽山也。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水經注」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板橋浦。「太平寰宇記」板橋浦在昇州

江寧縣南四十里五尺。源出觀山三十七里。注大江。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

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

酒氣填膺。「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李善註。「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宋書」永光元年。以石頭城爲長樂宮。以北邸爲建章宮。「南齊書」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

人。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江淹恨賦」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李善註。填。滿也。

過彭蠡湖「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壽陽縣東南五十二里。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

空存。而欲繼風雅。豈惟蕭本作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遙

月。綠蘿愁鳴繆本作嘒愁。猿。水碧或可採。金膏祕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羣煩。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二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雲物客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李善註。「張僧鑒得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

見人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臣向註。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發章古今記〕松門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遶山。上有松柏。〔太平寰宇記〕松門山在洪州南昌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爲名。北臨大江。乃彭蠡湖口。山有石鏡。光明照人。〔太平廣記〕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其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燻一枚。今不復明。〔山海經〕歌山多水碧。郭璞註。亦水玉類。〔西溪叢語〕予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耶。〔洪炎雜家引舊書〕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豈非水碧耶。金膏見十卷註。〔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道家謂昇仙曰羽化。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舊註。二篇或同或異。故并錄之。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况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淥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迴合千里昏。青桂隱遙月。綠楓鳴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書禹貢〕蟠冢導濠。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東匯澤爲彭蠡。孔安國書傳。泉始出山爲濠水。東南流爲泗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通志略〕漢水名雖多而實一水。說者紛然。其原出興元府西縣蟠冢山爲濠水。東流爲泗水。又東至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又東左與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鄉縣南。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清水自魏州廬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別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卽爲滄浪之水。又東南過宜城。有鄢水入焉。又東過郡敖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鄖水入焉。又東至漢陽。觸大別山。南入於江。班云行一千七百六十里。〔孔穎達左傳正義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汭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通志略〕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東南至當陽縣右入於沮。臨沮。今襄陽南漳縣。當陽今隸荆門軍。〔一統志〕漳水源出臨沮縣。南至荊州當陽。北與沮水合流入大江。〔謝朓詩〕空濛如薄霧。三川。三江也。按三江。孔安國。班固。鄭玄。韋昭。桑欽。郭璞。諸說不一。

惟鄭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今考江水發源蜀地。最居上流。下至湖廣。漢江之水自北來會之。又下至江西。則彭蠡之水自南來會之。三水合流而東以入於海。所謂三江既入也。禹貢既以岷江爲中江。漢水爲北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可知矣。蘇東坡謂岷山之江爲中江。蟠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蓋本鄭說也。〔謝靈運詩〕州島驟回合。〔王僧達詩〕黃

卷二十二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五〇五

沙千里昏。〔木華海賦〕金精玉英瑱其裏。李善註。〔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灼也。琴高事見二十八卷註。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石。〔後漢書〕石。繆本作石。自見城烏獨宿夜

空主啼。〔古詞〕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古樂府〕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張華禽經註〕鳥之失雌。雄則夜啼。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龍笛吟寒水。天河落

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一作留醉餘觴。〔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

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讌竟坐。琦按〔世說〕〔晉書〕載庾亮南樓事。皆不言秋月。而太白數用之。豈古本秋夜乃秋月之說。抑有他傳是據歟。

望鸚鵡洲懷

〔一統志〕鸚鵡洲在武昌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黃鶴磯。〔海錄碎事〕

黃祖殺禰衡。埋於沙洲之上。後人因號其洲為鸚鵡洲。以衡嘗為鸚鵡賦故也。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鷺鷥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岳起方寸。隱

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後漢書〕禰衡少有才辯而尚

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孔融深愛其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孔融退

而激之。因宜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孔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學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詆之。衡更執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跳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殮。衡時年二十六。〔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三國志〕糾虔天刑。章厥有罪。〔楚辭〕採芳洲兮杜若。○嚴滄浪曰。才高識寡。斷盡爾衡。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

楚王。高邱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巫山瞿塘。已見前註。〔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楚辭〕哀高邱之無女。王逸註。楚有高邱之山。或云高邱。閩風山上也。舊說。高邱。楚地名也。〔太平寰宇記〕巫山縣有高都山。〔江源記〕云。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邱之阻。高邱。蓋高都也。

金陵白楊十字巷

〔六朝事跡〕白楊路。〔圖經〕云。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

白楊十字巷。北夾湖。溝道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宮城

盡傾倒。六帝餘古邱。樵蘇泣遺老。

〔一統志〕湖溝在應天府上元縣西四里。吳赤烏中所鑿。以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運漕。北連後湖。

〔六朝事跡〕〔輿地志〕湖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建康實錄〕云。其北又開一瀆。北至後湖以引湖水。今俗呼為運漕。其實自古城西南行者是運漕。自歸蔣山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潮溝。其溝向東已湮塞。西則見通運漕。按實錄所載皆唐事。距今數百年。其溝日益淹塞。未詳所在。今府城東門外。西抵城壕。有溝東出曲折數報寧寺之前。里俗亦名潮溝。此近世所開。非古潮溝也。〔三國志註〕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誣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六帝。謂六代帝王也。〔漢書〕樵蘇後爨。顏師古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謝公亭

原註蓋謝朓范雲之所遊。○〔海錄碎事〕謝公亭在宣州。太守謝玄暉置。范雲為零陵內史。謝送別於此。故有新亭送別詩。〔方輿勝覽〕謝公亭在宣城縣北二里。〔名勝

志謝公亭在江南寧國府宣城縣北郭外。齊太守謝朓送別處。〔舊圖經〕謂是朓送范雲之零陵內史處。

謝亭蕭本作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窓

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紀南陵題五松山一作南陵五松山感時贈別山名銅坑村五里。〇五松山在南陵。見二十卷註。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當時版築輩豈知傅

說情一朝和一作用殷人一作羹光氣為列星伊尹生空桑捐蕭本作指庖佐皇極桐

宮放太甲攝政無愧色二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曠哉至人心萬古可為

則時命或大謬仲尼將一作其奈何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

斧且無柯歸來歸去來一作歸去來歸去繆宵濟越洪波〔晉言郭瑀傳〕曆光九舉懷

容貌若過〔韓詩外傳〕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李善文選註〕郭璞三蒼解詁曰

版築上下版築杵頭鐵杵也〔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莊子〕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陸德明音義〕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

東維託龍角乃為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水經注〕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

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

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為尹曰

伊尹也〔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是王道湯舉任以國政

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

殺天。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鳳皇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遠傷其類也。魯靈。息於隊。〔孔子龜山操〕予欲望魯。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樂府詩集〕琴操曰。龜山操。孔子所作也。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元和郡縣志〕龜山在兗州泗水縣東七十里。〔陸賈新語〕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夜泊牛渚懷古

原註此地即謝尚聞袁宏咏吏處。○〔太平寰宇記〕牛渚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五里。突出江中。謂爲牛渚磯。古津渡處也。〔輿地志〕云。牛渚山。昔有人磨行。云此處通洞庭。旁達無底。見有金牛狀異。乃驚怪而出。牛渚山北。謂之采石。按今對采石渡口。上有謝將軍祠。〔淮南記〕云。吳初以周珍屯牛渚。晉鎮西將軍謝尚亦鎮此城。袁宏時寄運船泊牛渚。尚乘月泛江。聞運船中詠詠。遣問之。即宏誦其自作詠史詩。於是大相嘆賞。詳見七卷勞勞亭註。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可聞。明朝挂帆席。一作洞庭去。楓葉落。一作紛紛。〔木華海賦〕維長綸。挂帆席。李善註。〔劉故曰帆席也。○〔倉浪詩話〕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感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趙宦光曰。律不取對。如李白牛渚西江夜云云。孟浩然挂席東南望云云。二詩無一句屬對。而調則無一字不律。故調律則律。屬對非律也。近有詩家竊取古調作近體。自以爲高者。終是古詩。非律也。中晚之律。每取一貫而下。已自失款。況今日之以古作律乎。楊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有之。乃是平仄懸貼古詩也。楊謬以對爲律。亦淺之乎。觀律矣。古詩在格與意義。律詩在調與聲韻。如必取對。則六朝全對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詩乎。律詩之名起於唐。律詩之法嚴於唐。未起未嚴。偶然作對。作者觀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王阮亭曰。此詩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姑孰十咏

姑孰溪〔太平寰宇記〕姑孰溪在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姑孰。即古縣名。此水經縣市中過。故溪即因地以名之也。〔江南通志〕姑孰溪在太平府當塗縣南二里。一名姑浦。合

丹陽東南之餘水。及諸港來會。過寶積山。入大江。〔周必大泛舟游山錄〕姑孰溪。水色紺碧。與河流不相雜。〔陸放翁入蜀記〕姑孰溪。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

卷二十二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五〇九

愛此溪水閑。乘流與無極。漾楫怕鷗鷺。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

丹陽湖

〔元和郡縣志〕丹陽湖在宣州當塗縣東南七十九里。周圍三百餘里。與溧水縣分湖為界。〔六朝事跡〕丹陽湖。〔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八十里。與太平州當塗縣分界。

唐李白嘗遊此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而作詩曰。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云。〔太平府志〕丹陽湖在府城東南。跨多福。黃池。積善。湖陽等鄉。徵池寧國廣德諸州之水匯之。與紅寧之高岸溧水。皆以湖心為界。東西七十五里。南北九十里。太平之巨浸也。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

謝公宅

〔太平寰宇記〕青山在太平州當塗縣東三十五里。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及池於山南。其宅階址。尙存路南磚井二口。天寶十二年。改為謝公山。〔江南通志〕謝朓宅在

太平府東南青山之椒。南齊謝朓守宣城時建別宅於此。今為保和菴。路旁有井名謝公井。〔陸放翁入蜀記〕青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為湯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許至一菴。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荒庭衰草徧。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凌歊臺

〔方輿勝覽〕凌歊臺。在太平州城北黃山上。宋武帝南遊。嘗登此臺。乃建離宮焉。〔江南通志〕凌歊臺在太平府當塗縣黃山。有石如案。高可五尺。頂平而圓。宋武

帝建宮避暑處。〔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出北門五里餘。登凌歊臺。臺在黃山上。本不高。而望甚遠。西南即青山。卻顧采石。天門。及溧陽和州諸山。皆在目。○歊音窳。

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嶂列遠空。雜花間平陸。閑雲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王筠詩〕開窗延疊嶂。〔邱希範與陳伯之書〕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謝瞻詩〕夕陰暖平陸。〔爾雅〕大野曰平。

高平曰陸。

桓公井

〔一統志〕桓公井在太平府城東五里白紵山。晉桓溫所鑿。

桓公名已古。廢井會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日。秋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澈。韋玉本作潔。○〔韻會〕湛。文減切。音與巉同。澄也。

慈姥竹

〔藝文類聚〕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竹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嶠谷。其後惟此幹見珍。

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爲鼓吹山。〔李善文選註〕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管有妙聲。〔太平府志〕慈姥山在當塗縣北四十里。積石俯江。岸壁峻絕。風濤洶湧。估舟嘗依此以避。其山產竹。圓體而疏節。堪爲簫管。聲中音律。○姥音母。

野竹攢石生。含烟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吟曾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凋。貞心常自保。龍吟。用馬融笛賦中語。見五卷註。鳳曲。用蕭史事。見六卷註。〔晉書〕顧悅之曰。蒲柳常質。望秋先零。蒲

柳。今之水楊也。其葉易凋落。

望夫山

〔太平寰宇記〕望夫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四十七里。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爲石。共山臨江。周圍五十里。高一百丈。

顛繆本作顛。寫。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

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廣韻〕顛。仰也。

牛渚磯

〔江南通志〕牛渚山在太平府城西三十五里。山下有磯曰牛渚磯。與采石磯相屬。亦名燃犀浦。晉溫嶠燃犀照水族於此。〔太平府志〕牛渚磯在當塗縣采石山下。江

岸有石柱高丈許。突兀峭壁間。相傳古有金牛見此。故名。〔後漢志〕丹陽疆域。獨稱南有牛渚。孫吳東晉。每宿重兵其地。

絕望臨巨川。連峯勢相向。亂石流狀間。迴波自成浪。但驚羣木秀。莫測精

靈狀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

〔韻會〕狀。水涸也。〔異苑〕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其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詩國風〕憂心如醉。

靈墟山。〔方輿勝覽〕靈墟山在當塗縣南十里。〔一統志〕靈墟山在太平府城東北三十五里。世傳丁令威學道飛昇於此。山椒壇趾猶在。山有洞。後有井。天旱不竭。

丁令辭世人。拂衣向仙路。伏鍊九丹成。方隨五雲去。松蘿蔽幽洞。桃杏深

隱處。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墟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

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鬢纍。遼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江南通志〕丁令威。遼東人。為涇縣令。遊姑熟。樂靈墟山。泉石幽秀。煉丹於此。丹成翔虛去。〔抱朴子〕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第二之丹。名曰神符。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還丹。第五之丹。名曰銀丹。第六之丹。名曰鍊丹。第七之丹。名曰柔丹。第八之丹。名曰伏丹。第九之丹。名曰塞丹。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五雲見七卷註。

天門山

〔太平寰宇記〕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天門。按〔郡國志〕云。天門山。亦名峨眉山。楚獲吳餘臆於此。按其山相對。時人呼為東梁山。西梁山。據縣圖為天門山。〔輿地志〕云。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宋孝武詔〕曰。梁山層岫雲峙。流同海岳。天表象魏。以旌國形。仍

以二山立關。故曰天門焉。〔太平府志〕天門山在郡西南三十里。亦稱東梁山。與和州西梁山夾大江對峙。自江中遠望。色如橫黛。修嫵靜好。宛宛不異峨眉。故又名峨眉山。

迥出江上山。

蕭本作山上。

雙峯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參差遠天際。縹

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遙。迴首沉青靄。

〔柳顯言詩〕浹疊浪花生。〔江淹詩〕虛空起青靄。螭蟻生暮霞。○蘇東坡曰。過姑熟亭下。讀李白

十咏。疑其淺近。孫籙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其詩只如此。而以比李白。則其人心

意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陸放翁入蜀記〕李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儲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厲物敗矣。豈有李太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為不然。東坡笑曰。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為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咏。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

務得之
過也。

卷二十三 古近體詩共四十七首

與元丹邱方一作仙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
 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明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
 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青蓮
 宮。永願恣遊眺。〔莊子〕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釋家以此身為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堅
 却未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湛然常定之謂寂。瑩然不昧之謂照。寂。其體也。照。其用也。體用不
 離。寂照雙運。即是定慧交修。止觀互用之妙諦。〔維摩詰所說經〕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華嚴
 經〕雖知諸法無有前際。而廣說過去。雖知諸法無有後際。而廣說未來。雖知諸法無有中際。而廣
 說現在。金仙謂佛。釋成時曰。李白詩云。明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東文人知稻麻竹葦。吐不出
 此十
 字。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邱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三四山。已歷千
 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繆本作上好月。空谷宜清秋。谿深古雪
 在。石斷寒泉流。峯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邱遙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
 窮谷間。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中天。半天也。窮谷。深
 谷也。永夜。長夜也。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又

安州。唐時隸淮南道。又謂之安樂郡。般
 若。讀若百惹。釋言般若。華言智慧也。

寺依此立名。

脩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吞討破萬象。舉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

脩然。猶悠然也。莊子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詳見二十二卷註。金園。寺中園圃也。須達長者

欲買祇陀太子園為佛住處。太子戲言得金布滿地中。即當賣與。須達遂出金餅布地。周滿園中。厚及五寸。廣惟十里。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立精舍。後人用金園事本此。王褒詩帶樓疑海氣。含蓋似淨雲。庚信詩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謝朓七夕賦厭白玉而為飾。罪丹霞而為裳。大般若經云。何有漏法。佛告善現世間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所有一切墮三界法。是有漏法。莊子行乎無方。郭象註。隨物轉化也。四十二章經心垢滅盡。淨無瑕穢。維摩詰所說經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淨。不取我是淨。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按唐書河南道有中都縣。本平陸縣。天寶元年更名。

昨日東樓醉。

一作城。

還應一作歸。

倒接羅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接羅。帽也。用山公醉歸事。見

五卷註。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失。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按通志氏族略屈突氏乃代北複姓也。本居玄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為屈氏。至西魏復為屈突。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

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為君開。

陶潛歸去來辭序予家貧。耕殖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親故多勸予為長吏。家叔以予貧苦。遂見用于

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潭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唐時江南西道有建昌縣。隸洪州豫章郡。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作下。文苑作前。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

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

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文苑作暮。巖畔。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文苑作醴。泉。天地既愛酒。愛

酒不媿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

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繆本作醉。中趣。忽為醒者傳。孔融與曹操論酒禁書。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晉書。軒轅右

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酒食。漢書。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間。應劭註。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顏師古註。相傳俗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藝文類聚。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

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獨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胡震亨曰。此首乃馬子才詩也。胡元瑞云。近舉李墨跡為

證。詩可偽。筆不可偽耶。琦按馬子才。乃宋元祐中人。而文苑英華已載太白此詩。胡說恐誤。

其三

三月咸陽城。一作時。千花晝如錦。一作好鳥吟清風。落花散如錦。一作園鳥語成歌。庭花笑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

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

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梁元帝詩。黃龍成北花如錦。洛陽伽藍記。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淮南子。輕天下。細萬物。齊

死生。同變化。

其四

窮愁千萬一作有千。端美酒三百一作惟數。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

聖。一作聖賢。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一作餓伯夷。屢空飢一作悲。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

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邱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晉書〕畢卓嘗謂人

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金液見五卷註。糟邱見七卷註。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却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薔薇緣東窗。女蘿繞

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復命酒樽。獨酌陶永夕。〔韓詩〕陶暢也。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通典〕河南府河南縣有闕塞山。俗曰龍門。〔太平寰宇記〕闕塞山。〔左氏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寃守闕塞。服虔謂南山

伊闕是也。杜預註。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

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緣本作鷹犬〕起匡社

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

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古樂府有苦寒行。因行役遇寒而作。傳說版築。見廿二卷註。李斯鷹犬。

見三卷註。〔韻會〕效。暴起也。〔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舉師揚威。並匡社稷。〔阮籍詩〕滅物懷殷憂。李善註。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詩國風〕以寫我憂。毛傳曰。寫。除也。梁甫吟見三卷註。

〔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尋山僧不遇作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窗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嘆息。欲去仍徘徊。香雲徧隔。繆本作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

好。况聞青當作猿哀。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華嚴經〕樂音和悅。香雲照耀。〔楞嚴經〕即時天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

錯粉。採。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邱。疊嶺礙河漢。連峯橫斗牛。汪生面北阜。池館清且幽。我來感意氣。搥魚列珍羞。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爲樂不知秋。〔列仙傳〕陵陽子明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黃山圖經〕黃帝與容成子。浮邱公。合丹於此山。故有浮邱容成諸峯。斗牛。謂南斗牽牛二星。〔史記正義〕吳地。斗牛之分野。〔謝靈運詩〕卜室倚北阜。劉良註。阜。陔也。

其一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一作星。火五月中。景風

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我行值木落。

月苦清猿哀。永夜達五更。吳歛送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

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莓苔。〔杜預左傳註〕疇昔。猶前日也。〔書堯

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史記律書〕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王叔齋續記〕景風一曰飆風。又曰薰風。亦曰

巨風。起自赤天之暑門。從南方來。〔謝靈運詩〕行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金罍。酒器也。詳七卷註。〔楚辭〕吳歛蔡謫。委大呂此。王逸註。歛。謫。皆歌也。○飲音于。莓音梅。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窗下。旒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一作本無情。蕭瑟為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

外。悠悠非我心。

一本云春草遍野綠。新鶯有佳音。落日不盡歡。恐為愁所侵。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清風尋空來。巖松與共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下琴。過此一

壺外。悠悠非我心。繆本第一句作春草變綠野。第七句作碧松爾何知。四字不同。○〔楚辭〕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王逸註。環其堂下羅列而生。〔陶淵明詩〕揮杯勸孤影。〔素問〕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張正見詩〕松吟欲舞風。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一作然未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

即衾枕。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繆本作芳菲。〔南史衛陽王義季傳〕陽和

扇氣。播厥之始。〔陸機詩〕萬草饒淑氣。張鏡註。淑。善也。〔陶潛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謝靈運詩〕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蕭本作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

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繆本作光景晚。宿昔成秋顏。〔廣韻〕

也。○ 緬音勉。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太白自註。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地理廣記〕開封縣有蓬池。亦曰蓬澤。故衛國之巨地。〔竹書紀年〕云。梁惠

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即此。〔太平寰宇記〕蓬池在開封府尉氏縣北五里。按〔述征記〕云。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縣有蓬池。〔阮籍詩〕云。徘徊蓬池上。回顧望大梁。即此也。隱者蓋居於其間。故因以為號。〔江南通志〕落星岡在應天府西北九里。一名落星墩。又曰落星石。〔景定建康志〕

落星岡。一名落星墩。在城西北九里。周迴二十六里。高一十二丈。又江寧縣西五十里。臨江亦有落星岡。李白嘗於落星石以紫綺裘換酒為歡。此地也。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

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門。繆本作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

鳥。徘徊吳越間。共繆本作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

酒來笑復歌。與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

滄波。〔廣東通志〕麻姑峯在羅浮山之南。其前有麻姑臺。下有白蓮池。池水往朱明洞。〔羅浮山志〕

仙女集焉。晉唐以來。人多有見之者。〔景定建康志〕雁門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周迴二十里。高一

二十五丈。西連彭城山。南連大城山。北連陵山。山勢連綿。類北地雁門。故以為名。〔輿地志〕

云。山東北有溫泉。可以浴。飲之能治冷疾。〔江南通志〕雁門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六十里。〔太平寰宇記〕巖山在昇州江寧縣南四十五里。其山巖險。故曰巖山。宋孝武改曰龍山。〔六朝事蹟〕鷄

龍山。〔寰宇記〕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欄。北臨栖霞壩。〔輿地志〕云。鸞龍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為名。宋文帝元嘉中。改為龍山。以黑龍管見吳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為名。今去縣六里。又〔景定建康志〕龍山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迴二十四里。高一百二十丈。入太平州當塗縣北。有水。以其山似龍形。因以為名。〔木華海賦〕維長綰。挂帆席。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閑夜坐蕭本作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白雪亂纖手。綠

水清虛心。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釋居月琴曲譜錄〕有悲風操。寒松操。白雪操。並琴曲名。〔風俗通〕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世無足為知音者也。

青溪半夜聞笛青溪。當作清溪。在江南池州府城西北五里。其地在唐時為秋浦縣。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一作清。寒山秋浦月。一作空山。腸斷玉關聲。一作情。〇羌

楊齊賢曰。梅花引。曲名。〔樂府詩集〕梅花落。本笛中曲也。〔古歌〕隴頭流水。分襟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許見愁陽春賦註。王融。見四卷註。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臥青一作名。山雲。遂為青一作名。山客。山深一作春。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閣

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蕭本作借。鼙啼桂方秋。風滅籟歸寂。

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一作島。隔。雲車來何遲。撫己空嘆息。〔周禮〕善澗者水漱之。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魏武帝詩〕乘駕雲車。騰駕白鹿。〔古詩〕軒車來何遲。〇借音積。

〔初學記〕風吹萬物有聲曰籟。〔廣韻〕緬。遠也。〔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其子度世曰。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魏武帝詩〕乘駕雲車。騰駕白鹿。〔古詩〕軒車來何遲。〇借音積。勉。

夏日山中

懶搖白羽扇。裸袒〔褻〕體。

青林中。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北堂書鈔〕語林云。武侯乘素輿。執白羽扇。〔羽獵賦〕布乎清林之下。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宋書〕陶潛性嗜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纒〕庭前。

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徒明

月。曲盡已忘情。〔宋書〕顏延之得酒必頽然自得。〔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浩歌。大歌也。〔楚辭〕臨風慨令浩歌。○〔薊堂詩話〕太白天才絕出。真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今所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為我讀之。此等詩。皆信乎縱筆而就。他可知已。琦嘗見石刻於星鳳樓帖中。覺來盼庭前。作攬衣覽庭際。一鳥作有鳥。對酒還自傾。作未嘆酒已傾。數字不同。賀生不知為誰。若指知章。恐無此理。疑其出於後人偽託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江西通志〕東林寺在廬山之麓。晉太元九年慧遠建。此山巖形九疊。峻竦天絕。而寺之所居。尤盡林壑之美。背負廬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別營禪室。最居深靜。凡在瞻禮。神氣為之清爽。〔懷慶名山記〕廬山有東林寺。寺始於晉慧遠法師。謝靈運為鑿池種蓮。師與隱者十八人。同修淨土社。縑素咸在。謂之蓮社。師送客至虎溪而止。常與陶淵明。陸修靜談。不覺過溪。共笑而反。今三門內屋於橋上。水掩塞。云即虎溪。旁稻田中有蓮數本。即蓮池也。出寺有大溪。度石橋。或云此為虎溪。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

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陳子昂詩〕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揚

齊賢曰。青蓮宇。梵宮也。〔楚辭章句〕謝。去也。〔阿彌陀經〕彼佛國土。常作天樂。〔維摩詰經〕舍利弗言。憶念我昔會於林中。宴坐樹下。〔釋氏要覽〕宴坐。又作燕坐。燕。安也。安息貌也。〔李善文選註〕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世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大千世界。千中世界為大千世界。〔法苑珠林〕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南史〕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楞嚴經〕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韻會〕梵書以一世為一劫。〔謝靈運山居賦〕析曠却之微言。說象法之遺旨。

尋雍尊師隱居

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

蕭本作

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

高白鶴眠。語來紅色暮。獨自下寒烟。

〔列仙傳〕老子乘青牛車。去入大秦。〔玉策記〕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

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揚齊賢曰。青牛。花葉上青蟲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琦按青牛白鶴。不過用道家事耳。不必別作愈解。

與史郎中欽

繆本作

聽黃鶴樓上吹笛

〔湖廣通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世傳仙人乘黃鶴過此。因名。雄據江山。為

楚會大觀。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江淹恨賦〕遷客海上。〔樂府詩集〕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壘。昨日繆本作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

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十六國春秋〕石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

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漢書伍被傳〕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鮑照蕪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李善註。埃。塵也。又〔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癩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張華禽經註〕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

〔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

〔繆本作〕

明不飲。盃中酒。浪撫一張琴。虛

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陶淵明畜素琴一張。宅邊有五柳樹。見十卷戲贈鄭深陽詩註。〔陶淵明詩〕若後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獨坐敬亭山

〔江南通志〕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古名昭亭山。東臨宛溪。南俯城闕。烟市風帆。極目如畫。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韻會〕暝。夕也。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西溪叢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一統

志〕大匡山在綿州彰明縣北三十里。一名康山。亦名戴天山。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雨。

蕭本作

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

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王筠詩〕日坂散朱霧。天隅飲青霏。〔陸機詩〕飛泉激鳴玉。○唐仲言曰。今人作詩。多忌重疊。

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互用衣冠之議。如此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吁。古人於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失之遠矣。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

未疎。綵雲思作賦。丹壁問藏書。楂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

首意何如。〔謝朓詩〕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綵雲作賦。用宋玉賦朝雲事。是贊其才思之美。〔韻會〕楂。水中浮木也。

秋夜獨坐懷故山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子

蕭本作屈。

平。天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

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但奉紫霄顧。非邀青史名。莊周空說

劍。墨翟恥論兵。拙薄遂疎絕。歸閑事耦耕。顧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

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爲誰明。

〔王康琚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謝安石高臥東山。見七卷註。

向子平肆意遊五岳名山。見十三卷註。〔楚辭〕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其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鮑照詩〕雲臥恣天行。〔穆天子傳〕天子饒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潘岳籍田賦〕天子乃

御玉輦。誇胡用揚雄賦長楊事。見一卷大穆賦註。〔史記〕司馬相如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梁簡文帝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青史見二十二

卷註。〔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惲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

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謂

大王薄之。〔呂氏春秋〕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高誘註。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

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馬禮〕二耜為耨。買公彥疏。二耜為耨者。兩人各執一耜。若長近築兩耜而耕也。〔禮記〕命農計耨耕事。修水耜。具田器。陳滿註。耨。謂二人相偶也。〔通鑑〕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互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四皓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宋之問詩〕鏡愁玄髮改。心愛紫芝榮。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潛然感舊

崔宗之見十卷註。〔唐書地理志〕山南道鄧州南陽

郡有南陽縣。〔文獻通考〕琴有一十八椽。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開。雲和五等而已。夫子椽。長三尺六尺四分。〔說略〕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椽。皆肩垂而闕。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椽。乃合古制。或以夫子椽。周遍皆作竹節椽。非古制。

昔在南陽城。唯冷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過菊潭上。縱酒無

休歇。泛此黃金花。頽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

存人已沒。誰傳廣陵散。但突邙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歸蕭本作狐兔窟。

〔太平寰宇記〕獨

山在南陽縣西三十里。〔一統志〕豫山在南陽府城東北十五里。孤峯峭立。俗名獨山。下有三十六陂。白水。即清水也。見二十卷南陽白水詩註。〔通典〕南陽郡菊潭縣有菊水。旁水居人飲此水多壽也。

〔太平寰宇記〕菊水出南陽縣東石澗山。一名菊溪水。或云水出石馬峯。峯如馬焉。其水重於諸水。〔盛弘之荊州記〕云。源旁悉生芳菊。被崖侵潭。澗流激液。其水極甘香。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餘。其七十者猶以為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於此有徵矣。〔一統志〕菊潭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源出折谷東石澗山。或曰出石馬峯。水旁生甘菊。水極甘馨。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多至百歲之上。其菊莖短花大。其味甘美。異於他菊。人多收其種。傳於四方。縱酒出史漢田儼傳。顏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也。〔陶潛詩〕泛此忘憂物。〔世說〕益中散瑞別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平寰宇記〕芒山一作邙山。在河南縣北十里。一名平逢山。亦邙山之別名也。

都城所枕。〔楊佺期洛城記〕云。北山連嶺修巨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又〔戴延之西征記〕云。西岸東垣。巨岸相屬。伊尹。蘇秦。張儀。扁鵲。田橫。劉寬。楊修。孔融。吳後主。蜀後主。張華。嵇康。石崇。何晏。陸倕。阮籍。羊祜。皆有家在此山。〔一統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此。琦按邙山。

即崔葬處。〔隋煬帝秦孝王誅〕仲秋卜宅。將詩泉戶。〔張孟陽詩〕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憶東山二首

〔施宿會稽志〕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一名謝安山。巍然特出於衆峯間。拱揖虧蔽。如鸞鶴飛舞。其巖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堂遺趾。千嶂林立。下視滄海。天水相接。蓋絕景也。下山出微徑。爲國慶寺。乃太傅故宅。旁有薔薇洞。俗傳太傅攜妓女遊宴之所。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其二

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輕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吟。思

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詳九卷註。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

酒爲樂。

繆本下多段後 悵然有懷而作是詩。〔本事詩〕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對酒四字。 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

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漢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聲譽光赫。金龜。蓋是所佩雜玩之類。非武后朝內外官所佩金龜也。揚升菴因杜詩有金魚換酒之句。偶爾相似。遂謂白弱冠遇賀知章。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云云。考武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當是時太白年未滿十齡。何能與知章相遇於長安。又知章自開元以前官不過太常博士。品居從七。於例亦未得佩魚。楊氏之說。殆未之考耶。

四明有狂客。風流一作霞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盃中物。今

四明有狂客。風流一作霞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盃中物。今

一作翻。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名山洞天福地記〕四明山周圍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明州。〔唐書〕賀知章字

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蓋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還太子右庶子。充侍讀。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晚節尤誕放。徵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劄。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釋曇遷詩〕我在邢江側。終爲松下塵。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

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唐書〕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

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孺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施宿會稽志〕唐賀祕監宅。在會稽縣東北三里八十步。今天長觀是。琦按〔寶蒙述書賦註〕賀知章。天寶二年以年老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知章以羸老乘輿而往。到會稽無幾。考終。九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靡息。人琴兩亡。推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舞禮。式展哀榮。可贈兵部尚書。據此書及唐書本傳。知章歸後無幾即遷化矣。乃〔許鼎撰通和祖先生墓志〕云。賀監得攝生之妙。近數百年不死。荷笈賣藥如韓康伯。近在天台山升遊。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謂曰。子寓中柔外。可以語至道也。後十歲。遇爾於小有。乃授斷髮丹經。徐鉉序云。賀監以天寶二年始得還鄉。既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止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是皆以知章仙去耶。讀此詩所云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無稽之口。可以杜矣。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將。與也。稽山。謂會稽山。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史記〕浩浩沅湘令。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後人以沅

湘為岳州之異稱。○
沅音原。又音阮。

沅湘春色還。風暖烟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客。但美採
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史記〕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爾雅翼〕楚之風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之。故有採菱
之歌以相和。為繁華流蕩之極。〔招魂〕云。涉江采菱發陽阿。
陽阿者。採菱之曲也。〔沈約詩〕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花落時欲暮。見此令
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謝朓詩〕餘
霞散成綺。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挂蕭本作
搖。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
拳幾枝蕨。二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埤雅〕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爾雅翼〕蕨初生如小兒
拳。紫色而肥。揚升菴曰。黃山谷詩。蕨芽初長小兒拳。以為奇
句。然大白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山谷落第二義矣。

卷二十四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越中秋懷越中。唐時之越州。又謂
之會稽郡。隸江南東道。

越水繞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蕭本作
畫。相似。一本首四句云。蹈
海思仲連。遊山慕

康樂。攀雲窮千
峯。弄水涉萬壑。愛此從冥搜。永懷臨湍遊。一作林
湍幽。一為滄波客。十見紅葉秋。觀

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繆本作
誓。將

歸蓬邱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孫綽天台山賦序〕遠寄冥搜。李善註。搜。訪幽冥也。〔梁簡文帝詩〕紅藥間青瑣。紫露濕丹楹。越地左繞浙

江。江有瀟水。晝夜再上。〔枚乘七發〕曰。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正謂此江也。〔漢書〕司馬遷傳。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水經注〕會稽

山東有剛。去湖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詩國風〕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朱傳云。逝。往也。〔十洲記〕蓬邱。蓬萊山也。〔國語〕范蠡乘輕舟以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史記〕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

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

效古二一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烟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

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歸時落日胡本作花晚。蹀躞浮雲驄。人馬本無

意。飛馳自英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絃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

且為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生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天苑。禁苑也。〔唐書〕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長千八百步。廣千八十步。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曰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消暑。百官獻贊以助役。高宗以風痺厭西內獄

濕。龍朔三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上林賦〕輦道纒屬。顏師古註。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謝朓詩〕既通金闕籍。李善註。金闕。即金門也。〔應

劭漢書註〕曰。籍者。為尺二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唐大明宮有銀臺門。詳六卷註。〔通鑑〕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

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胡三省註〕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

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廡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謝莊月賦〕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李善註。毫。筆毫也。〔詩大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韻會〕蹀躞。行貌。浮雲驄。見四卷

註。紫鴛鴦。見二卷註。金井。見三卷註。〔梁元帝〕試酌新豐酒。〔謝靈運詩〕列筵皆靜寂。呂延濟

註。列筵。謂四座也。轉蓬。見九卷註。〔南史〕張纘年二十二。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

時人以爲早達。垂釣翁。謂呂尚年八十。釣於涓濱。始遇文王。○蹀躞音疊變。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况乃効其曠。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西施効曠。見二卷註。東鄰見四卷註。史記

武帝時幸夫人伊婕妤。與邢夫人同時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史記曰者傳。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顏氏家訓。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無鹽醜婦。見四卷註。○婕音接。好音干。

擬古十一首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繆本作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

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當作微。

○古詩。衆星何歷歷。歷歷。行列貌。太平御覽。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者。卽河鼓也。爲吳音訛而然。錦繡萬花谷。牽牛謂之河鼓。聲轉而爲黃姑也。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白帖。淮南子。烏鵲填河以成橋而渡織女。中華古今註。講。一名神女。俗云。七日填河成橋。顏師古漢書註。紈素。今之絹也。柳惲詩。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呂氏春秋。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舊唐書。貞觀二十二年。契苾迴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以迴紇部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云云。新唐書。金微都督府。以僕固部置隸安北都護府。蕭士贇曰。此篇傷窮兵贖武。行役無期。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諱。真有國風之體。此晦菴之所謂聖於詩者與。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窗懸清光。遙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古詩〕黃金爲君堂。〔江總詩〕併勝餘人白玉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遙夜。長夜也。〔楚辭〕觀杪秋之遙夜。陌上桑。古相和歌曲。詳六卷註。歌聲繞梁。見十一卷註。〔魯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韻會〕躑躅。住足也。○躑躅音躑逐。

其二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傳玄詩〕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唐書尉遲敬德傳〕王曰。公之心如山岳。若醉中真。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又〔唐人詩〕身後堆金柱北斗。疑當時俚語有此。〔劉勰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爛然以過。〔法苑珠林〕石火無恆燄。電光非久停。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蕭本作取〕撥世上艷。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朱子註。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左思蜀都賦〕暉麗灼爍。劉淵林註。灼爍。艷色也。劉良註。灼爍。光彩貌。〔鮑照詩〕朝日灼爍發園華。〔拾遺記〕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抱朴子〕上土舉形昇虛。謂之天仙。〔木華海賦〕綰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呂延濟註。扶桑之津。日出之處。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繪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施。無事坐悲苦。塊然獨轍鮒。

鮒。古本作魚。蕭氏以魚字重上一韻。當作鮒。音蒲無疑。今從之。○吹簫致鳳。用蕭史事。見六卷註。〔嵇康詩〕鸞觴酌醴。神鼎烹魚。〔說文〕醴。酒一宿熟者。〔曹植詩〕玉尊盈桂酒。河伯獻神魚。〔漢書〕疏廣為大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者二大夫。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涸轍鮒。用莊子事。見二十卷註。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周易〕天地閉。賢人隱。〔月令〕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六龍。謂天子大駕。詳八卷註。〔漢書〕太白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宋書〕太白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晉書〕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本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唐書〕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皆觸參東井與鬼柳軒轅。至右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至五月乃滅。婁為營。胃昴畢為趙。皆觸參為唐。東井與鬼為京師分。柳其半為周分。二彗仍見者。薦禍也。〔曹植詩〕願隨越鳥。翻飛南翔。〔陳琳檄文〕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韻會〕將。與也。〔魏書楊大眼傳〕時將南伐。李冲與選征官。用為軍主。大眼願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晉中興書〕荀勗徙中書監。為尙書令。人賀之。乃發悲曰。

奪我鳳凰池。勸諸人何賀我耶。〔詩小雅〕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孔穎達正義云。言惟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其酒漿。○運速天地閉。喻國家否運之至。如四運將終之時。天地之氣。亦爲之閉塞不通。胡風結飛霜。喻祿山起兵爲害。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亂而死。六龍頽西荒。喻明皇西幸蜀中。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謂仰觀天象。昭昭可察。災害不知何日可除。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謂己非南人而向南奔走。疑太白於此時偕婦同行。故用鴛鴦爲喻。此詩其作於流夜郎之前耶。惟昔鷹犬。今爲侯與王。謂出身微劣。不過效鷹犬之用。而能得尺寸之功。以致身高位者多也。得水成蛟龍。謂將帥郭子儀李光弼一流。爭池奪鳳凰。謂宰相房琯張鎰一流。北斗不酌酒。南箕不簸揚。傷己無人薦達。如彼天星之中。北斗雖有斗名。而不可用之以酌酒。南箕雖有箕名。而不可用以簸揚米穀。徒有高才。不爲人用。其自悲之意深矣。蕭氏。以爲太白從永王時作詩。諷其勤王。而王不從。故作是詩也。非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璨。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劉孝標廣絕交論〕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太行山路最爲險峻。見五卷註。〔陶潛詩〕萬族各有託。〔魏許昌碑表〕白骨既交輝於曠野。〔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註。春華。喻少時也。〔古讀曲歌〕千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韓詩外傳〕玉出於崑山。〔說文〕璀璨。玉光也。〔魯靈光殿賦〕下墜以璀璨。〔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麟閣。詩四卷註。○璀璨。切。催上聲。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歲身以爲寶。

〔歲華紀麗〕秋露白。故曰玉露。〔楚辭〕白日隨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蟪蛄。寒蟬也。詳

五卷註。費長房見老翁賣藥。市罷。輒跳入壺中。詳九卷註。

其九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

成一作以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列子〕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左傳〕保於逆旅。杜預註。逆旅。客舍也。孔穎達正義。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莊子〕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楚辭章句〕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其十

仙人騎彩鳳。昨下閩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綠玉盃。兼之紫

瓊琴。盃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盃

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十洲記〕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于辰之輝。名曰閩風巖。〔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

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桃源見一卷註。〔江淹詩〕素心正如此。李善註。〔方言〕曰。素。本也。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

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吳均詩〕願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鮮。〔楚辭〕與佳期兮夕張。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

爲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鮑照詩〕人生不得常稱意。〔吳越春秋〕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隰。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西陽雜俎〕紫胸輕小者是越燕。〔爾雅翼〕越燕小而多聲。願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顏延之赭白馬賦〕眷西極而讓首。望朔雲而蹀足。〔張衡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李周翰註。琅玕。玉名。飲食比之。所以爲美。〔初學記〕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文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其夫而化爲石。因以爲名焉。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瑤姬見一卷惜餘春賦註。宋玉高唐賦。見二卷古詩第五十八首註。〔詩國風〕錦衾爛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其一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繆本作走。含

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楚辭九歎〕迎宓妃於伊雒。王逸註。宓妃。神女。蓋伊洛水之精也。〔史記索隱〕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曹植洛神賦序〕黃初

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願誠信之先達。解玉佩以要之。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皆賦中語也。陳王卽曹植。植以太和六年封陳王。蕭士贇曰。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聽人說夢。以爲誠有其事。太白知其託詞而譏其傷大雅。可謂識見高遠矣。○宓當作處。卽古伏字。後人有作宓者。誤也。或作密音讀更非。

其二

裂素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征鴻務隨繆本作從。陽。又

不為我棲。委之在深篋。蠹繆本作。魚壞其題。何如投水繆本作。中。流落他人開。

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後漢書范式傳〕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李善文選註〕纂文曰書。線曰索。〔東觀餘論〕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後不取答。

〔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且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

遂以遺書隸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江淹詩〕遠心何所慕。雲邊有征鴻。〔鄭康成毛詩箋〕雁者隨陽而處。〔孔安國尚書傳〕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孔穎達正義。日之行也。夏至斷南。冬至斷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古人

謂書籤為題。傳所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跋是矣。此所云題者。乃札面上手筆封題之處。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

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守一。不變其常也。蕭士贇曰。按此篇已

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於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註已見前。不復重出。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會歇。吹笙吟松風。汎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

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江淹詩〕汎瑟臥遙帷。張銑註。汎瑟。撫瑟也。〔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

食。〔靈寶經〕鍊骨成金。

其六

西國胡本作北有美女結縷青雲端。蛾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歡。高節不可奪。本

作奪明烟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爲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乘繆本作成雙飛

鸞。古詩君亮執高節。晉書張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江淹詩彩色世所重。琦按此篇與二卷中古詩之二十七首互有同異。想亦是其初藁。編詩者不審。後重列於此耳。註已見前者。不復重出。

重出。

其七

竭來荆山客。誰爲砥玉分。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

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所羣。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

以躡清芬。竭來。詳見十三卷懷友人岑倫詩註。說文珉。石之美者。鮑照詩涇渭不可雜。珉玉當早分。蕭士贇曰。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之三十六首。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

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註已見前者。不復重出。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胡本作易孤穗將安歸。常恐委疇隴。忽

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書呂刑農殖嘉穀。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大雅

弗厥豐年。陶潛詩草盛豆苗稀。曹植詩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蕭士贇曰。此篇比興之詩。刺時賢不能引類拔萃以爲國用者與。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農夫

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薦引之也。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喻在野之賢。唯恐老之將至。與草木俱腐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在野之賢

冀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儀朝廷也。嗟乎。士懷才而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德音遂。

寓言二二首

周公負斧戾。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之。〔逸周書〕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與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戾南面而立。〔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康成註。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孔穎達禮記正義〕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終為寶。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鑄為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觀禮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凡天子裘冕負斧依。鄭註云。依。如今之綈素屏風也。有鑄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辰。郭註云。窗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辰依古字通用。〔書舜典〕夔夔齊慄。孔安國傳。夔夔。悚懼貌。〔尚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納冊於金縢之匣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勿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唯朕小子其親從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歲則大熟。〔史記蒙恬列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殊。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魯世家亦載此事。太白此詩。蓋合二事而互言之。蕭士贇曰。此懼讒詩也。隱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辰隱綺切。衣上聲。同倚。

其二

遙裔雙綵鳳。婉孌二青禽。往還瑤臺裏。鳴舞玉山岑。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繆本作〕精衛鳥。啣木空哀吟。〔盧思道詩〕丰茸雜樹密。遙裔鞞烟稠。〔毛萇詩〕〔傳〕婉孌。少好貌。〔山海經〕二青鳥。皆西王母使也。詳六卷註。瑤臺。玉山。皆西王母之居。見五卷註。〔江淹詩〕願乘青鳥翼。徑出玉山岑。秦娥。謂秦穆公女弄玉也。見六卷註。精衛啣木填海。見一卷大隴賦註。蕭士贇曰。此刺當時出入宮

掖。取謂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綵鳳青禽。以比倖幸。瑤臺玉山。以比宮掖。秦嶼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精衛御木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誠而不見知。其意微而顯矣。齋音曳。

其二

長安春色歸。光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從風欲傾倒。海燕還秦宮。雙飛入

簾櫳。相思不相見。託夢遼城東。〔雅錄〕青門在漢都城。為東南南來第一門。即邵平種瓜之地也。〔謝惠連詩〕升月照簾櫳。〔說文〕

籒。房室之疏也。秦置遼西遼東二郡。因在遼水之西東而名。在唐時遼西為柳城郡。及北平郡之東境。遼東為安東都護府之地。外與奚契丹室韋靺鞨諸夷相接。皆邊城也。有兵戍之。蕭士贇曰。此

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人之思者歟。綠楊海燕以起興也。婉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哉。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

斷明月暉。芳草歇柔艷。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

想舊國。泣下誰能揮。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邱公。猗靡與

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王子晉浮邱公事。詳見五卷鳳笙篇註。〔子

虛賦〕扶輿猗靡。張銑註。猗靡。相隨貌。〔阮籍詩〕猗靡情歡愛。蕭士贇曰。此詩蓋有所懷。託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疎葉且微。胡本作肥。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

沾清露輝。當榮君不採。飄落欲何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

其二

昔余聞姁繆本作常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

笑坐明月。紫宮誇蛾眉。隨手會凋歇。〔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姁娥竊以奔月。高誘註。姁娥。羿妻。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未及

服之。姁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也。〔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

卷舌。一惑蕭本作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宋玉高唐賦〕言巫山綵雲。及對楚王問。言客有歌於郢中。為陽春白雪。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俱詳二卷註。〔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班婕妤詩〕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蕭士贇曰。太白此篇。借宋玉事以申己意也。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繆本多院內二字諸學士〔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宗常選耆儒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其後又增置修撰

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校討官文學直之員。又云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

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

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

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詩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預選。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疎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明。林壑憶遊眺。或時清風來。閒倚欄一作下。巖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

人間。一作君。從此一投釣。〔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詠〕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李延濟註。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漢書東方朔傳〕待詔金門。稍得親近。〔說文〕帙。書衣也。〔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散帙者。解散其書外所裹之帙而翻閱之也。〔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寃。蓋青蠅遺糞白玉之上。致成點汚。以比譏譎之言。能使修潔之士。致招罪尤也。白雪曲名。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見二卷註。〔章懷太子俊漢書註〕桐廬縣南有巖子陵。儵釣處。今山邊有石。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名曰巖陵。釣壇也。謝客即謝靈運。容是其小名。詳十六卷註。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張銑註。臨海。郡名。嶠。山頂也。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

紫極宮。〔方輿勝覽〕江州紫極宮。去州二里。即今天慶觀。蘇東坡曰。李太白有尋陽紫極宮感秋。時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珣之所為。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

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

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飜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謝朓詩〕獨獨

陸窗竹。〔古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皇娥歌〕萬象迴轉化無方。〔陸機詩〕攬之不盈手。〔老子〕衆妙之門。〔謝靈運詩〕幽獨賴鳴琴。〔陶潛詩〕白雲宿簷端。〔張衡思玄賦〕感蔡子之慷慨。從

唐生以決疑。用唐舉相蔡澤事。見十七卷註。〔史記〕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淮南子〕靈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陶潛問來使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脩音宵。

江上秋懷

餐霞臥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朔雁別海裔。越燕辭

江樓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

餐霞。吞食霞氣。仙家修煉之法。詳十三卷註。散髮。不冠而髮披亂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

緩淚難收。蘅蘭方蕭瑟。長嘆令人愁。
〔謝靈運撰征賦〕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淮南子〕遊於江湄海裔。高誘註。裔。邊也。越燕。今之紫燕。已見本卷註。〔楚辭〕橫流涕兮潺湲。王逸註。潺湲。流貌。〔郭璞爾雅註〕杜蘅似葵而香。邢昺疏。本草唐本註云。杜蘅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等。〔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其狀如葵。其臭如麝蕪。名曰杜蘅。可以走馬食之已癯是也。

秋夕書懷

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雁。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悽其流浪情。海懷結滄洲。

一作遠心飛蒼梧。

霞一作想遊繆本作赤城。始探蓬壺事。一作始探蓬壺術。旋覺天地輕。澹然吟一作高秋。閑

臥瞻太清。蘿月掩一作空幕。松霜結繆本作霜皓。前楹滅見息羣動。獵微窮至

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初學記〕名山略記云。赤城山。一名燒山。東卿司命君所居。洞周圍三百里。上有上玉清平天。詳見七卷註。〔拾遺記〕蓬

壺。蓬萊也。〔陶潛詩〕日入羣動息。〔莊子〕至精無形。桃花源。見二卷註。

避地司空原言懷

〔一統志〕司空山在安慶府太湖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山極高峻。山中有洗馬池。即古司空源。李白嘗避地於此。〔太平寰宇記〕司空山在舒州

太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為樂

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

開九江春。俟乎太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繆本作長新。所願

得此道。終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攀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

〔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註。歌者改律以咏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太白借用作晉朝南渡。兵力不競解。〔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論曰。祖逖散穀周貧。聞雞起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索懷。抑爲貪亂者矣。太白樂禍之論。蓋本於此。〔梁書〕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曹植詩〕簪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太平寰宇記〕皖水在舒州懷寧縣西北。自壽州霍山縣南流。入經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紅。謂之皖口。〔一統志〕皖水在潛山縣北。下流會潛水。經府城西達大紅。〔江南通志〕太白書堂在太湖縣司空山。李白避地於此。有卜築司空原之句。〔韻會〕將。與也。〔唐六典註〕霍山。一名天柱。在舒州懷寧縣。自漢以來爲南岳。〔通典〕舒州懷寧縣有萬山。與天柱山。一也。〔方輿勝覽〕天柱峯在皖。山高三千七百丈。周三百五十里。山東有瀑布。漢武帝嘗登此山。卽司空山。九天司命眞君所主也。〔江南通志〕天柱山在安慶府潛山縣。與潛山連。其峯最高。突出衆山之上。峭拔如柱。屹然爲尊。道書謂之司空洞天。漢武帝嘗登封於此。以代南岳。山有魏左慈煉丹故跡。九江在潯陽。見十四卷註。〔長揚賦〕玉衡正而泰階平。詳一卷明堂賦註。〔江淹別賦〕鍊金鼎而方堅。李善註。鍊金爲丹之鼎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陳子昂詩〕還丹奔日馭。却老餌雲霞。河津。謂天河之津。王喬有二。一是上古之仙人。或稱王子喬。或稱王喬。楚辭中累引之。見十二卷註。一是周靈王之太子晉。亦稱王子喬。見五卷註。一是後漢時河東人爲葉縣令者。見十一卷註。玉天。道家所謂玉清境之天。天寶君所治。卽清微天也。又〔王績詩〕三山銀作地。八洞玉爲天。○逸音剔。皖音近緩。

上崔相百憂章

原註時在尋陽獄。○崔相卽崔渙。詳十一卷註。按太白爲宋中丞自薦表云。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發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

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此詩及萬憤詞。皆作於是時。

共工赫怒。天維中摧。鯢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火焚崑崙。

山玉石相礎。仰希霖雨。灑寶炎煨。箭發石開。戈揮日迴。鄒衍慟哭。燕霜

颯來。微誠不感。猶繫一作繫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豪聖凋枯。王風傷哀。斯

文未喪。東岳豈頽。穆逃楚難。鄒脫吳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哈。驥不驟進。麟

何來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結緝。蕭本作習。一作緝。憂從中催。金瑟玉壺。盡爲

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非罪。尼父無猜。覆盆儻舉。應照寒灰。

〔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成公綏天地賦〕共工赫怒。天柱摧折。〔宋玉大言賦〕壯土憤令絕天維。觀。北溟大魚也。鯨亦海中大魚。俱見大鵬賦註。〔漢書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廣韻〕礎。落也。〔韻會〕煨。燼也。

〔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幹折而石不傷。予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班固幽通賦〕李虎發而石開。〔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李善文選註〕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擊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史記〕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索隱曰。夏臺。獄名。〔廣雅〕獄。杆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漢書〕郅都遷為中尉。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辭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顏師古曰。言其驚擊之甚。〔周易〕實於叢棘。虞翻註。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孔穎達正義。謂囚執之處。以叢棘而禁之也。〔初學記〕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爾雅翼〕棘有赤白二種。舟棘。即赤棘也。〔陳子昂詩〕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又云。邱林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楊齊賢註。豪聖。周公也。遭流言之變。王道凋枯。故幽以下諸詩傷哀之。〔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廢疾七日而沒。〔初學記〕泰山。五岳之東岳也。〔漢書〕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也。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乃與吳錡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雜春於市。鄒陽。齊人也。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於是鄒陽知吳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廣韻〕哈。笑也。〔宋玉九辯〕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為靈昭也。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鮑照舞鶴賦〕忽星離而雲罷。李善註。星離。分散也。〔楚辭九思〕心結縉兮折摧。〔博雅〕結縉。不解也。〔江淹詩〕白雲滋金髮。清風蕩玉琴。〔晉書〕三台五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

天曰三台。〔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說文〕恢。大也。台星再明。謂崔相之明察。能照見幽微。天網重恢。冀其赦己之罪。〔邱遲與陳伯之書〕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陳琳袁紹檄豫州文〕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史記〕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抱朴子〕是實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三國志〕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鯨音琴。繩音堆。煨音近威。繫音執。嗒呼來切。海平聲。慘音魁。瑕音遐。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當作。人羅鯨鯢。蒼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

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悽悽。蕭本作栖栖。下韻重出。恐誤。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

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罪玉本作。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

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

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

此衰。吾將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鴟夷。彭越

醢醢。自古豪烈。胡爲此繫。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

美玉。君收白珪。〔木華海賦〕天網淖瀾。李善註。淖瀾。沸湧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洪

水淖瀾。鯨鯢以喻不靖之人。詳八卷註。此以指稜山作亂也。〔李善文選註〕

蒼。聚也。〔書堯典〕浩浩滔天。稜山自范陽起逆。遂據燕地。燕與齊接壤。故兼言之曰始滔天於燕

齊也。〔淮南子註〕言日乘車。駕以六龍。詳三卷註。以喻明皇幸蜀也。蜀在秦之西。故曰秦西。〔國

語〕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淮南子〕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

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弁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

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伸土。〔左思蜀都賦〕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

人主之尊。譬如堂。郡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土。廉賔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蕭氏以高堂爲喻朝廷。其說近是。〔梁書〕抱痛闔門。含憤獄戶。〔劉公幹詩〕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文獻通考〕九江在江州之西北。詳十四卷註。〔四川通志〕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與西陵峽歸城並稱三峽。上自夔州。下至歸州夷陵州。凡七百里中。皆三峽之地。羽化。如仙人之化生羽翼。蓋謂弟兄天各一方。欲如飛仙之輕舉遠逝而相聚會。不能得也。〔唐書地理志〕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關。〔山東通志〕穆陵關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里。古齊關也。〔一統志〕穆陵關在青州大峴山上。〔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卽此。又〔元和郡縣志〕穆陵關在黃州麻城縣西八十八里。在穆陵山上。是穆陵關有二處。而太白所稱者。則齊地之穆陵關也。蓋是時伯禽尙在東魯未歸耳。豫章。郡名。唐時屬江南西道。又謂之洪州。在尋陽郡之南。疑太白臥山時。家室寓此。流夜郎寄內詩曰。南來不得豫章書可見。〔後漢書〕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日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佞佞乎耕而不顧。〔說苑〕吳王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刺殺。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漢書〕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盛子胥而沉之江。鴟夷。楛形。顏師古曰。鴟夷。卽今之盛酒鴟夷。〔高誘呂覽註〕革囊之大者爲鴟夷。〔史記索隱〕韋昭云。楛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楛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史記〕漢諫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編賜諸侯。〔廣韻〕繫。辭也。〔韻會〕繫。語助也。〔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呂氏春秋〕天之處高而聽卑。〔初學記〕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王肅註。狴。獄牢也。〔詩小雅〕白圭之玷。尙可磨也。○琦按太白集中稱其兄者五人。新平長史粲也。襄陽少府皓也。虞城宰錫也。中部明府某也。徐王延年也。稱其弟者十七人。金城尉叔卿也。臨銘令皓也。舍人臺卿也。南平太守之遙也。宣州長史昭也。單父主簿疑也。鄱陽司馬昌峴也。漂陽尉濟也。京兆參軍令問也。不言職位者延陵也。例也。幼成也。況也。裏也。縮也。鐔也。浮屠談皓也。大抵皆從兄弟也。此詩所云。兄九江兮弟三峽。與下文愛子老妻並言。似指其親兄弟而言。上有兄。下有弟。則太白乃其仲歟。然兄弟之名則無可據。姑表出之。以俟淹博者之詳考。○瀟音聿。繫音近衣。狴博者之詳考。○瀟音聿。繫音近衣。狴瀟迷切。音篋。又音城。珪與圭同。

荆州賊亂蕭本作臨洞庭言懷作〔通鑑〕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

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當期鄂城歸等州官吏聞之。爭誓竄山谷。十一月。康楚元等聚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

伺其懈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家流
績。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窮三苗國。地窄三
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郢路方邱墟。章
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鵝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關河望已
絕。氛霧行常掃。長叫天可聞。吾將問蒼昊。

〔淮南子〕堯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高誘
註。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元和郡縣志〕昔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孔安國尚書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通典〕岳州。古蒼梧之野。亦三苗國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
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註云。凡今長沙衡陽諸郡。皆古三苗之地。三湘。詳一卷悲清秋
賦註。〔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註。晏。晚也。〔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李善註。廣雅曰
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獵物之高也。〔通典〕江陵郡。今之荊州。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
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楚辭〕惟郢路之遼遠。〔左思魏都賦〕臨淄牢落。鄒邱墟。呂
延濟註。邱墟。謂居人少也。〔方輿勝覽〕江連府有章華臺。晉杜預云。在今南郡華容城中。華容即
今益利。〔水經注〕洞庭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方輿勝覽〕洞庭在巴陵縣西。西吞
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岳陽風土記〕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夏秋水泛。與洞庭湖通。杜甫
道林岳麓詩所謂殿角插入赤沙湖也。〔一統志〕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湖爲一。湖時惟
見赤沙。舊記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又謂之三湖。〔初學記〕威弘之荊州記云。巴
陵南有青草湖。周迴數百里。湖南有青草山。因以爲名。〔一統志〕青草湖。一名巴邱湖。北連洞庭。
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琦按城草。恐
是青草之訛。然青草在南。而詩云東青草。則又未敢定也。〔江淹詩〕皇晉建陽九。天下橫氛霧。張
翥註。氛霧。喻亂賊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
殷。張載註。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心空嘆息。問影何
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南山四皓。見二十二卷註。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漢書〕賈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漢書〕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封超為定遠侯。〔淮南子〕宋人好善者家。無故黑牛生白犢。〔高士傳〕許由堯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詩意謂仕宦而不得志。如賈誼一流。得志如班超一流。皆羈旅異方。不如巢許隱居獨樂。安步田園之為善也。其旨深矣。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

一作歸。

楚關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蕪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埤雅〕黃鳥。亦名黎黃。其色黎黑而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華髮見九卷註。歲晏見本卷註。〔楚辭章句〕謝。去也。金闕。猶金門。長

黃也。鳴則蚕生。韓子曰。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陰陽運作。推移時至。氣動不得。故先王以候節令。華髮見九卷註。歲晏見本卷註。〔楚辭章句〕謝。去也。金闕。猶金門。長歌謝金闕。見不復有仕進之意。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遺響入

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綠綺。司馬相如之琴也。見二十卷註。〔唐書地理志〕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嵇康琴賦〕伯牙揮手。李善註。揮。

動也。流水見十六卷註。〔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註。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魯東門觀刈蒲。〔爾雅〕蒲。水草也。似莞而編。有脊。生於水涯。柔滑而溫。可以為席。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鎌若轉月。拂水生連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貴
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羅衣能再拂。不畏素塵蕪。〔陸無詩〕紅關寒事早。夜露傷秋草。〔梁簡文帝詩〕渚蒲髮新節。〔方言〕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顏師古急就篇註〕鉤。卽鎌也。形曲如鉤。因以名云。〔蜀本草〕龍鬚叢生。莖如綆。所在有之。俗名龍鬚草。可爲席。〔謝朓咏席詩〕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鎌音廉。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

〔太平廣記〕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唐贊皇李德裕言花名中帶海者。悉從海東來。

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
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一蕭本作共。攀折。引領望金扉。〔潘岳安石榴賦〕似長籬之

樓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古詩〕清商隨風發。〔潘岳詩〕引領望京室。〔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排金扉而北入。張銑註。扉。門扉也。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蕭灑終日夕。陳生古苔綠。色染秋
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綿冪。枝葉稠密而相覆之意。○冪音密。

詠山樽二首

前一首一作詠柳少府山癭木樽。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繆本作斧斤。疎。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

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漢書〕蟠木根柢。輪困離奇。顏師古註。蟠木。屈曲之木也。金罍。酒器。見七卷註。〔張衡思

玄賦〕嶠青岑之玉醴令。呂向註。玉醴。玉泉也。〔嵇康琴賦〕玉醴湧其前。呂延濟註。玉醴。玉漿也。味如酒。此詩之意。則以玉醴爲酒也。〔江總詩〕玳筵歡趣密。

其一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樽。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甘泉賦〕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註。嵌。開張貌。○嵌丘銜切。音近龕。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一作勅放歸山留別陸侍御不遇詠鸚鵡

落羽辭金殿。孤鳴託蕭本作吒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繆本作山飛。御史繡衣。見十一卷註。〔張

華禽經註〕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

紫藤樹〔筆談〕黃環。即今之朱藤也。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

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即此藤之根。古今皆種以為庭檻之飾。

紫藤挂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蕭本作流美人。

觀放白鷹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其二

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啁。自有雲霄萬里高。〔蘇武詩〕寒冬十二月。晨起

距嚴霜。鷹一歲色黃。二歲色變次赤。三歲而色始蒼矣。故謂之蒼鷹。八九毛者。是始獲之鷹。剪其勁翮。令不能遠舉。颺去。啁。衆口貌。太白借用作嘲諷意。○此詩〔河嶽英靈集〕以為高適之作。

題云見薛大臂鷹作。適集亦載此詩。○啁音捉。

觀博平王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唐河北道博州博平郡。有博平縣。

粉壁為空天。丹青狀江海。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博平真人王志安。沉

吟至此願挂冠。松溪石磴繆本作磴

繆本作磴

帶秋色。愁客思歸坐。

繆本作生

曉寒。

〔南史〕蕭詠素為諸暨令。到

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釋常談〕休官謂之挂冠。西漢馮萌見王莽篡位。乃曰。不去。襜褕將及身。遂解冠挂於城東門而去。〔韻會〕磴。登陟之道也。○磴音磴。或作磴。音義同。

題雍邱崔明府丹竈

唐河南道汴州陳留郡有雍邱縣。

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

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瀛洲。海中神山。見十五卷註。赤松子。古仙人。見二卷註。〔抱朴子〕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又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五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魏文帝詩〕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觀元丹邱坐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家綵屏裏。

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荆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

石潺湲萬壑分。烟光草色俱氤氛。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

人對此心緬邈。疑入高蕭本作高。

蕭本作高

邱夢綵雲。

〔太平寰宇記〕巫山。祿有巫山。〔威弘之〕荊州記云。沿峽二十里有朝崩灘。至巫峽。因山而名也。首尾一百六十里。舊云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恒是一山。此蓋好大之言也。惟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所謂高山尋雲。怒濤流水。絕

非人境。神女廟在峽之岸。〔四川省志〕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三十里。形如巫字。有峯十二。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棲鳳。登龍。望聖也。此十二峯者。不聚一面。乃江繞此山。周遭有十一峯。繪者不得不彙為一圖耳。陽臺山在巫山縣治西北。高邛山亦在其間。高唐賦載巫山神女與楚王夢遇。自言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岵。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是也。後人立神女廟於山下。今謂妙用真人祠。〔楚辭〕瑤席令玉瓊。王逸註。瑤玉為席。〔湯惠休詩〕錦衾瑤席誰芳。〔南史〕蕭黃筮畫。在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荆門在巫山之下流。巴水在巫山之上流。〔一統志〕荆門山在湖廣荊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相對。〔水經注〕巴水出晉昌郡宜漢縣巴嶺山。西南流歷巴中經巴城故城南。李巖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四川通志〕巴江在重慶府巴縣東北。闡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八字。因名巴江。琦謂詩中所云巴水。似指巴地所經之水而言。不專謂曲折三回之巴江也。〔廣韻〕僻淺。水流貌。氛氳。祥氣也。〔謝靈運詩〕緬邈區中緣。張鏡註。緬邈。髣髴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天台山志〕百丈巖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崇道觀西北。與瓊臺相望。嶮險束隘。四山墻立。下為龍湫。翠蔓蒙絡。水流聲淅然。盤獨繞麓。入為靈

溪。由高視下。淒神寒骨。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深雲漢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會青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台。〔韻會〕瀑。飛泉懸水也。濑。水會也。〔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韻會〕黛。說文畫眉墨也。本作騰。今作黛。〔荀子王制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于焉。揚倖註。會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崖。又〔正論篇〕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會青。揚倖註。會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會青。〔謝惠連詩〕盈筐自予手。幽緘俟君開。李延濟註。幽密。緘封也。○瀑音僕。濑音叢。

見野草中有名

白頭翁者。〔名醫別錄〕白頭翁。處處有之。近根處處有白茸。狀似白頭老翁。故以為名。〔唐本草〕白頭翁。其葉似芍藥而大。抽一莖。莖頭一花紫色。似木槿花。實大者如雞子。白毛寸餘。皆披下如蠶。頭正似白頭老翁。故名焉。陶言近根有白茸。似不識也。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

鬢同微芳似相諠。留繆本作流。恨向東風。

流夜郎題葵葉

慙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
〔左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預註。葵

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繆本作障。圖雲山。攢峯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

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

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涉。想像徒盈嘆。杳與眞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

赤城裏。揭涉繆本作步。滄洲畔。卽事能娛人。從茲得蕭散。〔謝靈運詩〕滅跡入

步障也。〔廣韻〕慢。惟慢也。〔拾遺記〕蓬壺。蓬萊也。瀛海。大海也。見廿一卷註。〔初學記〕海中山曰島。海中洲曰嶼。〔登真隱訣〕云。赤城山下有丹洞。在三十六洞天數。其山足丹。〔韻會〕蹇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嶼音序。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二首繆本作桂。琦察詩辭。前首是詠槿。次首乃咏桂也。二本各有誤處。識者定

多種植之以爲籬障。○〔本草衍義〕木槿花如小葵。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湖南北人家花朝生暮落。一名目及。一名舜華。蓋取一瞬之義。

園花笑芳年。池草艷春色。猶不如槿花。嬋繆本作嬋。娟玉堦側。芬榮何夭促。零

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施。〔廣韻〕嬋娟。好姿態貌。嬋娟。美貌。又云舞貌。〔江淹詩〕終歲如瓊草。紅華長翕施。又云。瑤草正翕施。呂向註。翕施。茂鬱貌。○嬋音禪。嬋音近駢。施音釋。又音赫。

其二

世人種桃李。多蕭本作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

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漢書〕蓋寬饒傳。上無許史

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註。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註。捷。疾也。徑。邪道也。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精珠。

〔初學記〕沈懷遠南越志云。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邱。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橫天更不流。

巫山在巫山縣。白帝城在奉節縣。俱在夔州之東。高邱在巫山之陽。巴水。即巫山下所經之水。俱見前註。

南奔書懷

遙夜何漫漫。一作時空歌白石爛。寧戚未匡齊。陳平終佐漢。攬槍掃河洛。直

割鴻溝半。曆數方未遷。雲雷屢一作起多難。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侍筆黃

金臺。傳觴青玉案。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自

來白沙上。一作兵羅 滄海上。鼓噪丹陽岸。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

上骸爭爨。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筭。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

鞭。留連道傍。繆本作 邊。翫。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秦趙與天兵。茫茫九州亂。

感遇一作 結。明主恩。頗高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

難重論。〔孟子疏〕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

之。遂以為大夫。〔楚辭〕觀杪秋之遙夜。遙夜。長夜也。〔史記〕陳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

漢王之能用中人。故歸大王。〔爾雅〕葦星為擣槍。〔曹植武帝誄〕擣槍北掃。擊不決辰。〔史記〕項羽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孔安國

傳。曆數。謂天道也。正義云。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為天道。雲雷。用周

易屯卦義。其卦以震遇坎。故取象雲雷。其義以乾坤始交而遇險難。故名屯。屯。難也。〔魏略〕邯

鄲淳詣臨淄侯植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以為天人。〔周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虎竹。

銅虎符。竹使符也。見五卷塞下曲註。〔詩大雅〕价人維藩。太宗維翰。黃金臺。見一卷註。青玉案。

見十三卷註。張翰為齊王問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見三卷註。

〔文獻通考〕真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胡三省通鑑註〕今真州治所。唐之白沙鎮也。時屬廣陵

郡。〔揚州府志〕白沙洲在儀真縣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名。按〔南史〕南齊於白沙置一軍即此。〔左

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按〔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潤州。又謂之丹陽郡。領

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鮑照詩〕賓御紛瓊舟。〔左傳〕楚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微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註。爨也。〔魏書陸真傳〕東

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雍州刺史魚元明。關中草草。〔洛陽伽藍記〕洛中草草。猶不自安。〔左傳〕籛

伯玉遂行。從近關出。〔謝惠連詩〕倚伏昧前筭。〔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

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澆之。見逆旅賣食。嫗

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

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漢書〕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

卷二十四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五五五

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于歷之也。〔晉書〕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慨嘆。〔江淹恨賦〕拔劍擊柱。弔影慚魂。○琦按此篇。首引竇威陳平。蓋以自况。思得見用於世之意。攬槍掃河洛。直割鴻溝牛。謂祿山反逆。覆陷兩京。河北河南。半爲割據。天人。謂永王璘。至德元載七月。上皇制。以永王璘充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江陵大都督。出鎮江陵。所謂天人乘鹿鉞。虎竹光藩翰也。侍筆黃金臺。傳饋青玉案。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歎。謂在永王軍中。雖蒙禮遇。而早動思歸之志。當乎察其已有逆謀。不可安處矣。太白之於永王璘。與張翰之於齊王閔。事略相類。故引以南採訪使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及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季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所謂主將動纓疑。王師忽離畔也。自來白沙上。鼓譟丹陽岸。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言軍中擾亂。賓幕奔逃之狀。璘與成式將趙侃戰新豐而敗。非水戰也。璘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敵爭鬬。甚言其撓敗之形有若此耳。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筭。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觀。自言奔走匆遽之狀。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喻己爲國之精誠。可以上千天象。秦趙與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明己之所以從璘者。實因天下亂離。四方雲擾。欲得一試其用以擴清中原。如祖逖耳。非敢有逆志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自傷其志之不能遂。而反有從王爲亂之名。身敗名裂。更向何人一爲申論。拔劍擊柱。慷慨悲歌。出處之難。太白蓋自嗟其不幸矣。蕭士贇曰。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果真灼見其爲非太白之詩耶。抑爲太白諱而故爲此言耳。○攬。初啣切。插平聲。槍音撐。與攬槍同。

卷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唐時隨州。又謂之漢東郡。屬山南東道。紫陽先生。見二十九卷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喘息滄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窗外曉。池

水堦下明。忽耽笙歌樂。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攜凌太清。〔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厲山

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藝文類聚〕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入蒙山。偶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仗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抱朴子〕閉藏喘息。又曰粗氣。是喘息之氣也。〔楚辭〕食六氣而飲沆瀣兮。〔異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適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樂府古題要解〕步虛詞。道觀所唱。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陳子昂詩〕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王京詳五卷註。又。〔一統志〕玉京洞在赤城山。道書十大洞天之第六。晉許謫嘗居此。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謂此。〔庚信詩〕玉京傳相識。太乙授飛鸞。〔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金陵。仙家上藥。詳十三卷註。〔楚辭〕若王儵之乘雲兮。載赤霄而遊太清。

題元丹邱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邱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丹邱潁陽山居〔并序〕

唐河南府有潁陽縣。本武林縣。載初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置。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

丹邱家於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邱。南瞻鹿臺。極目

汝海。雲巖映鬱。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此作。〔元和郡縣志〕馬嶺山在河南府密縣南十五里。洧水所出。

〔一統志〕鹿臺山在河南府汝州北二十里。有臺狀若蹲鹿。〔枚乘七發〕南望荆山。北望汝海。李善註。汝稱海。大言之也。〔一統志〕汝水源出嵩縣分水嶺。經流鄭縣合屬澗長橋等水。戴液圍造等溪。東流入淮。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羣。卜地初晦跡。興言且成文。卻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遙通汝海月。不隔嵩邱雲。之子合逸趣。而

我欽清芬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繆本作終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濱謝安雖

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薛綜西京賦註洪崖。三皇時伎人。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江淹詩青鳥海上遊。李善註。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

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日至海

上。羣青翔而不下。劉良註。青鳥。海鳥也。琦按此詩所謂青鳥。當是用此事。然考今呂氏春秋本。

青作蜻。而註以為蜻蛉小蟲。與李氏所引不同。疑今本之訛也。詩意謂願陽別業。固盡邱壑之美。而己之所好。更在江湖。是以欲與青鳥相狎而棲息江濱。范傳正稱太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

勝境。終年不移。逸情所寄。不即此可見歟。

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胡三省通鑑註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鎮。正對京口北固山。所謂新河。即今之瓜洲運河是也。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

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蕭本作美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

門。潮蕭本作湖平見沙汭。繆本作說我行送李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

山雪。惜此林下與。愴為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蔑。蕭本作滅。複第二韻。恐誤。○舊唐書玄

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又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

京口埭下。直渡死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歲減腳錢數十萬。迄今利濟焉。風俗通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

各得其所。壽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爰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宋文帝詩極望周

天險。留察放神京。新唐書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木華海賦雲錦散文於沙

汭之際。李善註。毛萇詩傳曰。芮。崖也。芮與汭通。左傳集解水之隈曲曰汭。說文汭。水

相入也。汭。水從孔穴絕出也。或疑廣韻韻會諸書。屑薛韻中無汭字。當以汭為是者。琦按。

江淹擬古詩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昨發赤亭渚。今宿備陽汭。皆作燕音讀。與殺絕滅雪別字

相叶。何疑於此詩耶。江淹詩弭棹阻風雪。李善註。弭。止也。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

山。阮籍阮咸叔姪與嵇康等寓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遊。見十二卷註。曹植詩君若清路塵。謝靈運詩各勉自新志。音塵慰寂蔑。寂蔑。猶寂寞也。○汭。而拙切。音燕。汭音血。弭音米。

洗脚亭 詩乃送行之作。題內似有缺文。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旁。前有吳蕭本作昔時井。下有五丈牀。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一作雙。

○白道。大路也。人行跡多。草不能生。遙望白色。故曰白道。唐詩多用之。鄭谷白道曉霜迷。韋莊白道向村斜。是也。〔通典〕宣州當塗縣城。即晉姑孰城也。〔胡三省通鑑註〕姑孰前漢丹陽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陸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牀井欄也。〔傳玄秋胡行〕遂下黃金裝。〔梁簡文登山馬詩〕間樹識金裝。〔景德建康志〕白鷺洲。在城西。與城相望。周迴十五里。〔江南志〕白鷺洲在江寧縣西南大江中。

勞勞亭 〔景德建康志〕勞勞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吳置亭。在勞勞山上。今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江南通志〕勞勞亭在江寧府治西南。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原註。此亭蓋齊朝南苑。又是陸機故宅。○〔江南通志〕南苑在江寧府城外瓦棺寺東北。〔方輿勝覽〕陸機宅圖經云。在上元縣南五里。秦淮之側。有二陸讀書堂在焉。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一作秀荒苑。池光蕩華軒。北諸本皆作此。今校從文苑英華本。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杖諸本皆作地。今校從文苑英華本。青玉

簞。為余置金尊。醉罷一作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一作更得洗巖

煩。〔法書要錄〕王羲之性好鵝。山陰曇釀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且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繚素

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月為寫畢。籠鵝而歸。〔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調嘯良久。〔王徽詩〕長想憑華軒。呂延濟註。軒。樓上鉤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也。〔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晉書陸機傳〕成都王穎。以

卷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五五九

機參大將軍軍事。
表為平原內史。

題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并序）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岳信頻及。許為主

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

贈。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南康二府界內。霍山在今江南廬州界內。嵩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沉（總本作况）懷丹邱志。冲賞歸寂寞。揭來遊閩荒。捫

涉窮禹鑿。負緣汎潮海。偃蹇陟廬霍。憑雷躡天窗。弄景憩霞閣。且欣登眺

美。頗愜隱淪諾。三山曠幽期。四岳聊所託。故人契嵩穎。高義炳丹牖。滅跡

遺紛囂。終言本峯壑。自矜林湍好。不羨市朝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

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鍊

金藥。紫雲山在綿州彰明縣西南四十里。峯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岡來自北為天倉為龍洞。其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為露香臺。其西為蓋頭。為白雲洞。

其南為天台。為帝舜洞。為桃溪源。為天生橋。有道宮建其中。名崇仙觀。觀中有黃籙寶宮。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置于此。宮之二十六柱。皆檀木。鐵繩懸跡在焉。此山地誌不載。

宋魏鶴山作記。載集中。太白生于綿州。所謂家本紫雲山者。蓋謂是山歟。〔梁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楚辭〕仍羽人于丹邱兮。詔不死之舊鄉。揭來。詳見十二卷註。閩。今福建地。在唐時為建

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五郡之地。東甌。與閩地相連接。在唐時為溫州台州處州三郡之地。秦時立閩中郡。合東甌在內。至漢始分東甌以立東海王。太白生平未嘗入閩。而溫台處三州。則遊歷多見

於詩歌。疑此詩所謂閩荒者。指東甌之地而言也。〔說苑〕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左思都賦〕負綠山岳之岳。二山。謂海中二神山。〔左傳〕四岳三塗。杜預註。四岳。東岳岱。西岳華。南岳

衡。北岳恒。蓋古稱四岳。不兼中岳在內。後世兼中岳而言。故稱五岳也。嵩山穎水。詳九卷註。〔史記扁鵲傳〕竊聞高義之日久矣。〔書梓材〕惟其塗丹雘。孔穎達正義。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

有朱色者。炳丹體。卽炳若丹青之義。〔顏延年詩〕芬頤歇蘭若。李周翰註。蘭若。香草。幽澗。杜若也。金藻。金丹上藥也。○牒。屋角切。注入聲。

題江夏修靜寺

原註。此寺是李北海舊宅。○李邕爲北海太守。以文字名天下。時人稱爲李北海。詳十九卷註。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一作臺。

冪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三齊記〕鄭元教授于不期山。山下生草。形如薤。長尺餘。聖朝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韻會〕冪。覆

也。○冪音覓。

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華。按圖徵名。無所

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絕許本作出。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

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創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

憩於夏侯迴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太平御覽〕九華山錄曰。此山奇秀。高出雲表。峯巒異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山焉。李白

因遊江漢。觀其山秀異。遂更號曰九華。山之上。有池塘數畝。水田千石。其池有魚。長者半

尋。頰首頰尾。朱鬢丹腹。人欲觀之。叩木魚卽躍。以可食之物散於池中。食訖而藏焉。其

水流洄爲龍池。溢爲暴泉。入龍潭溪。〔太平寰宇記〕青陽縣。天寶元年。割秋浦南陵涇三縣

置。在青山之陽。故號曰青陽。屬宣州。永泰元年。隸池州。〔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說文〕髮有巾曰幘。岸幘。謂脫其中而露額也。

〔世說〕謝奕在桓溫座席。岸幘嘯咏。無異常日。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高。積雪曜陰壑。

飛流歎蕭本作歎。陽崖。章權與權一作確。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李白。○〔孫綽天台山賦〕太虛

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李善註。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層標。謂山峯之層疊者。標當作標。一作嘲。〔廣韻〕嘲。山峯是也。遲日。春日也。見五卷註。〔謝靈運詩〕朝旦發陽崖。〔羽獵賦〕玉石鑿作。眩耀青燄。顏師古註。青燄。言其色青而有光燄也。李善註。青燄。光明貌。羽人。仙人也。見二十卷註。○歎音噴。燄音螢。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何蕭本作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

月色。綠竹助秋聲。卻笑巖湍上。於今獨擅名。〔江南通志〕宛溪在寧國府東。水至清激。新安江在徽州府。其源有四。一出歙之

黟山。一出休寧之率山。一出績溪之大鄣山。一出婺源之浙嶺。四水皆達歙浦。會流至嚴州。合金華水入浙江。為灘凡三百六十。水至清深。淺皆見底。〔一統志〕七里灘在嚴州桐廬縣西。一名嚴陵

瀨。即漢嚴光垂釣處。

題東谿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

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

〔雅錄〕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韻會〕淹。久留也。帶也。久也。〔方輿勝覽〕青山在當塗縣東南二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於山南。遺趾猶存。絕頂有謝公池。唐天寶間改為謝公山。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謝家市。〔南史〕陶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著以自況。〔梁書〕中天竺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魏書〕太宗賜崔浩御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金樓子〕胡中白鹽。產于山崖。映日光明如水精。胡人以供國廚。名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

山繆本作頭。中。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

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曹植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莊子〕宋鉞尹文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註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後人所謂方山冠。蓋出於此。秦家丞相。謂李斯。〔史記李斯傳〕丞相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書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二十日弗去。顏師古註。始皇可其讞。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漢書〕雋不疑。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顏師古註。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史記〕叔孫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褒音包。

權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妬蛾眉。雙花競蕭本作竟。春芳。魏姝信鄭袖。蕭本作襄

古字。掩袂對懷王。一感巧言子。朱顏成死一作損。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人腸。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見三卷梁甫吟註。〔魏文帝詩〕歐氏寶劍。何為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以善淫。〔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悅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鄭袖知寡人之悅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劍之。無使逆命。〔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觀獵

太守耀清威。乘閒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

兔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庾信詩〕山火即時燃。山火。獵者燒草以驅逼禽獸之火也。〔抱朴子〕飛繳墮雲鴻。沉綸引魴鯉。

卷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五六三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愁心聞出塞曲。淚滿逐

臣纓。卻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為秦聲。楊齊賢曰。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輿地廣記〕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古

今注〕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塞音賽。

軍行

軍行

驩馬新跨

一作

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

乾。〔史記集解〕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驩。〔吳均詩〕白玉鏤衝鞍。黃金馬腦勒。〔胡三省通鑑註〕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

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晉書匈奴傳〕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妻寵豈能專。出解牀前帳。行吟道

上篇。古人不吐井。莫忘昔纏綿。

〔古樂府〕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還。於道中作詩二首。曰

翻翻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又曰。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吐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並。程大昌曰。千里不吐井。

况乃昔所奉。謂當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不忍吐也。况昔所嘗奉以為君子者乎。〔陸機詩〕嚙昔之遊。非合纏綿。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折楊柳。古曲名。見前四首註。

嵩山採菖蒲者

神人蕭本作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岳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來採菖蒲。服

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神仙傳〕漢武上嵩山。登大

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巖。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

然失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怠。後

得長生。隣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謝靈運山居賦〕廣滅影於崑崙。許遁音於箕山。〔漢書武帝紀〕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於五柞宮。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

里。田即後人所謂墓田也。〔盧照鄰詩〕花月茂陵田。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個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

瑤琴。餘韻蕭本作響。渡江去。天涯安可尋。〔廣韻〕個儻。不羈也。〔江淹橫吹賦〕出天下之英音。〔景定建康志〕鍾山。一名蔣山。在城東北一

十五里。〔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己。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沈約詩〕沃若動龍驂。參差擬鳳管。〔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

琴。〔江淹詩〕金簫哀夜長。瑤琴怨暮多。○個音揚。

流夜郎聞醺不預。〔漢書文帝紀〕賜醺五日。服虔曰。醺音蒲。文穎註。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

顏師古註。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醺。服音是也。唐時無三人羣飲之禁。所謂賜醺者。蓋聚作伎樂。年高者得賜酒食耳。〔唐書〕至德二載十二月。賜民醺五日。此詩當是至德二載所作。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漢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

北闕。見五卷註。〔詩國風〕無已太康。毛傳曰。康。樂也。〔魏明帝野田黃雀行〕百姓謳吟咏太康。南冠君子。用左傳鍾儀事。見二十四卷註。〔漢書韋賢傳〕撫寧遐荒。遐荒。謂遠方荒僻之地。鈞天樂。用趙簡子事。見一卷註。

放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霈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獨棄長沙國。三年未

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

南萬三千五百里。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東風白雉二句。言遠人皆蒙恩澤之意。〔史記〕賈生。名誼。洛陽人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座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歸。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庾信詩〕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子規。一名杜鵑。蜀中最多。春暮則鳴。聞者悽惻。杜鵑花。處處有之。卽今之映山紅也。以二三月中杜鵑鳴時感開。故名。三巴。巴郡。巴西。巴東也。詳見四卷註。太白本蜀地綿州人。綿州在唐時亦謂之巴西郡。因在異鄉見杜鵑花開。想蜀地此時杜鵑應已鳴矣。不覺有感而動故國之思。楊升菴引此詩以爲太白是蜀人。非山東人之一證。或以此詩爲杜牧所作子規詩。非也。

白田馬上聞鶯

白田。地名。今江南寶應縣有白田渡。當是其處。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白田已

線絲。一作吳人。欲蚤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一作嗟。○〔陸機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一云鸝黃。當椹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椹本作甚。桑實也。生青。熟則紫色。〔埤雅〕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宋之問詩〕越俗鄙章甫。捫心空自憐。○椹音甚。

三五七言 楊齊賢曰。古無此體。自太白始。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繆本作鳥。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

夜難為情。〔本草綱目〕慈烏。北人謂之寒雅。以冬月尤感也。○〔滄浪詩話〕以此詩為隋鄭世翼之詩。〔臈仙詩譜〕以此篇為無名氏作。俱誤。

雜詩

白日與明月。晝夜尙一作常。不閑。况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

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

去之無時還。〔列子〕蓬萊山在渤海之東。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其上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孫綽天台山賦〕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江淹詩〕玄髮已改素。

寄遠十一首

三鳥別王母。銜書來見過。腸斷若剪絃。其如愁思何。遙知玉窗裏。纖手弄

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寫水山繆本作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

恨。皎皎為誰多。三鳥。三青鳥。西王母使也。見六卷相逢行註。〔鮑照傷逝賦〕離若剪絃。〔梁簡文帝詩〕何時玉窗裏。夜夜更縫衣。〔舊唐書〕如等。稍小。曰雲和。〔文獻

卷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五六七

通考。雲和琵琶如箏。用十三絃施柱彈之。足黃鐘一均而倍六聲。其首爲雲象。因以名之。非周官雲和琴瑟之制也。又唐清樂部。其雲和箏。蓋其首象雲。與雲和琴瑟之制同矣。

其二

青樓何所在。乃在碧雲中。寶鏡挂秋水。一作月。羅衣輕春風。新妝坐落日。悵望

金一作錦。屏空。念此一作剪。送短書。願因一作同。雙飛鳩。〔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李周翰註。短書。小書也。

其三

本作一行書。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

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一作老。離居一作君。經三春。桃李今

若爲。當窗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一作取。紅芳待。〔何遜詩〕欲寄一行書。〔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鸝令報佳人。〔楚辭〕

將以遺兮離居。〔江淹詩〕瑤色行應罷。紅芳幾爲樂。

其四

玉筍落春一作清。鏡。坐愁湖陽水。聞一作且。與陰麗華。風烟接隣里。青春已復過。

白日忽相催。但恐荷一作飛。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夢。日夜相陽臺。〔白帖〕

白。淚雙垂如玉筍。〔劉孝威詩〕惟憐雙玉筍。流面復流襟。〔古西門行〕何能坐愁拂鬱。湖陽縣。本漢舊縣。唐時隸唐州淮安郡。陰麗華。漢光武帝之后。南陽新野人。見七卷南都行註。自新野至湖陽。

道里遠近。不及百里。所謂風烟接隣里也。陽臺。見一卷註。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綠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

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此詩與樂府大堤曲相同。惟首三句異耳。編者重入。註已見前者。不復再出。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一作陰雲隔楚水。轉蓬落渭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尚

海去。欲見終無因。一作定繞珠江纈。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其七

妾一作昔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作日日采藤蕪。上山成白道。又百里。蕭本

作一。一為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

解羅衣。末二句。一作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歸。遙知不得意。玉筋點羅衣。四句。○〔通典〕漢春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本草別錄〕云。芎藭。葉名藤蕪。蘇頌曰。四五月生。

葉似水芹。胡萎蛇牀輩。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江東蜀人採以作飲。七八月開碎白花。〔古詩〕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白道。註見本卷洗腳亭註。〔江掩扇上綵畫賦〕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子

夜四時歌〕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嘆復

坐思。坐思行歎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窓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

明月。雨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阮籍詩〕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淮南王

篇〕金瓶索綯汲寒漿。〔釋寶月詩〕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又〔鮑照詩〕容華坐銷歇。〔江總詩〕橫波翻瀉淚。東素反緘愁。

其九

長短春草綠。緣階繆本作門。如有情。卷蕭心獨苦。抽卻死還生。覩物知妾意。希

君種後庭。閑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藝文類聚〕南越志曰。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莢。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一作剪。題月支蕭本作氏。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繆本作畏。離居。行數雖

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開緘淚相續。淚盡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繆本作千

里若在眼。萬里若在心。〔史記正義〕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

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顏師古漢書註〕縞。繒之精白者也。魯縞。魯地所作之縞。詳十七卷註。月支。漢時西域國名。

史記漢書。皆作月氏。〔初學記〕南方異物志曰。鸚鵡有三種。青者大如烏白。一種白大如鵝鴨。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皆有之。〔桂海虞衡志〕白鸚鵡大如小鸚。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黏著指掌。如蚊蝶翅。用白鸚鵡寄書。事奇而未詳所本。〔謝莊月賦〕氣霧地表。雲斂天末。〇

繒音稿。

其十一 此首一作贈遠。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一作更不卷。至今三載聞

餘一作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一作盡。露白濕一作點。青苔。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蕭本作色。可冷令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

不極今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為別。使

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

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韞。美人美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令。繆本缺暮雨令

三。飛陽臺。〔西京雜記〕卓文君被好。臉際常若芙蓉。〔廣韻〕潭娟。好貌。〔陸機詩〕鮮膚一何盛。秀色若可飡。〔鮑照舞鶴賦〕抱清澗之明心。〔阮籍詩〕朝餐琅玕實。〔西京雜記〕趙飛燕

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鴛鴦被。〔陳子昂詩〕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韻會〕婉孌。美好也。〔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雲雨陽臺。見二卷註。

長信宮

〔漢書〕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感於前。班婕妤失寵。稀復進見。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三輔黃圖〕門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鑑〕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以長信爲名。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一作別有處。

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李德林詩〕天行蕭輦路。〔沈炯詩〕玉輦迎飛燕。金山冀鄧

暹。〔班婕妤詩〕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箆中。恩情中道絕。○按〔漢書〕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

載。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太白翻其事而用之。言飛燕與君同輦而行。化實爲虛。畦徑都別。

長門怨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長門怨。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長公主嫖女字阿嬌。及衛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詞。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焉。

天回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宋之問詩〕地隱東巖室。天回北斗車。金屋見四卷註。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

〔沈約詩〕恩賜蘭席。歡同桂殿。〔鮑照詩〕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呂向註。月在空如懸也。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
〔盧思道詩〕白馬金羈俠少年。遼海。即古遼東郡。地方千有餘里。南臨大海。故文人多稱遼海。〔梁簡文帝序愁賦〕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窻。〔蕭子範詩〕落花徒入戶。何解妾牀空。

代贈遠一作寄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來多感激。胡馬西北馳。香驥探
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去有好言。不言久離別。燕支多美女。走
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筋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
書。腸隨回文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跡自此滅。
〔元和郡縣志〕河

北道易州易縣。有易水。一名故安河。出縣西寬中谷。周官曰。并州其侵涑易。燕太子丹送荆軻易水之上。即此水也。〔陶潛詩〕渴飲易水流。〔曹植詩〕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廣韻〕羈。馬鬣也。〔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左傳〕虔劉我邊陲。〔廣韻〕陲。邊也。燕支山見四卷註。玉筋見本卷註。〔武后璇璣圖序〕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然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不與偕行。蘇梅恨自傷。因織錦為回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為語言。非我家人。莫之能解。後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迎蘇氏於漢南。恩好愈重。〔古有所思曲〕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陌上贈美人一云小放歌行一首在第三。此是第二篇。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一作青樓是妾家。
〔真誥〕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庚信步虛詞〕東明九芝感。北燭五雲車。五雲車。仙人所乘者。此蓋誇美言之。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一作龍恨君流沙去。棄妾

漁陽間。玉筍夜垂一作日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

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况乃狂夫還。張協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元和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者。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通典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太平御覽流沙在玉門關外。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漁陽。古北戎無終子國也。戰國時屬燕。秦於其地置漁陽郡。二漢及隋因之。唐為幽州地。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後謂薊州為漁陽郡。玉筍見前註。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鷄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綠綺琴。司馬相如之琴也。曲度。猶度曲。謂隱度作新曲。俱見二十卷註。紫鴛鴦。疑即所度之曲名。焦仲卿妻詩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左思吳都賦相思之樹。劉涓子註。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楚辭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註。瑤華。玉華也。謝朓詩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花音。

代別情人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穠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零

代秋情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穠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零

兔絲空上掩紫

一作闌掩。

羅袂長啼無盡時。

〔廣韻〕穠，自生稻也。〔廣雅〕葵，菜也。嘗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蔡邕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

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兔絲，蔓草也。多生荒野古道中。蔓延草木之上。有莖而無葉。細者如線。粗者如繩。黃色。于人地而生。初生有根。及纏物而上。其根自斷。蓋假氣而生。亦一異也。○穠音呂。

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

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

一作底。

奈君何。

〔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十數歲不敗。〔太平寰宇記〕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貞觀中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損益之。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醞醖。既頒賜羣臣。京師始識其味。〔北齊書〕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祖珽髻上得之。〔鄧氏聞見後錄〕近世以洗爲叵羅。若洗豈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羅是何物。〔唐六典註〕隴右諸牧監使。每年簡細馬五十匹進。其翎麟鳳苑廐。別簡相壯教馬一百匹。與細馬同進。按此知所謂細馬。乃駿馬之小者耳。〔中華古今註〕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作白粗青黛眉。〔韻會〕青黛。似空青而色深。〔本草〕青黛從波斯國來。今以太原并盧陵南康等處染濃甕上珠紫碧色者用之。〔昭明太子七契〕身託玳瑁之

筵。〔鮑照詩〕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緜衾。○叵音頤。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

故人昔新今尙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江總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金屋見四卷註。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

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韻會〕將。與也。〔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

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養夫子。吾不顧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與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范雲寒松詩〕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

怨情

美人卷珠簾。深坐嚙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代寄情

繆本多入字。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當作陽雲。一去以繆本作已。遠隔巫山綠水之

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恍若空而夷

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卻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悵獨宿兮傷離居。何

無情而雨繆本作雨。絕。夢雖往而交疎。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花。送飛鳥

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楚辭九辨〕蓄怨

今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子虛賦〕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註。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璋按詩意正暗用高唐賦中神女事。知雲陽乃陽雲之誤為無疑也。〔曹摅詩〕

薄暮愁人心。〔楚辭九歌〕朝馳余馬兮紅皋。夕濟兮西澨。又云。君不行兮夷猶。王逸註。夷猶。猶豫也。〔沈約詩〕卿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又〔九歌〕將以遺兮離居。〔傳玄詩〕昔君與我兮形影濟結。

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又〔九歌〕橫流涕兮歸後。又云採芳洲兮杜若。王逸註。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又〔九歌〕折疏麻兮瑤花。王逸註。瑤花。玉花也。〔謝靈運詩〕瑤花未堪折。李周翰註。瑤

花。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劉琨詩〕夕陽忽西施。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雁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蕭本作難。離羣。離羣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思邊一作春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張景陽詩〕蝴蝶飛南園。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上有積雪。經夏不消。在城都之西。正按吐蕃。唐時有兵戍之。〔杜子美詩〕西山白雪高。西山白雪三城戍。正指此地。玉關。詳見三卷註。

口號吳王笑繆本作舞。人半醉口號。即口占也。詳九卷註。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繆本作冥。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

玉牀。〔徐陵詩〕荷開水殿香。〔十六國春秋〕石虎正會殿上。施白玉牀。施蘇帳。琦按吳王即為廬江太守之吳王也。以其所宴之地。比之姑蘇。以其美人比之西施。乃席上口占。以寓笑謔之意。

耳。若作咏古。味同嚼蠟。

折荷有贈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

遠天相思無因見。悵望涼風前。紅蕖也。此篇即前卷擬古之第十一首。只五字不同。

代美人愁鏡二首

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拂拭皎蕭本作交。冰月。光輝何清圓。紅顏老昨日。白

髮多去年。鈿粉坐相誤。照來空淒然。〔太平御覽〕神異經曰。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爲鵲。飛至夫

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自此始也。〔女紅餘志〕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韻會〕鈿粉。胡粉也。以鈿燒煉而成。故曰鈿粉。○鈿音沿。與鈿同。

其一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明月。爲惜曾照之

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絕。藁砧一別若箭弦。去有日。來無

年。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筍并墮菱花前。〔蕭子顯詩〕明鏡盤龍刻簪羽鳳風雕。〔劉孝威詩〕瓊筵玉筍金縷衣。〔抱朴子〕三光以曾照著

明。〔藝文類聚〕宋范泰鸞鳥詩序曰。昔闕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也。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

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影悲鳴。哀響冲霄。一奮而絕。〔劉昭後漢書註〕補鸞。鳳類而色青。〔樂府古題要解〕〔古詞〕藁砧今何在。藁砧。砧也。蓋婦人謂其夫之隱語也。玉筍。淚也。〔江總詩〕紅樓

千愁色。玉筍兩行垂。〔飛燕外傳〕七出菱花鏡一奩。〔碑雅羣說〕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庚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花自生。是也。〔爾雅翼〕昔人取菱花六觚之象以爲鏡。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粧惱殺人。

〔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別內赴徵三首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
望夫山見一十二卷註。

其二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來繆本作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蕭本作蘇

秦不下機。〔初學記〕〔衛宏漢舊儀〕曰。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

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紉。媿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其三

翡翠為一作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一作卷簾愁。坐待鳴鸚。夜坐繆本作寒燈連曉月。

行行淚盡楚關西。〔郭璞詩〕題手攀金梯。

秋浦寄內

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見蕭本作水宿。卻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

離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疎。紅顏愁落盡。蕭本作白髮不能除。有客

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

尋陽郡。唐時之江州也。隸江南西道。〔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

汗。山溪復至。渡沂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辛貧。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

僅及大雷。塗發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太平寰宇記〕舒州望江縣有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界。流入雷池。又東流經縣。去縣百里。又東入於海。江行百里。為大雷口。又有小雷口。宋鮑明遠有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唐時秋浦縣隸江南西道之池州。梁苑在唐為河南道宋州之宋城縣。魚書。詳十一卷註。

自代內贈

寶刀裁繆本作。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

巷春轉碧。甚當是黃字之說。繆本作春盡秋轉碧。掃盡更還繆本作。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相蕭本作

得。雄鷲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一作東海。知君在秋浦。

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

四隣。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繆本多女弟爭笑弄。悲羞淚盈巾二句。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

君如天上月。不肯一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爲人道

寸心。估客。商人也。古樂府有估客樂。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唐時爲秋浦縣地。陽臺行雨。蓋言惟夢中得相見耳。事見二卷註。宗楚客三爲宰相。曲度。曲之節奏。俱詳十五卷註。陸

機詩。鬢鬢眼中人。井底桃。卽四卷桃李出深井之意。今庭中天井是也。蕭子顯詩。桐生井底葉交加。太平廣記。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嘴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

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糞飼之。桂海虞衡志。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於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

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繆本作。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綠紅潛。胡燕別主人。雙

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

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嘆。淚下不能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江淹詩。殺氣起嚴霜。劉良註。殺氣。寒氣也。陳

子昂詩。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爾雅翼。胡燕比越燕而大。體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椽間。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謝靈運詩。華屋非蓬居。呂向註。華。畫飾也。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方輿勝覽〕延真觀在南康軍城北四十里。舊名昭德。唐女真李騰空所居。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

〔廬山志〕蔡尋真。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女也。幼並超異。生富貴而不染。遂為女冠。同入廬山。蔡居屏風壘之南。李居屏風壘之北。學三洞法。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至三元八節。會於詠真洞以相師講。貞元中九江守許渾以狀聞。昭德皇后賜以金帛士田。已而蛻去。門人收簪簡瘞之。鄉俗歲時祭祀不絕。昭德崩。許渾入朝。因乞賜觀額。以昭追奉。詔以詠真洞。尋真觀。騰空所居。為昭德觀。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

紫霞。〔白居易詩〕有何處水邊碓。夜春雲母聲。及雲碓無人水自春之句。自註云。廬山中雲母多。故以水碓攪鍊。俗呼為雲碓。〔本草衍義〕石楠葉。似枇杷葉之小者而背無毛。正二月間開花。

冬有二葉為花苞。苞既開。中有十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穗。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穗。淡白綠色。花罷。去年葉盡脫。漸生新葉。○〔詩人玉屑〕詩體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碓音對。

其二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壘。乘鸞著

玉鞭。〔一作不著鞭。〕○多。猶重也。〔鮑照與妹書〕左右青靄。表裏紫霄。〔韻會〕靄。雲集貌。屏風壘。在廬山。見十一卷註。○靄。哀上聲。

贈內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後漢書〕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

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死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時

在尋陽非所寄內

〔後漢書陳蕃傳〕或禁錮閉隔。或死從非所。〔晉書曹摅傳〕獄有死囚。歲夕。摅行獄慰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後人以囹圄為非所本此。

劉長卿有非所留繫。聞長州軍館聲。亦用其字。

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知登吳章嶺。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相見若悲歎。哀聲那可聞。〔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女也。

名琰。字文姬。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衆皆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江西通志〕吳章山在九江南康二府之界。西去九江府城三十里。南去南康府城四十五里。與廬山相接。嶺路峻隘。宋孔武仲吳章嶺詩云。廬山北轉是吳章。巖草紛紛靜有香。或云昔有吳章者居此故名。或謂吳障山。以其爲吳之障也。〔周必大泛舟游山嶽〕上吳章嶺。亂石聳牙。頗亦險峻。嶺脊分江東西兩路界。過界便見五老峯。是爲山南。〔韻會〕崎嶇。山險也。○琰以冉切。音近充。

南流夜郎寄內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一統志〕章山在湖廣德安府城東四十里。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吳自豫章與楚夾漢。〔舊唐書〕云。豫章卽今之章山。唐李白娶安陸許氏。逮旒夜郎。妻在父母家。有寄內詩云。南來不得豫章書。亦言安陸之豫章也。琦按魏顓序太白始娶於許。終娶於宗。則此時之婦乃宗也。因寓居豫章故云。〔一統志〕猶以旒夜郎時之婦爲許相之女。以豫章爲德安府之豫章山。俱誤。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江南通志〕長干里。在江寧府城南五里。〔梁武帝詩〕容

色玉耀眉如月。〔晉書五行志〕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則知古婦人亦著屐也。

其一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史記〕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賣

眼。即楚騷目成之意。〔梁武帝子夜歌〕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調。嘲笑也。〔世說〕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

其二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雲笈七籤〕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南。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唐書地理志〕婺州東陽郡有東陽縣。越州會稽郡有會稽縣。俱隸江南東道。白地。猶俚語所謂平白地也。按謝靈運有東陽溪中贈答二詩。其一曰。可憐誰家婦。綾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其二曰。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此詩自二作點化而出。○舸音歌。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入于鏡湖。詳見六卷註。

于鏡湖。詳見六卷註。

浣紗石上女。〔一統志〕浣紗石在若耶溪側。是西施浣紗之所。或云在苧羅山下。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古詩〕娥娥紅粉粧。〔南越志〕軍安縣女子搗蠶。著金

齒屐。

示金陵子。一作金陵子詞。○〔粧樓記〕金陵子能作醉來粧。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夜。窟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

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

處處行。〔通鑑〕謝安每遊京山。常以妓女自隨。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其二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

蕭本作有。

奈愁何。

〔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陸

放翁入蜀記〕早發雲陽。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地。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新豐。亦出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感。

其二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左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和州歷

陽郡有歷陽縣。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為君飲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傾。

丹砂。太白奴名。見魏翽李翰林集序中。學鳳鳴。謂吹笙也。〔梁武帝鳳笙曲〕朱唇玉指學鳳鳴。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即行幾歲歸。

唐之渝州涪州忠州萬州等處。皆古時巴郡地。其水

流經三峽。下至夷陵。當感懷時。箭飛之速。不是過矣。

突冕卿衡

蕭本作行。○〔舊唐書〕日本國開元初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

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

還不去。上元中權衡為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新唐書〕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放識。久乃

儲光羲有洛中詒朝校書衡詩。蓋冕字即古朝字。朝衡冕衡。實一人也。新舊唐書俱不言衡終于

何年。據太白是詩。則衡返棹日本而死矣。豈上元以後事耶。抑得之傳聞之譌耶。

日本冕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鏡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唐書〕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國無城郭。聯水為柵

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

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曰日本。乃小洲。為倭所并。故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拾遺記〕

蓬壺。蓬萊也。〔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

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

有仙人石室也。乃往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及己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於郁

洲者也。〔一統志〕淮安府海州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又名郁洲。一名郁州山。一名蒼梧山。或云昔從蒼梧飛來。

自溧水道突王炎三首

〔說文〕溧水。出丹陽溧水縣。〔元和郡縣志〕溧水在宣州溧水縣南六里。〔江南通志〕溧水。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上承丹

陽湖。東流為宜興之荆溪。入太湖。舊名永陽江。又名中江。〔一統志〕王炎。宣城人。與李白為友。嘗遊蜀。及死。白詩挽之。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興見曉月。更似發雲陽。溧水通吳關。逝川去

未央。故人萬化盡。閉骨茅山岡。天上墜玉棺。泉中掩龍章。名飛日月上。義

與風雲翔。逸氣竟莫展。英圖俄夭傷。楚國一老人。來嗟龔勝亡。有言不可

道。雪泣憶。〔續〕本作。蘭芳。〔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李善註。〔越絕書〕

賦。煙斷火絕。閩晉泉裏。〔太平寰宇記〕茅山在句容縣南五十里。本名句曲山。其山形如句字三曲。昔茅山君得道於此。後人遂名焉。其山接句容金壇延陵三縣界。玉棺。漢王喬事。見十一卷註。〔越

景真與嵇茂齊書。表龍章於深壤。李善註。龍。交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陸雲南在唐。其泉涌。逸氣風亮。漢書王莽傳。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翼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翼勝本傳。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翼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謝靈運詩。楚老惜蘭芳。呂氏春秋。吳起雪位而應之。高誘註。雪。拭也。

其一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悲來欲脫劍。挂向何枝好。突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
言弔死而不及其新哀之時。殯宮之上。已生秋草。蓋言久也。與左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句同意異。陸機詩。哀鳴與殯宮。論衡。延陵季子適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尙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溧水在兩漢時。乃丹陽郡之地。故曰丹陽道。

其二

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鶴來。未成霖雨用。先天本許作失。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
淮南子。絳樹在其南。碧瑤瑤樹在其北。世說。塵表物。陶侃別傳。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晉書。嵇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吳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
一作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黃泉下。還應釀大春。夜臺

無李白。沽酒與何人。○老春。是紀叟所讓酒名。唐人名酒。多帶春字。〔陸機詩〕送子長夜臺。李周翰註。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後人稱夜臺本此。〔沈約傷美人賦〕忽淪軀於夜臺。〔盧照隣詩〕夜臺無曉箭。朝奠有虛尊。

宣城突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安

繆本作果。

得相如草空。

繆本作仍。

餘封禪文。池臺空王有

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陵劍。千秋在古墳。

〔一統志〕蔣華墓。在敬亭山。華。唐人。嘗與李白游。白詩曰。敬亭山下墓。知是蔣徵君。〔世說〕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史記〕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漢書〕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飄。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延陵劍。見前三首註。

卷二十六 表書共九首

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

風降走。淮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依吳王為名。十五載二月。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三月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五月。太常卿張瑄薦東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十一月。張鎰率魯晁來瑒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其赴行在。擬在徵為太僕卿時事。〔漢書〕徵詣行在所。顏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三輔黃圖〕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為常。則堂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獨斷〕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十六國春秋〕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繆本少二字。臣聞胡馬矯首。

嘶北風以踟蹰。越禽歸飛。戀南枝而刷羽。所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墜於

本根在物尙然。矧於臣子。

〔齊東野語〕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懼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略敘數語。

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水經注〕胡馬或北風之思。遂頓羈絕。躡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揚雄甘泉賦〕仰垂首以高視兮。劉良註。矯。舉也。〔潘岳寡婦賦〕馬悲鳴而踴躍。劉良註。踴躍。踴躍願盼不前也。〔潘岳詩〕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梁簡文帝詩〕銜苔入淺水。刷羽向沙州。〔張協詩〕流波總舊蒲。〔張駿東門行〕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

臣位叨盤石。辜負明時。才闕總戎。謬當強寇。驚拙有素。天實知之。伏惟陛下重紐乾綱。再清國步。慙當作臣不逮。賜臣生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

〔韻會〕叨。盪也。〔漢書〕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韻會〕孤。負也。毛氏曰。孤負之孤。當作孤。俗作辜。非。〔隋書〕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盧思道孤鴻賦序〕才本驚拙。性質疏癡。〔范甯穀梁傳序〕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疏曰乾綱者。乾為陽。喻天子。坤為陰。喻諸侯。天子總統萬物。若網紀衆紐。故曰乾綱。絕紐者。紐是連繫之詞。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紐之絕。故曰絕紐。〔詩大雅〕國步斯頻。朱子註。步。猶運也。〔廣韻〕慙。憐也。慙。聰也。二字異義。世多以慙作慙。非是。然臣年過耳順。風瘵日加。

鋒鏑殘骸。劣有餘喘。雖決力上道。而心與願違。貴貪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非有他故。以疾淹留。〔郭璞爾雅註〕今江東呼病曰瘵。〔廣韻〕劣。弱也。少也。〔陳書高

療音債。鑄音的。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瑯驪。徵發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飛。慙墜履之還收。喜遺簪之再御。不勝涕戀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一本少謹奉表以聞五字。○〔韻會〕鑄本地名。上黨武鄉鑄室也。晉匈奴別部居之。後因號胡戎為鑄。〔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驛。置驛也。一云步傳為郵。馬傳為驛。〔新書〕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履。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惜一蹄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履乎。惡與借出。勿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子何哭之哀。婦人曰。向者刈著薪七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廣雅〕屏營。怔忡也。〔國語〕屏營。傍惶於山林之中。〔後漢書〕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言惶懼之意。後人表箋言激切屏營。正是此義。○鑄

卷二十六 表書共九首

五八七

音揚。
屏音分。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宋名若思。為御史中丞。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

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

運數有修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為庶。非

一朝也。〔左傳〕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定位。自古已然。杜預註。奉之無常人。言惟德也。〔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

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漢書谷永傳〕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王嘉傳〕縱心恣欲。法度陵遲。顏師古註。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魏書〕政教陵遲。至於

凋薄。〔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

國之本。羣生屬望。粵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

有類。豈人事與。六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

齊書〕太子。國之根本。〔周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唐時岐州領天興岐山扶風麟遊

曾潤寶雞整屋統郿九縣。屬關內道。去京師三百七十里。周太王遷國於岐山之下。即其地也。〔魯

頌〕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天寶元年。改稱扶風郡。肅宗即皇朝百

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剝亂中原。雖平嵩邱。填伊洛。不足以掩宮城

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浸區宇。憤盈穹昊。此乃

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

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去元凶者非陛下而誰。嵩邱。嵩山也。為

河南巨鎮。伊洛二水。爲河南巨川。見一卷明堂賦註。〔唐書地理志〕西京宮城。長千四百四十步。廣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其崇三丈有半。東都宮城。長千六百二十步。廣八百有五步。

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斗辰。瀋衛曰紫微城。〔雍錄〕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洪河。黃河也。〔西京賦〕帶以供河涇渭之川。唐之西京。古秦地。在禹貢爲雍州之域。故曰秦雍。〔周禮〕羊冷毛而毳。獮。犬赤股而躁。躁。正義云。依庖人職。註。躁。謂犬也。獮。謂羊也。冷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此羊肉必獮也。赤股者。股裏無毛。謂之赤股。非謂肉赤而走。又躁疾犬有如此者。其肉必躁。鄭康成周禮註。杜子春云。躁。犬膏。獮。羊脂也。〔張衡東京賦〕區宇又寧。穹旻。穹旻。天也。〔爾雅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今日穹旻。蓋變文稱之。〔漢書〕運籌韓輿之中。快勝千里之外。〔傅亮修張良廟教〕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東京賦〕巨猾閭置。竊弄神器。〔書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義云。亂。治也。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論語引此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中。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左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燹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宋書〕志梟元凶。少雪

仇。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爲災。赤伏再起。不業終光。非陛下

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漢書谷永傳〕時世有中季。天道有感衰。顏師古註。中

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常有龍飛之秀。與復祖宗。及莽篡漢。漢二百一十年

矣。莽十八年而敗。光武興焉。赤伏見九卷註。〔司馬相如封禪文〕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以

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愚夫千慮。或冀一得。〔列子〕北山愚公。

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何者。賊臣楊國忠蔽塞天聰。屠割黎庶。女弟

席寵。傾國弄權。九土泉貨。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荐臻。重羅暴亂。百姓

力屈。卽欲平殄螫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魏書〕樹列朋

黨。蔽塞天聰。〔舊唐書楊國忠傳〕太真妃。卽國忠從祖妹也。〔書畢命〕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孔安國傳。居寵日久。

正義云。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太真外傳〕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

卷二十六 表書共九首

五八九

勳。四方奇貨童僕駝馬。日輸其門。〔蕭湘錄〕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通鑑〕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詩大雅〕飢饉薦臻。〔左傳〕率我螫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杜預注。螫賊。食禾稼蟲名。○螫音茅。今自河以北。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

盜蠶食。割為洪溝。宇宙蝼蚋。穆本作昭然可觀。凌。疾驟。謂踐踏也。〔禮記〕四郊多壘。鄭康成註。壘。巨壘也。〔漢書〕

稍蠶食六國。顏師古註。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孔穎達毛詩正義〕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洪溝。即鴻溝。見十一卷註。蝼蚋。不安也。見三卷註。臣伏

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扇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

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

盛於此。龍盤虎踞。見七卷註。〔石林燕語〕太一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蓊。臣蓊。民蓊。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玉海〕說者謂太一貴神有

十而尊曰五福。遷徙有常。率四十五歲而一易。靈遊所直之方。祥慶駢集。雨暘時敘。農屨屢豐。民物阜康。無或疵癘。〔晉書〕武略雄圖。比蹤前烈。〔謝靈運詩〕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遠。〔史記〕

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宋書〕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

典謨訓誥。不以為非。衛文徙居楚邱。風人流詠。〔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孔安國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吝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宣

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毛詩傳〕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據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

悅之。國家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講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

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書盤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書無逸〕無或胥譁張為幻。〔孔安國傳〕譁張。誑也。〔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輟張。困於逆亂。李善註。傅張。譁

懼之貌。舊說。傅譁。用。是太白所用譁張字。當作譁懼解。○譁音舟。 兗齒革羽毛之

所生。榘楠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物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剡銅陵

所生。榘楠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物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剡銅陵

為金穴。煮海水為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京。作畜來蘇之歡。人多僎后之望。「馬賁」揚州獻貢齒革羽毛。注木。孔安國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鹿牛尾。木。檉梓豫章。正義曰。

檉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大禹謨」昆命於元龜。正義曰。元龜。謂大龜也。白虎通。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尚書正義。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子虛賦。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有丹陽監。廣陵監錢官二。江都縣有銅。六合縣有銅有鐵。海陵縣有鹽官。天長縣有銅。昇州江寧郡上元縣有銅有鐵。句容縣有銅。溧水縣有銅。溧陽縣有銅有鐵。劍。削也。銅陵。出銅之山。金穴。藏金之窟。漢書。採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書仲虺之誥。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僎我后。后来其蘇。僎。待也。

后。君也。蘇。復生也。陛下西以峨嵋為壁壘。東以滄河為溝池。守海陵之倉。獵○懷音解。刻音產。

長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峨嵋山。見三卷註。漢書枚乘傳。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難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服虔曰。長洲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東。太平寰宇記。海陵倉。即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濱之陵。因以為倉。今已堙滅。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藝文類聚。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閩閩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上皇居

天帝運昌之都。儲精真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劍閣。南局瞿塘。蚩尤共工。五

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

尾相應。率然之舉。左思蜀都賦。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劉惔林註。河

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甘泉賦。儲精垂恩。李善註。儲精。儲畜精誠也。羅莘路史註。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峨嵋山。黃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揚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經而不決。遂周流四方。謁皇人於峨嵋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有劍閣真一卷蜀道難註。翟塘見四卷長干行註。說文。外一閉之關也。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秦漢間說蚩

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謂。以角觸人。人不能向。〔羅萃路史註〕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會矛。夷矛。黃帝誅之。逐鹿之野。〔淮南子〕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浚湑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文獻通考〕女媧末年。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怒。觸不周山以死。朝發白帝。暮宿江陵。諄見二十卷早發白帝城詩註。〔禮記正義〕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儲音除。屬涓發切。音駟。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以聞。謹先以下八字。繆本缺。○〔晉書張軌傳〕瞻雲望日。孤憤義傷。

為宋中丞自薦表

臣某聞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君子用。〔周易〕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又〔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註。君子經綸之時也。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

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或間草郭本作進。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為賤臣詐詭。遂放

歸山。閑居製作。言盈數萬。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卻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官慰大使崔煥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

聞。〔後漢書張楷傳〕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章懷太子註。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三國志〕諸葛亮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華陽國志〕鄭

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真。〔漢書〕谷口鄭子真。不諱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顏師古漢書註〕掖門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雍錄〕御覽曰。出禁省為殿門。外出大道為掖門。禁掖者。謂禁中之掖門也。〔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廢

繼絕。潤色鴻業。李善註。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唐書宰相表〕至德元載七月庚午。蜀郡太守崔煥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戊午。煥為江南宣慰使。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明郭本作顯。戮。若二適郭本作道。稱美。必九錫光繆本作先。榮。垂

之典謨。謨本作謀。永以爲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

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稱屈。〔漢書〕元朔元年。詔曰。進言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

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服虔曰。適。適得其人也。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

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予。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

曰。九錫備物。伯者之威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梁書鍾嶸傳〕文麗日月。學究天人。〔周禮〕一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孔穎達禮記正義〕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後世以受初品官爲一命。本此。伏

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爲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

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名揚宇宙而枯

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輝。流覆盆之下

照。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不勝悽悽

之至。敢陳薦以聞。四皓見四卷註。〔抱朴子〕是實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後漢書〕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爾雅〕替。止也。〔廣韻〕替。廢也。缺也。

〔潘岳秋興賦序〕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後漢書楊賜傳〕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章懷太子註。悽悽。猶勤勤也。○悽音樓。又音臚。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方輿勝覽〕壽山在常德府安樂縣西北六十里。昔山民有壽百歲者。前人德安府記。西橫白兆。峯巒秀出。其下李太白之廬。想覓擎丹砂。撫青海而凌八極。北壽山。卽太白所謂攢吸霞用。隱居靈仙者也。人境之勝如此。〔一統志〕壽山在湖廣德安府城西北六十里。與應山接壤。山下居民有壽至百餘歲者。故名。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峯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於維揚孟公足下。曰。僕包

大塊之氣。生洪荒之間。連翼軫之分野。控荆衡之遠勢。盤薄萬古。邈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峯。倚斗極而橫嶂。頗能攢吸霞雨。隱居靈仙。產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寶。罄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闔風接境。何人問巫廬台霍之足陳耶。

按〔唐書地理志〕安州安陸郡。隸淮南道。鶴色白而曰金衣。雙鶴。謂黃鶴也。維揚。揚州也。摘禹貢淮海維揚州之句以成文。

也。〔高誘淮南子註〕大塊。天地之間也。〔漢書〕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宋書〕翼軫。荆州之分也。〔韻會〕控。引也。荆衡。謂荆州衡州之地。或曰荆山衡山也。荆山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薛綜東京賦註〕霓。天邊氣也。〔世說註〕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卿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卞和寶玉。見四卷註。〔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又曰崑崙山有二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渾。名曰閭風巖。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巫山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廬山在湖廣九江府德化縣。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霍山在江南六安州霍山縣。昨於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繆本作一昨於山人李白處。奉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繆本作此。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太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假令登封禪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能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使載圖典。亦未足為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為尺鷃不羨於鵬鳥。秋毫可並於太山。由斯而談。何小大之殊也。〔老子〕無名。天地之母。河上公註。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炁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之本也。有名。謂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漢書武帝紀〕夏四月癸卯。上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

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尙玄酒而俎生魚。下禱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孔安國尙書傳〕精義以享謂之禮。〔杜預左傳註〕潔齊以享謂之禮。〔說文〕鐘。琢石也。尺鷃鷓鴣鳥。見一卷大鵬賦註。〔莊子〕天下莫大於秋臺之末而太山爲小。郭象註。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大於秋臺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安於其性。則秋臺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臺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臺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臺爲大。則天下無小矣。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勝道燒山。披訪不獲。非通談也。夫皇王登極。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河圖洛書以應符。設天網而掩賢。窮月竊以率職。天不祕寶。地不藏珍。風威百蠻。春養萬物。王道無外。何英賢珍玉而能伏匿於巖穴耶。所謂勝道燒山。此則王者之德未廣矣。昔太公大賢。傳說明德。棲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巖。卒能形諸兆朕。感乎夢想。此則天道闇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捨築作相。佐周文。讚武丁。總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穴爲養賢之域。林泉非祕寶之區。則僕之諸山。亦何負於國家矣。

〔晉書〕孫惠詭稱南岳逸士。秦祕之以書于東海王越。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阮稱名。辟之不應。連見迫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稱。送至梁。〔鄧陵王真白先生陶君碑〕勝道求賢。焚林招士。〔鍾嶸詩品〕屬詞比事。太祖使人焚山得稱。送至梁。〔鄧陵王真白先生陶君碑〕阮稱名。辟之不應。連見迫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稱。送至梁。〔鄧陵王真白先生陶君碑〕

見越。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三國志註〕文士傳曰。太祖雅聞所致。有黃白黑二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周書〕張龜解。成周之會。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琦按蒲萄西域所產。翡翠南越所產。略舉二物以見遠方納貢之意。〔淮南子〕洛出丹書。河出綠圖。〔白虎通〕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宋書〕黃帝軒轅氏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醺之。天乃甚用。七日七夜。魚旒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禮緯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曹植與楊修書〕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顏

延年宋郊祀歌。月竈來賓。呂延濟註。竈。窟也。月窟。西極。顏延年藉白馬賦。五方率職。四隲入貢。家語。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王肅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漢書。威震百蠻。武暢四海。後漢書杜篤傳。屠裂百蠻。章懷太子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公羊傳。桓八年王者無外。楚辭章句。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故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大師。傳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孔安國尚書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正義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州。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像。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傳說。淮南子。欲與物接。同未成兆朕。高誘註。兆朕。形怪也。廣韻。吉凶形兆謂之兆朕。韻會。塵。旗屬。周禮。建大塵以田。竈音竈。又音串。義同。朕直引切。陳上聲。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爲容。道爲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蚺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嗽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旣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倉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蛟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弼輔。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卽僕林下之所隱容。豈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借之以物色。發之以文章。雖

煙花中貧。沒齒無恨。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獸。以驅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跡絕滅。不于戶庭。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此乃養賢之心。實亦勤矣。
〔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左思吳都賦〕輪囷訶蟠。〔文〕訶。龍子。無角者。〔抱朴子〕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仙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廣博物志〕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琴銘曰。桐梓合精。見古琴疏。瓊液。〔廣博志〕司馬相如藥也。俱見二十一卷註。〔阮籍詩〕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方丈蓬萊。見四卷註。〔陸機詩〕佳入理瑤瑟。〔孔叢子〕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後漢書〕蟬蛻羸埃之中。自致寶區之外。〔隋書〕皇明御曆。仁深海縣。〔後漢書〕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吳都賦〕川瀆爲之中貧。〔後漢書〕以爲沒齒之恨。章懷太子註。沒。終也。齒。年也。木魅山精。見二十二卷註。雄虺見一卷註。猛獸。猛虎也。唐人諱虎。或易稱武。或易稱獸。〔韻會〕磔。裂也。○訶音求。磔音窄。孟子子孟子。無見深責耶。明年青春。求我於此巖也。

上安州李長史書

今湖廣之德安府。在唐時爲安州地。屬淮南道州。設長史一人。正五品上。

白。嶽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家。至於聖賢。相似厥衆。則有若似於仲尼。紀信似於高祖。牢之似於無忌。宋玉似於屈原。而遙觀君侯。竊疑魏洽。便欲趨就臨。然舉鞭遲疑之間。未及迴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一本無過字。事有形似而類真。惟大雅含弘。方能恕之也。〔晉書〕桓彝。字茂倫。稚爲

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漢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顏師古註。百家。謂諸子雜說。〔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史記漢書。載紀信諫楚事。不言其貌似高祖。惟〔白帖〕云。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左轡。詐稱漢王。出降項羽。不詳出於何書。要必有所本。〔晉書〕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襄陽耆舊傳〕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漢書註〕如淳曰。漢儀註。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渾傳〕北嘗謂渾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

於丞相也。〔盧謐贈劉琨詩序〕大雅舍弘。量植山數。

白少頗周慎。忝聞義方。入暗室而無欺。屬昏行而不

變。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迹。君侯流愷悌矜恤。〔繆本作〕

之恩。戢秋霜之威。布

冬日之愛。睟容有穆。怒顏不彰。雖將軍息恨於長孺。〔一作〕之前。此無慙德。司

空受揖於元叔之際。彼未為賢。一言見寃。〔當作〕九死非謝。〔後漢書〕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荀康

詩〕萬石周慎。安親保榮。周慎。謂周詳審慎也。〔左傳〕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邢昺曰。方。猶道也。〔南史梁簡文帝紀〕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味廢禮。是以知之。〔劉勰新論〕蘧瑗不以昏行變節。〔詩小雅〕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毛傳曰。豈。樂。弟。易也。〔荀悅申鑒〕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十六國春秋〕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也。〔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睟容有穆。寶儀式序。張銑註。睟。潤澤之禮也。穆。和也。〔漢書〕汲黯。字長孺。為人性倨少禮。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容。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司空受揖事未詳。〔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命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鄼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欲枉下堂。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或用其事。司空。當是司徒。元叔。當是元叔之誤。未可知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睟音粹。

白孤劍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恓惶。席不暇

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遠

還邛〔蕭本作〕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飶

中山之醇酎。屬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之視。青白其眼。

嘗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怒螳螂之臂。御者趨召。明其是非。入門鞠躬。精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卻以爲賢。無鹽因醜而獲。齊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能比之。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下懷周易履虎之懼。慙當作慙以固陋。禮而遣之。幸容甯越之辜。深荷王公之德。銘刻心骨。退思狂慙。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晝愧於影。夜慙於魄。啓處不違。戰跼無地。〔陳子昂詩〕孤劍將何託。長謫塞上風。

〔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洽。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李善註。棲遑。不安居之意也。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淮南子〕墨子無暖席。高誘曰。座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宋書〕竈不得黔。席未暇暖。絕國。謂遠地。見六卷註。汝海。見十二卷註。〔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鄆國城。〔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鄆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鄆城。郢城卽鄆城也。古字通用。〔晉書〕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初學記〕魏文帝典論曰。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江總瑤瑤盈賦〕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左思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湑千里。劉涓子註。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飲棺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注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晨糧。早時昏霧之氣。〔趙岐孟子註〕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晉書〕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又〔晉書〕阮籍能爲情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韻會〕瞞。目不明也。〔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莊子〕汝不見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魏志〕徐邈爲尙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士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獨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文帝踐祚。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

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無鹽。醜女。見四卷註。〔詩國風〕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周易〕履虎尾。墜入。凶。〔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廣韻〕愆。過也。俗作愆。五情見二卷註。〔郭象莊子註〕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詩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傳云。遑。暇。啓。處。跪。處。居也。○邳音云。飲於據切。於去聲。耐音宙。霾音埋。瞢音夢。伏

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詞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

可比肩。曹植為建安武。謨。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

敏。竊慕餘論。〔南齊書〕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韶風。和風也。〔鍾嶸詩品〕陳思為建安之傑。陸機為太康之英。大康西晉年號。時則有左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建安。漢末年號。時則有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之何圖叔夜潦倒。不切於事情。正平猖狂。自

貽於恥辱。一忤容色。終身厚顏。敢昧繆本作沐芳。負荆。請罪門下。儻免以訓責。恤

其愚蒙。如能伏劍結纓。謝君侯之德。〔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龔疎。不切事情。〔後漢書〕稱衡字正平。孔融深愛其才。

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怨言。操懷忿。以其才不

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試閱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

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摻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

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詳。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復摻搗而去。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稚珪北山移文

芳杜厚顏。薛荔無恥。〔史記〕廉頗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索隱曰。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者也。〔左傳〕魏絳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孔穎達正義。將伏劍。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左傳〕太子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江

淹上建平王書〕結纓伏劍。少謝萬一。猶云殺身以報德也。敢以近所為繆本作敢一夜力撰。春游救苦寺詩一首十韻。石

巖寺詩一首。入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二十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于視聽。幸乞詳覽。〔方輿勝覽〕救苦寺在當德府西四里。今名勝業院。李白有春遊救苦寺詩。今考集中三詩皆不傳。

與賈少公書

唐人羅浮縣尉曰少府。少公即少府也。書內有十行字樣。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嚴期迫切等語。疑是王季羣行時所作。

上似有缺文。

宿昔惟清勝。白綿疾薺疲。去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

潰。將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

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

〔謝靈運詩〕疲薺慳貞堅。呂向註。疲薺。困極之貌。〔宋書孝武帝紀〕恬退自守。不交當世。〔南史儒林傳〕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漢書〕統辟元戎。顏師古註。元戎。大衆也。〔庾信哀江南賦〕實總元戎。身先士卒。〔阮籍奏記〕辟書始下。下走爲首。李善註。辟。猶召也。〔徐陵與宗室書〕扶力爲書。多不詮次。扶力。猶勉力也。

且殷深繆本缺深字。源廬岳十載。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下江左興亡。謝安

高臥東山。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恥振玄邈之風。混遊漁商。隱不絕

俗。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虛名。方之二子。實有慙德。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爲。

〔世說〕殷深淵在墓所幾十年。於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謝安高臥東山。見七卷註。〔劉琨勸進表〕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桓溫薦譙元彥表〕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後漢書郭林宗傳〕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孔稚圭北山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書仲虺之誥〕惟有慙德。孔傳曰。慙德。慙德不及古也。

唯當報國薦賢。持以

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惠子知我。夫何間然。勾

當小事。但增悚惕。一作佩。○〔陸雲詩〕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其言之不慚。特惠子之知我也。李周翰註。我有此言而不慚者。特子思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也。勾當。幹辦也。唐

宋時俚語。今北人猶有此言。俱作去聲呼。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趙宣城。宣城太守趙悅也。唐書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庚申。揚國忠爲右相。

某啓。辭違積年。伏戀軒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體起居萬福。某蒙恩才

朽齒邁。徒延聖日。少忝末吏。本乏遠圖。中年廢缺。分歸園壑。昔相公秉國

憲之日。一拔九霄。拂副前恥。昇騰晚官。恩貸稠疊。實戴邱山。落羽再振。枯

鱗旋躍。運以大風之舉。假以磨_{當作}天_{當作}之翔。衣繡霜臺。含香華省。宰劇慙強

項之名。酌貪穢清心之節。三典列郡。寂無成功。但宣布王澤。式酬天獎。_陸

陸典書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會勤。唐書楊國忠傳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蔡邕文烈

侯揚公碑捷作御史。允執國憲。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繡衣。御史之服。霜臺。御

史之府。俱見十一卷註。初學記應劭漢官儀曰。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故

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宋書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對答。欲使氣息芬芳也。潘

岳秋與賦獨展轉於華省。僕光武呼洛陽令董宣為強項令。見十二卷註。晉書廣州包帶山海。珍

異所出一篋之寄。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

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不弊。隆安中以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

飲者變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

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壞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厲。典。守

也。班固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任昉奏答勅示七夕詩啓牽率庸陋。式酬天獎。劉良註。

式。用也。酬。答也。獎。猶恩也。伏惟相公開張徽猷。寅亮天地。入夔龍之室。持造化之權。安

石高枕。蒼生是仰。詩小雅君子有徽猷。毛傳曰。猷。美也。鄭箋曰。猷。道也。君子有美

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見七卷註。某鳴躍無已。剪拂因人。銀章朱紱。坐榮宦達。身荷宸眷。繆本作

目識龍顏。既齊飛於鸞_{郭本作}鷺。復寄跡於門館。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鐘

鳴漏盡。夜行不息。止足之分。實愧古人。犬馬戀主。迫於西厄。所冀枯松晚

歲。無改節於風霜。老驥餘年。期盡力於蹄足。上答明主。下報相公。縷縷之

誠。屏息於此。剪拂。見三卷註。銀章朱紱。見十一卷註。北史劉炫傳以此庸虛。屢動宸眷。隋

書險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潘岳閑居賦

序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晉書陶侃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犬馬戀主。見本卷註。楚

辭」出自湯谷。入於蒙汜。王逸註。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謝瞻詩〕扶光迫西汜。呂延濟註。扶光。日也。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縷縷。見本卷註。〔盧思道勞生論〕云。違時薄宦。屏息窮居。伏惟相公收遺簪於少昊。當作原念亡弓於楚澤。衰當益壯。結

草知歸。瞻望恩光。無忘景刻。〔獨異志〕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家語〕楚王出遊。亡烏騶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弓。又何求之。〔後漢書〕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左傳〕魏顆敗秦師於輔氏。顆杜回。秦之力人也。吾從其治也。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必以為殉。及卒。顆杜回。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江海上建平王書〕大王惠以恩光。願以顏色。〔謝靈運詩〕愛客不告疲。欽識遺景刻。李

善註。刻。漏刻也。

與韓荊州書〔唐書〕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

為京兆尹。出為高平太守。貶吳興別駕卒。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

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

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

而出。卽其人焉。〔梁簡文帝啓〕矧彼前賢。寧忘景慕。〔韓詩外傳〕周公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咸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淮南子〕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

者謂之傑。〔世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

皆以為登龍門。〔史記〕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有

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

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愈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後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

白隴西布衣。流

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

心雄萬夫。王公大人。

舊本作臣。今從唐文粹本。

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

哉。

繆本作爲。○太白本蜀人。稱隴西者。本先世族望而言也。

爾雅。曩。嚮也。疇曩。猶曠昔。○曩乃黨切。曩上聲。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

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舊本作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今從唐文粹本。

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掛見

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

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

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何承天達性論。妙思窮幽顯。制作侔造化。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梁書鍾嶸傳。文麗

日月。學究天人。北史。崔陵常與蕭祗明少遊等高宴。終日獨無言。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昔王子師

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

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

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

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

人而願委身國士。儼急難有用。敢効微軀。

繆本作軀。○後漢書。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中平元年。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

晉書。紅紱傳。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

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晉書。

山濤出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

人變慕尙。風俗頓革。唐書百官志。太常寺有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呂。後漢書。光武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昕音欣。營音榮。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舊本作盡。今從唐文粹本。矜。至於制作，積成

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離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

書人。舊本作兼人書之。今從唐文粹本。然後退掃，舊本作歸。今從唐文粹本。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

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造鐵銘。積成卷軸。〔三國志陸凱傳〕穢塵天

聽。〔隋書李德林傳〕經國大體。是賈生龜錯之儔。離蟲小技。殆子雲相如之輩。離蟲見二卷註。〔詩大雅〕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南齊書〕高瞻閑軒。〔韻會〕編錄文字。謂之繕寫。青萍。劍名。結綠。玉名。俱見九卷註。〔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詳見二卷註。〔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詳見四卷註。

上安州裴長史書〔通典〕安州。今理安陸縣。春秋邾子之國。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邾。封鬬辛為郟公。即其地也。註。邾或作郟。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繆本多一也字。安得不

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蕭本作刻心。拊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

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北史〕長孫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史記鄒陽傳〕兩臣二主。剖心析肝。相信豈移

於浮詞哉。〔漢書司馬遷傳〕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顏師古註。懣。煩悶也。○拊即析字。懣音悶。又音滿。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

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

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二十春矣。按〔晉書〕涼武昭王。諱暠。字玄威。隴西

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官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會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討叛兗於素昌。素昌。

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玄威

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進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據河右。遷都酒泉。薨。子歆嗣位。為沮渠蒙遜所滅。諸弟沮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

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翻及弟敦煌太守洵。與諸子等棄敦煌。奔於北山。郡人

宋承張弘以洵在郡有惠政。推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屠其城。散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仕於宋。

後歸魏為弘農太守。蒙遜從翻子寶等於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於魏。「胡應麟續筆叢」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即云先世金陵。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蓋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偽為此書云云。琦按白本家金陵。至少長江漢二十餘字。必有缺文訛字。否則金陵或是金城之謬。亦未可知。斷為偽作者非是。「唐書柳沖傳」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李冲姓族係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禮記」九年。教之數日。鄭康成註。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南史」顧歡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六甲今之六十甲子。「史記」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北齊書儒林傳」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漢書敘傳」徒樂枕經籍書。紆體橫門。〇沮音菹。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

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杖。綴本作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

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

妻以孫女。便憩跡繆本無跡字。於此。至移三霜焉。「禮記」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

於其所有事。杖。持也。古杖仗通用。「漢書韓信傳」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陳平傳」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顏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蒼梧見五卷註。雲夢七澤。見一卷註。許相公謂

許圜師。按「舊唐書」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梁未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累官歙州刺史。封安陸郡公。少子圜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

相。爲李義山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

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向秀思舊賦序」追思曩昔遊晏之好。「禹貢」淮海維

揚州。落魄見三卷註。〇魄音薄。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

白禪服慟突。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郭氏本無而字。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

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集本

作骨。今從唐文粹本。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

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盜。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

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禮記〕中月而禫。禫而織。鄭康成註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纓也。孔穎達正義。禫而織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

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禫服。即素服之義。天倫。兄弟也。見十五卷註。霽泣。拭淚也。見二十五卷註。鄂城。謂江夏郡城。本名鄂州。故曰鄂城。〔小爾雅〕下棺謂之窆。○禫徒感切。罩上聲。窆音貶。

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

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尚書蔡傳〕晁氏曰。蜀以山近江阻。不說遠近。青城天彭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

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谿谷起伏。西南走蠻箬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隴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備道縣西徼外是也。太白。巴西郡人。唐之巴西郡。即漢之廣漢郡地。取舊名以代

時稱。唐人多有此習。其實唐時無廣漢太守之名也。有

道。唐取土科名。〔唐書高適傳〕舉有進科中第是也。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

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

具知此談。〔唐書〕蘇頌。字廷碩。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釋名〕書姓字於秦白曰刺。〔北齊書楊愔

傳〕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揚雄甘泉賦〕命羣僚。歷吉日。〔班固與弟超書〕傳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國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節專車。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繆本少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

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

繹間起。光明洞徹。繆本作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按〔唐書〕安州安陸郡設中都

督府。置都督一人。正三品。蓋卽刺史之任。長史一人。正五品上。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繆本多一盡守。陳儻賢賢

也。白有可尙。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

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繆本作節。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繆本作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

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材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繆本作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繆本作羣

物。〔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會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漢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詩國風〕膚如凝脂。〔世說〕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江淹詩〕依劍臨八荒。〔曹植七啓〕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埒。卑垣也。〔韻會〕權宇之求曰軒。〔魏都賦註〕長廊之有窗也。華軒謂華美之軒。見二十五卷註。晚節。暮年也。見十五卷註。

〔漢書〕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李善註。韋昭曰。翰。筆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有王有林是也。此云林。卽文。翰林。猶儒林之意也。〔元和郡縣志〕安州。春秋時鄭國。〔太平寰宇記〕左氏傳曰。鄭人軍於蕭縣。杜預註云。鄭國在江夏郡雲杜縣。楚傲之。按鄭國。今安州城是也。威稜見一卷大獵賦註。〔廣韻〕埒。埒也。○埒音劣。稜音楞。音疊。白竊慕

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未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繆本作忽生。衆口攢毀。將恐繆本作

投杼下客。震於巖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史記〕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度。猶次也。投。用會母事。見十一卷註。〔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註。鮮。魚也。烹鮮之地。猶云烹鱗也。〔南史王藻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史記陳餘傳〕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杼音紉。昔王東海閭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晉書〕王承遷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論衡〕博覽古今者爲通人。又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謝朓詩〕俯仰流英。盼虹貫日。易水寒。見一卷註。〔漢書〕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秦海。秦地也。古以秦地爲陸海。故謂之秦海。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詳見二卷註。彈劍。見三卷註。○〔容齋四筆〕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接威雄雄。下摺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爲佈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蟻蟻。可勝嘆哉。白此書自序其生平。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裹骨徒步。負之而趨。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卷二十七 序二十首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常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

〔宋書樂志〕旋駕舜汎青穹。〔莊子〕揮斥八極。

神氣不變。郭象註。揮斥。猶縱放也。〔說文〕緇。黑色也。〔謝朓詩〕薄遊第從告。紫微。天子所居之宮。以擬天之紫微垣而名也。〔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寶禮之。後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晉書〕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闔門。於船中彈琴。張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

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

〔繆本作國祖〕

有程。告以行邁。煙景晚色。慘

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綠水於遙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

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

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

〔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詩國風〕行邁靡靡。毛傳曰。邁。行也。鄭箋曰。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劉

孝綽詩〕芳樽散緒塞。〔梁簡文帝大愛敬寺刹下銘序〕功超域外。道邁寰中。〔楚辭〕臨風慨兮浩歌。〔郭璞爾雅序〕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疏曰。洪。大也。麗。美也。藻。水藻也。有文以喻人之文章。言大有詞筆。美於文章之客也。素琴見二卷註。

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膾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張翰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葦菜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見廿二卷註。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名山洞天福地記〕桃花源。周圍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縣。〔一統志〕

桃源山在湖廣常德府桃源縣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溪。故老傳云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沿溪行。忽逢桃樹夾岸。復前行。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入。行數十步。豁然平曠。屋舍儼然。桑竹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耕種。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所從來。爲設酒殺。村中聞有此人。咸來覲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此。不復出。停數日。送出。漁人誌之。太守卽遣人隨所誌。迷不復得路。琦按桃花源。自陶淵明作記之後。無人復至其地。後人多云是仙境。或云乃託言耳。非實境也。好奇之士。冥想不可得而指近地之山以當之。遂有桃源山。其實非昔之桃花源矣。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祖龍見二卷註。謂秦始皇。〔楚辭九思〕我心令煎熬。〔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

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致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賈生過秦論〕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二輔黃圖〕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鞏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巖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周馳爲複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過秦論〕墮名城。殺豪俊。〔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勿取焉。自今以來。立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二十八年。始皇上太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野客叢書〕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獨異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道。忽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王天下。妄名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歸。崩於沙邱。綺皓遁南山。見二十二卷註。魯連蹈東海。見四卷註。〔史記〕趙

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謀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李善文選註〕風俗通曰。秦相趙高。一。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指鹿為馬。東藩為脯。二世不覺。

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

美之。〔史記〕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所終。文選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老氏之言。少卿之作。俱切李氏事用。何許。猶何處也。〔何晏景福殿賦〕晨光內照。流景外燦。李善註。晨光。日光也。〔述異記〕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扁舟。特舟也。阡陌。田間道也。俱詳二卷註。

夏曰。〔多一奉字。〕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孰亭序。武公名幼成。為宣州司馬。見後贈公西侯亭頌。〔江南通志〕太平府當塗縣有采虹橋。即下浮橋。唐李陽冰建亭在其上。李白序之。名姑孰亭。蓋走蕪湖道也。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莧翬飛。巉絕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閑琴。夕酌清

月。蓋為接輪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說文〕。莧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故從瓦。〔詩小雅〕如鳥斯革。如翬斯飛。〔鄭箋〕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翬者。鳥之奇異者也。〔孔穎達正義〕斯革。言簷河之勢似鳥飛也。〔周易〕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左思吳都賦〕輪軒。輕車也。昔人多以輪軒為使車之通稱。見九卷註。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

○藝音萌。翬音揮。輪音由。獨映方外。

因據胡牀。岸曠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孰之水。可稱
爲姑孰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世說〕桓宣武引謝奕爲司馬。奕既上。魯推布衣交。
在溫座席。岸曠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
州當塗縣南二里。西入大江。且夫曹官絳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臥白雲。逍
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

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
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司馬。指武公。翰林。白
駒。〔晉書〕思緒雲鷹。辭鋒景煥。〔世說〕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
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岳序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
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繆本作於

人。繆本作口。〔方輿勝覽〕黃鶴山一名黃鵠山。在江夏縣東九里。去縣西北二里。有黃鵠磯。〔顏延之
金。宋武帝詔〕議英粹之照。正性自天。〔南史王規傳〕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

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梁書〕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爲黑白。月初一
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爲黑月。此文所云白月。則指滿月而言也。〔華
嚴經〕何況如
來金口所說。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

泝流。考室名岳。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
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金策。錫杖也。見十五卷註。三湘。見一卷註。
神僧杯渡。常乘木杯渡河。見十卷註。〔初學記〕

衡山一峯名石罔。下有石室。中常聞飄誦聲。冥壑。幽谷也。諸天。見十九卷註。〔一統志〕祝融峯
在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位值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遊息之所。上有青玉壇。道書以爲第二十四

福地。〔湖廣通志〕衡山有七十二峯。其最高者為祝融峯。舊傳高九千七百三十丈。或云祝融峯去地二萬丈。〔唐盧載詩〕五千里地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尊是也。峯頂有風穴。每將雨。則風自穴發。又有雷池。禱雨皆驗。按〔唐書地理志〕潭州長沙郡。隸江南西道。領長沙。湘潭。湘鄉。益陽。醴陵。瀏陽六縣。開士見廿一卷。衡岳僧方外詩註。

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

〔顏延年詩〕峻節貫秋霜。僧中能負荷大法者。謂之龍象。見十二卷註。〔張九齡詩〕相去九牛毛。慙歎知何已。〔傳燈錄〕智顛禪師。荊州華容人。十五種佛像。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藍云。快當居此。年十八。依僧法緒出家。陳大建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而師至。光曰。憶曠昔舉手招引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菴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曰。是捷椎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伊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號師為智者。師自始受禪教。怒乎滅度。常被一壞袖。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道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神僧傳〕釋慧遠欲往羅浮。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引出。浚以成溪。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汨音骨。

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

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李斯趙高。執秦國之柄。毒痛天下。致嬴氏甫

莽篡漢。耿李鄧禹之徒。乃起而佐光武以致中興。夷。滅也。朱暉。火之光暉也。漢以火德王。故云。〔史記〕高祖曰。鯁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知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三國志註〕江表傳曰。有周瑜者。與孫策同年。亦英雄風成。

我君

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

在商鈞。四坐明哲。皆清朝旅人。〔韻會〕熙。興也。又廣也。玄風。清靜之風也。〔玉海〕唐大明宮內有三清殿。〔揚巨源詩〕金臺殿角直三清。〔雍錄〕

閣本大明宮圖。有三清殿。又〔韓詩外傳〕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垂拱。無為之意。詳見二十一卷註。〔漢書東方朔傳〕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思。顏師古註。穆然。靜思貌。紫極。王者之居也。見八卷註。商鈞。或隱於市。或漁於水也。四坐明哲。謂坐中諸賢。旅人。謂未登仕籍。奔走四方。猶仲尼旅人之意。

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卽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寶錄

耳。而嘗探蛇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

矣。〔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章懷太子註。希。望也。廣成子。古之仙人。見二卷註。寶訣。道家修鍊之訣。三十六帝。見二卷註。〔陳書〕出者稱為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賀知章事見

二十四卷註。蛇女。豕也。河車。鉛也。皆煉丹藥物。〔參同契〕河上蛇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陰真君金液還丹歌〕云。北方正氣名河車。〔唐書地理志〕道州江華郡。屬江西南西道。清

溪。在池州秋浦縣。〔唐書宰相世系表〕權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封於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楚武王滅權。遷於邢。處其孫因以為氏。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蛇丑下切。嗙

去聲。之子也。冲恬淵靜。翰才峻發。唐文粹作才。翰峻發。白每

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苦。唐文粹作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電。

雷。〔馬融〕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敘離。羣子賦詩以出錢。酒仙翁李。白辭。〔馬融〕

成頌〕張雲帆。〔鮑照詩〕人生倏忽如絕電。崢嶸。言天氣之高也。〔劉伶酒德頌〕銜醪漱杯。

春於姑孰。送趙四流炎方序。在晉時為姑孰。在唐時為宣州當塗縣。詳見廿五卷註。趙蓋為當塗縣尉者也。

白以鄒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蓋風土之然乎。趙少翁。文苑英華作公為是。才貌瓌雅。

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一作風。耳。

〔晉書儒林傳〕鴻儒碩學。無乏於時。顏師古漢書註。丞尉職卑。皆黃綬。〔後漢書〕中禮傾覆。龍德
泥蟠。〔三國志秦宓傳〕揚子雲歷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倖。行參聖師。〔龍會〕棲。鷄所止也。

○瓊音規。棲音細。以疾惡抵法。遷於炎方。辭高堂而墜心。指絕國以搖恨。天與
或亦從西音讀。

水遠雲連山長。借光景於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

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絕國。謂絕壤之地。見五卷註。〔楚辭〕湛
湛江水今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然自吳瞻秦。日

見喜氣。上當攫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冀白日迴照。丹心可明。

巴陵半道。坐見還吳之棹。令雪解而松柏振色。氣和而蘭蕙開芳。僕西登

天門。望子於西江之上。秦者。長安帝都之地。日見喜氣。謂其有振興之象。上者指元宗。
攫玉弩。謂親乘征伐之柄。摧狼狐。謂剿滅安祿山之徒。洗清天地。

謂宇宙清泰。雷雨必作。謂大赦天下。〔尚書帝命驗〕玉弩發。驚天下。〔易解卦〕雷雨
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巴陵。岳州也。天門山在當塗縣西南。詳二十一卷註。吾賢可流

水其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何戚戚於路歧哉。

秋於敬亭送從姪端游廬山序 敬亭山在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北。廬山在今江西九
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星子縣。詳見前註。○

端音
端。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

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

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導當作道。舊。破涕為

笑。子虛賦。見一卷註。〔方輿勝覽〕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預飲林下。用阮
籍叔姪為竹林之遊事。見十二卷註。〔劉琨答盧諶書〕擊觴對膝。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

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灑射

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廬山有香爐峯。有瀑布水。詳二十一卷註。韻

會。水會也。〔遠法師遊廬山記〕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鱗出。野人不能斂。直嘆其奇而已。〇深音叢。羨君

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

夙願。慚歸名山。文苑英華。作慚。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丹液。

見二卷註。白龍。用陵陽子明事。見十二卷註。桃花水即桃花源。見二卷註。

送黃鐘之鄱陽謁張使君序鄱陽郡。即饒州。隸江南西道。〇鄱音婆。

東南之美者有江夏黃公焉。白竊飲風流。嘗郭本作始。接談笑。亦有抗節玉立。

光輝炯罔。然。氣高時英。辯折天口。道可濟物。志棲無垠。〔任昉宣德皇后令〕辯折天口而似不能言。

李善註。〔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呂向註。辨折。謂分別事理也。鄱陽張公。朝野榮望。

愛客接士。卽原嘗春陵之亞焉。每歛其辭華。懸榻見往。當作待。而黃公因訪古

跡。便從貴遊。乃僑裝撰行。去國遐陟。原嘗春陵。見七卷註。陳蕃懸榻。見十四卷註。〔鮑照詩〕僑裝多闕絕。〔廣韻〕僑。客也。撰。定也。僑裝。謂客行之裝。撰行。謂定行日。遐陟。遠行也。

諸子銜酒惜別。沾繆本作脫。巾分贈。沉醉煙夕。惆悵涼

月。天南迴以變夏。火西飛而獻秋。汀葭颯然。海草微落。夫子行邁。我心若

何。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湖水演繆本作悠。泓。勗哉是行。共賦武昌釣臺篇以

慰別情耳。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則爲秋候。詳五卷註。〔謝朓詩〕汀葭稍靡靡。〔廣韻〕汀。水際平沙也。葭。蘆也。〔周朗報羊希書〕池上海草。歲榮日蔓。行邁見本卷註。〔詩小雅〕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正義曰。言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恐途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廣韻〕演。水長流貌。〔韻會〕泓。流滿貌。

〔太平寰宇記〕釣臺在武昌城下。有石圻臨江懸峙。四眺極目。〔武昌記〕云。釣臺在城南。〔方輿勝覽〕釣臺。在武昌北門外大江中。〔郡志〕孫權嘗整陳於釣臺。○汀音廳。葭音加。演音衍。鴻音免。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吾觀蔡侯。奇人也。爾其才高氣遠。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太多耶。白遐窮冥搜。亦以早矣。海草三綠。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一見夫子。冥心道存。窮朝晚以作宴。驅煙霞以輔賞。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斯遊無何。尋告睽索。來暫觀我。去還愁人。〔孫綽天台山賦序〕遠寄冥搜。李善註。冥搜。搜。乃

浮漢陽。入雲夢。鄉裡公叩。歸魂亦飛。且青山綠楓。累道相接。遇勝因賞。利

君前行。既非遠離。曷足多歎。〔廣韻〕樞。楫也。〔陶鑿詩〕叩樞。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樞音曳。秋七月。結遊鏡湖。無

憊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終當早來。無使耶川白雲。不得復弄爾。鄉中

廖公及諸才子。為詩略謝之。〔詩國風〕匪我愆期。毛傳曰。愆。過也。憊與愆同。耶川。即若耶溪。與鏡湖俱在會稽。詳見六卷註。

秋日於太原南柵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按〔唐書地理志〕太原府有陽曲縣。有石艾縣。天寶元年更石艾為廣陽縣。〔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班固西都賦〕實用西遷。作我上都。張銑註。上都。西京也。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

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三京。謂西京東京北京也。唐以雍州為西京。河南為東京。太原為北京。〔通典〕開元十一年。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地置太原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元宗行幸至

原府。號曰北京。〔太平寰宇記〕并州大都督府。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通典〕今之并州。此。以比州王業所興。又建北都。仍改并州為太原府。

爲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爲唐侯。所封之國。「太平寰宇記」并州太原郡。其人有唐堯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盧諶理劉司空表」咸以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廣韻」控。引也。五原。漢武帝所置郡。唐時鹽州豐州勝州皆其故地。去太原四百餘里。詳見五卷註。「張載劍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屈。則陽曲丞

王公神仙之胃也。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鰲弄筆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

咸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沉屈。永懷青霄。劍有隱而氣衝七星。珠

雖潛而光照萬壑。王氏一支。相傳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即與浮丘公仙去者。故曰神仙之胃。「駱賓王錢尹大官序」請振詞鋒。同開筆海。「王勃夫子廟碑」虛舟獨泛。乘

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辭場之闊闊。「蜀志」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莊子」黃馬驪牛三。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

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劉孝標廣絕交論」聘黃馬之劇談。呂延濟註。莊

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爲三也。言辯者以此爲劇談也。青萍。劍名。見九卷註。「後漢書」郭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晉書」桓彝有人倫識

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人倫者。品目人物之高下。各爲倫類也。日下。謂帝都。見八卷註。「左思蜀都賦」千青霄而秀出。張銑註。霄。天也。七星謂北斗之星。暗用

豐城劍氣冲牛斗間事。見三卷註。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才以緝邦政。而王

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

也。豈徒然哉。「禮記」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玉海」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己亥。耕籍田。大赦賜勳爵。所謂湛恩八埏。大搜羣才。正指斯事。「漢書」戚武紛云。湛恩汪

濊。顏師古註。湛讀曰沉。沉。深也。八埏。八方也。詳九卷註。「法苑珠林」莊周說云。有大鵬。其形極大。大鵬之背不知幾千里。將欲飛時。擊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去地九萬里。

方乃得遊。要從北溟至於南溟。一飛六月。終不中息。「詩國風」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動時。規謀匠

物。乃駝翠幕。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遠覽。憑軒高吟。繆本於此下多

汾河鏡開。熊藍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野之郊原四句。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

醉容。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

玉鞭而且去。太原縣。隸河東道。之太原府。設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後漢書百官志註〕蕃維盤固。規謀弘遠。〔潘岳籍田賦〕翠幕黜以雲布。〔班固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李善

註。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王逸註。羽。翠羽也。觴。瓠也。〔漢書〕酌羽觴兮銷憂。劉德註。羽觴。酒疾行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

如罇曰。以瑋瑋覆翠羽於上。微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張衡西京賦〕羽觴行而無歡。劉良註。羽觴。杯上綴羽以速飲也。〔謝靈運詩〕浮歡味眼前。沈照貫終始。〔顏延年詩〕流雲謫青闕。皓月鑿丹宮。

〔謝靈運詩〕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〇黜都感切。琬上聲。

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左傳〕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王勃春日孫學宅宴序〕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杯。文人代輕。聊舉

麒麟之筆。〔盧照鄰釋疾文〕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欲此鳳凰柯。〇按唐書。改京城為西京。東都為東京。北都為北京。乃天寶元年事。而太白供奉翰林正在天寶初年。此文有天王三京。及先鳴翰林

二句。疑是其去國以後之作。然天寶改元以後。不見有耕籍事。或是史臣失書。亦未可定。而改石艾縣為廣陽。則正在天寶元年。此文猶稱石艾。不稱廣陽。知為天寶以前作也。三京之稱。或在先時已

有此名。而翰林謂文翰之林。蓋先作詩以為文林之倡耳。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

自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夷顏。

才亞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合者。厥惟戴侯。〔人物志〕夫名非實用之不

效。故曰名由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戴侯寓居長沙。繆本缺戴侯字。郭本缺寓字。稟湖岳之

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

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長沙之地。在唐為潭州長沙郡。隸江南西道。有洞庭湖。

有衡岳。咸陽。洛陽。有古昔帝王霸主爭據之跡。妾子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四美。承上四句而言。其一二三諸

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一作時。以期大用。

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予以道。邛郭本作却。誤。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

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許為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為信

然矣。韻會。邛。說文。漢南之國。地理沿革表。德安府。古邛子國。一云在江夏。集韻。邛。或作邛。人倫已見前二篇註。言其有知人之明。獨立。猶獨步之意。後漢書。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峯。弄茱萸之湍水。軒

騎糾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劍舞增氣。况江葉墜綠。沙鷗冥飛。登

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鷄黍之期。當速赴也。祝融峯。見本序註。水經注。邵陵水東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海錄碎事。濱江。一名茱萸江。在衡山縣。一統志。茱萸灘。在湖廣寶慶府城北四十里。濱江水勢險惡。昔人置銅柱於岸側。以固牽挽。俗謂五十三灘。四十八灘。此其首也。糾。亦合也。左傳。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高唐賦。登高遠望。使人心瘁。李善文選註。謝承後漢書。山陽苑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

早夏於繆本於字下。多一江字。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傳八之江南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窮此道者。其惟傳侯耶。侯篇章驚當作警。新。海內

稱善。五言之作。妙絕當時。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籍籍

人為美談。北齊書。雕蟲之美。獨步當時。陶淵明詩。多言田園之適。謝靈運詩。多言山水之趣。靈運小字客兒。詳十六卷註。前許州司馬宋公

蘊冰清之姿。重傅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凰于飛。潘楊之好。斯為睦矣。

唐時許州潁川郡。隸河南道。州設司馬一人。從五品下。〔劉孝標世說註〕〔衛玠別傳〕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婦有冰清之姿。增有壁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左傳〕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杜預註。雌曰鳳。雌曰凰。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潘岳楊仲武詠〕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蓋岳乃楊之壻也。故云潘楊之睦。僕不佞也。忝於芳塵。宴同一筵。心契千古。清酌連曉。玄談入微。歡攜無何。

郭本作間。旋告睽拆。一本作折。繆本作拆。將軍叔雄。舊本皆作英。今依劉本。略蓋古。英明洞神。天王貴宗。

誕育賢子。八龍增秀。以列次。五色相輝。而有文。會言高樂。曉錢金門。洗德

絃。鴉怡顏。上下似有缺文。〔後漢書〕荀淑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朱明草木已盛。且江嶂若畫。賞盈前途。自然屏間坐遊。鏡裏行到。

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屏間謂列嶂如屏。鏡裏謂江明若鏡。征帆空懸。落日相逼。二季揮翰。

詩其贈焉。

久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觀省序。龍門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詳十三卷註。京兆。即雍州也。詳十八卷註。參軍。京兆尹之屬官。

紫雲仙季。有英風焉。吾家見之。若衆星之有月。貴則天王之令弟。寶則海

岳之奇精。遊者所謂風生玉林。清明蕭灑。真不虛也。紫雲仙。似其從弟之號。季謂季弟也。〔出曜經〕獨尊隻

步。無有疇匹。猶如明月。在衆星中。常醉曰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

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使王澄再聞。亦復絕倒。觀夫筆走羣象。

思通神明。龍章炳然。可得而見。〔晉書〕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龍

思通神明。龍章炳然。可得而見。〔晉書〕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龍

章。言其文采炳煥。若龍章之服也。〔禮記〕有虞氏服章。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王勃文〕研精麝墨。運思龍章。歲十二月。拜省於淮南。思白

華之長吟。眺黃雲之晚色。目斷心盡。情懸高堂。傾蘭酌而送行。赫金鞍而

照地。錯轂躡野。朝英滿筵。非才名動時。何以及此。〔東晉補亡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呂延濟註。喻孝子事父母之

潔白。如朱萼承白華於幽薄之中而鮮潔也。〔唐高宗詩〕華冠列綺筵。蘭酌申芳宴。〔玉篇〕酌。美酒也。〔鮑照詩〕鞍馬光照地。〔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註。錯。交也。輪轂交錯也。〔牛弘樂府〕

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酌。私呂切。晉上聲。日落酒罷。前山陰煙。殷勤惠言。吾道東坐。想洛橋春

色。先到淮城。見千條之綠楊。折一枝以相贈。則華萼情在。吾無恨焉。羣公

賦詩以光榮錢。〔謝瞻詩〕花萼相光飾。呂延濟註。花萼。喻兄弟也。琦按萼。花蒂也。花萼相倚附。不能相離。故古人取之以為兄弟之喻。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漢東。隨州也。本春秋時隨子之國。其地在漢水之東。〔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是也。後世以其地置州。謂之隨州。隋時改

稱漢東郡。蓋依此立名。唐自天寶以前名隨州。天寶初改漢東郡。乾元初復為隨州。

謝安四十。繆本作昔謝安四十。臥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為蒼生而一起。常與支公遊

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倩公一郭本缺一字。面。不忝古

人。言歸漢東。使我心海。夫漢東之國。聖人所出。神農之後。季郭本作李。謀。良為大

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

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好

賢攻文。即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

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

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

〔世說註〕續晉陽秋曰。謝安悠游山水。以數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

藩。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晉書〕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東山蒼生。已見七

卷註。〔詩國風〕願言思伯。使我心痲。毛傳曰。痲。病也。〔元和郡縣志〕厲山亦名烈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禮記〕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故曰厲山氏。〔太平寰宇記〕〔荊州記〕云。隨地

有厲鄉。村有厲山。下有一穴。是神農所生穴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立。今穴口石上有神農廟在。〔方輿勝覽〕〔荊州記〕隨州厲山有石穴。云是神農所生。遂即此地為神農社。常年祀之。季良。隨之

賢大夫。諫隨君無追楚師。事載左傳桓公六年。紫陽先生胡公。見三十卷紫陽先生碑銘。惠休。隨之

上人。見十二卷註。〔廣韻〕馨。盡也。季布事。見十一卷註。徵賈生。見二十五卷註。○痲音味。爵

曰。繆本少辭。曰二字。

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新序〕珠產江漢。玉產昆山。〔荊州記〕荆蘊玉以潤其區。漢

含珠而清其域。○按繆本詩中重錄此文而寂寂作寂寞。辭

曰作李白辭。彼美作路人。凡六字不同。蓋未及刪正也。

錢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通鑑〕上元元年。宋州刺史劉展領淮西節度副使。剛強自用。為其上者多惡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

方。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僞僱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

說上曰。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淮南都統。代李岷。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

一夫之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勸舊都統李岷及淮南東道

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

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思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

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

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岷謀解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悉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岷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岷反。州縣莫知所從。岷引兵渡江屯京口。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楚。王誨將兵四千略淮西。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若將趨北固者。岷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岷軍聞之。自潰。岷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丙申。陷昇州。李岷之去潤州也。副司李藏用謂岷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

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峒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拒展。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將下江州。狗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瀛楚等州。王暉陷舒和潞蘆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上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上元二年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辛亥夜。神功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趨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孫待封詣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

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繆本作禍心。小拒王命。

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繪生人於哮虎。呼

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文苑英華未及。誰當其鋒。〔抱朴子〕

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二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此云越醢於前。信誅於後。恐誤。〔漢書縣布傳〕漢誅梁王彭越。感其醢以偏賜諸

侯。〔何承天鼓吹鐃歌〕西川無鱗。北渚有奔鯨。〔詩大雅〕關如虓虎。〔史記〕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

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

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

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殭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

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修蛇。勢盤地

盛不可圖也。

〔梁書〕馬仙碑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左傳〕有甲一成。有衆一旅。杜預註。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宋玉大言賦〕長劍歌歌倚天外。〔淮南子〕魯陽

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返三舍。〔陸機辨亡論〕瑋關之羣風靡。熊羆之衆霧集。〔王褒四子講德論〕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檣。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杜預註。蒙。覆也。〔史記〕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裝駟註。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盧思道爲隋檄陳文〕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兇。

千將。劍名。又戟名。見十一卷註。〔班固西都賦〕列卒周匝。星羅雲布。呂延濟註。星羅雲布。言衆也。〔莊子說劍篇〕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列子〕折天柱。絕地維。〔張衡西京賦〕陳虎旅於飛廉。李善註。〔周禮〕虎賁。下大夫。旅賁氏。中士也。〔鬻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琦按太白所謂虎

旅指有力。如虎之衆耳。與李氏所解有異。〔禮記〕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曹植七啓〕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嵇康詩〕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此借用其字以喻士卒進退用命之狀。山立。言其如山之

峙。卒難動搖。電逝。言其如電之流。倏忽驟至。〔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言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德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旆以麾之。

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杜氏通典〕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龍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毗瀝嶺四也。今

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

限也。文謂五嶺之北。蓋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

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

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漢書文帝紀〕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李

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安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

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兇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

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恭揖後命。敬謹遜讓而俟天子之後命也。組練。見十一卷註。樓船。見四卷註。〔元和郡縣志〕三山在潤州上元縣西南五十里。晉王濬伐吳。宿於牛渚。

部分明日。前至三山。卽此也。〔江南通志〕三山。在江寧府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三峯

排列。故名。晉王濬伐吳。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卽此地。良牧出租。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

瓦。海日夜色。雲帆。〔繆本作

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

何能爲。良牧見十一卷註。易水風見一卷註。武安瓦見六卷註。雲帆見三卷註。○按〔通鑑〕上元二年秋七月。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爲浙西節度副使。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考異曰。劉展亂紀云。劉展既平。諸將爭功嚮賞。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爲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按〔實錄〕七月。藏用已除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又獨孤及有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云。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所隸。天高聽邈。無人爲言。遂使殊勳見委。忠節未錄。口不言賞。賞亦不及。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義。此文所謂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蓋亦有深慨矣。未幾而藏用之牙將高幹。挾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殺之。崔圓不能明其寃。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且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圓亦斬之。蓋大亂之後。刑賞之該若此。

澤畔吟序

郭本作澤畔吟詩序。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關輔。中佐於憲車。因貶湘陰。從宦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何遇時而不偶耶。所謂大名難居。碩果不食。流離乎沅湘。摧頽繆本作頽於草莽。

〔後漢書〕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關輔。關中三輔之地。詳十八卷註。湘陰。縣名。隸岳州巴陵郡。〔後漢書馬融傳〕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史記〕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周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孔穎達正義云。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也。沅湘。謂沅水湘水二水。俱經長沙入洞庭。詳二十三卷註。

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於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者無罪。覩之者作鏡。書所感遇。總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奸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數四。蠹傷卷軸。〔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

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爲之序云。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汝州。唐時。隸河南道。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康成註。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闢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珍木見二卷註。南火。謂大火星。於仲夏昏時正當南方。詳九卷註。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

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霞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寶馬見五卷註。金梯見二十五卷註。嗚呼。屈宋長逝。無堪

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予霞觴。郭本繆本作搜乎需觴。文苑英華作飛乎鸞觴。今從劉本。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盧照隣釋疾文〕謁龍主於武帳。揮鳳藻於文昌。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安府。安州也。唐於州設中都督府。故曰安府。贊府縣丞。已見本卷註。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莊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陸德明音釋。李云。危。高也。子

路好勇。冠似雄雞形。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鸞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

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四方賢豪。眩然景慕。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天。非嵩邱

騰精何以以及此。〔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嶺巖舊步。仲

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

觀其大略。〔漢武帝外傳〕藹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

子之禮事少君而師事焉。性好清淨。嘗閑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白以弱植。早飲香

名。况親承光輝。恩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顏延年詩〕弱植慕端操。〔盧思道盧

已見本卷註。太白與孟雖異姓。而情不啻昆弟。故曰恩甚花萼。而稱之曰義兄也。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雁嘶月。孤飛朔

雲。驚魂動骨。戛瑟落涕。抗手緬邁。傷如之何。且各賦詩。以寵行路。〔江

時賦〕軫琴情動。戛瑟落。戛瑟。猶鼓瑟也。抗手。舉手拜別也。見十七卷註。緬邁。遠行也。〔張九齡詩〕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為客。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會桃花

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

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

成。罰依金谷酒數。〔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江淹詩〕煙景抱空意。蘅杜綴幽心。大

塊。天地也。見三卷註。天倫。兄弟也。見十五卷註。〔宋書〕謝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

兄靈運深相知愛。〔謝朓詩〕瓊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羽觴已見前註。〔左思吳都賦〕飛觴舉白。劉

良註。飛觴行觴疾如飛也。〔成公綏洛襖賦〕列樽壘。飛羽觴。〔石崇金谷詩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倉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文苑英華作字。〇元丹。疑即元丹邱也。

蓋名與字之稽殊耳。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故交元丹。親接斯議。是其結納。固已久矣。元演約是其弟。胡公即紫陽先生。詳見三十卷紫陽先生碑銘。〔初學記〕〔盛弘之荊州記〕曰。隨郡北界。有厲鄉村。

村南有厲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神農所生。林西有壑兩重。壑內周圍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水動。即以此為神農社。年當祀之。庖犧生乎陳。神農育乎楚。考籍應圖。於是乎在。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霞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

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後漢書〕外運混元。內侵毫芒。章懷太子註。混元。天地之總

名也。〔武帝內傳〕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授劉徹。〔梁邱子黃庭內景玉經序〕黃庭內景經。一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太平廣記〕張楷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

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綠水以先去。〔古今注〕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甌。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寶

客設之。嘗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

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款然。銘契潭石。乘

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楚辭〕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朱紱。

見十一卷註。〔陸雲與戴季甫書〕欽愛之情。款然至實。

卷二十八 記頌讚共二十首

任城縣廳壁記

〔元和郡縣志〕任城縣。本漢縣也。屬東平國。古任國。太昊之後。風姓也。〔傳二十一年左傳〕曰。任宿須句。皆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註曰。

任。今任城縣也。〔魏志〕曰。文帝封鄆陵侯彰爲任城王。齊天保七年廢章平郡於此。任城縣屬焉。隋開皇三年罷高平郡。縣屬兗州。○任音壬。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文苑英華作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

成文苑英華作成周。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於順當作。公三十一當作三。代遭楚蕩滅。因文苑

英華作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二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

邑乃文苑英華作雖。屢遷井則不改。〔元和郡縣志〕兗州。魯郡。禹貢兗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春秋時爲魯國。按〔史記〕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爲魯公。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其後有考公揚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真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悼公元公穆公公康公景公公文公頃公。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謂三十四君也。自伯禽起至頃公當云三十三世。此云順公。又云三十二代。皆誤。〔周易〕改邑不改井。

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

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尙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

天下。按〔元和郡縣志〕魯郡州境東西三百三十一里。南北三百五十三里。管縣十一。瑕邱。金鄉。魚臺。鄒縣。龔邱。乾封。萊蕪。曲阜。泗水。任城。中都。今新舊唐書所載只十縣。以貞元

中割中都入鄆州故也。〔漢書〕齊地。東有岱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趙岐孟子註〕琅邪。齊東境上邑也。唐時以河南道所屬之沂州爲琅邪郡。其地正在魯郡之東。相去二百八十里。〔水經注〕

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戍於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於是處也。〔元和郡縣志〕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爾雅〕十藪。魯有大野。西狩獲麟於此澤。琦按魯郡之東。

與鄆州接壤。乃鉅野澤之故區。但屢遭河患。冲決填淤。高下易形。洙爲平陸。迄今畔岸不可復識矣。〔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平陸縣地。〔太平寰宇記〕鄆州中都縣。古中都之地。漢爲東平陸縣。屬東平國。亦古之厥國地。今邑界有厥亭存。〔太平寰宇記〕

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按〔劉芳徐州記〕云。古之互鄉。蓋孔子云。難與言者。又曰。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古老傳云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河南開封府商水縣。論語云。互鄉雖與

言卽此。古今言互鄉者凡三處。今考魯郡之南與徐州接壤。則此文所指。與沛縣之互鄉爲合。〔獨斷註〕青帝太昊木行。〔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都於陳。其後裔當春秋時。

卷二十八 記頌讚共二十首

六三一

有任宿須句類史。皆風姓之胤也。〔後漢書〕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地博厚。川疎明。漢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

小人則鄙朴難治。〔後漢書〕任城孝王尚。元和六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魏志〕任城威王彰。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况其城池爽塏。

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

坱。有如此焉。〔左傳〕請更諸爽塏者。杜預註。爽。明。塏。燥也。正義曰。塏。高地。故為燥也。香閣。見二十一卷註。〔梁武帝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賈誼鵬賦〕大鈞播

物。坱坱無垠。劉良註。坱坱。無涯際也。〔揚雄甘泉賦〕據輪軒而周流兮。忽坱坱而無垠。李善註。坱坱。廣大貌。漢書作鞅軋。顏師古註。鞅軋。遠相映也。○塏音愷。坱音央。坱音札。故

萬商往來。四海縣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

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

賀公宰之。東道。見十卷註。製錦。見九卷註。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

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鑄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

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

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遊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嘖

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

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

博遠。孰能契于此乎。〔詩國風〕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曰。儼。矜莊貌。〔世說〕謝太傅絕

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職足耳。〔南史〕邱仲孚為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廣韻〕鑄。箭鏃

也。〔漢書〕發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鼓刀。以刀擊物也。合於桑林之舞。應丁事。見十卷註。上句喻其舉措無不中理。下句喻其謀猷無不合宜。〔左傳〕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華陽國志〕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毛萇詩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論衡〕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顏師古漢書註〕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韻會〕柄曲木曰耒。耒端曰耜。〔易〕斲木爲耒。剡木爲耜。〔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王制〕經任分。重任分。正義曰。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漢書〕魯顏休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淮南子〕太公問周公曰。何魯從此弱矣。○縮音的。點音輕。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太平寰宇記〕東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七十五里。以其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操刀而割。見九卷註。

趙公西侯新亭頌

惟有十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祇明命也。〔廣韻〕稔。歲熟也。〔陸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左思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晉書陶侃傳〕作藩於外。八州肅清。唐時楚州淮陰郡。治山陽縣。屬淮南道。宣州宣城郡。治宣城縣。屬江南西道。按宣城郡。本漢之丹陽郡。宣城縣。本漢之宛陵縣。今爲寧國府地。太白稱宛陵。蓋本漢縣名也。○稔音稔。惟公代秉天憲。作程保。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德。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

咸列碑頌。

〔後漢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李周翰註。天憲。謂帝王法令也。〔通典〕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

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尙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胡三省通鑑註〕御史臺謂之南臺。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名南臺。〔陶齋詩〕洪柯百

萬尋。森散覆陽谷。〔詩周頌〕我求懿德。鄭箋曰。懿。美也。鐵冠白筆。見十一卷註。〔陶齋詩〕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唐以尙書省。中書省。

門下省。爲三省。〔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忽焉五載。宰衡。相臣也。見十二卷註。〔詩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毛傳曰。殷。雷聲也。鄭箋曰。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

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隱然發聲於山之陽。赤縣。強項令俱見十二卷註。〔金石錄〕淮陰太守趙悅獲愛碑。張楚金撰。行書。天寶十四載立。其二州碑頌無考。

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

言。〔漢書〕蕭何爲法。講若畫一。顏師古曰。畫一。言整齊也。〔詩小雅〕莠言自口。毛傳曰。莠。醜也。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

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輪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

古道。道寡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

馬逼側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缺如。〔詩國風〕自公退食。〔小雅〕皇皇者華。於彼原隰。毛傳

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三吳見八卷註。五嶺見十八卷註。輪軒。使車也。見九卷註。〔莊子〕疾雷破山。風震海而不能驚。〔曹植詩〕寒冰辟炎景。涼風吹我身。〔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子虛賦〕偏側沁瀦。顏師古曰。逼側。相逼也。〔楚辭〕聊期細令周章。王逸註。周章。猶周流也。呂

向註。周章。往來迅疾貌。〔後漢書光武紀〕築亭候。修烽燧。章懷太子註。亭候。伺候望敵之所。

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岡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相此

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

如是營。遂鏟崖〔繆木崖字下多一垣字〕。埋卑。驅石剪棘。削污壤。增高隔。以門以墉。乃棟乃

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閉閤。燥濕有庇。若鰲〔郭本作鰲〕之湧。如鵬斯騫。縈

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連郭本作蓮。峯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

五馬踟躕之地也。〔韻會〕躑躅。急促局蹙貌。〔詩小雅〕黃然來思。〔大雅〕陟則在巖。復降在

沉。〔左傳〕高其閤闕。孔穎達正義。說文云。開。門也。份南平輿里門曰開。釋官云。衙門謂之闕。李巡云。衙。頭門也。然則開闕皆門名。言高為其門耳。〔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闕廬以辟燥濕寒暑。

〔古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閉音岸。長史齊公光又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

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

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僉功。不日而就。摠郭本作然。是役也。伊

二公之力歟。按〔唐書百官志〕每州自刺史而下。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南史〕蔡典宗為郢州。引沈約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

師表。宜垂事之。〔陳書後主紀〕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詩小雅〕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毛傳曰。令。善也。〔左傳〕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正義云。言聖人清靜

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書經集傳〕僉。衆共之辭。〔書堯典〕共工方鳩僝。過客沉吟以稱嘆。邦功。孔傳曰。僉。見也。音釋。僝。馬云其也。○僝音棧。摠與總同。

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與

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

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太平寰宇記〕北亭在溫州北五里。枕永嘉江。謝靈運罷郡於北亭與吏民別詩云。前期眇已住。後會邈無因。

〔詩國風〕被芾甘棠。勿剪勿斨。召伯所說。鄭箋曰。拜之言拔也。施士丐曰。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嚴粲曰。挽其枝以至地也。〔韓詩外傳〕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耿耿高亭。趙公所營。如鼉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字。

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

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張衡西京賦〕大廈耽耽。薛綜註。耽耽。深窈貌。〔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

作石室於南城。〔太平寰宇記〕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華陽國志〕云。文翁立學。講堂精舍。作石室。一作玉堂。在城南。安帝永初後學堂遇火。太守陳留高敞更修立。又增造一石室。任豫云。其變權節制。猶古。建堂基高六尺。夏屋三間。通皆圖畫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李膺記云。後漢中平。火延學觀。廂廊一時蕩盡。惟此堂燼焰不及。構制雖古。巧異特奇。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

分序。○梵語陀羅尼者。華言總持。謂總統攝持。無有遺失。即咒之別名也。〔法苑珠林〕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幢者。釋家旛蓋之類。此則以石為幢形而刻咒字於其上。即謂之幢也。○幢音牀。

共工不觸山。嫫皇不補天。其鳩繆本作洪波汨汨流。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

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陰陽。力掩造化。首出眾聖。卓

稱大雄。彼三者之不足徵矣。〔論衡〕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

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粵有我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法華經〕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嫫音戈。汨音骨。粵有我

西方金仙之垂範。覺曠劫之大夢。碎羣愚之重昏。寂然不動。湛而常存。使

苦海靜滔天之波。疑山滅炎崑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涼。日月或墜。神通

自在。不其偉與。〔宋書〕謝靈運傳。方軌前秀。垂範後昆。〔涅槃經〕我曠劫來。已入大寂。〔王巾頭陀寺碑文〕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易曉。李善註。〔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

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常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誨。使得開解。〔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後應。天下之故。〔南齊書〕顧歡傳。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童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

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梁簡文帝唱導文〕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書堯典〕浩浩滔天。下民其咨。〔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說文〕偉。奇也。魯郡崇

明寺南門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者。蓋此都之壯觀。昔善住天子及千大

天遊於園觀。又與天女遊戲。受諸快樂。即於夜分中聞有聲曰。善住天子

七日滅後當生。七反畜生之身。於是如來授之吉祥真經。遂脫諸苦。蓋之天徵一作從。爲大法印。不可得而聞也。我唐高宗時。有罽賓桑門持入中土。猶

日藏大寶清園。虛空檀金淨彩。人皆悅見。所以山東開郭本作開。土舉國而崇

之。時有萬商投珍。士女雲會。衆布蓄沓如陵。琢文石於他山。聳高標於列

肆。鑿珉錯綵。爲鯨爲螭。天人海怪。若叱若語。貝葉金言。刊其上。荷花水物

形其隅。良工草萊。獻技而去。〔大般若經〕是如來真實法印。亦是一切聲聞緣覺真實法印。

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高宗儀鳳元年。杖錫五臺。虔禮聖容。忽見一翁從山出

來。作罽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波利曰。聞文殊隱此。欲求瞻禮。翁曰。師將佛頂尊勝陀羅

尼經來不。此土衆生。多造諸罪。佛頂咒乃除罪祕方。若不將經。徒來無益。縱見文殊。未必能識。

可還西國取經。傳此弟子。當示文殊所在。波利作禮舉頭。不見老人。遂反本國。取得經來。狀奏

高宗。遂令杜行顛及日照三藏於內共譯。經留在內。波利泣奏志在利人。請布流行。帝愍專志。遂

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將向西明與僧順真共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所願已畢。持經梵本。入

於五臺不出。〔唐書西域傳〕罽賓。隴槽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

王居修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淨屐法。〔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

髮。釋果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

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租命。衆桑門爲息心。比邱爲行乞。〔華嚴經〕譬如天上閻浮檀

金。唯除心王大摩尼寶。餘寶無及者。闍士。有德行爲息心。詳見二十一卷註。〔詩小雅〕如岡如陵。

〔山海經〕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詩小雅〕他山之石。〔班固西都賦〕遊士擬於公侯。列

肆侈於姪妾。呂向註。肆。市也。〔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從虫鬲聲。或云無角曰螭。

丑知切。〔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多。

二者多梨婆力又貝多。三者都闍婆力又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都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

長梵語。漢翻爲葉。婆力又貝多者。漢言樹葉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

百年。聖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大明廣運。無幽不燭。以天下所立茲幢。多臨

諸旗亭。喧囂湫隘。本非經行網繞之所。乃頒下明詔。令移於寶坊。吁。百尺

中標。轟若雲斷。委翳苔蘚。周流星霜。俾龍象與嗟。仰瞻無地。良可嘆也。

垂拱。見二十一卷註。穆清見一卷大獵賦註。《史記集解》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杜預註。湫小。隘小。囂聲。塵土也。經行。謂僧衆週轉循行。所以致其敬禮之心。網繞。謂以網圍繞其幢。所以使鳥雀不得棲止汚穢。《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西方供佛宮殿。以七寶增飾。故謂僧坊曰寶坊。《韻會》囂。隱也。我大官廣武伯隴西李公。先名奄也。隴也。龍象。高僧也。見十二卷註。○獨音記。

琬奉詔書改爲輔。其從政也。肅而寬。仁而惠。五鎮方牧。聲聞於天。帝乃加

剗竹於魯。魯道粲然可觀。方將和陰陽於太階。致吾舊本少吾字。今從劉本。君於堯舜。

豈徒閉閣坐嘯。鴻盤二千哉。乃再崇厥功。發揮象教。廣武。縣名。隸隴右道之蘭州。乾元二年更名金城。所

謂五鎮方牧者。輔歷官鄆海鄆唐陳五州刺史也。所謂剗竹於魯。又爲魯郡都督也。見後虞城令李公去思碑。但碑文之名作輔。頌文之名作輔。未知孰是孰訛。《左傳》晉公子。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杜預註。肅。敬也。《後漢書》劉寵。徐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剗竹見十一卷註。太階見一卷明堂賦註。《爾雅》小閣謂之閣。《說文》閣。門旁戶也。《後漢書》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

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此用其字。却另作閉閣不理事解。坐嘯見十四卷註。《周易》漸卦。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王弼註。磐。山石之安者也。進而得

位。居中而應。本無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歡樂。願莫大焉。鴻盤二千。謂以二千石之職。爲宴安之地也。《王中頭陀寺碑文》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李周翰註。象教。謂爲形象以教人也。○閣音鑄。

於是與長史盧公。司馬李公等。咸明明在公。綽綽有裕。韜大國之寶。鍾三元

精之和。榮兼半刺。道光列岳。才或大而用小。識無微而不通。政其有經。談

豈更僕。唐制。魯郡爲上都督府。設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下。《詩魯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鄭箋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

義明德也。《詩小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毛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章懷太子註。元爲天元。精謂天之精氣。《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蔡邕陳太邱碑

文》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呂向註。元精。大道也。《北堂書鈔》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唐書百官志》高宗卽位。改別駕皆

爲長史。〔徐陵爲陳武帝與嶺南會宴書〕身居列岳。自御強兵。〔禮記〕禮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孔穎達正義。更。代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有律師道宗。心總羣妙。量包繆本作大千。日何瑩而常明。天不言而

自運。識岸浪注。玄機清發。每口演金偈。舌搖電光。開關延敵。罕有當者。由萬竅同號於一風。衆流俱納於溟海。若乃嚴飾佛事。規矩梵天。法堂鬱以

霧開。香樓茂乎島峙。皆我公之締構也。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大寺。百城號天。四衆泣血。焚香散花。扶櫬臥轍。仙鶴數十。飛鳴中絕。非至德動

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三綱等皆論窮彌天。惠湛清月。傳千燈於智種。了萬法於真空。不謀同心。克樹聖跡。大千世界。見二十三卷註。金偈。佛所說之偈也。〔揚雄解嘲〕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李周翰註。電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逶迤而不敢進。〔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法苑珠林〕色界有十八天。初禪三天。一名梵衆天。二名梵輔天。三名大梵天。此大梵天無別住處。但於梵輔有層臺。高顯巖博。大梵天王獨於上位以別羣下。於此三天之中。梵衆是庶民。梵輔是臣。大梵是君。惟此初禪。有君臣民庶之別。自此以上。悉皆無也。〔梁武帝詩〕長塗橫翠微。香樓開紫煙。締構。締構也。見一卷註。〔翻譯名義〕自古皆以比邱。比邱尼。優婆塞。優婆夷爲衆。〔禮記〕高子

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正義云。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說文〕櫬。棺也。〔翻譯名義〕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晉書〕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人以爲佳對。〔維摩詰經〕譬如一燈。燃千百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菩薩開導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

〔法華經〕成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即佛智也。又謂之般若。釋典以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入法皆空。則謂之真空。即般若智也。

○梵扶泛切。音近范。櫬音近寸。旗音況。大官李公。乃命門於南垣。廟通衢。會盤舊規。累構餘石。壯士如勇。力侔拔山。纔擊鼓以雷作。拖鴻縻而電掣。千人壯。萬

夫勢轉鹿盧於橫梁。泥環合而無際。常六合之振動。嶇九霄之崢嶸。非鬼神功曷以臻此。〔項羽歌〕力拔山兮氣蓋世。雷作。謂如雷之發聲。鴻縻。大索。電掣。謂疾如電之掣也。〔韻會〕輻輳。井上汲水木。一作榑榑。〔廣韻〕圓轉木也。通作鹿盧。〇縻。音縻。

况其清景燭物。香風動塵。羣形所霑。積苦都雪。繁星辰而增輝。挂文字而不滅。雖漢家金莖。伏波銅柱。擬茲陋矣。〔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章懷太子註。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卽銅柱也。〔後漢書〕交趾女子微側徵貳反。聖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水經注〕俞益期賤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山水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

或曰

天宮之門。見羣聖之顏。巍巍功德。不可量也。按〔釋典〕欲界有六天。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色界有十八天。一。梵眾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四。少光天。五。無量光天。六。光音天。七。少淨天。八。無量淨天。九。禪淨天。十。無雲天。十一。福生天。十二。廣果天。十三。無想天。十四。無煩天。十五。無熱天。十六。善見天。十七。善現天。十八。色究竟天。無色界有四天。一。空處天。二。識處天。三。無所處天。四。非有想非無想天。凡三界共二十八天。天者。言其清淨光潔。勗勝最尊。故名爲天。乃神境世界之位。與蒼蒼在上之天不同。一解。能修至勝之因。方能生其處。功有優劣。故所生之處有不同。其

錄事參軍六曹英寮及十一縣官屬。有宏才碩德。含香繡衣者。皆列名碑

陰。此不具載。按〔唐書〕兗州魯郡爲上都督府。上都督府之屬官。有錄事參軍專一人。正七品上。有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其曰六曹者。田曹

後置。故仍其舊稱。不稱七而稱六也。所管瑕丘。曲阜。乾封。泗水。鄒縣。任城。襲邱。平陸。金鄉。魚臺。萊蕪。凡十一縣。〔晉書〕郭璞傳。景純。錫秀。夙振宏才。〔索襲傳〕索先生碩德名儒。含

香。尚書郎事。見二十六卷註。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孫太冲。得真人紫藥玉

繡衣。御史事。見十一卷註。

笈之書。能令太一神自成還丹以獻於帝。帝服享萬壽。與天同休。功成身

退謝病而去。不謂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歟。乃謂白曰。昔王文考觀藝於魯。騁雄辭於靈光。陸佐公知名在吳。銘雙闕於盤石。吾子盍可美盛德。揚中和。恭承話言。敢不惟命。〔冊府元龜〕孫太冲隱於嵩山。元宗天寶三年。河南尹裴敦復上言。太冲於嵩山合鍊金丹。自處於竈中。精華特異。變化非常。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以彰靈瑞。仙聖之應。從之。又〔孫逖有爲宰相。贊中岳合鍊藥。自成表〕臣等伏見道士孫太冲奉事奉進止。令中使薛履信監臣於中岳嵩陽觀。合煉。其竈中著水。置炭於竈側。封固卻回。已經數月。泥拭既密。緘封弁全。卽與縣官等對開門。其炭並盡。灰又別聚。不動人力。其藥已成。初乃五石發燄。終則太陽輝於爐際。又河南尹裴敦復所奏。並奉勅令右補闕李成式往驗。並同者。〔唐書百官志〕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澤津梁渠堰城池之政。此云都水使者。乃竈異方土而以虛銜加之耳。〔後漢書〕王逸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驗顯。事以頌宣。非賦非頌。將何述焉。遂作賦。張載註。藝。六經也。李周翰註。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梁書〕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高祖雅愛倕才。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邱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六朝事跡〕縣北五里有四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尺。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遂作頌曰。

揭高幢兮表天宮。巋獨出兮凌星虹。神縱縱繆本作攢攢。當是總總。兮來空。屹扶傾兮

蒼穹。西方大聖稱大雄。橫絕苦海舟羣蒙。陀羅尼藏萬法宗。善住天子獲厥功。明明李君牧東魯。再新頽規扶衆苦。如大雲王注法雨。郭本作再。邦人清

涼喜聚舞。揚鴻名兮振海浦。銘豐碑兮昭萬古。揭。暨立也。巋。如山之巋然獨出也。凌星虹。謂其高若與星辰虹霓競

相凌歷也。〔楚辭〕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註。總總。聚貌。〔說文〕屹。勇壯也。〔揚雄甘泉賦〕神莫莫而扶傾。詳見二十一卷註。〔法苑珠林〕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法華經〕悲體成雷震。慈

意妙大雲。樹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華嚴經〕如大龍王。能用一切妙法雨故。禱名。大名也。見三卷註。〔張衡西京賦〕光炎矚天庭。轟聲振海浦。〔說文〕浦。濱也。〔徐陵孝義寺碑〕謹勒豐碑。陳其舞詠。○揭音傑。乞魚乞切。銀入聲。

當塗李宰君畫讚

〔薛方山浙江通志〕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以辭翰名。乾元間為縉雲令。修孔子廟。自為文記之。歲旱。禱雨於城隍神。與之約。五日不

雨。焚其祠。及期。雨霑足。秩滿。退居吏隱山。後遷當塗令。陽冰篆書尤著。符元典謂其不下李斯云。

天垂元精。岳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吐奇獻策。敷聞王庭。帝用休之。

揚光泰清。濫觴百里。涵量入溟。縉雲飛聲。當塗政成。雅頌一變。江山再榮。

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鶴矯闐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

昭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作程。

元精已見前註。〔詩大雅〕嵩高惟岳。峻極於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三國志〕趙儼謂繁欽曰。曹鎮東應期命

世。必能匡濟華夏。〔阮孝緒七錄序〕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書多士〕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郤正釋讖〕雖尺枉而直尋。終揚光以發輝。〔家語〕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註。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此借言始仕之意。縉雲縣。唐時隸江南東道之處州縉雲郡。西南至州八十五里。當塗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宣州宣城郡。東南至州一百九十里。〔盧計詩〕日禱效忠。飛聲有漢。〔黃庭內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郡之墟。崑崙之圃。闐風之苑。玉京見五卷註。〔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周書〕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金陵名僧頽公粉圖慈親讚

頽音均。

神妙不死。惜當作生此身。託體明淑。而稱厥親。粉為造化。筆寫天真。貌古松

雪。心空世塵。文伯之母。可以為鄰。

〔謝朓新安公主墓銘〕誕茲明淑。玉振蘭芳。〔家語〕公

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絳綬。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慤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七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繪。生為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為鄰。默然不滅。唐文粹作儼。然不語。長存此身。揮斤。猶縱橫。見二十七卷註。〔莊子〕郢人墮漫其鼻端若不傷。詳見二卷註。〔徐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安吉崔少府翰書讚

唐時安吉縣。隸江南東道湖州吳興郡。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崔翰。字叔清。汴宋觀察使巡官試大理評事。未知即其人否。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崔為令族。出自太公。克生奇才。骨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鳩。爰圖伊人。奪妙真宰。卓立欲語。謂行而在。清晨一觀。爽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彩。〔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杜預註。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陶潛詩〕於穆令族。允構斯堂。〔唐書〕崔氏出自自姜姓。齊丁公伋嬀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為崔氏。

宣城吳錄事書讚

吳名鎮。為宣城郡之錄事參軍。見趙公西侯亭頌。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真像賢。傳容寫髮。束帶岳立。如朝天闕。巖巖今謂四方之削成。澹澹今申劉本作五湖之澄明。武庫肅穆。

辭峯崢嶸。大辯若訥。大音希聲。默然不語。終為國楨。

〔詩小雅〕烝我髦士。毛傳曰。髦。俊也。岳立。見十卷註。

〔梁簡文帝詩〕重門銀照耀。天闕復穹窿。〔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史記正義〕章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史記索隱〕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其區。兆隔。彭蠡。青草。洞庭。或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晉書〕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俊也。〔陸績別

傳。風化蕭穆。郡內大治。〔王勃山亭與序〕辭峯直上。振筆札而前驅。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老子洪德章〕大辯若訥。河上公註。大辯者。智無疑。若訥者。口無詞。又〔同異章〕大音希聲。河上公註。大音猶雷震。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任昉詩〕式瞻在國楨。〔後漢書〕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

壁畫蒼鷹讚識主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背銛劍戟。爪握刀錐。羣賓失席以聘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

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孫楚鷹賦〕疎尾闕臆。高鬣頽顛。深目蛾眉。狀似愁胡。〔魏彥深鷹賦〕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

炎精。〔傳玄鷹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廣韻〕銛。利也。〔班固西都賦〕猶聘眙而不能階。章懷太子註。〔字書〕曰。愕。驚也。音五谷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銛音織。愕音諤。

眙音近職。亦音恰。

方城張少公廳畫師猛讚郭本少上七字。○方城。縣名。唐時隸山南東道唐州春陵郡。少公。猶少府。見二十七卷註。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一作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

霜。鈎爪抱一作把。月。掣蹲胡以震怒。謂大有。繆本作廈之峴峴。繆本作永觀厥容。神駭

不歇。一本少末二句。○〔廣韻〕擊。挽也。〔說文〕蹲。踞也。蹲胡。謂調獅之胡。蹲踞而牽挽者。獅方震怒。曳獅之胡。方若為獅所曳也。〔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說文〕廈。屋也。峴。不安也。見三卷註。〔曹植洛神賦〕精移神駭。○蹲音存。峴音孽。

羽林范將軍畫讚羽林將軍見十七卷註。

羽林列衛。壁壘南垣。四十五星。郭本作光輝至尊。范公拜將。遙承主恩。位寵

虎臣。封傳雁門。瞻天蹈舞。躡躡精魂。逐逐鸚視。昂昂鴻鸞。心豪祖述。氣爽

虎臣。封傳雁門。瞻天蹈舞。躡躡精魂。逐逐鸚視。昂昂鴻鸞。心豪祖述。氣爽

劉琨名震大國。威揚列藩。麟閣之階。粉圖華軒。胡兵百萬橫行。縱吞爪牙。

帝室功業長存。〔廿氏星經〕羽林軍四十五星。壘壁十二星。並在室南。主朔衛天子之軍。入安飛將。星欲威明。天下安。星暗兵盡失。西入室五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一度。

〔史記正義〕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革。壘壁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泂獻猷。孔穎達正義。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雁門郡。卽代州。唐隸河東道。〔梁書〕鸞視爭先。龍驤並驅。〔晉書〕祖逖劉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晉書〕列藩九服。式敘王官。麟閣見四卷註。華軒見二十五卷註。橫行見五卷註。〔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孔穎達正義。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弁序。○西方淨土。卽西方極樂國土也。〔法苑珠林〕世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玻璃珂等。名爲淨土。〔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

我聞金天唐文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

佛。身長六十萬億恆繆本作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

清白若四海水。唐文粹作若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

覆。羅網周張。車渠瑠璃。爲樓殿之飾。頗黎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

無虛言者。〔佛說阿彌陀經〕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曰

極樂。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花。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盛衆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卽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尙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

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生。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彼佛何故號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彼佛有無量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眾亦復如是。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眾生聞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如我今者稱讚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磨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婆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云云。刹。謂諸佛所住國土。觀無量壽經。無量壽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法苑珠林〕毗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以中國道里較之。一由旬。合得十六里。〔南齊書顧歡傳〕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湛然常存。言其永無遷壞也。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唐文粹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章公之所建也。按〔唐書地理志〕同州馮翊郡。隸關內道。湖州吳興郡。隸江南東道。○馮音憑。翊音翼。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大義。唐文粹無以字。大義作義大。希拯拔於郭本缺於字。幽塗。父子恩深。用重唐文粹

粹作釐。修於景福。誓捨珍物。構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詩國風〕母氏聖善。鄭箋曰。母有淑督之

奢德。〔韻會〕伉麗，敵也。配偶也。詳五卷註。〔後漢書〕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釋氏要覽〕薰義者顯識論云。譬如燒香薰衣。香體滅而香氣在衣。此香不可言有。香體滅故。不可言無。香氣在衣故。〔詩大雅〕介爾景福。毛傳曰。景。大也。圖金創端者。泥金爲質地而以爲創始。繪銀設像者。以銀代彩色而繪成形象。八法功德。唐文粹作八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沙樂。咸疑動

作。若已發願。未及唐文粹作及未發願。若已當生。未及唐文粹作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

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明。〔觀無量壽經〕極樂國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香。從如意珠王生。分爲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色。黃金

爲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以爲底砂。一一水中。有六十德七寶蓮花。一一蓮花。國圓。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是爲八功德水。〔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順正理論云。

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觀無量壽經〕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花葉。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紅色光。瑠璃色中出磚

藥光。瑠璃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衆寶。以爲映飾。〔大阿彌陀經〕七寶。所謂黃金。白銀。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瑠璃。精念。卽所謂一心不亂也。今人念念遷流。不能終日。若能注心

淨土。無二無雜。至於七日。終不散亂。則心中佛境。自然全現。讚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唐文粹作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

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

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當作劫罪。如風掃輕霜。庶唐文粹作諦觀無量壽。長願唐文粹作放

玉毫光。〔佛報恩經〕我見佛身相。喻如紫金山。〔法苑珠林〕獅子月佛本生經云。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曾令大衆同於金色。〔法苑珠林〕衆生功德海。無能測量者。〔北齊書

慕容儼傳〕相率祈請。冀獲冥祐。〔觀無量壽佛經〕若觀是地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捨身。他世必生淨國。〔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佛。號無量壽佛。〔觀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

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見眉間白毫者。入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漁隱叢話〕司空圖云。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江寧楊利物畫讚唐之江南東道。有江寧縣。隸潤州丹陽郡。至德二載。改隸昇州江寧郡。

太華高嶽。三峯倚天。洪波經海。百代生賢。爲夔爲龍。廊土濟川。趙城開國。玉樹凌煙。筆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獨轉。秋月孤懸。作宰作程。摧剛挫堅。德合窈冥。聲播蘭茝。鴻漸麟閣。英圖可傳。

〔初學記〕太華山。其上有三峯直上。晴霽可觀。〔後漢書朱浮傳〕六國之時。其勢各

威。廊土數千里。將兵數百萬。〔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晉州平陽郡有趙城縣。〔百官志〕封爵之制。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開國縣侯。飲邑千戶。從三品。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讚言楊氏出自關西。關西之地。山有華岳。川有黃河。山川精靈之氣。蓄積百世。挺生偉人。而爲當代之靈龍。出將則有廊土之功。入相則有濟川之蹟。以爵酬功。得封趙城。蓋推言其祖父之賢而且貴如此。玉樹以下。始讚利物。〔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凌煙。猶凌雲也。〔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河上公註。道惟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韻會〕茝。香草也。〔周易漸卦〕初六。鴻漸於干。孔穎達正義。鴻。水鳥也。漸進之道。自下而上。故進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後漢書蔡邕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章懷太子註。易曰。鴻漸於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麟閣見四卷註。○茝音詮。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

唐河南道有金鄉縣。隸兗州魯郡。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唐文粹之縹緲。縹本一作紫頂煙。翹丹眸星皎。昂昂佇眙。一作欲飛。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

一作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凝翫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總照舞鶴賦〕晴含丹而屋曜。項凝紫而煙華。〔說文〕絕。大赤也。〔左思吳都賦〕士女佇眙。劉淵林註。佇眙。立視也。

霍若。猶忽若。驚矯。驚飛也。〔班固西都賦〕若游日於天表。劉良註。表。外也。〔藝文類聚〕易鑿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春秋感精符〕八月白露降。鶴即高鳴相警。〔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張華禽經註〕露下則鶴鳴。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吳越春秋〕吳王有女紫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牛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唇

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閩閩痛之。葬於國西閩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塚其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襖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鮑照舞鶴賦〕出吳都而傾市。〔韓非子〕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擁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堦。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舞鶴賦〕。曼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施音釋。又音赫。聆音夷。

誌公畫讚

〔傳燈錄〕寶誌禪師。金城人。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杖頭攬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明日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之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閣。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而武帝崩。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跡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論。則邀仙高者。乃以俗土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天監十二年冬。忽告衆僧。令移金剛神像出置寺外。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煥。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役事燭我也。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

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南史〕沙門釋寶誌。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衲袍。故俗呼爲誌公。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

身一作

寥廓無主。

錦幪鳥爪。獨行

一作

絕侶。刀

齊尺梁。

繆本作

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往

一作何往

何所。

水中之月。只一影耳。初非眞實。幻軀亦爾。雖賢聖降

生。化身靈變。顯跡甚奇。要亦無殊於此。故曰了不可取。〔楚辭〕下擘嶽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寥廓。即空虛之處。〔說文〕幪。蓋衣也。〔南史〕寶誌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神僧傳〕寶誌。面方而整。微如鏡。手足皆鳥爪。每行遊市中。其錫杖上嘗懸剪刀一事。尺一枝。塵尾扇一柄。剪刀者。齊也。尺者。量也。塵尾扇者。塵也。蓋隱語歷齊梁陳三朝耳。○楊士奇曰。今靈谷寺有石刻誌公像贊。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真卿書。世稱三絕。舊刻已壞。此重刻者。不復見書法之妙矣。

琴讚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

萬古奇絕

〔尚書〕嶧陽孤桐。孔氏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蔡氏集傳。〔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封氏見聞記〕兗州鄒嶧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桐柏。傳以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士人云。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圍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是以珍而入貢也。綠綺琴見二十卷註。徽。琴節也。見四卷註。秋風入松。喻琴聲之清韻。○嶧音亦。

朱虛侯讚

〔史記〕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齊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七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其明年高后崩。呂祿為上將軍。呂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謀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討諸呂。

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昇光。陰虹賊虐。

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劍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乃昌。

功冠帝室。於今不忘。

〔史記〕秦之先柏翳。舜賜姓嬴氏。〔書泰誓〕穢德彰聞。〔陸機漢高祖功臣頌〕金情仍頽。朱光以渥。秦在西方。西為金行。故曰金精。〔漢書〕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拮之。〔漢高祖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赤龍登天。謂高祖升龍。白日昇光。謂惠帝卽世。陰虹賊虐。謂呂后比殺三趙王。〔後漢書明帝紀〕朕承大運。繼體守文。

體守文。

觀飲飛斬蛟龍圖讚

〔淮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千隊。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飲非謂樵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予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

爵為執珪。飲飛即飲非。古字通用。○飲音次。

飲飛斬長蛟。遺圖畫中見。登舟既虎嘯。激水方龍戰。驚波動連山。拔劍曳雷電。鱗摧白刃下。血染滄江變。感此壯古人。千秋一作載。若對面。〔趙景真與補茂齊書〕龍踞大野。虎

嘯六合。〔周易〕龍戰於野。〔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地藏菩薩讚

分序。○〔地藏菩薩本願經〕地藏菩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劫。為大長者子。時世有佛。號曰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佛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脫度一切受苦眾生。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斯大願。於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尚為菩薩。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

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為當仁矣。大雄掩照。謂釋迦入般涅槃也。〔楞嚴經〕我曠劫來。心得無礙。曠劫。謂久

遠之劫也。橫流。謂苦海也。〔地藏菩薩本願經〕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百千萬億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頂而作是言。汝觀吾累劫勤苦。度脫如是等難化剛強罪苦眾生。其有未調伏者。隨業報應。若墮惡趣受大苦時。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囑。令娑婆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眾生。悉使解脫。永離諸苦。遇佛授記。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各復一形。涕淚哀戀白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為善事。一毛一諦。沙一塵。或毫髮許我漸度脫。使獲大利。惟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主為慮。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

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當作慧。劍於真宰。湛本心於虛空。願圖聖容。以祈

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地藏菩薩本願經〕臨命終時。男女眷屬。將是命終人宅

宅財物寶具衣服。塑畫地藏形像。或使病人眼耳聞見。知其眷屬將舍宅寶具等。為其自身塑畫地藏形像。若是業報。合受重病。承斯功德。尋即除愈。壽命增益。唐時扶風郡。即岐州也。屬關內道。〔維摩詰經〕以智慧劍。破煩惱網。〔莊子〕若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股。〔韻會〕湛。澄也。景福。已見本卷註。〔說文〕瘳。疾愈也。愛命小才。式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五綵圖聖像。悟真非妄傳。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讚此功德海。永為曠代宣。

人心虛淨。本無一物。耽著於色。則

起而為淫。觸於忿戾。則發而為怒。蔽於邪見。昧於大道。則流而為癡。三者謂之二毒。皆心之累也。苟能一切捐棄。若火之焚。若水之蕩而盡去之。不使一毫少累其心。則心之本體見矣。心即佛也。見心不即見真佛哉。〔翻譯名義〕涅槃。裝三藏翻為圓寂。賢首云。德無不備稱圓。障無不盡稱寂。功德海。已見本卷註。〔謝靈運傷己賦〕丁曠代之遲惠。

魯郡葉和尚讚〔通典〕魯郡。今之兗州。古少皞之墟也。東岳太山在焉。

海英岳靈。誕彼開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薪傳火。朗徹生死。如雲開天。

廓然萬里。寂滅為樂。江海而閑。逆旅形內。虛舟世間。邈彼崑閬。誰云可攀。

東岳。在魯郡境內。東海雖不在其境內。以其相去不遠。故廣言及之。誕。育也。開士。謂僧之有德行者。見二十一卷註。四大幻身。本來空無。故智者觀之。如水中月影。初非真實。〔慧遠形盡神不滅論〕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本。謂終期都盡耳。〔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逆旅見二十四卷擬古註。虛舟見十卷贈僧崖公註。〔楚辭章句〕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誕音但。閬音浪。

卷二十九 銘碑祭文共九首

化城寺大鐘銘并序。○化城寺。詳見二十卷註。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驚唐文粹作警。大夢。而能發揮沉潛。開覺茫蠢。則

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

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

事作制。豈徒然也。〔揚雄羽獵賦〕撞鴻鐘。大千世界見二十二卷註。廣樂見一卷註。〔張衡東京賦〕銘勳彝器。歷世彌光。薛綜註。銘。勒也。勳。功也。勒銘於宗廟之器。

鐘鼎萬世。彌益光明。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函千盈。唐文粹作實功見二十八卷註。蓋邑宰李公之所勅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

生於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唐文粹作聞。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

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於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

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治。唐文粹作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

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尙。唐道號老子為玄元皇帝。〔嵇康琴賦〕飛英蕤於昊蒼。李善註。蕤。草本花

貌。呂延濟註。英蕤。花也。〔王僧孺禮佛唱導發願文〕天枝峻密。帝葉英蕤。〔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

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顏師古曰。流沙在敦煌西。〔韻會〕流沙。地名。在居延海南甘

州張掖縣。〔漢書陳湯傳〕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宣帝紀〕復其後世。鳴琴邑令。事見二

十卷註。〔莊子〕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詩小雅〕沔可小康。鄭箋曰。康。安也。方入於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

乃謂諸龍象曰。盍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聳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

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繆本作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

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蟬。高峻貌。瑣屑。細小貌。龍象。謂高僧。見十二卷註。大法鼓。謂鐘。見二十一卷註。〔西域記〕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

剎那為一呎剎那。六十呎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

日一夜。是中國以一晝夜分作十二時者。西國只分為六時也。〔莊子〕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

為壇乎國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

也。奢聞之既離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撓。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詩大雅〕庶民自來。趙岐曰。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為父使之也。〔詩國風〕崇朝其用。毛傳曰。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為終朝。〔南史〕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乃採鳧氏。撰鳴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

炭回祿奮怒飛廉震驚金精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熒鱗本作紫而耀燦光噴日

道氣歛郭本作敵。唐文粹作敵。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烟轟於遙海炬赫宇宙功侔鬼

神瑩而察之吁駭人也周禮龜氏為鐘。韻會撰。造也。賈誼鵬賦天地為爐。造化為治。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國語回祿信於聆隄。韋昭註。回祿。

火神博雅風師謂之飛廉。說文澹。澹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澹。韻會熠。說文盛光也。又閃鑠貌。隋書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六經天文編日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說文敵。氣出貌。宋玉大言賦壯士憤今絕天維。韻會轟。長直貌。增韻登。上貌。莊子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滄鬼神。

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唐文粹作殷殷。響奔雷而闐闐赦

湯鏞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景福胎蠻被於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

羣有唐文粹作物。孰能與郭本作與。於此乎梁簡文帝元圃圖講頌預入寶樓。竊窺妙簡。宋玉九辨屬雷師之闐闐令。廣雅闐闐聲也。法苑珠林阿

鼻地獄有十八劍輪地獄。十八湯鏞地獄。翻譯名義集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法苑珠林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左思蜀都賦景福胎蠻而興作。呂向註。胎蠻濕生蟲蚊類是也。其羣望之。如氣之布寫也。言大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丞尉等並衣冠之

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蔡邕郭有道碑文。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李善註。會子曰。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左傳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左傳欲勇者賈予餘勇。寺主昇朝閉心古容

英骨秀氣灑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

乃如是言總本作然。常虛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翻譯名義集。僧史略

云。詳寺主起乎東漢白馬寺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於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名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鮑照詩。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

〔南史〕姚察將終。會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日暉蘊虛。常因調

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郭本作義。○〔唐六典〕每寺上座

共綱紀衆事。〔翻譯名義集〕五分律佛言。上更無人名上座。道宣勅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維那之上。

毗尼母云。從無夏至九夏是下座。自十夏至十九夏是中座。自二十夏至四十夏是上座。〔毗婆娑

論〕云。有三上座。一。生年上座。即尊長者。具善戒名真生故。二。世俗上座。即知法富貴大財

大位大族大力大眷屬。雖年二十。皆應和合。推為上座。三。法性上座。即阿羅漢維那。南山云聲

論翻為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寄歸傳云。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刪去錫塵

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語錫塵陀那。譯為事知。亦云悅衆。謂知其事。悅其衆也。開士。高僧也。

見二十一卷註。〔報恩經〕八萬法者。如樹根莖枝葉。名為一樹。佛為衆生始終說法。名為一藏。如

是八萬。又云佛一坐說法。名為一藏。如是八萬。又云十六字為半偈。三十二字為一偈。如是八萬。

又云長短偈四十二字為一偈。如是八萬。又云如半月說戒為一藏。如是八萬。又云佛自說六萬六千

偈為一藏。如是八萬。又云佛說塵勞有八萬。法藏亦八萬。名八萬法藏。禪惠。即禪慧。〔王巾頭

陀寺碑文〕惟此名區。禪慧攸託。李善註。禪慧。禪定智慧。即六度之二行也。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

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孰賢老。乃緇乃黃。鳧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鳩笑。白。

昔忝侍從。備於辭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頌。〔法苑珠林〕衆生功德海。無能測量

者。〔通典〕州府佐吏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緇謂僧人緇服者。

黃謂道士黃冠者。〔埤雅〕鷓鴣醜善立。鳧鷖醜善趨。又云鷓善步。鳧善趨。鷹善立。鳧趨。謂羣趨如

鳧鷖也。〔江淹詩〕普尋青蓮果。承入梵庭期。〔詩大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辭曰。雄雄鳩鐘。碎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郭本作號。烜赫聲無邊。摧懼魑魅。招

靈仙。傍極六道極。唐文粹作下。九泉劍輪。輟苦期息肩。湯鏊猛火。停熾燃。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德方。唐文粹作芳。金鐘永不朽。〔漢書禮樂志〕休嘉碎隱。益四方。顏師古註。碎隱。咸意。又〔列子〕碎然聞之如雷。〔廣韻〕慴。攝也。〔杜預左傳註〕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又云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釋家以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種衆生。謂之六道。九泉見九卷註。息

肩見一卷註、「詩大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苕溪漁隱叢話」司空圖云。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碎音烹。愔音疊。

天門山銘〔江南通志〕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兩山石狀巉巖。東西相向。橫夾大江。對峙如門。俗呼梁山曰西梁山。呼博望山曰東梁山。總謂之天門山。春秋時楚獲吳餘艗於此。實大江要害之地。自六代建都金陵。皆於此屯兵扞禦。兩岸山頂各有一城。宋將王元謨所築。

梁山博望關。局楚濱。夾據洪流。實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繆本作安。

匪親。〔初學記〕海神曰海若。牛渚磯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北三十里大江之濱。與天門山相去不及百。里。〔晉書〕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溫嶠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聚車馬。著赤衣者。其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孔穎達正義。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蔡氏集傳。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詞。重其事也。〔陸機漢高帝功臣頌〕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塵飛。以喻亂也。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六朝事跡」大唐貞義女碑。李白文。在溧陽縣潁陽江北。山人。李太白作記。題云。瀨水上古貞義女碑銘并序。前翰林院內供奉學士隴西李白述。〔景德建康志〕溧水。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東流爲潁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伍子胥乞食投金處。故又曰投金瀨。〔吳越春秋〕子胥奔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練於瀨水之上。筐中有飯。子胥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飯其盎。飯不可得。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謂女子曰。掩

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

唐文粹無古

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

唐文粹下多史傳二字

名節尤彰可激清聲俗者皆掃地

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

唐文粹作名

古遠。琬

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為邦之意乎。

六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再進八極。謂玄宗平韋氏之難而天下復定也。楚辭九思。二光

朗今鏡萬方。書堯典。庶績咸熙。孔安國傳。咸。皆也。昭。廣也。皇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正義云。天次序爵命。使有禮法。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唐會要。天寶七載五月十五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

王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齋感蔬

饌時果酒脯潔誠置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傳說等忠臣十六人。吳太伯等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等孝婦七人。周宣王齊姜等烈女十四人。並令郡

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禮記。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王逸註。蕙肴。以蕙草蒸肉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鼂采琬琰。顏師古曰。琬

球。美玉也。琬琰不刻。謂未刊立碑石。楚辭。寔吾法夫前修令。呂向註。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後漢書劉曄傳。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章懷太子註。前修。前賢也。漢書。陳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琬音宛。琰以冉切。鹽上聲。

貞義女者。溧陽黃

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二十。弗移天於人。

唐文粹作不移其志。清英

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

移天。謂嫁也。見六卷去婦詞註。詩國風。手如柔荑。毛傳曰。如黃

之新生也。莊子。宋人有善謂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澣號為事。陸德明音釋。龜手。司馬云。如黃文圻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擊縮也。李云。泝澣號者。擊漂於水上。○黃音題。龜音臙。當楚

平王時。平

文粹缺平字。

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

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

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極不忠於太子。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因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極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

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無極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賢而召之。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員遂亡。伍尚至楚。楚並殺奢與尚也。〔揚雄解嘲〕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師古註。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李善註。赤。謂誅滅也。〔海錄碎事〕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類也。漢書註以為流血丹其族。大謬。子胥

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漢書〕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勾

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為於越也。〔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史記〕伍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獨身走走。幾不得脫。索隱云昭關。其關在江西。乃吳楚之境。〔江南通志〕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峴西。伍子胥自楚奔吳過此。〔周易黃卦〕黃其趾。舍車而徒。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

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耳。〔會稽典錄〕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操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

紅。祝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獨沉。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史記〕聶政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姐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歟。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魯義姑姐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

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全。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魯君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披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姐。禦母事見六卷註。卒使

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

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之士。焉能

咆哮烜赫。唐文粹作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文苑英華作耶。○開張闔閭。謂開大吳君之

鄂。楚之正都。唐時爲荊州之江陵縣。二地相去約二百五十餘里。〔史記〕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

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北

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韻會〕微。非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

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荆水。荆溪也。〔溧陽縣志〕溧水在縣西北。一名灑水。

上承丹陽湖。東流爲宜興縣之荆溪。下注於大湖。舊名承陽江。又曰中江。〔吳越春秋〕子胥既破楚。過溧陽灑水之上。乃長嘆息曰。吾嘗鑿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志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投於灑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

去矣。老嫗遂取金而歸。〔一統志〕投金灑。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邑宰榮陽鄭公名晏。

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

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諸集本皆作朝。今從文苑英華唐文粹本作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

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按唐時榮陽郡即鄭州。屬河南道。扶

風郡即岐州。屬關內道。廣平郡即洛州。屬河北道。丹陽郡即潤州。屬江南東道。南郡即荊州。屬山南東道。清河郡即貝州。屬河北道。皆諸人之族望。故冠於姓名之上。而實非產於其地者也。猶之太白生於蜀而自稱隴西李白。退之生於南陽而自稱昌黎韓愈耳。〔後漢書〕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史記〕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仁人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位曰。古之遺愛也。唐時上縣置尉二人。而此之列名者四人。豈一時之制稍有益與。〔左傳〕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華陽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駱賓王詩〕霸略今何在。王宮尚鬱然。〔書洪範〕相協厥居。孔穎達正義。相。助也。協。和也。〔廣韻〕緬。遠也。勒。刻也。〔詩國風〕有扶之杜。生於道。周。毛傳曰。周。曲也。○榮音螢。緬音免。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

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

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

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粲粲〕美潔貌。上無所天。言無父無夫也。詳六卷註。〔廣韻〕潺湲。水流貌。〔詩國風〕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史記〕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天長節使使字疑誤。

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弁序〕〔唐書地理志〕鄂州江夏郡。隸江南西道。〔胡三省通鑑註〕鄂州。春秋夏納

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築郡城。晉末始立鄂州。隋平陳。改為鄂州。因鄂渚為名。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採

天長為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孫綽遊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闕。李善註。太虛。天也。〔玉海〕〔實錄〕元宗以垂拱元年八

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寔百僚於花萼樓下。左相乾曜。右相說。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俗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長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天

寶七載八月己亥。改爲天長節。

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賈起開元

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犧農之頽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

后至道。由聞蚩尤之師。今網漏吞舟。而胡夷起於轂下。〔三后。謂高宗中宗睿宗。張協七命。王猷四塞。〕

夏澄社。李善註。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張統註。猷。道也。大盜指韋武諸賊臣。以其謀危宗社。故曰大盜。〔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野。遂擒殺蚩尤。〔酷吏傳。漏網於吞舟之魚。〕司馬相如諫獵書。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先天文武兇夷接軫也。〔李善文選註。胡廣漢官解故註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

孝感皇帝。越在明雨。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日轡於

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赫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顧將

來而無儔。大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成功

不處。五讓而傳劍璽。德冠樂推。〔舊唐書〕至德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上以徽號中有大聖二字。

上表固讓。不允。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越與粵通。發語聲。明兩。見二十二卷註。總戎扶風。見十一卷註。〔甘氏星經〕北斗星謂之七政。天

之諸侯。亦謂帝車。第一名天樞。第二名璇。第三名璣。第四名權。第五名衡。第六名闔陽。第七名瑤光。橫流見十一卷註。〔沈佺期詩〕魂魄遊鬼門。骸骨遺鯨口。〔庚信歌〕迴日轡。動天關。〔左

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班固典引〕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章懷太子註。列辟。謂古之帝王也。〔任昉宣德皇后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李善註。嚮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大公把白鹿以麾之。紂軍反

走。〔漢書〕袁盎曰。陛下至代邸。西嚮讓天子者三。南嚮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傳劍璽見十一卷註。肅宗克定兩京。迎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

上皇還京。請歸東宮及涕泣受傳國璽。詳見十一卷註。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

曆數去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授之元良。

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

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解負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

堯舜無聖子。文乃兼禹言之。謬也。〔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蔡氏集傳。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周易〕聖人之大寶曰位。鴻業。大業也。〔後漢書〕皇帝幼冲。承統鴻業。〔禮記〕一有元良。萬國以真。世子之謂也。〔漢書曹褒傳〕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尚書大傳〕脚雲爛令。禮漫漫令。〔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鏡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淮南子〕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漢書〕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後漢書〕蕩滌宿惡。與人更始。

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凶。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

之風。雲滂洋。雨汪濊。燥渥澤。除瑕類。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

景命。有如此者。〔韻會〕展。誠也。〔書舜典〕望秩於山川。孔氏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祭之。故曰望。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呂氏春秋〕掩骼覆醢。高誘註。白骨曰骼。〔宋書〕志梟元凶。少雪仇恥。〔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漢高祖大風歌〕見二十卷註。〔司馬相如難蜀宋老文〕威武紛紜。堪思狂瀾。顏師古註。汪濊。深廣也。〔王僧孺謝除吏部郎啓〕自遇休明。多逢渥澤。〔詩大雅〕國步斯頻。集傳曰。步。猶運也。〔江淹恨賦〕雄圖既溢。武力未畢。〔詩大雅〕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豁音格。藏音穢。類音類。

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胤。扶陽郭本作楊之貴族。雄略邁古。高文

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剖劇。能聲旁流。振繆本作衣繡而白筆橫冠。分

符而彤襜入境。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

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直

誠。邦伯。謂刺史。見六卷註。〔唐書〕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韋伯選二十四世孫孟。爲漢楚王傳。去位徙居魯國鄒縣。孟四世孫賢。漢丞相扶陽節侯。又徙京兆杜陵。〔晉書樂志〕載德奕世。垂慶洪胤。〔後漢書〕若聞曹操有雄略。〔甄鸞笑道論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三事三公也。見十九卷註。繡衣白筆。御史事。見十一卷註。分符彤襜。刺史事。分符。謂郡守得分符符竹使符。詳五卷註。彤襜見十四卷註。天人見五卷註。〔薛道衡高

祖文皇帝頌。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永王東巡事。詳後三十卷註。〔藝文類聚〕隸庶新禮儀曰。虞姁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唐六典〕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斧鉞。〔唐書地理志〕山南東道有房州房陵郡。〔漢書〕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岐下。岐山之下。唐時爲岐州扶風郡。肅宗時改稱鳳翔郡。未復京師以前。駐蹕其地者凡八月。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郭。洪

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不辨於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於城隍曰。若三

繆本作一。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郭本作中使

銜命徧繆本作常祈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

懷於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體。是荒巫風。其秉心達識。皆此

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杜氏通典〕鄂州吳時常爲重鎮。歷代亦爲兵衝。其地亦曰夏

〔魏新論〕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使百川東注於海。西被於流沙。生人免爲魚

驚之患。〔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按城隍之祀。莫詳所

自。蕪湖城隍。相傳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其來久矣。〔南史〕梁邵陵王綽。祭城隍神。〔北史〕慕容儼

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號城隍神。〔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

爾。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太平廣記〕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

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

〔詩國風〕南有喬木。毛傳曰。喬。上竦也。〔唐書〕肅宗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王嶼遣女巫乘

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感服。中人護領。此文所云中使叩命。常祈名山。卽其事也。〔漢書〕盱

衡厲色。孟康註。眉上曰衡。盱衡。舉目揚眉也。〔左思魏都賦〕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劉淵林註。盱衡。舉眉大視也。〔班固東都賦〕禮神祈。懷百靈。〔左傳〕又用諸淫昏之鬼。〔書伊訓〕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河上有若江夏縣令薛公。公註。春。陰陽交通。萬物咸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也。○盱。音吁。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幹蠱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江夏縣志〕鄂州附郭之縣。四豪見十二卷註。〔易蠱卦〕初六。幹父之蠱。〔坤卦〕六三。含章可貞。孔穎達正義云。六三處下卦之極。既居陰極。能自降

退。不為事始。惟内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
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詩大雅〕沔可小康。 中京重觀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

選鄂之勝。帳於東門。乃登幽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回而大火乃

落。閶闔啓而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楚巴渝之曲。各

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羅衣蛾眉。立乎玳筵之上。班劍虎士。森

乎翠幕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藺當作蘭子跳劍。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橦。

倒挂浮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獻觴

醉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選鄂之勝。選擇鄂城名勝之區也。〔周

禮〕籥章掌土鼓。籥籥。凡國祈年於田祖。獻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康成註。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幽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

畝之事。是以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蓐收。司秋令之神。見二卷註。〔詩小雅〕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傳曰。田祖。先裔也。正義曰。〔郊特牲註〕云。先裔若神農。〔秦官籥章註〕

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祖。先為稼穡。謂之先裔。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鄭康成禮記註〕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曰。招搖。北斗七

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大火。心星也。見五卷註。閶闔。西極之門。見十九卷註。〔禮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荀子〕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等籥

列管十九于匏內。施簧而次之。竿大三十六管。〔風俗通〕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郭璞爾雅註〕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漢書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顏師古註。巴。巴人也。俞。

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巴俞之樂因

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晉書〕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閩中范因。

率賓人以從。帝為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為閩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

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王融〕二月二日曲水詩序。辟容有穆。實儀式序。〔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班劍。按〔文選註〕李善曰。晉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結虎黃二十人。持班劍焉。〔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

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文獻通考〕班劍。本漢朝服帶劍。晉易以木。謂之象劍。取裝飾班斲之義。此一說也。又〔文選註〕劉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爲儀仗也。〔胡三省通鑑註〕班劍。持劍爲班。立在車前也。又曰。班。列也。持劍成列。夾道而行也。以班爲行列之義。又一說也。未知孰是。虎士見八卷註。〔潘岳籍田賦〕翠幕點以雲布。分曹。分爲二曹以較優劣。賈勇爭先。炫耀其技。與左傳賈勇之義微異。〔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伎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音釋所謂蘭子以技安遊者也。〔舊唐書〕梁有長鑿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漢書〕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詳見一卷大獵賦註。〔初學記〕尋橦。今之緣竿。〔文獻通考〕緣橦之技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都盧。謂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滄音于。賈音古。橦音牀。鶴髮之叟。雁序而進。

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公以上聞。悅坐棠

而倉風。庶刻石以賓。美。〔庚信竹杖賦〕鬢髮雞皮。蓬頭歷齒。雁序。猶雁行。雁之飛

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風俗通〕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

所作也。〔隋書王貞傳〕白觀樂入楚。聞韶在齊。探諸行謠。遂作頌曰。〔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

樂。〔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鄂州。本楚國之地。故曰入楚。因入楚而

觀樂。親見其美。猶之在齊而聞韶。二句乃流水對法。或疑入楚爲誤者非也。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岳旁連。降精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

垂休萬年。孽胡挺災。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攬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

掃雪屯蒙。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登峨嵋。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

轉駕。兩曜迴規。重遭唐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岳立。英謀

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爭觀。丸劍揮霍。魚龍屈盤。東迴

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路。豐碑是刊。

〔史記正義〕天官古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徑一百里。太白。

卽金星也。附日而行。或行在日之先。或行在日之後。雖無定所。而總之曰行一度。其光芒所射。五星之中惟太白最爲明朗。金天見三卷註。華岳見七卷註。〔韻會〕說文方言楚部謂取物而逆曰撻。一曰撻也。〔增韻〕引也。〔爾雅〕彗星爲撻槍。〔周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易〕天地交泰。五雲見七卷註。屯蒙見十一卷註。寥廓見一卷註。〔抱朴子〕昔黃帝龍見八卷註。見天真皇人於玉童。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復欲求長生。不亦貪乎。六龍見八卷註。復見漢官威儀。見十一卷註。〔詩大雅〕大邦維屏。太宗維翰。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傳曰。翰。幹也。鄭箋曰。爲周楨幹之臣。〔陸機詩〕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周書〕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孫楚白起贊〕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宋書〕樹聲列藩。宣風鉉德。〔禮記〕鼓不可長。樂不可極。〔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薛綜註。揮霍。謂丸劍之形也。張銑註。跳。弄也。丸。鈴也。揮霍。鈴劍上下貌。〔漢書〕作巴俞都盧。海中場極。曼衍魚龍角抵之戲。顏師古註。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爲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西笑長安。見十二卷註。〔詩大雅〕厥聲載路。集傳曰。載。滿也。〔徐陵孝義寺碑〕謹勸豐碑。陳其舞詠。○挺音羶。攬初銜切。插平聲。槍音撐。

比干碑

〔唐文粹〕載李翰所作殷太師比干碑。卽此篇也。雖文句之間。略有不同。然異者只八

字相不肯擬。與此文所云天寶十祀。余尉於衛。極爲膈合。疑是太白代翰起草。而翰竄改數字以上石者歟。或謂翰亦以文鳴。似無他人代筆之理。不知一行作吏。簿書鞅掌之不遑。代言視草。勢所不免。如李衛公一品集序。鄭亞所作。亦命李義山起草而自加更定者也。又何疑於翰焉。第其文質實疏達。與集中諸作。另成一格。恐實出自翰手。後之編輯者。或誤以李翰爲李翰林。遂爾採入集中耶。巨眼者必能辨之。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夷。師次殷

〔唐文粹作東征島夷〕

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祭。

〔文粹作乃下詔追贈殷少師〕

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

〔文粹多五家二字〕

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

文粹作得以述其志也。○島夷。高麗國也。其地在東海之濱。故曰島夷。〔左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杜預

註。殷虛。朝歌也。〔冊府元龜〕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與賀發洛陽。丁巳。詔曰。昔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尙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况正直之道。蘊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

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真一表德。鄰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王馬遽馳。慰其邦之

殄瘁。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亡。其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纒發。輕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七

尺之軀。雖復周王封墓。莫救焚如之禍。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朕自趙魏。聞罪違禍。途經麥

秀之墟。緬懷桑梓之地。駐蹕而瞻荒隴。願以爲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諫。豈可使愼終之義。

久闕於往冊。異名之典。無聞於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宿心。可追贈太師。諡曰忠烈。所司崇其墓

而葺其祠。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以供灑掃。帝自爲文以祭之。〔鄭康成儀禮註〕禮。

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漢書吳芮傳〕著於甲令而

稱忠也。顏師古註。甲者。令篇之次也。又〔敘傳〕著於甲令。民用寧康。

昔商王受毒痛於

四海。文粹下多。一德字。悖於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諱。文粹作

之。而公獨死之。〔書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又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孔安

正。裴駟註。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史記〕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

乃佯狂爲奴。紂又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文粹作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

死。文粹下多。一之字。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文粹作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

文粹作 叔父親其文粹作 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親文粹作崇 不可以觀其危

文粹作親 昵文粹作 不可以忘其祖。則我臣文粹作成 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

文粹作 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殷爲痛。文粹作殷 公之忠烈。文粹下多 其若

文粹作乎。○〔楚辭章句〕比干。紂之諸 是焉。文粹作乎。○〔楚辭章句〕比干。紂之諸 父也。〔書泰誓〕自絕於天。怨怒於民。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

文粹作 之業。有諸侯之師。實文粹作 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文粹少二 當公之存

也。乃文粹作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

殷喪。興亡兩。郭本作而。繫。豈不重與。〔史記〕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孔安國傳。三千一心。言同欲也。又〔泰誓〕西土有衆。咸聽股言。孔安國傳。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史記〕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

曰。約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舉伐。遂率戎車二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

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孔安國尚書傳〕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

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其統。歿則垂其教。奮

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義者思。忠者勸。其

為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二仁。是。豈無微旨。嘗敢

頤。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

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

奔走之。衰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

必將建皇極。立彝倫。闢在二二之門。垂不一二之訓。以明知於世。

則夫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諱。親

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然矣。

文粹作

於。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

三分。其二歸周。十亂見二十六卷註。〔書泰誓〕受

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

言同欲也。又〔泰誓〕西土有衆。

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

遂率戎車二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

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

其統。歿則垂其教。奮

者思。忠者勸。其

豈無微旨。嘗敢

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

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

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蓋春秋微婉之義。

〔書洪範〕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也。

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正義云。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也。又曰。彝倫攸敘。集傳曰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抱朴子〕民生在三。奉之如一。〔史記〕王蠋曰。忠臣不聞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夫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文粹作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慮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皆欲精顯。文粹作莫不欲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

武文粹作氏。琦按當作文。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文粹多一而字。盛其禮。追贈

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墳文粹作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

甲令。刻於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封德。文粹作主。食舊封。正與神明。秩視郡王。文粹

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榮。文粹作名。益大。世絕而祠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

文粹作感。深矣。〔禮記〕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王子比干之墓。鄭康成註。積土為封。封比干墓。激天人。崇賢也。〔史記〕命閻天封比干之墓。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

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水經注〕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於墓隄。〔墨莊漫錄〕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圍數里。生異木。纏結不可入。〔河南通志〕殷太師廟。在衛輝府城北十五里。祀殷太師比干。魏文帝建。唐貞觀中修葺。〔北史〕魏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據二書所云。乃魏文帝也。文言魏武恐誤。〔韋氏國語解〕隸祀曰禮。列辟見前篇註。天寶

十祀。余尉於衛。拜首文粹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式閭。文粹作刊。

石銘表。以誌不烈。翰官於衛縣。而比干廟在汲縣。故曰鄰邑。〔周書〕式商容閭。孔穎達正義。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僉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銘文粹作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一一軀。文粹作體。烈有餘氣。正直

卷二十九 銘碑祭文共九首

六六九

聰明至於猛。文粹作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盧諶贈劉琨詩序意氣之間。廉韃不悔。李善註。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

字通。東方朔七諫子胥諫而靡韃令。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新唐書韓愈傳〕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

書耶。則韓君乃昌黎公之父也。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

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史記〕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單父音善甫。君名仲卿。南

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

趙。郭本作起。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南陽郡。即鄧州也。唐

時屬山南東道。〔新唐書〕韓氏出自姬姓。晉穆侯嬖少子。曲沃桓叔成師生武子萬。食采韓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興。子興生獻子厥。從封遂為韓氏。〔史記晉世家〕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又〔韓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

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景公十七年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

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向曰。會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

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琦按全趙孤者。韓獻子厥也。延陵季子所稱者。韓宣子起也。今太白似作一人用。疑誤。

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會祖峻。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

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

葉郭本作

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

〔北史〕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為武貴郎將。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

尚書。進爵安定公。文成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卒贈安定王。長子備。襲爵安定公。備弟均。字天德。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兄備卒。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

青冀三州刺史。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復授定州刺史。按此則鈞字是均字之誤。但均乃茂之子。非茂之孫。與七代五代之文不合。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以為茂生二子備均。均生

峻。峻生仁泰。仁泰生獻素。則疑文之誤也。唐書之誤。又因此文之誤而誤。〔李翔韓文公行狀〕會祖素。皇任曹州司馬。祖睿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會

祖獻素。為唐桂州長史。舍化行於江嶺之間。〔通典〕魏尚書有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

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唐書百官志〕文散階從二品曰銀青光祿大夫。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

雅州。廬山郡。屬劍南道。曹州。濟陰郡。屬河南道。桂州。始安郡。屬嶺南道。分茅見十五卷註。〔漢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註。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北堂書鈔〕尚書。唐虞官也。

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大唐新語〕尚書。古之納言。〔潘岳馬汧督諫〕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李善註。〔東觀漢紀〕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張璠註。剖符。謂剖竹分符。

猶今之印也。分茅。謂加玉爵。納言謂為尚書。剖符謂為刺史。長史佐郡謂為司馬。〔詩周頌〕肇革有饋。休有烈光。〔魯頌〕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毛傳曰。元首也。○峻音俊。〔詩周

吳郭本作錢氏及長史卽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

母之儔歟。〔詩國風〕母氏聖善。〔列女傳〕魯季敬姜者。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

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

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以子年之少而位之

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

者皆黃髮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又曰。鄉。

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機。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

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難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

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少卿。當

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

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

〔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為文章冠。〔李翔韓君夫人韋氏墓誌銘〕禮部郎中雲卿。

卷二十九 銘碑祭文共九首

六七一

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功者。咸歸韓氏。〔昌黎集註〕韓雲卿。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仕終禮部侍郎。〔唐書百官志〕御史臺。有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韓愈魏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安定桓王五世孫獻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言。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願省其家。後大衛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公與小民狎。至至其相。害於公。圓驚謝曰。錢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名田頃凡百萬。琦按此文本頌韓公德政。而兼及其諸弟。蓋因上文成名四子而敘其事以實之也。又此文序其兄弟少長名諱。皆與昌黎集合。乃〔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獻素生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與此大異。夫以歐陽公所修之史。而與其家傳不能無誤繆。信史蓋難言矣。唐時淮南道有高郵縣。隸揚州廣陵郡。君自潞

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饜玉者。三江之巨橫。此下似有缺文。白額且去。清琴高

張兼操刀永興。一邑同化。唐時河東道有銅鞮縣。隸潞州上黨郡。江南西道有武昌縣。有永興縣。俱隸鄂州江夏郡。〔吳錄〕陸稠為廣陵太守。奸吏斂手。廣

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後漢書廉范傳〕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若徑從焉。〔史記〕郅都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目而視。號曰蒼鷹。饜玉。蓋當時盜賊之名。為橫於江上者。白額。虎也。見一卷註。清琴高張。用子賤事。見二十卷註。操刀。用子產事。見九卷註。○鞮音低。時鑿齒磨牙而當作兩京。宋城易子而

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會青。未擇地而出。太當作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

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揚雄長楊賦〕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曰。

〔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鑿齒。齒長五尺。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此以喻祿山陷兩京而肆暴也。〔史記〕楚莊王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按春秋時宋國。在唐時為宋州睢陽郡。當至德二載三月。賊將尹子奇圍睢陽。至五月始退去。七月復圍睢陽。張巡許遠據城死守。至十月。救兵不至。城遂陷。先是城中食盡。士卒食茶紙。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又盡。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謂宋城易子炊骨。正指其事。〔漢書〕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曹植求自試表〕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三國志註〕博物記曰。襪。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習鑿齒文〕故能德音悅暢。襪負雲集。〔唐書地理志〕永興縣有銅有鐵。武昌縣有銀有銅有鐵。〔太平御覽〕本草經曰。會青。出潘郡名山。其山有銅首。會青出其陽。本道採訪大使皇甫會青者。銅之精。能化金銀。〔莊子〕今大冶鑄金。大冶謂鼓鑄之所。

公伉聞而賢之。擢佐輪軒。多所弘益。尙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

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皆虛。爲其政而則理成。去若

始至。人多懷恩。本道。謂江南西道。〔冊府元龜〕開元中始置節度使。其後又置諸道採訪使。皆以刺史爲之。節度使以司戎事。採訪使以聽民政。輪軒。使車也。見九卷註。

〔唐書百官志〕尙書省有右丞一人。正四品下。唐時江南西道有鄱陽縣。隸饒州鄱陽郡。〔孫綽天台賦〕投刃皆虛。目無全牛。李周翰註。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爲。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

爲其政句似有缺文。○伉音莘。新宰王公名庭璘。巖郭本作巖。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

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

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巖然太華。喻其高峻如華岳。浼然洪河。喻其廣大

如黃河。〔韻會〕浼浼。水流平貌。〔詩〕河水浼浼。含章幹蠱。已見本卷註。〔禮記〕堂上接武。鄭康成註。武。跡也。〔孔叢子〕昔者號叔闕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詩小雅〕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浼音美。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時躋世訛。

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汪繆本作汪。王澤猶鳩得春。和風潛暢。惠化

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通典〕鄂州自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在州西合。秦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

孫皓又徙都之。常爲重鎮。〔三國志孫權傳〕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丙申。卽

皇帝位。大赦改年。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開闔門。出天子。薄俗如燬。謂如火

之焚壞而貪薄也。〔詩國風〕王室如燬。惠化見九卷註。○燬與艱同。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

虞城縣。唐時隸河南道之宋州睢陽郡。〔金石錄〕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適書。碑側題云元和

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始建。〔歐陽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謬也。按此則此碑宋末南渡以前猶存。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威士以百里雷其威聲革華其俗而風之漁

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頰尾之刺作焉徐

而清之則安頰首之頌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

古則有虞城宰公焉〔趙岐孟子註〕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藝文類聚〕論語識曰。雷震百里。聲相附近。宋均註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

所至相附近也。〔詩國風〕魴魚頰尾。毛傳曰。頰。赤也。魚勞則尾赤。正義曰。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與君子苦則容悴。〔詩小雅〕魚在在藻。有頰其首。毛傳曰。頰。大首貌。鄭箋曰。魚之依水草。

猶人之依明王也。魚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頰然。〔詩周頌〕振古如茲。毛傳曰。振。自也。○頰音稱。頰音焚。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

人也高祖楷隋上大將軍隴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會祖騰雲皇朝廣

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參軍襲廣武伯父補鄂海

淄唐陳五州刺史魯郡都督廣平太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名鏤鐘鼎

侯伯繼跡故可略而言焉唐時成紀縣。屬秦州天水郡。不屬渭州隴西郡。此云隴西成紀。蓋敘族望。本古郡縣而言也。按〔隋書百官志〕上大將軍。高祖所

置。其位在柱國之下。大將軍之上。蓋散騎也。所以酬功臣者。隋時縣州益州皆在蜀地。原州在秦地。伏陽。縣名。蔡州伏陽郡所統。唐時廣州南海郡。隸嶺南道。設中都督府。有都督一人。正三

品。茂州通化郡。隸劍南道。設下都督府。有都督一人。從三品。廣武。縣名。隴右道。蘭州所屬。乾元二年更名金城。〔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啓書疏。鄆州富水郡。隸山南東

道。海州東海郡。淄州淄川郡。皆隸河南道。唐州淮安郡。隸江南東道。陳州淮陽郡。隸河南道。魯郡即兗州。隸河南道。設上都督府。有都督一人。從二品。廣平郡。即洺州。隸河北道。公

即廣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羣

吏罕測。望風敬憚。壽光縣。唐時隸河南道之青州北海郡。秩滿轉右武衛倉曹參軍。次任趙郡昭

慶縣令。奉詔修建初啓運二陵。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不輒一

人。功成。餘入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

上衝太微。散爲慶雲數千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奏名。編入國

史。〔唐書百官志〕左右武衛。有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元和郡縣志〕河北道趙州。有昭慶縣。東北至州九十里。隋爲大陸縣。武德四年改爲象城縣。天寶元年改爲昭慶縣。皇十三代祖

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迴八十步。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啓運陵。高四丈。周迴六十步。二陵共塋周迴一百五十六步。在縣西南二十里。〔唐會要〕獻祖宣皇帝。葬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爲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爲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葬趙州昭慶縣。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爲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爲啓運陵。〔後漢書光武紀〕長轂雷野。高

鋒雲。章懷太子註。雷野。言其聲威也。大微垣十星。見一卷註。〔漢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爲慶雲。慶雲見。喜氣也。

天寶四載。拜虞

城令。而天章寵榮。俾金玉王度。炯〔左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穀梁傳疏〕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宸威〔郭本作〕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

舒而徐。急則狼〔郭本作〕戾。緩則鳥散。公酌以鈞〔郭本作〕道。和之琴心。於是安四

人。敷五教。處必縹食。行惟單車。觀其約而吏儉。仰其敬而俗讓。激直士之

素節。揚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鄰境〔郭本作〕取則。〔史記〕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漢書〕夫匈奴歡聚而

鳥散。從之如博影。此言其風俗之傲。事急則狼戾。無相親之意。事緩則鳥散。無相顧之意。〔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請以送子。〔王

儉楮淵碑文〕參以酒德。聞以琴心。此文借用其字。垂鈞鼓琴。皆能令人心靜。承上文緩急之事而言其常靜以治之也。四人卽四民。士農工商也。〔尚書〕伊作司徒。敷敷五教。孔安國傳。布五常之

教也。〔廣韻〕縹。麤也。米不精也。〔北史〕裴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〇縹音賴。又音厲。

因行春。見枯骸於路隅。惻然

疾懷。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繆本作骸。四封歸仁。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

成俗。公勗之親鄰。厄以凶事。而鰥寡惻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頽風。永錫

爾類。〔後漢書鄭弘傳〕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章懷太子註。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殲。鄭康成註。骨枯曰骼。〔左傳〕

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三國志註〕晉陽秋曰。足以鎮靜頽風。軌訓羣俗。〔詩大雅〕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箋曰。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汝之族類。謂廣之以教導天下也。○

格。〔音〕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一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爲純人。易其

里曰大忠。〔當作〕正之里。北境黎邱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

聞爲災。〔太平寰宇記〕黎邱。在虞城縣北二十里。高二丈。〔呂氏春秋〕梁北有黎邱。邨有奇鬼焉。〔音〕

人歸。酒醒而論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何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國嘗聞之矣。明

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斷迎之。丈人望見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真子。按此事在戰國時引此以頌德政。近乎戲言。豈唐時此鬼復作歟。

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爲甘泉。〔河南通志〕李令泉在虞城縣治內。縣令李錫有清操。李白撰錫去思頌載其事。後因以名。〔韻會〕莞。小笑

貌。○莞。蠹。繆本作蠹。卽音蠹。蠹字音文。邱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

比於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史記〕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漣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蠹音離。又音里。惟公志氣塞

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彈惡雪善。速

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三

本郭

二。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瓌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於虞人。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况於人乎。乃咨羣寮。與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魏陟。主簿李詵。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乎百世之上。

〔廣韻〕賴。利也。善也。〔揚雄甘泉賦〕乃命羣寮。歷古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篇音稿。熾論上聲。瓌音規。詵音辛。其詞曰。

〔後漢書〕李膺請孔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惡。厥德孔昭。折獄既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既父其父。又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我崗。乃雨我田。陽無驕僭。纏本作四載有年。人戴公之賢。猶百里之天。棄余往矣。

茫如墜川。哀喪惠博。掩骼仁深。苦井變甘。兇人易心。三柳勿剪。永思清音。

〔詩國風〕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曰。鑿鑿。鮮明貌。鄭箋曰。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威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韻會〕雪。除也。洗也。〔詩小雅〕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鄭箋曰。孔。甚也。昭。明也。〔說苑〕吾不能以春風風人。〔陸賈新語〕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潘岳閑居賦〕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詩大雅〕既景迺岡。鄭箋曰。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

為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釋氏要覽〕受戒十夏以前。西天稱小師。毘奈耶云。難陀比丘。呼十七眾比丘為小師。此蓋輕呼之也。亦通。沙門之謙稱也。梵言烏波遮迦。于闐國翻為和尚。華言力生即親教師也。謂出家者因師之力。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知慧命。○璿音旋。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於和尚之靈。伏惟和尚降靈自天。依化

遊世角立獨出。巖然生知。鳳凰開九苞。繆本作包。二字通用。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

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

域。迴佛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芽榮滋。走

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後漢書徐穉傳。受自江東單薄之城而角立傑出。章懷太子註。角立。如角之特立也。詩大雅。克岐克嶷。毛傳曰岐。知意也。嶷。識也。正義曰。岐為有智之意。嶷為有識之貌。九苞見三卷註。神異經。東方荒外有豫

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條。數張如帳。上有元狐黑猿。枝主

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

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釋家師弟子以佛法遞相傳受。繼續不絕。如以燈遞相燃點。光明常在。終

不熄滅。故謂之傳燈。邁者勇往力行之意。維摩詰經。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

腦髓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瓔珞琉璃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

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

力。故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蹋。非驢

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釋者。梵語具云釋迦。此云能仁。佛之姓也。凡

出家者皆以釋為姓。阿含經云。四河入海。同一鹽味。四姓出家。皆名為釋是也。梁簡文帝大法

頌。佛日出世。同遭惑霜。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

星也。頓會。維。方隅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法苑珠林。願我出大風。微密熾虛空。諸

有熱惱處。扇之以清涼。嵇康琴賦。樂百卉之榮滋。韻

火歸蕭散本宅。寶舟輟棹。禪月掩魄。痛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謝靈運逸民賦。

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齒皮肉筋骨髓垢色皆歸於地。吐涕

膿血津液涎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

陶淵明自祭文。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涅槃經。如來應正徧知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

旋往返。濟度眾生。王僧孺禮佛文。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尚書正義。魄者形也。謂月之

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涅槃經。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

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鷺。後分白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

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於其中夜入第四禪。

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聚但聚。其姿羅林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合爲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幹。悉皆爆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某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餐風於法侶。旋落蔭於禪枝。號無輟響。泣

有餘悲。手撰名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謝靈運廬山慧遠法師誄〕同法餐風。

樓遲道門。〔洛陽伽藍記〕名僧德種。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庚信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廣韻〕撰。持也。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漢書地理志〕禹貢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水經注〕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

江矣。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於長源公之靈。按〔舊唐書〕天寶六載。封河瀆爲靈源公。濟瀆爲清源公。江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今祭江

神而曰長源公。惟神包括乾坤。平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流九道以爭奔。網紀

南維。朝宗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三峽見八卷註。九道見十四卷註。網紀南維。爲南方衆流之綱紀也。朝宗東海。見二十二卷註。玉。

告神時薦於座之王。器與牲幣俱陳者。今萬乘蒙塵。五陵慘贖。當作參贖。郭本

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槍未滅。含識結憤。思剪元兇。〔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五陵。謂高祖太宗高宗中

宗睿宗五帝陵寢。詳見八卷註。〔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茫茫宇宙。上參下贖。李善註。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參下贖。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贖。燥也。李周翰註。參。垢也。贖。濁也。〔庾信哀江南賦〕潰潰沸騰。茫茫參贖。〔爾雅〕慧星爲攙槍。〔梁武帝孝思賦〕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高允貞婦賦〕結憤鍾心。甘就幽冥。○參楚錦切。參上聲。攙。初啣切。插平聲。

槍音擲。與攙音擲。若思。郭本作而况。參列雄藩。各當重寄。遵奉王命。大舉天兵。照海色

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澥。狂飈振驚。〔北史〕宿當重寄。早預心膺。天兵見三卷註。渤澥。水拂瀾貌。見二

十卷註。在鬩。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

狂暴之風。

燕斬鯨鯢於河洛。惟神佑我。降休於民。敬陳精誠。庶垂歆饗。〔高誘淮南子註〕陽侯。隴陽國侯也。

卷三十一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

唐時丹陽郡。即潤州也。屬江南東道。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以崔渙為江南宣慰使。所

謂宣慰判官。乃渙之僚屬也。太白有上崔相渙詩數首。此詩乃與其僚屬者歟。

客從崑崙來。遺我雙玉璞。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之餘。食之可以凌太虛。愛之頗謂絕今昔。求識江淮人。猶乎比石。如今雖在卞和手。口口正憔悴。了了知之亦何益。恭聞士有調相如。始從鑛京還。復欲鑛京去。能上秦王殿。何時迴光一相盼。欲投君。保君年。幸君持取無棄捐。無棄捐。服之與君俱神仙。〔抱朴子〕玉亦仙藥。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輕飛舉。不但地仙而已。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此詩多有缺文訛字。與下八首蕭氏本皆不錄。唯姑蘇繆氏依宋本所刊者有之。

南陵五松山別荀七

南陵五松山。俱見十二卷註。

六郎潁水荀。何慙許郡賓。六郎。唐詩類苑作軒昂。琦按六字恐是草書君字之訛。相逢太史奏。應是聚賢人。

玉隱且在石。蘭枯還見春。俄成萬里別。立德貴清真。〔後漢書〕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論衡〕美玉隱在石中。〔左傳〕太上有立德。

觀魚潭

觀魚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日暮紫鱗躍。圓波處處生。涼煙浮竹盡。秋月照沙明。何必滄浪去。茲焉可濯纓。〔左思蜀都賦〕鮮以紫鱗。〔潘岳詩〕游魚動圓波。劉長註。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

廣平。唐時郡名。卽洛州也。隸河北道。邯鄲。

縣名。初隸洛州。代宗永泰中改隸磁州。○邯鄲音寒單。

醉騎白花駱。一作馬。西走邯鄲城。揚鞭動柳色。寫鞚春風生。入郭登高樓。山川

與雲平。深宮翳綠草。一作雄都。牛古塚。萬事傷人情。相如章華臺。當作臺。巔猛氣折秦嬴。兩

虎不可鬪。廉公終負荆。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一作立。孤就。白刃。必死

耀丹誠。平原三千客。談笑盡豪英。毛君能穎脫。二國且同盟。皆爲黃泉土。

使我涕縱橫。磊磊石子崗。蕭蕭白楊聲。諸賢一作賢。豪。沒此地。碑版有殘銘。太

古共今時。由來互衰榮。傷哉何足道。感激仰空一作虛。名。趙俗愛長劍。文儒少

逢迎。閑從博徒一作陵。遊。帳飲雪朝酬。一作中。醒。歌酣易水動。鼓震叢臺傾。日落把

燭歸。凌晨向燕京。方陳五餌策。一使胡塵清。〔毛萇詩傳〕白馬黑鬣曰駱。〔吳均詩〕聊爲路旁人。寫鞚長檝北。〔顏會〕鞚。馬

勒也。〔史記〕藺相如傳〕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謂。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強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爲刎頸之交。索隱曰。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具。章臺見秦王事。見十五卷註。〔秦本紀〕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股肱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紀。號曰

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股肱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紀。號曰

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股肱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紀。號曰

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股肱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紀。號曰

秦藏。〔趙世家〕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潰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密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許之。發師隨程嬰攻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景公與韓厥謀立趙滅其族。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毛遂脫穎。見十六卷及二十六卷註。〔說文〕磊。衆石也。〔太平寰宇記〕邯鄲縣有石子岡。〔隋圖經〕云。歷陵城西十里。有石子岡。實山也。而高大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硯子冢。是趙簡子冢。〔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諸賢另指當時賢豪。死葬于石子岡者。故下文以太古今時雙承言之。〔謝靈運詩〕碑版誰聞傳。〔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徒步從此兩人游。甚歡。易水在燕地。去邯鄲甚遠。用之此處恐誤。〔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隅。〔陶潛詩〕提劍出燕京。〔漢書賈誼傳〕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顏師古註。賈誼書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駭音洛。鞞。苦貢切。空去聲。彛音僞。

月夜金陵懷古

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一作業大江流。綠水絕馳道。青松

摧古邱。臺傾鳩鵲觀。宮沒鳳皇樓。別殿悲清暑。芳園罷樂游。一聞歌玉樹。

蕭瑟後庭秋。

一作千古不勝愁。○〔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三輔黃圖〕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宋書〕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闔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

明門至于元武湖。〔六朝事跡〕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闔闔北出承明。抵元武湖。十餘里。為調馬之所也。古邱謂六代時陵墓。鳩鵲觀。六朝所建宮室。今不可考。〔景定建康志〕案〔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有鳳凰集此為名。〔晉書〕太元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景定建康志〕清暑殿在臺城內。晉孝武帝建。殿前重樓複道。通華林園。爽塏奇麗。天下無比。雖暑月常有清風。

故以爲名。〔太平寰宇記〕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內起正陽林光等殿。〔六朝事跡〕樂遊苑。〔輿地志〕云。在晉爲藥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爲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侯景之亂。焚毀略盡。陳天嘉六年更修葺。陳亡後廢。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隋書〕陳頊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禮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此其不久兆也。

金陵新亭〔方輿勝覽〕新亭在建康府城南十五里。〔江南通志〕新亭在江寧府城西西南十五里。俯近江渚。一名中興亭。

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舉目山河異。偏傷周顛情。四坐楚囚悲。不憂社

稷傾。王公何慷慨。千載仰雄名。〔晉書〕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座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

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顛音以。

庭前晚開花

西王母桃種我家。三千陽春始一花。結實苦遲爲人笑。攀折啣啣長咨嗟。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至。侍女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二千年一開花。二千年一結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

宣城長史弟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琴溪在寧國府涇縣。見十九卷註。

令弟佐宣城。贈余琴溪鶴。謂言天涯雪。忽向窓前落。白玉爲毛衣。黃金不肯博。當風振六翮。對舞臨山閣。顧我如有情。長鳴似相託。何當駕此物。與

爾騰寥廓。〔韻會〕博。貿易也。

暖酒

熱暖將來賓鐵文。暫時不動聚白雲。撥卻白雲見青天。撥頭裏許便乘仙。
〔寶藏論〕寶鐵。出波斯。堅利可切金玉。○琦按庭前晚開花。及此首語尤凡俗。不類太白。

右九首見繆氏本

戲贈杜甫

飯顆山頭〔據言作飯顆山前。一作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據言作因何。一作新來。〕太

瘦生。總為從前〔據言作祇為從來。〕作詩苦。〔元和郡縣志〕長樂坡在京兆府萬年縣東北十三里。即滄川之西岸。舊名滄阪。隋文帝惡其阪名。改曰長樂坡。〔雍

錄〕通化門東七里。有長樂坡。下臨滄水。本名滄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為坡。自其北可望長樂宮。故名長樂坡也。歐陽永叔曰。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是也。

生之類

右一首見唐本事詩〔唐本事詩〕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

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云云。蓋識其拘束也。○此詩又見〔據言〕唐詩紀事云。此詩載

唐舊史。

寒女吟

昔君布衣時。與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便索邯鄲女。妾欲辭君去。君心便

相許。妾讀靡蕪書。悲歌淚如雨。憶昔嫁君時。會無一夜樂。不是妾無堪。君

家婦難作。起來強歌舞。縱好君嫌惡。下堂辭君去。去後悔遮莫。按〔通典〕漢時中郎將。分掌

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中凡四等。無員。多至千人。二署者。五官左右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年五十以上者屬五官。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

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鮑照詩〕洛陽少年邯鄲女。〔古詩〕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闥去。新人工織繅。故人工織素。織繅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繅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遮莫。俚語儻教也。見六卷註。

會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遠。五變庭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漢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道遠行既難。家貧衣復單。巖風吹雨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歡。

〔梁元帝黨要〕冬風曰巖風。

○〔文苑英華〕〔郭茂情樂府〕俱作孟雲卿詩。詩題文苑作離別曲。樂府作生別離。

右二首見才調集

初月

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雲畔風生爪。沙頭水浸眉。樂哉絃管客。愁殺戰征兒。因絕西園賞。臨風一咏詩。

〔曹子建詩〕清夜游西園。飛蓋相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雨後望月

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爲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

〔班婕妤怨歌行〕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對雨

卷簾聊舉目。露濕草綿綿。古岫披雲毳。空庭織碎煙。水紅

〔文苑英華註〕云疑作紋。

愁不起。

風線重難牽。盡日扶犁叟。往來江樹前。〔廣韻〕山有穴曰岫。獸毛之縵細者為毳。又曰。毳。細布也。犁。墾田器也。○岫音袖。

毳音

曉晴

野涼疎雨歇。春色偏萋萋。魚躍青池滿。鶯吟綠樹低。野花妝面溼。山草紐斜齊。零落殘雲片。風吹挂竹溪。

望夫石 見二十四卷註。

髣髴古容儀。含愁帶曙輝。露如今日淚。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無言類楚妃。寂然芳靄內。猶若待夫歸。〔楚辭章句〕蕙以二女娶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帶。一作帶。夫歸。一。二女從而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

冬日歸舊山

未洗染塵纓。歸來芳草平。一條藤徑綠。萬點雪峯晴。地冷葉先盡。谷寒雲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樹倒江橫。白犬離村吠。蒼苔上壁生。穿廚孤雉過。臨屋舊猿鳴。木落禽巢在。籬疎獸跡成。拂牀蒼一作山。鼠走。倒篋素魚驚。洗硯修良策。敲松擬素貞。此時重一去。去合到三清。素魚。白魚也。即書篋中蠹魚。

鄒衍谷

〔太平御覽〕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谷中生黍。至今名黍谷焉。〔一統志〕黍谷山在順天府懷柔縣東四十里。跨密雲縣界。亦名燕谷山。劉向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稷。鄒衍吹律。以溫其氣。故名山曰黍谷。衍廟基猶存。

燕谷無暖氣。窮巖閉巖陰。鄒子一吹律。能迴天地心。

入清溪行山中

輕舟去何疾。已到雲林境。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巖中響自合。文苑英華註云疑作答。
溪裏言彌靜。無事令人幽。停橈向餘景。文苑英華一百六十六卷。載李白入清溪行山中凡二首。其一即本集七卷中清溪清我心一首。
其一乃此首也。按崔顥集亦載此首。題云入若耶溪。當是顥作也。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行。即樂府之陌上桑也。一曰豔歌羅敷行。古辭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云云。後人擬之。或即以首

句名篇。

秦樓出佳麗。正值朝日光。陌頭能駐馬。花處復添香。郭茂倩樂府載此首以為殷謀詩。

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

〔演繁露〕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國史補〕互相推敬謂之先輩。

等閑經夏復經寒。夢裏驚嗟豈暫安。南國風光當世少。西陵演浪過江難。
周旋小字挑燈讀。重疊遙山隔霧看。直是為君食不得。書來莫說更加飡。

〔說文〕演。長流也。○舊註云。此詩總目及李集皆不載。惟英華諸本有之。

送客歸吳

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花一作山桃。開灼灼。汀

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

〔詩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灼灼。花之盛也。〔廣韻〕汀。水際平沙也。李善文選註。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威貌。

送友生遊峽中

風靜楊柳垂。看花又別離。幾年同在此。今日各驅馳。峽裏聞猿叫。山頭見月時。殷勤一杯酒。珍重歲寒姿。此詩亦載張籍集中。

送袁明府任長江

〔唐書地理志〕劍南道遂州遂寧郡有長江縣。

別離楊柳青。樽酒表丹誠。古道攜琴去。深山見峽迎。暖風花繞樹。秋雨草沿城。自此長江內。無因夜犬驚。〔晉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後漢紀〕劉寵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微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

父。年各八十餘。居若耶山下。去郡十里。相率共往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下。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詩題上一本多賦得鶴二字。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暖。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苦猶絲。願託周周羽。相啣漢水湄。〔魏書〕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鳳凰池見十一卷註。瓊樹見二卷註。〔王筠詩〕優游清露點。微穆惠風吹。〔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海雅〕鶴生二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周周啣羽。見二卷註。既以鶴比司馬。以珍禽自喻。復以周周啣羽事作結。似乎凌雜。恐有錯謬。○〔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云。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感唐人之作。琦按末二聯。或是太白在尋陽獄中之作。所謂崔相公者即是崔渙。似亦近之。而岑參集中亦載此詩。一云無名氏詩。

戰城南

樂府漢鼓吹鏡歌。詳二卷註。

戰地何昏昏。戰士如羣蟻。氣重日輪紅。血染蓬蒿紫。烏烏啣人肉。食悶飛不起。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旗色如羅星。鼙聲殊未已。妾家夫與兒。俱

在聲聲裏。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去年戰桑乾之後。勸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太白遺詩。兼入此作。

胡無人行。樂府瑟調曲。見三卷註。

十萬羽林兒。臨洮破郅支。殺添胡地骨。降足漢營旗。寒闕牛羊散。兵休帳

幕移。空餘隴頭水。嗚咽向人悲。羽林兒。見十八卷註。唐時隴右道有臨洮郡。即洮州也。其地東北二面並枕洮水。故名。漢書使護西域騎都尉甘

延壽。副校尉陳湯橋。發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隴頭歌隨頭流水。嗚聲幽咽。○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巖風吹霜海草凋之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入太白遺詩。然考陳陶集中亦載此作。當是陶詩。○洮音切。郅音質。

鞠歌行。樂府平調曲。見四卷註。

麗莫似漢宮妃。謙莫似黃家女。黃女持謙齒髮高。漢妃恃麗天庭去。人生

容德不自保。聖人安用推天道。君不見蔡澤嵌枯詭怪之形狀。大言直取

秦丞相。又不見田千秋。才智不出人。一朝富貴如有神。二侯行事在方冊。

泣麟老人終困厄。夜光抱恨良嘆一作悲。日月逝矣吾何之。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

欲有呼者。輒按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子于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繆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後。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殊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史記蔡澤。燕人也。易鼻巨肩。離顏蹙額膝擊。西入秦。秦昭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漢書車

千秋本姓田氏。衛太子為紅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武帝見而悅之。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鷹身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卷三十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六八九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俱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文苑英華〕二百三卷太白玉不自言如洮李之後。載此一首。失錄作者姓名。後人遂編入太白遺詩。○嵌音同龜。

右十七首見文苑英華

前十四首。皆註太白姓名于下。後三首錄于太白詩之後。空白其下。不書姓名。後人以為皆太白之作也。編太白遺詩者

遂并及焉。今因之附錄于此。〔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游峽中。其三送袁明府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正在大曆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是皆後人假名也。

題許宣平菴壁

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

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太平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于城陽山南端。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

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挂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覓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于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之。吟咏嗟嘆曰。此仙詩也。乃詰之于人。得宣平之實。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云云。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踪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嘗逐伴入山採樵。獨于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嘗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于郡人。出〔續仙傳〕。〔太平寰宇記〕城陽山在歙縣南。環迴孔高。為城郭之衿帶。居郡之南。故號為城陽山焉。即許宣平得道之所。亦為李白所尋不遇。今山上有遺跡存。〔漢書〕沛公至高陽傳舍。顏師古註。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

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震懣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後漢書〕光武乃經邯鄲使者入傳舍。章懷太子註。傳舍。客館也。遼天麟。元二十一卷註。

右二首見太平廣記

題峯頂寺

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侯鯖錄〕會阜為贛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

亂山羣峯間。人跡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云云。或曰。王元之少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漁隱叢話〕西清詩話云。贛州黃梅縣峯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所罕到。會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板。塵暗粉落。拂條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峯頂寺云云。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邵氏聞見後錄〕舒州峯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峯頂寺云云。會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恐少作耳。〔太倉稊米集〕云。聞道長庚會入夢。已應能作上樓詩。註云。唐人載李白在襁褓中。其家攜之上樓。問頗能作詩否。即應聲作絕句一首。所謂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神者是也。又〔竹坡詩話〕世傳楊文公方纔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家人攜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為偽耶。

右一首見侯鯖錄等書

瀑布

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

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二老堂詩話〕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

連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旁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

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讀書堂。一

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

條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橫川谷。玉案敕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霧條脫。招我飯胡麻。真煙雲中語也。既誤以斷巖為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原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勅為赤而已。〔唐詩紀事〕近世傳白詩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橫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清雲。松風拂我足。又不同者數字。

斷句

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

〔太平廣記〕條脫。似指環而大。〔唐詩紀事〕文宗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璣粟金跳脫。是臂飾。跳脫卽條脫也。〔太平廣記〕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有二女子邀還家。其饌有胡麻飯。山牟脯。按胡麻。卽今之芝麻也。相傳張鷟自大宛得其種以歸。以其出自胡中。故曰胡麻。○〔唐詩紀事〕亦載此句。舉袖作舉手。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

杜宇。杜鵑也。見三卷註。〔漁隱叢話〕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

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尊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右二首見漁隱叢話諸書

陽春曲

沈約作江南弄四曲。其三曰陽春曲。

茅茨生前徑。含桃落小園。春心自搖蕩。百舌更多言。

〔陸機草木疏〕茅茨。一名馬鳥。一名車前。一名當道。

喜在牛馬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鷲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埤雅〕櫻桃爲木多陰。其果先熟。一名含桃。許慎曰。鷲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鷲桃。則亦以鷲之所含食。故謂之鷲桃也。〔爾雅翼〕櫻桃朱實甘美。飛鳥所含。故又名含桃。爾雅謂之荆桃。其花在梅後。至果熟則最先。〔本草綱目〕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狀如鸚鵡而小。身略長。灰黑色。微有班點。喙亦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立春後鳴嚙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蛻。〔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卽此。○茅音浮。故音以。一作昔。

舍利佛

舍利見七卷註。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法華經〕時娑婆世界。卽變清淨琉璃爲地。寶樹莊嚴。

黃金爲蠅。以界八道。又云。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文獻通考〕貝之爲物。其大可容數升。蠅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法蠅。卽法螺也。古螺字一作蠅。通用。

摩多樓子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密親。借問陰山候。還知塞上人。

〔陸機詩〕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陰山在北邊外。見

五卷註。〔陸機詩〕往問陰山候。勳虜在燕然。劉良註。候。伺望者。

右二首見萬首唐人絕句〔郭茂倩樂府詩集〕二首俱作無名氏。

春感

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紫游子面。蝶弄美人釵。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彰明逸事〕太白遊成都。賦春感詩云云。益州刺史蘇頌見而奇之。〔春秋元命包〕三月榆莢落。○莢音劫。糝桑

感切。報上聲。

右一首見彰明逸事

殷十一贈栗岡硯

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映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王羲之筆經〕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練。熟絹也。〔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焉。見一匹練。孔子曰。

馬也。此用其字而意則指吳中所出之絹素。與原事無涉。〔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王右軍墨池。

右一首見高似孫硯箋

曾照寺

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絕。今到曾照遊。到來復何別。柿木白雲飛。高僧頂

殘雪。門外一條溪。幾回流歲月。

〔咸淳臨安志〕淨明寺在富陽縣北五里。舊名曾照。天福五年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

坳有龍潭。澗水橫流。上有橋亭。李翰林白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絕云云。〔一統志〕國清寺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十里。隋煬帝為智顛禪師建。〔晏殊類要〕云。齊州靈巖。荊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世稱四絕。〔本草拾遺〕柿木高。大。葉如桑。出南方山中。○柿音柿。

右一篇見咸淳臨安志

蘇東坡曰。子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即此篇也。〔漁隱叢話〕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

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琦按漁隱所引。即此篇末二句也。蓋未觀全篇。故說以為題水西寺斷句耶。

釣臺

磨盡石嶺墨。尋陽釣赤魚。靄峯尖似筆。堪畫不堪書。

〔方輿勝覽〕釣臺在徽州黟縣南十八里。亦名尋隱臺。相

傳李白嘗釣于此。有詩云磨盡石嶺墨云云。〔太平寰宇記〕墨嶺山。在黟縣南十八里。嶺上石如墨色。嶺有穴。中有墨石軟膩。土人取為墨。色碧。甚鮮明。可以記文字。〔方輿勝覽〕靄峯在黟縣南十五里。孤峭如削。○〔九域志〕〔錦繡萬花谷〕〔一統志〕皆引靄峯尖似筆之句。以為太白詩。〔羅願新安郡志〕曰。太白常稱金華五百嶺之勝。而思為新安之遊。又嘗自回溪十六渡至黃山湯泉之下。則吾土山川勝槩。頗已寄于逸想。其贈許宣平詩。沈汾述以為傳。當不虛也。又有答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相傳以為入黟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與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富陽國清彭澤與唐詩及姑孰十咏非太白所作。而王平甫疑十咏出于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會子固以為十咏是此人所為。然則此間墨嶺與唐詩。豈亦此類耶。

小桃源

黟縣小桃源。煙霞百里間。地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

〔方輿勝覽〕樵貴谷在徽州黟縣北。昔土人入山。行七日。

至一穴。豁然周三十里。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入此地。按邑圖有簪村。至今有數十家同為一村。或謂之小桃源。李白詩。黟縣小桃源云云。〔錦繡萬花谷〕亦載此詩。以為太白作。琦按此詩乃南唐

許堅詩。其後尙有二韻。非太白作也。○影音衣。

題寶圖山圖音

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方輿勝覽〕寶圖山在綿州彰明縣。李白題寶圖山詩。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又送寶主簿詩。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寶子明。名圖。隱此山故名。琦按後二句。已見集中之十二卷。所謂子明者是陵陽子明。以為寶圖之字。殊不可信。

右三則見方輿勝覽

贈江油尉唐時江油縣。隸劍南道之龍州應靈郡。

嵐光深院裏。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雲入口廳。日斜孤吏過。簾捲亂峯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

右一首見楊升菴全蜀藝文志

清平樂令翰林應制。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鬪。只賭珠璣滿斗。日晚御理殘粧。御前閑舞霓裳。誰道腰肢窈窕。折旋消得君王。〔說文〕璣。珠不圓也。〔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

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註〕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暉陽門詩註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于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名霓裳羽衣曲。諸說不同。〔禮記〕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折旋。即折還也。旋還二字。經史通用。

其二

禁幃秋夜。月探金窓罅。

升菴詞品作明。月探窗罅。

玉帳鴛鴦噴沉

詞品作蘭。

麝。時落銀燈香燧。

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

詞品作衷。

教在誰邊。

鴛鴦。薰香器也。「說文」燧。燭爐也。○燧。才野切。斜上聲。

右二首見絕妙詞選

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絕妙詞選曰。唐呂鵬退雲集載太白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

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故只存其二。「胡應麟筆叢」曰。太
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偽作。因李有清平調。故屬作此詞傳之。

清平樂二首

煙深水闊。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別。

盡日感事傷

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其一

鸞衾鳳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銀臺紅蠟燭。學妾淚珠相續。

花貌些子時

光。拋人遠泛瀟湘。欹枕悔聽寒漏。聲聲滴斷愁腸。

其二

畫堂晨起。來報雪花墜。高捲簾櫳看佳瑞。皓色遠迷庭砌。

盛氣光引爐

煙。素草寒生玉佩。應是天仙狂醉。亂把白雲揉碎。

簾櫳見十一卷註。

桂殿秋

仙女下。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惟月明。

陽。〔真誥〕句曲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會各乘一白鶴。各集山

之二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

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

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輪官。兵帥百家遂屯屋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三茅者。漢景

帝中元間人。長兄名盈。次弟名固。又次弟名衷。俱得仙道。老君拜盈爲司命真君。固爲定錄真君。

衷爲保生真君。故號爲三茅君。四許者。許穆。佞南平輿人。官至護軍長史。晉太和中入茅山修道。

功成仙去。爲上清真人。第三子玉斧。先於太和五年在茅山尸解。爲上清仙官。長子揆。次子虎牙。

並亦得道。〔南史〕陶弘景。丹陽秣陵人。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上表辭祿。止於句容之句曲山。

桓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

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疏。卽以隱居代名。〔舊唐書〕王遠知。琅琊人。

少聰敏。博綜羣書。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真觀九年。

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

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太中大夫。諡曰昇真先生。天授二年

改諡曰昇元先生。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高宗幸東都。因

召見焉。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元先生。司馬承禎。字

子微。河內溫人。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

特賞異之。卒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僭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湧出。上連於天。而師容

色如生。元宗深嘆異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顏真卿元靜先生李君碑〕先生姓李。諱含

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提孩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開元十

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通

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類徵。皆謝病不出。天

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費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事。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

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元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常以茅山靈蹟。薦焉將墜。真經祕錄。亦多散落。

請歸修葺。特詔於揚許舊居紫陽觀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饒

之。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

□□□□□□□□

□□□□□□□□

□□□□□□□□

□□□□□□□□

□□□□□□□□

□□□□□□□□

□□□□□□□□

□□□□□□□□

□□□□□□□□

□□□□□□□□

□□□□□□□□

□□□□□□□□

□□□□□□□□

□□□□□□□□

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蔭。人即其處為神農社。年常祀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名山洞天福地記〕南岳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縣。白水即白河也。一名清水。在南陽府。詩七卷註。冥坐。靜坐也。見二十三卷註。〔坤雅〕雁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土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天寶初。威儀元丹邱道門龍鳳。厚禮

致屈。傳錄於嵩山東京大唐山口口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跡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口口口口開顏如生。觀者日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葬於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海鳥。見大鵬賦註。〔莊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彼必齧鬣挽裂盡去而後慘。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晉書〕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國。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文章正宗〕龍門在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王喬祠在南陽府葉縣治東北。相傳即喬飛鳧之所。故後人立祠於此以祀之。今謂之雙鳧觀。〔晉書〕葛洪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〇狙子余切。音雖。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

動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乎。〔周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正義云。包含以厚。光著甚大也。〔後漢書〕劉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叢談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術。雕龍奩。裴駟註。〔劉向別錄〕曰。駢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洩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駢奩修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左思吳都賦〕赤須蟬蛻而附麗。劉涓子註。言此人昇仙。如蟬之脫

也。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請予爲銘。予與紫陽神交。飽飡素論。十得其九。弟子元丹邱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爲龍蛇。固亦以生死爲晝夜。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莊子〕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淮南子〕以利害爲塵。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舊石煙滅。唐元宗命殷仲容摹以傳。〔揚雄長楊賦〕泝盜八區。李善註。八區。八方之區也。○按宋敏求後序。謂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入本集。〔太平寰宇記〕紫陽先生塔銘。李白撰。在廢光化縣。今不知存否。此本從道藏劉大彬茅山志中錄出。雖有缺文。然與集中所稱紫陽先生。元丹邱。僧倩公。仙城山。殮霞樓等句。多所取證。且其文係太白眞作。銘詞元奧可喜。宋氏棄之不收。固矣。

右一篇見劉大彬茅山志

雜題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其二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衿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方輿勝覽〕象耳山在眉州彭山縣。有太白

書臺。有石刻太白留題。夜來月下臥醒云云。

其三

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與何極。

其四

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

右四則見龍江夢餘錄

〔唐錦龍江夢餘錄〕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踏月。其二云月下臥醒。其三云樓虛月白。余亦見其一帖云。吾

頭懵懵。雖其字跡真贗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別。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類書中多摘引太白詩句。然不能無錯繆。海錄碎事錦繡萬花谷二編。學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尙之。其所引太白斷句甚多。亦有誤者。如雨吟春破碎。貧飲客彫零。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黃昏一例愁。茶褐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江邊石上誰知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只有人間閑婦女。一枚煎餅補天穿。皆是李觀詩。因觀字太白。上途譌作太白。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各一葦。是白樂天詩。晚花

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午清無比。溪山畫不如。是杜牧詩。虬鬚顛頰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鵬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是李郢詩。而皆以爲太白詩矣。又若霜結梅梢玉。陰凝竹幹銀。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紅。心爲殺人劍。淚是報恩珠。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玉顏上哀嚙。絕耳非世有。佳人微醉玉顏酡。笑倚粧樓澹小蛾。借問

單樓與同穴。可能銀漢勝重泉。露暗濃煙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訪。只見桃花不見人。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煙巒口。萬古潺湲一水斜。庭中繁樹乍含芳。紅錦重重翦作囊。還合炎蒸留爍景。題來消得好篇章。諸句未許爲誰氏之作。其句法皆與太白不相似。亦皆以爲太白詩矣。羅鄂州新安郡志。謂南唐時另有一翰林學士李白。姑孰十咏是其所作。然則後人所傳李白諸逸詩。及斷句之爲諸書所誤引。而其名莫可考者。烏知非斯人之作耶。昔人論杜詩真僞。謂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無幾。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固不可得而亂也。斯言良是。夫學力如少陵。其詩不可得而亂。天才若青蓮。其詩固可得而亂耶。然知其不可亂。而猶彙之編之。而附之於本集之後。豈曰務博。良欲存此以爲後人辨其真贋。而知所取法焉耳。

宋魏菊莊詩人玉屑十四卷。載歷論諸家一條。其下有旁註李太白集四字。厥後漢魏詩乘因而采之。而昧者互相引用。遂以爲真太白之文矣。今按其前曰。詩之興也。北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

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龍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凡一百二十五字。是駱賓王和閨情詩啓之前數行。其後云。駱賓王。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物駕。想見飄然之狀。凡二十九字。其二十六字是裴敬所作太白墓碑中數語。蓋駱賓王之下。爲詩格高旨遠之上。皆有缺文。原屬兩條。抄錄者不察其舛誤。而相聯屬爲一則。在菊莊原本。要未嘗繆誤至此。漢魏詩乘。因菊莊俗本之誤而承其誤。蓋有由矣。卽是推之。今所編輯拾遺。安知不類于是。而宋次道所裒益全集之詩文。又安知不亦類于是耶。後之讀者。尙有鑒于斯哉。

鄭樵通志藝文略別集內載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又度北門集一卷。於制誥類中複載云。李白度北門集一卷。劉少彝曰。度北門集。當是供奉翰林時代之草。豈通考所謂翰林集者。故已彙入。然今本無一字存者。其爲湮佚無疑矣。余考舊唐書之經籍志。新唐書之藝文志。及太白列傳。皆不載此書。而他籍亦鮮有言之者。豈

亦南唐之翰林學士李白所作耶。抑李白度者其人名。北門集者其書名。而後人誤讀之耶。聊志于末。以俟博學者辯之。

卷三十一（附錄一）序誌碑傳十二首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繆本作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妾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唐時隴西郡。渭州也。無成紀縣。而秦州天水郡乃有成紀。此云隴西。

成紀人。蓋推其先世郡邑而云耳。〔漢書李廣傳〕言廣爲隴西成紀人。在漢初。成紀本屬隴西。至武帝元鼎三年。分隴西。置天水郡。於是成紀屬天水而不屬隴西矣。唐李氏族望。推爲廣所出者。皆曰隴西成紀。蓋本此也。涼武昭王諱暠。系出李廣之後。當晉安帝之末。爲羣雄所奉。推爲敦煌太守。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據河西五郡。國號曰涼。自稱爲公。在位十八年。國人上諡曰涼武昭王。暠子曰敬。敬子曰重耳。重耳子曰熙。熙子曰天賜。天賜子曰虎。虎子曰暠。暠子曰淵。於是代隋而有天下。是爲唐高祖。元宗天寶二年。追尊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南史王筠傳〕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詩商頌〕昔在中葉。毛傳曰。葉。世也。按〔范傳正墓碑〕云。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與此文所謂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地名不同。新唐書略之。但言隋末。以罪徙西域。考〔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條支國又在其西。行百餘日方至。其國與中國絕遠。疑非謫成者所居。〔唐書地理志〕西域羈縻州有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頭城置領州九。隸安西都護府。乃唐龍朔元年所置。隨時無之。恐碎葉爲是。條支乃借言作西域極遠之地說耳。〔史記〕虞舜者名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藝文類聚〕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爲姓。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左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音稿。

不讀非聖之書

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竭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後漢書〕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可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結軌還轂。東向將

報。顏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跡也。〔張華鷓鴣賦〕飛不飄揚。翔不翕習。李善註。翕習。威貌。〔新唐書〕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歷吏部黃門侍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子昂所論著。當舉以為法。〔盧藏用陳氏集序〕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辭。〔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

天寶中。皇祖下詔

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

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

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

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入

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

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探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

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邱耳。

皇祖。元宗也。元宗於代宗為祖。是文作於代宗即

位之後。故曰皇祖。〔雍錄〕金鑾殿在學士院之左。〔長安志〕大明宮有金鑾殿。在環周殿西北。〔唐會要〕翰林院。開元初置。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唐書地理志〕河南採訪使。治汴州。陳留郡即汴州。北海郡即青州。濟南郡即齊州。俱屬河南道。〔楚辭〕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註。〔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註。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也。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繆本缺乘字。相顧作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

上授簡。俾予爲序。論關雎之義。始媿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

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級級。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翼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習于詩。能通其儀。以文學著名。〔晉書〕杜預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沉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錄。謂之釋例。又作照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李翰林集序

前進士魏顥〔摭言〕進士通稱謂之秀才。得第謂之前進士。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良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聞則無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良。暇也。蜀於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峨眉山。錦江。皆在其地。司馬相如。揚雄。皆蜀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生何縣。陳子昂。梓州射洪人。俱見前註。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

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二字九言。鬼出神入。瞠

若乎後耳。唐時縣州隸劍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音釋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粕。已漉粗糟也。〔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一云。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詞

無所假。咸自以騁駉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建安者。漢獻帝年號。七人聚於其時。故世謂之建安七子。〔莊子〕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陸若乎後矣。陸德明註。陸。救庚反。又丑郎反。字林云。直

視貌。一云斜視。○桃音彼。

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

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為謫仙子。由是朝廷作

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

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垺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常

人。橫海鯢。負天鵬。豈池籠榮之。

持盈法師。玉真公主號。公主出家為道士。故曰法師。〔金石錄〕玉真公主墓誌。王緝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

真。字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耳。琦按〔舊唐書〕元宗本紀。玉真公主。先

為女道士。天寶二載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以為字。持盈乃新唐書之誤。〔唐書百官志〕中書省有舍

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語旨制勅。聖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張垺。丞相說之

子。尚元宗女寧親公主。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海岱間。古青徐二州地也。〔文獻通考〕翰林學士。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魏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

是號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垺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徹。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瓊。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雍錄〕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

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顯始名萬。次名曰。上數欲命白以官。爲宮中所捍而止。是白在天寶。竟無官也。○瑤音忌。

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

或是東帶風流醜籍。〔續會〕哆。大貌。〔漢書〕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醜籍。服虔曰。寬博有餘也。顏師古曰。醜。言如醜醜也。籍有所薦籍也。史炤曰。醜籍。有

雅度之稱。〔北史〕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醜籍。○珍。昌者切。車上聲。音與稽同。顯音浩。會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

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史記〕季布爲氣任俠。有名于楚。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

以事也。顏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

也。以權力使輔人也。任音人。蔡反。俠音下。頰反。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事詳上安州裴長史書內。又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

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飲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

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答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太白蓋借毓語以解嘲也。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

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

終娶於宋。太白山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途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是其始娶乃許圜師之孫女也。太白竄夜郎。留別宗十六顯詩。

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鬣翼鳩皇。三入鳳凰池。令姊忝齊眉等語。是其終娶者。乃宗是客之家也。而此云宋。蓋是宗字之訛耳。若劉若魯婦則無所考。太白後只一子伯禽。則未知其明月奴與。其頗

黎與。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

一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太白有小妓金陵歌楚聲。家童丹砂學鳳鳴之句。又有示金陵子詩。昭陽妓無考。其東山吟云。酣來自作青海舞。據此。撫字乃舞字之訛。顯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

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

出其文。命顥為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

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沙汨羅之儔。路

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陸機詩〕撫膺解攜手。永嘆結遺音。蓋言解散其攜手之歡也。〔宋之問詩〕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攜。〔張九齡詩〕義法投分

末。情及解攜。初。皆用其義。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

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禰。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

假蓋於子夏。〔史記穰侯傳〕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壘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

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百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哂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叔夜之短。謂其

飲酒恃才。如嵇叔夜也。禰衡事見二十二卷註。〔晉書〕山濤舉阮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

精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家語〕孔子將行。雨

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隘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

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經亂離。白

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

成序。首以贈顥作。顥訓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

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唐時河東道絳州有絳縣。沉勞累年。謂諷咏不倦。一字不下。謂不敢妄加評騭。積薪

李翰林別集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

乎。

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新唐書藝文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此云十卷。蓋唐書誤也。三館。

昭文館。集賢院。史館也。皆寓崇文院中。名雖有三。實止一地。爲宋時藏書之府。〔玉海〕按六典。武德四年。始置脩文館。貞觀二年。建史館于禁中。專掌國史。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以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于此矣。其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尙未合爲一。自梁徙汴都。舊制未備。舊制未備。正明中。始于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楹爲三館。藏隘庫陋。僅庇風雨。太平興國中。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棟宇之制。皆上親授。三年二月畢功。盡遷西館之書。分于兩廡貯焉。東廡爲昭文書庫。南廡爲集賢書庫。西廡爲史館書庫。凡六庫。分經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萬卷。初。乾德中平蜀。得書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得書二萬餘卷。參以舊書爲八萬卷。凡六庫。書籍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爲架。青綾帕幕之。簡冊之府。翕然一變矣。

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

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舊唐書〕上皇諡

孝皇帝。廟號元宗。〔晉書〕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和蕃書。集中不載。蓋已亡軼。史所撰李白傳。卽宋史藝文志所載樂史李白外傳一卷是也。今亦不傳。嘗見合璧事類中。引李白傳云。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沾。中廡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疑卽樂史所撰者與。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

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

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繆本作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繆本下多一欲字。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

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此一事蓋

得之唐人所著。〔松窗錄〕。太白入翰林。在天寶初年。此云開元中。是敘得木芍藥之由。不指賦清平調之時也。原註。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通志略〕牡丹。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咏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爲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名。〔太真外傳〕載沉香亭賞牡丹事。照夜車。作照夜白。按〔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陳闕圖之。〔畫鑑〕曹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驄。綠衣闕官牽照夜白。則車字殆白字之訛歟。〔通鑑〕武惠妃

驚。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冠。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韋昭訓女。猶納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八月。冊爲貴妃。〔舊唐書〕元宗于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元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園。〔玉海〕梨園在光化門北。〔韻會〕玻璃。西國玉。此云水玉。千年冰化。亦書作頗梨。唐時諸州。有涼州。無西涼州。考晉末涼州之地。爲羣雄割據。分裂爲三。李暹都酒泉。謂之西涼。禿髮烏孤都。樂都謂之南涼。沮渠蒙遜都張掖。謂之北涼。西涼之地。在唐時則肅州酒泉郡也。又西魏于古之張掖郡置西涼州。尋改爲甘州。在唐亦爲甘州。又謂之張掖郡。即甘肅二郡。皆有西涼之名。及考白樂天詩註。有涼節度楊敬述。以唐書元宗本紀校之。楊敬述乃涼州都督也。〔集異記〕葉法善言西涼府今夜之燈。〔元龜樂府〕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麻稠。疑唐時據謂涼州爲西涼耳。倚曲。以聲合曲也。今謂之倚聲。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

子儀於行伍間。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此一事。

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按〔唐書〕子儀以上元三年封汾陽郡王。去太白貶夜郎時已四歲矣。史善追書其爵如此。〔寧圃遺蘇〕引樂史李白序曰。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坐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擢定安王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與此文不同。考唐書。子儀未嘗爲哥舒部下將。而太白旒夜郎時。安慶緒尙在。史思明方強。何云擢定。此蓋出自諸家稗說。而此書誤以爲樂史序耳。白之從弟令問。嘗曰

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爾爾。蕭本只一爾字。○此一專得之。太白所作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觀省序。傳中漏此二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元

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與。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

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概而已。時在饒雷州中。咸平

元年三月三日序。聖真。謂肅宗。按〔唐書〕肅宗諡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聖真。疑是聖謂之饒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饒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盤是也。咸平。宋眞宗即位改元之年號。時樂史由著作郎值史館。遷職方。出知商州。見宋史。

謂之饒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饒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盤是也。咸平。宋眞宗即位改元之年號。時樂史由著作郎值史館。遷職方。出知商州。見宋史。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並序)

李華

嗚呼。姑孰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

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

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

賢以立言。道以恆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

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姑孰。即當塗縣之舊名。詳見二十五卷註。青山在

太平府城東南二十里。太白初葬龍山。後乃遷葬青山。此云青山北址。謂龍山在青山之北耳。〔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莊子〕子貢曰。敢問畸

人而侔於天。陸德明註。司馬云。畸。不偶也。侔。等也。亦從也。按〔唐書李華傳〕言天下士大夫家傳墓板。及州縣碑頌。時時費金帛往請。今華之文多見于文苑英華唐文粹中。乃作太白墓誌。不

特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略而不書。寥寥數言。何其惜墨如金乃爾。即其揄揚之辭。亦與太白泛而不切。較之元微之所作杜子美墓誌。相去天淵矣。○畸音雞。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尚書膳部員外郎 劉全白撰

朝議郎行當塗縣令顧遊秦建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人。繆本缺人字。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太白。綿州人。而此云廣漢。蓋綿州在唐爲巴西郡。在漢屬廣漢郡。本舊時地名而言。謂之廣漢。唐時實無廣漢郡名也。

蕃書。并上宣唐鵠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痕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輻輳。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蕭本少一家字。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

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因學紀聞〕李白上宣唐鵠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即本傳所謂召見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韻會〕輻輳。車行不利。故人不得志。謂之輻輳。亦作輻輳。〔楚辭〕輻輳留滯。王逸曰。不遇也。〔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中書省有右拾遺六人。皆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輻音坎。輳音可。全。俗本作李。誤。白幼則

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游秦。志好爲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乃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顏延年詩〕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蔥菁。劉良註。冥漠。虛無也。〔後漢書明帝紀〕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其墓。章懷太子註。式。敬也。〔禮記〕行過墓必式。〔王巾頭陀寺碑文〕勝幡西振。貞石南刊。劉良註。貞。堅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文書。

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六年。去寶應元年太白沒時二十九年。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惟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
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
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師古註。
如經歷一塊。言其疾捷之甚也。〔詩小雅〕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駿骨。見十一卷註。〔楚辭〕爲鳳凰作鶉籠令。雖翕翅其不容。塌翅。猶翕翅之謂。又〔陳琳檄文〕垂頭塌翼。莫所馮恃。或用其字。誤塌作塌。亦未可定。公名

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
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

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

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

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城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

年。都護王方翼所築。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隸安西都

護府。其敝自安西入西域道里。安西西出約千餘里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

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韻會〕僑。寓也。〔增韻〕旅寓而居也。公之生也。先

府君指天指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

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

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
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天枝。謂帝室之支派。〔王僧孺發願文〕
天枝峻密。帝葉英芬。長庚亦謂之太白。

即五星之金星也。五星各聚五行之精氣而成象。五行之中。金得其剛。故曰得五行之剛氣。〔三國
志註〕嵇康字叔夜。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學多

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括釋無欲。性好服食。常搽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咏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爲郡也。見四卷註。世說註。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史記。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一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周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瓔音規。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元宗明

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元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

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

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補衡鸚鵡賦序。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舊唐書宦官傳。天寶初。加高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范不稱力士名而稱高將軍。非尊力士也。以見元宗優寵太白之至耳。漢書。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安入。孝元皇后父名

禁。避之。改曰省中。顏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漢書。或孔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客以他語。其不進如是。公以爲千鈞

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

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

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太平御覽。王孫教射經。曰。張弩左手承檣。右手迎上。釋名。弩。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是檣者弩之匣。牙者弩之機鉤也。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貌。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碌碌。猶錄錄也。左傳。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摟而絕之。監

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正義曰。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墓父。墜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脫屣。見二十二卷註。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

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突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

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

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

或遇勝境。終年不移。繆本移下多一時字。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

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

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

于彤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

戎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覆也。〔史記正義〕吳地。斗牛之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也。牛渚磯。姑孰青山。俱不見前註。青山有謝朓舊宅。故曰謝家青山。〔周易屯卦〕初九。

盤桓。利居貞。孔穎達正義。盤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則難生。故盤桓也。不可進。惟宜利居處真正。彤庭。見一卷註。傳正共。繆本缺生唐代。甲

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

舊。〔新唐書〕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為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

改光祿卿。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業恩獎。廉問宣池。按圖

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繆本缺屬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繆本作故。

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為。繆本作乃。劉勸之妻。皆

編戶毗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

諱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卽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儉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

宣池二州。唐時屬江南西道。〔史記〕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說文〕毗。田民也。武庚切。諦。審也。都計切。〔禮記〕土曰不祿。庶人曰死。孔穎達正義。不祿者。土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韻會〕糲。米不精也。儷。偶也。〔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唐明皇註。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周禮〕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元和十二年。去寶應元年公卒時。得五十六年。〔史記〕留侯世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應劭曰。大父。祖父也。○儷音賴。杵音紉。會音檢。

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

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一實于泉扃。一表于道。一作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晉書〕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

輯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謹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晉七賢。見十二卷註。應星象。謂夢長庚而生也。〔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說文〕麴。酒母也。蘖。牙米也。〔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博物志〕昔劉元石于中山酒家酣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討于日。乃德元石前來酣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元石七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左傳〕宮室卑庫。〔廣韻〕庫。下也。交塏。高地。詳二十八卷註。〔宋孝武帝詩〕深松朝已霧。幽隧晏未明。〔韻會〕隧。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詩商頌〕猗與那與。毛傳曰。猗。嘆辭。正義曰。謂美而嘆之也。○庫音陞。塏音凱。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前守祕書省校書郎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

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游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夏書。脅從罔治。江表謂江南之地。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

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張衡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隈。〔二國志註〕曹植上書。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班固東都賦〕。躪躪其十二三。李善註。字林曰。躪。踐也。汝九切。說文。躪。躪也。與躪同。力振切。○睫音接。又音札。菌音窘。躪音吝。又嘗有知鑒。客并州。

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常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將軍劍舞。洎張旭長

史草書爲三絕。夫天任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張長史草書。見六卷註。〔太平廣記〕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吳道子。請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觸。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縷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諡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

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章蘇州。王右

卷三十一附錄一 序誌碑傳十二首

七二一

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祕監。唐之得人。于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謝吏部。謂謝朓。南齊時為尚書吏部郎。何水部。謂何遜。梁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

兼尚書水部郎。陶彭澤。謂陶潛。晉末為彭澤令。鮑參軍。謂鮑照。宋臨海王子項為荊州。以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中宏詞科。為汜水尉。後貶龍標尉。

史稱昌齡工詩。世稱王江寧。蓋以其地名稱之。宋考功。名之間。字延唐。魏州弘農人。景龍中為考功員外郎。韋應物。長安京兆人。貞元初為蘇州刺史。世號韋蘇州。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

官至尚書右丞。杜甫。字子美。河南鞏人。嚴武出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則天朝舉進士。官右拾遺。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舉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終祕書少監。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天寶十二年舉進士。累官容管經略使。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後為揚州功曹參軍。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為魯山令。士大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陽城。字元宗。北平人。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李泌薦為著作郎。遷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當太宗朝。知無不言。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移。官至侍中特進。諡曰文貞。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則天朝前後匡正。奏對凡數萬言。睿宗時追封梁國公。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官刑部尚書。封魯郡公。出使李希烈。不屈而死。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累官司農卿。朱泚盜據

宮闕。將欲僭位。秀實奮象笏擊之。中其頰。流血而走。凶黨羣至。遂遇害。詔贈太尉。諡曰忠烈。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南平蕭銑。擒輔公祏。北破颯頽。西安吐谷渾。累封衛國公。李勣。字懋功。曹州狐離人。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破劉黑闥。斬徐圓朗。與趙郡王孝恭平

衛二公。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累官祕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

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為寶。用獻

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爲作者。附於此云。〔江南通志〕李白宅在太平府當塗縣青山之麓。白至姑孰。依當塗令族禮賢坊巷內。道林寺在江寧府之獨龍阜。梁改開善寺。宋改太平興國寺。後改蔣山。按此文稱蔣山寺。謂蔣山中所建之寺也。與劉尊師書。今不存。 會昌三年二月

中。敬自泝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野城縣尉李劭。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

力役。俾專灑掃事。會昌。武宗年號。會昌二年。去寶應元年太白沒時。蓋八十二年矣。〔江南入於淮。江左。大江以南之地。通志〕泝水亦曰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六安州霍山之北。下流經壽州。南道濮州有野城縣。○泝音譬。又音備。野音答。劭音邵。 噫。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

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一統志〕謝公井在青山路側。齊宣城太守謝朓所鑿。〔左傳〕爾墓之木拱矣。杜預註。合手曰拱。 又爲碑

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舊唐書文苑列傳

劉 昉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

因家焉。李陽冰魏顥劉全白苑傳正諸人之作。皆以太白爲蜀人。卽以太白之詩考之。亦以巴蜀爲故鄉。東魯乃寄寓。昭然分別。而劉氏獨以爲山東人。按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誌銘〕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疑太白寓家山東日久。故以山東稱之。舊史遂承其誤。若言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則更與范傳正新墓碑所云父客高臥雲林。不求祿仕者全不同。未知又何所本。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

徂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

宗府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

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

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

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在塗以永王璘為

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

白坐長流夜郎。太白避地廬山。為永王所迫致。見於懷舊書懷詩。及為宋中丞自薦表甚明。舊史謂白在宣州謁見者。誤也。後遇赦得還。竟

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新唐書文藝列傳

宋 祁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

西。與聖皇帝。謂李暠。唐高祖之七世祖。詳見前註。巴西。蜀中郡名。即綿州也。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

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

材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轉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白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此則本裴徽墓碑。及樂史集序本文。謂免其刑責而變重之。刑責不過謂犯笞杖小罪。非謂其犯誅戮大刑。新史徽筆稍晦。後人乃謂子儀犯法將刑。以太白言於主帥。得免誅戮。殆後子儀力戰而啓中興。皆屬太白之力。不特小說傳奇。喧騰異說。而文人才士間。亦入之詩筆。誤矣。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琦按太白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予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不言其囚繫所坐何事。又其爲宋中丞自薦表云。永

王東巡。發行。中道奔走。卻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宜慰大使崔煥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則知尋陽之囚。正坐承王事。新史以爲赦還之後。在尋陽坐事下獄。而宋若思釋之者。以一事分爲二事非也。會南豐。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未。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嘆。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張旭草書爲三絕。

李太白文集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論太白詩集之繁富。必歸功於宋。然其紊雜亦實由於宋。蓋李陽冰所序草堂詩集十卷。出自太白。

手授。乃其真確而無疑者也。次別魏萬所纂太白詩集二卷。當亦不甚謬誤。樂史所得之十卷。真贋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訛傳訛。尤難考訂。使宋當日先後集次之時。以陽冰所序者爲正。樂史所得者爲贗。雜採於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於後。而明題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萬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獻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類詩。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某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別集。使後之覽者信其所信而疑其所疑。不致有魚目混珠。鹹賦亂王之恨。豈不甚善。乃見不及此。而分析諸詩。以類相從。遂爾真偽雜陳。漚涇不辨。功雖勤也。過亦在焉。不重可惜乎。

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旣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止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

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序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闕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南豐據太白之詩書所自敘者。以駁正新舊

二史之誤。是矣。其謂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尙未是。按上裴長史書。鵲跡於此。至移三霜。蓋謂上書之時。羈留雲夢。已及三年。非謂三年之後。遂去雲夢而他適也。太白有送姪晞游廬山序曰。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云云。南豐偶失之考證耳。然南豐云。雜著六十五篇。今本有六十六篇。豈此一篇係後人增益。而南豐所見尙無之耶。又謂太白之卒。年六十有四。按李華墓誌。乃六十二也。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校之。尋陽清雪之日。年五十有七。合其卽世之歲。當以六十有二爲是。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爲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爲人所尙。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三公相

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二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刻本有刪去此篇者。以其無關於太白之事蹟耳。然宋公篇類之藁。鏤木傳世。實始於是。今所傳諸刻。無不濫竽焉。不敢徯其所自。故仍舊本存之。

卷三十二(附錄二) 詩文二十一首

贈李白

杜甫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贈李白

杜甫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疏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淪簪笏。悠悠滄海情。〔文獻通考〕杜甫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漁隱叢話〕學林新編曰。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不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咏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連翩。蓋謂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

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西溪叢話〕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揮塵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贈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爲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鸚鵡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記載矣。○〔顧修遠杜詩註解〕畢致中曰。王荆公言子美贈太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鮑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又在庾鮑下矣。荆公此說。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絕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敵於天下。少陵欲與細論文。正以此。故其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甫

巢父掉頭不肯往。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啣盃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冬二日有懷李白

杜甫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柳亭詩話〕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材。甫雖稱其敏捷。而於法律上

有所未安。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己亥。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於人或稱官闕。或稱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于太白輒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漁隱叢話〕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字。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識也。琦按杜用古人詩句。亦時有之。如白雲巖際宿一聯。藍本何遜。乃欲以此譏李。恐無此自是非人之少陵。○〔朱鶴齡杜詩註〕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於庾鮑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此真警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疏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爲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僞託耳。○〔容齋隨筆〕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十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灑掃拂拭履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夢李白二首

杜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似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西清詩話〕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當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冰家。葬於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天末懷李白

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

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彌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蕙苴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體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本事詩〕李白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金壘子〕杜少陵平生。何獨於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彌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蕙苴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體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意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爲太白灑謗。事具而情微。太白無孱跡於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云。僕臥香爐頂。食霞飲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旂。空名適自誤。迫礮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甚詳。然不若杜詩之可據。蓋親父不得爲其子謀。其父譽之。不若他人譽之之爲信也。○王嗣爽曰。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爲之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體。梁獄上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載耳。盧世雅謂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仇蒼柱曰。按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爲誰雄。蓋恐其負材任氣。至於債事也。後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詩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帝悉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而深爲之悲耳。

不見近無李白消息。

杜甫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滄浪詩話〕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可十
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
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
既相逼不能無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以下三篇皆斷章。

杜甫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場者。太
白長句。其源出於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
言。於七言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如行路難之類。
方為妙絕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也。

昔遊

杜甫

昔者與高李。適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蓬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遣懷

杜甫

憶與高李輩。適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觀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鷺空相呼。
〔容齋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詩
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贈懷之篇甚多。
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
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
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也。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施讒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白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西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又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飲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地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賈至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其三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黃。輕舟落日興不盡。三湘五湖意何長。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賈至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共說金華舊遊處。迴看北斗欲潛然。

雜言寄李白

任華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大鵬賦。鴻猷文。嘯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嘯笑限。

否。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鰲背。斯言亦好在。至於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峯出。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見說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醉。權臣妒盛名。羣犬多吠聲。有敕放君卻歸隱淪處。高歌大笑出關去。且向東山爲外臣。諸侯交胥馳朱輪。白璧一雙買交者。黃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吳宮側。綠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閑。可望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令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會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過東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襍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別乎。請偕賦詩。以見交態。

卷三十三（附錄二） 詩文五十九首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天荒。乞君飛霞佩。與

我高顏頰。〔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相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江行無題

錢起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漫成

李商隱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讀李白集

鄭谷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弔李翰林

曹松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昔朝曾侍元宗側。大夜應歸賀老邊。山水易昏迷故壠。國風長在見遺編。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李翰林七愛詩七首之一。

皮日休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礫硯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會吐御牀。傲幾觸天澤。權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羅。赴宴著縠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脇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古意

釋貫休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元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製斷黃金鑠。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搗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臥。

讀李白集

釋齊己

竭雲濤。劔巨鰲。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爲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飽飲遊神向元圃。鏤金鏗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李翰林

徐 夔

謫下三清列入仙。獲調羹鼎侍龍顏。吟開鎖闥窺天近。醉臥金鑿待詔閑。舊隱不歸劉備國。旅魂常寄謝公山。遺編往簡應飛去。散入祥雲瑞日間。

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許 彬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迴。深居應有爲。濟代豈無才。疊巘晴舒障。寒川暗動雷。誰能續高興。醉死一千杯。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集。效其體。

歐陽修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卻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青霞。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李太白雜言

徐 積

噫嘻歎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

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燄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紲。當須犖犖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鷗。戴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卽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沉壑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李綱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諛。驚怪恇怯應逃遁。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斃誰如吾。

讀四家詩選四首之一。

李綱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萬乘尙僚友。公卿何芥蒂。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爲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沉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從永王

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爲真隱子。神遊入極表。捉月初不死。

題漢陽郎官湖

夏倪

太白當年夜郎謫。一樽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號。自此名傳五百秋。

讀李杜詩

陸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李翰林詩

陳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經采石渡留一絕句

吳璞

抗議金鑾反見仇。一杯蟬蛻楚江頭。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

白下亭

任斯菴

金鑾殿上脫靴去。白下亭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後。何人來道柳花香。

見景定建康志。

雜書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餘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

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薩天錫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脫靴手污巖。蹴踏將軍雄。沉香走白兔。玉環失顏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紫髯。手撚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挂巾九華峯。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羈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山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灑天風。

采石懷太白

薩天錫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秃筆掃鸞箋。錦袍日送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祇應風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謫仙

舒 遜

召對金鑿殿。榮膺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醉骨生疑蛻。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

夜聞謝太師讀李杜詩

高 啓

前歌蜀道難。後歌偈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鳥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

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巖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憂飢。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弔李白

方孝孺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卻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揚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頗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令高可夷。滄海深令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過采石弔李謫仙

邱濬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洪濤生德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迥不羣。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

邱濬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其東有蛾眉之亭。其西有謫仙之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飢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醕邱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月明。

李太白

李東陽

醉別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神仙。人間未有飛騰地。老去騎鯨卻上天。

過采石懷李白

宗臣

閬闔天門夜不關。酒星何事謫人間。爲君五斗金莖露。醉殺江南千萬山。

其一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湘秋萬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其二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蛾眉亭下芙蓉色。猶似當年宮錦袍。

其四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挂綵雲愁。醉來江底抱明月。驚落天心萬片秋。
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浮衰三平聲。皆作引取義釋。

其五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臥魚龍。天風驅盡瀟湘色。祇爲仙人破醉容。

其六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鯨去不返。獨留明月照江南。

其七

采石磯頭望白雲。青楓滿地落紛紛。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爲爾片帆開暮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其九

短筇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孰水。千秋風雨怨湘靈。

其十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煙霞。可憐一片寒江月。猶爲千峯護落花。

采石磯弔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酣李白。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

天子將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花前。幸臣脫靴紫貂取。貴妃捧硯青蛾憐。
詞成投筆六宮羨。教坊回首新聲傳。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騷走江漢。
夜郎逐客潯陽囚。一片青山魂爛熳。山頭問月呼蒼旻。笑傲萬古空無人。
古人既往君亦去。盃中舊月年年新。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靈。人間傳羽
蛻。天上懸才名。椒漿酌君還自傾。釣磯采采如飛鯨。安知太白不在此。江
東忽見長庚星。

采石磯弔李太白

梁辰魚

停橈磯下奠椒觴。草木猶聞翰墨香。飛燕已辭青瑣闥。長鯨自上白雲鄉。
他年有夢游天姥。此夕無魂到夜郎。西望長安漫惆悵。金鑾春殿久荒涼。
過南陵太白酒坊

許夢熊

謫仙過日酒初熟。此日猶傳新酒坊。風度不隨茅屋改。山川時作錦衣香。
千秋客到千留珮。一歲花開一舉觴。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詠

五首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謫向人間住。玉環斂繡巾。笑領春風句。采石漾蘭舟。足踏鼉
龍去。卻入廣寒宮。醉倒珊瑚樹。

七思

七首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箋。玉笛媚新聲。天香照嬋娟。一朝夜郎去。錦繡埋蠻煙。惟餘一杯酒。搔首問青天。

讀李青蓮集

鄭日奎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字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冥渤爲闊天爲高。與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煙。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據。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劉漓雷電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凌雲思。便欲麾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李太白詩

魏裔介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日皓然。不祇爲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奴視高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煙霧。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璘也實蠢愚。偶而被籠箠。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鷺。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論詩絕句

王士禛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子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眉山蘇軾撰。

代人祭李太白文

曾鞏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未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儔偉。飛黃馱駝。軼羣絕類。擺弃羈馭。脫遺轍軌。捷出橫步。

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擒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孰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李太白贊

馬光祖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墮。驟雲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略。或庶幾乎少伸。手攜郭令公。足躡賀季真。至于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爲其道骨之可蛻。詩思之不羣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糝糠萬物。甕盜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其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

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于公。

李白贊

楊榮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銀河在目。咳吐天風。燦然珠玉。

補註李太白集序例

蕭士贇

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與。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贗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巨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豈予

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之。棗者所望于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笑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贊粹可。

李詩選題辭

楊慎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臥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于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

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襲。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薦疏曰。趙襲術數。李白文章。卽其事也。按太白上裴長史書。所謂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者。乃蘇頌也。其廣漢太守不載姓名。尋文索義。自是兩人。升菴以廣陵太守卽是蘇頌。非是。公後在淮南。

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讀杜詩也。〔升菴外集〕一則。亦引樂史李聲妓自隨。慕謝安之風。自號東山李白。杜詩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淺妄改倒其字云云。琦按今本樂史序中無此數語。而魏顥序有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之辭。升菴蓋誤憶耳。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

公武者。孟浪人也。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己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元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爲王氏傳必曰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

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乎。宋景文修唐書。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予故詳著而明辨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友禹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共爲詩者。嘗謂予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合刻李杜詩集序

王穉登

李杜詩無合刻。刻之自許子元祐始。旣成。問序于王子。王子曰。是烏可序乎。非獨不可。蓋有所不能。且不敢也。夫此光燄萬丈者。誰何僮父。偃然任爲嚆矢哉。曰。奈何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學之者亦若是。請問袒將誰左。王子曰。余曷敢言詩。聞諸言詩者有云。供奉之詩仙。拾遺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亦猶禪人所謂頓漸。李頓而杜乃漸也。杜之懷李白。詩無敵。李之寄杜曰。作詩苦。二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今試語杜之極。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中丞黜黜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非夫所謂驚人

泣鬼者哉。斯蓋匠心獨苦。而非不似從人間來也。至若語李之極。則如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莫舒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東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若其言猶含霞吸月。火食腹腸。疇能貯此。仙與聖頓與漸之分。何俟更僕數耶。然乃分路揚鑣。或同一軌。二先生詩不同而語其極。則一耳。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僵膚立。學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疎無當。是安得爲李杜。爲李杜罪人矣。許子工于詩。能去彼取此。曷患不李杜哉。是刻既出。二先生之集將同運並行。且俾學者各法其極。不空疎無當。與木僵膚立乎。剗剗之功。實弘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論。明刻者之旨。以復許子之問。若曰評騭二先生詩。是蛙坐井而談蒼旻廣狹。鼠飲河而測洪流淺深也。則吾豈敢。

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王穉登

古今論詩者。自三百十九而後。必遵李杜。李才情俊。杜才情鬱。李情曠達。杜情孤憤。李若飛將軍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則肅部伍。嚴刁斗。西宮衛尉之師也。供奉讀書匡山。鳥雀就掌取食。散金十萬如飛塵。沉湎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

士哉。當其稍能自屈。可立躋華要。乃掉臂不顧。飄然去之。坎壈以終其身。迨長流夜郎。與魑魅爲伍。而其詩無一羈旅牢愁之語。讀之如餐霞吸露。欲蛻骨冲舉。非天際真人胸臆。疇能及此。其放浪于麴生柔曼。醉月迷花。特託而逃焉耳。予友劉少彝取李杜集合刻之。前此非無合刻者。然蒼素溷淆。元黃雜遝。箋註訓詁。人自爲政。蒙茸猥瑣。猶疥厲蟣虱。使二先生之作。不免珠殘玉碎。未嘗不扼腕口體。掩卷太息。少彝皆削去之。正其舛訛。定其眞贗。芟蕪其重複龐雜。品列昭分。諸體各以類從。名曰分體。以李序見屬。展讀之際。使耳目滌清。神情開朗。誠哉千古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蓮。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竊謂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軌轍合迹。鞅轡異趨。如禪宗有頓有漸。難與耳食之士言也。少彝工于詩。清俊似太白。沉鬱似子美。故於二集恆津津焉。此刻成而紙價當十倍矣。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王永璘之事爲從逆。嗟乎。祿山篡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璽。落羣凶手。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識郭令公于行間。卒復唐祚。甫雖間關行在。流離秦隴。非不謂忠。然視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爲逆乎。王維亦嘗陷賊。以凝碧管絃詩獲免。

青蓮故不幸而羅銷骨之口。豈不寃哉。予序其集而并論其人若此。少彝以爲然與否耶。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序

劉世教

自二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無踰漢而後宜莫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之能事。觀於是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橫絕來禩同。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想見其爲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西趨風。風故蕩。詆出于情之極而以辭羣者也。襄陽趨雅。雅故沈鬱。入于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趨若異而軌無勿同。故無有能軒輕之者。蓋自唐以後諸尙論之士。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迨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于近體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于古。離之不啻遠。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漸滅也者。是又二先生同異之微指。可解而不可解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虛之賦奏。至使人主冀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俯遇而俯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中郎太中文園都尉諸人。卽遇合雖殊。要之無一廢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沒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無失職。而知其

時人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矢志。而知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亂之朕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陽之癖。而不無憎其編次之淆雜。時從藏書家詢求善本。弗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註。往往未終簡而輒棄去。竊不自量。間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故之籍。筆削爲一家言。方屈首俗業。困京兆者十年。已困公車者又十年。鉛槧屢更。殺青未竟。客歲南邁。從子鑒進而請曰。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箋。而箋者之不必解也。于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豎肆眚。乃與友人姚君孟承往復參訂。始克卒業。諸所釐正。頗極苦心。語具凡例中。再逾年。始獲竣事。輒論著其事。實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裕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擷其精。而上探盛漢以直。翹風雅之緒者。必自茲籍始矣。萬曆元默。因敦夏六月朔平原劉世教序。

又

劉鑒

予伯父少彝先生刻李杜分體全集。役將竣。客有以私問者曰。青蓮少陵兩公。並爲詩壇不祧之主。固也。然而飯穎之逢。陰鏗之擬。爾時兩公相輕已甚。自唐迄今。賢豪揚扆。左右互袒。幾成聚訟。意者都官南面。各全其尊。

而埒享一堂。吾未見靈之妥也。夫詩之合離主與象不主體裁。篇之瑜瑕徵識力。亦徵齒候。昔人編年不爲無據。矧二公集中一題而古今具體。詎容擘裂。今妄顧原本。惟體之從。分則分矣。奈剝膚何。予曰。唯唯否否。客曙其一。未曙其二。夫壘篋異竅而叶奏。圭璧殊制而儷珍。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齊名。光燄千古。後之君子。誰能軒輊。卽或偏嗜者。畸贊。顯詣者。謬誦。抑何關兩公之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傾倒鄭重。層見篇什。李之心服。寧自口出。偶撫一語。謂其相輕。二公有知。政堪頤解。夫詩有古近律絕。體莫備于唐代。而妙莫兼于兩公。第世行本少有善者。編年雜陳。作者之心目交昧。分類糺龐。作者之形神不淩。哀而裁之。無如分體。雖然更有說焉。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予伯父固云。李源風。杜源雅。相提而論。乃知兩公之詩。體從風雅出。而情從憤入矣。李何憤。憤宮鄰之階厲。杜何憤。憤皇輿之沓傾。然青蓮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也。少陵驪山洞房等咏。匪風下泉之思也。其存君與國。發于性情心術之隱者。夫既合不翅合。而或風或雅。互爲經緯。非古近殊體。幾于分無可分。伯父殫二十餘年丹鉛之功。于二集。而以纂次當窮愁之著書。史遷所稱發憤。述之于作。將無同乎哉。而子猶規規然猜其後。吾亦謂子望洋向若。

不免見笑于大方之家。客啞然謝去。書成。爰誌其語于末簡。

又

李維楨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彝。著名文苑最早。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討論窮精。蓋垂二十年。二家分體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年。古賦及雜文如之。其體則古近律絕各以類從。而刪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黜之。其確爲二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自註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筆則筆之。可削則削之。校讐謹嚴。幾無纖微憾。而要領莫重于分體矣。蓋論二家者。楊誠齋以李爲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爲聖。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嘗有待者也。允矣而體未分也。王弼州以李五七言絕爲神。七言歌行爲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爲神。七言律爲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宗。所主所貴。體分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彝以李好稱古。于近體若不屑。而于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而氣象色澤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跌宕。杜趨雅。故沉鬱。卽弼州亦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絕。第就歌行一端論。而少彝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體備。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

以得之成體者。則本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是以學李學杜。往往失之。少彞爲之分體。直指其本于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爲李。可以爲杜。可以兼爲李杜。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兼爲風雅。可以自爲聖。可以自爲神。不至爲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其于詩道。豈曰小補之哉。是說也。少彞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與寄深遠。五言不如四言。若七言靡矣。况束于聲調俳優哉。杜戲爲六絕句。其末章意以遞相祖述。未及前賢。惟裁僞體。親風雅。則轉益多師。而得汝師。夫李杜學詩。必本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學李杜。少彞見及此。宜其詩駸駸李杜齊名也。同參訂者姚君孟承。從子伯臨。皆名下士。

卷三十四(附錄四) 叢說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吳融稱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

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劉棻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折紅翠。闌開蟄戶。其

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鷗觸巨海。瀾濤怒

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滄浪詩。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迂齋詩話。唐人以

李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李賀鬼才絕。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

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

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徐而菴說

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李賀才

鬼語。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

翠蘭苔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

韓愈所得也。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

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

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

休輩。效其響。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珊瑚鉤詩話

雪浪齋日記。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

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楊升

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

解不能及。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

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滄浪詩話

臆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釋德供跋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

狄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為詩疎宕有奇氣。孫觀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逾壯。其言直致而少

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

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

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

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

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後漸放手。夔

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

可學。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

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識也。漁隱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李夢陽章國錢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謝靈運以險為主。以

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

氣骨。李杜筋骨取此。陳繹會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西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

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

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以其所能鳴。韓退之送孟東

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揚升菴四川總志序。

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揚升菴周受菴詩選序。

王荆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

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蕪。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辯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

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

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殺。醉中聯爲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俊。而法度最爲森嚴。况餘者乎。趙宦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

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日。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並唐書所引。蓋六用之。容齋四筆。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蘇東坡書黃子息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日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爲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詩人王層。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臣居仁江西南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尙辭以咏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郝經與機彦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虞伯生傳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吳偉業與宋尙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穎山之嘲諷。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

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調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逾壯抑揚窵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歎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

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

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自後屬文者以積論爲是。舊唐書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積始爲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積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竹坡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山黃

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

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

法如李廣。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韻語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鶴林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醜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胷中所蘊。

一切寫之於詩。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患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韓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全。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義和天道平。用爲

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君談笑靖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

方以智
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

綱常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傳若金唐
江集。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

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

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

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

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

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

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蘇
轍

城
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

李頗不及止。有一杜。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滄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己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腳不韞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

累句亦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太白五言，沿泐漢魏。

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絕古今。子美五言，

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

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

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

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燮，易於

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

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

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藝苑卮言。

才超一代之李也，體兼一代之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

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

利鈍雜陳，巨細咸蓄。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

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備諸體於建安

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

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醇，律體微垂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

輕。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

風騷樂府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胡應麟詩藪。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巖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

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爲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閑適之語。蓋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

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捫虱新話。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滄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辭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老學菴筆記。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

可破也。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閭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爲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誦。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穎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旣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魚隱叢話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實文以爲先後之序。余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艷。有廊廟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咏情。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強到也。李綱讀四家詩選序。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李綱讀四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己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爲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方弘靜千一錄。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除仗森嚴。人皆雕飾乎語言。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唐詩品彙。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

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江盈科雲
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其高敵子美之大。

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

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黃生白山
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驚動

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詩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陳經會
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

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

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宋濂荅章秀
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

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

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

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

萬景皆虛。屠緯真
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之詞。而樂府詩連類

引義。尤多諷興。為近古所未有。迄今稱詩者。推白與少陵為兩大家。曰李

杜莫能軒輊云。李詩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

俊逸。無疎謬處。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

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趙

飛揚爲感動也。中山詩話。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

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穎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

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

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

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

默喻。捫風新話。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

厚也。楊升菴外集。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

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

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揚升菴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藉爲幟幪。翰林逸而或流於滑。胡元拾爲香草。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爲失

之。詩辨
甚。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陶開虞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向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

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讀語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予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陳傳良記陳仲孚問語。

予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卽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山前之句。蓋譏其

拘束也。楊升菴外集。

太白古樂府。杳冥恫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藝苑居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恫

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

之毫釐。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以千里。詩數。

樂府體不尚論宗而叙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無樂府也。太白篇什

雅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寶

生才。豈易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攷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矣。而獨於

太白。尤低徊三復云。李注緯。

太白慍於羣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

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每於兒女間為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

可矣。李詩緯。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逸。軼蕩人羣。上薄

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况

其下乎。唐詩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

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官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王阮亭五言詩選凡例。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然李詩有古調。有

唐調。要須分別觀之。居易錄。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巖。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姜宸英阮亭選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機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

李杜尙矣。唐詩品彙。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

一篇見賞於知音。爲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臯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唐詩品彙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

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李攀龍選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

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歌行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

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雪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李杜歌行。擴漢魏而

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

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詩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端詣。不容班雜。太白天縱逸才。落筆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粟。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詩辨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爲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

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王阮亭七言詩歌行鈔

七言古詩。惟杜甫橫絕古文。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白岑參二家。別出機

杼。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居易錄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唐詩品彙

太白恥爲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不知其近體猶存

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千一錄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諸公創體。迥異昔觀。

詩辨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爲多云。靡麗如南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所取裁。其不流爲宋元未尙也。幾希。然或

失之矜持。蓋從齊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情深而詞顯。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風騷為近焉。李詩

畢忠吉曰。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美一人。供奉長於五

而短於七。辟疆園杜詩註解序。

李白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詩宗風騷。薄聲

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而已。陸生口語。○按陽冰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言近體。

今皆不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律。故集中厥體遂少。

柴虎臣家誠。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為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為多。而孟襄陽

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唐詩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

少陵變幻閎深。如涉崑崙。泛溟渤。千峯羅列。萬彙汪洋。詩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詩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楊升菴外集。

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

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李維楨。

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藝苑卮言。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為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慧者也。盧世淮紫

房餘論。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長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楊升菴唐絕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絕而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而不長五言絕者。高適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少陵太白。七言律絕。獨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

此。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句。而以爲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卽不能爲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卽不能爲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詩

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繇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屈紹隆粵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爲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惟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之心。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爲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

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予於李詩亦云。李詩。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概揮斥。迴颺掣電。且令人縹渺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李詩。緯。

五言絕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唐詩品彙。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宋牧仲。曼堂說詩。

五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

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徐而菴說。唐詩。

五言絕句。李太白氣體高妙。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唐詩品彙。

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藝苑卮言。

七言絕。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

李不能爲。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詩。數。

龍標隴西。真七絕當家。足稱聯璧。焦弱侯詩評。

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履堂說詩。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兩言後只用益。思作波掉。唱嘆有餘。

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畱佳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詩辯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絕。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難言而

又不能無言。將何為三字無限深情。嚴槍痕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

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

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

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鶴林王露。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

下。李薦師友記聞。

遠別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

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

吟。又足以與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為不可及也。范德

機評。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詩辯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爲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雲溪友議。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也。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出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爲房杜危之也。陸暢去白未遠。作蜀道易以美韋臯。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說。蓋近之矣。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爲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相爲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韋臯。撫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爲房杜也。唐詩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其說又見韋臯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

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徐而菴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欲畱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欲餐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因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鈞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闈者怒。人間門戶尙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韻語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之殊。趙宦光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爲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詩好處亦難點。點之

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曲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苑德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艇捲入寒塘拗。以

為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

李太白蜀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

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烟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

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

成句者。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又有十

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李詩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

珠。若坡公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可讀作兩句矣。懷麓堂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註以為日月所生恐非。李太

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即指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

月字以形容威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揚升菴外集。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

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臾涇渭

深。夕移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

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揚升菴外集。

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駟語所謂花踏半蹄行也。兩驂如手。此駟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爲難騎耳。許彥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朱子語類。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躑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戲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闌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漁隱叢話。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漁隱叢話。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

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謂不然。太白咏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咏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即氏聞見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滄隱叢話。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也。蘇樂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庫。杜少陵麗人行。李太白揚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陸時雍評。

李太白荊州歌。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鼉謠。李長吉鄴城謠三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楊升

菴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才。不廢討論。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珠。無怪多類耳。千一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等是太白佳作。詩癖堪。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發。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滄浪詩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望青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韻。李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嘗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閭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又親

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耶。邵氏聞見後錄。

絕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格合歌行之盛。使人

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范德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

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銜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

處。予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楊升菴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

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

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

靜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

愈變愈工。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

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蓋多矣。雅。

元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猶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筭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為亡國諱。而亡國之恥正在言表。唐佚詞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益工。胡元任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

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韻語陽秋。

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爲剽竊。然亦有出奇者。潘岳涕淚應情隕。

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

淚落故山遠。孟雲卿至哀反無淚。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

以激揚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

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鶻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鶻之奔奔。坦

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姐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

后。毒亦淫荒。蠅蝮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尙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

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會發其奸

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容齋隨筆。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語意皆

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宋又有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雅。雜。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

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

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

凝滯矣。所謂啓開八窗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

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

佛氏者益邃。韻語陽秋。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叙事之筆也。憶舊書

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柳亭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彫飾也。冬錄。

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

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鳥鵲。拋書示鶴

鶴。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

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

杯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

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韻語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曰。日足森海嶠。然其

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古人者乎。楊升菴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高卑。自覺天壤。詩辨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懷徐幹詩。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

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語。梅賾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愈遠。若

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能復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

壓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

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

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漁隱叢話。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終是太白語別。予許

須溪知言云。詩辨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咏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

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陽春。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

子美不能道。楊升菴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勸客嘗。說者以爲工在壓字。不知吳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抄。

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對巔土。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予謂字面則同。句意懸絕。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高者尙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加富耳。詩。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

不如李。仇蒼杜杜詩詳註。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畱侯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嚶嚶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千一錄。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

間。王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懷麓堂詩話。

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句法同。太白五言如菖蒲

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峯。與此句皆奇崛異常。楊升菴外集。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

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

醉。豈復狂惑至此。玉瀾雜書。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衿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鶴林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云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

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楊升菴絕句衍義。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曉望

詩。門標赤城霞。樓樓滄島月。最相似。文翔鳳雲夢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語爲興詩者。太白獨

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象雄傑。古今絕唱。王阮翁豐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五言古詩耳。詩辯

七言絕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為

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為未允必求壓卷則

王維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渾之黃河

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

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李

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

萬重山雖全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

亦太憤憤。揚升菴外集。

盛弘之荊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

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揚升菴絕句衍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咏今日淒涼之景大抵唐

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意而從橫變化存乎體裁此與韓退之

遊曲江寄白舍人詩。僕僕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千花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元微之劉阮天台詩。芙蓉脂肉

綠雲鬢。圖畫樓臺金碧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

多得。發子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王阮亭分

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曰。余嘗覽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別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之。今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蓋勝境也。奇峯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峯。佳秀可愛。傳聞新建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率類於此。且欲尋訪。迫暮不獲。因思旌川卽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之。汪公亦倫之別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調詠不及於古乎。輒成一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謫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英辭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詩題。祇云過汪氏別業。而此序乃云。題涇川汪倫別業。先生非妄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詩五平五仄句。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詩。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

聞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詩。夜境不照物。朝光何時升。錄。餘冬序。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冥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沌。萬象成虛字。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爲己用。漁隱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衣冠之論。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耳。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去之遠矣。唐詩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塞上曲。騾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滄浪詩話。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作也。太白爲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會南豐集序。楊遂故宅記及自叙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證也。近日吾鄉一士夫爲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予以前所引證詰之。答曰。且諂山東人。祈綽楔資。何暇核實。楊升菴外集。

突宣城善釀紀叟。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爲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醫也。楊升菴外集。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猶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夢溪筆談。

卷三十五（附錄五） 年譜

李太白年譜

據太白詩文。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見贈張相鎬詩。于涼武昭王爲九

世孫。當隋之末。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隱易姓名。故唐興以來。漏于屬籍。

至武后時。子孫始還內地。于蜀之綿州家焉。因逋其邑。遂以客爲名。卽

太白父也。〔李陽冰草堂集序〕曰。李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曷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初。逃歸於蜀。復

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其先隴西成紀人。公之孫女於箱篋中得公之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始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簪纓廣漢。因僞爲郡人。父

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按陽冰序乃太白在時所作。所述家世。必出於太白自言。傳正碑據太白之子所手疏。一云序述無有異詞。此其可信而無疑者也。〔新唐書李白本傳〕曰。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還。客巴西。蓋本二文以爲依據也。太白之爲蜀人。固彰彰矣。〔魏顯李翰林集序〕亦曰。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劉

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云。君廣漢人。其說皆同。是知世謂太白爲隴西成紀人者。本其先世族

望而言也。或謂蜀人。或謂綿州。或曰巴西。或曰廣漢。皆指其生長之地。或據當時之名。或援前古之名而互言之也。至若杜子美元微之稱爲山東李白。則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舊唐書竟以白爲山東人。且云父爲任城尉。因家焉。與諸說獨異。〔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隱祖徠山。號竹溪六逸。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尙存。蓋仍舊史之誤而云耳。不可信也。

傳。輿地廣記曰。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嘗流雋州。其後內

移。白生于此縣。唐詩補遺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

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

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洪邁容齋續筆〕曰。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即

廬山也。〔吳會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

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

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文忠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

以范碑爲證。方輿勝覽。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興聖皇帝之九世孫。其先以罪

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于蜀之昌明。今本李陽冰草堂集序無昌明字。按彰明縣。自先天

以前。止曰隆昌。後避元宗諱。始曰昌明。五代時改曰彰明。楊升菴文集

引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

唐長安元年辛丑。即武后之大足元年也。十月始改長安。

太白生。舊譜起於聖曆二年己亥。云太白生于是年。按會登序。享年六十四。李陽冰序載白卒於

實應元年十一月。自實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乃聖曆二年也。薛氏據之。故曰白生於

是年。然李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爲是。若生聖曆二年。則當云五十有九矣。自當以表爲正。故訂以長安元年爲太白始生之歲。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苑傳正墓誌云。神龍初。觸還廣漢。今以李誌會序參互考之。神龍改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說。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驚妾之夕。長庚入夢。故名白。以太白字之。若青蓮

居士。酒仙翁。又其所自號者。

青蓮居士。見蒼湖州迦葉司馬詩及蒼僧中孚贈仙人掌茶詩序。青蓮花。出西域。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淨香潔。

不染纖塵。太白自號。疑取此義。眉公秘笈。謂其生於彰明之青蓮鄉。故號青蓮。按青蓮鄉在綿州舊彰明縣內。彰明逸事。原作清廉鄉。疑後人因太白生於此。故易其字作青蓮耳。謂太白因此而取號。恐未是。酒仙翁。見送權十一序。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卯。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是年中宗復位。

太白年五歲能誦六甲。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即神龍三年九月。改元景龍。

景龍二年戊申。

景龍三年己酉。

景雲元年庚戌。即景龍四年六月改元唐隆。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太白年十歲。通詩書。觀百家。

景雲二年。辛亥。

先天元年。壬子。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始改先天。

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十一月始改開元。

附。舊譜開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獵渭川。有大獵賦。按賦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而不書年。

分。考通鑑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豐。獵于驪山之下。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於渭川。八年十月壬午。改於下邳。十月而獵於秦地。凡三見。舊譜竟屬之癸丑歲者。大約以太白生於聖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歲。因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一詩。而附會其說。若以太白生自長安元年數之。至是始十有三歲耳。恐未是。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太白年十五。上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贈張相鎬詩云。十

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按太白明堂賦序。歷鑿天皇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則是賦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並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

開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為乾元殿。在開元五年七月。賦之作應在三四年間。豈所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賦歟。

開元四年。丙辰。

開元五年。丁巳。

開元六年。戊午。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

太白年二十。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

事產業。是年禮部尚書蘇頌出為益州長史。舊唐書蘇頌傳。開元八年。頌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事。太白于路中投刺。頌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

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逸

人東巖子者。隱于岷山之陽。東巖子始名不可考。揚升菴以為即徵君趙巖。梓州鹽亭人。字雲卿者是。又曰。岷山之陽即指匡山。杜子美贈

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俱恐未是。太白從之遊。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郡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

舉二人以有道科。並不起。上二事。見太白所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敘歷歷。然無歲月可考。而蘇頌之為益州長史。實惟開元八年。故連其少年諸

事。並敘於此。又書中先言隱居岷山。後言投刺蘇公。玩其文義。作兩段敘述。非接次而言者。州舉有道。應是見蘇公以後事。新唐書本傳曰。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

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蓋依書辭順序之耳。恐未是。又揚升菴以廣漢太守為蘇頌。且引頌薦疏所謂趙巖術數。李白文章為證。今按蘇頌為益州長史。未嘗為廣漢太守。據書中所說。明

是兩人。揚說殊謬。傳。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

于此。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臥

內。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

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硯席。令

一日賦山火詩云。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思輒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云。燄隨紅日遠。烟逐暮雲飛。令慚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云。二入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朱。太白輒應聲繼之云。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廬江趙徵君。裴裴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頌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襍。已有鳳雛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謫爲令。云。○琦按此編今已不傳。晁公武

讀書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綿邑人所製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見。疑文苑英華所載五律數首。或卽是與。始太白與杜甫相

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尙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太平寰宇記。綿州彰明縣有李白碑。在寧

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豐九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

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太白有子曰伯禽。

女曰平陽。皆生太白去蜀後。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隴西院旁百步外。或傳院乃其所捨云。

開元九年。辛酉。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有蟾蜍薄太清詩。

新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舊註謂蟾蜍薄太清一篇。為廢后而作。玩詩意當是。

開元十三年。乙丑。

太白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

圉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

以上遊歷之處。略見上安州李長史裴長史二書中。其歲月皆無可考。而娶于許氏。

物計當在是年之後。故并敘于此。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登峨嵋山詩。登錦城散花樓詩。在蜀所作者。

皆是年以前詩。

開元十四年。丙寅。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太白年三十。上韓荊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枕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按太白送從姪諧遊廬山序云。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踐此十年。是太白寓居安陸。蓋十年也。合之此書觀之。約其旅遊安陸。娶于許氏。當在開元十三年之後。太白於時年二十六七矣。驗三年。年始三十。有上裴長史書。有憩跡於此。至移三霜之語。則開元十八年也。又驗四年。年三十五。則開元二十三年。計此十年間。正是其酒隱安陸之十年。自是而出遊太原。轉之齊魯矣。其蒼梧洞庭溟海維揚金陵鄂城之遊。皆在二十六七以前。此皆參互可考者。曾子固序曰。白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二年。三年字尙欠精審。曩昔東遊維揚。不踰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伏屍慟哭。若喪天倫。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又曰。前此郡督馬公。朝

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交元丹親接斯議。

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縮詩。詩有雲臥三十年。好閣復愛仙之句。雖未必卽是三十歲所作。亦其上下數年間

詩也。舊譜列是詩於戊午年下。蓋旣以聖曆二年爲太白始生之歲。又誤以三十爲二十耳。考其時太白尙未出蜀。又舊譜以門有車馬客行。及蒼湖州迦葉司馬詩。皆列於三十歲之下。按門有車馬客詩曰。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此嘆其客遊之久。非紀其始壯之年。觀下文北風揚胡沙。理鬢周與秦之句。應是祿山殘破兩京之後所作。蒼湖州迦葉司馬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恐是長安遇賀監以後之作。故有謫仙人之稱。其曰三十春者。是言放浪酒中約三十年。非謂是時年甫及三十也。茲皆不采。安州應城

玉女湯詩。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又詩。代壽山蒼孟少府移文書。秋夜于安府送孟贊府還都序。上安州李長史書。上安州

裴長史書。皆在安陸十年中之作。

開元十九年。辛未。

開元二十年。壬申。

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是年正月。以禮部尙書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將兵擊奚契丹。三月。信安郡王禕。

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按太白與韓荊州書。有三十成文章語。此書當是庚午以後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唐書韓朝宗傳。朝宗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其為荊州長史。在是年以前。其

憶襄陽舊遊。贈濟陰馬少府詩曰。昔為大堤客。會上山公樓。高冠佩

雄劍。長揖韓荊州。魏顥作公集序云。長揖韓荊州。荊州延飲。白誤拜。

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荊州大悅。皆是時事。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太白遊太原。有秋日於太原南柵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

應舉赴上都序。是年太白遊太原。因南柵錢飲一序知之。舊唐書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畝。大赦天下。在京文武官及朝集探

訪使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致仕官量與改職。依前致仕。賜醪三日。此文所

云。今春皇帝有事于畝。憇恩八埏。大搜羣材。以攝邦政。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聲聞。正其事也。又開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子。帝親耕于興慶宮龍池。此乃帝欲知稼穡之事。故習為之。

雖曰親耕。與籍田大禮不同。無恩典逮下。識郭子儀於行伍中。言于主帥。脫其刑

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逮晉祠。浮舟弄水。見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皆是時事。已而去

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

酒。號竹溪六逸。遊齊魯歲月不可詳考。并附於此。

有五月東魯行荅汶上翁詩曰。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

途。獲笑汶上翁。是初遊魯地之作。又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

是酣飲竹溪時之作。

附考。是年司馬子微化形于天台。劉大彬茅山志。司馬子微于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蛻形於天台。按太白大

鵬賦序云。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未詳作于何年。舊譜列於

開元十年之下。未知何據。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附考。是年潤州刺史齊泚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太白有題瓜州

新河錢族叔舍人賁詩曰。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正指其事。乃是年以後之作。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太白年四十

附考。是年孟浩然卒。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甚歡。復情宴謔。食餅疾動。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有

二。太白有贈孟浩然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春日歸山寄孟

浩然詩。皆是年以前之作。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天寶元年壬午。

時太白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元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太子賓客賀知章遇于紫極宮。一見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為樂。言于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綴。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本事詩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按太白蜀之後。歷遊吳楚齊魯。多涉年所。而後入京。謂自蜀至京師。誤也。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或言是烏夜啼。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撫言曰。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魏顥序曰。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按李陽冰及樂史序。皆言天寶中召入翰林。劉全白碣記。范傳正新墓碑云。天寶初。太白代宋中丞作自薦表。亦曰。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既潤色于鴻業。亦間草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考其時。當在天寶元二年間。蓋太白

爲知章所薦。而知章之辭職。在天寶二年之十二月。其祖錢出京。在三年之正月。則太白之因其薦而入朝。及爲飲中八仙之遊。在二年十二月以前。不居然可知乎。又按太白之召見。舊唐書以爲吳筠薦之。新唐書以爲賀知章言之。新書蓋本之樂史別集序。考太白有別內赴徵三首。則其西入京師。乃應詔而至。非浪遊也。疑當時吳筠薦之于先。賀知章復言之于後。在元宗于筠之薦。視太白不遜與預薦諸人一例等視而已。及得知章之稱譽。而後以奇才相待。異禮有加。世但知有賀之薦。而不知有吳之薦。殆未稽之于舊史耳。至魏顥序謂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師。謂玉真公主也。太白有玉真公主別館苦用詩。想其才名炫耀。疎動一時。公主亦欲識其人。而揚聲于公主之前。亦理之所有者乎。

有遊太山詩。

古本題下有註云。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太山。則其時在魯而不在會稽。並未嘗入京可知也。但未知遊太山之後。方入會稽。抑入會稽在遊太

山之先。皆不可考。第一首云。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開。第五首云。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言其時在四月五月之交矣。

別內赴徵詩。

附考。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始立崇元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二月。號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元真人。列子爲冲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太白有送于十入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中有炎炎四真人句。應爲是時以後之作。

附考。是年改鄆州平陸縣爲中都縣。析涇縣南陵秋浦三縣置青陽縣。

白有別中都明府兄詩。訓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詩。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與高霽章權輿聯句詩。又有望九華山贈青陽章仲堪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附考。是年胡紫陽卒。據紫陽碑文。紫陽之卒。在天寶元年。其葬以十月望後。白有題紫陽先生壁詩。冬夜

于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嶺隱仙城山序。皆是年以前之作。其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二年癸未。

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為酒中八仙之遊。

李陽冰集

序云。害能成謗。帝用璣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據此。則八仙之遊。乃被讒以後事。賀監以天寶三載正月歸越。時公作詩送之。則其酣飲同遊。正在元二年間。豈供奉無多日。即遭讒毀。賀監未去之前。已不能安其身歟。八仙之名。李序舉其二曰。賀知章。崔宗之。與大白而二。范碑舉其四曰。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與大白而五。新唐書本傳云。白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蓋據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而記之耳。錢收齋讒其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為自相矛盾。蓋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先卒。見舊唐書。而謂于天寶初與李白同遊。恐其誤也。然子美與太白同時。編舉其人。自必不安。或者天寶初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茲誤。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致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歟。

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年為載。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時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令秉筆。頃之而成。帝甚才之。數侍宴飲。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句以激太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為張垙讒譖。公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乃賜金放歸。本事詩云。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元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

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逾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壇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

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松窗錄。唐韋諷撰。今亡。此則自太平廣記中錄出。樂史別集序中所載。蓋本

之此書。○撫言二云。開元當是天寶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辭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今本據言缺此一則。太平廣記中引之。按所謂草白蓮花開序。疑即范墓碑所云。泛白蓮池序也。所謂宮詞十首。疑即本事詩所云。宮中行樂詞五言律十首也。蓋皆得之傳聞。故其說不無少異。今宮詞僅存八首。白蓮序已亡。○鍾泰華文苑四史云。唐書曰。元宗召李白草白蓮辭。使太真捧硯。力士脫靴。今唐書無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說。鍾蓋誤引耳。

○魏顯集

序云。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諸書皆言太白以醉中應詔而作詩文。宮中行樂詞。多言中春之景。沉香亭賦。清平調。值牡丹繁開。則春暮矣。泛白蓮池。又夏中事。出師詔不詳何時。大抵各舉其所聞之一事而言。致有不同。非傳聞之錯互也。杜子美詩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想其扶醉而見天子。固不止偶然一次矣。

○唐國史補云。李白在翰林。多沉飲。元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

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令高力士脫靴。上令小闈排出之。舊唐書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西陽雜俎云。李白名播海內。元宗

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

此人固窮相。○李陽冰集序云。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咏歌之際。屢稱東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

賜金歸之。

按李陽冰魏縣。皆嘗與太白遊處。二序所綴出處。較之他處。定爲真確可信。陽冰所謂醜正同列。害能成謗。顯序所謂以張垞譏逐。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亦

曰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三書大約相同。而新舊史皆不載。知其疎略矣。野客叢書曰。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朋。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垞譏。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尙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云。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令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譖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曰。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宜唐鳩飲一篇。上重之。欲以給詔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白獲池。公不在安。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材。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援後患。惜而遂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自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材。數宴飲。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由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苑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疑其醉中會泄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計太白在長安。不過二年。所賦諸詩。其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

張卿詩。灑陵行。送別詩。送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望

終南山寄紫閣隱者詩。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春歸終南

山松龍舊隱詩。登太白峯詩。杜陵絕句。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詩。怨

歌行。註云。長安見內人出。友人令予代為之。皆在長安中之作。先後不可考。其侍從宜春苑

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宮中行樂詞。清平調詞。送賀

監歸四明應制詩。送賀賓客歸越詩。舊唐書。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

遺左右相以下。租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太白二詩。一乃應制。一朝下過盧

郎中敘舊遊詩。金門荅蘇秀才詩。侍從遊宿溫泉宮詩。駕去溫泉宮

後贈楊山人詩。溫泉侍從歸逢故人詩。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詩。詩曰。秦地見碧草。楚謠對金縠。把酒爾何思。鸛鳴啼南國。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

躡躡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知此詩在翰林時之作。其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詩。

則在是時以後。至德以前。皆供奉翰林時所作。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諸學士詩。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曰。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烏雀喧。乃遭讒

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應是被讒而去志已決之語。

之後所作。還山留別金門知己詩。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詩。將去長安時所作。

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垂簾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謗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救賜珊瑚白玉鞭。走筆贈獨孤駙馬

詩。是時僕在金門裏。特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剗出酬知己。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贈從弟南太平守之遙

詩。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影庭左右誣萬歲。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能騎雕鏤白玉鞍。象牀綺食

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曠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詩。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詩。我昔東海上。勞山

主。不慚還歸家。留別廣陵諸公詩。中迴日月顧。揮翰凌雲烟。驅虎不敢下。攀龍忽墜天。感時留別從兄徐王

延年從弟延陵詩。小子謝離闕。雁行忝肩隨。別韋少府詩。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魯中

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送楊燕之東魯詩。我固

士。謬登聖主筵。一辭金華殿。踰登長江邊。送岑徵君歸鳴臯山詩。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訓張卿夜宿南

陵見贈詩。我昔辭林邱。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朝去洛陽殿。荅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詩。經塵集嵩岳。虛點

感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疎佞臣計。榜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挂帆秋江上。不為雲羅制。荅杜秀才五

松山見贈詩。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救賜飛龍

兩山道。採秀行歌咏芝草。秋夜獨坐懷故山詩。天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

歸闕事。耨耕。皆去朝以後之作。

于是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

宮。自是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

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

此自天寶三載以後。至十三載以前十年中遊歷久暫。約略可考者也。並錄于此。太白贈蔡舍人詩曰。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以此知其遊梁最久。其梁園吟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是去長安之後。即為梁宋之遊也。魏顥劉白詩曰。去秋忽乘興。命賀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在鄒魯。兩處不一見。拂衣向江東。考是詩為天寶十四年所作。而言去秋。則十三載之秋也。自天寶三載至十三載。中間十年。客遊梁宋之間。而家在東魯。往來其地。有時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到洛陽。皆未嘗久羈。而一過再過。盤桓稅駕。多歷歲時。則惟梁地為然。故其自言寫遊之地。不舉其他而數稱梁園。良有以也。

有奉錢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詩。留別西河劉少府詩。

太白在開元時。嘗遊晉矣。於太原南柵錢飲一序見之。天寶改元以後。復遊晉地。于留別西河劉少府一詩見之。所謂秋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知非壯年時語。又有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是不得於朝而去後之作也。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沉之秦詩。有長安宮闕九經為近臣。又曰。屈平顛顛滯江潭。亭伯流離竄遼海。知是去朝後復歸東魯之作。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

郭南月橋却回棲霞山留飲贈詩。送族弟凝至晏堦詩。送族弟凝之

滁求婚崔氏詩。數詩之作。大抵皆在此十年中。

附考。新唐書杜甫傳曰。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

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子美遣懷詩云。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沙邱城下寄杜甫詩。皆在是時。

按杜子美寄太白二十韻

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其結交歡好之日。在太白賜金放歸之後。子美未獻三大禮賦以前。乃天寶三載至十載閒事。其與高達夫詩酒倡和爲單父吹臺之遊。正其時也。

附考。是年二月。改天下諸郡玄元廟爲紫極宮。白有尋陽紫極宮感秋

詩。是時以後之作。○是年改邠州爲新平郡。白有豳歌行。上新平長史粲詩。登新平樓詩。贈新平少年詩。皆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四載。乙酉。

天寶五載。丙戌。

附考。是年五月。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十月改臨淄郡

爲濟南郡。白有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天寶六載。丁亥。

附考。是年正月。杖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白有上李邕詩。

係少年時作。有題江夏修靜寺詩。蓋傷邕也。係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七載。戊子。

天寶八載。己丑。

有虞城令李公去思碑頌。舊譜列是作於天寶四載下。按其文曰。天寶四載拜虞城令。此紀其受職之年。非紀其去官之日。其下又云。陽

無驕僭。四載有年。則李公在虞四年而後去。去思碑頌。應作于是年矣。其對雪獻從兄虞城宰詩。亦是此四年中所作。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

尼幢頌。文中言律師道宗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云云。詳其上下文義。頌之作也。亦當在是年間。

附考。是年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白有答王十

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云。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

取紫袍。又云。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上墳

三尺蒿棘居。知爲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九載庚寅。

太白年五十。

天寶十載辛卯。

有羽檄如流星詩。

是年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伐雲南。戰於西洱河。敗績。士卒死者六萬人。楊國忠大募兩京及河南兵以伐雲南。詩曰。借問此何

爲。答言楚徵兵。度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云云。知此詩爲是時之作。

比干碑。

文曰。天寶十載。余尉于衛。拜首祠堂云云。是代衛縣尉李翰作者。然此文似非白筆。

天寶十一載壬辰。

附考。是年四月。御史大夫王鉞賜死。禮部員外郎崔國輔以鉞近親。貶

竟陵郡司馬。白有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之子云云。乃

是年以後之作。

天寶十二載癸巳。

有書情贈蔡舍人詩。

詩曰。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案。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是作詩時太白已去朝十年矣。故定

爲是時之作。贈崔司戶文昆季詩。詩云。惟昔不自嫌。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下二首全。

濕重。譎巧生縹緲。一去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詩。詩曰。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

十年罷西笑。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詩。按獨孤攬鏡如秋霜。

白之曹南序曰。出車桐門。將駕於曹。送子何所。平臺之隔。合上一詩觀之。則公之行蹤。由梁園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後遊歷江南各處。爾後往來宣城不止一次。而其

始遊則自茲時始矣。

天寶十三載甲午。

太白遊廣陵與魏萬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萬相別復往來宣城諸處。

按魏顥集序曰。解攜明年。四海大盜。據此推之。則相遇之時。乃天寶十三載也。又序曰。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太白送萬詩序曰。於廣陵相見。萬謂太白

詩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揚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業龍蟠處。故知其相遇於廣陵。又同舟自秦淮而上金陵也。太白詩曰。五月造我語。知非俗儂人。是其相處之久。自春徂夏。凡數月。魏顥序云。顥始名萬。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皆可考而知也。

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

出其文。命顥爲集。

有送王屋山人魏萬詩。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詩。宣城九日

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

侍御詩。玩詩意。宇文乃天寶中爲宣城太守。而非至德以後始官其地者也。據趙公西候新亭頌。天寶十四載。趙悅來爲宣城守。則宇文之守宣城在其前。可意度也。崔四

侍御。未詳其名。太白又有訓崔侍御詩云。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此是攝監察御史崔成甫。未知與此崔四侍御即一人否。舊唐書曰。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按崔宗之。乃崔日用之子。唐書但言其襲封齊國公而不紀其官爵。崔祐甫作日用集序云。嗣子宗之。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終於右司郎中。其為侍御史及謫官金陵。莫之載也。新唐書削去侍御史及謫官等字。而但云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似亦知舊史之誤故耳。考太白集中。有與崔宗之詩三首。皆云郎中。又敘其同遊南陽之白水。過菊潭。上遺孔子琴等事。而遊金陵采石事不一及焉。恐舊唐書所載者。是侍御史崔成甫。而誤以為宗之耳。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公宴北湖感古詩。宿白鷺洲寄楊江寧詩。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詩。江寧楊利物畫贊。太白贈魏

萬詩曰。吾友揚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蓋謂江寧宰楊利物也。集中與楊江寧諸詩。皆在是時前後之作。書懷贈南

陵常贊府詩。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詩。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詩。按是年六月。劍南留守李處。率兵伐雲南蠻。至西洱河。舉軍陷殺。又關中自去秋。水旱相繼。人多乏食。詔出太倉米一百萬石。賤糶以濟貧民。太白詩所謂雲南五月中。頻

喪渡瀘師。毒草殺僕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盤玉。不如一斗粟。正言是年事。下二詩。亦其時先後之作。

送權十一序。序言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又言。我君六葉繼聖。照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是固天寶中既見駕盛之後。而幽燕未亂以前之作也。

考其送別之地在金陵。當為是年先後間之作無疑。

天寶十四載乙未。

太白在宣城。

有贈宣城趙太守悅詩。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趙公西候新亭頌。文

惟十有四年。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權於宛陵。又具載一時僚佐長史齊光乂。司馬武幼成。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

崔欽之名於下。知太白與諸公遊處。皆在是時。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孰亭序。宣城吳錄

事畫贊。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太白自宣城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為江陵府都督。充山

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重其才名。辟為府僚佐。及

璘擅引舟師東下。脅以偕行。舊唐書。元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使。自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與太白詩文所自序

者不同。且永王官爵。與其本傳所載亦異。

有春於姑孰送趙四流炎方序。據文中所謂自吳瞻泰。日見喜氣。上當櫻王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則祿山既反之後。

元宗未幸蜀以前所作也。又有少府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之語。集中有當塗趙少府

十七諤詩。序曰。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予。愛子伯禽在魯。許將

東魯。空悲漸陽猿。是猛虎行。詩曰。旌旗纓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

此詩為東京陷後所作。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皆指是時事。詳見本詩註中。又有昨日方為宣城客。擊

鐘交遍二千石。及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句。是知太白遊宣城之溧陽。而是詩之

作。在三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太白又有江上答崔宣城詩曰。太

西岳。陶令忽相逢。當是前此之作。疑另是一崔宣城。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通鑑。天寶十五載二月。

都知兵馬使。三月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表所謂才缺總戎。謬當強寇是也。五月徵吳王祗

為大僕卿。表所謂恩臣不逮。賜臣生全是也。其曰伏蒙聖恩。追赴行在。又曰重整乾綱。再

清國步。則作表之時。當在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之後矣。疑吳王是時任道入吳。將由

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是也。太白於時相遇。為之代作此表獻。集贈王判官時余歸

中又有上吳王詩三首。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詩。皆是時以前之作。隱居廬山屏風疊詩。詩曰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齊代人。日隱屏風疊。此正兩京陷沒之後。將避地廬山時之作。與賈少

公書。書有中原橫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歲期逼迫等語。疑其作。應在是時。且疑是應永王辟命時之作。門有車馬客行。詩

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亦是兩京陷後之作。

至德二載丁酉

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按通鑑及新舊唐書。永王璘。元

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

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得數萬人。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嗣

為謀主。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恣情破用。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於

蜀。璘不從命。璘生長宮中。未更人事。自視富強。其子襲成王傷。勇而有力。握兵權為左右眩

惑。遂謀狂悖。勸璘取金陵。以季廣琛。輝。惟明。高仙奇。馮季康。為將。甲士五十人。十二月。

擅引舟師東下。遣輝惟明向吳郡。襲採訪使李希言。季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進至當

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關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來拒。璘擊斬敬之。以狗

景曜承慶。並降於璘。江淮震動。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騎百八十人。進屯揚子。成式

遣判官義戎以廣陵步卒三千拒於伊婁墟。廣張旗幟。大閱士卒於江津。璘與傷登埠。望之有懼色。

季廣琛知事不集。與輝惟明馮季康謀各率眾走。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東葦。人執二炬以疑之。

影亂水中。規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始。復

入城具舟楫。使傷驅眾趨晉陵。江北之兵齊進。至新豐。璘使傷與仙奇逆擊之。銑張左右翼搏戰。復

射傷中肩。軍遂敗。璘奔鄱陽。將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甫旉遣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

執。斮殺之於傳舍。傷為亂兵所害。薛鏐等皆伏誅。永王璘弄兵之始末如此。太白入其幕中。世

頗非之。然考天寶末年。宗室諸王。若吳王祗。魏王巨。皆受命將兵。文人才士。豈無入其幕者。

太白之受辟于永王璘。何以異是。後之擅領舟師東下。命將交兵。其始豈遽料其至此乎。新唐書

載季廣琛謂諸將之言曰。吾與公等從王。豈敢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覓於王者。

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太白初見。要亦類

此。太白本傳謂永王璘辟白為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還彭澤。是廣琛奔走廣陵之日。即太白逃

亡彭澤之日也。乃廣琛以擁眾歸降。位至節度。太白以隻身逃遁。不免竄流。固遇之幸不幸也。

夫觀其爲宋中丞自薦表曰。疊使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發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其
懷舊之詩云。儀以香爐頂。滄霞噴瑤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旂。空名適自誤。近脅上樓
船。往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責夜郎天。其自序固甚明也。蘇東坡謂太白之從
承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
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蔡寬夫謂太白豈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
擾攘之時。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
其所難識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
巢父蕭穎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宋若思爲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並上書

薦白才可用。不報。新唐書本傳。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
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會南豐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

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
丞宋若思驗治明白。以爲罪薄宜賞。而若思軍赴河南。途釋白。白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
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新書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
之者。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琦按太白所作爲宋中丞自薦表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
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是尋陽下獄而宋若思釋之。
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書以一事分爲二事。殊謬。

有永王東巡歌。按舊唐書。至德元載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
陵。新唐書元宗本紀。亦以璘反爲十二月甲辰事。肅宗本紀又以璘反

爲十月事。陷鄱陽郡爲二載正月事。與此詩
所謂永王正月東出師者殊異。恐正字有誤。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在水

軍宴章司馬樓船觀妓詩。奔亡道中詩。南奔書懷詩。送張秀才謁高

中丞詩。序曰。余時繫
尋陽獄中。 尋陽罪所寄內詩。萬憤詞。投魏郎中上崔相百憂

章。獄中上崔相換詩。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詩。按換以至德
元載十一月

爲江南宣慰大使。次年八月滬爲左散騎常
侍餘杭太守。數詩皆其未罷使以前之作。 中丞宋公以吳兵二千赴河南。軍次

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詩。爲

宋中丞祭九江文。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為宋中丞自薦表。武昌懷古。有天河落曉。

霜句。乃暮秋時作。是年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壬子。廣平王復東京。諸都金陵表。當是未聞西京尅復捷音以前之作。贈張相鎬詩。通鑑。至

月。以張鎬為河南節度採訪等使都督淮南諸軍事。二詩之作。在是月之後。詩曰。臥病古松滋。蒼山空四鄰。則其時以病暫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集中又有贈閻邱。宿松贈閻邱

處士二詩。疑皆是時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上皇以十二月丙午歸長安。戊午改蜀郡為南京。詩有既歸之後所作。

附考。是年正月乙卯。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西陽雜俎云。祿山反。太

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入月。按新舊唐書

俱無太白入月事。其說恐誤。○舊唐書至德二年九月。改宣州綏安

縣為廣德縣。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白有送韓侍御之廣德詩。為是

年以後之作。太白有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謝韓侍御見招隱黃山詩云。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遏胡戎。時泰解繡衣。脫身若飛蓬。亦是此

時所作。○是年以潤州之江寧縣置昇州。至上元二年乃廢。白有贈昇州

王使君忠臣詩。是四年中之作。○是年十二月。改西京為中京。白有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詩。乃自後五年中之作。舊譜列於開元六年。誤。

乾元元年。戊戌。即至德三年也。二月改乾元。復以載為年。

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樂史別集序云。白

有知鑿客奔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中。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

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新唐書本傳。

麟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有流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流夜郎贈辛判官詩。贈劉都使

詩。有而我謝明主。衛哀投夜郎句。贈易秀才詩。有竄逐我。因誰句。贈別鄭判官詩。有竄逐勿復哀。漸君問塞灰句。憶秋

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詩。流夜郎永華寺寄尋陽羣官詩。流夜郎至

西塞驛寄裴隱詩。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

閣詩。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予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

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予

詩。予答以此詩。按張鑄為太子賓客。新舊唐書皆不載年月。獨孤及所作洪州刺史張公鑄遺愛頌曰。拜公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余

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則似在乾元二年中也。考舊唐書云。乾元元年五月戊子。以河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本州防禦使。庚寅立成王儼為皇太子。則二事相去不過二日。獨孤及所云明年元良肇建者誤也。若云張公之為太子賓客在明年則可。然與此題所云尋除者又不合。其云詹事。或傳聞之

諫。或先除詹事。後除賓客。亦未可知。鸚鵡洲詩。詩有遷客此時徒極目句。是流夜郎至江夏時之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

序云。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寄王漢陽詩。詩云。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

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蓋泛郎官湖以後之作。醉題王漢陽廳詩。詩有我似鸚鵡鳥。南遷瀨北

一時之放後遇恩不霑詩。流夜郎聞酺不與詩。題葵葉詩。上三峽詩。

附考。是年六月。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時郗昂亦自拾遺貶清化尉。

二人意氣友善。時賦詩高會。見李士壽詩集。公有送郗昂謫巴州詩。亦是此

時所作。

乾元二年己亥。

未至夜郎。遇赦得釋。按唐書本紀。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

流以下原之。公之獨赦。當在此數月中。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

有南流夜郎寄內詩。詩有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句。蓋是二月中作。留別賈舍人至。詩有君為長

之夜郎句。是未遇赦以前之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詩有傳聞赦書

至。却放夜郎回句。天長節。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鄂州刺史韋公。即江夏韋太守良宰也。詩與文。俱一時之作。江

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詩有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句。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

吹笛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贈韋南陵詩。有天地再新法令寬。夜

郎遷客帶霜寒句。是遇赦以後之作。又曰。賴遇南平豁方斗。况寄韋南陵冰。余江上

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詩。考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按唐書乾元

元年顏真卿由工部尚書。出為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此詩應在是時前後之作。自漢陽病酒歸寄王

明府詩。有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句。早春寄王漢陽詩。望漢陽柳色寄王宰詩。陪

族叔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李曄之貶在乾元二年四月。則公與曄遊飲。應在是年之秋。而與賈至

作詩贈答。亦在此時矣。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詩。巴陵贈賈舍人詩。與賈舍人於

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瀟湖詩。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詩。詩序有聖朝已舍季布。當徵賈生

語。是遇赦以後之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註云。時賊寇華容縣。通鑑。乾元二年八月。唐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楚

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襲破荊州。有眾萬餘人。商州刺史章倫起兵討之。十一月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潰散。荆襄皆平。此詩與下二首。皆是年之作。十司馬

將軍歌。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荆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唐詩紀事曰。韋渠牟。韋述之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

樂府。權載之敘其文曰。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

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按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以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逆數其十一歲見太白時。在乾元二年中。

上元元年。庚子。即乾元三年也。閏四月改元上元。

太白年六十。

有江上贈竇長史詩。有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運速天地閉一首。詩有胡風結及長風沙句。應在是時作。

類西荒句。謂祿山背畔。元宗西狩也。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爾翔句。謂南遷夜郎也。有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句。按唐書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凡五句餘。閏四月

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至五月乃滅。正是時事。此詩為是年之作。

上元二年。辛丑。是年九月。制去上元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

太白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

有錢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通鑑。上元二年七月。以該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

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文有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等語。知是十月以前之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

出征東南。儒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詩。

通鑑。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北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是其事也。詩中有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詩。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溫州刺史季廣琛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詩中所謂乘鐵有

季公。凜然負英姿。正指季廣琛也。所謂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指劉展餘黨張景超孫待封占據蘇湖。將犯杭州之事。所謂大勳竟莫敘。已過秋風吹。是送餞之時。約在冬時矣。

寶應元年壬寅。是年四月甲子。改元寶應。復以正月為歲首。己巳。代宗即位。

時李陽冰為當塗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會南豐序作六十四。以其序

之本文考之。既以乾元之前一年參謀宋若思軍事。時謂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寶應元年病卒之歲。正是六十二耳。其曰四者。恐是書寫之訛。 ○范傳正新墓碑

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

此。○李華墓誌云。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集中作臨路歌。 劉全白碣記

云。偶遊至此。遂以疾終。代宗即位。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

君亦逝矣。

傳疑。 撫言曰。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

中捉月而死。容齋隨筆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

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

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

俾予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二老堂雜誌曰。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梅聖俞詩云。采石月下逢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爲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云。自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而卒。陽冰之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爲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方輿勝覽曰。李白初葬采石。後遷青山。去舊墳九里。按李陽冰草堂集序。劉全白作墓碣。皆謂以疾終。五侯鯖錄載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爲之。千一錄。杜子美之沒。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

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

詩云。小子別金陵。來自白下亭。知太白自金陵往當塗也。又云。彈劍歌苦寒。巖風起前楹。月啣天門曉。霜

落牛渚清。則其時爲秋冬之交也。是非辛丑。卽壬寅二年中之作。

當塗李宰君畫贊。

贊有縹雲飛聲。當塗政成之句。則所贊者爲陽冰無疑。集中又有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又有化城寺大鐘銘詩。稱升公湖山秀。粲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云云。銘序稱寺主朝昇。英骨秀氣。虛懷忘情。潔己利物云云。是朝昇升公本一人。而詩與銘之作。大約相去不遠也。銘序稱當塗邑宰李公以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於天。天寶之初。鳴琴此邦。其時代履歷與陽冰不類。則所謂族叔當塗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寶中來爲邑令者。非上元後作當塗宰之李陽冰也。

翰林李太白年譜一帙。宋薛仲邕所編集也。

薛。關中人。宋紹興間爲右奉議郎。

薛以呂大防爲

杜詩年譜。韓柳二公亦有年譜。而太白之集無之。因采唐史及李陽冰會

輦諸序。參校詩文而爲此。惜其疎略。又不無牴牾。余嘗參伍諸詩而補訂

其先後。太白生於蜀中。出蜀之後。不復旋返。凡蜀地諸作。皆少作也。中年

遊京師。出京之後。不復再入。凡秦地諸作。皆天寶初年中作也。未至京師

之前。寓家東魯。而往來於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泊去京師之後。至天寶

之末。猶寓家東魯。復往來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故凡燕。晉。梁。宋。吳。越之

詩。有作自開元中者。有作自天寶中者。至德以後。不復再至中原。所經歷

者。岳陽。江夏。金陵。宣城。諸處而已。雖開元中亦嘗遊歷其地。然其詩要作

於至德後爲多。以此應證舊譜。分別疑似。或刪或補。雖不能廣引旁羅。年

經月緯。悉以詩筆分隸其間。然依此考之。若者作於開元時。若者作於天

寶中。若者作於至德以後。泊寶應初年。亦約略可定矣。

太白事跡。多無實在年月可考。因朝廷一二巨事。

及同時諸人列傳詩文中相關合者。參互考訂。稍可分屬。故雖以詩文分繫。某年之

下。多云其時者。謂在是年先後之間。其尤難分屬者。則云是時以前。是時以後。惟是居今

考古。與太白相去千有餘歲。典籍之散亡。金石之磨滅。遺文舊跡。日就湮

銷。而不可復見。較之薛氏之世。益又倍焉。薛不能廣輯於前。而思欲拾遺

補闕於後。自知其拙矣。况集中亥豕魯魚之字。錯謬實多。或雜以他人之

作。未能別其真贗。證之史書。年月尙多參錯不一。其雜家記錄。聞見異辭。寧遂足爲文獻之徵乎。今採其一說而依以爲據。雖云增益較昔爲多。安知其舛謬。較昔不又多耶。至於傳聞之異辭者。謂太白生於昌明之清廉鄉。讀書於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於采石之數事。昔人多以爲不足信。然在唐時已傳說如此。而圖經地誌。且引爲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詩文。故附錄之。而並載昔人之辯論於其下。若其出自唐以後之書。本之委巷流傳。而依附撰擬。尤不可憑。槩不採輯。非不知多文以爲富也。闕其疑。正以見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卷三十六（附錄六） 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膽逸。名聞天下。天寶遺事。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天寶遺事。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天寶遺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數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天寶遺事。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天寶遺事。

寧王宮有樂妓寵姊。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姊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姊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姊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天寶遺事。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雲仙雜記。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元沙鉢。綠英梅。檀香筆。蘭縑袴。紫瓊霜。海墨徽言。雲仙雜記。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鉤。相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侯鯖錄。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

衣玉篆袍。佩玉鞞兒。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常識之。見感寓詩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清異錄。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尙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清異錄。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畫蹤閻令。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會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畱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跡之美。李翰林題贊見在。太平廣記。○按薛稷本傳。稷坐竇懷貞事賜死。開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時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與稷相遇於新安郡。蓋傳聞之譌也。

李太白有薛稷之畫贊。宣和畫譜。○按薛稷畫贊。本集不載。蓋已佚之矣。

許雲封。樂工知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按元宗東封泰山。乃開元十三年事。去天寶改元時。凡十八年。小說家言。固多舛誤。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

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謬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烟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謬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揚巨源李謬吹笛記。及甘澤謠。

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畱恨別賦。酉陽雜俎。

李白才逸氣高。與杜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本事詩。

李白有馬名黃芝。採蘭雜志。瑯嬛記。

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

李白傳。合璧事類。

李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蔡夢弼杜詩註。

李白遊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無姓名。會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合壁事類。

毛文岐。李太白騎驢處詩。華陰道上華山側。想見當年李太白。縣令不許騎驢過。自稱天子殿中客。一斗百篇逸興豪。到處山水皆故宅。胸懷放曠天地小。應是玉皇香案謫。子亦廿載喜遨遊。勞勞萬里媿行役。

吳筠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舊唐書。吳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新唐書。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海錄碎事。

李太白僧伽歌曰。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邵氏聞見後錄。

杜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唐史拾遺。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

花飄。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濟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于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踪跡。續仙傳。

李白來訪許宣平於紫陽山下。過渡得破船。有老翁在。問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賦詩曰。面前一竿竹。便是許公家。卽宣平也。二宣相遇甚奇。方虛谷詩集。

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紗阜。隔溪對龍非山。望城陽不遠。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上甚久。羅願新安郡志。浣紗阜在徽州府南二里。相傳李白來

訪許宣平。阜上待渡。江南編志。

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黃鶴社詩註。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鼠

李太白作玉關定。望遠。黃鶴樓。玉堂清。對月吟。

楊正表琴譜。○琦按譜中。對月吟凡十二段。並有詞。詞不類太白。

其第八段。隱括漢下白登道一詩在內。第十一段。有彷彿浮槎遊赤壁之句。乃後人所擬也。故不錄。

唐文宗會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丁居晦。冊府元龜。

李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其婦從旁觀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卽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尋真騰空爲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柳亭詩話。

右記逸事二十二則

龍安府平武縣有蠻婆渡。在江油青蓮埧。相傳李白母浣紗於此。有魚躍入籃內。烹食之。覺有孕。是生白。廣輿記。白生蜀之青蓮鄉。舊志以爲彰明人。蓋平武實割江彰劍梓之地以爲邑。今蠻婆渡。青蓮鄉。俱隸平武。則白

生之地。在今平武無疑矣。四川總志。

李白故宅在綿州彰明縣南二十里。古碑刻猶有存者。四川總志。

清廉琪。一名青蓮鄉。太白故宅在焉。去江油縣三十里。琪有太白墨池。宋

白筋集。

楊逵李太白故宅記。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蹟已具范傳正始孰碑。及李陽冰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爲人用。鳳凰能瑞於王者。不能爲人畜。先生以天成之材。能神於爲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爲人用。與人畜也。爍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教。卷四溟而袂寰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忻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鑿。待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膝說詞。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向風。不浹日而聲烜於華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嫉妒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嘆也。值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元宗之明。非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萋菲。豺虎可投。

賈誼既疎。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易毀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舍有進退。遂乃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爲事耳。由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傲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組繡史籍。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雜沓。闢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縹緲悠揚。迴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爲謫仙人焉。如蜀道難。可以戒爲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矣。猛虎行。可以勗立節之士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懵矣。懷古。可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爲意。自西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飄泊羈屑。悲夫。僕嘗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暨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臥病而閑。子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昂憤文章之壞。一變有道。又以貶爲退。先生振風雅之綱。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以褒貶聖賢。毀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又不然。以才學富多。器識儁茂。司命者黜之乎。

是烏可知也。然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爲楷則，亦可謂拔乎其萃者矣。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舊宅已爲浮屠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文，每爲太息。辛卯謫涖斯邑，因暇披莽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邱陵如故，其人已往，其迹空在。遼海元鶴，尙千年而却歸。蒼梧白雲，竟一去而不返。爲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岷山之精，上爲金星。母乃協夢，先生以生。厥名與字，則而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資。詞源學派，若洩尾閭。自古王佐，欲致唐虞。謂予弗起，蒼生其如。遂來京師，荃芬蘭藹。天子詔我，金鑿賜對。禮爲前席，千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蓋。英聲雷飛，輜於區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誰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乞骸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闕。鶴返青漢，雲歸碧天。緬追安期，邈尋偃侄。夕餌瓊蕊，晨漱玉泉。放情肆志，衛吾浩然。詩吟千首，酒飲百船。西浮南泛，夫何繫焉。龍飲山前，涪江之俟。先生一去，宅畱故里。數變喬木，幾千人世。草蔓荒蹊，棘羅廢址。鄉人故老，猶話厥美。吁哉先生，不爲不遇。命也如何，拂衣自去。蓬萊金闕，崑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傷心日暮。

遵義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有題碑記。

四川總志。

磨鐵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傳李太白讀書山中未成。東去。過小溪。逢老媪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媪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巖。方輿勝覽。

讀書臺在四川眉州象耳山。唐李白嘗讀書於此。上有石刻白詞。宋杜光庭詩。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嶂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蓮居士幾時來。一統志。

太白臺在龍州江油縣。太白與江油尉往來。故有臺在。尉廳蒲翰爲之記。方輿勝覽。

太白讀書臺在龍安府平武縣牛心山。宋州守史祁手書石刻。並太白贈江油尉詩。一在大匡山。四川總志。

太白臺在四川龍州牛心山上。太白嘗讀書於此。遺趾尙存。一統志。

龍安府江油縣大明寺。在洽西南。有李白讀書臺。四川總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明月沉潭。在明月渡。舊傳每夜有月影。李白有詩。歲久漫滅。今石壁上存宋宇文通詩刻。四川總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匡山。碑鐫李白出山詩。或云在江油縣。四川總志。

讀書處。全蜀總志。

大匡山在保寧府江油縣西三十里。唐李白嘗讀書於此。一統志。

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縣北三十里。一名康山。唐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

書處。頭白好歸來。亦名戴天山。一統志。

彰明縣北五十里。有李白讀書臺。四川鏡志。

點燈山在龍安府江油縣南二十里。一名小匡山。夜有光如燈。故名。上有

李白讀書臺。及白祠。四川通志。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州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

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

又名大康山。卽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西溪叢語。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

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註。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野客叢書。

琦按太白臥廬山。爲永王璘迫致幕府。坐是得罪。杜少陵匡山讀書處。

頭白早歸來之句。當以匡廬之解爲正。至於太白讀書之處。不但地志

所云。歷歷可據。卽鄭谷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

山之句。在唐時已相傳若此矣。因杜註之援引未確。乃並太白讀書之

地而亦疑其出於附會。抑又偏矣。

濯筆溪在潼川州西一里。古傳李白訪趙襄習書於此。四川通志。

李白。彰明人。周遊四方。徑宕渠。過南陽有詩。四川通志。

白雲寺在夔州奉節縣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雲寺詩刻懸崖間。四川總志。

太白巖在夔州府萬縣西山。上有絕塵龕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詩刻。相傳

太白讀書於此。齊確居類書。

曹學佺萬縣西太白祠堂記。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上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咏甚多。相傳李太白讀書於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於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峨眉。白帝城。蜀道難等篇。在集中可考。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屬辭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妒。則東蜀楊天惠所載也。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臥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於冰壺也。此真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卽婦人稚子能知之矣。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予詩落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

萬州看。蓋甚致慨然。黃魯直勒風院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西盡郿鄠。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予謂太白讀書此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好古樂善。予門人典客陸昇彤等唯唯叶力。遂書原委於道士常明。且係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隴西帝裔。產於昌明。起家小吏。不習逢迎。牽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崩崖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成。青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夫非世情。栖泊厥跡。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遑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爲真。樹若會倚。其色敷榮。泉若會酌。其聲清冷。何以祠之。尸屨上平。裁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不見。涕淚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二美則并。江山勝豁。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涇。

錦江山在四川嘉定州北四十里。太白亭在錦江山之巔。唐李白嘗於此賦詩。宋黃庭堅因以名亭。一統志。

太白亭在嘉定州北十里錦岡山上。下卽平羌峽。相傳太白曾遊此。黃庭堅建亭於山之絕頂。遂以太白名之。亭今廢。尙有石斗石鯨在荒址中。四川志。

竹溪六逸堂在徂徠山西北巉石峯下。唐天寶間。孔巢父。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於此。有金翰林承旨黨懷英撰碑石刻。一統志。

方豪竹溪記。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卽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卽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卽也。近予以審錄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無嘗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太白爲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嗚呼。白於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太平廣記。

李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城時。縣令賀知章觴之於此。今樓與當時碑刻俱存。元著作郎陳儼重修李白酒樓記。其末有歌曰。公昔去兮乘龍。宵雲氣兮蓬萊宮。衿青霞兮佩明月。橫四海兮焉窮。濟水兮無波。泰山繚兮鬱嵯峨。思故國兮神遊。悅臨風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曩孰非兮今孰是。千鍾百榼兮彼且奚適。操一瓢兮吉其止。攬香風兮折瓊

芳。援北斗兮斟桂漿。浩溟溟兮徙倚以望。歸來歸來兮舉我觴。

一統志。○按太白任城縣廳

壁記所云邑宰賀公。其名不可考。後人遽以賀知章當之。誤也。據新舊二書。知章初未嘗爲任城令。噫。因一人之誤。致後人詩文遂因之而皆誤。職蒐討者可不慎歟。

濟寧州太白樓。下俯漕河。憑高眺遠。據一州之勝。碑板林立。惟唐人李光記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其左爲二賢祠。祀太白賀監。其東有太白浣

筆泉。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

沈光李白酒樓記。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蘄而不進。漬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倡首。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軒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盜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矢悲憤酣

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弁。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瀆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塞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予徐思之。使太白疎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生死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凌雲者無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欵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太白嘗醉於此矣。劉楚登太白酒樓記。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匯其西。鳧繹龜蒙。徂徠岱宗諸山。復左顧。聯絡於東北。皆紆青浮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里之勝。可指顧而見矣。樓之規制。不知重修何時。其與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辯。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修葺而因仍者。殆皆類此耳。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四五。觚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之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於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爲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於此。此樓之所以名也。惟李白負奇氣。好仙遊。其足跡幾半天下。凡江漢荆湘吳

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暢。而以酒樓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邱所造者。其事尤奇偉卓絕。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文。遂畱傳至今。豈偶然哉。

趙弼太白酒樓賦。濟城之巔。有樓歸焉。檐阿翼以四出。觚棱揭其高騫。謝溷濁於埃壒。煥金碧於雲煙。可以騁遐矚。寫幽愴。蓋太白昔所登臨而盤桓者也。粵惟濟郡。唐爲任城。雜舟車於水陸。紛人物之俊英。俗尙詩書而民勤稼穡。夫豈他邦可與抗衡。於是四明狂客。適宰茲邑。溫恭克脩。儼碩有立。訟庭闐其虛閒。聊遊衍乎原隰。爾其長庚真人。與聖孫子。薄遊東魯。寄家於此。邂逅之間。亶其樂只。想夫二賢之登斯樓也。形忘今有終。心超今無始。藩五嶽兮張屏。隱三山兮列几。斟天漢兮爲漿。舉斗筐兮作匕。左浮邱伯喬以振衣。右安期羨門而正履。豪吟吐萬丈之虹。醉吻涸三江之水。嘯歌玩空界之日月。震盪駐人寰之風雨。眼空四海。氣蓋千古。風流豪邁。直使人精神飛越。欲凌風而遐舉。爰有豪梁趙子。博謔好脩。倦遊湖海。養疴林邱。乘休暇。偕朋儔。攜濁醪。昇芳羞。而相與登茲樓。仰天宇兮嶠廓。俯山川兮膠流。草木黃落兮氣蕭瑟。禽獸

號鳴兮悲窮秋。凭闌兮四望。豁我兮遠眸。東則鳧嶧突起。嶽峯摧摧。削芙蓉於半空。挹蒼翠於百里。悵禹祠之安在。慨秦碑之就毀。西則平湖浸空。灑淦皎潔。霜露降而潦水微。蒲荷瘁而蒹葭折。惟獻艇與鷗羣。互出沒而明滅。南則野蕪蒼蒼。河流湯湯。濤雷波雪。數注呂梁。微神禹之疏鑿。民何由而奠康。北則平原漫漫。一望無極。泰山巖巖。遠露秋色。顧汶泗之縈迴。知發源乎其側。周覽既畢。逡巡就席。浩歌起舞。痛飲盡石。客有斐個。歛歔淚下。霑襟而告趙子曰。太白不云乎。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潺潺。而况吾儕小人。皇皇朝夕。汨汨塵埃。死與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趙子道爾而笑。舉酒觴客而謂之曰。吾亦聞諸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故由今而眡昔。則既往之日焉窮。由今而眡後。則方來之日未盡。徒以區區百年之身。欲與之計銖兩而較尋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見其大而略其細。薄於人而厚於躬。惟脩身以俟命。舍聖哲吾誰從。故遇則伊尹周公。道行於當時。不遇則仲尼孟軻。言垂於無窮。彼死生得喪。如蠶蚩之過乎前。會何足以蒂芥乎胸中。且夫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蠶不可與言大。非達人之大觀。其孰能窺圓方而無外也。

客於是飄然而歎。灑然而饋。洗觴酌酒。爲太白之酌。已而長烟羃於林薄。明月出於東山。衆客皆醉。盡興而思還矣。履霜磴之溜滑。挾天風之高寒。各扶攜而雲散。及清夜之未闌。念茲會兮不偶。獨喟然而永歎也。趙孟頫太白酒樓詩。城迴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眼望。百里見遙岑。

陳中孚題太白酒樓。昔聞李太白。山東飲酒有酒樓。我今登樓來。北風吹髮寒颼颼。太白天酒仙。人間不可留。金光絳氣九萬里。翩然而上騎赤虬。左蹴大江濤。右翻黃河流。手攀北斗招搖柄。瓊田倒瀉銀灣秋。銀灣吸乾日月液。蟾驚兔泣黃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鷗。烟如曉霞一點映秋水。紅痕微湧玉色浮。太虛變化如蜉蝣。仙今何在不可求。惟有胸中燦爛五色錦。化爲元氣包神州。我欲起從仙之遊。安得羽翮飛上崑崙邱。

宋娶太白酒樓詩。我昔在髫年。知有謫仙人。少壯讀所作。天才氣凌雲。潯陽紫極宮。往歲聞佳句。采石青山頭。前月拜荒墓。夜宿簷下雲。秋弄江上月。何如任城樓。狂飲興豪發。况有任城宰。具酒復知音。酒酣益入極。世事徒駸駸。內子香閨夢。伯禽嬌且啼。人間火宅謾煎逼。正是玉山

傾倒時。散披紫綺裘。倒著白接羅。銀臺金馬直一吐。方瀛降闕行將去。
仙之酒杯失。遺基樓觀雄。垣表暗題詠。石榴海柏森西東。謫仙人。今何
在。汶水鳧山暗蒼靄。手揮玉鞭騎玉鯨。應在浮雲九州外。仙人魂魄茫
氛氳。望之不見矧可親。明朝我亦玉京去。願謁蓬山賀季真。

周權謫仙樓詩。大羅仙人李太白。秋水疎蓮浮玉色。笑傲玉堂金馬中。
詩酒猖狂天子客。飄飄豪氣秋風起。登樓會醉山東市。放浪形骸宮錦
袍。榮華富貴東流水。酒酣揮灑翻河筆。險語能令鬼神泣。至今光燄照
塵寰。一字堪償雙白璧。我來懷古空悽愴。風月千年尙無恙。何時相見
崑崙邱。汗漫從遊九天上。

趙文輝登太白酒樓詩。火冷昆明棟宇新。笑談應覺半天聞。坐邀采石
江頭月。臥看徂徠頂上雲。寓意自知非嗜酒。傷心誰與共論文。騎鯨一
去無消息。雲海茫茫澹夕曛。

劉基李白酒樓詩。小徑紆行客。危樓舍酒星。河分洗水碧。天倚嶧山青。
昭代空文藻。斯人憶斷萍。登臨無賀老。誰與共忘形。

王世貞太白酒樓詩。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
流。白雲海色曙。明月天門秋。欲竟重來者。潺湲濟水流。

陸深登太白樓詩。夜郎一去幾千秋。尚有任城太白樓。身後功名空自好。眼前汶泗只交流。當年狂客心偏戀。近代風人誰與儔。拍碎闌干呼不起。月明風細憶神遊。

屠應峻太白樓詩。當時不見謫仙人。城上高樓空復春。勢極中原臨岱岳。境非吾土異三秦。遙鄰避世東方朔。生有相知賀季真。斗酒狂歌自今古。志存刪述與誰論。

莫如忠太白樓詩。縹緲層樓霄漢隈。南城山色鏡中開。不知仙馭遊何處。長擬星辰謫上台。林杪鶴巢珠樹徧。日邊鯨負海濤來。秦碑魯殿俱銷歇。未覺浮名勝酒杯。

鄭堯齡太白樓詩。謫仙人去已千秋。河水依然盡日流。滿地濕雲生紫閣。半天晴雨落滄洲。名從白雪空詞苑。興到青山買酒樓。遙憶賀公能醉客。齊名二老至今留。

汪琬李太白酒樓歌。任城酒樓高插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仙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誰能醉臥胡姬盧。惟見春風拂花絮。我作東門遊。攜尊樓上頭。可憐魯酒薄。無復蘭陵菊。借問當時造酒者。何如紀叟董糟邱。堯祠遺蹟空荒荆。遠望徂徠何限情。放歌一曲下樓去。汶水東

流日夕聲。

汪琬濟寧太白樓詩。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矚遺像。丰采猶瀟灑。憶當供奉時。才譽傾朝野。高標南山松。駿氣西極馬。勳名不能羈。况乃富貴假。一醉詩百篇。吐納皆大雅。屹然鍾呂鳴。餘子悉暗啞。游戲酒人中。夫豈沈湎者。遺趾任城隅。千年構廣廈。隱隱面層巒。鱗鱗俛萬瓦。尊醞時見酌。碑文每爭打。其碑記為吾家文節公所作。神爽遊八極。乘雲儻來下。

王士禛雨中登太白樓詩。開元陳跡去悠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太白。洛陽何必董糟邱。龜鳧縹緲當窓出。汶泗蒼茫遶檻流。眼底無人具實主。任城烟雨可伶秋。

浣筆泉在兗州府濟寧州東門外。舊傳李太白浣筆處。嘉靖間主事白沛築亭其上。曆確居類書。

浣筆泉在濟寧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土中。一方池。一圓池。相傳為李太白浣筆處。行水金鑑。

太白山在汶上縣東五十里。李白遊魯嘗登其上。山東通志。

濟南西北匡山。濟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于此。元好問濟南行記。○按山東通志。濟南府無匡山而

有匡山。山在府城西十里。其形如篔簹故名。疑元氏記中所云之匡山。卽此山也。謂李白嘗讀書於此。殆彼土之人將依附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之句。以證太白為山東人耳。

浮休既投跡少陵。一日有以水磨求售者。相其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韋曲。自漢唐以來。諸韋居之。與後周逍遙公曬書臺。唐杜岐公韓退之舊業。鄭都官之園池。鄰里籬落。垠堦皆在。又云。李太白常居此也。仰終南之雲物。俯滴水之清湍。喬木隱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觀。關中之絕景也。張舜民水磨賦序。

唐吳融題兗州泗河中石牀詩。一片苔牀水漱痕。何人清賞動乾坤。謫仙醉後雲爲態。野客吟時月作魂。光景不回波自遠。風流難問石無心。邇來多少登臨客。千載誰將勝事論。註云。李白杜甫皆此飲咏。

李白書堂。在五老峯下。唐李白嘗至此。愛其險峭。嘆曰。天下之壯觀。因卜築讀書於此。一統志。

李太白書堂。在南康府青玉峽西一里。太白過此。愛其峭峻。嘆爲天下壯觀。因築堂讀書於此。杜子美贈白詩曰。匡廬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遂因以傳焉。江西通志。

簡寂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菴。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峯。縹緲插雲。卽太白讀書處也。吳道賢匡廬紀遊。

太白書堂在華頂峯。李白嘗遊天台。後人因爲建堂。天台山志。

諸葛義太白書堂詩。太白已千載。書堂今在茲。丹青銷畫壁。苔蘚沒殘碑。山暝涼生早。天長鳥去遲。屋梁新月色。彷彿見鬚眉。

值雪山在安慶府望江縣西十八里。上有平岡。相傳唐李白遊此山值雪。故名。一統志。

太白書堂在安慶府望江縣。唐李白避祿山之亂。於此讀書。遺趾尙存。江南通志。

獨阜山在安慶府太湖縣北五十里。上有石刻隴西字。世傳李白嘗避地於此。江南通志。

對酌亭在安慶府宿松縣南臺。李白舉杯邀月處。江南通志。

讀書臺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二里。唐李白避祿山亂至宿松。依邑宰閻邱築臺讀書。江南通志。

李太白書堂在化城寺龍女泉之側。天寶間。李白訪道江漢。遙望九子山。顧而樂之。易號九華。會故人韋仲堪爲邑令。遂僑居焉。建讀書堂於其地。宋南渡後。蕪沒不存。九華山志。

九華山龍女泉。其旁乃李太白書堂。今爲張氏墳地。或謂書堂在半霄亭旁者非。周必大泛舟遊山錄。

醉石在香泉溪澗。昔李青蓮遊此。繞石醉呼。故名。黃山志。

有醉石酩酊。層巖上行者。懼其迎風墮也。相傳李謫仙曾踏歌其旁。汪彞遊黃山記。

婺源縣西七十里有湖山。山外有太白渡。相傳唐李白過此。故名。弘治徽州府志。

施愚山歙城西太平十寺詩曰。數峯存十字。紺宇入蒼烟。得徑穿雲窟。從

僧問雪泉。江橋秋樹外。山郭夕嵐邊。大好畱詩處。何人繼謫仙。註云。李太

白經此畱詩。又有集河西太平寺詩曰。僧廬路入披雲嶺。仙客詩畱碎月

篇。註云。唐許宣平隱居披雲嶺。李白有灘前旒碎月之句。學餘詩集。

李白書堂在五松山。李白來遊。樂其山水之勝。建堂讀書於此。一統志。

林楠太白五松書院詩。翰林最愛五松山。嘗說千年未擬還。而我抗塵

良自媿。來遊只得片時閑。

李白巖在梧州藤縣東六十里赤水峽。深闊丈餘。頂有竅。通日光。相傳唐

李白謫夜郎時過此。一統志。

太白巖在柳州懷遠縣下石門。李白謫夜郎。築石嘯咏於此。廣西通志。

問月亭在湖廣施州衛城北。有臺孤高。獨出碧波峯之中。建亭其上。相傳

李白謫夜郎。嘗于此賞月。一統志。

湖廣武昌府治南三十里。有李白讀書堂。一統志。

大安山在湖廣德安府城西六十里。唐相許圜師家此山下。李白忤高力士放還。許相家以孫女娶之。黃晦叔桃花巖詩云。大安婦翁舍。時來枕流眠。正謂此。事見方輿勝覽。及一統志。考太白娶于許氏。在未入長安之前。謂忤力士以後事。大綱。

太白湖在漢陽九真山南。一名白湖。周二百餘里。半屬沔陽州。舊傳李太白游泛於此。潛確居類書。

梁山在靖州會同縣東四十里。昔李白遊其巔。手引一泉。清涼甘美。久旱不竭。俗名涼山。湖廣通志。

輿地紀勝。白社山在靖州會同縣。李白流夜郎時。于此結社。潛確居類書。

李白宅在當塗縣青山麓。白至姑孰。依當塗令族人陽冰。見茲山幽邃。營宅以居。裴敬碑云。余過當塗訪李翰林舊宅。卽此。江南通志。

采石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于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磯。唐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卽此。一統志。

牟存叟端明名子才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系以讚曰。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幸與。疏擿詞章。

卷二十六附錄六 外記一百九十四期

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公之高躅。今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縶。矧富貴如敝屣。今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

齊東野語。○或以讀詞爲元人貫酸齋之作。自天寶之變。幸以下擯去五十餘字。未知孰是。

捉月亭在采石山。世傳李白過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後人因以名亭。一統志。

暮雲亭在采石鎮唐賢坊神霄宮內。舊名捉月亭。元時圯。後重建。乃藏李

白宮錦處。太平府志。

王綬暮雲亭記。余治郡之二年。防禦使王侯明護軍犀渚。江波不動。烽燧不驚。鎮以無事。顧瞻唐李翰林墓下。祠宇卑陋。勿稱。揭虔三年春。撤而新之。築亭其旁。高明顯敞。足爲游觀吟眺之勝。聞與見者。咸咨嗟嘆異。謂侯能爲人所未暇爲之事。是可喜也。余曰。太白聲名在天地間。猶青天白日。鳳凰芝草。孰不知爲美瑞。何待騷人墨客始知敬耶。又世之論太白者。徒知錦繡心口。明月肺腸。才思清新。歌詞婉麗。獨步當時。然此餘事耳。方高力士驟貴。公卿大夫爭相取容。惴惴然恐失其意。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奴視弗顧。可謂氣蓋天下矣。士以氣爲主。脂韋嫵熟。脅肩諂笑。同流合汚者。氣之不足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稱大丈夫者。氣之所充也。使太白得時行志。寄命託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斯人

吾誰與。昔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過論哉。晚歲脫屣軒冕。縱情詩酒。樂天知命。遺形釋智。澹乎若深淵之觀。泛乎若不繫之舟。飄然超世之志。曾不以生死動其心。未可以清狂少之也。余遂書其事。使刻諸石。且撫杜少陵春日憶白之句。名其亭曰暮雲。宋紹定六年。

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青山之北。白嘗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采石之龍山。後改葬青山。宋郡守趙松年爲建祠給田。付僧看護。一統志。

姑孰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頤頓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池北偶談。

筆蘆星竹。生青山李白墓上。陶安李翰林墓詩云。自別金鑿抵夜郎。江南有夢到朝堂。酒酣采石風生袂。崖老青山月滿梁。龍管鳳笙遺韻事。筆蘆星竹借文章。雲飛荒野苔碑斷。時有詩人醉一觴。註云。墓上產蘆如筆。有竹散點如星。太平府志。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遊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曰。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藁葬於此。至范侍郎爲遷窆青山焉。侯鯖錄。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甃圍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脚幞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於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嶺繁
露。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徧。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班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蓬軒別
記。

白居易李白墓詩。采石江邊李白墳。饒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項斯經李白墓詩。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闕官家禮。詩殘樂府篇。遊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沒猶何罪。遺墳野火燃。

許渾途經李白翰林墓詩。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爾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興。青山鷗鳥悲。不堪遺塚在。荆棘楚江湄。

杜荀鶴經謝公青山弔李翰林詩。何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耒陽塚。來此作吟鄰。

姚合送潘秀才歸宣州詩。李白墳三尺。嵯峨萬古名。因君還故里。爲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鶴聲。老郎閑未得。無計此中行。

殷文圭經李翰林墓詩。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上九天。身謫蓬萊金籍外。寶裝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十字遺碑三尺墓。只應吟客弔秋烟。

曾鞏謁李白墓詩。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會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

晁補之采石李白墓詩。客星一點太微旁。談笑青蠅玉失光。載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陸游弔李翰林墓詩。飲似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驥湧奔泉。客從縣令初何有。醉忤將軍亦偶然。駿馬名姬如昨日。斷碑喬木不知年。浮生今古

同歸此。回首桓公亦故阡。

桓溫塚亦在當塗。

尤衰李白墓。嗚呼謫仙。一世之英。乘雲御風。捉月騎鯨。來遊人間。蛻骨遺形。其卓然不朽與江山相爲終始者。則有萬古之名。吾意其崢嶸嶢嶢。決不與化俱盡。或吐爲長虹而聚爲華星。青山之下。埋口荒塋。祠貌巍然。斷碑誰銘。

高竊經李謫仙墓詩。蕭蕭高塚倚雲根。父老相傳太白墳。白骨定隨風月冷。青山常共姓名存。平生出處猶如見。一死浮沉那可論。客子開元書記後。故來燒酒些清魂。

宋無李翰林墓詩。嗜酒傲明時。何因賀監知。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名與三閭並。身將四皓期。匡山有書讀。應亦嘆歸遲。一騎紫鯨去。空掩謝山塋。落月今誰弔。長庚夜自明。乾坤沉秀氣。江水帶哀聲。天上多官府。文章不可輕。

白珽李翰林墓詩。出城得佳山。兩峯特奇詭。一如植躬圭。一峯拱而侍。我見猶愛之。而况謫仙子。孤墳在其下。政爾直一死。謫仙真天人。出處見諸史。豈敢傲吾君。辛苦植唐祀。嗟予低低者。塵土正如此。停車不忍發。載拜顙有泚。仰止青山高。清風與終始。孰謂千載人。不在天地裏。

施閨章經李太白墓詩。共說騎鯨捉月遊。孤墳細草野風秋。夜郎幽憤無多淚。萬古長江楚水流。

右記遺跡七十則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于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走。此亦可駭也。龍城錄。

白龜年。樂天之後。一日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簾幕罕地。往觀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爲仙矣。上帝令吾掌牋奏。于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亦已爲仙。現在五臺掌功德所。因出素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廣列仙傳。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

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砌空排嫩碧。露柱梢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容齋隨筆。○

何子楚云。續樹萱錄。乃王性之所撰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二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

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敘云。觀頃在京師。

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

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

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明月玻璃。太白二子名。念此一脫灑。

長嘯登崑崙。醉看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

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

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咽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

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縷。

繫作裙間璫。揖予以疾去。談笑聞餘香。侯鯖錄。○東坡志林。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

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仇池筆記。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

不可以意度。胡應麟筆叢。太白逸詩。人生燭上花。朝披夢澤雲二章。見宋人詩話。云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于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干紅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其詞瑰瑋跌宕。卽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辨。紫桃軒又綴東坡詩句妙麗。誠然太白口吻。顧予竊疑坡公好奇。或擬作以詭人。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語。宛是晉人語脈。豈難一青蓮哉。漁隱叢話。太白詩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東坡集中載李白謫仙詩一首。其詞曰。我居清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烟浮。○東觀餘論曰。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後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也。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爲之歟。

處士張孜寫李白真。虔禱。忽夢白自天降。與語詩。因爲歌以紀之。其略曰。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全唐詩。○世傳張孜夢李白歌。有華山秀

作英雄骨。黃河瀉出縱橫材。又云。夢破青霄春。烟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唐詩紀事。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辭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挂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紫。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

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二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郎。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歟。程史。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榜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許彥周詩話。

徐積夢李白詩。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從吾遊。陶陶爛醉江山秋。半

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淚如霰。

陳廷敬夢太白詩。太白天上人。入世思沉冥。昔過酒樓下。扁舟繫客情。昨夜忽夢公。千載猶崢嶸。花月十年醉。聲名一日榮。此義我贈君。出處亦甚明。年至不歸去。惜哉身後名。風雅亦細故。所患在有生。無生斯無死。天人渾一成。餘語不可悉。孤蓬急晨征。明當過酒樓。靈爽使人驚。自註。

十年花月西園醉。一日聲名北斗高。予庚子歲夢中所得句。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願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殺。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旁人並不知見。伯禽迎於門庭。言敘云。幸蒙見錄。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幽錄。太平廣記。○紫桃軒又綴。通幽錄載。貞元中發狂而卒。魏顥李翰林集敘。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玻璃。所謂伯禽者。其即明月奴耶。太白一生作詩。喜酒與婦人。又喜言神仙。最不耐塵俗事。其子縱誕。乃至垂情木偶。自即天折。豈其氣類鍾育固有自也。琦按范傳正新墓碑。據其二女所云。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與通幽錄所傳貞元五年者不合。又云父存無官。則又與所傳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者不合。蓋一時訛傳。而小說家以爲異而記之。其真僞固不得而定也。胡應麟筆叢。似欲爲太白諱者。乃云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析而二之。亦恐未是。

滄州李巡官之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而入。子懼走。其人曰。李白尚與我友。乃延坐。皂衣以席帽盛酒共飲。其父以磚擲之。皂衣走。帽乃酒榼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故老云。此李翰林宅也。唐餘錄。

右記異聞十一則

李白。字太白。生于巴西。彌月之初。母夢長庚。故因以取名。非歲知通書。及長好擊劍。落落不羈束。喜與酒徒縱飲。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薦之明皇。以布衣召見金鑾殿。爲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以寶牀賜食于前。手爲和羹。令待詔金馬門。當時榮之。未幾不爲親近。所喜。有詔放還。徘徊江左。依李陽冰。愛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澄江月滿。拏舟夜渡。著宮錦袍吟嘯其間。端是風塵表物也。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時白亦得差肩於甫。至其名章俊語。鬱鬱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固已逼人。是豈可與泥筆墨蹊徑者爭工拙哉。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今御府所藏五行書太華峯乘興帖。草書歲時文。咏酒詩。醉中帖。宣和書譜。中興館閣蓄藏名賢墨蹟一百二十六軸。有李白甘日醉題詩一。送賀八

歸越詩一。陳學中興閣錄。

賈似道畱心書畫家藏名蹟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祕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有李白乘興帖。清河書畫帖。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與。黃山谷題李白詩草後。

潤州蘇氏家有李太白天馬歌真跡。墨莊漫錄。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贗作以賞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黃山谷跋瞿公巽所藏石刻。

李太白醉草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嘗言之矣○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蘧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何蘧春渚紀聞。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題軸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蓋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

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崛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絕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為予言如此。

邵氏聞見後錄。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凌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悉。小篆變字。李太白名。至偽書一卷。亦聲價僧重。豈

以人可想故耶。廣川書跋。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楊升庵外集。本事詩言太白筆迹逾利。鳳跌龍拏。今世傳有二帖。楊升庵外集。

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楊升庵外集。○禹穴在四川石泉

縣治之北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識者因疑會稽禹穴之誤。齋確居類書。

壯觀碑在金鄉縣儒學明倫堂前。二大字乃唐李白所書。碑陰題云賀知

章爲任城令。與太白友善。過城鎮有所觀覽。書此二字。元至治初新豐里人得此碑於沛中。置諸堂。元末兵起。付於草萊。明初置今所。山東臨志。

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刻壯觀二字。殊勁挺。蓋青蓮筆也。六研齋筆記。

壯觀。唐李太白書。刻於大同府懷仁縣磁峽東崖上。筆力遒勁。人多摹搨。

山西通志。

宴喜臺在徐州碭城縣東五十步。臺上有石刻三大字。相傳唐李白筆。江南

通志。

吳天章雯。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居易錄。

宋牧仲薊州獨樂寺詩曰。署書傳太白。遺碣有蒙哥。註云。寺有李太白書

觀音之閣四字。及元蒙哥帝爲賽典赤所立賢牧碑。西陵類稿。

李白清風亭墨蹟。舊在化城寺。今亡。太平府志。

金陵僧志安。于化城寺。得會昌中所傳李太白真本。知縣滕宗諒繪傳之。

太平府志。

太白書。得無法之法。鄭杓衍極。

李士訓紀異曰。大曆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初傳。李白受李陽

冰。盡通其法。皆三十二章。今本亦如之。墨池編。

張長史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解縉春用雜述中序書學傳授一條。

右記法書二十五則

中興館閣儲藏圖畫有李白像一不知名氏宋中興館閣續錄。

秘閣畫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令欽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

釋貫休觀李翰林真二首日角浮紫氣凜然塵外清雖稱李太白知是

那星精御宴千鍾飲蕃書一筆成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誰氏子

丹青毫端曲有靈屹如山忽墮爽似酒初醒天馬難摧勒仙房向閉扃

若非如此輩何以傲彤庭

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詩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

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

畱縻之不得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

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作詩一笑

君應聞春儲紀聞士之所尚忠義節氣不以摘詞摘句為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王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

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先生作太白贊則曰開元有道為少畱縻之不得矧肯求又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二公立論正以見二公胸次也○縻縻叢話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

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嘆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

饒節李太白畫像歌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

珠璣身後聲名滿夷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晨乃拜先生畫。烏紗之中
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穩。冰壺玉斗霜風高。嗚呼先
生態絕倫。仙風道骨語甚真。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鷄羣。天寶
之初天子逸。先生辭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柁酣歌志願畢。只
今遺像粉墨間。尙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黛工。誰令寫此人中龍。
細看筆意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人莫比。吳侯得之喜不
寐。意侯所愛豈徒爾。亦惜真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獵之奉
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泪如洗。振衣濯足
吾往矣。

陳師道和饒節咏周昉畫李白真詩。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
轡驥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勝千金募。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
百篇天所借。英姿秀骨尙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周郎韻勝筆有神。解
衣磅礴未必真。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悔只識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
分明尙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真天人。不須更着山巖裏。平生潦倒飽邱
園。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視雲空鴈
鶴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辱不到處。正恐朝來有新句。勿言身後

不要名。尙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

文獻備考。後村劉氏。

曰。陳後山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我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得操。按德操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周紫芝李太白畫像二首。欲與天仙論等差。短長何止但詞華。誰人解屈將軍手。爲脫烏皮六縫靴。

少陵詩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間。捉得江心波底月。却歸天上玉京仙。

李俊民李太白圖。謫在人間凡幾年。詩中豪傑酒中仙。不因采石江頭月。那得騎鯨去上天。

李端甫李太白扇頭。巖冰澗雪謫仙才。碧海騎鯨望不回。今日霜紈見遺像。飄然疑自月中來。

王彝題李太白像。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雲渚。嫦娥戲弄青瑤波。傾向人間金叵羅。龍孫醉吸海爲酒。日月雙飛織錦梭。仙鬼千年王母宴。謫來醉臥金鑾殿。玉環腮上桃花小。玉尖香膩龍涎硯。靴塵煖撲貂璫兒。踏破青天捉月飛。一聲叫斷扶桑鷄。海枯化作蓬萊雪。夢裏長庚大如月。

高啓題謫仙像。妃子嗔來供奉歸。金陵酒斃舊宮衣。若教直上樓船去。

此像人間寫亦稀。

徐貴題謫仙像。鼙鼓聲來已亂離。錦袍脫却恨歸遲。秋風江上長吟裏。不唱清平古調詞。

僧大主題太白像。歌罷秦樓月滿闌。天風兩袖錦袍寬。花前莫草清平調。飛燕深宮不耐寒。

王澤李太白像。春殿龍香試綵毫。詩成奪得錦宮袍。歸來笑擁如花妓。臥看薔薇月上高。

沈周題李太白像。風骨神仙品。文章浩蕩人。世間金鷲驚。天上玉麒麟。江月狂歌夜。宮花醉眼春。獨輸蕭穎士。不見永王璘。

文徵明題太白像。宮袍錯落灑春風。玉雪淋漓滯酒容。殘夜屋梁棲落月。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豈是人間物。眉宇今從畫裏逢。一語不酬千載話。匡廬山下有雲松。

宋濂李太白像贊。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祕閣傳本。吾友危君太樸嘗爲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長庚降精。下爲列仙。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前。氣吞閭豎。視若烏鳶。頓挫

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絡節翠爐。下土穢濁。孰堪後先。驪然一笑。騎鯨上天。

唐韓幹畫御府所藏有李白封官圖。宣和畫譜。

賀知章李白合像。不知誰作。

樓鑰題賀監李謫仙二像詩。不有風流賀季真。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斗酒澆詩動百篇。鑑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猶相對。不向嵇山回酒船。

李白送別杜子美圖。

華愛題李白送別杜子美發魯郡圖。杜陵有客才名早。却與東山李白好。短褐飄飄泗水春。登臨落日同傾倒。浮踪轉盼各飛蓬。石門一別風烟渺。同心之誼祛形骸。相期直在雲霞表。渭北江東日渺茫。王孫不見淒芳草。由來造化蹟英賢。奈爾風流天地老。

李白脫靴圖。

陳旅題李白脫靴圖。威鳳翔寥廓。妖蜚窟廣寒。翻令趙飛燕。無處倚闌干。

李白還山圖。

劉秉忠太白還山圖。一片靈臺照世明。共傳太白是元精。心中有道時
時樂。眼底無塵物物清。千首未知詩作癖。百杯尋與酒爲盟。長安多少
風和月。不盡先生吟醉情。

李白騎驢圖。

元好問李白騎驢圖。入表神遊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
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邵寶太白像。仙人騎驢如騎鯨。睥睨塵海思東瀛。等閑相逢但叱咤。誰
知萬古千秋情。醉來天地小於斗。鞭策雷霆鬼神走。豪奇自比齊東人。
大雅猶懷魯中叟。青春想像華清宮。解識仙人圖畫中。拍浮綠酒喚不
醒。葛巾颯颯生天風。

喬仲常有李白捉月圖。

畫繼。

蔡珪太白捉月圖。寒江覓得釣魚船。月影江心月在天。世上不能容此
老。畫圖常看水中仙。

程鉅夫謫仙捉月圖。牛渚磯前白錦袍。蛾眉亭上月初高。江波滿眼平
如地。醉倒長庚一世豪。

王暉李白捫月圖。詩中無敵飲中豪。四海飄蕭一錦袍。千丈醉魂無處

着。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泛月圖。

宋九嘉題李白泛月圖。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月影盡一吸。夜涼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

李白玩月圖。

余闕李白玩月圖。春池細雨柳纖纖。手倦揮毫日上簾。想得停杯江海夜。月明照見水精盤。

巖氏書畫記有戴文進李白問月圖。汪珂玉珊瑚網。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誰提明月天上懸。九州蕩蕩青無煙。天東天西走不駐。姮娥鬢霜垂兩肩。中有桂樹萬里長。吳剛玉斧聲闐闐。顧兔杵藥宵不眠。天翁下視爲爾憐。頗聞昔時錦袍客。乃是月中之謫仙。帝命和予羽衣曲。虹橋一斷心茫然。竹王祠前霧如雨。躑躅花開啼杜鵑。月在天上缺復圓。人間塵土多英賢。舉杯問月月不言。風吹海水秋無邊。滄波盡捲金尊裏。清影長隨舞袖前。相期迢迢在雲漢。嗚呼此意誰能傳。騎鯨寥廓忽千年。金薤青瑩垂萬篇。浮雲起滅焉足異。終古明月懸青天。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沉天出皓月。碧海收微煙。舉杯一問月。我本月中仙。醉狂謫人世。於今幾何年。桂樹日已老。我別何當還。兔藥日已熟。我鬢何由玄。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問月月不語。舉杯復陶然。青天自萬古。皓月長在天。明當躡倒影。飛步崑崙巔。

李白獨酌圖。宣和所藏。李伯時筆。

元遺山集。

元好問太白獨酌圖。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鑿歸來身散仙。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烟。

王暉太白獨酌圖。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賜袍。千丈氣豪愁不管。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醉飲圖。

詹同李白醉飲圖。百川鯨吸散清狂。豈但文章萬丈心。最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識郭汾陽。

李白扶醉圖。

李東陽太白扶醉圖。半擁宮袍拂錦幃。有誰扶醉敢朝天。玉堂記得風

流事。知是吾宗老謫仙。

李白醉歸圖。

呂子羽李白醉歸圖。春風醉袖玉山頽。落魄長安酒肆迴。忙殺中官尋不得。沉香亭北牡丹開。

劉秉忠太白醉歸圖。五斗先生未解醒。一生愛酒不會醒。人間詞翰傳名字。天上星辰粹性靈。雁帶煖回波泛綠。燕銜春至草抽青。紗巾醉岸南山道。幾處哦詩補畫屏。

顧觀太白醉歸圖。歌成芍藥倒金壺。並轡官官馬上扶。樂部餘音隨彩旆。仙班小隊下清都。長庚萬丈文章餒。後世千年粉墨圖。江左青山舊時月。一杯誰慰客墳孤。

王暉李白醉歸圖。雲陣橫陳大渡河。一書能解六蠻和。仙韶莫詫君王寵。七寶莊嚴未是多。

陳顥太白醉歸圖。偶向長安醉市沽。春風十里倩人扶。金鑾殿上文章客。不減高陽舊酒徒。

李白舟中醉臥圖。

劉秉忠太白舟中醉臥圖。仙籍標名世不收。錦袍當在酒家樓。水天上

下兩輪月。吳越經過一葉舟。壺內乾坤無晝夜。江邊花鳥自春秋。浮雲能蔽長安日。萬事紛紛一醉休。

李白酒船圖。

趙孟頫題太白酒船圖二首。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爲無賀老。興盡便回船。瀟灑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李白扁舟圖。

宋無太白扁舟圖。錦袍烟艇夜郎西。酒思金鑿入直時。不道相思杜陵老。愁吟落月屋梁詩。

潘伯修題李伯時畫太白泛舟小像。李白自號謫仙人。更得能眠爲寫真。一個青蓮初出水。千年金粟再來身。胸中元氣詩如海。物外還丹酒借春。一笑掀髯緣底事。桃花潭上見汪倫。

李白納涼圖。

陳高題太白納涼圖。六月炎天飛火鳥。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衰病更畏熱。呼叫欲狂揮汗珠。飲冰嚼藕廢朝夕。小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絕奇。青林飛瀑吹涼颼。何人展席坐蒼蘚。乃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裎投羽扇。仰看雲生白成練。松陰

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絆促倦。只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便欲致身邱壑裏。挂巾石壁繼風流。

李白泰山觀日出圖。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直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爲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絕峯。至今樹石生春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六月依然空。

成化戊戌仲秋。姚子購得趙孟頫所製李白廬山觀瀑圖。尺紙而匡廬五老。宛如目擊。妙入神品。國朝鉅公。珠玉輝映。誠古圖史中之奇品也。姚綬數菴集。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錢舜舉李白觀瀑圖。珊瑚網。

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無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卽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乏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窳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題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極佳。當是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爲

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予故人也。白哲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詩亦雁行。沒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予。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予何所與。爲成一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奔州續集。

張黃門靖之先生性喜繪事。不輕與人點染。余曾見其李白看廬山瀑布圖。泉壑樹石。縱橫森布。一唐帽紅衫人。仰面掀髯。豪態溢。出。知其有傾河倒峽之氣。鬱盤于胸也。紫桃軒雜綴。

張翥題李白觀瀑布泉圖。玻璃杯中春酒綠。醉墨淋漓牡丹曲。平生合置七寶牀。白紵烏紗美如玉。阿瞞荒宴百不理。寧計宮花銜野鹿。何物老姬生此兒。偷向金鷄帳中宿。高將軍纔奴隸耳。誤使脫靴吾所辱。要畱汗鞮躡鯨魚。鼠子何堪煩一蹴。尋常溝瀆不可濯。何處容伸遭汗足。翩然却下匡廬雲。五老峯前看飛瀑。

僧大詆題太白觀瀑布圖。我本白雲人。見山每回首。披圖得松泉。感我塵埃久。我家只在九江口。從此扁舟到牛斗。翻愁天下銀濤堆。石轉雲崩萬雷吼。水行地底不上天。龍泓豈與滄溟連。風葉無聲飛鳥絕。月光雲影天茫然。丈人何來自空谷。謫仙招隱當不辱。林梢噴雪舞飛華。尙

想隨風唾珠玉。馬首青山如喚人。歸來好及松華春。泉香入新釀。解公頭上巾。今者孰不樂。荒墳委荆榛。遂令畫師意。萬古留酸辛。酸辛復何益。東海飛紅塵。

劉基題李太白觀瀑布圖。憶昔李謫仙。泛舟彭湖東。遂登廬山頂。直上香爐峯。遙望瀑布水。自天垂白虹。大聲回九地。浮光散虛空。萬木震辟易。千崖殷鐘鏞。清涼入肌骨。如歸廣寒宮。賦詩留人間。至今響淪淪。丹青極摹寫。欲代元造功。逸駕不可追。舉頭睇飛鴻。倚歌無人和。引袖垂長風。

宋濂題李太白觀瀑布圖。長庚曄曄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挂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牀。淋漓醉墨蛟龍驤。人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大羊。營營青蠅集于房。金鑿不復承龍光。并州幸識郭汾陽。不幸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狡狴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藜筴青琳琅。蓬萊屹起滄海洋。羣仙遲汝相翱翔。誰將粉墨圖繚緇。顧我一見心悵悵。詩成仰視天茫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方孝孺題李太白觀瀑圖。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正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烟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峨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勳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挂空灑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旁。笑酌廬山一卮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王世貞題錢舜舉太白觀瀑圖。匡廬萬古瀑。太白千秋才。兩奇偶相值。後人何有哉。及展舜舉圖。恍登文殊臺。立起青蓮枯。來聽萬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迴寒埃。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周官飲中八仙圖。珊瑚網。

鄭虔遺跡。傳世絕少。新都王氏藏虔竹溪六逸卷。紙本。淺絳色。極佳。後有

蘇子瞻題跋。米元暉鑒定。紹興御府等印記。清河書畫坊。

錢舜舉有竹溪六逸圖。都穆寓意編。

陳旅題竹溪六逸圖。千畝松篁野徑開。一溪流水碧于苔。山樽共醉徂

徠石何用楊妃七寶杯

舊有唐人出遊圖。謂宋之間。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六人。多畫七賢。不知第七人爲誰。或云是潘道盜。然未見據。樓鑰攻媿集。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賓舉人曰。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玉堂漫筆。○琦按開元時太白未嘗至京師。至天寶改元。則張說已亡矣。安得有並轡出藍田圖畫中人。何足據乎。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雪錄所載差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邱壑意。以爲趙雲子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底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

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闈。蹇驢驄馬襟山特。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奔走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會畫。又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泰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構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徧天下。而牛驢羸馬氈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皆略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間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李東陽七賢
過關圖跋。

七賢過關事。不經見于書傳。而畫家乃徧傳于好事者之家。究其姓名。未的其誰何。先師李文正公嘗辨之。慎近見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古風云。尙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道遙。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史貌出有深意。况自昔日傳今朝。屋梁落月見顏色。妙氣不待窮摹描。又能直題云。七賢之名奚所徵。七賢去國身何輕。歲晚征途天雨雪。數騎聯翩行欲歇。不如灞陵橋上翁。破帽吟詩自清絕。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輒。窮苦奚足尤。左遷與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說。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于人亦何有。莫念元都舊種桃。且往愚溪賸栽柳。風流畫史真絕倫。毫端點染太精神。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道遙宋人又在後矣。合而圖之。繆甚。亦不足深辨也。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揚升菴集。

右記圖畫三十一則

太白祠在彭明縣治南。四川總志。

銅陵縣有寶雲寺。李白祠堂在焉。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錄。

李白祠。舊在銅陵縣五松山。後移置縣學之側。一統志。

李綱遊五松山觀李太白祠堂詩。大江東南流。鼓枻江水上。薄遊五松山。獲見謫仙像。嗚呼天寶間。治亂如反掌。兵戈暗中原。豪傑多長往。謫仙當此時。逸氣溢天壤。脫身來江東。縹緲青霞賞。作詩幾千篇。醉筆籠萬象。迄今有遺祠。識者共瞻仰。嗟予豈後裔。愚拙誰復尙。珥筆玉殿螭。謫官閩嶺瘴。荷恩許生還。冒險理歸槳。于焉覲仙風。足以慰遐想。願言繼清芬。何由挹英爽。

戴昺五松山太白祠堂詩。艤舟來訪寶雲寺。快上山頭尋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間老屋戰西風。

自註。太白讀書之地詩。有要迥長舞袖。拂盡五松山。卽此地也。

李白書院有四。一在貴池苦竹嶺。一在青陽九華山化寺城西。斷碑存焉。

一在銅陵五松山。一在石埭杉山。

江南通志。

李翰林祠。在寧國府涇縣震山。祀唐李白。

江南通志。

李白祠。在漢陽府郎官湖北。宋咸淳間學官蕭鑒因其亭久廢。重建祠。塑

太白像。

一統志。

范梈題郎官湖李白祠詩。當時郎官奉使出咸京。仙人千里來相迎。畫船吹笛弄綠水。何意芳洲遺舊名。唐祠蕪沒知何代。惟有東流水長在。黎侯獨起梁棟之。彷彿雲中昔軒蓋。南飛越鳥北飛鴻。今古悠悠去住

同。富貴何如一杯酒。愁來無地酹西風。大別山高幾千尺。隔城正與祠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東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猶自憶煙霞。祇擬將身報天子。不負曾中書五車。昨者相逢玉闕下。別來幾日秋瀟灑。黃葉當頭亂打人。門前繫著青驄馬。今君歸去釣晴湖。我亦明年辭帝都。若過湖邊定相見。爲問仙人安穩無。

屈紹隆太白祠詩。翰林餘俎豆。宮錦至今香。光復真由汝。功名亦可王。山川增氣勢。風雅有輝光。一片郎官水。風流未忍忘。

太平府有謫仙樓。卽采石山太白祠。始基于唐。明正統間巡撫周忱建清風亭于江澚祀之。

皇清順治間燬。知府吳季瀛命僧募建。江南通志。

程大約采石阻風謁太白祠詩。北風遙阻渡江船。因喜從容覲謫仙。一代詩名誰與共。千秋酒態自堪憐。錦袍却憶清波映。玉貌長瞻白日懸。欲薦渚蘋行又迫。不堪回首隔雲煙。

屈紹隆采石題太白祠四首。才人自古蛟龍得。太白三閭兩水仙。辭賦已同雙日月。精靈還作一山川。江間絕壁丹青出。水末飛樓俎豆懸。千載人稱詩聖好。風流長在少陵前。

朱紫陽嘗謂太白聖于詩。祠上有亭。當翠螺山頂。予因題曰詩聖亭。

英雄有

命在文章。豈惜飄零蜀道長。談笑不須同太傅。功名自可比汾陽。青蓮
一去無仙客。金粟重來只醉鄉。白玉盤中雙照影。輸君華髮似秋霜。
牛渚西江月色新。清光常見謫仙人。詩多諷諫因天寶。道在佯狂得季
真。金鉉已銷飛燕口。錦袍空映鳳凰身。垂輝不用多刪述。天與英雄只
老春。

樂府篇篇是楚辭。湘纍之後汝爲師。烏棲豈寫亡吳怨。猿嘯唯傳幸蜀
悲。湘水蒼茫投賦地。霜林寂歷禮魂時。重華一別無消息。終古魚龍恨
在茲。

王士禎太白祠詩。白也祠堂在。前臨牛渚磯。風流映江左。山水尙清暉。
小謝東田近。開元舊事非。姑溪好風日。遊子亦忘歸。

端宏謫仙樓詩。謫仙樓閣倚江頭。一度登臨一繫舟。遺像有涯天地老。
雄才無敵古今留。天門雨過雙蛾出。牛渚潮平萬馬收。倚徧闌干追往
事。斷雲殘照若爲愁。

李東陽采石登謫仙樓詩。江天日暮雨蕭蕭。城邊野亭春寂寥。浮雲東
來蔽江色。明月墮地誰當招。我懷古人坐不寐。鯨背之子神仙標。風響
露鬣事恍惚。豈有赤脚凌青霄。舉杯問天天不語。予亦沉吟俯江渚。縱

有神仙亦妒才。不然豈謫來中土。昭陽殿前牝雞午。老鳳低飛入簾戶。
網羅橫空鍛其羽。雖和鳴竟何補。燕雀之輩安足數。平生豪氣隘九
區。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自古非一誰當吁。杜陵野老憐
才客。思君不負青山色。千古波濤百丈深。至今猶恐蛟龍得。英雄一去
俱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鳳去龍飛不復還。仗劍悲歌竟何益。

王寵月夜謫仙樓詩。秋月出海珊瑚明。舉眼忽見太白精。雲光錯落照
顏色。草堂拂拭蛟龍驚。修眉玉頰桃李春。虬鬚如戟真人。屋梁落月
想像真。彷彿猶得交其神。我聞王孫豪氣昔如龍。天然不與凡骨同。江
湖落魄黃金盡。昂霄吐氣成飛虹。蓬萊閬苑在掌上。長覺兩腋生清風。
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飄飄九華山。自有青芙蓉。獨畱神采照天地。
令人萬古如相逢。

鄭廉謫仙樓上作。昔日曾聞太白樓。偶經牛渚暫維舟。攀巖竹樹襟前
動。躡磴風雲脚下浮。圖畫兩間驚絕調。龍蛇千載枕寒流。夜郎遷客畱
遺像。記取人豪據上游。

太平府采石鎮唐賢坊神霄宮內。有太白祠。宋嘉泰年建。江南編志。

唐拾遺李白祠。在太平府治青山麓。每歲清明前一日祭。太平府志。

李太白祠堂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髦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陸放翁入蜀記。○按郭功甫。名祥正。當塗人。舉進士。元豐中知瑞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家青山下。其生也。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句調俊逸。梅聖俞嘗稱之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有贈功甫詩曰。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紅底透。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塚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黃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往復如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蓋用其事。後人以功父配享太白。以此哉。

隆慶府有李杜祠。按劍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爲重。而世未有並祠之者。會從李參預壁得所賜阜陵御書蜀道難。又從李左史得趙忠定汝愚大書劍門詩。因建祠刻二書于前。榜其堂曰文焰。取韓退之詩語也。方輿勝覽。

李杜祠在秦州天靖山玉泉觀。祀李翰林白杜工部甫。陝西通志。

楊恩李杜祠詩。吁嗟天水一抔土。兩賢遺跡畱今古。磊落寄嶽千載人。流離奔走一生苦。淋漓醉墨帝王前。怨起清平第二篇。言路豈能留閭相。覆師不見濤斜川。禍福自撥寧自保。當時無乃惑草草。失脚千重雲霧深。去國一日乾坤老。蜀道崎嶇走欲僵。何日金鷄下夜郎。未陽縣外船難進。采石江頭事可傷。當時不得一日樂。後世徒瞻萬丈光。秦川城下聊迴步。不拂塵埃開像塑。安知天靖山頭今日祠。不是三賢昔日經。

行處。並袂聯榻儼若生。安得杯酒一相賡。瓣香拜罷高回首。滿目山川無限情。

濟寧州太白樓旁有二賢祠。祀唐李太白賀知章。一統志。

二仙祠在寧國府治後。祀謝朓李白。江南通志。

五賢祠在寧國府敬亭山。祀南齊謝朓。唐李白。韓愈。宋晏殊。范仲淹。江南通志。

三賢祠在開封府城東南三里吹臺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適。以天寶中三人相遇於梁宋間。共飲吹臺上。酒酣悲嘯。懷古賦詩。後人因立祠以祀之。

河南通志。

十賢堂在綿州學東。繪龐統。蔣琬。杜微。尹默。李白。陳諒。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黃庭堅。十人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思賢堂在綿州治東。內繪揚雄。杜甫。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唐庚。九賢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尊賢堂在嘉定州治。有唐李太白等八畫像。一統志。

名世堂在潼川府治。畫屈原。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君平。陳子昂。李太白。

蘇子瞻。八人。方輿勝覽。

思賢樓在劍州東北七十五里劍門關水門上。有張載。李白。杜甫。柳宗元。

畫像一統志。

安賢祠在寧國府南陵縣開化寺。祀張巡、李白、杜牧、李經、何琦、吳景。江南通志。

右記祠廟二十二則

太白事蹟。自新舊二史外。其雜書所載。半出于好事者僞纂。乃愛古嗜奇之士。多樂引之。非以其人可思慕故耶。余既采正史及諸家文集之傳信者。以補薛氏年譜之闕。其附會叵信及流傳細瑣諸事。另錄爲外記一卷。並蒐輯後人詩賦碑記。綴于其下。自笑不免爲蛇畫足。蓋亦愛古嗜奇之癖。有明知而故蹈者。曹石倉作萬縣西山太白祠堂記有云。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爲真。樹若會倚。其色敷榮。泉若會酌。其聲清泠。數語。余最喜其警策。夫非其人爲人所深思而極慕者。何以能至是。後之人苟得斯意。以讀斯編。一展卷而太白宛然在矣。彼事之雜于真僞有無。又遑論乎哉。

此本字畫缺誤。小註更細碎舛錯。荒煙彌望。殊不樂觀。輒不自量。爲之句讀。或信筆加墨。或限于學識。錯誤知復不少也。

乙丑二月髯樵調梅並識

跋

太白詩文。當天寶之末。嘗命魏萬集錄。遭亂盡失去。及將終。取草藁手授其族叔陽冰。俾令爲序者。乃得之時人所傳錄。于生平著述。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詩。要皆膾炙人口。而無闌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陽冰序中不言卷數。舊唐書李白列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乃樂史作序。則云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豈其時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後人并爲十卷耶。史別收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館中得其賦表書序等文。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凡得詩七百七十六篇。雜文若干篇。熙寧中。宋敏求廣搜逸稿。又得詩二百二十五篇。并其舊集總爲編次。題以類別。析爲二十四卷。雜文六十五篇。析爲六卷。共三十卷。篇數雖多于舊。然不免闌入他人所作。元豐中。晏知止爲蘇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廣行于代。樂史本。後佚不傳。陳振生書錄解題。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其本最爲完善。余嘗臆擬其分卷與樂史本相符。豈卽樂史本耶。陳氏又言其首載李陽冰樂史魏顥會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有宋祁新

史本傳。而姑孰十咏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兼綴以東坡辯語。夫宋與會蘇三公。皆生樂氏後。據此驗之。即使其本出自樂氏。已爲後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楊升菴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詩。有樂史本最善。未知卽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樂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類之本出。而樂氏之本又亡。後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觀之。有若丹書綠圖。邈然不可得見。能無爲之慨嘆哉。

李詩全集之有評。自滄浪嚴氏始也。世人多尊尙之。然求其批郢導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註自子見楊氏始。子見名齊賢。永州寧遠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稱春陵。

楊齊賢云。宋慶元五年進士。兩應制試第一。執政以賢良方正薦。授通直郎。繼之者粹齋蕭氏作分類補註李太白集。附

楊註後合刊之。粹齋名士贊。一字粹可。贛州寧都人。淳祐進士。蕭立之之仲子。潛心篤學。入元。遂隱居不出。蕭譏揚取唐廣德

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併引用杜詩僞蘇註之非。因爲節文而存

其善者。今所傳楊註。非全文也。然蕭註亦不能無冗泛踏駁處。明季孝轅

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駁正舊註之紕繆。最爲精確。但惜

其不廣。胡名震亨。號遼叟。浙江海鹽人。萬曆丁酉舉人。累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選本則有愈光張氏之李詩選。張名含。雲南永昌

衛人。正德選而評。則有泗源應氏之李詩緯。應氏本朝康余所見祇此。夫自太

跋

白至今。已及千載。後人評註。寧僅僅止此。大抵散亡磨滅而不傳者有矣。卽傳而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宋時李詩刊本。始自蘇守晏公。所謂蘇本也。其後又有蜀本。有當塗本。據書錄解題。謂其時蘇本已不復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數相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爲歌詩。六卷爲雜著。未有宋敏求會鞏毛漸題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蓋傳自蘇本云。晁公武讀書志。謂近時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哀太白少年詩六十篇。而書錄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陳氏所藏二本之外。蕭粹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楊齊賢註本。斯又蜀刻而有註者之一種。其當塗本。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陸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謂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多謬誤。宋刊之見于書傳而可考者有此數種。今則漸已銷亡。不能復覩。流傳于世者。惟蕭氏註本爲多。其本拔古賦八篇列于前爲一卷。次以歌詩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間吳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註之泛且復也。刪節約半。于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又取雜文五卷。另爲編次。附其後。共成三十卷。

跋云。是集二十卷。余合別集而成之者。緣舊註繁雜。做徐迪功先生古風例。將不切題義者刪去。

且恨其文之不載。更以別集編次五卷。附于詩後。俾成全書。冀四方觀者免瀚漫公散之嘆。嘉靖癸卯春正月吳人郭雲鵬謹識。

嗣後有依郭氏增刪之本

而刊者。爲霏玉堂本。有依舊註原本而刊者。爲玉几山人本。爲長洲許元祐本。有全去其註。且分析其體爲五七言古律絕句者。爲劉世教本。劉書雖缺訓詁。然校訂同異。改正譌舛。殊見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書肆中。見有毛氏汲古閣刊本。問其值。書之主人亦數十年前所稱時文名士也。性頗怪傲。邂逅間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書。多本宋刻。有與俗本異者。足以資考訂。另託友人往問。則益不肯售。友人謂予毛氏刻去今未遠。其印本行世者尙多。何難別購。而乃刺刺不休。儼若借荊州于彼哉。洎求之歷年。竟不能得。追憶前書。不知歸于誰氏架中。憶板行之書。甫及百年。僥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緣在耶。會姑蘇繆氏獲崑山傳是樓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時。其書字畫。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賈人漬染之。宛然故紙。翦去卷尾重刊諸字。及弁首小序。僞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價購去。其本敘次先後。卷帙多寡。與蕭郭二本稍異。而與陳氏所言蜀本相合。卽非蘇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較汲古閣本何如。其中亦有譌字。顯然誤筆未正者。據序尙有考異一卷。然未付劖劂。俟之多年竟不出。

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編類而南豐會氏所

考次者也。歲久譌缺。俗本雜出。增損互異。無所是正。余嘗病之。癸巳秋。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與俗本不同者。別爲考異一卷。庶使讀是編者。不失古人之舊。而余亦得以廣其傳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吳門繆日芭題于城西之雙泉草堂。

茲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蕭本。雜文四卷。

略依郭本。而以繆本參訂其間。郭本雜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爲一卷。別採蕭本所逸而繆本有者得詩九首。繆本較蕭本多十首。其送倩公歸漢東一絕。已載序後。不復重錄。故祇九首。及他書所錄集外諸作。彙爲拾遺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數。友人詰予嘗非宋氏本闌入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蒐緝。確知其僞。概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後。錢牧齋作杜詩箋註。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僞作在其間。夫不嫌于宋者。爲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體裁矣。夫又何尤。

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者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祇九百八十八篇。繆本祇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放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歸漢東序。已冠于小詩之首。序中不應重見。而後人誤增入之歟。世稱太白斗酒百篇。計其詩章不下萬餘。陽冰作序。已云十喪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長干行。去婦詞。送別。軍行等作。互見他人集中。若懷素草書等作。詞意淺鄙。與太白手筆判若仙凡。復雜然並列。東坡嘗言太白詩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說者以咎宋

次道貪多務得之所致。嗟乎。眞者不能盡傳。傳者文未必皆眞。更有妄庸之人。憑臆而談。舉其佳者。譏譏焉。妄以爲厲。顛倒錯謬。以眩後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稱太白天才英麗。其詩逸蕩俊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眞僞。余以爲才不俊。識不卓。學不充。則是非淆雜。視朱若紫。混鄭爲雅者多矣。學者欲區別其眞贋。而無所差失。寧可輕易言之歟。

世之論太白者。毀譽多過其實。譽之者以其脫子儀之刑責。俾得奮起而遂以成中興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稱其氣蓋天下。作清平調宮中行樂詞。得國風諷諫之體。毀之者謂十章之詩。言婦人與酒者有九。而議其人品污下。又謂其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任氣。狂醉花月之間。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不可同年而語。試爲平情論之。識子儀爲豪傑之士。救免其刑責。而力爲推獎。知人之明。誠足稱矣。若夫雲蒸霧變。戡大難而奏虜功。爲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謂中興勳業。太白與有力焉。此豈通人之論哉。力士獲寵于君。士大夫爭趨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脫靴。儼以僕隸相視。此其平日必先有惡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後。忽焉觸發。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氣可謂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

若是。後人深快其事而多爲盜美之言以稱之。然核其實。太白亦安能如論者之期許哉。若夫清平調。宮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爲工。其意以頌美爲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理也。或乃尋摭其引用之故事。鉤稽其點綴之虛詞。曰此爲隱諷。此爲諷諫。支離其語。媿媿動人。然按之正文。皆節外生枝。杳無當于詩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讒人險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癥以爲口實者。馴致其弊爲梗于語言文字者不淺。不但有悖于溫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詩者駭之而勿敢道也。至謂其詩多甘酒愛色之語。遂自以人品污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未明其詩之義旨也。唐時侑觴。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齒。歌扇舞衫。見之宴飲詩中。卽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無論已。豈惟太白哉。若其古風樂府。怨情感興等篇。多屬寓言。意有託寄。陽冰所謂言多諷興者也。而反以是相詆訾。然則指楚辭之望有娥。留二姚。捐玦採芳以遺湘君。下女之辭。而謂靈均之人品污下。指閑情賦語之褻。又指其詩中篇篇有酒。而謂靖節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謂彼皆有所託而言之爲無害。則太白又何以異于彼耶。至謂其當國家多難之日。而酣歌縱飲。無杜少陵憂國憂民之心。以此爲優劣。則又不然。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或偏于多樂。或偏于多憂。本自

不同。况少陵奔走隴蜀僻遠之地。頗遭喪亂。困頓流離。妻子不免飢寒。太白往來吳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禮者。非二千石。則百里宰。樂飲賦詩。無間日夕。其境遇又異。兼之少陵爵祿會列于朝。出入會詔于國。白頭幕府。職授郎官。太白則白衣供奉。未霑一命。逍遙人外。蟬蛻塵埃。一以國事爲憂。一以自適爲樂。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爲優劣耶。後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說。而思有以矯之。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憫亂之辭。而拮據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此其意不過欲揶揄李者之口。而與之相抗。豈知論說杜詩而沾沾于是。顛倒事實。強合歲時。昔人已有厭而闕之者。何乃拾其牙後慧。而又爲李集之駢拇枝指哉。讀者當盡去一切偏曲泛駁之說。惟深溯其源流。熟參其指趣。反覆玩味于二體六義之間。而明夫敷陳情理託物比興之各有攸當。卽事感時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時付之治亂。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無稽之毀譽入而爲主于中。庶幾于太白之歌詩。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實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識

許公
克誠
藏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李太白全集（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海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仿古大字
玉臺新詠

續玉臺新詠附

徐孝穆編 吳兆宜注

本書係梁以前之詩歌選集。爲徐孝穆在梁時所編。孝穆與庾信齊名。篇章綺麗。世號徐庾體。本書所選詩歌。頗多綺羅脂粉之詞。去古未遠。更富溫柔敦厚之遺。實爲香豔詩之鼻祖。後之習香豔詩者。莫不脫胎於此。

全書分十卷。集詩凡八百五十首。由吳兆宜詳加注釋。末附「續玉臺新詠」一卷得詩凡一百六十首。全書用仿古字版精印。清爽古雅。便於閱讀。

精裝一厚冊 價洋九角 寄費掛號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738B

D 8107